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93003349  
30115d1  
a 00

三三八·史部·編年類

資治通鑑補二百九十四卷卷六十八至卷一百二十三

〔明〕嚴

衍撰

.....

2280/08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書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 起建安二十二年 盡建安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癸

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權令甘甯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密敕甯夜入

魏軍所營賜甯酒米眾殺甯乃還手下健兒百餘人先以銀盃酌

酒自飲兩盃人各飲以一銀盃徑詣魏軍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

歲因夜見權權喜曰此足以驚駭老子矣因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霸足相敵也次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

結婚三月操引軍還曹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

六軍屯居巢移置惟在甘甯所營之事以破賊之膽隨即使人請

而通盤原文乃置權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既班師權何畏於操

而請降故移請降於班師之先但甘甯傳置此事於二十二年從

征合肥之前則孟德有張遼之語似屬無謂故移置於此年

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

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

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

罷任駕使奏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樂禁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

廣河之者壯勇而樂和難禁高竹不可用也豈悲哉感人士卒思

歸之故也唐書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深慮有功以為樂

奮到前也漢書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深慮有功以為樂

狀之樂也鼓吹者余按漢制萬人將軍給鼓吹於是盛等乃

服初係策討山賊權駐宣城忽略不治園洛山城卒至權始上馬

賊鋒刃已交或斫中馬鞍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

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操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任如此初權右護

軍將欽屯宣城宣城縣屬丹陽郡晉曰故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

表斬之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鳩茲之地宋白曰及權在濡須

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曰盛前白卿卿今舉

之何也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夏四月詔魏王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孫權以孫皎為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

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其為人輕財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

至厚皎嘗遣兵略魏地兵吏略得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

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甯忿爭權聞以書讓皎曰

卿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雖龐豪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較略即計略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

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且受重任何可恣

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空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

葛子瑜重吾意臨書推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

結厚冬七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孫權以孫皎為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

副車董巴與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或載兩輪金薄膠龍  
為與侍較文虎伏執龍首銜轡左右吉陽常備立術儀文  
蓋粉羽蓋華蓋大旗十二旂書日月升龍駕六馬象儀儀金  
鑾方鏡揮覆尾朱兼樊櫻赤鬃易甘金就十有二左濶以龍牛尾  
為之在左騎馬轡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  
加方色白馬者朱其鬃尾為朱鬘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  
副車晉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各隨車色立車則正登其旗  
安車則邪注鉉儀札也銀馬首飾也。韓音開入聲發音宗乾音  
乞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初魏王操娶丁氏為夫人納卞  
氏為妾及丁夫人被出乃以卞氏為繼室下氏生四子不彰植熊  
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操愛之既而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  
儀曰少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廣門侍郎泰官也漢  
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  
下眾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及丞相主簿楊脩救稱臨菑侯植之

才勌操立以為嗣脩彪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瑗露版  
答曰露板不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貴不以長加五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魏 魏明帝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玟以死守之植玟之兄女婿也尚書僕  
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  
東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問  
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  
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  
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  
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恨  
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不涕泣而拜操  
及左右咸歎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  
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

故遂定為太子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漢皇后宮有將軍拜太子  
丕為五官將放初長御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  
稱之為將軍

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  
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  
難太子抱議耶辛毘頸而言曰辛君知吾喜不毘以告其女憲英

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臨  
菑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  
衛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衛可得而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  
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馬出乃開耳 操大怒公車令坐

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時丕植皆好招文學之士如王粲陳琳徐幹應瑒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魏 魏明帝

植阮瑀並皆親善丕為之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  
陽王粲北海徐幹陳雷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逞驥驥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者也  
既而阮瑀先卒幹琳瑒植於是年並亡丕乃與元城令吳質書曰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  
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每至酌酒流竹竝奏酒酣耳熱仰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頃換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諸子化為蓬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  
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

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慙知晉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傳也幹為人清元體道六行備極官忽祿不耽世榮故不獨稱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竹志曰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以出在南山之開南陽西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為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久依古典為九州乃令關右盡為雍州

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魏紀六十八 五 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及其卒也權哭之慟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之發哀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眾人皆為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切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

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為部伍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

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

兵少遜乃益旆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會稽新蔡也張者為兵贏為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

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賊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曾領漢丞相而居鄴故以必為長史典兵督許時帝久失政義士咸

憤京兆金禧日碑之後也為人慷慨有日碑之風觀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即丞相司直太醫令吉本本子逸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

魏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魏紀六十八 六 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南城也必不知攻者為誰以素

與祿善走投禕夜喚德祿祿家不知是必謂為逸穆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去會天明邈等眾潰必

與穎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擒紀晃穎川典農中郎將屯田許下紀呼操名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為羣兒所誤耳晃頓首排頰以至於死操於

是大怒召漢百官至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救火者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為非救火也乃助亂也皆殺之三月有星

孛於東方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眾議狐疑騎都尉曹休魏王操之族子也謂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曹洪於是置酒大

會令女倡著羅敷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烹子鄢陵侯彭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氣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諫彭讀詩書彭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驅沙漠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彭獨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聞而大笑至是乃以彭為驍騎將軍討三單于操戒彭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廣石當在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魏延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魏延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祗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壯大又能飲食初為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諸葛亮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使兼成都與郫二縣令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而祗常眠睡值其寤寤輒得奸詐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每朝會祗坐次洪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人善其對 魏王操將親征劉黃門侍郎劉虞諫曰韋茲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茲夫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廣務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報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秋七月遂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操之西征道由孟津過宏農王家操問左右當調否允散常從董遇對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宏農王即位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遂過之遇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其兄同依將軍段煨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嘗註老子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門人從遊者甚眾或問云奔走衣食何暇得學遇言當以三餘何謂三餘遇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賊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七 思補遺 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八 思補遺 獻帝建安二十三年

鐵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桑乾縣屬代郡宋自晉帳一百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軻比能鮮卑以勇健不貪財法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彭力戰所向皆破

乃請服北方悉平需操在長安召彭問其戰績彭到歸功請將不自伐其功操喜將其鬚曰持音亂黃鬚兒竟大奇也 南陽吏民

苦繇役苦於供給也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袞與功曹應余逆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死音騎執袞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

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是歲處士王烈卒於遼東烈

字彥方北海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寔為師時荀爽賈彪李膺等皆就學於寔見烈器業過人遂與相親學既成歸

焉廬遭父喪泣血三年遇歲饑饉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居平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其誘人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受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州閭承風咸競

為善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所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我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擔重於路一人代之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出行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

老父還尋得劍守劍者即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者也請子告我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其事告烈烈使推

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中途而反或望

盧而還皆相推以直謂以直相推以枉自居不敢使烈聞也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其在遼東遼東之人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曹操當國屢徵召之公孫氏不遣至是卒年七十八

紀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

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綠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有定軍山北臨沔水據法正傳於定軍山與魏營對定軍山正在

與勢也今按與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地里相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十

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備傳云于定軍山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山與勢今從黃忠傳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曰淵

傳曰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使郃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 及益州刺史趙雲蜀刺

命也 淵時有幼子曰榮年十三亦在行間左右提之走不可曰吾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於陣張郃乃引兵還陽平白



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探善之遣使假節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道要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攻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假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驚駭自相蹂躪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備時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罵曰賣履兒乃使假子拒汝公平乎待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上 思補

呼我黃鬚來假子為泥矣封備之養子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於是欲進不得欲守不能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主簿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諸氏散居秦川自此始時有周羣張裕皆曉占候備爭漢中問二人裕以為不利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及張既徙氏果不得其民裕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備聞之下裕獄諸葛亮請其罪備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竟以其言不驗棄市 武威顏俊

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趙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假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操問張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倣倣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空兩存而關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魏國策曰下莊子刺虎管豎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 六月魏王操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號曰高陵 劉備遣宏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領夷道狼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則祺自立也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劉封本羅侯冠氏甥備至荆州以未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有緇嗣養之為子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上庸縣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上 思補

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外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開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郡 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亦分 秋七月漢中羣臣表劉備為漢中王乃設壇場於沔郡沔郡屬 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王冠遊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時新得漢中議擇重將以鎮之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心亦自許王獨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中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義陽唐為申州 二軍盡驚備乃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意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若偏將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備壯其言遂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

第378

傅去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  
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司馬健為費詩即授  
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  
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  
樽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  
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漢室當作漢然意之輕重甯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  
悟遂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  
諸州兵戍淮南魏改漢九江郡為淮南郡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三 忠補

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仁  
孝時為征南將軍 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  
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  
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  
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  
窮迫遂降龐德在隄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  
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  
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  
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魏略曰德從兄柔在蜀我欲以卿為將不早  
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  
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甯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

間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  
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或謂曹仁曰  
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  
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寵為汝南太守操  
有郊縣汝南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  
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淇河以南非復國家有  
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  
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  
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  
傅方皆降於羽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界為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感眾  
才傾動郡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榮陽任覽與諷友善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忠 忠補

郡鄭表表音茂 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覽不聽九月諷潛結徒  
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鄭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  
坐死者數十人改正數十人原文 鍾繇坐免官初劉廙弟偉與諷  
相善廙戒之曰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  
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至是亦及於難  
廙亦當從坐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遂泰之  
子也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司空王朗辟  
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海王基後轉太常又舉劉毅劉  
實程成廙峻人皆服其知人 初丞相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  
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之  
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

籠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駑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  
 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  
 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袁術之甥惡之乃發脩前後  
 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收殺之寢嘗與脩  
 過曹娥碑下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豎白八字操謂脩曰解  
 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之  
 矣使脩別記所知脩記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  
 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豎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  
 好辭也操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相去乃三十里遂  
 有殺脩意操既殺脩見其父彪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媿無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一

注

思補

碑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魏王操以杜襲  
 為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擁部曲  
 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宜招懷攸其討彊  
 敵操橫刀於剗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  
 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  
 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闊乎闕也操曰許攸  
 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  
 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  
 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言其重也鼷鼠小  
鼠也說文曰有蚤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曰鼷鼠者甘口齧人及鳥獸皆不痛博物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

卒見四鈞為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鐘是  
 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操嘗笑許攸廷又音筮  
 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 陸渾縣馬安農郡  
 於此宋白曰陸渾 陸渾縣屬汝南郡 陸渾縣屬汝南郡  
 河南府伊陽縣地 殺縣主簿南附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  
 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  
 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  
 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 孫皎時為  
 征虜將軍 潘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魏紀六十一

注

思補

任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  
 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  
 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  
 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  
 徐州自廣陵以北徐州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  
 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聘  
 至辱今日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  
 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  
 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市郡遂稱病篤權乃請赦召蒙還肅微使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成校尉陸遜謂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於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勝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曰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曰將軍觀蒙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又曰操猶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書

虜也忿不思難求遂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羽得書意遂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曹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關羽遣兵屯偃城偃城古鄆子國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燒屯走詭道出偃城後通為長塹故曰都塹晃得偃城運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耶

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緊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敵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備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定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為虜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互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遣自設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之氣未衰相對銜持則兩難離梁力必自散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國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權怖懼倘有他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書

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且夕可破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此其所以難也魏王操欲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二人謂曹仁呂蒙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駐軍摩陂據水經摩陂在潁川郡鄆城廣可一十五里前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陂於是改曰龍陂前後遣嚴畧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

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豕屯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出戰羽與晃宿相愛遙其語但說生平不及軍事須臾晃下令得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遂擊走之羽圍壘鹿角十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傅方胡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船中博雅曰艤船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補註初權以糜芳為將軍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結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與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糜竺補註初權以糜竺為將軍丹陽蒙於是役也請以自隨而實無官故稱故官 為書說士仁為陳成敗士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諸兵也當將士仁行留兵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九 思補

備城遂將士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不即入城而作樂於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已有伏計賴翻言其謀乃不行蒙於是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且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當作徵徵幸也謂幸其與曹仁連兵 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

求效求效言乘毀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逆更立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防操則必為操之患矣 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嚴兵不復也 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濟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都音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可降意將以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二十 思補孤異古人之量那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會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漢制州牧刺史部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他音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補註上督是督權不聽特召問潘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頗能弄辱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一節足以驗其技補註侏儒短人觀其體中之節便知其身之短矣故云云註非權大笑即遣潘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爲南郡太守封屏陵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宜都郡於西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吸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降又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范成大吳郡志婁縣今謂之崑山縣東北三里里有村落名婁縣屯夷陵守峽口峽口西陵峽口也空都記曰自蓋古婁縣治所也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荆州記重城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關羽自西保麥城日南郡當陽縣東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水經注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逕臨沮縣之漳鄉南潘璋擒關羽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斬之遂定荆州羽初出軍夢豬噉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恐不得還及圍樊為伏弩中臂醫者曰矢有毒已入背須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無患羽便伸令醫劈之時羽適請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思補

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創未合而吳背盟相襲羽不能戰遂被害先是孫權所置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遣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劉備入益州遷璋於公安今為權所得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時有鍼加改正言病勢若鍼線之加也通權為之慘戚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也咄咄音積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已而竟卒年四十二權哀痛殊甚為置守冢三百家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

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初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邪奚邪遂用之甘甯粗暴好殺有廚下兒有過懼死走投蒙蒙留之俟甯來過其升堂見母乃出廚下兒還甯甯許蒙不殺及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甯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謂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得以私怒而殺甘甯蒙素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甯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急上甯涕泣歎曰負卿遂與蒙俱還見母歡飲竟日後甯又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天下未定鬪將如甯難得宥容忍之人以是多蒙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逸馬寡儔子敬因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思補

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秦松字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鄧禹建策以光武中興之業而其後不能定未眉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謂關羽之強適足為吳之驅除也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怨之不苟實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謂部界之內無有廢職事而負

罪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封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虞翻性梗直于禁當與權乘馬並行翻呵禁曰汝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之權呵止之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欲令翻避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失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乎芳圍巨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士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合事宜芳聞之有慙色初襄陽圍急魏王操召兗州刺史裴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而辭意濡緩揚州刺史溫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近耳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亦將被召也然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未至而圍已解潛獨以先到受賞操聞徐晃追關羽入其圍中而破之乃與晃書曰賊圍重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聞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穰苴矣至是晃遂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謂晃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時諸軍皆集操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操嫌荆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賊窺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思補

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假節領荆州收封南昌侯南昌縣屬豫章郡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補註欲已守節命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實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通追先志通達也 臨雍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思補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庶民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實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而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僨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一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思補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  
夷頽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同邪過於骨肉殄滅  
忠貞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  
成毀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遷宗廟邱墟王室蕩覆  
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  
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疆仇加有大功於天  
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  
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  
忽哉

庚建安二十五年魏黃初元年春正月魏武王操至雒陽起建始殿伐  
濯龍祠樹樹血出操見而惡之以為不祥遂廢疾臨終持姬女而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指季豹季豹者想操之幼子然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所載操二十五子無季豹名想早夭邪以示從行四  
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庚子薨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定未得  
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  
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又敕諸子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總音帳又香囊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  
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其分之操字孟德一  
名吉利小字阿瞞漢相國參之後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  
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動勞空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救嘗出軍行經麥  
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而行操所乘馬忽騰  
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不敢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  
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御軍三十餘年  
手不釋卷暨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皆成樂章才力絕  
人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雅性節  
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所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四方獻御  
與羣下共之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又精藝博物安平崔瑗瑗  
子寔宏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皆善音樂  
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操皆與埒能列博音又解養性  
法好方藥招引方術之士習啖野葛至一尺飲鴆酒而無害然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人佻易無威重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鞶囊  
以盛手巾細物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  
以頭沒杯案中微勝皆沾汚巾憤其輕易如此是時太子丕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與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  
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亦譙人小見魏郡太守者以譙人為可信也魏郡太守  
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操破黃巾所降者眾  
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  
其粟食長檄今軍行所至皆給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操自漢中還師而彰定代而西也  
彰因問問逵先王薨殺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薨殺非君  
侯所問宜也凶問至鄴太子丕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



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丕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字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遠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字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侍漢帝詔命也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愛子謂鄂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日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壬戌魏王丕以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 丁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王丕弟鄴侯彰等皆就國臨菑

卯魏葬武王於高陵高陵在鄴城西魏王丕弟鄴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會使者時禁切藩侯使請者監其國 魏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殺掾沛國丁儀王莽置左右刺殺以督殺捐光武中興亦置刺殺將軍然公府掾無其員也魏晉公府始有營軍刺殺等員 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既而不與植同輦出遊遂見兩牛在牆間鬪一牛不如墜井而死丕令植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得言其鬪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則斬植策馬而馳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岫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又當限令七步中成詩植應聲曰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其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聞之

而有慙色時人號植為繡虎植慮為丕所殺每登鄴城西園以舒嘯後人遂目其岡為愁思岡丕又嘗問占蓍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不固問之宣曰此殿下家事雖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耳附錄宣善占夢每奇中嘗有人宣曰君當得美食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獨狗何也宣曰君當墮車折腳頃之果然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獨狗何也宣曰君當失火而火起其人曰吾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妄言耳何以皆驗邪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其人又問曰三夢獨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獨狗者祭神之物祭則有福昨故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獨狗為車所踐故當墮車折腳也獨狗既獲之後便當取以為薪故當失火也。難音歷

魚豢論曰諺言食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曠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彭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與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魏初置散騎常侍各四人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侍得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置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紹瑞插右騎而散從後遂為散騎散騎自魏至晉其官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謂左右中尚方中黃左右左右校頭官等皆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者等署也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魏王丕左右舊人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字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魏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也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中中下中下下下下下下下夏五月戊寅詔

追封魏王祖太尉曰太王王祖漢太尉曹嵩也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魏王

不以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

張掖張道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

應演誅韓遂者趙雲也蓋威行涼部久矣故進等皆應之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邱

與毋邱復姓也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

皆以為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

得西渡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

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

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

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

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胡與毋邱興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

軍實欲為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

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封則為都亭侯徵拜侍中

初燉煌太守馬艾卒官郡人推功曹張恭行長史事恭遣其子就

詣朝廷請太守會黃華張進叛欲與燉煌并勢執就劫以白刃就

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

中而替之哉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持之耳從後奉曰持又云偏引曰持○持音

紀又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華也流輩也率於父子之

音仇願以下一等見議故曰下流之愛愛而發君臣之義是

帝流人以下一等見議故曰下流之愛愛而發君臣之義是

身割下流之愛豈謂其父有下等人見議邪想魏晉問桓言自是

如此非獨就以恭即引兵攻酒泉別遣鐵騎二百及官屬緣酒泉

北塞東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張進而西顧恭兵恐擊其後故不

得往而降就卒平安奉得之郡詔賜恭爵關內侯 六月庚午魏

王丕引軍南征徵正征原文誤作巡今檢從文帝紀改正度支中郎將霍性諫曰戰危

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強秦承弊太王不爭周道用與愚謂大王且

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今創業伊始便復起

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

不怒殺之 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於魏 漢中將軍孟達屯上

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魏

魏王丕宿知達名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或曰將

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不益欽達逆與之書曰聞卿姿度純

茂器量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達

有容止才觀及進見不甚器愛之引與同輦以達為散騎常侍建

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以達領新城

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軍長史劉曄曰時魏王引軍南達有苟得

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蜀之漢中

皆與新城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魏王不聽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蒿

箭射蒿中耳魏本遣征南將軍夏侯向右將軍徐晃與達共

襲劉封上庸太守申耽亦叛封降魏封破走還成都封本難侯寇

氏之子漢中王遜初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之為子令與達鎮守

上庸及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

初附未可動搖不承初命會羽覆敗漢中王深以為恨至是敗還

漢中王責其侵陵達及不救羽之罪將殺之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除之遂賜封死初達之攻封先以書說之曰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處於疑慮之地自立阿斗劉禪小字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士相為寒心何者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禍患之來發若踐機耳封不從及臨刑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漢中王聞而為之流涕 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附魏 甲午魏王丕次於譙大贊六軍及譙父老於邑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傲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禮既葬禮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反哭之謂也哀之至也反而忘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逮於漢文變易古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帝建安二十五年 恩補

制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七年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及至受禪顯納二女獻帝之禪也冊詔魏王曰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美整降二女以嬪於魏 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

魏王丕以丞相祭酒賈逵為豫州刺史豫州統潁川汝陰汝南梁豐等郡晉地理志曰魏武分沛郡立譙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沈約志曰弋陽縣本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郡又分廬江為安豐郡是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 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舉漢制也故其狀皆言嚴能厲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逵到宣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

外脩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魏王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逵爵關內侯 魏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最甚羣臣因上表勸魏王丕順天人之望時勸進者辛毗劉放孫資等 魏王不許冬十月乙卯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於魏魏王丕三上書辭讓乃為壇於繁陽時南巡至潁川

繁陽縣繁陽於曲蓋之繁陽亭述記曰其地在許南七十里東有臺高七丈方五十步南有臺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終之壇也是年以繁陽 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考異曰陳志云丙午行升壇即祚受命又文帝受禪神至今尚存亦云辛未受禪神志 袁紀誤也范書云 遺使求璽綬尊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案此乃前漢元后事且璽綬無 燎祭天地獄讀改元黃初大赦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帝建安二十四年 恩補

月癸酉奉帝為山陽公山陽縣屬河內郡 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帝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建安十三年山 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建安十三年山 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先是男子之衣好為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其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至是果禪位於魏

范曄論曰傳稱鼎之為器雖小而重故神之所寶不可奪移至今負而趨者此亦窮運之歸乎天厭漢帝久矣山陽其何誅焉魏主不欲改正朔待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

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魏主善而從之自是以後遂皆以建寅為正時羣臣

竝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禮授之義稱揚漢美

魏主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魏主又嘗問尚書令陳

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形於聲色而相國欲及公獨

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汝曾臣漢朝心雖喜悅義

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魏主乃悅魏主欲追封太后父母尚

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為後式案典

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禮記婦人無爵

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魏主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

仍舊為定制藏之臺閣臺閣尚書中十二月魏初營建陽宮戊

午魏主丕如魏陽遂定都焉詔改雒為洛曰漢火行也火忌水故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五

雒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

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謂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

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

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魏主默然魏主

丕召東中郎將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魏主

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魏主忿然作色而

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書洪範曰正無有

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魏主即遣

追取前詔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營濟陽

州士卒家以實之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魏主意甚盛侍中辛

毗與朝臣俱求見魏主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魏主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為非

也魏主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廟之

謀議之官侍中於周為常伯之官在天安能不與臣議耶臣所言

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魏主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

裾魏主遂奮衣不遺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字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魏主乃徙其

半魏主嘗出射雉願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

下甚苦魏主默然未幾又出游獵駙馬都尉鮑勛上疏曰臣聞五

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如

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魏主手毀其表而行中道問侍中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五

劉暉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暉對曰獵勝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

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獵之為事暴華蓋於原

野傷生育之至理豈可同日而語也因奏暉佞諛不忠請付有司

議罪魏主怒作色而罷時長水校尉臧陵亦諫不宜數行弋獵魏

主大怒陵減死一筭是歲漢中王尚書令法正卒王為之流涕

累日魏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

資治通鑑補卷第六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二 起章武元年 盡章武二年

通鑑帝魏而通鑑補何以帝漢曰此非衍一入之見乃朱子

之旨也又非獨朱子之旨乃千萬世同然之心也故讀通鑑

者每至諸葛亮入寇無不為之縮舌則人心可知矣人心所

歸即為正統而况又為漢室之胄乎曰溫公有言昭烈之於

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

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昭烈章武元年

漢紀六十一

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曰溫公此言亦一時之見也凡

後世所信以為口實者前代正史耳蜀志明言漢景帝子中

山靖王勝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

因家焉昭烈之為貞後昭昭矣當時士民莫有疑之者吳魏

敵國莫有疑之者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莫有疑之者至於溫

公而疑之何哉古人行政於既絕之世猶然繼之溫公之作

史於已絕之統乃欲絕之抑何引例之不同也孔子殷之後

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溫公豈能絕之於殷陳胡公舜之

後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溫公豈能絕之於舜且曹氏之

系史明謂莫能審其生本末乃溫公獨何所本而以正統

歸之曰受漢禪也曰此所謂受禪亦猶盜賊之劫質耳豈堯

舜禹授受之義哉今有豪奴悍僕劫奪其辱主之業而囚之

因強要其契券而以偽售也幸有一孽子焉守其零田賸室

以苟延血祀而旁觀者且議之曰爾祖業已屬之爾僕則爾

僕當為爾主爾願為其僕耳使溫公斷是獄也其將何以處

之通鑑之帝魏何以異是

昭烈皇帝 諱備字元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曹丕篡漢 遂正位於蜀蓋法聖則月遠日昭有功安民日烈

在位三 年改元一

至原陵 魏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 漢平帝元始元年 封褒成君孔霸什 孫均為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 子志為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 獻帝初國絕魏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侯邑百戶晉封二 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宗聖大夫孝

文太和十九年幸魯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改封 三十一世孫 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 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 三月魏加遼東太守公 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孫倫為褒聖侯

孫恭車騎將軍 恭公孫度次 子康之弟也 魏初復五銖錢 獻帝初平元年董 卓廢五銖錢今復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

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 時費詩 為益州 前部 司馬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

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

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使欲自

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部丞昌從事 為益 州刺 史部從事 部丞昌郡

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篡統之主俟速建以

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圍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誰能紹此嗣祀配天非成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達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歆反正世視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開惑矣其降黜也宜哉

時議郎陽泉侯劉豹等稱述符瑞勸進於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不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識明徵問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開頭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三 思補樓

近日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宜即帝位以纂二祖天下幸甚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聞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地數畝高十丈號曰武擔也裴松之曰按武擔山在成都西北蓋以龍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社杜佑曰武擔山在蜀郡西大赦改元章武備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孫權自公安歸建業即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 五月辛巳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后偏將軍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立子禪為皇太子娶車騎將軍張飛

女為皇太子妃 魏太祖之人類也魏主不為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美而悅之太祖為之聘焉生子劭及即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據陳壽志郭嬪安平廣宗人漢廣宗縣固始都始此孔穎達曰嬪嬪晉志廣宗始屬安平蓋魏氏制度也六官貴嬪人之美稱可貴也甄夫人留鄴不得見失意有怨言郭貴嬪譖之魏主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賜夫人死為明帝立郭太魏主不

以宗廟在鄴武王之封魏王建宗廟於鄴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始魏帝所起以建國之始命名父為天子戊辰晦日有食之魏有司奏免太尉仍東漢中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左傳成文仲曰禹湯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立皇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晉書地理志昭烈以取中州嘉統封諸王自此迄於南北朝大率類此也 孟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四 思補樓

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後改帝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闕中會江州闕中縣屬巴西郡此亦由內水下江州臨也杜佑曰漢江州縣故城在巴西縣西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表當自飛上而都督達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  
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  
敗理數之常也

秋七月帝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南郡太守諸葛瑾遣帝  
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時蜀人傳漢帝已還荆州大小

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敵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  
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帝相問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  
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

瑾必無此空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  
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  
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語孔明孔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五 思補樓  
明若爾從卿者孤當以書解元德意自隨人耳意料度也權自言

從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聞  
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  
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開知卿意

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  
李異劉阿等於巫巫縣漢屬南郡吳初屬立都後孫休分立建

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魏主丕弟鄴陵侯彰宛侯據魯陽侯宇譙侯林贊侯襄邑侯

峻宏農侯幹壽春侯彪歷城侯徽平輿侯茂皆進爵為公魯陽縣

初魏主丕詔羣臣令  
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惟羽羽  
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惔獨曰蜀雖弱而備之謀

欲以威武自強勢必用眾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  
父子羽死不能為與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八月孫權遣使

稱臣於魏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惔獨曰孫權無  
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製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逼寇

眾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  
假中國之援以逼其眾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

蜀各保州約而言之謂吳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六 思補樓

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  
內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

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魏志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  
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

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  
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魏志不聽

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悴見魏主泣涕頓首魏主慰諭  
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晉大夫荀林父與楚戰敗於邲晉景公復

人也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稱魏主常為翻設  
虛坐魏主令蔡北詣鄴謁高陵使豫於陵屋畫兩羽戟克麗德憤  
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斯悲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  
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丁巳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  
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  
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  
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  
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  
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偽降就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魏紀六十一

七

封殖之封殖土以培之苑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傳

日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  
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  
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必  
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  
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為後伐吳請將以吳內附  
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益修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  
才名此山陽郡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  
師魏主聞而誅之吳又城武昌既城石頭又城武昌此初魏  
主不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  
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魏主乃止冬十月

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扶杖詩其禮其德傳

續通鑑可以作杖陸璣云曲中腰以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  
引其北山甚有之陸曰即今壽杖是也師古曰木似竹有枝  
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煩削治馮几使著  
陳誠器云生劍南山谷國長皮紫作杖令人延年益壽馮几使著  
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漢制光祿大夫比二

夫其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  
復舊承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  
用加之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魏晉之制三公及位從公

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施四角施之於門以為狗禁也道吏卒

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附錄

日楊震父寶年方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鳥巢所搏墮  
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蒙君  
拯救敢以白玉環四枚相獻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

魏以穀貴龍五銖錢魏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

魏主丕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為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備將

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鴻陰口魏除縣前漢屬

武威郡魏陰口既揚聲軍從鶴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二魏志武

陰即且次也胡以為神引還顯美魏美縣前漢屬張掖郡既已

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眾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

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

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左傳先軫曰一日遂前軍顯

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  
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救使陽退胡果爭奔  
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



後西平趙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惟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丹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成公英者本韓遂將遂死降魏太祖嘗從太祖出獵有三鹿興於前太祖使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絃而倒太祖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平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咽太祖遂親而敬之 魏邢貞至吳吳人以爲空稱上將軍九州伯王制九州其一州爲天子之縣內八州八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權曰九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九 思補樓

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時空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謝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得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三州荆揚交也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悉史籍采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文帝好文章故趙咨以此言諷之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此二語本魏主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魏主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主遂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犀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鸚鵡長鳴雞於吳本草以香附子爲雀頭此物處處有之非珍也恐別是一物貝質白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明珠出合浦大者一寸象出交趾雞者有兩長身長文餘雉亦出交趾惟通天犀最貴角有白理如線置米雉雞中雞往啄米見犀雞驚却南人呼爲雞犀犀角狀如龜腹背甲有拱點其大者如盤蓋諸諸志瑞瑁形如龜背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間錯邊翳翳如舞舞足而有四鬣前長後短以覆掉水而行鬣與首斑文如甲老者甲厚而黑白分明少者甲薄而花字樣細世傳龍血成班者安也孔雀生澤州雄者尾金翠色光耀可愛雌者尾白博物志云孔雀尾多變色或紅或黃閃如雲霞其色不定人拍其尾則舞尾有金翠五年而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十 思補樓

成始生三年金翠尚小初春乃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衰葉人採其尾以飾扇拂生取此金翠之色不滅南人取其尾者握刀蔽於後竹潘隱之處伺過急剪其尾若不即斷則首一顯金翠無復光彩每欲小棲先掃尾之地故欲生捕候兩基則往擒之尾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不復驚揚也翳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翳雌青曰翠羽可爲飾也馴狎能關者難得長鳴雞者其鳴聲 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禹別九州任土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權曰憲施有言有人於此欲擊我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則石何足惜以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全方有事於西北謂與蜀相距復須備魏也江表元元特主爲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甯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吳王權以其子登爲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孫譚偏將軍盧江陳武之子表皆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

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或同與而載或共帳而寢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額大口高聲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論辯應機莫與爲對吳王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瑾而長似驢吳王嘗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目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吳王問恪曰卿父與叔孰賢對曰臣父爲優吳王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吳王又大噱噱音強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吳王曰卿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曾有白頭鳥集殿前吳王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更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張公復求鸚父昭不能答附錄吳苑云孫權時永康之歸遜自謂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鸚鵡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鸚曰勞乎元緒矣事兩那鸚曰我欲拘禁方見京羅羅盡南山之權不能讀我樹曰請爲元遜傳識倘求如我之徒則子危矣龜曰子明無多爾爾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羅命煮之焚柴萬車壽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之狀權即使伐所獻之樹煮龜樹立廟故今京羅羅用桑薪而呼龜爲元緒恪爲丹陽太守時常獵兩山之間了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閒有精如小兒名曰侯獲十一月魏主丕行東巡至宛殺南陽太守楊俊初俊與魏主弟臨淄侯植相善魏太祖操適嗣未定密訪於羣司俊雖並論魏主臨淄之美然其意在臨淄語微有輕魏主常以爲恨至是東巡有詔百官不得干預郡縣而宛令不解詔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魏紀六十一

十一

思補後

旨閉其市門魏主聞而怒曰是以我爲寇邪遂收宛令及俊將殺之常侍王象少爲人僕隸使之牧羊而私自讀書因被讒楚俊嘉其才質卽爲贖之且與立屋聘娶而別故象每欲爲俊而死乃求見魏主叩頭流血以救俊魏主不答將起入禁中象引魏主衣魏主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甯無俊邪無我邪象以魏主言切乃縮手魏主遂入殺俊而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俊少學於陳雷邊讓讓器吳之後避亂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其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婢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及其死也莫不哀痛如喪親戚魏主丕欲封吳王權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興沈珩入謝并獻方物魏主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甯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江東故曰東朝朝不坐宴不與吳與記禮弓引尹商陽之言若此之議無所聞也魏主善之吳將凌統卒統爲人果毅而有志操雖在軍旅而親賢下士重義輕財有國士之風時有薦同郡盛暹於吳王者以爲梗樂大節有過於統王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而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後領大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故舊親戚恩益益隆及其卒也吳王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止數日減膳書及流涕二子烈封各數歲王養之宮中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萬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吳王擢於武昌臨釣臺水經武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魏紀六十一

十一

思補後

山北背大江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醉者以水灑之曰今日

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王遣人

呼昭還入謂曰為其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邱酒

池長夜之飲紂以酒為池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

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王默然慙遂罷酒吳王與羣臣飲自起

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王去翻起坐王大怒手劍殺擊之侍坐

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王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

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古者臣侍君宴不遇且大王以能容

賢蓄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王曰曹孟德尚殺孔文學

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

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愉於彼乎翻由是得免王因敕左右自今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七 恩補後

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基孫之子也劉基孫為孫策年十四居父喪盡

禮故吏餽餉一無所受雖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

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

交遊門無雜賓為人美姿容吳王甚愛敬之嘗大宴舟中值雷雨

大至吳王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初魏太祖既克關

頓事見六十五卷 獻而烏桓浸衰鮮卑大人步度根軻比能素利

彌加厥機等因關柔上貢獻求通市通關市以其土物太祖皆表

寵以為王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廉平為眾所服由是能威

制諸部最為疆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軻比能

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

叛歸之素利等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故不為邊患魏主

不以平虜校尉牽招為護鮮卑校尉南陽太守田豫為護烏桓校

尉使鎮撫之

王章武二年魏黃初三年 吳黃武元年 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庚午魏主

丕行如許昌晉志曰漢獻帝許昌受禪能都以尚書僕射杜畿

居守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漂沒畿字伯侯京兆杜

陵人也少孤繼母苦之而以孝聞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

棄官歸鄉里既而遊於許下與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

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

乃薦之於朝以為司空司直後歷官河東太守大得民心魏太祖

之征漢中山路厄險諸郡運糧者每多逃亡畿亦遣五千人運糧

者相率互勉曰人生會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無一人逃亡者其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七 恩補後

得人心如此時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

大賚畿拒而不與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

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

既情愛發於中又安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初畿守河東被書錄實婦他郡或有已相配嫁而依書錄奪之遂

啼哭道路畿但取實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魏主以

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

所送多生人婦也魏主及左右皆失色至是以溺死魏主為之流

涕魏主丕詔曰今之計孝 計孝上計吏 及孝廉也 古之貢士也若限年然

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呂尚年八十餘文王以為 其 師周太子晉少有令名其

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備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

不以實者故不以實謂川二月都善繼致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於魏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漢自安帝以後未嘗不欲通西域不能通今雖置戊己校尉

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

悍賊而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置寇陛下為後鎮

帝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為帝兵敗權不自率諸

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猗亭夷道縣漢屬南郡吳屬宜都

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

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

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問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

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

耳魏人言陸遜見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帝遂自恨山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吳

通武陵辰陽縣有假山杜佑曰峽州長楊縣漢假山縣余按唐志

辰陽辰陽也當作辰陽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

爵為馬良不得還蜀張本三月乙丑魏主丕立其子齊公叡為平原王弟

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為王甲戌又立其子霖為河東王甲午魏

主丕行如襄邑夏四月戊申魏立鄆城侯植為鄆城王是時諸

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為守衛隔

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防輔者言

而輔之以正也監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為布衣而不

能得法既峻切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袁譚慎好學未嘗有

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愛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

遂共表稱陳袁美衰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

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

聞而達其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癸亥魏主丕還許昌五月

魏以江南八郡為荊州江北諸郡為鄧州既以孫權為荊州牧統

鄧州鄧州吳自立則鄧州吳矣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水經註巫峽首

至樂鄉建平郡則巫峽正在建平郡界至夷陵則為宜都郡界然

孫休永安三年始分宜都郡立建平郡此時未有建平也史遺書耳

杜佑曰吳建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

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

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請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

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

於吳王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

漫為平流夷陵正當其口故以為吳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吳

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

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臣初嫌其水

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

高枕不以為念也聞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

利矣遜曰備是猾賊更當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

住已久不得吾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左傳晉人角之

當前與之角持者從後持其足也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

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

成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

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杜路劉涓等窮逼請降帝升

馬鞍山今嶺南陳兵自繞通督促請軍四面登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遂大敗於狹亭夜遁驛人自擔所棄鏡鏃之於隘

以斷後僅得入白帝城據水經注魏鑿鑿道虛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到備

口骸塞江而下蓋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將軍

義陽傅彤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曰吳

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從事祭

長也眾曰後追將至空解舫輕行並兩舟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

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夷道

屬南郡吳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眾心城半糧足無可憂也待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思補

吾計展遜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糧乃乘其

兵勢投刀奮命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帝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志而

歎曰昔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乎桓後見遜謝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桓河之子也儀

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強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子至

是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

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

操所憚今在疆界此疆對也疆對猶言疆敵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輔睦其

前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

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漢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

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敢諸將連節度者邪對曰受恩深重此諸

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其克定大事者

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相如事見四卷周報王三

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恰好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

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

而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是帝在漢中與曹操爭勢戰不利宜退

而帝大怒不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帝前帝云孝直

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帝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

退正善回主意如此故亮云然蓋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

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思補

曹丕不大合士眾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

不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

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

權上事今至矣上事謂上奏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秋七月魏冀

州大蝗饑 魏以任假為黃門侍郎假假音假幼有至性八歲喪母

哀同成人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

言無不綜覽家貧賣魚會官稅魚賣數倍假取直如常又與人

其買生口各顧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四匹共買者欲隨

時價取贖假自取本價共買者數亦不敢多取比居者擅耕假地

數畝人以語假假曰吾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邑中子

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嘗為臨淄

侯庶子殊多神益魏主知其賢故用之後歷官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假為人酒粹愷悌虛己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修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帝既敗走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八月率其眾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不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踪陳韓邪陳韓謂韓信陳平去楚歸漢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魏主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陪乘陪乘猶獨降人或云漢誅權妻子魏主詔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葛謂諸葛孔明也明臣本志竊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果如所言時馬良亦死於五穀貫字季常襄陽空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九 忠補

卿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司徒許靖卒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有人倫鑒名重天下初避難江東以依王朗收恤親知經紀振贖出於仁厚及孫策渡江又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後劉璋使使招靖靖來入蜀南陽宋仲子在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備瑰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後送代商為蜀郡其後王朗與靖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儻輩略盡

幸得老與足下竝為遺種之嬰而相去數千里但聞消息與風聲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在荊州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其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驍俊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為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謀道 九月甲午魏主丕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寵念自佚也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九 忠補

貨也魏主嘗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廚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魏主將立郭貴嬪為后中郎楊潛上疏曰漢三書中郎及虎黃羽林中郎皆秩比五官將惟左右中郎 夫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度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易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魯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嬰將以妾為夫人使宗人魯夏獻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甲公武公妻於薛孝公惠公娶於齊自頃以下娶於齊此禮也齊桓晉命於葵邱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齊桓晉命於葵邱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魏主不從庚子立

皇后郭氏 初吳王權遣子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至許都曰  
 陳誠款辭甚恭懇魏主丕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為權必臣服而  
 表謂其不可必服魏主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故立為吳王復使  
 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關門百口明之  
 吳王為之流涕霑襟指天為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多設虛辭魏  
 主欲遣侍中辛毗向曹植往與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  
 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  
 卒制也魏主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  
 軍臧霸出洞口 按張遼傳帝遣遼與曹休至海陵臨江與諸將破  
 使曹休來代解任新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賴齊未濟諸將倚  
 以為勢休等憐之遂引軍還又據王交傳遼等至廣陵臨江蓋廣  
 陵即海陵也蕭子顯曰南兖州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海與京  
 口對岸又據晉書魏主向之傳桓元攻向之於歷陽使馮該斬向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魏紀六十一 至 魏主  
 浦焚舟艦則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  
 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  
 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榮  
 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時張遼病新愈權救諸將  
 曰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 冬十月甲子魏表首陽山東為壽  
 陵 首陽山在洛陽東北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令以此詔藏  
 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 其副本在尚書及 吳王權以楊越  
 蠻夷多未平集乃車齎上書於魏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  
 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為子  
 登求昏宗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孫長  
 緒吳王稱尊號 魏主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隔  
 以邪為丞相

江漢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 吳改元黃武  
 亦以五德之  
 運承黃為 臨江拒守魏志自許昌南征復鄧州為荊州 是年二月  
 土德也 荊州吳  
 復復為 十一月辛丑魏主丕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  
 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魏主恐休便渡  
 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  
 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  
 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可乘危自  
 投死地以求微俸荷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  
 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纏悉斷  
 直詣休等營下魏軍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遂散魏主聞之救諸  
 軍促渡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魏紀六十一 至 魏主  
 利將軍尹慮戰死吳船之壞也其大船尚存者見水中生人皆攀  
 援號呼他船吏士恐因攀覆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其攀時有參  
 軍香粲與將軍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淵  
 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所活者百餘人 吳建忠郎將  
 駱統見國中徵役煩重民戶損耗乃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為  
 強宮制威福為尊貴禮德義為榮顯永世肩為豐祚然財須民生  
 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  
 後應天受祚依族安邦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  
 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煩數疫癘為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  
 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所由  
 然良因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

是以每有徵發傾家行賂不顧窮盡遂致虛竭嗷然愁擾擬不營  
業愁不樂生民有產子多不收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  
父母殺之深懼干逆和氣威動陰陽且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  
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能滅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治疾貴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留神思育  
吳王權感其言深加慰納 庚申晦日有食之 吳王權聞帝駐  
白帝其懼使太中大夫鄭泉來聘帝問泉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  
得無以吾正名為不互平泉曰曹操父子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  
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輒自居之  
未合天下之心是以賓君未復書耳帝甚慙於是遣太中大夫宗  
璋報之吳漢復通京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九 漢紀六十一 帝 恩補撰  
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復沒飲之酒有升  
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  
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吾心矣 孟閩魏師大  
出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否遜答  
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  
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帝既敗愧憤成  
疾乃改白帝為永安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而叛 漢嘉郡本前漢青  
漢順帝賜嘉二年改為漢嘉縣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屬蜀郡屬國蜀分為漢嘉郡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  
據潘璋傳則江陵中洲即百里洲也其洲自枝江  
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江津北岸即江陵故城 以為南郡外援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二 起章武三年盡 後主建興五年

昭烈皇帝下

章武三年

魏黃初四年 吳黃武二年

春正月魏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

據江陵中洲 魏以司馬芝為河南尹下教曰君能設教不能使  
更必不犯也更能犯教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  
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之所以不理  
可不各勉之哉於是吏不敢欺門下循行營疑門幹盜警幹辭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恩補撰

服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  
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先是建安中芝嘗為  
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則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白於魏太  
祖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以疑似收人若不勝  
楚毒或至誣服其情可哀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  
世之治耳今省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之 二月  
丞相請葛亮至永安 水經注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 魏曹仁  
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 羨溪在濡須東南而蜀本  
日羨溪在濡須東南而蜀本 既行仁以大軍徑進  
須東三十里朱桓分兵赴之 桓為濡須督 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  
縱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



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離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打水補註此中洲者桓部曲中洲中洲乃濡須入江之中洲非江陵之中洲也妻子所在也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西襲阜秦阜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於秦阜即其地今日拓阜在濡須北余按班志秦阜縣屬九江郡杜預曰秦阜在淮南邊道縣東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離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離生虜王雙臨陣殺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三 思補樓

溺死者千餘人 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真太守朱治姊子也木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向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繫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隙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即江陵之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

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向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感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竝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世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向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魏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魏主還洛陽初魏主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陸議即陸遜遜傳云遜本名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千戚而有苗服舜誕敷文德舞千戚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魏主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魏陳忠侯曹仁卒 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亮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屬漢屬郡郡既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郡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盧元益無所懼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習鄭綽討元習音忽眾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山越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三 思補樓

而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勅習綽於南安峽口邀巡即  
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習綽生獲斬之此順對青衣水東下也水經注青衣水出

青衣縣西梁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建爲南安縣入於江所謂南安峽口也孟病篤命丞相亮

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

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帝又爲詔敕

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

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

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

足效也可謂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可更自求聞達臨終呼魯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 漢紀六十一 四 思補樓

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

十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拜惠陵附錄西陽雜俎云近有

張燈對奕侍衛十餘人盜驚懼拜謝一人曰爾欲飲乎乃各飲

以一杯兼乞以玉腰帶數條各與束之而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

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平復如故初吳既求和吳王權乃送其妹孫夫人歸漢至樂

江而帝崩夫人乃投江死土人哀之爲築臺於蟻磯而祀之以

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

後皇帝上之上諡昭烈長子也 在位四十二年 改元三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景曜五炎興一

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道尊帝生母皇思

夫人甘氏爲昭烈皇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

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敵騎而獲珠玉音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效不惑又請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

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勸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

初交州平屢闢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諫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

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合好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

也幼宰者掌軍中郎將董和也與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

可替否共爲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

幹音 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故亮稱之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

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豕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 漢紀六十一 五 思補樓

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

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

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

而憂牛喘補註事見二十 六卷神書三年陳平不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

事 文帝元年 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

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涕三日與留府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書曰裔時爲益州太守時爲東曹 掾顯卒亮與裔琬書俱後事令史失賴玄掾屬

喪楊暉爲朝中損益多矣時昭烈凶問至魏羣臣皆賀黃權獨否

既而魏諸大臣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

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答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

三

處華以乘帝者之勢卒就誅戮為後永戒魏不審察今次之矣免  
 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  
 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述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  
 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  
 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  
 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  
 張詭靡之說奉進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  
 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 六月甲戌魏任城威王彰卒魏主丕  
 忌彰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圖篡竊噉魏主以毒置諸棗帶中  
 自選可食者而進彰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就之魏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六 思補樓

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甲申魏魏  
 等肅侯賈詡卒 魏名 魏大水 吳賀齊襲魏斬春虜太守晉宗  
 以歸 新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新春郡即新陽也東晉避諱改  
 以歸 馬水經斷水出江夏新春縣北山註云即斷山也西南流逕  
 斷山又南對斷山會於 大江亦謂之斷河口 宗吳將也叛降魏吳王權深以為恥故使  
 齊督糜芳鮮于丹等盛夏出師出其不意遂虜之 初益州郡者  
 帥雍闓 蜀音開 又音慨 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朝廷乃以張裔  
 為益州太守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狐垂外雖澤而內實粗今不  
 足殺令縛與吳遂執裔送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  
 府丞王伉移檄諭闓曰將軍先世雍侯造怨而封世歌其美今諸  
 葛丞相英才挺出受遺託孤翊贊季興錄功忘瑕若能翻然改圖  
 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凱伉恩威內著為郡所信乃率吏士

開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鳥狗三百頭  
 膺前盡黑口腦三斗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斫木性剛  
 而屈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諸夷諸夷皆從之梓柯太守朱褒  
 越嶲夷王高定 蜀音 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  
 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蜀音 靈關也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丁  
 卯魏以廷尉鍾繇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 漢官書柔宜  
 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  
 治書執法兼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惟置治  
 書侍御史 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  
 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  
 各假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  
 之謂也 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古者刑  
 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七 思補樓  
 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  
 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  
 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  
 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期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  
 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於天聽光益大化魏主丕嘉納焉 辛  
 未魏主丕校獵於榮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初榮陽之獵以  
 棧極拔失鹿 魏音 魏主大怒斲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侍中蘇  
 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虞之化  
 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魏主不得已而赦  
 之然遂厭懼則左遷則為東平相未至道病卒則少以學行聞性  
 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為侍中時與董昭同察昭常枕則膝

而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及魏受漢禪則與安  
鄉侯植皆悲哭不已然魏主但問植而不問則也及如洛陽當從  
容問羣臣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已而發鬚  
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嬰摛則曰不爲卿也則乃止至是以直  
言貶死君子惜之 尙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  
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  
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  
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權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  
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  
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 四州荆揚梁益也 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元年 漢紀六十二 八 思補樓  
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 重險謂外有斜壁子午之險內有劔閣之險也 吳有三江之阻 曰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浦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  
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  
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章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  
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  
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初  
亮之遺令於言次請張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吳王未之見也  
故王許發遣臨發王乃引裔因問之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  
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王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  
將委命有司若蒙傲幸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

已後大王之賜也吳王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深悔不能陽  
恩卽便就船倍道兼行吳王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  
不及而反 立妃張氏爲皇后 后張飛之女也 是歲管甯自遼東歸魏  
時中國少安客於遼東者皆還惟甯安然若將終身焉至是魏主  
丕詔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甯魏主乃徵之甯遂將家屬浮海  
西歸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甯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遺  
皆受而藏之臨行盡封還焉甯在遼東已三十七年矣初甯之浮  
海而東也遭風將覆舟子使船中人各陳已罪以自懺悔甯自思  
其過曰吾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假加必以此也言未畢  
而風息及是西歸復遇大風船皆覆沒惟甯船無恙逮夜晦冥莫  
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一島島無居人絕無火燼行人咸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二年 漢紀六十二 九 思補樓  
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詔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甲建興二年 魏黃初五年 吳黃武三年 春二月魏主丕自許昌還洛陽 初平  
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魏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  
之法 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  
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  
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尙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宮然皆置高第爲講郎給事近  
署順帝增甲乙 吳王權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乘聘事畢將  
還丞相亮率百官往餞而左中郎將秦宓不至亮累使促之溫曰  
彼何人也曰益州學士也宓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蜀中五尺童  
子皆學何必小人溫曰君學何如宓曰上則天文下則地理中則  
人事何所不學溫曰請與子言天可乎宓曰可溫曰天有頭乎宓  
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答曰頭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知頭

在西方也溫曰天有耳乎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於九阜  
 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答曰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答曰雖生於東而實沒於西  
 溫曰天有姓乎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是以知  
 之宓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吳漢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  
 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亮亦每事為吳盡言時吳王奇諸葛  
 恪之才令守節度掌軍之糧穀亮乃與陸遜書云家兄年老而恪  
 性疏今使典糧穀糧穀國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乞為啓至  
 尊轉之遜遂白轉恪官王既重亮又深信遜乃刻印置遜所王每  
 與亮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  
 封之蓋復遣鄧芝聘於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二年 漢紀六十二 十一 思補

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  
 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  
 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乃與亮書曰丁玄掾張張者浮蓋張大  
 聲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秋七月魏主丕東巡如許昌  
 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  
 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  
 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修之謂修怨也左傳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  
 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  
 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魏主不從雷尚書僕  
 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地  
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後東南流而入  
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

南至慎縣東 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設計植木衣葦為疑  
 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典聯縣相接  
 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  
 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魏主御龍舟會暴風漂蕩  
 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  
 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晔曰彼謂陛下欲  
 以萬乘之重索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  
 退也魏主停住積日吳王權不至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  
 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  
曹休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  
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領軍校尉掌北軍營  
光武省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府自置領軍非漢  
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領軍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二年 漢紀六十二 十一 思補  
 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即領軍之任也 權恃長江未  
 敢兀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吳張溫少  
 以俊才有盛名願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  
 暨豔為選部尚書暨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  
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頗慕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  
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聞恐其後遂問卿鄉貫曰  
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  
御史公卿中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鶴為  
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暨好為清議彈射百僚數奏三署  
 吳然循東都之制。暨音嬰 暨好為清議彈射百僚數奏三署  
 右三署郎也 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  
 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多揚人鬪味  
 之失以顯其謫同郡陸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  
 暨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

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善人倫而不為危言叢論獎拔士人或名者其累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豎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豎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豎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豎皆坐自殺初溫使漢將其占候殷禮與俱盛為延譽故諸葛亮與其兄瑾書曰殷往嗣秀才之儔臍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喬指子產臍指叔向菰蘆蘆蘆生奇及使選盛稱漢政之美吳王權以此深銜之乃陰求其罪遂坐與豎豎相腹背且追論其私將禮出使扇揚異國下令廢之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蒙最隆之遇而自招罪譴誠可悲疚然以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二年

漢紀六十二

止

思補

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覬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譏談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所使之得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圍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經傳美之不譏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之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敵四國之外固未易周也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味而不昭哉吳王不聽斥溫還本郡以給斯吏卒於家後諸葛亮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故也始溫方盛用事士皆景附獨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二年

漢紀六十二

止

思補

察之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異之才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談瑕疵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生遠退何者嫉之者深譖之者巧也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且國家之於豎豎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以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豎豎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豎豎為最輕之交也溫之到蜀其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

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眾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然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為邊寇幽并苦之 吳安國將軍朱治卒治初為吳郡太守吳王權方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權統事歷位上將及為吳王而治每進見王必親迎執板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雖從行吏士皆得奉贊私觀王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讓諭以道義治性儉約雖在富貴而車服取給而已丹陽深地時有奸叛治在郡久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卒年六十九

乙建興三年魏黃初六年 吳黃武四年春二月魏以陳羣為鎮軍大將軍隨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一 十四 思補

駕董督眾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書之屬獨者後臺謂尚書臺之西三月魏主丕行如召陵通討虜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許昌者也乙已還許昌 魏并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百南方諸郡不賓丞相諸葛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曰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恐至故停畱者久之至是亮率眾討雍關參軍馬謖謖音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漢俗謂天子為虛官亦謂為國家言勢猶言 國勢也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

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辛未魏主丕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鮑勛傳宮正即 御史中丞也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胆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製遠日費千金兵法日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黠虜玩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戰而時動動則威則玩玩則無震臣竊以為不可魏主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 夏五月戊申魏主丕如譙 壬戌熒惑入太微 吳丞相北海孫邵卒初吳當置丞相眾議歸張昭吳王權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邵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一 十五 思補

不從怨咎將與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少飲酒寡言譎舉動時常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空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而見口未嘗言吳王常令中營郎中營郎魏曰通事郎曹為中書侍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吳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

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陳便宜有所掩襲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  
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  
敵所不攻聽也冥王從之 魏利城郡兵禁方等反 利城縣漢至魏  
東海郡至魏  
武始分置 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為主魏主丕詔屯騎校尉任  
福等討平之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 秋七月魏立子  
鑾爲東武陽王 丞相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溝入斬  
雍闓及高定使庾降都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 裴松之曰訊之蜀  
人云康降地名去  
蜀三千餘里時未有甯州號爲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  
始分爲南州平夷縣屬梓潼郡余據蜀志康降督往平夷蓋備治  
非康降之本也至馬忠爲康督乃自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梓  
平夷移住建寧縣後遂爲南州治所 門下督巴西馬忠由梓  
柯入初章武元年康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曰先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三年 漢紀六十一 一六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七〇

重若爾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我欲使不雷兵不運糧而綱  
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移  
南中勁卒青羌萬餘人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將分其羸  
弱配大姓焦雍襄龔孟暈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南人  
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剛很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  
策惡夷爲家部曲多者奕世襲官又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  
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附錄常璩南中志云夷俗  
徵巫鬼好詛盟投石結草  
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講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  
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然巡行安  
又畫牛負酒膏金寶者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 璩南中志云  
九州記云邛州沈黎縣即孔明征羌之路也每十里作一石樓令  
故碑相連今夷人效之所居悉以石爲樓 柱海虞衡志云蠻酋  
自謂太保其人推髻以白紙繫之云向爲諸葛武侯制服也解而  
脫之則頭痛故至今不解 安南志云蠻中有銅鼓相傳以爲諸  
葛武侯有制也而及蠻蠻者爲上上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三年 漢紀六十一 一七 恩補樓



陽武縣漢縣東南至沛為泗水東運淮都又東向書將濟  
南至下邳淮陰縣入於淮杜佑曰亳州治濉縣有泗水  
表言水道難通魏主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城今其處不可考

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  
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  
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巡路夜要

魏主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  
行議者欲就雷兵屯田轉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

為寇不可安屯魏主從之即還到精湖據將濟傳精湖在山陽山  
陽縣水稍盡盡而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擊地作四五

道賊船令聚豫作土豚日錄作土豚廣韻作土地註云以草糞土  
築城及填水也○地音真又音豚上聲

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乃得還 十一月魏東武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十九 魏主建興三年四年

陽王鑿薨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數萬人 丞相  
亮還成都時羣寮於數十里奉迎年位之尊隆者甚眾而亮獨呼

黃門侍郎費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  
兩建興四年 魏黃初七年 春正月壬子魏主丕還洛陽謂蔣濟曰

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謂到精湖水盡船  
不得過欲分半船

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中山陽郡及山陽縣  
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 卿

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  
善思論之 以費禕為昭信校尉使吳丞相亮送之成都縣南萬

里橋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橋遂以此得名禕至吳見吳王權  
通帝及亮之意吳王性既滑稽嘲罵無方謂音諸葛恪羊衝等才  
辨鋒至禕辭順義篤終不能屈王乃謂之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

肱西朝恐不能數來也及還遷為侍中以奉使稱旨煩煩至吳吳  
王每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

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換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丞相  
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

永安而統屬於嚴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  
王權報曰甚善李孤父子親授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未廣五尺  
為耦漢制后假始明田以二耦為耦註云并兩耦而耕也○耦音畝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眾均等

其勞也 魏主丕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  
勛治之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即位勛數直諫魏主益忿之

及伐吳還屯陳畱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  
未成但立標埒標表也埒說文曰軍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十九 魏主建興三年四年

劉曜欲推之勛以壘壘未成解止不舉魏主聞之詔曰勛指鹿作  
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法議引法而議也正結正  
也五歲刑見魏書為城旦春 三官

駁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  
正監平也魏主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

之收三官已下付刺殺常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  
衛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魏主不許高柔固執

不從詔命魏主怒甚召柔詰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死乃  
遣柔還寺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非其罪莫不歎恨驃騎將軍

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魏主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  
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太后責怒

魏主曰梁沛之閒非子廉無有今日謂諸葛亮初平元年魏武帝  
中馬亦被創死洪以董卓至梁陽沛水為流矢所

1第3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士 冥王權於武昌新  
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滌沂時風大盛左右給使谷利令柁  
工取樊口吳王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  
斬工即轉柁入樊口風愈猛不可行乃還王曰阿利畏水何怯也  
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身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顛危  
奈社稷何王深善其言利以謹直爲王親近監性忠烈言不苟且  
王甚貴重之自後不復名之呼之曰谷 初魏郭后無子魏主丕  
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母甚謹  
后亦愛之魏主與叡獵見子母鹿魏主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  
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魏主即放弓矢爲之惻  
然曰好語動人心夏五月魏主疾篤乃立叡爲太子丙辰召中軍  
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  
政丁巳殂於嘉福殿年四初魏主之病太后過看之見值侍者  
竝是太祖昔所愛幸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此太后因不復  
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不字子桓  
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圍如車蓋當其上終日年八歲能屬文有逸  
才遂博貫古今經傳諸子百家之書善騎射好擊劍其典論自敘  
曰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鳩后蕩覆王室是時家家思亂人人自危  
山東牧守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大  
者逐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  
山寇暴於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御邑望煙而奔城郭觀塵而  
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六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四年

漢紀六十二

三

恩補

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  
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學弓馬於今不衰遂禽  
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滅  
貂黃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已燥手  
柔其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  
後軍南征次曲蠡尙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謂余曰聞君能左右射  
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  
笑曰乃爾余曰均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  
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余  
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嘗與平虜將軍劉劭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  
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  
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願常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子對時酒酣耳  
熱方食于蔗使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  
求更爲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而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  
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爲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鄭正截其額  
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  
今余亦願將軍捐棄故伎更受異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  
謂己長余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爲坐鐵室鑲楯爲蔽木  
戶後從陳國袁做學以單攻複每爲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日若  
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  
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勸學者惟  
吾與袁伯業耳伯業袁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後主建興四年

漢紀六十二

三

恩補

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所不覽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遺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魏太子叡即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初魏

主叡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之後羣下想

開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眾人側聽曄既出問何如

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魏主初登政陳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左傳晉

有讎必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此皆不可不

深察也 癸未魏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 壬辰魏立弟蕤為

陽平王 六月戊寅魏葬文帝於首陽陵葬於洛陽東北首 吳

王權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文聘時

魏曰魏初定荆州屯沔陽為重鎮管立沔陽縣江夏郡自上游

移理焉今臨嶺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即

此魏人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下船

言捨船莫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

是魏主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

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遁走 辛巳魏立子罔為清河王

吳左將軍諸葛璋等攻魏復陽魏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

霸曹真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 吳丹陽吳會山民復

為寇吳會吳郡 攻沒屬縣吳王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三郡險

會稽也 新郢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南存或曰三郡丹陽吳會皆也東安世

家說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

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

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志註漢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

丹陽郡為丹陽尹治林陵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宛陵晉宋

屬宣城郡治所既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 以綏

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得萬餘人吳王

攬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冬十月魏清河王罔卒 吳陸遜陳

便空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諫之言不能極陳

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未嘗 吳王報曰書載子違汝弼而云不敢極

陳何得為忠諫哉舜曰子違汝弼汝 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

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十二月魏以

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曹真為大將軍華歆

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詎讓位

於管甯魏主叡不許徵甯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

發遣甯北海朱虛甯復不至 吳太史令會稽吳範明於星氣之

學所言必奇中吳王權每有大事必詢之範自知死日至是忽謂

吳王曰殿下某日當喪軍師吳王曰吾無軍師何喪之有範曰殿

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期果卒範為

人剛直頗好自稱然篤於交誼終始不替素與魏膝相善魏膝即

孫策所欲殺之魏膝但吳範傳作膝嘗失吳王意王必欲殺之曰

敬諫者死範謂膝曰與汝偕死膝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

能坐視汝死耶乃髮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白則必

死何敢自縛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吾鈴下

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王大怒欲投以戟逸巡走出範因突入叩

頭流血言與淚並王意乃解膝遂得免膝往謝範曰父母能生吾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四年 漢紀六十二 三 思補樓

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膝性亦剛直行不  
荷合雖遭困逼終不回撓歷官鄱陽太守 是歲吳交趾太守士  
燮卒燮字成彥蒼梧廣信人也少遊學京師事穎川劉子奇迷學  
問優博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  
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而尤精於左  
氏又兼通尚書古今文大義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每欲條  
左氏尚書長義上之甚為士林所稱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  
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警具威儀箛箎鼓吹車騎滿道士  
女夾殿焚香而迎者常有數千貴重一時震服百蠻尉佗不足道  
也燮性思順漢末天下大亂中國郡縣莫不各擅其利而燮獨不  
廢貢職故特優詔褒美封龍度亭侯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燮  
嘗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而搖之  
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言語至年九十  
而卒吳主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  
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  
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  
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  
海鬱林  
合浦也遺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  
方之人奉宗黨相  
聚為兵以自衛良聞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  
良徽怒答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徽不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呂  
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  
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  
若吾將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心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三

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  
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  
事而以待師友之禮遣往說徽  
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邁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  
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呂氏之  
祚不延者也呂岱子  
孫無聞

徽大將甘鳳及柏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  
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陴微  
外扶南林邑等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嶺中北距  
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  
漢象林縣地交趾海行二千  
里堂明即道明國在真臘北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三

四

行建興五年魏明帝曹叡太和  
元年吳黃武六年春吳解煩督胡綜據綜傳劉備下  
白帝權以見兵  
少使綜料諸將得六千人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彭綺  
立解煩兩部督督督將也

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有所克魏主數  
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沈約志魏武帝為子曹芳令典尚書  
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資

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  
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閒船人復會事見上  
卷四二年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  
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  
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二月魏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鄴后賜死  
於鄴因葬

馬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魏主敕方營修宮室朗上疏  
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旬踐欲  
廣其禦兒之彌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語句踐既獲  
成於吳其地北

至於聖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養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失聖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府即其地今有

漢之文景欲恢宏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事見十五卷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事見卷武帝元明卿遠者略近事外省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

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

水經註設水運洛陽故城北東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謂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龍祠若且先成象魏象魏魏者高巍也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

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實服矣 三日帝下詔曰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不

孤壁敢尋亂階盜竊神器昭烈皇帝膺誕皇綱萬國未靖早世殂朕以幼沖光戴前緒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天 恩補樓 後主建興五年

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

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助朕躬今授之以

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翼行

天討克復舊都在此行也吳王孫權同恤災患合謀倚角涼州諸

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詣受節度大軍比出旂麾

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歸正軍食盡漿以迎

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

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

朕意焉丞相亮乃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

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

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

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

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

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

寵為督思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

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 漢紀六十二 天 恩補樓 後主建興五年

中尚書長史參軍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張裔蔣琬此三人皆亮所進用此悉實其死節

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

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

十有一年矣自建興十二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

瀘水經註瀘為朱提縣西八十里瀘水廣六七百里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峯有瘴氣暑月傳不行

故武侯以豆渡為難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嶺外經朱提至

雙道入江在今州州南時有瘴氣三月四月瘴之必死五月以後

行舟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深入不毛地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

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駘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

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與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詒諷善道察納雅言也惟正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

河北陽平石馬

水經注河水逕石馬城南謂之石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石馬山石似馬望之遺蹟後魏分河陽置石馬縣屬華陽郡隋置石馬鎮於古蹟

亮辟廣漢太守姚佃為掾佃竝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

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鄭氏周禮註屬合也魏主叡聞諸葛亮

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二 魏主叡聞諸葛亮

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事見六十七卷又自往拔出夏

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

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

棲於山巖視吳虜窺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

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

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

萬人四州州名也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陸

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

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

閒中國日盛吳蜀一時必自能敵魏主乃止 初魏文帝罪五銖

錢使以穀帛為用謂計魏五銖錢事人開巧偽漸多競濫以

要利薄絹以為市雖慮以嚴刑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

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

亥復行五銖錢 甲申魏初營宗廟於洛陽 六月魏以司馬懿

都督荆豫州諸軍事奉所領鎮宛 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河內毛

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初魏主叡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

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

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十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

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其道相出而成

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

紉遺鄴宮 初魏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議復肉刑事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二 魏主叡聞諸葛亮

六十六卷魏主叡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嘗聖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廢及

魏主叡即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

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

人魏主叡公卿已下議司徒期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

復行之恐所滅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宜於寇讎

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滅死髮刑嫌

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髡刑內有以生易死不替之恩

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在項曰鈇在足曰鈇臣讀曰漢文帝除

代刑。議者百餘人與明同者多魏主以吳蜀未平且寢 吳昭

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都曲奔

魏為魏所擒魏主叡 魏高祖年侯許褚卒褚字仲康譙國人也軍中

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魏武之與韓遂交馬會語馬超負其勇力陰欲突前取之而素聞褚名疑從騎即是乃遙問魏武曰公有虎侯者安在魏武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遂不敢動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嘗自荆州來朝魏武未出仁與褚相見於殿外已而欲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卻之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眾談足矣入室何為乎魏武聞而愈親愛之初

孟達既為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惇親善及文帝殂階皆卒達心不自安會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資治通鑑補卷七十 後主建興五年 漢紀六十一 三 思補樓

復已已亮乃與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以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遂陰許歸漢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改曰魏興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逕東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礮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躡兵向木蘭塞也長類要云伎陵城

社金州海陽縣廣漢水記即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諸將以拒之初孟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司馬懿時屯宛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請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 後主建興五年 漢紀六十一 三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三 起建興六年 盡建興八年

後皇帝上之中

建興六年 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

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

於洛陽 初魏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林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

帝少與之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鎮長安使承淵

處丞相諸葛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聞夏侯

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

嶺而東當子午而北 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

十里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州安原縣界界將軍王

神念以緣山通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

則今路 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林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

御史京兆太守耳 時魏遣督軍衛奕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 橫門

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 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間兵至

光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

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 班

志 斜水出嶺山北至郿入渭郿故

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

芝為疑兵據箕谷 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鄧子真隱於

此趙雲鄧芝所據即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

傳箕谷當在陳倉 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亮身率大軍攻

之南漢中之北 郿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殞數歲寂然無聞是以

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

亮 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漢陽諸郡中平四年分漢陽之

亮 魏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

雍州杜佑曰南安關中響震魏人未知計所出魏主叡曰亮阻山

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

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魏主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

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郿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

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 魏志漢陽略陽縣有街

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

入略陽杜佑曰街亭在隴縣又曰平

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

舍水上山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

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魏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

漢屬漢陽郡有嶠家山西漢水

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 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於

城濮楚師敗績晉人楚軍三日殺

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於顏色 天下未定而戮智

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

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 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弟揚干亂

刑佐民使 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

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運規諫謖不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

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備也於是平徐徐收合



諸營遺遊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孫將軍黃襲等  
 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管營事既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  
 之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平生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  
 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  
 往往論說不失其旨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  
 無武將之氣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  
 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眾固守故無大傷雲亦坐  
 貶為鎮軍將軍據晉職官志鎮軍將軍在四征四鎮將軍之上今東為專鎮方面而以鎮  
 軍為散號故為貶也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錄  
 也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  
 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資治通鑑補後主建興六年 漢紀六十三 思補

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水經注褒水西北出高嶺道下谷俗謂干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於  
 壞赤岸關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關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  
 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兩橋閣悉壞  
 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  
 苗相聞而已後亮死於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須十月為冬賜  
 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  
 不能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  
 以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踴  
 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  
 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魏天水參軍姜維天水之翼  
 人也少孤與母居亮之向祁山也天水太守馬遵出案行維及功

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遵聞蜀兵垂至而諸縣響應  
 疑維等皆有異心遂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亦追隨至上邽  
 城門已閉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維乃詣亮降遂與母相  
 失亮與語大悅之與張裔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  
 考其所有永南季長諸人不及也永南姓李名邵建興元年丞相  
 治中從事季常姓馬名良所亮辟為西曹掾南征時所部為  
 謂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者也又曰伯約既有膽氣且心存漢室而  
 才兼於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考異曰維請諸葛亮與母相失  
 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遺志不在當歸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  
 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魏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  
 真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  
 治其城 夏四月丁酉魏主赦還洛陽 魏以燕國徐邈為涼州  
 刺史時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  
 資治通鑑補後主建興六年 漢紀六十三 四 思補

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境內遂各豐足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  
 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  
 以仁義立學明訓進善黜惡風化大行於是西域流通荒戎入貢  
 魏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  
 以狗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魏大旱 吳王權使都陽  
 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魏揚州  
 牧曹休魏揚州止得美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  
 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賤以誘休言被譎懼誅欲以  
 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郎官尚  
 魴因詣郡門下郡門下 下髮謝 吳主之詰周魴之謝 休聞之率部  
 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音喚 又音完 魏又使司馬懿向江陵 魏使向江陵

賈逵向東關東關即滑州口亦謂之關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繁城西關之北岸魏置關後諸葛恪於東關作

大堤以遏東關東關即其地也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

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眾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休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元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柴

錢有挂車掛車因險而得則彼眾可盡休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塞險也則彼眾可盡休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

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昌宮魏時都洛魏曰文帝改長安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衣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劍為中都之

地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吳王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魏尚書蔣濟上疏曰休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

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絀音也言其地險難

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難者有難者若入無疆口無疆口在我可以在彼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絀若入無疆口無疆口在

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時吳王在皖口於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

道竝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陸遜振旅而歸吳王令左右以御

蓋覆之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比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魏主敕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接逵傳逵自豫州進

休自壽春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五 魏書

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

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軍以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

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遂軍驚走驚走皆謂夾石之軍耳休乃得還

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易侮諸將不可為督遂止及休敗賴逵以免

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且使主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引軍而還一

所無言時人以此多逵逵為諸生時讀書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左氏春秋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及病困篤謂左右

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 九月乙酉魏立子穆為繁陽王

永昌順平侯趙雲卒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始與昭烈相遇於公孫瓚軍中雲即深自結託未幾以兄喪歸葬昭烈知其不反捉手

言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久之昭烈奔袁紹又與雲相見於鄴昭烈與雲同牀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遂相隨至荊州自是而

後遂為股肱心膂之臣以中護軍從丞相亮南征有功封侯遷鎮東將軍箕谷之敗貶秩鎮軍至是而卒帝思其常陽保護之功為

之下詔追諡 魏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魏主敕以宗室不問休慚憤疽發於背庚子卒魏主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魏護

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擊築鞬擊婁婁父鞠比能救之以三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六 魏書

驍圖豫於馬城馬城縣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廢破已棄為荒外之地矣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建安時閻柔已讓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往解諭之乃解圍去豫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恆推抑兼并乖散強猾凡遭亡姦充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搆離使凶邪之謀不遂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冬十一月魏蘭陵成侯王朗卒朗字景與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贊一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其在江東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少與沛國劉陽交友陽以漢室漸衰知武帝有不臣之意謀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武帝貴而陽已死武帝急購其子陽子惶窘走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七

匿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反覆救解陽門始得全石將軍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亮上言於帝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維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兵於西謂祁山之師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立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夏平而欲以

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補註解者曉也舊註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勳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王朗自稱而以孫策曹氏當以質之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女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因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因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繇所敗也險於烏巢謂兄弟弟時也幾敗北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連山時也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昌霸也操擊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夏侯守漢中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八

先主所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葶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曲長一曲之長也軍各有長屯將突將無前寶攻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將屯者也寶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言難平昔先帝收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此兩然後之然轉語之辭秭歸蹉跌曹不稱帝凡事如是難

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視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

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設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

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

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

昭言人兵不敵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誠卿耳箭不

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

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前道射其梯

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

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木交構以土瓦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

資治通鑑補後主建興六年漢紀六十三

內築重牆亮又為地突欲踰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

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敕召張郃

於方城時郃將兵伐吳屯於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使擊亮

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洛陽城在河南城在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

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殺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

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魏賜昭爵關

內侯昭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都督數有戰功至是魏主欲大用之

未幾而卒遺令戒其子凱曰吾為將知將不可為也吾數發冢取

其木以為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

有處所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任汝而已初公孫

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少弱不能治國淵既長曾

奪恭位上書於魏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

承水則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

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

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

不勞師而定也魏主遂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

吳王權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

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

望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有所私用策

或料覆覆也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傳讀使無詰問王臨時悅

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範性

好威儀居處服飾於時為奢然勤事奉法故王悅其忠而不怪其

資治通鑑補後主建興六年漢紀六十三

侈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僭擬者王曰昔管仲贈桓桓公優而容

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

整此適足以壯軍容何損於治哉及遷都建業過範墓呼曰子衡

不覺流涕被面祀以太牢

記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春石將軍諸葛亮遣其將陳式攻魏武

都陰平二郡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郡魏雍州刺史郭

淮引兵救之馬真黑水西北之北陰平郡為文州魏雍州刺史郭

為王嚴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

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陽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

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內為河東所隔置雍州以統河東諸郡至

魏以河東置雍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

京兆馬坊扶風安定水經註漢水西南通祁山軍

北地新平武都陰平亮自出至建威南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

水道源建威西北山東遷建威城南又東遷西縣歷城南觀穆曰

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

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西貢之漢其源出於今  
興元之西縣嶺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鄂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  
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美四日而至五  
諸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後外徑階河州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  
又運大安車利勿圖果合 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復策拜亮為  
奧浩水會至渝州入江 丞相 夏四月丙申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 時夏口武  
龍見權遂 百官畢會吳主權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劾欲褒  
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  
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  
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  
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而謝景范慎羊衝等 皆為賓  
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 之才子品為之  
也 日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

譚凝辭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 凝堅定也宏潤大也達明通也好  
凝辭而悉據宏達明通者 凝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  
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 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衝私駁  
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 字元  
子默景字叔 衛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其後四人皆敗如衛所言  
發慎字孝敬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之議丞告眾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  
弗順空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  
所以略其賢情者求犄角之援也 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  
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恃 今若加顯絕離我  
之與晉賂之杜預注曰恃其足也。倚音紀 必深當更移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  
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  
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七年 漢紀六十三 十一 思補  
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  
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言魏不能渡漢而蜀江  
漢水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  
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 言蜀若彼魏  
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 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  
僭逆之罪未空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震  
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竟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  
函谷關為界 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  
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宏農二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  
三郡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并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  
也 吳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  
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  
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權歎  
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  
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  
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  
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  
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魏元城哀王禮卒  
六月癸卯魏繁陽王穆卒 戊申魏道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  
帝大長秋漢宦 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秋七月魏主叡詔曰禮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七年 漢紀六十三 十一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七年 漢紀六十三 十一 思補

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常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

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東元年哀帝以外藩拔

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罷濟委

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竝四位於東宮惜差無度人神勿祐而

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序昭穆于前殿謂定陶

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趙后與元后自是之後相踵行之謂

拉解太后事見二十四卷三十五卷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帝

尊為孝仁皇帝其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讓在華元春秋

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

日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

卒始厚葬用屋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僖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

臣。屢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

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

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策下九

月吳主攬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留太子登及尙書九官

於武昌九官九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

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都陽屬

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

動故使遜遜於是嚴以御下不相假借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關

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

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其兵不整遜對之髡

其職東南陽劉虞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

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今侍東宮宜遵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十四

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愛人好善與西陵都督

步騭書吳保江南凡邊要之地皆置督郵西陵都督以曰夫賢

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闡蔽不達道數雖欲

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

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騭於是條於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

之存騭步騭傳云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

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

疏與騭云云詳味上文語意及下文疏中大指似騭於太子別無

所以然騭但條列時賢姓名與其行狀以教之任賢使能而已不

必身親小事也但條於時事四字於下文不實疑於字當作列字

事字當作士字則上下文明暢矣想通鑑求其說而不得乃於事

字下增一業字又于者字下刪去十一人姓名而易其辭曰及諸

僚吏行能以報之似分時事與諸賢為二事矣恐與疏意不合然

恐公別有所據不敢妄改但補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

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

而天下治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

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焉

昭已飲晏子命撤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

欲恥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祖之間而折衝千里

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武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信國家之利

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魏

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注平望觀在華林園魏主淑嘗言獄者

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聽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

經六篇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悝三十二篇註云李悝相魏富商

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

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師古曰比以刑相比况也程大昌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十四

世有增損錯糅無常也 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 馬融 鄭玄也 以至於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魏主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覬奏曰 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魏主從之 晉職官志律 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 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 十一月魏洛陽廟成 元年初營宗廟至是而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省矣 高帝曹芳太帝曹芳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 十二月魏雍邱王植徙封東阿 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河

陽築樂城於成固 河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注河水逕白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河陽故城南城在河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南洋州與道縣漢成固縣地蜀之與勢未白曰與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鄉縣本城固縣地

魏建興八年 魏太和四年 春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 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東洲人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權謀不敢遠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人海行遭風流移至此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蹄為子以鹿腸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應月餘日乃吸食之以為上肴也今人相傳後人即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 欲俘其民以益眾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八風

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眾吳主不聽 魏尚書琅瑯諸葛誕中書郎南陽鄧鳳等 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置事通事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 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散騎常侍夏侯元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元向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成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 晉職官志曰漢武帝游吳後中書謂者置令儀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書謂者令罷儀射漢東省中謂者令而有中官謂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漢王置中書令與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書謂者令罷儀射劉放為中書監石承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部尚書曰吏部尚書比等比也三豫 行司徒事董昭 資望輕未可為者容三人得兼于題品之列也 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與之

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 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毀 玉之病曰瑕至乃相謂今世何變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 存疑但求人道不勤以文理尋之當是但患人道之以後 羅之不博耳 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 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件如吞之以藥也

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與交通書疏

有所探問謂如賊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侍有若頭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倖之罪無以加也魏主

獻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

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耶

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

道本者罷退之耶吏謂尚書也於是免誕慶等官 夏四月魏定陵成

侯鍾繇卒繇性好書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

筆法於草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得之嘗曰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

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費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

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 六月戊子魏太皇太后卞氏歿秋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十七

七月葬武宣皇后后本倡家也年二十武帝納為妾夫人丁氏視

后母子殊不足及丁氏被出后為繼室能不念舊惡因武帝出行

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已下之迎來送去有如

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於武帝

而殯葬之后性儉約不尚華麗武帝嘗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

具后取其中者武帝問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偽

故取其中者武帝甚善之 魏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

斜谷伐之諸將數道竝進可以大克魏主邀從之詔大將軍司馬

懿沂漢水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

武成武成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 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

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

資治通鑑補 卷七一

轉運必見鈔截多雷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

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費用度之計詔以羣

議下真真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 八月辛

巳魏主趣行東巡乙未如許昌 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

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亦

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督軍以典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

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

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憂可坐而待也魏主怒報曰賊憑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十八

不一探取無由自敵是以觀兵以闕其費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

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

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於孟津武王

未日射可伐矣武王曰汝汝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

悚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請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閣

山險已積日矣閣音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

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

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改正主兵通鑑原文

是主兵非王王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

色樵蘇後糞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

盤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歛迫

資治通鑑補 卷七一

五三



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

裁半谷謂子午谷之路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

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

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

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變乘而用之則所

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丞

相亮乃使魏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

於陽谿延大破淮等擢延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

侯冬十月乙卯魏主獻還洛陽初魏主如許昌左僕射徐宣總

統留事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爲

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

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

曹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

曹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及還主者奏呈文書尚書

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令為八坐魏主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魏黃門侍郎杜恕以

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今且勿領兵以專民事俄而

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

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屢

駕故州郡牧守忽恤民之術修將帥之事農桑之民棄耕織之業

競干戈之藝不可謂務本務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

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計其戶口不如往

日一州之民然而三邊構難繞天略而以一州之民守九州之地

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千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今荆揚

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以內充府庫外制四

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故臣前以為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

民事矧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龍秩呂昭冀

州戶口最多田疇懇闕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

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常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耳陛

下踐祚之始天下斷獄不過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

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驗與

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損其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

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絕將何以供之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

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

臣懷憤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

眾怨難積疑似難分伏惟明主垂察恕畿之子也少與馮翊李豐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二千

摠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時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

殊趣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故豐已顯

仕朝廷而恕猶家居自若然識者多謂豐名過其實而恕實披褐

懷玉也魏主以恕大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黃門侍郎恕在

朝不結交黨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侍中辛

毘等甚重之十二月魏改葬文昭皇后於朝陽陵吳主權揚

聲欲至合肥魏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魏

主叙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

罷我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能兵上表言敵情後十餘日

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

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琬字公琰。當

琬字公琰。當

琬字公琰。當

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魏青州人隱蕃有口才魏主徵使詐叛如  
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蕃遂逃入吳上書於吳  
主穉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  
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  
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  
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即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  
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  
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  
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  
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  
才普又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三 三十一 思補  
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衢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  
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  
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  
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悵悵累旬疏到急就使受杖一百  
促責所餉潘欲布其子之罪於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  
吳事覺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人謂曰何乃以肌  
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然烈士死不足相  
牽耳遂閉口而死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郝據通  
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為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監奏劾  
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  
勳主殿門故也 應時乃解 魏以北中即將吳質為侍中質本單家雖遊  
邀貴戚間而鄉里終不與之士名及文帝受禪封為列侯使持節

督幽并諸軍事而猶不為本郡所饒至是乃謂衛尉董昭曰我欲  
滿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滿攢也 武陵五  
谿蠻夷叛吳主穉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滬  
口呂岱討交州見上卷 謁者僕射薛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  
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  
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  
郡設交阯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絕異重譯乃通  
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  
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譯往來  
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  
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以降四百餘年頗  
有似類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驕蹙  
示令威服田戶之賦裁取供辦乃其地產明珠香藥象牙犀角瑇  
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又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  
類不精嚴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叛起於長吏  
觀其好髮髻取為髮髮音 日南之亂起於太守下車責供設不豐  
搆殺主簿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為長吏疆賦於民黃魚  
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竄出其後南陽張津威武不足零  
陵賴恭仁謹不曉事長沙吳臣武夫輕悍故皆召亂自呂岱至南  
討平逆亂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  
邊撫裔寔在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  
交州雖名粗定尙有高涼宿賊未平新刺史之任不可不察也

是歲輔漢將軍領丞相長史張裔卒裔蜀郡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丞相諸葛亮之北駐漢中留裔統丞相府事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遺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甯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嘲流連若此謂音同又少與健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收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視恭子如子及其長大為之娶妻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諸凡撫恤故舊振瞻衰宗行義甚至晚年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逐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我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八年

漢紀六十二

十一

馬補

但委意於元儉

元儉字也

而君不能忍耶裔氣猶未平至欲奔吳以相避亮又與書云去婦不顧門妾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四起建興九年盡建興十二年

後皇帝上之下

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春二月吳主權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

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潘濬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母出為姊

日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輩妻之兄弟也潘濬意疑其兄者母姨之子而長於我者也武陵太守衛旌奏潘濬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

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濬而召旌還免官 吳衛溫諸葛直軍行經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二

後主建興九年

漢紀六十四

十一

馬補

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賈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得夷洲數千人

還溫直坐無功誅 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

署府事署漢嚴更名平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曰

中折府事也 嚴更名平亮率諸軍伐魏圍祁山以木牛運木牛者

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空可大用

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

牛頭單者為牛頭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

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蓋者為

牛轅輪牛仰雙數人行六尺牛行四步 時魏大司馬曹真有疾魏

主敕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魏邵陵元侯曹真卒真本姓秦其父曰伯南夙與武帝善

興平末袁術部黨攻劫武帝武帝走入秦氏伯南開門納之寇問

武帝所在伯南云我是也遂遇害武帝思其功而哀真少孤乃養

其姓收養與諸子同常從獵為虎所逐顧而射之應聲而倒武帝

甚壯之故每委以重任 魏自十月不雨至於是月 魏司馬懿

使費曜戴陵詣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魏郡 餘眾悉出

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州雍州二縣皆屬扶風郡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

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黔

布禽也事見十二卷 遂進亮分兵圍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

費曜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欲軍

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

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

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

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言

日故尋者隨 既至又登山掘營不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而厲其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三 思補錄

長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

張郃攻無當監王平於南圍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

無當監南圍蜀兵 自案中道向亮時懿所將雍涼勁軍三十餘萬

圍祁山之南屯 聲勢甚盛亮時在祁山軍皆十二更下在者八萬魏軍始陣番兵

適交參佐咸以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併聲勢

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

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大敵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

者感悅願留一戰任者憤激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

不報也亮乃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軍士無不一當土魏兵遂大

敗漢人獲甲首三千級元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懿還保營

時斬獲既多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

能不爲愧六月亮以楸葢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

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注渭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

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

也導源南山 與亮戰亮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北流入渭水 秋七月乙酉魏主廆生子殷大赦 魏散騎常侍王肅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其才力其相

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

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之尚書也以出

納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三 思補錄

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

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

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遊可奉

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

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與

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魏自黃初以來諸侯王法

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文王刑于寡妻至

於兄弟以御于家邦伏維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

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

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

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  
 交氣類修人事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  
 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一切謂不問可否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  
 居居一切齊之也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邯鄲北門之  
 謂君者天也謂君者天也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  
 天可違乎天可違乎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  
 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膏脂也沐甘齊義於貴  
 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親陛下之所  
 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四

思補

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駙馬奉車趣得  
 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駙馬都尉為三都尉皆漢執鞭珥  
 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筆插筆也古者侍  
 與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乃臣  
 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  
 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遺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  
 他之誠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  
 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  
 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于莒城其妻向  
 城而哭城為之崩鄭衛盡忠於君

慈惠王信而察之鄭子仰天而哭正氣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  
 之傾葉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  
 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今之否隔友于同爨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  
 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宜緝熙章明之德也光被時雍言帝  
 熙文王之典熙文王之典魏主彪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敞非皆善始  
 而惡終也事使之然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  
 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  
 已救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  
 疑事見十三卷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魏仲說叔文王  
 高后八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五

思補

子二號以中慮周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下存  
 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  
 也揚子今置將不肖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  
 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誅成王  
 為保而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  
 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韓宣子使叔魚斷獄獄罪在雍子雍  
 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三  
 監之賢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遺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  
 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  
 能攝下象有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  
 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  
 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

其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或  
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濕燥濕高下其之豈得離  
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  
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  
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魏主但以優文答  
報而已八月魏主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  
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  
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  
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  
帝令 先是驃騎將軍李平嘗有書與丞相亮勸亮立受九錫進  
爵稱王亮答書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九年

漢紀六十四 六

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  
魏斬敵帝還故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耶及亮攻祁  
山金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馬忠督  
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  
佯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卒述以解己不辦之責  
又表於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此又欲解以上亮具出其前  
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  
過惡免官削爵士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  
救之曰救戒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  
東關東關謂請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管楚卿屢黜亦  
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

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  
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君與  
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  
長歎涕泣而已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李嚴字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  
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  
震也 冬十月吳主權使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其揚州刺  
史王凌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  
帝時淪為麻湖廣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布遣人告凌云道遠  
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  
必詐不與兵而為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九年

漢紀六十四 七

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  
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政留府長史  
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將步騎  
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凌允之兄子也先  
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魏主慮將召寵給事  
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謂方伯  
岳謂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關可令還朝問以  
東方事以察之魏主從之既至體氣康彊乃慰勞遣還 是月江  
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江州  
皆鳥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魏博平敬侯華歆卒  
歆與邴原管甯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

原為龍腹甯為龍尾與平中欲嘗與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舟歆頗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比及中途賊追甚急而此人墮并朗欲舍之而去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之甯可以急相乘耶卒共還出之而後別家素清貧所得祿賜俱周親友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受所賜沒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陳羣嘗歆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世說云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於蜡日常集子姪燕飲朗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華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或問今之君子於傳元元曰華太尉積德居順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憂嬰行父何以加諸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八

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壬建興十年 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春正月吳主權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

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

無所顧憂乃雷建業 二月魏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魏主

歡愛女淑卒痛悼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

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魏主欲自

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 十六至十七歲以下為殤無服之喪生未三月不為殤 元末期月而以成人禮

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

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

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

或言欲以避衰 避衰者謂五行之氣有旺有衰徒舍以避之也 或言欲以徙殿舍 謂欲徙宮室故出幸 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 水經注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 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甯鄉邑使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魏主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故張紘與孔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實為質影摩益光不足以損既而吳主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

州至是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素也 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 謂彼之人有私愛憎而復徒蒼梧猛陵 蒼梧郡魏時曰唐梧州孟陵縣蘇州津縣蘇州 蒼梧郡魏時曰唐梧州孟陵縣蘇州津縣蘇州 夏四月壬寅魏主邀如許昌 五月魏主邀子殷卒 秋七月魏以衛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魏主邀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 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 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渡遼水 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 光武報賣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 叛之臣 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九

六〇

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

孝計孝謂有歲上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

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魏主不聽

濛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濛以吳使周賀等垂遺歲晚風急必畏

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

登漢武之觀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

西北百里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豫勒兵擊賀等斬之

吳主權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

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

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及長無書不讀有老子論語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一 思補

國語訓註行於世而尤遠於易翻嘗以示孔融融答書曰聞延陵

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翻

之徒交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慮其所著久或溷

沒上奏於吳主曰臣高祖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

平與合成績述其業至成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

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而人通講多玩章句

雖有秘說於經疏關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桴鼓之間講

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

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書吞之道士

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

俗義有不當輒悉改定以就其正謹上其副又曰經之大者莫過

於易自漢初以來讀易者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爽謂別名也號

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

逆了不可知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謂若

乃北海鄭元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

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頗多所注顧命康王執瑁音古月

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較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挑

頰為濯音以為濯衣成事挑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味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

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賦曰天子執瑁以朝諸

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濯衣古篆卯字反以為味甚遠不知

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竊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一 思補

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字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

得猶愈於元凡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

翻之放棄南方也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

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嘗與

弟書云長子容當為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

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魏山豫之督青州兵討公孫淵也青州

刺史程喜內懷不平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魏主寶愛明珠乃

密上言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金珠皆放散藏匿不以納

官由是功不見錄 十一月庚寅魏陳思王植卒植每欲求見冀

一試用而終不可得遂悵然絕望時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

殘老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卒年四十二 十



二月魏主處還許昌宮 魏侍中劉暉為魏主處所親重魏主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暉入與魏主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對之可伐與不可伐也中領軍楊暨魏主之親臣又重暉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暉過暉講不可之意後暨與魏主論伐蜀事暨切諫魏主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魏主曰暉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魏主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魏主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昧說文曰寐而昧厥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魏主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一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或謂魏主曰暉不盡忠善向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迷矣魏主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暉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暉曰魏室即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成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立未失也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元著書號傅下以暉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怒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豈不惜哉 暉嘗諫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壽壽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魏主意果解尚書郎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挾摛羣臣細過以求媚於魏主黃門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續漢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賜伯史右丞主假借印綬及紙筆並請財用庫藏察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廩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廉振人罪刑罰兵器皆錄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問也折也問責問也罰折其事而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意欲升奏令漢生之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處重者養重也自處於重而一語也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一

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智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又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係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

稱去四凶不言天少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蓋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為治之本在治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後主建興十年

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定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裴之曰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而有司默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質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向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源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

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忤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耶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竊在朝八年其議論亢直皆此類也魏主嘗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魏主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魏主慙回車而反魏主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空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何欲誘致今空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空口魏廬江郡治陽泉縣魏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鄉也蓋帝封黃宛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二 漢紀六十四 後主建興十年

為後國水經注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 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合肥歲有吳師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里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輦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空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移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矣濟言望吳必劫略無限將魏主慮未許龍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擲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龍策為長

道古益必黃初自吳使於魏詔遂報應

書也文帝重其孫洽遂臣於魏詔遂報應

孫建興十一年魏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魏青龍見摩陂井中二

月魏主邀如摩陂龍因改元曰青龍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

中令孫綽晉志王國器郎中令奉表稱臣於吳吳主懼大悅為之

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

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願雍以下

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龍待太厚但可遣吏兵送護舒綽而已吳

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

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

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

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

昭治通鑑補卷七十一漢紀六十四 十六 魏書

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

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事見六十五卷獻因涕泣橫流

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

朝吳主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 夏五月戊寅魏北

海王莽卒 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月魏洛陽宮鞠室災鞠

者畫地為城以 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

賦鞬因以名室 自勒菟騎連其累重於陜北陜北陜之北也唐代

步度根保塞 見七十卷 陜州門有東陜關西

陜魏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魏主敕

省表曰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

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救軌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魏書

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 比詔

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雁門陰館縣遣將軍

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洛與尚弼

相遇戰於樓煩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雁門郡二將敗沒步度根

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泄歸泥扶與軻比能合寇邊魏遣驍騎

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步眾降步

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

首傳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二月魏拜淵大司馬封樂浪

公吳主懼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當近為鼠子

所前卻謂稱臣以誘吳使同前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

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

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事見六十五卷獻敗備西陵事見

九卷昭烈禽羽荆州事見六十八卷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

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

雷霆之怒遠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

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

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關關戚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

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借遼東之眾與馬謂權所以遠借遼東而

眾與其地 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

綜上疏曰昔漢安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勿頸以血染車事見二

元光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

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銖鈞十分黍之犬羊無政往必禽

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塲殺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漢紀六十四 十七 魏書

九卷昭烈禽羽荆州事見六十八卷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

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

雷霆之怒遠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

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

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關關戚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

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借遼東之眾與馬謂權所以遠借遼東而

眾與其地 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

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  
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以洪流浼浼浼浼水有成山之深廣貌  
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  
所施資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  
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滂染滂染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凡行海  
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  
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遂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  
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  
傾身側息謂傾身而側息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選  
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  
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八

恩補

更棄本迫末捐近治遠急以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  
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  
覺輒多覺輒多與較同且齊濟去淵道里尚遠遼東郡有齊氏縣西南臨海渚又據陳壽志魏景初三年以遼東齊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齊郡是即齊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  
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  
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婦  
齒相濟此處魏乘吳伐遼齒相濟之閒而南侵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避或難  
卒滅使天誅稽於朝野山崩乘閒而起山崩謂越也恐非萬安之長慮  
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後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改正盤牙通鑑原文作盤互今從瑁本傳改正謂如犬牙之交

也錯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  
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  
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立  
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甯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  
幸甚吳主乃止瑁遜之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國漢陽逸  
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  
豐約及同郡徐原僑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  
起立墳墓收導其子 吳主種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  
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  
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  
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十九

恩補

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入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  
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漢武帝開元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此非元菟太守王贊領戶二百且等皆舍  
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且與羣等議曰吾人違辱國命自  
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  
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  
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口中時為  
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眾閉城門且羣總繼皆踰城得走時羣  
病疽瘡著鄰不及張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  
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  
諸人宜速進道翼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

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諉於是推巨艦使前德獨留守羣探  
菜果食之且疆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  
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會孫也句麗有和加對幽燕者古傑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三國志給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即受詔作中衣。句麗給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位宮等大喜即受詔

命使人隨巨艦迎擊遣早衣二十五人送巨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

貂皮千枚鷓鴣皮十具郭璞注山海經曰鷓鴣似雉而大青色也且有毛角觸敵死乃止。鷓鴣音酒曷二聲

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 是歲吳主權出

兵欲圍新城合肥新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故謂舍船就岸曰下魏滿龍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

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邀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

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十一年 魏紀六十四 三

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

攻六安亦不克 康降都督張翼水經注甯州建甯縣故康降都督也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

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

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其人謂召翼者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

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

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

馬忠因其成基破胃斬之忠為人寬厚有度量但恢明明音朝又音調大

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

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 丞相諸葛亮勸農講

武作流馬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徑中二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脚孔分墨三寸此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

五分大小與前後同後孔分墨去後輪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後輪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輪軸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

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鐵二板

解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

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孔廣二寸厚一寸

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孔長二尺

以木牛運米至此以流馬運糧本傳于此處不言木牛故去之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

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河南名士嘗自謂亮

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即娶之鄉里為

之語曰其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及入門女果有異能人言

木牛流馬皆其所創制也附錄亮又使諸元於斜谷鑄刀三千口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至元言雜滑水不可用取

水者得言不雜元以刀割水云維人升取水者方即頭伏云實於

滑津渡置遂以滑水八升益之成其驚服刀成以竹筒

納鐵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後主建興十二年 魏紀六十四 三

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春二月丞相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

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三月庚寅魏山陽公卒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

四 魏主獻素服發喪散騎常侍王肅上疏言當追尊帝號乃謚

曰漢孝獻皇帝附錄山陽傳國至晉水 己酉魏大赦 夏四月

魏大疫 魏崇華殿災是歲復修崇華殿日九龍殿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閣蟬吟含受神龍吐

丞相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

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

原水經註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迤其北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

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

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龍道搖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壘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

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涓涓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每將戰悉戎服  
莅事流汗終日使人覘視亮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  
君可謂名士矣亮嘗與懿相守懿堅持不出亮乃遣魏延諸軍攻  
懿別營惟留萬人守懿懿知之率二十萬眾來攻亮欲前赴延軍  
相去既遠欲回迹反追勢又不及將士失色莫能為計亮獨意氣  
自若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巷幔又令大開壘門掃地卻  
灑懿嘗謂亮持重見其若是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亮拊手  
笑謂參佐曰司馬懿疑我有重伏示怯以誘之將循山而走矣候  
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此事乃晉初郭沖對扶風  
王駿之言也沖去亮未遠  
言必有據但沖謂此乃亮在陽平時事夫陽平關在漢中自從  
魏武破張魯後未嘗復至漢中也裴松之駁之是也然因陽平二

資治通鑑補

後主建興十二年

漢紀六十四

三

蜀書

字遂謂沖為妄言則又不然何也駁懿之子也使沖言果妄駁豈  
不能為父辯誣而乃慨然善沖之言即在坐劉賓桓陽華皆思尋  
陳案瑕以語亮談懿者終亦不能復難乃知沖言之不 五月吳  
主權人居巢湖口巢湖口即今柘江口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  
里湖口即今柘江口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  
州府縣西一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港汊大小三百  
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之境漢永平中湖嘗出黃金青瑣  
高議古樂一日江水暴漲尋復古道溝有巨魚萬斤三日乃死合  
郡皆食之獨一姥素好善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  
禍汝不食其肉吾將厚報之東門石龜曰赤城當陷姥曰向合肥  
往視有稚子欺之以朱傅龜曰姥見急登山而城陷為湖 向合肥  
新城即太和六年滿龍所築新城也華夷對 眾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河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  
陵淮陰六月魏滿龍欲率諸軍救新城珍夷將軍田豫曰賊悉眾  
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  
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

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  
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  
劉劭議以為賊眾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  
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  
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  
驢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叡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  
魏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陽陽終以破隗囂事見四十二年  
卷建武八年先  
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  
所必爭也合肥襄陽以備吳  
祁山以備蜀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  
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

資治通鑑補

後主建興十二年

漢紀六十四

三

蜀書

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  
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虞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  
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龍募壯士校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  
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  
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  
主魏主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  
具知吾關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葑菜也謂  
菘菜也  
與諸將奔茶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  
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  
處兵將驚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  
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

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遠避赴城理便引船出遜

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魏人不敢偪行到白圍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

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市

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

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水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

併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魏人以爲司馬懿方與諸

葛亮相守未解軍駕可西幸長安魏主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足

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八月

壬申魏葬漢孝獻皇帝於禪陵帝王紀曰禪陵在潯陽城北西北十

五里劉澄之地記曰辛巳魏主獻還許昌路經項城乘輦入賈

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立

不患年之不長遂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 魏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以巾幘

婦人之服字書婦人喪冠也據劉昭註補與服志公卿列侯夫

人紺綰纒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也○幘音貴又

音國懿怒上表請戰魏主遣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

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

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

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

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所噉

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未幾亮果

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

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

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

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

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既而困甚密戒諸將曰我死之後

但謹自守耳慎勿復來也是月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

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時年五十有四遺命葬漢

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長史楊儀整

軍而歸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者懿歛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人料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

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因獲其圖書糧穀甚

眾懿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尙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

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平空急追之關中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多疾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熱悉著屐而

去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

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

故事事見九卷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

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

須便了斯此也須待也言即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

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

才不忍有所偏廢也初費禕使吳主權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收

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

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憤心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

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難難御之

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兩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及是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揚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時禕為亮司馬延知禕必不己從故因禕來劫與其作行留處將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謂禕當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拜馬而去延尋悔道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未發自後爭先曰攙今人猶言攙先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三十一 魏延

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即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棧山通道棧那所木也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南谷前禦延何平即王平也本贊外家何氏後世姓王此從其初姓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致其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謬辭以對而退謂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至是而其言始驗蔣琬率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

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帝素服發哀三日亮靈表於孟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遺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亮嘗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其誠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慚慢則不能研精研音音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其論交之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又作入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遺跡凡三一在成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六陣居中開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一 漢紀六十四 三十一 魏延

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帝素服發哀三日亮靈表於孟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遺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亮嘗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其誠子書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慚慢則不能研精研音音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其論交之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又作入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又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其遺跡凡三一在成都府新都縣北三十里牟彌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一在夔州府城南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一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定軍山下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六陣居中開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



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附錄客常語云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其狀異舒鷲形勢宛然約存水大時三蜀雲消之際湧湧湍湍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百丈波濤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奔山裂則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平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進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淘漉推激治今不動 楊慎云八陣圖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刈平之經旬復突出 顧璘曰武侯兵營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臨印縣有火井漢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於魏 孔明出師師令軍士種麥青取其纒出甲可生食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消四也回即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刷食六也三蜀沅陵之人呼葛葉為諸葛茶 桓溫征蜀魯見武侯時小吏年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二

後主建興十二年 漢紀六十四

思補

餘歲恒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廣自擬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書云御仗有諸葛孔明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股孝祖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問其中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中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鷄鳴枕也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鑄字鄉民以為中有寶物乃碎之其釜復層中止有水火二字亦異哉 瀨音開與承同音危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壽又表上亮故事於晉武帝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

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南征劉琮委質而備遂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江南悉定備又西取益州稱漢尊號拜亮為丞相及備殞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裴孝尼曰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詳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二

後主建興十二年 漢紀六十四

思補

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故其所至營壘并籠圍溷藩離障塞皆應繩墨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快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汝山 汝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汝山郡唐為汝州汝山縣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社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晉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將之

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代魏也以丞相長史蔣琬

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

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成容又無喜色神守

舉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乘衰取

蜀增巴邛守兵萬人此巴邛即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

傳以為昇屠巴蛇於洞庭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朝廷聞

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權問

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

東益巴邛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空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

主大笑嘉其抗辯謂抗言不為吳屈禮之亞於鄧芝 吳諸葛恪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二 漢紀六十四 三十一

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陸遜先嘗

為兵事見六十八卷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三年

可得甲士四萬眾議咸以為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

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

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通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

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

淵猿狖之騰木也伏鼠屬時楓閣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

窟藏其戰則趨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格

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天赤吾族也恪

盛陳其必捷吳主權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冬十一月魏洛陽地震 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白是

羣蠻衰弱一方甯靜十二月潘濬武昌 都鄉侯劉琰棄市琰性

風流善談論昭烈素親待之累官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千

兵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

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妻胡氏有美色是歲元旦入朝太后

太后愛之留內經月乃出琰疑其與帝有私呼伍伯撾之至於以

履搏面為胡所訟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而非受履之地琰竟

棄市自是大臣母妻朝慶遂絕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二 漢紀六十四 三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五 起建興十三年 盡建興十五年

後皇帝中之上

乙建興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 春正月戊子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

太尉 丁巳魏皇太后郭氏殂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

是太后以憂殂 附錄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 餘年太后殂哀思 而有氣數月而能語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 哭泣年餘而死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

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 條佐特儀不知耳 意在蔣琬儀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三年 漢紀六十五 一 恩補樓

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

時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

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憤怨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

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

望前後云云 云云猶言如此也 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

軍以就魏氏處世當落度如此耶 落度失 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禕密表其言帝廢儀為民徙漢嘉郡 漢嘉縣故青衣也顯帝賜嘉 郡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 元年所置蜀分為漢嘉郡 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

郡收儀儀自殺 三月庚寅魏葬文德皇后 文德郭后也郭后諡 日德皇后諡曰昭

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魏

主叡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注明 帝上法太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三年 漢紀六十五 二 恩補樓

極於洛陽內宮起太極殿崇德殿之故處築總章觀高十餘丈 舜有總章之訪相傳 觀闕也總章觀 蓋在太極殿前 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

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

之時不過一大郡 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至文景與民 休息戶口蕃息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 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 一千五百八十七三國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 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 耳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 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

典畧曰先主鎮成都被延督漢中於是起 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 興費人役太祖知其

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

魏主答曰王業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

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河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

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

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

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

可不置也 此皆指帝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 拒諫實事

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

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

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擬聖聽不及意遠矣

魏主乃為之少有減省 魏主叡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

數 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 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客雜美人女弟皆秩石擬百官之 數

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

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

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嬪位視御史大夫爵

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縣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

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縣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

仔比中二千石容華視其二千石 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

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

當畫可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奉事有不合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

邊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

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

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

御妻是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

昌殆或由此文誤作樂山此原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

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蠶斯之徵可

庶而致矣詩蠶斯后妃魏主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開自克也昌言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子曰勝已之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

私謂之克 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昔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

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嚴禁

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警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

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

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

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主不聽柔

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

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何

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其中有虎無慮大小六百頭狼五

百頭狐萬頭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

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十狼日其食一鹿是為五百頭

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十狐一日共食

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閒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

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

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魏主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

見孟津衛尉幸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國語周太子晉曰天

於下四岳佐禹高而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

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邱陵皆夷將何以禦之魏主乃

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

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

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

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

從約節魏主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

階三尺茅 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 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楹堂崇三尺周人明堂

筵注曰重屋王宮正堂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

也筵席也每筵長九尺 梁作璇室象廊 史記龜策傳曰梁為瓦紉

為傾宮鹿臺 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 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

章華而身受禍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民不堪命 秦始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

自逸惟宮臺自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

亡一體得失同之準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四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恩補

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魏主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魏主嘗著帽被綵綾半袖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青白色綾也晉志曰帽名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縹也古者冠無縹冠下有縹以縹為之後世施縹於冠或或縹為縹自乘與冥居下至庶人無縹者皆縹之。魏史徒二音卓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魏主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卓卓又上疏欲省宮人請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卓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魏主愈嚴憚之卓性剛方每朝廷會議卓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諍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時年穀饑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儉而魏主不恤民力激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方今農桑者少衣食者多必須隱恤百姓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必先料其民力而煥咻之昔句踐養胎以待用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就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夫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毋生二人昭王恤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燕燕之後而昭王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家語載孔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補註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後三日駁來訴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駁曳兩服入于駁公問之問顏淵曰子謂其馬將佚奚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不窮民力造父巧于使馬不窮

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馳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進不已臣是以知之且聞人窮則非馬窮則佚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解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謂五大在邊尾大不掉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魏主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魏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晉書與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事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推考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猶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魏主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魏主奇其意而不責也魏主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秋七月魏大雨震電鳥雀多死魏洛陽崇華殿災魏主極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太山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曰此何咎也於禮甯有所讓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京房易傳之辭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二十一卷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六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恩補後主建興十三年

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補註言建章雖起不能厭巫今

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

立作則楚蕭嘉禾必生此地楚蕭嘉禾也時生若乃疲民之力

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魏立皇子芳

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寂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

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任城王丁巳魏主寂還

洛陽 魏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魏高堂降傳時都國通引穀

水過九龍殿前水經注穀渠東應故金市南直千秋為玉井綺欄

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刻木為仙人衣

以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而手常指南大駕出時為先導之乘黃

典畫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將士不知所之乃作指南車以正

四方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失歸路周公錫車以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七

指有後其器與亡漢張衡魏馬均造作其器無傳宋武平長安得

此車而製不就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兩年不就

又命馬岳造垂成而為善明為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有上百

戲而不能動者魏主叔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

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

設為女樂舞象至令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繩擲劍緣

繩倒立新書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剛難變巧百端時陵霄闕

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邀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

居之今與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

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

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親災悚懼故天降之福太戊系殷生

維鼎皆能戒懼轉禍為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

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魏主為之動容魏主性嚴急其督修宮

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

王肅肅帝延熹二年置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

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秦極謂

願陛下取常食陳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

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易曰說

民忘其勞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

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

鑿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此營畢既成又利其

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此營求不顧經國之體臣愚

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互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甯使更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八

發無或失信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造不

也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

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為遠

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

昔漢文帝欲殺犯謁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己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事見十四卷臣以為大失其義

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

身反可以或謬乎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

不察 魏中山恭王褒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喪

記之亟以時營東堂成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

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

者猶宥答拜事兄以敬惟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却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自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權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為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袁卒 十一月丁酉魏主劼行如許昌 是歲魏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魏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圓狀象蠶龜廣一丈六尺長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人騎之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瑣二鳳麟在東鳳寫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四年 漢紀六十五 九 思補

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附錄漢晉春秋曰氏波謂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魏主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刪丹氏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珩任縣前漢屬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鉅皇諱奔珩密謂晉為任大夫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齋以問珩也 珩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珩字子明學兼內外贊志不仕後五年戴儒之鳥巢薛門陰碎告門人曰夫戴儒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誦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一百五歲 魏

主叙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題者為璣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丙建興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三月吳震文侯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舉邦憚之 夏四月帝至渝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前漢之渝道屬蜀郡汶水即岷江水也岷江出岷道西微外岷山東流應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註曰都安縣有桃開蜀守冰作大堰於此謂之塌塌亦曰塌塌觀阪在其上○渝音箭音崩音崩去聲旬

日而還 武都氏符健來降以此觀之諸氏固先有符姓矣不待

佈曰氏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置山谷或在

上或或在河龍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氏阿貴千餘等後因按

秦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符堅其弟不從將四百

戶降魏 五月乙卯魏樂平定侯董昭卒 冬十月己卯魏主劼

遷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何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九入度至尾四度謂之大辰陳卓曰自尾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又孛於東方魏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所謂國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記曲禮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

人之用與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晉書陶謨之言言天之當罰隨民言順民心

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采椽即采來之木玉為椽不加斲削也玉

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

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錄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切切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四年 漢紀六十五 十 思補

諫魏主勳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唯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魏志乃解 十二月癸巳魏頴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苛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胡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羣字長文祖父寔太邱長父紀鴻臚卿皆有盛名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晉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羣由是顯名昭烈為豫州牧舉茂才魏武為司空辟西曹掾歷仕三朝封侯拜相宏謨偉業無愧家聲然論者猶謂公慙卿卿慙長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十一 恩補樓

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魏主忽行如許昌 魏郡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 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山 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女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蹇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

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誘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訂建興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壬辰魏山在縣言黃龍見

山在縣言黃龍見山在縣言黃龍見山在縣言黃龍見

見迄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魏主勳從其議三月

下詔改元景初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

也 是月春三月也殷為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 更命太和歷曰

景初歷 五月己巳魏主勳還洛陽 己丑魏大赦 六月戊申

魏洛陽地震 己亥魏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衛臻為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十一 恩補樓

空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傳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 魏有司

關則左為省主若左右則關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

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魏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

魏烈祖明帝在祚而其下先擬定廟號非禮也

孫盛論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

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丁卯魏東鄉侯陳矯卒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魏主勳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母丘儉為幽州刺史 母丘儉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特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

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避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胡至夕卷知其妄矣魏主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陰遼陰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水經註元蔡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陰縣入于大遼水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時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甌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自口喙無手足而動搖軍后張氏崩 九月魏冀兗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汝南汝陰梁郡沛魯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五年 漢紀六十五 志 恩補

寵於魏主淑毛后愛弛魏主遊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魏主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魏主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魏主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諡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會為散騎常侍 冬十月魏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闕丘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山在洛陽南二十里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毀廟之謂陳於太祖廟與禘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左傳晉人口寡君之末禘祀杜預注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魯八年禘祭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禘祀祭法所謂郊禘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闕丘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闕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

配舜妃伊氏祀皇天之神於南部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禮註國方丘南北部禘者考索曰古者祀天子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禘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地象象禘壇南郊之壇也以其之類也祭禘於北郊之丘也以其之類也言禘壇則自然之丘言祭則人為之壇也祭禘必于自然之丘所以敬致禘祭必于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魏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權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桓性謹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山輒嘆忿激是役也吳主既使桓與全琮往迎之又使胡綜參其軍事軍遂無功桓恚甚發狂欲手刃綜不得遂妄殺左右吳主念其功能不罪使還都治病病愈遣鎮中州權自出祖送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揮陛下鬚無所復恨吳主憑几前席桓進將發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吳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後主建興十五年 漢紀六十五 志 恩補

主大笑 冥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四部當作四郡都郡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南西北四部郡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券內諸將雖兵幽阻但繕繕離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交刈使無遺種穡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格乃復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曰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丹陽郡而今無所考○曰音菊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曹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歲期人數見上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

魏徙長安鍾漢蔡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

人重不可致置於霸城霸城即興京北霸陵縣故城也附漢晉春秋曰欲徙金狄金狄泣下遂不能徙

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

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陔注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即芳林園之西北陔也

裴松之曰芳林園即今華林園齊王芳即位改名華林園使公卿

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

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

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劉輔事見三十一天生忠

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

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

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願以冠

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屨注通鑑師

也古謂掘地為坑曰方今荆楚俗土工築作算程課者皆以

方計故曰穿方前書尹賞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

而目

垢黑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

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

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魏主曰董尋不

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陸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勢役費損以傷德政

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魏主不聽陸又上疏曰昔漢

水滔天二十二載陸之此言蓋取錄九載積用弗成禹治兗州

舜君臣南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

事役開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走

白地小虜聚邑之寇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

聚落乃借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竝修德政

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

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為無道崇侈無

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

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

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

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請受休者又絕

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

昔參三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此蓋指費工

不足以給故賦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指言諸費皆

牛內以供之祿賜殺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

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魏主覽之謂中書監令

曰觀陸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

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

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

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

振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茵蓐

從草蓋古人用草爲之後世稱字有秀從革者川皮爲之也稱  
二字有秀從衣者用帛爲之也古者積穀而文飾盛又從而加  
焉觀書類命教而有稱純純純純元粉純純音準器物無丹漆  
之別則成周之時已然矣純純也○純音準器物無丹漆  
漆器而學之諫者不止况加丹乎 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

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  
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  
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  
露而猶尚且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功夫  
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選  
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妾謂有色  
者首謂賢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  
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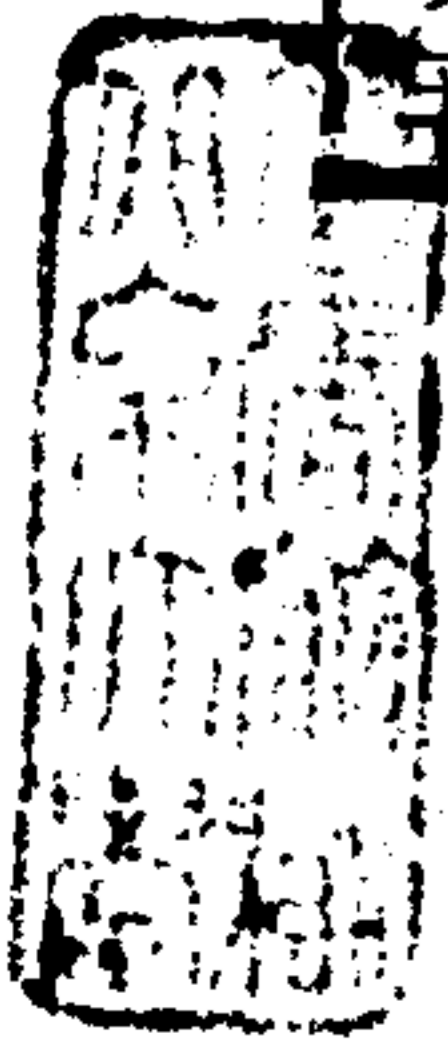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十七 恩補錄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  
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或正舉假即  
借貸之意通今從魏志改正 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  
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  
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  
掖庭非員無錄之女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  
錄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椒房母后之家  
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謂其費與給軍  
之費相半也昔漢武帝掘地爲  
海謂開昆  
明池封土爲山謂作三  
山漸臺賴是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  
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  
陛下不戰戰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尙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總中 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聘  
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魏主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欸不昭臣之丹誠  
願陛下稍垂省覽臣嘗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  
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履夏殷  
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  
得明矣豈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  
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  
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曹也黃  
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皆赤此魏室之大異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十八 恩補錄  
也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  
宮中有燕生口爪俱赤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手詔深慰勞之未  
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  
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斯謂意過其通者與謂是年黃  
龍見之歲  
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  
其意反過其學之通習者也  
魏主憂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尙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  
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  
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





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常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混雜虛實相蒙覲志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劾作考課法劾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說略者說考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周兼宰德百官歲終則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責也其政事而詔王虛置三歲則大計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猥積也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頤會粹卓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友設辟辟者法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為疏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後主建興十五年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詩蒸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級京房之本旨京漢房有考功課吏之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指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即左雄所上漢漢安二年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漢安二年前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實施必行之

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登賢黜不肖是由人主昔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之大臣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不能考一官又况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叡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勸成規所以治末也本剛未舉而造制末程十髮為程十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日程品式也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經也國略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初右僕射衛臻與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謂呂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呂布衣廡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

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雜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焯音無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之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辨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絲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不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是歲魏衛國李蓋家有燕生巨鷲形如鷹吻似燕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五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六起延熙元年  
至延熙八年

後皇帝中之史

延熙元年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

貴人子瑋為皇太子瑋為安定王天赦改元大司農河南孟光問

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向于秘書郎卻正東漢以馬融為秘書郎蓋自  
東觀與校書秘書郎蓋自

始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

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

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立慎立  
者謹

言語擇其所言語擇其所  
左言乃言也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

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儲君讀書當效吾等竭力博

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按策講試以求爵位邪按漢書音義作講策  
難問例置案上在試

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射策射策  
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當務其急者正淡謂光言

為然正儉之孫也儉為益州刺史靈帝中  
平五年為盜賊所殺魏主叡召司馬懿于

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

曰四千里征伐魏志遼東郡在洛陽  
東北三百六十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

計役費也魏主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奔城豫走

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襄平縣漢遼  
東郡治所公

孫淵魏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

割弃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

襄平也魏主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

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

欲戮其使欲報張繡許  
晏之忿也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

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

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

勿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權曰善乃大

勒兵謂淵使曰請侯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仲言于齊  
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謂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  
也請救刑以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謂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  
為兄弟之國故故因而稱

弟為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魏主問于護軍將軍蔣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魏晉之開關  
國家為官利不可

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勢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

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誦其行人疑

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

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罷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魏主

歡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甯魏主不能用

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

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為司徒吳人

鑄當干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夏四月庚子魏南鄉恭侯

韓暨卒庚戌魏天赦六月魏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

將軍車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堑二十餘里考吳曰晉宣  
統云南北六

七十里今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  
 順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  
 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趨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行等  
 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  
 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遂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  
 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  
 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

魏書

與糧競也今賊眾寡寡賊飢吾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  
 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  
 憑眾恃雨故雖飢困未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  
 非計也魏人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懿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  
 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楯干也攻  
 并藏其身楯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衝也攻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車也  
 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車也也衝城 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  
 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  
 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敕告淵曰楚  
 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  
 門至于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孤天子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

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  
 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  
 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可而縛此為決  
 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  
 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于梁水之上梁水東南至遼陽入遼水水  
 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初淵被圍時有  
 長星色白而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至是果斬  
 淵于星墜之所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  
 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遼東帶方樂浪元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  
 公孫氏分立郡縣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 淵之將反也將軍編  
 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濊國屬焉 淵之將反也將軍編  
 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四

魏書

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  
 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欲令魏人討淵及淵謀逆魏主懿  
 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  
 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知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  
 之過左傳晉人逐驪盈殺羊舌肸因虎見叔向祈奚見范宣子曰  
 管蔡為戮則公右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  
 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使當市  
 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罔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  
 疑此舉也魏主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殮  
 殮于宅 九月吳改元赤烏惟以赤烏集吳步夫人卒初吳主  
 權為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  
 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徐氏聞處吳既

而吳主立策登為太子登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  
吳主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吳主默然時步夫人寵冠後庭吳主  
欲立為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會步氏卒羣  
臣奏追贈皇后印綬徐氏竟廢卒于吳 吳主權使中書郎呂壹  
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  
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皆畏  
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誘誣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驗  
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竝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言無聞儀本  
孔融甥儀以氏字為  
民上無頭遂改姓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  
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願  
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詞不傾移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五 思補  
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變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  
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玄玄音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  
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顧曰潘太常常切齒于君但道遠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  
求朝詣建業潘本謂  
武昌欲盡詞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  
從潘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  
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  
不甯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玄  
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  
敢欺負所天平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

憲疑據實取問主者主者據  
軍吏也死于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殮之  
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  
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劉助覺其  
事而謂之吳主大感悟曰  
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  
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  
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譽雍雍責敘曰官有正法  
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吳主以訪  
中書令會稽閣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吳主從之壹既  
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  
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  
封定公相見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  
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並咨以時事立有所先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六 思補  
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陸遜字伯  
言潘濬字  
承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詞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  
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  
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  
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  
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係且布衣韋帶相與交  
結分成好合尚汗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義雖君臣恩猶骨肉  
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假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  
則君臣同  
其是非也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有善  
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  
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于齊桓



夏優未知諸君子管子何如耳既而又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無敵于天下能用眾智則無畏于聖人矣 冬十一月壬午魏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十二月蔣琬出屯漢中 冥嘉興侯朱桓卒桓輕財貴義兼以弭讖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悉與其分及其疾困舉營憂戚吏士男女無不號慕者 乙丑魏主叡不豫 辛巳魏立郭夫人為皇后 初魏太祖以贊令劉放 漢郡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誰耶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為官名蓋魏武霸府所置也 參軍事孫資皆為秘書郎文帝即位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 漢恒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秘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自魏及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八 思補

遂為要官荀勗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 放 漢郡方城人 是時魏主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諸大臣莫不畏事二人獨辛毗不與往來其子做以諫毗正色曰我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令吾作三公而已大丈夫焉有欲作三公而毀其高節者邪既而魏主欲以毗為尚書僕射二人譖之遂出為衛尉由是羣臣莫不怨恨二人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此疏亦是濟所上通鑑因敘放 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 蓋謂文帝時也或曰陛下卓然自隨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

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或世俗況實握事要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閒有所制制眾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滅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非也易則賞罰直道而上者或墮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奸非若早聞忠言掩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諒陛下潛神默思公聽竝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調以琴瑟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率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八 思補

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敗官之儆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魏主不聽 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鑑因敘資思此以 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魏主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獻肇見放資久典機任心遂不平至是指殿中雞棲樹而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殿中雞棲樹以司晨棲于樹上因陰圖閉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魏主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 言其性恭良為 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主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

參魏主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附耳語

臣以死奉社稷魏主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

資復入見說魏主魏主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魏主曰我困篤不

能放即上牀執魏主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

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與曰放傳曰宇性莽戾陳誠固辭

兩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主曰曹爽可代宇

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方連召太尉司馬宣王魏主納其言放

資既出魏主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吾自以太尉

而曹輩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魏主曰爽與放資俱受詔命

遂免宇職魏主按陳壽當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于時

非美放資而為之諱也今依曹輩齒齒晉春秋郭顛世語似得

其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魏主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為大將

軍長史以佐之為下爽出孫資張本是時司馬懿在汲汲也汲汲自漢以來

內郡魏主手詔召之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

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先是燕王至為魏主畫計以為關中

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氏

放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光也軹關在河內郡賢曰軹

郡王屏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內府濟源縣界事已施行矣至是

復得手詔曰聞者側息望到到便排闥入視吾面初懿至襄平夢

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免視有異于常心惡之及讀詔語大駭且

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益疑京師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

白屋至洛陽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乙延熙二年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懿

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

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

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

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魏主歿陳壽曰年三十六歲考異曰

都文帝始納甄后明帝繼以十年生至于建安九年八月定

耳時改正所以故年十二月為元年正月可謂名三十五年不得

三十魏主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浮偽行師動眾論

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其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

名蹟所履及其父兄子第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孫盛論曰問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也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謂使曹休

馬驚屯死也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

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

基詩曰宗子維成此言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太子芳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假節敕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定

相始遣人將軍呂之魏其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

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

矣錄尚書事漢東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

尚書事則文武諸所與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

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

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鄆鵬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

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

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附錄斐斐武之

而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嘗從征以贏牛易官壯牛

事謐奪官魏武一問之曰文侯汝印授安在斐知見謐對曰已

賜解矣魏武笑謂左右曰我非不知此人不清然我之有斐等

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雖有小損能完其家遂復其官等

咸其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丁謐為爽策使爽白天

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  
 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  
 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侍講之官其餘  
 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  
 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  
 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  
 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鈔巧好利錄音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于  
 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  
 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九卿畢軌又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  
 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資亮直不撓爽心不使出為揚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魏紀六十六 十一

西域重譯獻大浣布于魏主芳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  
 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腐也秋冬火死則枯其俗常冬采  
 其皮以為布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暴風不淫雷雨  
 不滅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細如絲可以作布色洞赤出火則  
 色白以水沃之則死三月魏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夏四月吳督軍  
 使者羊衛擊魏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果如燕 以蔣琬為大司  
 馬東曹掾健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  
 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鄭子產  
 謂子皮曰  
心不同各如其面豈  
 敢謂子面如吾面乎而從後言古人所戒向曹舞再君臣之相  
 告戒其言曰汝無面  
 從退有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  
 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  
 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

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  
 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也莫不可也 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魏主芳始親臨朝 八月  
 魏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權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而體氣不衰精勤王事與  
 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審威將軍張承與之書曰昔旦爽翼周二  
 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君子歌其德小  
 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勞不言倦又聞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  
 躡如此足下過廉頗矣何其事事快耶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  
 賀太守嚴綱等為名吳分立為臨賀郡唐為賀州 自稱平南將  
 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軌行星夜兼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魏紀六十六 十一

路吳主權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  
 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岱復還武昌 吳都鄉侯周允  
 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權曰昔  
 允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補注受請  
 無功而受也簡以侯將謂既受侯爵  
 又將兵也  
 蓋念公瑾以及于允也而允恃此醜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  
 孤于公瑾我猶二君二君謂諸葛  
 瑾步騭也樂允成就豈有已哉追允罪惡  
 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  
 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  
 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  
 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時鎮北將軍孫韶在邊十餘年至是入朝吳主問青徐諸屯要害

津近人馬以寡魏將姓名詔占對甚悉吳主甚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補孫韶于周允之後者見周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為正魏用此正事見

延熙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春魏旱初魏以汝南太守田豫

為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肅

甯入為衛尉屢乞遜位與太傅司馬懿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

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性情約儉

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入官不入于家故雖殊

類咸高其節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羊遺豫轉送官胡

以前所與物雖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辟左右

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十三 魏 魏 魏 魏

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

後悉皆付外具以狀聞乃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其半藏之小府

後胡復來竟以半與之故家常貧置既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道

健步詣征北威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謝之曰

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閱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

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臨沒戒其妻

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

邊乎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乃

從之百諸葛亮不高定之後越夷數叛殺太守龍祿焦璜是

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安定縣不見于志

而曹孟以巴西張嶷為越嶲太守嶷音疑又音逆疑誘以恩信蠻夷皆服

頗來降附北微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

既又解縱使招懷餘類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嶷乃表拜狼

為邑侯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既而蘇祁邑君冬逢弟隗渠等已

降復叛嶷誅逢妻施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

猛捷悍為諸種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

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者帥李

求承昔所手殺太守魏祿者也嶷募人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在

官三年徙還舊治定柞臺登卑水三縣柞音昨舊出鹽鐵及漆而夷

微久自固不以與官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而定柞豪帥狼岑

槃木王之畧也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相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

數十直往收致捷而殺之持尸還其種類厚加賞賜諭以狼岑之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十四 魏 魏 魏 魏

惡且曰無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

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為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

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

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帥所領歸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

由是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

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狼路重令路

始喻意路乃帥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遂開通舊道千里肅

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成都 冬吳

儼 魏車騎將軍黃權卒權有局量文帝嘗欲試驚之令左右召

權未至之閒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

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司馬懿亦深器之問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

笑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嘗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魏明帝嘗問權曰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焚或入太微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延熙四年魏正始二年春正月吳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

太生 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禮言于吳主權曰今天棄曹氏

喪誅累見喪誅謂魏也大喪蓋天誅也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

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

命益州軍于隴右益州謂蜀也授諸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

桓別征壽春大驚入淮陽歷青徐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襄陽壽春因于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倚角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竝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

秣馬脂車踐踏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

舉則不足大用易于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

能用 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黃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

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與颶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

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相中襄陽記曰祖讀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

時夷正推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庸宜城西山

之祖中杜佑曰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魏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禮與

全琮戰于芍陂琮敗走魏荆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荆州統

南陽新野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

接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五月吳太子登卒登字子

高性明而仁孝友天成嘗乘馬出有彈丸過于前左右求其人不得適有挾彈佩丸而過者左右以為是將坐之登不聽使以佩丸

驗過丸不類遂舍之又左右嘗盜其金孟覺而遺之不忍致罰又

敕親近勿復言其人雖立為太子以弟和為父所篤愛敬待如兄

常懷讓位之心及病困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念當委離俱

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天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

國嗣沒享榮祚于臣已多亦何悲恨方今大事未定萬國喁喁係

命陛下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愛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

差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臣死無恨也 吳兵猶在荆州魏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三州口謂涇陽三州之口魏荆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七畝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荆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于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還 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與吳主權談說諫喻未嘗切焉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他及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吳主之意往往自釋吳郡太守朱治吳主舉將也吳主嘗以事望之以素加禮故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故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于吳主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吳主吳主喜而笑曰孤意已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吳主又嘗欲誅殷模羣下多為之言吳主怒益甚瑾時默然吳主問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

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播老弱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德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救之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是以得全瑾有容貌思度人服其宏量吳主亦深重之瑾世子恪先已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也領父之兵也駐公安也承父之業也融生于貴寵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救以巾褐奉朝請其在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最敵選對或博奕或擲蒲投壺弓彈部別類分子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厨文繡獨為奢適 大司馬蔣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十七

為昔大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閒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汝水水灌蔡水匯水皆經陳蔡之閒而東入淮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五萬人是常有四萬人屯田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濟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史究言鄧艾安少孤為人牧牛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邱長陳實碑文言文為世範行為世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名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為錄佐為稻田守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十八

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水自漢水東歷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魏疾運動未時得行議者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遂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寨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涼州之地關雘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若維征行衝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浩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

有處赴之不難取正東北通盤徙屯涪涪從之 魏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閒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

化服百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而甯終不起  
詔問青州刺史程喜曰甯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危頓耶喜言甯有  
族人管貢為州吏與甯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甯著早州布  
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閤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  
自強改衣服著絮巾故在遠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  
禮甯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  
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闕于園圃臣揆甯前後辭讓之意獨  
自以生長濟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不為守高甯自越  
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卒年八十四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王延熙五年魏王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春正月姜維帥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十九 思補

吳主權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和少岐嶷有志意故吳主愛之諸  
子莫能及也性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  
好人物吳主嘗伐魏和以父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慘怛  
不復會同飲食吳主還然後乃安常言當世士人立講修術學校  
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道也後羣  
僚侍宴言及博奕和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于用勞精損思而終  
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  
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  
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途  
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于名行豈不善哉乃令章昭著論  
以駁之其略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博奕窮日盡明繼以

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  
修資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  
衣物徒蒸易行廉恥之意池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按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  
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義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  
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  
進用之于習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  
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三  
月魏昌邑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魏王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春正月姜維帥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二十 思補

吳主權遣將軍孫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 儋耳珠崖  
漢武帝開  
以為郡屬交趾州 八月吳主權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 為後吳廢和  
誅霸張本 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  
曰臣竊以為魯王天挺聖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  
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  
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儀事上  
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服不精細食不  
重膳拯贖貧困家無儲畜吳主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  
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 以恩為戚謂以恩  
寵之隆為憂戚也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登歷白將相大臣獨無以白儀吳主歎  
曰使人盡如儀當安用科法為

延熙六年魏正始四年春正月魏主芳加元服 吳諸葛恪吳赤烏六年夏四月

魏六安漢六安國郡六安縣後漢屬六安縣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月

月魏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日有

食之既 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住病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

為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十一月天赦 以尚書令費禕

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

喈從期方還避怨于吳雍從學琴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歎異

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名雍而字元歎言為蔡雍之

所歎也吳主嘗嫁從女其女乃顧氏甥也故請雍父子及雍孫譚

譚時為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吳主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阿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注

節昔蕭何吳漢竝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倍

勤恪汝之于國常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

寵任耳何有辨不復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

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有族人曰悌以孝

悌廉正聞于鄉黨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病妻省

之悌命左右扶起整衣冠而見之在官每得父書必洒掃設几案

跪拜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臨書垂涕聲

哽咽及父亡悌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雍每稱之以厲譚 吳諸葛

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欲圖魏壽春魏太傅懿將兵入舒舒縣屬

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境欲以攻恪吳主權徙恪屯于柴桑柴桑

上華而不耕去歲口甚近欲以攻恪吳主權徙恪屯于柴桑

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

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即古之柴桑縣宋白曰江州豫昌

蘇益樂乘 步騭朱然各上疏于吳主權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

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

疑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

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

昔魏欲入漢川曹真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建興八年 此開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

還而止蜀甯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休

之既又下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

義教自今勿殺也 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

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

屯新野新野屬 吳以會稽鍾離牧為南海太守時高涼賊帥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注

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揚陽縣賊

曾夏等聚眾數千人為亂歷十餘年吳主權懸侯爵為購賞莫能

平之者牧遣使慰譬夏等立時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羊衛

與太常滕允書曰鍾離子幹我昔知之不熟今見其在南海感恩

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足追古人之風矣牧漢魯相意七世

孫也嘗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

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

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高自行義事續漢書曰承官頑

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

而徇私情邪牧曰吾本非郡民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

殺此民何心復聞遂東裝還鄉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民歡懼



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遺牧牧閉門不受民輸致道旁莫  
 有取者人皆化焉 魏宗室曹問 裴松之曰問中常侍兄叔 上書  
 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  
 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  
 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  
 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  
 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其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  
 股肱獨任胃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合之眾五年之中  
 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  
 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  
 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買諛以  
 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于孝景  
 猥用龍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費鍾文景  
 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左傳申無 字之言  
 尾同于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 事見十八卷漢 武帝元朔二年 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  
 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

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兩  
 宦用事君孤立丁士臣弄權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竝爭宗廟  
 焚為灰燼宗室變為榛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 五代夏商 周秦漢  
 親前車之傾覆而不改于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  
 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聞廟其闕與相維制  
 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  
 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  
 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百足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向冀以此論感悟曹爽  
 爽不能用 吳太子太傅闕澤卒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  
 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覽羣書  
 兼通歷數虞翻稱之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其儒術德行亦今  
 之仲舒也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而所聞莫能窮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  
 侯及卒吳主權痛惜之食不進者數日 吳桐鄉令虞翻妻趙氏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十一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十一 思補撰

才敏而有識嘗嫁女較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將為惡乎母

曰好尚不可為何況惡乎作列女傳解又注賦數十萬言是年卒

甲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春正月吳主權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

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魏先為荆州牧右魏昌陵侯夏

侯元衡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為黃門侍郎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並坐元恥之不悅之意見之于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及曹

爽當國元乃爽之姑子也乃擢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元

辟李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

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自駱

口入漢中駱口駱谷口也駱谷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

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自將宛屯涪蜀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七年魏昌陵侯夏

若得開便為深禍魏昌陵侯夏今宜先遣劉護軍

據興勢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二里有興勢阪寰宇記興勢

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

以為在興元恐非也杜佑曰興勢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與通典

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谷

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黃金谷黃金谷

縣山有黃金峯黃金谷有黃金成備山依峭險折七甲杜佑曰黃

金成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

險固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開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

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

里閨月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

別求共圍葦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

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入必能辦賊者也夏四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魏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氏羌

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

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于爽

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鍾毓與爽書曰竊以為

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故干戚可以服百苗退

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驄韓信于井陘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古之軍政惟君侯詳之爽猶不悟太傅懿與夏侯元書

曰春秋責大德重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之甚大者其恩之

德必須持重為甚重也補甚責大德重謂當責任之大者其

原注恐未是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事見六十七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年及六

十八卷建安

二十四年若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

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

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關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爽爭險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七年魏昌陵侯夏

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耗秋八月魏秦王詢卒

冬十二月魏安陽孝侯崔林卒林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

琰異之林為人推誠信存大體故為政每多去後之思嘗為幽州

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恃恩縱橫而林不奉賤致故將

以邊事不修獲罪或勸其立功求免林曰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

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將為國家生北顧憂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履耳何忍啟禍國福大司馬苑以病固讓州職于大將軍禕遂

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代禕守尚書令為禕之副允少

與禕齊名莫能軒輊會許靖喪子允與禕欲會其葬允白父和請

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上及至葬所

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鮮華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持車人還和問而知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與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及是二人先後為尙書令時軍國多事改正

臣文偉尙書公務煩猥之為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

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

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允代禋亦

欲敬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

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春正月魏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

魏高陽貞侯常林卒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

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然臨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成其

嘉之河內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使人伺察吏民罪負林叔父揭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漢紀六十六

客為人所白匡怒收治舉宗震怖林往見匡同邑胡毋彪曰王府

君以文武高才臨我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

用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

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之將至何暇匡翼朝廷乎彪

即移書責匡匡乃原林叔父林遂避地上黨耕種山阿時早蝗林

獨豐收盡呼鄰比升斗分之後歷文明二朝累官光祿勳司馬懿

之見林而拜也拜林事見延熙四年七月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

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法其貴非吾之所畏其拜非

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卒年八十三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

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

隙衛將軍全琮遺其子寄車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

苟有才不愛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

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

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宿留阿寄日碑事見二十二卷漢武

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

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

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

往來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聞明詔省尊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

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

如所嫌猶宜補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

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

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

軍朱據二女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

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大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

疾遣太子禱于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

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規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

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

惑焉因獨召楊竺辟左右而問之竺極言縉有文武才宜為嫡嗣

吳主乃許立霸時有給使伏于狀下具聞其言以告太子太子憂

之欲令陸遜表諫會尙書郎陸允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與

相見而微服至允所使以其事語遜遜乃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

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  
 四上情詞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  
 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觀親之望絕昔賈誼  
 陳治安之策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  
 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享國失之于勢重也吳芮疏  
 臣傳祚長沙得之于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  
 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  
 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  
 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延熙四年全券譚弟承及張休皆有與譚戰于芍陂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于吳主吳主徙譚承休于交州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十九

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深忿其事乃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  
 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  
 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竺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  
 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自荆州東還葬吳  
 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夏雷擊吳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大水溢出漂流居民  
 二百餘家 六月魏都鄉穆侯趙儼卒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  
 殺吳主權及大臣以應魏事泄并黨與皆伏誅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  
 八月魏以太常高柔為司空 皇太后吳氏崩 吳主權遣校  
 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擊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  
 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

本秦雲陽縣也後漢蜀吳郡沈約曰曲阿本秦雲陽縣始皇改曰  
 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其地有天子氣始  
 皇鑿坑以取其勢故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勰曰雲  
 州金陵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故曰會市 冬十  
 二月天將軍費禕至漢中行閉守魏延鎮漢中費禕諸圍 待中  
 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  
 盡忠益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  
 十二个嫡嫡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甚嚴憚之允嘗與費禕  
 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  
 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  
 君已屈方展關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  
 亦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以選曹郎汝南陳祗為侍中  
 漢六曹尚書一曹自祗 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費禕以  
 六人選曹郎屬選部 祗祗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費禕以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十九

為賢越次而用之以代董允初宦宦黃皓便僻佞慧帝愛之董允  
 為侍中每為裁制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為  
 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至是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  
 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董道怨允日深謂  
 為自輕謂允為輕己也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闕故也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七 起延熙九年盡延熙十五年

後皇帝中之下

兩延熙九年 魏正始七年 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攻魏柵中殺

略數千人而去 魏幽州刺史毋邱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

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大都 高句驪都於大都之下多

車東馬以上大郡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

里乃小舫亦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大都城 斬獲首虜

以千數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

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

子皆放遺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

奔買溝 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

句驪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

驪居紇升母城漢為縣屬元魏郡陽以衣履朝服鼓吹常從郡受

之後稍弱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精

滿婁滿婁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

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母邱儉屠丸都館不兩城而還又

日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儉遣元菟太守王順追

買溝婁去而沃沮入百餘里與婁婁接 儉遣元菟太守王順追

之過沃沮千有餘里 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

屬樂浪元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至肅慎氏南界 魏東夷地婁之

也 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於者百餘人 北魏

世云高句驪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

上謂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而日影逐而照焉遂感而有孕

生一卵大如五升斗夫餘王棄而與犬不食棄而與豕豕又不

食棄之于路牛馬避之棄之于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割之

不能破遂遂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處有一男破殼而生及

其長也字之日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

所生恐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發馬朱蒙每私試之知馬有

善惡乃令殺者滅食使瘦焉者善養使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

瘦者給朱蒙後於田大餘王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而朱蒙之

精最最多夫餘人遂忌而謀殺之朱蒙乃與鳥引鳥避二人乘夫

餘而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

水曰我日于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于是魚鼈

浮而承朱蒙得渡進至普連水遇見三人其一入著麻衣一人

著布衣一人著水衣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定居焉而號曰高

句驪朱蒙死子閼達立閼達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征

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高句驪宮生而開日能

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

財會祖位宮故名為位宮高句驪呼相似為位宮亦有勇力便弓

馬 秋九月吳主權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為

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鎮南將軍

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 水經生陸水出長

沙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湖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

蒲圻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圻山今在嘉魚縣境葑湖

葑湖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

年于沙羨置蒲圻縣在湖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 以威北將

軍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初遜之卒也其子抗

領父兵鎮武昌至是與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繕完城圍葺其牆

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

壞深以為慙 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于眾中責費禕曰夫赦者

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費禕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靡而

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之惡平禕但願謝罪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匡衡疏

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

聞鄭元字康成每見敗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後主延熙九年

季玉父子劉琰字季玉歲歲教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祿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孔明達於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帝乃親征

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汝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北郡置汝山郡宣帝地節二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汝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汝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并隸所居也宋白曰汝山通化郡古汝山郡劉勰曰維州城縣蜀郡費禕數出游觀增

美維討汝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費禕數出游觀增廣譽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歸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 思補樓

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商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

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邴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楮襁負而至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

洛陽嘗欲小出鈔期進諫即時還軍鈔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數世帝為之回輿而還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

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

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備先帝所施設也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帝不聽

丁延熙十年魏正始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琮桂陽太守柔之子也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于親友空船

而歸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贖不及啟報柔以是奇之後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用顯名琮為將甚勇決當敵

臨難奮不顧身及後作督帥養威持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

貴賜乘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二月朔日有食之時魏

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

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驪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區注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

以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

率其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

繕修建業宮行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入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已二十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補建通更伐致者謂凡所

伐方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

宮晉太東地記曰吳有合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 魏

大將軍瑛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甯宮後魏起承

街西意即前魏永甯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甯宮非侍

也意者晉諸帝欲居曹爽之意以遷字加之下皆書五行志曰爽

遷太后于永甯宮太后與帝相專制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時

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太傅謐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謐始

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謐 吳丞相步騭卒 魏主蒞好藝近

擊小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晉所記

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為母乾為父言及遊豫後園皆從大臣

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

父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車天下

之福臣子之願也魏主皆不聽 以尚書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

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

邪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芝性驕傲自大將

軍費祿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既而預復聘吳吳主權捉其

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

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 吳主懼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擊魏魏

楊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

豫州漢屬江郡魏分置安 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

出則懼內舉卒起難追發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

欲補綻支黨綻也 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是歲魏雍涼

羌胡乘降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

軍夏竇霸戰於洮西水經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

白水源山東南洮水東流迤連吐谷渾

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抱早入 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

于河諸縣皆在洮東洮西則羌虜所居 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

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 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

胡治元多蓋諸 准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辰延熙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 春二月魏中書令孫資奏已中書

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夏四月

魏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

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

遂固辭不受 五月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

賞刑威皆遙先諭斷然後乃行 秋九月魏以車騎將軍王凌為

司空 涪陵夷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

涪江源於此立涪陵郡漢平漢復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

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折蜀江十五

里自雞鳴嶼上有枳城則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廢恒置

定置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

思歸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

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縣歸涪

黔中接近救隸黔中案華陽國志曰涪陵巴之有鄒從枳縣入涪

涪水索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與常為郡尉理山險水灘人

多僮僮推舟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

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置二縣以高平郡章乃分涪陵立

永甯曰蜀南又增立漢後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者丹

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壽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壽蓋今費

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尉徐巨反蜀之討平之漢涪陵蓋在

今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在

北至涪陵九十里蓋合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言漢復在

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案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

里涪州山之北涪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案十三州志涪在

郡東北涪陵在郡東南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州抵涪州本所論

蓋誤認漢治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元魏後不傳至  
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領及野州大業中又改野州  
郡因周野州名遂與秦漢野郡交野郡其秦野郡中野郡在  
今辰州西二十里野中故城是漢改野中野郡移治義陵即  
今辰州故城是後漢移野郡治野中野郡今野州是今辰州故城  
漢野郡治入州是秦漢野郡中野郡今野州及夷野郡是今辰州故城  
漢東有沅江水及諸溪合而東注利庭湖湖有巴江水一曰  
治陵江自野州北歷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野  
之治陵與野中故地相然自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魏大將軍  
分矣○漢音獲蓋音上聲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魏大將軍  
爽騎者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物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窟地爲室也賢數與其  
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  
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立竝出若有  
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  
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  
帝也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八

平原王貴廣分國有地國在天府周禮有天府禮注爽信清河  
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於天府 爽信清河  
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  
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  
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魏并州禮曰何明公言之  
荒外故意其欲望多權數以此言禮曰何明公言之  
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爲明公齊蹤伊呂匡輔  
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  
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  
出爲荊州刺史爽令勝過辭太傅懿拜伺察焉懿見勝勝自陳無  
它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意加恩得蒙引見懿令  
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

曾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辭也懿辭以風何意尊  
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本  
州李勝南野人故非并州懿復陽爲昏遷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  
愛勝復曰當忝荊州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  
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勳名今當與君別自頌氣力轉微後  
必不更會欲自力設薄主人爲生死之別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而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  
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  
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  
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  
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  
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  
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天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木則懷我  
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  
大鷹尤擊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開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  
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  
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用壽以鼻爲天中自鼻以上爲人  
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  
者顛軛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察多益寡與與格同取也  
自減損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輅曰此老生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八

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  
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  
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天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木則懷我  
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  
大鷹尤擊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開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  
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  
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用壽以鼻爲天中自鼻以上爲人  
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  
者顛軛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察多益寡與與格同取也  
自減損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輅曰此老生



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冥謝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邑舍平

也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

怒以輅爲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權以

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

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魏濟陰太守沐竝卒竝爲人有志介嘗

過其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吳將朱然遣兵於峴山斫材兵

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同食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

沐德信耶其名流播於異域如此年六十餘預作終制欲裸葬其

略曰陽虎璠瑛甚於暴骨桓魋石室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九 忠補

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

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則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

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天爲堯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

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冠爲纒哉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

焉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若將隨俗抑廢吾志死而有知

吾將屍視附錄是歲魏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

卓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又入穴至期更冠履

及日適欲中鼠須臾之閒出復入入復出轉輾語如前及日正中

鼠曰周南汝終不應我復何道言絕

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

已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 吳 春正月甲子魏主芳謁高平陵

陵明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 大將軍爽與弟中

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

城門勒兵據武庫列陳闕下時懿子師爲中護軍懿使之將兵屯

司馬門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謂曰君爲周勃矣

又召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懿自率太尉蔣濟等勒兵出

迎天子行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

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世不得發懿遂出屯洛水浮橋上

奏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

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內則借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

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

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九 忠補

寄坐寄坐謂離處天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

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

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

收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

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輒身也懿雖快太后以臨爽而其奏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言輒者至而以天子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爲即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備之水出于平石之山西南流

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 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北至中陽縣南入于洛 魏武創業令州郡備田 然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

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惟免官而已以

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範勸人謀 於九

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昌門也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史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道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懸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言爽願家室而慮不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詔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後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

資治通鑑補

後主延熹十二年

十一

恩補樓

近在關南中領軍營已遷王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尉所謂據之惟別營在耳治也呼召如意今詔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兵甲洛陽有武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憤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魏主下詔免己官奉還官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嘗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還坐廳事與兄弟共議未知懿意深淺作書以探之曰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

園之當煩見餉以繼旦夕懿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之糧甚懷歎踏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知幾數即便歡喜自謂不死戊戌有司奏黃門張常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獄使何晏典治之晏窮治冀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安疏丁鄧等七姓懿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并收晏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鄧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然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薦達臧艾艾以父妾與之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丁謐為人外似疏略而內實多忌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短毀之故時謂臺中有三

資治通鑑補

後主延熹十二年

十一

恩補樓

狗一狗崖柴不可當一狗焉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故司馬懿尤恨之畢軌少有才能名聲甚盛子向公主居處殷富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人有白勝堂有四窗八達而各有主名用是被收禁鋼數歲爽輔政起勝為洛陽令駱谷之役議從勝出故司馬懿惡之遷為河南尹聽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墜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荆州刺史未至官而敗桓範少以文學稱為青徐都督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反為岐所奏免後又當為冀州牧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妻仲良氏曰我嘗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

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用  
 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  
 墮胎死及爽事既收範隨從到洛水浮橋望見司馬懿下車叩頭  
 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使復其位會司蕃詣鴻臚  
 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時所道乃收付廷尉何晏進之孫也太祖納  
 晏母尹氏為夫人并收養晏其時泰宏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  
 竝見龍如公子蘇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  
 子故文帝特憎之晏尚公主而主甚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  
 惡日甚將何以保身及晏死有一男五六歲懿遣人收之聞其母  
 有先見之言故特原而不殺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謂在府聞有  
 變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  
 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及爽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後主延熹十二年

三

忠誠樓

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  
 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為御  
 史中丞綜為尚書郎初芝之出就爽呼參軍辛做欲與俱去做毗  
 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做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  
 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  
 舉不過以誅曹爽耳做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  
 非太傅之偶也做曰然則做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  
 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雅酒或郵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  
 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  
 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  
 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  
 可為質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  
 從眾而已做遂出事定之後做歎  
 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程有道之妻嚴憲貞淑有識量年十

八而寬有女曰韓韓亦有淑德傅元求為繼室憲使許之時元  
 與何晏鄧粲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族人皆尤憲曰何鄧執權必為  
 元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  
 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我恐則破雪消  
 行自有在遂與元為婚晏等果敗而元無恙先是爽辟王沈及太  
 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  
 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言始  
 不料爽至此不欲  
 受知幾之名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 夏侯氏之  
 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誅其家  
 上書絕婚微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  
 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後主延熹十二年

三

忠誠樓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為誰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  
 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  
 此禽獸之行吾豈為平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  
 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  
 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  
 其人蓋以直況也夏侯元字太初司馬師字子元  
 其人蓋以直況也 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 選部郎劉陶暉  
 之子也少有口辨鄧粲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  
 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  
 以為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  
 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轄之窮謂略曰爾前何以知何

鄧之敗略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  
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朽木  
此為鬼幽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二者皆非遐福之  
象也何晏曰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  
元荀彧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  
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書桓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桓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粕酒滓也司馬云烟食曰粕又曰糟爛為粕計慎曰前已說由是天吓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  
始榮或之子也彌字輔嗣幼而察慧年計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未  
弱冠往造裴徽徽一見而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  
聖人莫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彌曰聖人體無然無不可以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志 恩補  
訓故不說也老子未離于有故恆言無勉其所不足何晏見之而  
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注易及老  
子為尚書耶彌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又頗以所長笑人其注易也  
輒笑鄭元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便  
進自云是鄭元賁彌曰君年少何以輕穿繫文句而妄譏訥老子  
耶極有忿色言竟便去彌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年二十四初  
懿之起事獨與長子師謀之次子昭弗之知也懿深憂無兵而師  
素陰養死士三千於民間至是一朝而集懿乃先一日以所謀告  
昭因夜令人覘視二子師寢如常而昭終夜不安席及晨會兵司  
馬門師鎮靜內外置陳甚整懿歎曰此子竟可也兩魏世說云陸  
南脛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委裘端坐與士衡言元妙  
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持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

既魏辭去脫膠逆旅逆旅曰此東數十里無都落止有山陽王  
家墓耳士衡怪之還尋昨路生野埋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  
輪嗣也士衡自 丙午魏大赦 丁未魏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  
錫懿固辭不受 初魏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  
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書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  
隨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征西將軍夏侯元霸之從子爽之外弟  
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元父尚又爽既誅司馬懿召元詣京師為  
司馬師殺 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協以為嗣必相及  
元張本 大懼遂奔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  
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女為帝后故淵之初亡  
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帝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  
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遇之甚厚姜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志 恩補  
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  
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士季者鍾繇次子尚書耶會也為司馬昭用會母張氏字昌蒲少  
喪父母入于孫家昌蒲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夫人孫  
氏心害其賢數毀毀之及懷妊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昌蒲食之  
大吐眩暈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  
古今以為鑑誠假如公信我輩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  
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願不快邪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繇曰安  
欲其得男故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繇曰得男藥佳事何得聞  
于食中與之遂訊侍者具服繇遂出孫氏因問昌蒲曰何以不言  
昌蒲言其故繇大驚益以此賢之性雅好典籍涉歷羣書特好易

老子每讀易至大傳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反覆誦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言必以信取與之間分畫分明或問此母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黃初六年生會性於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勤於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入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父絲所著易說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聞異訓謂會曰學退則倦倦則意怠吾懼女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張氏乃執其手而誨之曰汝弱冠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後主延熹十二年

見敘人情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成是時大將軍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毓為侍中曼還言其事張氏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魏主之朝高平陵也會為中書郎從行太傅懿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張氏自若人怪問之曰夫人一子今在危難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太傅此舉必為大將軍耳義不危國吾兒今在帝側何用憂為久之會歷樞密十餘年頗預政謀張氏謂曰昔范氏少子為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說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為乘偽作詐未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及吾常樂其為人汝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乃不忝先人耳先是將濟者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道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鍊聲譽甚隆大將軍司

馬師嘗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憂形於色會察而問故乃從松索觀為之改定五字松以呈師師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以會對師曰此人可大用可令之來松以語會會問大將軍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大將軍撫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才也遂與樞密會與兄毓小時值父晝寢因其偷嘗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後二人本末亦略於此見之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除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後主延熹十二年

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以為然寢疾增篤吳主權晝為滅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 夏四月天赦 乙丑魏改元嘉平 吳有兩烏銜鵲墮東館 魏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蒯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遂發病丙子卒 秋衛將軍姜維伐魏雍州依魏山築二城 魏山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渭淮魏屯兵 使身門將何安 句音鉤 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侵佔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舉之泰曰魏城雖固去蜀險遠常須運糧羌夷患維勢役必未嘗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

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秦率討獨  
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魏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  
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  
頭山牛頭山在淮水之南以形名山後漢書曰牛頭山在徐州  
年置仇池郡治階州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  
上祿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不戰而  
屈人善之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救諸軍各堅壘勿與  
善者也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  
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  
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西縣臨洮縣  
城南即艾所屯地以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  
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一 五  
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  
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水經注淮水過  
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  
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與愚陰謀以魏主闇弱制於疆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其立之迎  
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王彪武帝子黃  
白馬縣屬東郡初三年徙王白馬  
人情曹爽以騎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丁罪桓鄧雖並有宿望  
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音雖  
於高曠而不切事民習於舊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精與下不接也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

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謂將高柔秦禮  
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塞改夙夜  
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初東郡  
有謠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馭馬皆應明日見其  
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曰白馬素羈西南馳誰其  
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之冬十一月愚  
復遣張戎詣楚王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魏即拜王凌為  
太尉即拜者張壽庚子以司隸校尉孫資為司空 魏幽州刺史  
護烏桓校尉杜恕性質直在朝不能俯仰故屢出在外附者俯身  
仰面事上不能俯仰則其接下也不能和以取悅事上也不能諂  
以取媚是存立身之勁節而無涉世之柔情者故不能容身于朝  
上 至是復與征北將軍程喜不相能征北將軍府亦 恕常擅斬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一 五  
一胡兒喜欲劾之使司馬朱權示以微意欲恕折節以謝過恕答  
權書云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  
嫌也然僕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  
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  
說殺胡之事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其為其心  
耳不在僕言也喜遂深文劾恕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恕獨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故致此敗清河太守陳雷阮武謂恕曰相觀才性可  
以出公道而持之不爾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  
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開暇可試潛  
思成一家言恕乃著體論八篇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  
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法殺莫善於

用兵而皆不可以無禮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怨竟卒於徙所 魏光祿大夫徐邈卒邈字景山燕國蓟人也性嗜酒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武帝武帝大怒度邈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乃得免刑文帝踐祚歷官潁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疴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文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魏 思補

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明帝太初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實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衣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珪字孝先崔季珪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秋八月吳丹陽句容及故鄣甯國諸山崩鴻水盜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延熙八年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爲後孫繼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

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陸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至是遂幽和於別室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臣武帝征和二年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符觀見甚惡之救據晃等無事恩惠急遂不請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率據晃又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爲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魏 思補

爲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魯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寄皆以其黨霸諸和故也事見上卷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見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誓令孫宏以詔書追賜死冬十月魏廬江太守文欽僞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欲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表吳主權以爲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誦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魏校事放橫黃門侍郎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竝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

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更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制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遂令上察官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屬疏以諛詞為賢能諛音惠其謂音嗣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十三年漢紀六十七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日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而陛下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畿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宏羊為漢求利上式以為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遂罷校事官曉有通職显之孫也 十一月魏大和景侯孫禮卒 吳主權立子亮為太子 吳主權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塗地日堂

已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淹北道以統魏兵之規建業吳主老矣其將多死為自保之規已 十二月甲辰魏東海定王霖卒 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贊擊吳魏志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吳稀歸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荆州刺史與征南府昶並屯宛時已徙屯新野昶向江陵引竹緹為橋渡水擊之經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經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水○經音吳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續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自出之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晏 姜維伐魏西平不克 魏征東將軍吳質卒質父敏與武帝有識武帝嘗問蔣濟曰胡通達長者也甯有子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其父至于精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十三年漢紀六十七良綜事過之武帝即召而用之久之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乃請質為護軍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隙隙况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遂與周平及遷征東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素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及卒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

辛延熙十四年魏嘉平三年春正月魏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魏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



魏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 壬辰魏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

水即前所修也塗塘也據今滁水自滁州至真州○涂音除 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

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宏連

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救凌罪又為書諭

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過神縣又東南流注于

也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邱縣不意其至

而至于口掩至掩者掩其不備也我朝折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

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

到邱頭水經穎水過兩頓縣又東逕邱頭邱頭南枕水魏書郡國

凌而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

疑竟乘小船欲趨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注穎水自邱

東南入于淮懿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折簡之客故耳

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

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輕也又案南史孔瓘為孔

璋草表珪以示謝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為之○眺音眺眺

從肉旁者察名也從日月之月旁者晦而月見西方之名也 凌

曰卿負我懿曰我當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

師自穎河亦流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

到項項有賈逵崩大呼曰賈梁道唯爾有靈能知吾心王凌固魏

室之忠臣也遂飲藥死凌允之兄子也舉孝廉歷任州郡有政施

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于口嘗從曹休征吳力戰

決圍免休于難又得節士之心與司馬朗賈逵友善臨民總戎亦

足繼二人名迹凌子廣與弟飛臬金虎竝才武過人懿嘗問凌父

子于蔣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無雙廣等志力又美于父退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義傳

悔曰此言滅人門宗矣及凌敗生縛廣麾下引見懿以廣嘗有

書諫凌先言不坐且勞之曰彥雲早聽卿言不及也彥雲王廣正

色對曰廣父非反也廣所以勸父弗舉者欲須時耳廣父不幸舉

不當而敗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廣太傅之忠臣而父

之賊也賊父以求生廣不為也伏劍而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

自首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冢剖棺暴屍于所

近市三日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

志眾人謂愚必與令狐氏族父宏農太守邵獨以為愚姓個儻個

卓異也○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

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

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

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

邪將述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

為別駕與治中楊康竝為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

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

自事單與固連康所自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懿錄楊康錄收與固對相詰固辭

窮乃罵康曰老備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顧汝當活耶康

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

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

州刺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郭淮妻王凌妹也

亦當從坐侍御史往收時淮為關中都督甚得民情帳下督將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義傳

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准上表留妻准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  
欲劫留之准五子叩頭流血請准准不忍視乃命千騎追之使還  
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  
若亡亦無准也今輒追還若干法未適當受罪于主者懿乃表原  
之 吳主權立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魏賜楚王  
彪死盡錄諸王分置都使百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七月王  
戊魏皇后甄氏殂 辛未魏以司馬孚為太尉 八月朔吳大風  
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高陵松柏皆拔郡城南門飛落 戊寅  
魏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懿內忌外寬多權變武帝察其有雄志  
間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又  
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文帝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魏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補

汝家事文帝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  
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過人者  
皆殺之迹其猜忍蓋有符于狼顧也及廢疾見于凌賈逵為厲故  
遂不起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唐太宗曰司馬懿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詔曾無殉  
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常  
若此乎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  
故晉明掩而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好回以定業古人有  
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出單于呼  
廚泉於鄰分其祿為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

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  
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  
前朝 去卑侍衛 帝東遷事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  
門離國弱寇追錄懿勳此御邊之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  
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  
之 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權  
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  
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是時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冬十  
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  
令孫宏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讓所付託孫峻薦大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魏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補

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  
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  
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  
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  
而符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經遠甫以十思  
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機者事之  
而人之靈明無以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于雷  
應之則為不 動從諫急于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于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  
辨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  
藥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

而費祚方與來敏對其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  
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甯諸葛亮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獨為最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  
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稷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  
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于此哉往聞長甯之甄文偉令觀  
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權于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  
宏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  
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  
吳主婿也為恪所皆年十二而孤單胤子立而能治身厲行為人  
白哲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動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十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二月魏以光祿勳祭陽鄭冲為司空冲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  
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論語集解行於世  
天將軍費禕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費

蘇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是歲尚書令呂又卒又持身儉約謙靖  
少言為政簡易號為清能既卒帝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 軍騎  
將軍鄧芝先是涪陵國人反叛芝往征之見元媛抱子在樹引

弩射之中媛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曰噫吾違物性其將  
死矣投弩水中至是果卒芝為將黨罰明斬善卿士卒身之衣食  
仰給于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天赦

延熙十五年魏主 孫亮 建興元年春正月癸卯魏以司馬師為大  
將軍師命書令虞松作表再呈概不可意命松更定松思竭不

能改變形于色鍾會察而問故乃從松索觀為之改定五字松以

呈師師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以會對師曰此人可大用可令

之來松以語會會問大將軍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

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大將軍節肘手歎

息曰此真王佐才也遂與樞密 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

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

林和之適長沙也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

為橋末傾危非久安之象也 二月魏立皇后張氏大赦后故涼

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召緝拜光祿大夫 吳改元

神鳳大赦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權疾病后使人問孫宏以呂后

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死者六人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宏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

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權殂年七 初臨淮羅陽縣有神

自稱王表周旋民間飲食言語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去年五月

吳主使人迎表表沿途與郡守令長談論人無不聞及至都吳主

于蒼龍門外為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享之凡其所說水旱小

事往往有驗及吳主病瘳臣詣表祈禱而表亡去吳主遂殂孫宏

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

恪恪請宏咨事于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

位時年 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

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與校諸官府

今息校官即所 原通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

姓延頸思見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陽齊休皆吳主亮之兄也奮不可徙恪為賤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與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禁諸王不得交通賓客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苛過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業科禁嚴峻其所戒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壽家之悔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誠

也曹洪範曰四子而兩告于兩家大王宜上惟大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日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中念何大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開獻王東海王暉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駭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諸帝從者以領之明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塞心里語曰明鑒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甯負大王不收負先帝遺詔甯為大王所怨

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于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懼懼懼懼者欲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賤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擊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謂建興四年芍陂之敗也湯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揚州界之東關七營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各留千人吏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雷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誕言于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魏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十一 忠誠

字文舒母也 以驍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漢諸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南而曰三征史微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對曰諒古政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防備貳待其崩壞或欲運軍大佃逼其項積穀觀變和時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換飾舟楫壘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自魏建興十三年赤岸之戰吳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果通者三年耳君臣相保吉凶共患若恪謂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

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  
 布也若兵格 闕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  
 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  
 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  
 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  
 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雜落遠設閉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自開討襲  
 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  
 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虞之情偽將焉所逃夫  
 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飽能飢之孫武子兵法之謂也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  
 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閉其不戒比及三年左  
 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可坐算而得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  
 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  
 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  
 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于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  
 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雷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  
 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  
 乃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開辟諸軍使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  
 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  
 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

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場兜鍪魏人望見  
 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  
 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  
 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叛吳事見七  
 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  
 乘牛馬驢驘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魏之將伐吳也或以  
 問隱士焦先先不應而作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  
 心謂當殺羊更殺其殺羶邪羶音人不知其所謂及師徒敗歸  
 人乃悟羊者指吳人殺羶者自指也先字孝然河東人避地于  
 河渚之間食草飲水無衣無履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  
 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荷衣結草以為窠科頭徒跣每出見婦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瓜牛即蝸牛蝸淨掃其中營  
 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灸呻吟獨語飢則出為  
 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行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  
 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野之人與狐兔同羣何可與人爭馳人皆  
 謂之狂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人乃知其  
 非狂至是人味其歌乃又知其能先知云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  
 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師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之又不可  
 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大雪先祖臥不移  
 人以為死就視如故莫有能審其意度者魏屬太守張疑在南  
 荒十餘年邦城安穆屢疏求還乃徵為蕩寇將軍夷民戀慕扶輿  
 泣涕路經旌牛邑邑君長襁負來迎遠送至蜀郡界其樂從疑朝

賁者百餘人 是月吳地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之又災內殿

初姜維伐魏西平見上卷延 魏中郎將郭循以為左將軍循

欲刺並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下

循投賁

禱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漢紀六十七

三五

明補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六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八起延熙十六年 盡延熙十八年

後皇帝下之上

魏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 吳建興二年 春正月朔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

于漢壽郭循在坐禕欲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

于人越雋太守張疑督以書戒之曰昔岑彭奉師來飲杖節咸見

害於刺客岑彭來飲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 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

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禕不從故及禍禕當國功名略與蔣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明補

比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

凡民魏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使其子翼魏王昶母邱儉聞

東軍敗時三遺伐吳東軍 最在東故曰東軍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諸將大將軍師

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存疑伐吳之議倡自諸葛誕而諫 止之者惟傅巖耳然巖字蘭石則公休當作蘭石

不聽不聽公休當是誤總公休兩者必有一誤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

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惟削昭爵而已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

都督豫州毋邱儉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

收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雁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

反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雁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鄰也其道里去

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于

樓煩郡唐為鳳州漢為汾陽縣地○鳳音焚 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

是以人皆媿悅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  
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  
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兵  
挫而戰勝唯百敗可也況于再乎

魏光祿大夫張緝言于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  
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  
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  
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  
爭恪命扶出因苦論以諭眾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  
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  
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  
秦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魏紀六十八 一

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眾于今適盡而  
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  
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  
之是其厄會聖人急于趨時誠謂今日若順眾人之情懷偷安之  
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轉其後  
此我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聞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  
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  
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夷介冑生蟻蠱將士厭困  
苦豈甘鋒刃而忘安甯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  
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事見四十二卷漢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  
競之計 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 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

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盡不  
立賞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于後耳眾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  
敢復難丹陽太守孫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遺  
東關之計 吳主之喪未幾年故 計未施行寇還自送將士馮賴威  
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  
案兵養銳觀變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  
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  
見大數孰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  
本朝出摧疆敵名譽振于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  
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 勞役謂內有山陵營 興師出征民疲力  
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

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眾濟眾苟不悅君獨安之  
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籌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  
望乎夫以曹芳閻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  
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  
眾復擊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兩事 夏四月魏大赦 姜維  
自以練西方風俗 姜維本天水人故自以 兼負其才武欲誘諸  
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  
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  
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  
能者無為希冀微倖決成敗于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  
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石營在董亭西 維蓋  
自武都出石營也 狄道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魏紀六十八 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魏紀六十八 三

縣屬陝西郡為維 吳諸葛恪擊魏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

以勞民亡蜀本 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

新城合肥新 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

還軍圍新城魏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

于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而諸將意沮若之

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事有似弱

而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

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若攻城不拔請戰不逞師老眾疲勢將自走

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謂維軍後無轉南設兵美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

魏地疑其變以為食耳魏地疑其變以為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魏紀六十八 四

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眾解狄道之圍救毋邱儉案兵自

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姜維糧盡退還魏揚州

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

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

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白

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

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

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

遂不攻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一重明日謂吳人曰我

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

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

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也惟思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

異以軍事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

能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

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謂者廉而不能自收也曳者

而僵也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

渚一月渚水也圖起田于潯陽漢潯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

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詔召相銜言召命相銜也舟行以船不

今新州界古蘭城是也絕為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銜

徐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魏興矣魏汝南太守鄧艾言于司

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

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

競于外事虐用其民恐國之眾頓于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魏紀六十八 五

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伍

胥見任于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

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樂毅王三十一一年樂毅事見

四卷魏王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

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暉厲聲謂曰卿

等何敢欺妄作詔怒其欺也暉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

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曹選曹也言一切罷之而更選也

愈治戒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悚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

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恪于吳主

亮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

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曰魂用物精多則

通夕不寐震起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



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悵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疑之且日駐車官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自主上欲以管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誓示滕胤胤勸恪遣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考日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門逢太常滕胤胤曰卒胤病不任入府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謂胤曰入劔履上履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數行吳主遣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

黃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七 思補

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刀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疎建聞難欲載其母奔魏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箠束腰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陵名石子岡葬者依馬案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東南門外宋白曰厚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死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箠鉤落于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人多葬于此鉤落者葦帶之名峻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朱續孫登軍朱續時在江陵殺恪弟奮威將軍融于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周也辰也十二日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

雷破滅之罪以避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泉市積日觀者數萬皆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舉見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閱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憐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所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就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梓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案禮上大夫棺八寸厚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梓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梓稱之墨子尚儉棺三寸左傳趙盾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之副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韓信事今史無惟陛下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下教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于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

黃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七 思補

恩于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昔樂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一年臣竊恨之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明哀察于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數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昭之長子也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而獨不喜恪每謂人曰此子必敗諸葛氏陸遜亦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後者視非安德之基也恪再攻淮南時越謝太守張疑與諸葛亮子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雖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密光受任亦有燕益上官逆

亂之謀事見二十二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兇斯難耳昔每聞東主

殺生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

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奪太史公曰楚俗而

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

輯睦東家亦謂吳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耶取古則今今則古也

則則自非郎君進忠言于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誰復有進

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

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其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

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

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

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十六年

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

峻曰鯨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

進胤爵高密侯其事如前始恪自淮南退軍還蜀友已知其必敗

書與滕胤曰富人疆盛河山可披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

及恪遇害孫峻欲以友為鬱林太守友發病而死友豫章人也虞

翻徙交州時友為縣吏縣令使之逆翻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

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時郡中已見有功曹斐召而問之曰君

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

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謂穎子

嘿子直穎子直皆顯雅孫其閒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閒由是

知名故友為之死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

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

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使

治武昌官民閒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

璽殺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

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

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字乳也遂撫育皓及其二弟皆賴以獲全為

吳人立皓張本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吳地春申吳主亮乃改明年元

為五鳳

甲延熙十七年魏主曹髦正元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二

月魏殺其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元光祿大夫張緝初豐年十

七八已有盛名明帝嘗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十六年十七年

云聞有李安國帝曰安國是誰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于吳

越邪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及曹爽專政司馬懿

稱疾不出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閒時人乃為之語曰曹爽之

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言豐雖外示清淨

而內實圖事有似游光也懿雖聞之不以為嫌故不與爽同誅及

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夏侯元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

不得在執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

之親懿師聞而惡之又豐在中書二歲魏主若數召豐與語不知

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鑽築

殺之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緝及夏侯元張緝等皆下廷尉鉞械

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鍊永甯署令樂敦黃門監者為之

未嘗

宮中太后宮名永南道令元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元從僕射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官者為之主黃門元從秋六日元從僕射劉賢等元從僕射劉賢等元從僕射劉賢等元從僕射劉賢等元從僕射劉賢等

皆屯門陛下臨軒禮字之末曰軒促御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鏗等曰陛下儻不從人案何豐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元為大將軍緝為車騎將軍元

緝皆知其謀此上皆庚戌誅節元緝鏗敦賢皆夷三族初夏侯霸之入蜀也邀元欲與之俱元不從曰吾豈苟存自容于寇虜乎遂還洛陽自是不交人事不蓄華姘及司馬懿卒中領軍許允謂元

曰無復憂矣元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九字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及元被執師弟昭

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趙司空者趙儼也其葬時師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昭兄弟皆會葬所賓客以百數元時後至眾賓客震動咸越席而

迎之師由是大惡元及下獄元不向下辭鍾毓自臨治之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

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卿便為我作毓以元名士節高不可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屈而欲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為作辭辭使與所流涕以示

元元視領之而已初毓弟會求交于元元不許至是乘元在囹圄且恃兄執因欲狎而友之元正色曰鍾君何相信如此也元有靜

持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而元神色如常書亦不輟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

若節尚齊長公主列侯給事中有內外之重而豐常約救節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施親族所賜宮人多與子弟及諸

外甥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一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

死耳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豫州郡分屬沈約曰晉分屬東莞又自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

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死冲為代

郡太守卒繼父業正始中夏侯元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叔友人荀榮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

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

言而妒前多言多毀妒前無親謂其如前者忌人之在己前也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

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于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嘏傳介子之後也遠于政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善論才性原本精微世

有能及之者 辛亥魏大赦 三月魏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嬖之女也 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六月姜

維伐魏隴西 魏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元善及聞二人被收允欲見大將軍司馬帥已出門回還不定中道還取袴司馬帥

聞之曰吾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恩恩乎及鎮北將軍缺以

允爲之已受節傳出止外舍魏主芳以允當出詔會羣臣特引允以自近允當與魏主別涕泣歔歔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徒樂浪未至道死初鎮北之命始下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衣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謂其妻阮曰吾知免矣阮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俄而見收門生走入告阮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阮曰無與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司馬師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其父當便收之兒以語母母云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牽胸懷與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具以狀對卒免于禍阮氏賢明而醜允與初婚見而愕然交禮畢卽出無復入理阮遺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十一

魏主

栗俊人雲午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言有伏甲將興也魏主懼不敢發昭亦悟亟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魏主平觀在洛陽城西已過甲戌師以皇太后命召羣臣會議令以百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魏主荒淫無度黎庶怨不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魏主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魏主對坐芝謂魏主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芝之入後魏主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秀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又遣使者授魏主齊王印綬出就西宮魏主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李惠不自勝餘多流涕師又使使者請璽綬于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爲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子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侯公侯之子爲公外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爲小宗禮王后無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歸于元城定迎者樂節定而迎之也元城縣屬魏郡魏郡屬東郡東郡屬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郡故出迎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六

十一

魏主

西廂舉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與答拜儀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與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魏主神明爽俊德音宣期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羣朝師私問鍾會曰上何如主也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師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大赦改元正元為齊王築宮于河內姜維自狄道進拔魏河陽臨洮河間當作河陽河陽魏郡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魏郡西郡以地理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遺孽時邊寇將軍張疑久在南荒患風溼固疾及還成都所患浸篤杖然後起李簡之請降眾議狐疑疑曰必然時論以疑股疾未愈不能在行開而疑自乞肆力中原臨發辭帝以殺身自誓

帝為之慨然流涕至是魏將軍徐質與戰疑病困遂為所殺維乃還疑為人慷慨壯烈其死也蜀人痛惜之先是夏侯霸來降而疑亦初自南中還霸與疑書曰雖與足下疏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疑答書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

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欽已內懼又好增爵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邱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夏侯元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何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禮於故曰四岳堯舜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而時因謂之國家傾軛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方嶽重任

延熙十八年魏正元二年春正月魏毋邱儉乞欽為太后詔起兵于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于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字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字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儉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死是有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召河南尹王肅問之肅曰此名崑崙尤庶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安樂者歸德倡亂者先亡矣至是其言果驗帥又召肅謂之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甯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置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家屬皆置內但急往禦衛禦衛欽之頃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痛創甚痛創甚疾腫日瘡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爭拒之惟王肅與向警傳報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擬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鎮以備吳吳動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驟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賊然急遽戊午師帥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以弟昭兼中領軍哥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也官祖送於城東時鄭袤以病不任會師謂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告袤袤與疾追師及于近道師笑曰固知侯生必來也遂與其載問曰計將焉出表曰毋邱儉好

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師  
稱善師以荆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  
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  
次之假節受其職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基言  
于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  
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于  
軍門矣師曰善乃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救其停駐基以為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前進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  
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等虜  
掠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  
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願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熹十八年

無用之地傳軍不進是置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  
家之有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此計  
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思應劭  
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係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  
心左傳楚令尹孫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水經注  
南頓定潁縣又東南逕奇雜城校分別出世閏月甲申師次于潁  
謂之大潁水潁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閏月甲申師次于潁  
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歸降王基復言于師曰兵聞拙速未親為  
巧之久也孫子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補註謂儉若不時  
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  
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  
資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

不受孫子及司馬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  
其直皆有是言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兵  
而行十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癸未魏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  
州刺史陳泰代之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雷  
贊襲魏壽春寶未至壽春道病峻令贊還為魏軍所追贊病困不  
能整陳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俱死無益也初贊為將臨  
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  
是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遇害魏司馬師命諸  
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謂曹徐諸將請進軍攻項師  
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  
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史招李續前後臣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熹十八年

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左傳吳夫槩王速戰更合其志  
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  
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  
春安風縣屬豫州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  
諸軍出譙宋之閉宋謂梁國之地梁國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  
汝水之北汝水之北毋邱儉文欽進不得關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  
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  
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  
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  
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于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

為欽子壽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于是  
 分為二隊夜夾攻師軍驚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  
 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嘯被皆破謂被以欽失期不應會明焉見兵  
 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  
 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善曹奮鼓譟失應  
 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奮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  
 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  
 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奮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  
 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少為曹氏家奴常在  
 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  
 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鄉里人故素與大目相信乞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十九

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  
 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  
 日中也欲使欽解其首欽殊不悟乃更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  
 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傳矢欲  
 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誓自努力是日毋邱儉聞欽退恐  
 懼夜走眾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  
 春已潰遂亦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王寅進至囊泉春秋會  
 舉杜預曰在九江遠道難東南今其地在東吳界亦謂之秣陵文欽父子詣軍降毋邱儉走北至  
 慎縣慎縣在東吳界亦謂之秣陵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北  
 字之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騰就  
 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為安豐津水南自城故  
 安豐郡尉治後立霍邱成杜伯曰安豐津在壽州霍邱城北

傳首洛陽封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  
 流避山澤或散走入吳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  
 州諸軍事東毋邱儉三族是管轄嘗過儉先壠倚樹哀吟精神  
 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  
 武藏頭蒼龍無足自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當滅族不過  
 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  
 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延  
 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  
 不足以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  
 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  
 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覓曰醮冠娶祭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十九

魏武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監  
 諸軍事充適之子也衛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師令昭總統諸軍  
 辛亥師卒于許昌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  
 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  
 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  
 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  
 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  
 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  
 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 三月魏立皇后下氏  
 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

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謂朱公主于峻曰與僕

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之

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惟滕胤諫止之峻不

從功卒不成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

民勞不宜顯武維不聽率軍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

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西郡魏時廢省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

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

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抗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經輒渡

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

于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散死者萬計張翼謂

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蛇虺足魏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復軍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後主延熹十八年

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

一卮舍人相謂曰政人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盡也為蛇

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盡蛇曰吾能

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

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魏

主鬚詔長水校尉郭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併力拒維戊辰復以

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眾大盛將軍

以烏合之眾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

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單曰蝮蛇螫手則斬手足則斷足則斷

蝮蛇一名蝮蛇人手足則斷去其肉不然則死師

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蝮蛇即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拳而郭璞云

各曰一種蛇其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

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

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

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

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蝮蛇

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

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控其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計經既破

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棧陽縣前漢屬

省余謂棧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棧陽

陽素蓋言略屬耳漢略相近因語焉而致身寫字焉耳 放兵

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

名略 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

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輶三月乃成拒埋三

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曰

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背生牛

皮索之下可藏十人填墮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

不能收謂之輶輶車注又曰輶車者屬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圍也應劭曰輶輶如車非也蓋攻

城之車耳○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音輶輶音輶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輶輶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雖孤軍遠僑僑寄也



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

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

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于臨湘吳大帝嘗其父堅曰武烈使太守

奉祀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于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吳曰吳歷

月立太祖廟凡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魏有鮑出者京兆新豐人也少

好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共守老母以飢餓其母守

舍五人相將採蓬實合得數升出使其兄初雅及弟成持歸為母

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

以繩貫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歸便欲追賊兄弟

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將去責賊何用活為乃寢

肯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來乃布列待之出到便斫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而圍出出跳越斫之又殺十餘人賊分布

驅出母前去賊追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見母與

比舍嫗同貫相連出益痛橫死剛怒氣百倍賊懼乃問出曰卿欲

何求出且泣且誓指而言曰是非我母邪賊乃解母還之比舍嫗

遙望出哀求出復斫賊賊曰已遺卿母何為不去出指求哀嫗曰

此吾嫂也賊復解還之出乃攜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平山

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車歷山險危殆不

安不如負之為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

嘉其孝烈欲薦之州郡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魏青龍中母年百

餘歲乃卒出時年七十餘行妻如禮至是出年且八九十而才若

五六十者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六 漢紀六十八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首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九世祖十九年盡

後皇帝下之史

兩延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姜維進位大將軍二月丙

辰魏主髦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

少康為優帝謂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

德宏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尊任智力以成

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焉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繁賢

相為人父則不能備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魏少府丞管輅卒

資治通鑑補後主延熙十九年

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

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夜不寐父

母禁之而不止嘗云家雞野鶴猶尚知時況于人乎與鄰兒共戲

輒畫地作文父為瑯琊郎長輅年十五來至官舍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淵有筆辭義斐然登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

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請與相見大會賓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

也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

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清酒三升何如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

酒使獨飲之輅飲盡問子春曰今欲與輅為對者府君耶四坐之

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

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

情耳子春曰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于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

陰陽文采葩流龍音伯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

互相攻擊論難鋒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子春語眾曰此

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獵之賦大子司馬何

其磊落雄壯也于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利漕民郭恩善周易春

秋又能仰觀輅就恩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論師又學仰

觀三十日中通夜不臥語恩曰君但相語墟落處所耳至于推運

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

恩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案慷慨曰聞君至論忘我篤疾明闇之不

相逮何其遠也性通鳥語勃海劉長仁問其說輅答曰夫天雖有

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

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沈浮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

襄失德六鶴竝退伯姬將焚烏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烏

夾日映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至于分蒼布卦

精義入神管輅逢一小人失妻輅為筮之教使明且于東陽城門

中人伺輅人牽其共歸具如其言脈絕走即共追之豚

入人舍突破主人嬰婦從中出一人患數失火令輅筮之輅教

使明晨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隨為設

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果得諸生有急求夫不聽強留之

宿生大不安疑為闖己中夜生乃把刀出門倚積薪而隱數有一

小物直來過前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怖舉刀斫

之正斷其髮視之乃狐也火患遂絕其巧中多類此其弟辰嘗欲

學其術輅言卿不可教耳夫上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

視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此也石苞嘗問輅曰問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信乎輅曰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

則四嶽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

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為難荀曰君何以不隱格曰夫  
 淺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  
 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見  
 數不足以為異知術不足以為奇夙夜研幾孳孳溫故而索隱行  
 怪未暇斯務也輅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備愛已不衰每欲  
 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  
 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河之流為激  
 石之清樂與李主論道不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季主名司馬季  
 業晉與宋忠賈誼論道事見史記  
 日者傳漁父隱士也見屈原傳諸葛原亦好卜筮數與輅談論  
 深服其微妙後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溫克然不可  
 係身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四 恩補續

可不慎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  
 之有弟辰嘗謂之曰大將軍司馬公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  
 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  
 不見女嫁男昏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抱鼓不  
 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  
 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  
 壽之驗也至是而卒年果四十八 夏四月魏主髦賜大將軍昭  
 衰鏡之服赤舄副焉 丙辰魏主髦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諸儒莫能及帝與博士于後論易  
 庚峻論書馬照論禮記魏主嘗與中護軍司馬望  
 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并屬文  
 論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魏主性急請召欲

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追  
 虎賁五人昇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轎如轎車  
 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騎之閒是為傳乘 每有  
 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裴潛事武帝少好學有風採八歲  
 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盛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必過秀然  
 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于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  
 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  
 領裏有裴秀 六月丙午魏改元甘露蓋以甘露降  
 而改元也 姜維在鍾  
 提魏人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  
 見上卷 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  
 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  
 五兵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及二矛三  
 戈四戟五也鄧司農所謂戈矛戟酋矛夷矛車矛五兵也詳堅也

古以犀兕為甲 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謂初代王  
 故謂堅為犀 經也兵新謂造還洮  
 西敗卒更 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 言蜀船自洮洮  
 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隘小舟楫可入也魏軍  
 度難而西皆陸行存疑陸軍二字以文義考之當是運字然魏志  
 艾傳亦見軍字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  
 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倉賊  
 有結計其來必於秋七月姜維復率眾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  
 回從董亭趣南安 水經注董亭在南安郡西南 艾據武城山以拒  
 之 水經注渭水過嶺道南原道南安郡治也又東漢武城 維與艾  
 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于段谷 水經注上  
 段谷水出西南南門溪東北流合 大破之魏以艾為鎮西將軍  
 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四 恩補續

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白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魏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字為太傅 九月魏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

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

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魏青州統齊魯兩州安城縣東

邢溝入淮自淮入泗也 魏青州統齊魯兩州安城縣東

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峻饒之

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立名峻饒之

于石頭忽然心痛而歸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不能起乃以後事

付從父弟偏將軍繇丁亥峻卒吳人以繇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

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襜釋名巾謹也

二十成人士

岱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

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

徐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于何聞過談者美之 吳呂據

聞孫繇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繇

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其廢繇

冬十月繇遣從兄憲將兵逆據于江都使中使敷文欽劉纂唐咨

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

意胤自以禍及因畱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

蓋胤告以繇為亂迫融等使為誓難繇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

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五 恩補樓

質不從胤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將士見

公出必委繇就公也委業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

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

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繇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

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

為叛臣遂自殺據父範在孫策以造吳故魏以司空鄭沖為司

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

儀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遂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

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日向書僕射令則則左為省主若左右

僕射以主省事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

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

父母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交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

嘗思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

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有丹麥實母命守之

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

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

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

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

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

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居虔檄為

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

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繇

遷大將軍繇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六 恩補樓

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即魏也 魏遇志薄于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惲謀殺繇事泄繇殺惲憲服藥死 魏蘭陵景侯王肅卒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吳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其父朗先有易傳肅更為撰定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劉賈以肅為人有三反方于事上而好下依己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符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三反也 天赦 立皇子璿為新平王 延熙二十年魏甘露二年 吳太平二年 春三月魏大梁成侯盧毓卒 夏四月吳主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繇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以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 或曰科當作料量也 遜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于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後主延熙二十年

七

思補

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 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 但令我制以手詔宣行也 書可耶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蠶也 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溼今外溼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元鄧鸞等友善元等死王凌母邱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出舍有罪以收眾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因吳人欲向徐榻徐榻即徐塘 請十萬畝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征東將軍屯淮南征

南將軍屯襄陽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中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密井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尉勞以觀其志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達先為豫州而卒故稱之 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于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得士豫州母邱儉既死復督揚州 眾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謂人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為司空邪文舒王 初字也 且不遣使者而令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繇所為乃遂殺繇時繇為揚州刺史與誕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備帥故誕疑繇開已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備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 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後主延熙二十年

八

思補

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觀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為質 吳滕盾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係吳人 六月孫繇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奔魏乙已魏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表號赤烏事從豐厚 魏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諸葛誕 昭若自行恐後有後兩官 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掣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眾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惲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魏師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邱頭是役也可馬昭改邱頭曰邱唐為沈邱縣 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掣等從

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眾突入城

敵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

勢

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

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

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于勢大損諸軍

竝據深溝高壘眾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重聽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

○ 辛未引兵還建業

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

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

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開揚言吳救方至大

軍之食分遺羸疾就殺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

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彞皆誕腹心謀主也言于誕曰朱異

等以大眾來而不能進孫綝殺吳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

坐須成敗今宜及眾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

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

眾歸命于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

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竝

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彞固勸之

欽怒誕欲殺班彞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降魏全憚兄子輝儀

在建業

輝儀子時憚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翽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

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

憚等說吳中怒憚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

二月憚等帥其眾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魏拜憚

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

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人出略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魏征西將軍都督

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于

芒水水經注野谷水出焉中南山巔谷北流逕長城西入流  
 歷縣竹園中又北流注于泗余夫第谷在  
 今洋州漢符縣南入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艾不應是時  
 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曰或問往  
 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  
 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  
 以少取多句踐卑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吳者項禮漢弱相  
 與戰爭項羽以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耳以為民志已定則難  
 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  
 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  
 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  
 役天下上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秦疆

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出 思補

竝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  
 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竝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  
 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  
 數跌不如審發數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審而後發是故智者  
 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謂意也謂意之所揣度時可而  
 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  
 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爾巴西人也幼孤與兄弟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  
 研精六經欣然鬻笑以忘寢食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  
 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觀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  
 造次辨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

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  
 忍況左右乎 天越  
 寶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吳景春正月吳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  
 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憐又率眾逆陸遜也 此敵無備之  
 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  
 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石車即砲車也逆燒破  
 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澗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  
 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遂殺欽欽  
 子鴛虎將兵在小城中鴛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  
 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于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

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出 思補

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  
 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  
 懼又表鴛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飢困司馬  
 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  
 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  
 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  
 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于盡誕性義烈能舍己以急人初為  
 尚書郎時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與畿俱溺虎賁浮  
 河救誕誕揮手曰先救杜侯誕遂飄沈遼岸絕而復蘇其臨危篤  
 義如此故人多樂為之死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  
 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敵吾弗取也乃免曹曹陳而死唐咨王祚

等皆降唐本魏人降吳見七 吳兵萬器仗山積司馬昭初圍

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眾多攻之必

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

謝諸葛誕文飲唐咨也 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廉之但堅守三面

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

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

破初壽春地卑下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毀城邑故北軍之築圍

誕竊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攻圍亢旱累月城既陷

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議者以淮南仍為叛逆仍相 吳兵家室在江

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

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十三

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 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

眾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

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鴛人地 昭遺王基書曰初議

者云云求移者甚眾謂前詔諸軍 時未臨履亦謂危然將軍深算

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

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費有滅吳

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

既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

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

又內患未弭謂孫綝君 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逾年人有

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

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禕懼挫威

也事見六十三卷 昭乃止以其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

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

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

弁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禽

三叛大虜吳眾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

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奪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

誕眾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

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魏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十四

時人比之子房 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更

官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夏五月魏詔以司馬昭為相國封

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主亮封故

齊王奮為章安侯 八月魏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魏以關

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魏主髦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

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

出序史記其序厚 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為陳政化之要以訓

之問者莫不砥礪小同元之孫也魏元別傳曰元有子為孔融史

善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 素與司馬昭善嘗問往詣之昭適

元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素與司馬昭善嘗問往詣之昭適

如廁而小同直入其室昭時有密疏未屏及從廁還問小同曰卿

見吾疏平曰不見昭曰甯吾負卿無卿負我遂厭之 吳孫綝以



吳主亮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鏡里并稱疾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闕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上全卷正元二年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自是時熊為虎林督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琳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劉承謀誅琳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琳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救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雷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南朱雀橋朱雀橋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也規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衛將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聞之吳有左右無難營兵作版詔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五 恩補

琳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宜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琳同堂姊適運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琳九月戊午琳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禁止之不得出欺吃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琳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琳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

不肯署名琳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琳迎立琅邪王休繼從之己未琳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楷以吳同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在與又從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寒亭孫琳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擊下搖蕩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琳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孫恩奉上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六 恩補

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琳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王下車登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孫琳稱羣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引見慰諭下詔以琳為丞相荆州牧增邑五縣琳遣大將軍封永安琳今休以接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閻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為王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即位遂寵任之為布增吳立孫琳以亡國喪身張本來自曰吳亦烏八年分鳥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吳東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徒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

歸何而目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也逆迎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司敗即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齊桓公與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刺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險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卻其遺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衛本襄陽卒家子問羊道有人物之變往干之道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大帝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敢言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大帝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大帝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妻習氏明識有理辨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七

思補

上作宅種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思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 己丑吳主休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七

思補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休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吳主

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省之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散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即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為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綝謀反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更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眾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陛兵宿衛之兵夾殿吳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七

思補

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主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彌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眾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曰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從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從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為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肩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綝首命其眾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槨厚薄皆自度斷而葬己已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主

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

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事見六十

建安二事見七十皆實兵諸國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

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

國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國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

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聽敵入平謂從敵使重關頭鎮守以捍之

令游軍勇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

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

是流令齊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

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運其北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宜險

又北運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漢要以閉殺焉

啓疆之心書此是歲宦官黃皓始專政帝弟甘陵王永懜皓皓

為亡蜀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思補樓

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

卯景耀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甯陵井中先是頓

邱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邱冠軍

郡後漢魏屬梁國頓邱縣漢屬東郡魏屬頓邱郡羣臣以為吉

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

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夏六月魏京陵穆侯

王昶卒 封寔子諶為北地王詢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

陳祗以巧佞有寵於帝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眾在外希親朝

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帝痛惜之發言流涕諡之曰忠

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

景耀三年魏元帝曹芳景元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魏

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遵前年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

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

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

國為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今權在

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

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

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魏主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素

繳絹也此黃素詔者蓋以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思補樓

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考異曰世語

申意今從魏主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

弟屯騎校尉伯遇魏主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伯遇走中護軍

賈充自外入逆與魏主戰於南闕下魏主自用劍眾欲退騎督成

倖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

時太子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

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即抽戈前刺魏主殞於車下時年

往往枕魏主股而哭甚哀枕魏主于股也左傳齊崔杼弑其君曰

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

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

陳泰字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  
元仙 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試君不知其次昭  
乃不復更言泰於是歐血而卒充母柳氏道古今重節義居平數  
罵成濟而竟不知充實使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先是揚州都督  
石苞入朝還辭魏主雷語盡日既出昭問魏主如何人苞曰太祖  
復生也昭聞之汗流浹背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太后下令罪狀高  
賈鄉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母賢而  
有智初經仕至郡守其母謂之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  
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後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  
十四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  
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至是被收經謝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三

魏言悖慢自下射之乃泣 六月癸丑魏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  
吳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景元  
丙辰魏主吳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  
魏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范  
曹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 嚴密以爲難唯衛  
灌陽無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浦里塘 嚴密皆以爲難唯衛  
將軍陳南漢陽興以爲可成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士  
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吳會稽郡諸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  
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孫亮亮爲侯官侯遣之  
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中郡漢高祖以封關其王及武帝滅之  
從其人名爲東冶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侯官爲  
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 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天赦 魏陽鄉侯王觀卒觀在明帝時嘗爲涿郡太守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三

舉苟不合宜實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受分謂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攄復曰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景耀四年 魏景元二年 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編縣以北 及南陽之山都縣立其陽郡 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 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南郡臨沮縣以臨沮水得名水經注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思補

南入 若由等如期到者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蓋亦當時常語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溪口乃趨平土皆山谷險隘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為弓冬析幹春液治筋以陽煦而筋而濡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據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既死累有廢立之事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甯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遣

昭書曰昔漢主納鄴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越銷印事十卷漢高其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于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烈奮之弟也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甲寅魏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其平尙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尙書令瞻統朝政車騎將軍廖化欲約鎮軍大將軍宗預往候之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進門邪遂不往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卻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思補

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秘書令秩六百石亦不罹其禍人或譏其不通正乃作釋譏文以自喻其略曰昔在洪荒蒙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婁道缺霸者翼扶贏氏慘虐吞噲八區于是縱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蠢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售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嚮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而照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除未踐而棟折機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

甯曳尾于塗中穢濁世之林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  
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款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吳主  
休使五官中郎將薛琬來聘明音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  
聞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  
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  
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琬綜之子也見七  
十二卷建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淇汗

入貢於魏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  
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  
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  
生拔地而長故為託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託跋妻李陵胡俗  
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  
汗音 至可汗毛始疆大白曰虜俗呼天為可汗○可汗音渴寒統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三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  
東西三部其大人曰暱羅落羅曰律推寅等皆為大帥推  
寅蓋即推寅也案魏收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  
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 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 推寅死利立  
利死蓋立蓋死樓立 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  
分統部眾為十族 案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  
骨氏後改為骨氏次兄為骨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  
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  
次弟為歸離氏後改為邱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侯氏次弟為  
自歸離氏後改為侯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侯氏次弟為侯氏  
重耳氏後改為侯氏次弟為侯氏後改為侯氏次弟為侯氏  
十姓百世不通婚○提音昆又音鄰 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  
遷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  
有盛樂縣  
後漢顯宗中郡建安二十年鮮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  
止置 縣以歸離氏而盛樂故縣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  
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 郡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拓拔氏始

卑阿比能與魏為敵者也阿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拔氏盛矣為  
後魏張本爾經初詰汾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故見輻輳自天而  
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詰汾異而問之曰我天女也受命相  
偶遂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  
及期詰汾至先所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君  
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為帝王詰汾而去子即勃也  
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款音旭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七 漢紀六十九 三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七十 魏景耀五年盡魏元  
帝咸熙二年凡四年

後皇帝下之下

壬景耀五年 魏景元三年 秋八月乙酉吳主孫休立皇后朱氏朱公

主之女也戊子立子璽為太子魏志孫吳主休為四子作名皆吳主自初非 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

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五傳魯眾仲曰兵德 智不出敵而力小於

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伐魏洮陽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景耀五年 思補樓

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強城東北三百里有會城臨洮水

曰洮陽城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強音強去聲鄧

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注洮水經洮陽城又東逕

侯和即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即沙州之地晉書張駿據河西因前

趙之亂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街石門侯河漢川日松五屯護

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洮川帥次沓中則侯初維以羈旅乘

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強音強 初維以羈旅乘

歸身受重任與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關

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終敗國家

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重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

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

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 返自洮陽因求仲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維於沓中而伐蜀○絳音粉 吳主休以濮陽與為丞相廷尉丁密光

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初與為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與遇

之厚左將軍張布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嘗為琅琊王從

會稽當作琅琊 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與關軍

國以伎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欲與博士祭酒章昭

博士盛冲議論前漢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為祭酒胡廣

饒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沈約志曰吳主

為劉氏祭酒夫祭酒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侍中

總敬賜常侍爵馬者最為尊 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已陰過

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

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滋惡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昭等乃解也布惶恐稱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

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

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蓋比之孫休以維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景耀五年 思補樓

主親近 良甚不取布拜叩頭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

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詩大雅 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有疑懼卒如布

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魏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妣奚

從譙郡鉅縣鉅有嵇山家於 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向

秀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

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

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康性好鍛宅中有

柳樹甚茂乃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及會至康鄙其為人

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便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

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鍾會世說云鍾會恨四本

其性中畏其難不放出既 臨山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乃與濤  
書絕其略曰足下務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個  
與足下相知耳聞足下羞庖人之獨制引口祝以自助故具為足  
下陳其可少加孤露母兄見驕性復疏熾筋憊肉緩頭面常一  
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當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  
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故  
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  
長而見羈則狂頓纒赴湯蹈火雖飾以金鑿饗以瑤肴愈思長  
林而志在豐草也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七  
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瘳不得搖性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復多融爬搔無已 而當裏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  
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問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  
欲自勉嘔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  
未見恕者所怨雖躍然自責然性不可化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  
當與之共事或客賓盈坐鳴聲聒耳靡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  
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絕惡遇事便  
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  
病甯可久處人閒耶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性有所不堪真不  
可彊豈可自好章甫彊越人以文冕己好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  
昭聞其非薄湯武之語深惡之會東平呂強淫其弟安妻徐氏心

不自安乃誣告安繼母遂下安獄安素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  
里命駕康亦友而善之遂為證其不然會因言於昭曰嵇康臥龍  
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又譖康嘗欲助毋邱儉賴  
山濤不聽而止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  
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  
許康乃顧視日彭素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  
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昭尋悔  
而恨焉康字叔夜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辭氣  
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  
寡欲寬簡有大景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  
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于懷以為神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  
乃著養生論以明其理後與王烈相遇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即  
自服半餘半與康皆擬而為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  
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每獨入  
山採藥遇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樵者過之咸以為神籍瑀之子  
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  
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行已寬欲以莊周為  
模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然忘骸常隨叔父至東郡兗州  
刺史王和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和歎賞之以為不能測籍本  
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  
遂酣飲為常司馬昭初欲為子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



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醉獲免故昭嘗為之歎曰阮嗣宗其至慎者乎與之言皆元遠而未嘗臧否人物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非其好也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至孝而不拘禮法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致瘠母立殆至滅性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母喪稽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懼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裴楷來弔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盡哀或問楷曰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哭何為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豈可不以儀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五 思補

軌自居時人歎服其言籍外雖坦蕩內實清至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之疑也籍時卒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蹟所窮輒痛哭而返嘗登廣武城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鬻子成名又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作豪傑詩籍少時嘗登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晉書阮籍傳以志則謂別有隱者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迺然而笑道與籍既降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乃向人嘯也籍遂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蹈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收獨不見羣蟲之處

禪中乎音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助不敢出禪褙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亦何以異於斯乎於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讎而司隸校尉何曾惡籍尤甚嘗面質籍於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昭獨愛其才常擁護之故人莫能傷阮咸亦清素寡欲而任達不拘居母喪縱情滅禮素幸姑胡婢姑評之雷與及歸更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籍子渾亦慕通達籍謂之曰仲容已豫我此游汝不得復爾山濤少有器量介然不羣素與嵇康善後遇阮籍便為

查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六 思補

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向秀清悟有遠識嘗欲為莊子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及注成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康每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秀若無人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六七歲時嘗於宣武場觀猛獸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虓音音上聲 眾皆奔走戎立而不動神色自若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人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年十五隨父渾時有兩王渾渾父渾乃夏在在舍阮籍來省渾見戎乃謂渾曰濟沖清賞非卿倫也共聊言不如與阿戎談籍長戎二十歲便與為友時沛國劉公榮飲不擇人人或譏之公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似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及公榮詣籍俄而戎亦至

籍謂戎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于是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籍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唯公榮可不與飲三人各拊掌大笑劉伶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甚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渴甚求酒於婦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立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醒音呈酒病也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饋然復醉醉後嘗忤俗人其人攘袂欲擊之伶拱手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勛音勛其人笑而止伶每出遊常乘鹿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七 思補

登不知何許人也無家屬居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拊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聞所經家或設衣食亦無辭讓及去皆舍棄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籍康從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荅將別謂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於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雖乎免於今之世矣及康誅後向秀應本郡計入洛經康舊廬於時日薄庚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念曩日游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

以哀之久之阮籍亦卒王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與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魏司馬昭忠委維數爲寇官騎路道求爲刺客入蜀官騎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立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助爽之會孫也昭欲大舉伐蜀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紳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八 思補

禪之闕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費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上表曰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竝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爲左車騎將軍廖化爲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在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譖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 癸亥與元牟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春正月詔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亮之初亡所在各求立廟朝議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廟以時賜祭吏民欲祭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祠從之附錄宋曹彬伐蜀武侯祠怪其雄壯謂左右曰得爲武侯祠故損之中殿置廟有石碑出上刻字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大驚曰公神人也更崇其宇祭之而去

魏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資食暴  
 為百姓所患會吳主孫遣察戰都荀至交趾荀擅調孔爵三千頭  
 送建業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請及荀遣使  
 至魏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 魏大舉入寇遣征西將軍  
 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趨甘松沓中以連級姜維雍州刺史諸  
 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費日下齊魯屬  
 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 鍾會統  
 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進臨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 鍾會統  
 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瓘音持節  
 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又行會軍司 會過劄王戎問計將安  
 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  
 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九 魏書

其故寔笑而不荅秋八月魏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將軍  
 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會遣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  
 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緒之子也有功魏室猶不原  
 貸諸軍聞之莫不震悚朝廷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  
 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赦  
 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  
 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遂率諸軍平行至漢  
 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凱圍  
 蔣斌於漢城考異曰晉書文紀作 會逕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  
 葛亮墓諸葛亮 葬所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郡  
 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武興 朝廷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

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  
 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  
 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  
 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眾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  
 眾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形之子也傳形死事見  
 烈章武 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遺天水  
 太守王順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改曰隴西太守牽宏邀  
 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  
 等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疆川口在嶺南山南嶺臺山即臨洮之西  
 強川姜維之遺也鄧艾遣王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  
 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十 魏書

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  
 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眾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  
 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注小劍成西去大劍山  
 故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陰  
 平關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葭萌為梓潼大  
 守有劍閣關葭萌使徐成寇蜀 魏安國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  
 朝廷告急於吳甲申吳主孫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  
 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補注施績即朱橫 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  
 如西中以救漢河中路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吳兵之  
 兵亦可以 魏主吳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  
 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 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  
 軍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

以某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祖戚此宅相久乃別居  
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杜不為鄉親所重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為碓水側置輪  
碓後以木貫  
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止直碓尾木激水灌  
輪輪轉則交午木夏擊碓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帶之水碓○碓  
對每款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岐厲之  
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之不辭  
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  
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  
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入為尚書郎  
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舒曰吾即其人也積被而出當汰者甚愧  
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十一 忠補  
後主炎興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七八

引軍向白水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  
牛關西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  
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恐屬會姜維列營守險合攻之  
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案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  
始有德陽縣蓋因黃故亭而置縣  
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關關梓潼德陽縣屬廣漢郡  
漢志以廣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  
陽亭徑趨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  
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趙涪出  
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  
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  
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陰平府陰  
平縣北六十  
里有馬關山峻峭峻極為難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  
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關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  
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驛亦艾伐蜀  
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驛馬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十一 忠補  
後主炎興元年

馬曰陳而死杜佑曰襄州德陽縣瞻字思遠八歲而孤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工書畫誠念窮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舉有過其實朝廷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避山澤不可禁制遣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許吳或以為南中七郡南中七郡即南寧朱提牂牁越嶲南夷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許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政治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後主炎興元年

辱之恥何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昔韓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辱且若欲韓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實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奉請京師為京都對方議降魏已為晉人諱矣故正呼京都之言乃陳壽之筆非誰周之辭也以古義爭之眾人皆從周議帝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斷不出租稅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猶敢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帝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

及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維維縣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里艾大喜報書褒納帝遣太僕將顯別救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也櫬棺也示將受死後主時年四十八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依鄒禹故事承制拜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魏驛故事也鄧艾山此得罪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宏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奏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後主炎興元年

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巴即巴中也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郫郫縣屬廣漢郡到郫曰梓州飛鳥縣得帝救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救罷兵降謂守即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諸葛太初夏侯不能勝也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四年而亡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嚴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士棄賁獻之國臣以草莽竊懷不甯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忭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余山為之降服川次不舉則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敵不務乎再自懼也蜀吳之與

國蜀亡及岷平及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嚴拜表以儆之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謂王凌田單也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甯歲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執魏政以來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立矣今蜀國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散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昔楚劔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思補

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我之天患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初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也屯於赤沙誘動諸夷進攻西陽 赤沙蓋在遷陵西陽之陽西陽也日黔州彭水縣漢西陽縣地吳分西陽置黔陽郡於郡置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西陽縣故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也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離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收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執也救外趣嚴嚴裝撫夷將軍高尙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

夷事見七十二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向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坐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十二月庚戌魏以司徒鄭沖為太保 王子魏分益州為梁州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南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漢中巴巴西巴東梁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名 癸丑魏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 乙卯魏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為司徒增邑萬戶 魏皇太后郭氏殂 是歲吳有白燕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魏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屬成都事見四十二卷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艾曰姜維自一時雄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思補

兒也與艾相值故窮其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捲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雷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與治為軍農要用蜀有鹽出銀嚴道郡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河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都有董卓塢董卓塢為之官舍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益魏廣陵郡治淮陰城城陽郡治魯二郡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

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

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討圖興復乃說會曰聞

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也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

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陶朱公汎

舟絕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

乃號曰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

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元興元年

華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

效人書於劔閣要艾章表白事章表上之魏朝皆易其言令辭指

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既以昭昭

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

主與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海為行軍司馬鎮鄴卷之

死盡錄諸王公置郵事見七十五卷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

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庶之女也會見利忘義好為

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昭

曰自漢以來丞相今遣會率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

魏制凡遣將帥皆置其家以為質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昭笑曰

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

我甯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眾

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適所

以為敵會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

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其圖

事中國之士各自思歸不可與同也自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昭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

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昭曰卿忘前言耶

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宜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

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

賈護軍賈充也我答言如今遣卿行甯可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

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辦也鍾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元興元年

艾會以權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

職分使之故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

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復加爵賞如敢有

不出誅及三塗比至鷄鳴悉來赴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

乘使者車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轎駕驛亦

伍伯陳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

車不立乘有驛赤屏泥油重轎帷游無斧車近小使車騎與赤發

白齒赤帷從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救取者徑入至艾

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轡○環瑱同

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

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

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眾威震

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

大猷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詔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爲劉備也蜀漢謂蜀郡漢中郡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從會軍及郡漢中郡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后去年崩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會留衛瓘謀議乃書板示瓘云欲殺胡烈等瓘不許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十九 蜀漢

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備衛瓘亦作檄宣告諸軍諸軍遂倡義已卯凌晨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札以拄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札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眾格殺維爭前殺會因洩維腹視其膽膽大如斗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眾鈔略死喪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胡淵小字鶴鵠時年十八既殺會救父名震遠近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之既而捨焉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續遂兼程而進遇艾於綿竹西斬艾及其子思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帝故艾孫灼本在洛陽通鑑原艾有杜預孫衛瓘一似已移置於後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姜維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至是而其首驗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昭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昭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鍾繇有定中之功特原毓子峻迪官衛如故進反勅向維爲河內主簿太守吳習以小譴繫維於獄時鍾會爲司隸於獄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二十 蜀漢



中辟雄為都官從事至是雄乃收葬會尸晉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元註曰骨枯曰骸肉腐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

今王誅已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顯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逆生以立於世明公傑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昭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

丙辰魏主吳遷洛陽 庚申魏葬明元皇后 初後主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補志永安即白帝城亦曰魚復縣今之夔州府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遣手救乃率所統歸於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咸熙元年吳元興元年 思補漢

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激利不義甚矣且漢已亡矣何得久吾甯能為吳降虜乎休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眾而西協步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魏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

公昭步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孫資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為鎮軍將軍都督西陵三月丁丑魏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顛為司空 己卯魏

進晉公昭爵為王增封十郡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馬湖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其詣晉王昭顛謂祥曰相王

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也皆已盡敬今日便當

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

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

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

據棧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卻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甯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甯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已定不聽成都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

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益州已降魏也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鳥生無君鳥以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魏晉王昭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丁亥魏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子係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開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空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蜀語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魏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魏咸熙元年吳元興元年 思補漢

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益州已降魏也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鳥生無君鳥以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魏晉王昭善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丁亥魏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子係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昭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開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空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蜀語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魏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

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 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 五

月庚申魏晉王昭泰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功世嗣制

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素勝五等爵

列侯以戶為差魏晉建安二十年魏王操遣名號侯以賞軍功虛

封自此始矣今雖復 甲戌魏改元咸熙 癸未魏追命舞陽文

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救援不

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魏陳壽言於晉王昭遣

荆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

昭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魏晉王昭泰使司

空荀頌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

鄭冲總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

交趾州刺史治龍編武帝建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三

安入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 吳主孫震

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命子置出拜之休把興臂

指置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 十 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

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也 國內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

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

之儔也孫策長子 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

軍布與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

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元元興大赦

元宗孫 八月庚寅魏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 初魏鍾

會之伐漢也幸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曾在事縱恣非持久

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秀為參軍憲英曰

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秀固請於晉王昭昭不聽憲英

謂秀曰行矣戒之舌之君子入則教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

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閒可以濟

者其惟仁恕乎秀竟以全歸詔以秀為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秀可

夫人之從父弟故以 憲英聰明有才鑒而儉約質素羊祜嘗遺之

諫會為功而得封 九月戊午魏以司馬炎為撫軍大

將軍 辛未魏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

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遺建寧蠻谷為

交趾太守魏氏建甯之大姓世為普帥至時唐為東魏

元毛吳吳音洪又音 孟幹孟通舉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

興為其功曹王統所殺 吳主體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脫其號從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三

其父母 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冬十月丁亥魏

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斌為給

事黃門侍郎水曹掾吳相府別置吳未嘗置掾魏人以晉 以使

於吳其家人在北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昭因

致書吳主體諭以禍福 初魏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倂以

倂繼景王後司馬師 倂性孝友多才藝名聞過於炎晉王昭愛之

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立歸倂

炎立髮委地手坐過刻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

之秀由是歸心晉王昭欲以倂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

祥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

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

詔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 吳主欲封太子

單及其三弟皆為王單弟名單如兒航之類其名單如

皆吳主休立妃滕氏為皇后 初吳主龍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

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

時翁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縱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

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謂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吳主執之

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衛將軍錄尚書事牧允

之子也滕允爲孫 是歲魏龍屯田官龍屯田官事見六十二

西魏魏二年春三月吳主遜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

璆璆音求與徐紹孫彥報聘於魏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

者吳主怒迫還殺之陟至魏晉王昭問吳之成備幾何對曰自西

黃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五 思補

陵至江都五百里昭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

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

風寒亦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五月

魏主奐加晉王臨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魏大赦

秋七月吳主遣通殺景王后采氏遷景帝匹子於吳尋又殺其

長者二人 八月辛卯魏晉文王臨卒太子奕嗣爲相國晉王襄

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蹟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九月乙未魏大赦 戊午魏晉

王奕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乙亥魏晉王奕葬文王於崇陽陵時賈充勸議葬禮未定石苞

自淮南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存疑自

乙未至

乙亥凡四十一日大赦與爲丞相及 冬吳西陵督步騭西陵

表請吳主遜從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

丁固右將軍諸葛說守建業關應之子也 十二月壬戌魏主奐

禪位於晉王奕甲子出舍於金墉城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

執魏主手流涕歎歎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

晉王奕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泰始丁卯奉魏主爲陳留王即宮於

鄴鄴即魏 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氏諸王皆降爲

侯追尊宣王懿爲宣皇帝景王師爲景皇帝文王詔爲文皇帝宣

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晉穆后諱春華少有

德行智識過人生景文二帝及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

武之命託以風痺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唯有一婢見

黃治通鑑補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五 思補

之後恐事泄致禍遂手殺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紼帝由是重之

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見宣帝嘗臥疾后往省之宣帝曰老物

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愧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宣帝驚而致謝

后乃止宣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 晉王奕

封叔祖字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佃爲東莞王

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鑿爲樂安王機

爲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掾等十七人皆爲王望乎之子也皆封諸

四子佃駿彤倫皆宣帝子○佃音甫彤音容 以石苞爲大司馬

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

驃騎將軍其餘文武皆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

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皆之三外官也晉初以景

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太師之任秩

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  
驍騎將軍之以上代太尉之職故與太尉並置不列及魏有  
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公上晉因其制以太宰  
大傅大保司徒司空為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  
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皆武官公驍騎  
車騎將軍中伏波將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將軍車騎將軍  
皆著武冠平上黑幘○著青丹未幾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為大將  
軍與司徒議陽王望司空荀顯凡八公同時並置晉主懲魏氏孤

立之敵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  
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晉主炎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

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嗣不得仕進今除之又  
諸將征成及長吏仕州郡者皆送質任於京 晉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 晉主炎承魏氏

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  
衛尉太僕廷尉 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府三卿 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曹等員 時將有事於太廟

朝議以奇父受誅允諫事見七十六  
卷魏正元元年 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

晉主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魏尚書曹有祠  
部郎晉因之 有司言御牛青絲網引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網而封人祭  
祀飾其牛杜置其網註曰網者牛鼻繩所以 牽牛者今人謂之雉繩曰白從以前皆謂之網案禮記少司馬

儀牛則執網則網之別名今亦謂之為網○網與網同 詔以青  
麻代之 晉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為之元幹之子

也傅幹漢傳  
變之子 元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  
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

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  
議陛下龍興受禪宏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其言使元  
草認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晉尚書李允上疏以為古者三公坐

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典六卿之教或虛三槐兼聽獄訟稽疑  
之典謀及卿士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車  
國所疑延詣省中諮論所宜詔從之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  
見五上卷漢安 帝元初二年 生豫章太守景暹生潁川太守傷傷生京兆尹防  
防生晉宣帝序司馬氏之世  
為下並刪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八 漢紀七十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吳紀一

晉泰始二年春正月丁亥晉有司請建七廟晉主炎重其役不

許詔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

章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帝皇帝昭三

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有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

侯氏尚之女而曹氏甥也景帝既有剪曹之志遂鳩殺夏侯氏晉

主亦追尊為景懷皇后丙午晉主炎立皇后宏農楊氏后魏通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晉吳紀一吳孫皓寶鼎元年

事郎文宗之女也魏黃初中書既置晉羣臣奏五帝即天帝

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主

炎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

帝亦如之郊元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星也五帝

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

紐曰白帝招矩曰黑帝叶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

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

天據其在上帝之體謂之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

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故毛詩傳云帝謂如帝王肅駁之以為五

帝非天雅用家語之文為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顛項五帝為五人

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二月晉除漢宗室禁鋼

魏既代漢禁鋼丁丑晉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

堂以配上帝初晉主炎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於是十

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是晉主出祀南郊詔使默參乘因謂默曰卿

知何以得參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

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空

明慎黜降勸戒之由崇讓儒素化導之本三月吳遣大鴻臚張

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晉弔祭儼博聞多識弱冠知名吳主皓謂

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一行儼對曰皇皇者

華蒙其榮耀儼雖無古人延譽之美然磨礪鋒鋦思不辱命及至

晉賈充裴秀輩欲倣以所不知而不能屈羊祜何頑竝與結縞帶

之好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體不悅

散騎常侍葛或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丁忠使還吳主大會羣臣

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行止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晉吳紀一吳孫皓寶鼎元年

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水經註武昌城南

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

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汝南郡吳主以問羣

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

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彊而欲徵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

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夏五月晉博陵元公王沈

卒秋七月丙午晦日有食之初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

三日晉主既葬晉主炎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八

月晉主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陛下悲感摧傷晉主

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

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

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跋及耳衣服何在請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廣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嘆息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輩漢魏之舊而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取其廬也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武帝泰始二年 吳孫皓寶鼎元年

多可試首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百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吳改元寶鼎 吳主遜以陸凱為左丞相萬或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粹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沂流供給甚苦之吳武昌屬揚州而丹陽宣城縣屬吳吳與會稽東陽新蔡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郡陽於西上沂流以供給 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

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樂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極擾萬姓使民不安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言惠及負薪躬請嚴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主寶鼎元年

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虞此目前之明驗也臣習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上耳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捐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瘠確瘠土薄也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危峻蓋諸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皇為變熒惑作妖童諸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木也木之所以能生者以有根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撥而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民力困竭鬻賣兒子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自昔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坐食官廩歲歲相承願陛下料出賦秣給與無妻者天下幸甚臣

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理清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授容之凱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雖有軍事手不釋卷及遷左丞相吳主嘗問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凱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吳主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散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九月晉主炎下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戊戌置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五 恩補

唐故事從之 子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禹以水德王色尚黑周以木德王色尚赤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禮樂道何更爲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曰子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經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無堯舜歷堯舜時用顓頊歷邪孔子達以爲古之真歷至戰國及秦而亡漢初所存六歷後人訛而爲之此固無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永安山賊施但吳錄曰從考証也 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因更名武康縣吳興郡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鄉 民勞怨聚眾數千人劫吳主遜庶弟永安侯謙作亂比至建業城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 據吳歷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二里 但兵皆無甲冑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并其

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當破揚州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晉初并圖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鄭氏註禮記爲高必因邱陵謂冬至祭天於圖丘之上爲圖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圖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圖丘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日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日皇地之神今以二至 晉龍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 魏率漢獻帝爲山陽公國於河內山陽縣之濁鹿城置督衛兵除 十二月吳主遜還都建業 考吳曰吳志陸凱傳或曰實其禁制 固謀因也謂廟欲廢陸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爲此事况皓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圖凱 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事膝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耳今不取 牧西鎮武昌朝士以牧尊威頗推令諫爭膝后之寵由是漸衰更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六 恩補

遺牧居著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依佑膝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在女曰巫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膝后其母何太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絳者甚眾膝后受朝賀表疏而已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了晉泰始三年春正月丁卯晉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臣朕無取焉遂不赦 三月戊寅晉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 晉泰山石廬 晉司隸校尉上黨李熹劾故立進令劉友前 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等官

該已亡請貶其諡詔曰按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意凡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事見四十一卷建武其申救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事見四十一卷建武高行博學研精初宣帝辟為太傅屬固辭不至後景帝輔政命濤為大將軍從事中郎一召即起景帝謂濤曰昔先君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濤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濤畏法而至耳至是立朝敢言百僚震肅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意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意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意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寶鼎二年

七

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存疑據詔辭但曰考竟而已未便服上刑而溫公曰伏誅劉友不知何據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平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晉主炎以李意為太子太傅徵健為李密為太子洗馬洗馬自漢以來有之

晉職官志太子洗馬職為勸者秘書掌圖書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後洗滌書作先如酒曰先驅也國語越王句踐視為夫差先馬密早孤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慈彌至先一作洗。洗音綿。密早孤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慈彌至

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而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師事諸周門人方之游夏任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辨吳大帝與羣臣汎論道義曰將為人兄乎將為人弟乎眾論紛然莫之能定大帝以問密密曰願為人兄大帝問其故密曰為人兄則

供養父母之日長大帝及羣臣莫不稱善至是被徵密以祖母老上表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憫臣孤弱躬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焚燹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尋蒙國恩除臣洗馬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憫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荒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豈敢盤桓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晉主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而不奪其志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或鎮巴邛 夏六月吳主璽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敷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平之眾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寶鼎二年

八

恒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晉主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而不奪其志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或鎮巴邛 夏六月吳主璽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技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敷上疏曰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平之眾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



東向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停建立之役先豫備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殿未辦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驛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隨俗好而事奢靡也內無熈石之儲日齊人名小甕曰甕受二斛外有綵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秋七月晉太孫王祥以睢陵公罷 九月甲申晉詔增吏俸 晉以何曾為太僕義陽王望為太尉荀勗為司徒 晉禁星氣織緯之學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主 吳孫皓 吳孫皓 吳孫皓 吳孫皓 吳孫皓

星為星者氣望氣者東 吳主誦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皓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曰明陵 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既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 是歲晉遣鮮卑拓跋沙漢汗歸其國沙漢汗入質見七十

晉泰始四年 春正月丙戌晉賈充等上所刊脩律令充等所刊律令吳寶鼎三年 九章增十一篇合二百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為令施行凡律令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條晉主炎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 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刑志志楷秀之從弟也侍中盧誕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

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嗜咨博詢收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劉劭考課法其略見七十三卷魏景初元年 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達官也 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六優謂六載俱優等也六劣謂六載俱劣等也 優多劣少者年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主 吳孫皓 吳孫皓 吳孫皓 吳孫皓

彈之監司御史司隸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丁亥晉主炎耕籍田於洛水之北 戊子晉大赦 二月吳主誦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為司空 三月戊子晉皇太后王氏殂晉主炎居喪之制一遵古禮后諱元姬年八歲誦詩論荀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舍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禮祖朝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耳年十二期卒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肅益加敬異後雖登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織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夏四月晉雁陵元公王祥病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

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言莫善乎讓也

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乃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

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至是祥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及卒門無雜帛之寶其族孫戎嘆曰太保

當止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己亥晉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

而三虞用剛日三虞必反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徇徃故三祭以安之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為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

喪闕然乎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武帝泰始四年 吳孫皓寶鼎三年

秋七月晉泰山石崩眾星西流如雨而隕 己卯晉主炎謁崇陽陵 九月晉青徐兗豫四州大水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下邳東海琅琊廣陵臨淮兗州統陳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濰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國魯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為名徐州取舒後之義兗端也信也又云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氣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晉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爰間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攻晉苞築壘遏水以自固晉主炎疑之羊祜深為

晉主言苞必不然晉主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勢擾百姓策免其官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無苞免官年月滿之苞傳又云救琅邪王仙自下邳會壽春按武紀仙遣義陽王望明年二月乃鎮下邳恐傳誤也

遺義陽王望

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為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鑠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爾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壽春都苞從之晉主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吳主皓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晉江夏萬或攻襄陽晉主炎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龍陂即摩陂更名見七 為二方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

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修則將軍顧容前後三攻晉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附于稷稷遣將軍毛晃晃音 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古城蓋合浦郡古城也 大破吳兵殺劉俊修則餘兵散還合浦稷乃上表於晉以晃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真太守十一月吳丁奉諸葛觀出芍陂攻晉合肥芍音 晉安

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卻之 晉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顛為太尉石苞為司徒

晉泰始五年春正月吳主皓立子瑾為皇太子 二月晉分雍涼梁州置秦州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風安定北地無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當寒涼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燉煌酒泉西海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強梁也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 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晉朝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此河西 晉青徐兗三州大水 晉主炎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

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晉武帝泰始五年 吳孫皓建興元年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將軍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蒞在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成  
遷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  
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裝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  
十數人鈴下卒及閣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擊鈴以呼而頗  
以佃漁廢政常欲夜出軍司徐允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

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  
祜改容謝之此後為之稀出 晉濟陰太守文立上言故蜀之名  
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

晉主炎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遷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  
年立與鄒詵時猶為濟陰太守於今未為庶子也若  
諸葛京署表不因立表則京先已已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  
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事見七十八卷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十四 恩補漢

曰蜀將傅僉父死子於其主傅形死見六十九卷魏黃初  
三年傅僉死與諸葛瞻同年天下之

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息子也著與募  
府有奚官令凡男  
女沒入者屬焉宜免為庶人立巴郡人也蜀漢時游太學通毛  
詩三禮師事譙周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密為游夏維憲為  
子貢 夏四月晉地震 晉主炎以文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

魏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  
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  
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秋九月有星孛於  
紫宮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晉封子景度為城陽王 初

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臨卽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  
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

委以眾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甯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  
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  
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乃上疏曰臣竊見  
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

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山德豈在宮乎而  
陛下不諮之公聽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  
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  
帝一也臣聞有國者以賢為本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塞

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  
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十四 恩補漢

宰相國之柱也柱不可以不強而萬或瑣才凡庸之質陛下愛其  
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  
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取  
而埋之而陛下事與相反是不遵先帝四也先帝左右無淫邪之  
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後宮萬數而採擇無已夫隸於外女吟於

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而陛下游戲後宮  
庶事多曠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  
而陛下土被元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

張內近胡絲繡綵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符小吏  
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晏見羣臣抑  
損醇醲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

酒是不遵先帝九也先帝不任臣官黃門之職掃除而已今高道  
翁廉羊度賞以重爵權以戰兵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  
黃門復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  
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  
與錢財給其資糧時使歸家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徭役  
如故兒旋餒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  
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今則不然  
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戰士不給他役春惟  
知耕秋惟知穫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  
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十五

思補

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所  
在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  
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  
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使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洩政  
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  
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出心推案是以獄無冤囚  
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既又別陳何定不可信  
用立以授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斯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  
張悌郭道音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  
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

一邵齊之孫賈齊為吳主補登綜之子元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卒吳  
主素銜其切直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吳主  
簡遣監軍虞允威南將軍薛瑒瑒音 荅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  
道監軍李勛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從荊州道臨嶺而入交廣也  
約日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置其地後立為冶縣屬會稽  
郡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郡都尉東郡臨海是也南郡建安是  
也吳主休永安二年分南郡立為建安郡宋白曰孫策於  
建安十一年分東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即以年號為名 皆會於  
合浦以擊交趾 十二月晉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傳其儀不同晉  
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請臣不臣蓋有  
傳然後答之時未置詹事官事大小皆由二傅晉主炎曰夫崇敬  
師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臣不臣蓋有其令太子申  
拜禮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十六

思補

魏晉泰始六年 春正月吳丁奉入淞口水經淞水首受河南陽武  
吳建衡二年 吳孫皓建衡元年 吳孫皓建衡元年  
陸績入淮謂之淞口考吳已吳志丁奉傳建衡元年  
攻晉穀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淞口疑是一事 晉揚州刺史  
牽宏擊走之 吳萬或自巴邱還建業 晉加都督荊州諸軍事  
羊祜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  
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思見道而猥  
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心何以安之蓋聞大臣之節不可則  
止臣雖小人敢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  
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  
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隱才於磨鈞之閒而朝議用臣  
不以為非臣慮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因薦光祿大夫李惠  
魯芝李允自代不聽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

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水經注樂鄉在夷道縣北水經注樂鄉在夷道縣北  
 平都之屏陵縣江水通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  
 者春秋都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地理志信陵縣  
 屬建平郡沈約曰是吳立水經註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  
 縣南又東逕夷道縣南夷道縣即西陵也樂鄉城在今江陵府松滋  
 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沙洲對岸稻淺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  
 抗以吳主遜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實力律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  
 所以加於漢也今敵跨制九服非特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  
 溝以西而已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  
 民未又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  
 智者之所先也臣每讀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變考  
 之典籍驗之行事夜撫枕臨餐忘食宵聞奴未滅去病辭館漢  
 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所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衡三年 十七

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恆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  
 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吳主不  
 納李勛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初何定嘗為子求婚  
 於助助不許乃白勛枉殺馮斐擅徵軍還誅助及徐存并其家屬  
 仍焚助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縑繼直錢  
 一萬繼係也以捕免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  
 列侯陸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遂唐書攸戒  
 春秋以來委及秦漢傾覆之數未有不由於斯者也小人不明理  
 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  
 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斛  
 堆樹機能祖壽闕之在孕也其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  
 謂被為光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秃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

也萬斛堆在溫園水東 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  
 北安定郡高平界 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  
 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  
 免亮官遣尚書樂陵石鑿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 樂陵縣  
 原郡後分屬樂陵縣 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鑿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  
 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 鑿讀空并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  
 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天怒奏預稽乏軍與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  
 而鑿討樹機能卒不能克鑿與預本有宿憾故構成其罪預叔母  
 嚴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  
 是卿坐 秋七月乙巳晉城陽王景度卒 丁未晉以汝陰王駿  
 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鎮關中 冬十一月晉立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衡三年 十八

子東為汝南王 吳主遜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  
 閒皆言秀當見圖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  
 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十二月晉拜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會稽公 晉主炎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是歲吳大赦 初  
 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 南匈奴自東漢  
 諸部雖但分其眾為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  
 年時左部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  
 新縣南郡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郡可四千餘落居  
 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自謂其先漢氏外  
 係因改姓劉氏 晉泰始七年 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晉出塞 晉豫州刺  
 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  
 為詐義得爾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初吳遣丹陽刁元

使蜀得司馬徽與劉虞論運命歷收事元詐增識文曰黃旗紫蓋

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吳主寵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

華里華里在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水經注牛渚在姑孰

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

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即今當塗縣采石磯

東觀令華歆等固諫不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

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聞之乃還魏

主炎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

乃罷 三月丙戌置鉅鹿元公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

璜襲置九真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

徑至交趾按元乃九真太守非交趾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

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為吳將虞胤所攻

軍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稷雖 北地胡寇晉金城涼州刺史率

以素代元未至部而元死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興三年 九

安討之眾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宏於青山續漢志青山在

日青山在今廣 宏軍敗而死考異曰崔鴻十六國春秋秃髮烏孤

州有青山水 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秦始

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秦宏晉帝紀胡烈被胡烈北地

胡殺秦宏皆不言鮮卑蓋言秦虜內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

地胡樹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晉主炎曰胡烈秦宏皆勇而無謀

驅於自用非緩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宏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

騫命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鎮壽春晉主以為騫與宏不協而毀之於是徵

宏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

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乃悔之 五月晉立子

憲為城陽王 六月辛丑晉義陽成王望卒 晉大雨霖伊洛河

盡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

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炎之為太子充頗有力事見七十

八故益有寵於晉主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大傅荀勗侍中

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安平縣前漢屬承郡後漢屬安

平國晉屬博陵郡○統晉職上

聲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尚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

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

宜引天下賢人與宏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

頡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愷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晉

主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會樹機能寇亂秦雍晉主以為

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因

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

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 吳大都督薛瑒與陶璜等將兵十萬共

攻章交趾初霍弋之遣楊稷等守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興三年 九

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及瑒璜之圍交

趾未及百且城中糧盡乞降瑒欲受之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

竝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降使彼

得無罪我受有義內以訓百姓外以懷鄰國不亦可乎期訖乃受

其降初瑒則之殺毛吳貫手刃之則子允有報讎之志乃隨瑒南

征及吳隨瑒降允泣訴於瑒將甘心於吳瑒愛吳勇健不許吳終

不自安密謀襲瑒璜乃敗之充呵之曰晉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

為賊允生剖其腹割啖其肝吳垂絕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

何死狗也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吳大

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置城陽

王憲卒 晉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南州南州統建寧與古 九月

吳司空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吳主皓字故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繭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綱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不受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之道也遷吳令時不得將家屬之官每得時物遠以寄母常不先食其母嗜笋冬月笋未生宗入林哀歎而笋為之出人以為至孝之感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

之 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 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平鴈門新興馬禮并州鎮曰恆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寧三年 王 恩補撰

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 晉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賈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置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昏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晉主炎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晉主求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勗勸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而充復居舊任充前妻李氏李豐女也淑美有才行生二女長曰荃次曰潛荃即齊王妃也後豐坐法誅李氏亦坐罪流徙及晉主踐祚李氏以大赦得還而充已娶郭槐矣晉主乃特

詔充得置左右夫人充母柳氏亦救充迎李氏郭槐聞之怒攘袂數充曰判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為李榮至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潛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俱張祖道荃潛懼充去乃排帳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理眾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及槐女為皇太子妃晉主乃下詔救李不得還荃遂憤恚而卒既而槐欲省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槐恃女為妃乃盛威儀而去既入門李氏出迎槐見之不覺腳屈遂再拜而出後充母將亡充問所欲言母曰吾教汝迎李新婦尚不可安問他事 十二月晉以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晉主炎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謂坦曰昔魏以徐景山為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建寧三年 王 恩補撰

空晉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我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今我欲遵大雅君子之迹不亦可乎乃遣子送上印綬至於十數終不受拜是歲晉安樂思公劉禪卒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為太尉君大司馬左軍師丁奉卒 吳改明年元曰鳳凰 晉書卷八十年春正月晉監軍何植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以降 二月辛卯晉主炎為太子雲納妃賈氏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變而畏之 壬辰晉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子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箪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

才陵物乎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及曹爽擅權李勝等亂政  
孚不親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遂廢立  
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及晉主炎即位恩  
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階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  
如家人禮晉主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  
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  
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衣以時服敎以素棺詔賜東園溫明祕  
器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而漆蓋之以鏡置其中以  
器懸屍上大教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  
器祕器梓棺以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見四十六卷漢  
凶器故祕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章帝建初八年  
其家遵孚遺言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晉主炎與右將軍皇甫陶  
論事泰始五年罷鎮軍將軍  
軍復置左右將軍陶與晉主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書紀一  
吳孫皓鳳凰元年

之晉主曰忠諫之言唯患不聞微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漢武帝時丹徒胡汶山郡宣帝地節  
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又立汶山郡白  
馬胡即白馬夷也故晉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汶山胡蜀漢  
與胡同。胡音化。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汶山胡蜀漢  
宋提越胡梓潼晉志曰益之爲言配言所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  
在之地險阨也亦曰蜀漢益大故以名焉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  
與學從事典學校及部諸郡文學掾漢諸州刺史有孝廉師 諫曰  
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魏晉合其職爲典學從事 諫曰  
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爲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  
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康木子燒香  
胡人之名  
晏以爲沮眾斬之軍至觀阪水經注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  
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  
立宋白曰永康軍牙門張宏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眾因夜作  
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健爲楊倉勒兵力戰而死自漢以來  
諸州有軍  
事則置兵宏遂誣晏云率已共反故殺之傳首洛陽晏主簿蜀郡

何攀州主簿錄閣下學省文 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宏等  
縱兵抄掠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宏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  
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  
州之矜領廣漢漢郡治雒縣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  
廣漢縣與成都相近於衣系領衣安裕著項領處也  
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宏小豎眾所不  
與宜即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主之賊爲惡尤大  
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宏詔以濬爲益州刺史先是  
濬嘗夢縣三刀於所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甚惡之  
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而  
詔命果至濬乃擊宏斬之夷其三族考異曰華陽國志宏殺晏在  
月按王濬傳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濬再爲益州刺史  
方受詔作船成濬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爲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書紀一  
吳孫皓鳳凰元年

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封濬關內侯濬在益州懷輯殊俗待以威信  
前矣今從晉紀爲定 封濬關內侯濬在益州懷輯殊俗待以威信  
徽外蠻夷多求歸附遂徵拜大司農先是濬爲軍騎將軍羊祜參  
軍晉志諸位從公爲持  
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濬爲人志大而奢  
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  
也更轉爲車騎從事中郎祜爲車騎將軍其屬有  
從事中郎秩比千石至是濬果熾叛  
除兇立功西蜀人始服祜之能知人也時晉主炎與祜陰謀伐吳  
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以水軍取勝且吳中先有童謠曰阿  
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以濬小字阿  
童正應其讖乃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  
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之號古亦未有特創置以應謠言也於是  
詔濬罷屯田軍而以屯田兵力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



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辨後者未成前者已腐互召諸郡兵合  
 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潛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  
 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利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潛從之令攀典造  
 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交盡鸞首怪獸於船首以  
 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考異曰華陽縣志云咸甯二年三月  
國志不詳時作船木枋蔽江而下 棟說文曰削木札 吳建平太守吳  
 郡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左都郡吳主休永安  
日建平今巴東郡吳 取流枋以白吳主詔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  
 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王濬雖  
 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敷敷音 收濬從事列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元年 吳孫皓元年 吳孫皓元年

晉主召敷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  
 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爲輕晉主善之 壬辰置大赦 秋七月置  
 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晉主  
 炎所寵任充欲專名勢恐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晉  
 主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  
 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晉主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  
 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  
 問其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  
 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及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嘗  
 時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饈何劭何曾之子 愷乃諭  
 之一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八月吳主遣徵昭武將軍西陵督

步闡嗣世在西陵自吳主權用步闡督西陵 粹被徵自以失職且  
 懼有讒九月據城降晉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  
 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敦煌太守尹璩卒涼州刺史楊欣  
 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朱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爲太守  
 楊欣遣兵擊之爲質所敗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奔吾  
 彥等討之晉主炎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  
 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  
 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水經註江水出西陵峽東南流  
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  
城周里闡父闡所築也又東連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  
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丹山時有赤氣蓋赤谿當出於丹 丙以圍  
 山故市即步闡故城所居成市而闡別築城故曰故市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元年 吳孫皓元年 吳孫皓元年

關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  
 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敵士民之力  
 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  
 西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  
 皆欲攻闡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  
 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鄉而西 抗曰江陵城固兵足  
 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  
 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眾赴西陵南山謂江南  
依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  
平土以絕寇叛 今江陵有海入權引諸湖及沮漳之  
 所過水以船運糧揚聲欲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

將皆感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

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補註防其渡江

而南扇動水軍督留虛拒徐胤補註防其順流東下以投逆議也抗自將大軍憑

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

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

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眾死者

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圍奮力伺閒兵不足

分於是但鳴鼓戒眾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挺拔也挺走拔也而

也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嗣及

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遷樂鄉貌

無冷色謙沖如常吳主懿加抗都護晉羊祜坐貶平南將軍楊肇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休鳳元年 思補撰

免為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

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其後吳亡歸入洛陽在庚子吳主喜不

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 晉賈充與朝士宴飲河南尹庾純獨後

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井事不了

是以來後蓋純之先嘗有為伍伯者充之先有為市魁者故充純

以此相譏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

石苞以為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為禮律八十一子不

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

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為國

子祭酒純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故攸右之 吳主懿之游華里

也事見上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雷平密謀曰若

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或等舊臣隱

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入私減之又飲雷平平

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憊月餘亦死徒或子弟於

廬陵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元為宮下

鎮主殿中事元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沒不悅中書

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質

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

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管子曰堂上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遠於百里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

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休鳳元年 思補撰

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

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

諫曰杯酒造次死生不係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

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而陛下愛

其佞媚假以威福復得口正國是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

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閒者安與事役發江邊戍兵

以驅麋鹿籍置山陵芟夷林莽置音置 三音三彈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

之中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

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

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今國

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

敵注曰何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

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願陛下豐基繼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

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共誣樓元賀邵相逢駐其耳語大

笑誘訓政事俱被詰責遂元付廣州邵原復職既而復徙元於交

趾時張奕為交趾將皓救奕鳩元奕以元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

元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元元何惜邪即服藥死久之何定茲穢

獲聞亦伏誅 晉羊祜歸自江陵益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

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

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

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

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鳳元年 三十一 思補撰

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遺祜酒祜飲之

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樂與之抗即服焉人多諫抗抗曰豈

有酖人羊叔子哉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

而自服也各係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詎聞二境交和以詰抗

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

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擾晉邊陸抗上疏曰昔有夏

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

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

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御名窮兵黷武動費萬

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

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

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

不從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助馮統之徒皆惡之祜從甥王衍

軍十四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辨祜不然之行拂衣去祜顧謂賓客

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收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

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之從兄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

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九 晉吳紀一 吳孫皓鳳元年 三十一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史紀二

晉泰始九年春正月辛酉晉密陵元侯鄭袤卒考異曰按本傳

包吳鳳凰二年二月癸巳晉樂陵武公石苞卒考異曰按本傳

久之見計以疾就第并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也

苞字仲容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

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郭元信奉使求人為御

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

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取鐵於

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

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

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

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

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

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

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後果為晉室元勳三月晉立子祗為東海

王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荆州牧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人皆寃之而時無為之辨者及晉主

炎即位議即敦煌段灼上疏曰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

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於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

何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

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擢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

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

官兵失利王經圍困二州危懼隴右幾非國家之有先帝思安邊

之才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危雷屯上邽承官軍大

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

而是歲少雨乃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

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職能以少擊多摧

破強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伐蜀之任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

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

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足以彰先帝之

善任矣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亦欲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

復何所求哉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遠

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

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疆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

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恩慈相

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因地狼狽失據狼狽則敗

其其尾狼狽也生子或大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頭斷故奔遠謂之狼狽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

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與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且臨死

口無一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豈不哀哉陛下龍

興闡宏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

後使艾樹棺定諡死無所恨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

晉武帝泰始九年吳孫皓鳳凰二年

思補

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未能從會晉主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

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晉主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郎中朗世

為敦煌著姓果直有才辨嘗為鄧艾鎮西司馬故悉知其冤及為

議郎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

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

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宏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

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然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

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度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

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

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遺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

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

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庭悴歲劣陳力不能

當歸死于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兄弟凋喪孝敬無復

施于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已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

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臣懷此五恨所以

臨歸路而歎息自悼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蓬蒿未生麒麟

未遊乎囿鳳凰未儀於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佞者也

夫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

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臣無陸生之

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敢歷論前代

隆名之君及敗亡之主廢興所由凡五事以聞一曰任賢才去不

肖二曰廣開貢士之門薦拔殿穴之士三日發仁惠之詔立養老

之制四曰信法令均賞罰五日罷五等之爵遣諸王守藩以壯形

勢書奏晉主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於官吳人

多言祥瑞者吳主詔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篋篋中物耳言居常用之

物惡得言祥瑞昭領左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文皇不登

極位當為傳不當為紀吳主諡其父和曰文皇帝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

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謂侍中史謂左國史也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

持之益急吳主飲羣臣酒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昭飲量不過

二升初見禮吳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葷以代酒葷音舛至於寵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吳紀二 思補

襄更見偏疆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

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羣臣不

睦不為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以為不奉詔命意不忠盡

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上辭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

吳主怪其書垢故更被詰責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五月置以

何曾領司徒 六月乙未晉東海王祗卒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

食之 晉主炎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晉主使楊后擇之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

而捨其美者晉主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

曰宣后弟乘生蘭及琳蘭孫女為高貴 不可屈以卑位晉主怒乃

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

校女補良人以下時鎮軍大將軍胡奮女芳亦入選下殿號泣左  
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策拜為貴嬪有事  
房之寵晉主每有顧問芳不飾言辭率爾而答而進退方雅嘗與  
晉主極論爭矣誤傷晉主怒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  
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晉主有慙色奮性開朗有籌略家世將  
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奮唯有一  
子為南陽王友早卒及女為貴嬪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  
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抑何酷乎 九月吳主皓改封其子淮  
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曹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王給三千兵  
大赦 是歲晉鄭冲以壽光公罷 吳主皓愛姬遣人至市奪民  
物司市中郎將陳豐素有寵於吳主繩之以法姬怒於吳主吳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五

思補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蕭註四望山在今應天府城西北二十里  
西臨大江南連石城北按鄭子晉溫時伐鄭峻築於此  
甲寅秦始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閏月癸酉晉壽光成公  
鄭冲卒 丁亥晉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致后妃亂尊卑之  
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 晉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方太陰幽冥也杜佑曰因幽都山為名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統范陽燕北平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教今分昌黎遼東樂浪元菟帶方五郡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晉主炎又詔取良家及小將吏  
女五千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 夏四月己未  
晉臨淮康公苻頊卒頊或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婿陳羣所賞博學  
洽聞思理周密宣帝見而奇之曰此真荀令君之子也性至孝年  
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唯阿意苟合

於苻助賈充之閒以此見譏於世 吳主皓左夫人張氏卒張氏通鑑從孫晉傳作王氏今從江表傳 美人有寵吳主一日問汝父何在荅曰為賊所殺吳主大怒棒殺  
之後思其顏色問左右曰布復有女否對曰布大女適馮純即奪  
之入宮大有寵拜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令尚方以  
金作華燈步搖假髻數千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  
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及至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  
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  
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  
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  
郭誕書非議國攻誕白熙書不白妖言妖言即前訛言 吳主怒收誕繫獄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六

思補

誕懼功曹邵瞻曰瞻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曰自陳也瞻躬身  
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 以喻沓之語喻沓聚 本非事實疾其  
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不彰之翰墨鎮  
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瞻  
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遣其  
男三郡督何植收奚熙 江表傳作備海督蓋督 熙發兵自守其部  
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并誅章安侯奮及其五  
子考吳曰江表傳曰瞻舅子何都願狀似瞻故民間訛言都代立  
子瞻海太守奚熙信說言舉兵欲還林陵詭都都叔父植時為備  
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又云都本在章安能還吳城崇朝  
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不得嫁娶上表乞自比禽獸  
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戰懼賜曾父子皆飲藥死裴松  
之按建衡二年至齊之死孫皓即位尚未久若奮未破疑之前兒  
女年二十左右至魯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  
時未婚妻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後增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

孫皓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謂天子送孫吳不言誅爾孫曹傳建德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謠言誅誅曹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時納髮布衣至魏晉皆在天冊元年按曹若以建德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又有訛言不知曹死果在何年今因吳

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晉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時胡貴嬪有寵於晉主后疾篤恐晉主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晉主膝泣曰叔父駿女正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晉

主流涕許之晉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為者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炎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

重任意言之於晉主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濤素與稽康友善康臨命謂其子紹曰巨源在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吳主孫皓十年 吳主孫皓十年 吳主孫皓十年 汝不孤矣及是濤薦紹於晉主曰康語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紹

賢侔卻缺空加旌命請以為秘書郎晉制秘書監屬官有丞有郎晉主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

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晉主以為秘書丞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文帝

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王修見建安八年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引出斬

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及母沒

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贖人或饋之不受

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及洛京傾覆盜賊蜂起親族悉避亂渡江哀戀墳隴不去遂遇害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儉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元年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東北接夷陵與上庸二面皆受敵也若敵汎舟順流星電道非可

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

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乞屯精兵三萬而王者循常未可差赴自步關以後益更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吳主孫皓十年 吳主孫皓十年 吳主孫皓十年 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疆敵也 丙懷百蠻而上下見兵

財有數萬麻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二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

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

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稱使其子晏景元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劭之子處膂力絕人不脩細行鄉里患之

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父老曰

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

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其已死皆相慶賀慮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八月戊申薨葬元皇后于峻陽陵晉主炎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遠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閣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閣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遂引此言以為不服喪之證 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閣之節也主傳晉荀勗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以文伯晏叔向曰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 晉吳紀二

九

吳

其下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實宴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送服禮也王雖弗遂其樂以早亦非禮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空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閣終三年晉主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為是矣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臣謂不如陳遼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九月癸亥晉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 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夾河預建橋不立河橋故以為言

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固請為之及橋成晉主炎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是歲晉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陳雷范繁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嘗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主炎即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炎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梁字承明漢萊蕪長丹之孫也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眾性不矜莊而見之者皆肅如也喬亦有學行年二歲祖嘗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媿辭及長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媿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媿為 吳比三年大疫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 晉吳紀二

十

吳

乙晉成帝元年 春正月戊午朔晉大赦改元咸寧 吳掘地得銀末吳天福元年 吳志曰銀長一尺廣尺上有刻文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吳主璽大赦改元天冊 吳中書令賀邵中風不能言去職數月吳主璽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元子孫殺樓元見上 夏六月鮮卑拓拔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於晉將還幽州刺史衛瓘以沙漠汗雄異恐為後患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五月



晉徐州大水 冬十二月丁亥晉主炎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  
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晉大疫洛陽死者天半

西晉成帝二年 春正月朔晉主炎以疾疫廢朝 令狐豐卒弟宏

連吳天璽元年 繼立晉楊欣討斬之見上卷泰始八年 晉主炎得疾甚劇及愈

羣臣上壽詔曰旬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

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似

輒撫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事見七十八

年 臨終為晉主敘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晉主

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

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晉主疾甚朝野皆屬意

於攸攸如買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婿親疏等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 晉吳紀二 十一 思補

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詩助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詔助乃

使統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

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安遣遺濟以安社稷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

光祿勳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 或謂京

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為

宮下鎮驃騎將軍京下督鎮京口宮下鎮 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

子彝置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甲戌有星孛於辰 秋七月有

星孛於大角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寒臨平

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鎮 長老言此湖張天下亂此湖開天

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

占見上 卷泰始 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

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湘東太守

張詠不出算縉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

有政績值郡早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與首尚書熊

睦徵有所諫吳主以刀鑽瘡殺之身無完肌 八月庚辰晉河東

平陽地震 己亥晉以何曾為太傅陳騫為大司馬賈充為太尉

齊王攸為司空 吳歷陽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

寶駢羅穿中黃赤與石色不同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

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都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

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

丈其三十丈所有七寶駢羅今考晉志都陽縣無歷陽縣有

歷陽縣陽當作陵今歷州國經亦載都陽縣有石印山吳主

詔遣使者以太平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 晉吳紀二 十一 思補

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問吳主大喜封

其山神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冬十月晉以汝陰王駿為

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祜上疏

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 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 庶

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 使邊事更與夫期運雖

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

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平定之期

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復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

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

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你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

肆無景東馬縣車然後得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會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壘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成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濟唐彬荆楚之眾進臨江陵荆楚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所統青兗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息孫皓恣情任意與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三

乞載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晉主許之十二月以郭奕皆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特女更益豪邪應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丁晉威帝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賈立子裕為始平王賈天紀元年 庚寅裕卒 有星孛於西方 三月晉以平虜護軍文鴛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 有星孛於胃

夏五月吳將邵顯夏祥帥眾七千餘人降晉先是晉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羊祜遣人送還其家至是祥顯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十四

謂孔穎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至是已東監軍缺朝議欲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晉主炎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可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唯陛下裁之晉主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送用彬 晉衛將軍楊琬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

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空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爲珠與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其制按勗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晉主炎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

汝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琊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伯在徐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 晉紀二 五 吳王 吳王 吳王

州徙封琅琊王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顯為河間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輔字之子暄字之孫也其無官者皆

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

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徙封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祜同辭不受祜每拜官符常多避讓至心素著故

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詳之辭其志獲也祜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

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

令有歸藏者祜嘿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二不知其二

人臣樹私則肯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

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晉大風拔樹暴寒且冰郡國

五隕霜傷遊 九月晉亮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冬十二月

吳夏口督孫慎入晉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

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

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勢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

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閒一彼一此慎

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閒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

之所互據也 是歲置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以高平公罷

吳主繼以會稽張儼多所譖白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郎將封侯

其父為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儼不良上表曰若用儼為司直有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 晉紀二 五 吳王 吳王 吳王

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儼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

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許獄犴盈溢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為獄又胡地謂犬為犴上下

籍然傲遂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事發父子皆車

裂 晉衛瓘知讒聞既行乃遣拓拔沙漠汗歸國力微可汗使諸

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沙漠汗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為汝

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眾咸大驚乃相謂曰太

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

不得志乃謀害之並先馳遣告力微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

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沙漠汗

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力微年過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語

因曰當便除之于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沙漠汗沙漠汗身長

八尺英姿瓊偉在晉之日朝士英俊多與親善雅為人物歸仰及

死不以罪戾晉之士無不為之流涕者既而力微疾篤為桓王車

賢親近用事受衛璠賂欲擾動諸部乃囑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

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

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

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璠密以計開之務桓降而

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漢書璠弟劉虎每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

與璠同時蓋二晉朝嘉璠功封其弟為亭侯

人皆名務桓耳考異曰魏收後漢書璠弟劉虎每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

戊戌天紀二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月甲申晉尚書左

僕射盧欽卒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為尚書左僕射夏四月蚩尤

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晉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死是晉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七

司馬督東平馬隆首制二衛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

三部司馬與中將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利必敗至是

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敗死晉宏訓皇后羊

氏殂晉羊祜以病求人朝既至晉主炎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

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空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

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

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

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

既平之後當勞望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

願審擇其人也秋七月己丑晉葬景獻皇后於峻平陵吳主

皓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晉司冀亮豫荆揚

州大水司州即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都察都與州刺史

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鄆州者則與安州同漢司隸都察都與州刺史

等郡蠅蝻稼心之蟲晉主炎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

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臣愚謂既以水

為困當恃魚菜蠟蟻蠅蝻稼心之蟲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安

嗽克保等諸州置漢氏被破繕以蓄水餘皆決滙令饑者盡得永

庶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晦收數鍾此又

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不供耕駕至

有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數草之費可分以給民使

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

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預在尚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八

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九月晉以何曾為太宰辛巳以待中尚書令李胤為司徒吳

主懿忌勝已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絃之孫也張統事孫為人辨捷

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

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邱不王而以孤方之孔數子曰也平

飲強子高酒曰勝云勝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嗜嗇尚飲因發怒

收尚公劄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等

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泥頭請代尚死冬十月

晉徵征北大將軍衛璠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

為嗣璠海欲陳啟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璠陽醉跪陳狀前曰

臣欲有所啟晉主炎曰公所言何邪璠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

牀曰此座可惜晉主忘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璠於此不復有言  
 晉主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璠  
 信待反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  
 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  
 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 泓即昇  
 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璠璠大踴躍眾人乃知璠  
 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璠老奴幾破汝家考異曰二十  
 始八年按璠傳泰始初為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璠  
 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晉充卒十二月璠為司空故移  
 在入為尚 吳人大佃皖城田也欲謀伐晉晉都督揚州諸軍事  
 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  
 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十一月辛巳晉太醫司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二 吳孫皓天紀二年 十一 思補

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屬宗正雉頭 毛采炫燻集以為裘晉主炎焚之於殿前甲  
 申救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晉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  
 辛卯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晉主炎哭之甚  
 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鬢皆為冰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  
 二千石至祜九世竝以清德聞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年  
 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  
 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及霸降  
 蜀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  
 毀墓委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公車徵拜中書侍郎  
 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  
 和嶠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有識尚焉晉主炎受祜

淮號中軍將軍封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為侯遷尚書右僕射衛  
 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乃出督荆  
 州軍事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  
 嘆息顧謂從軍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  
 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  
 有知魂魄猶登此應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望必  
 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  
 俸所入皆以贖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  
 印入柩晉主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  
 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南  
 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襄  
 陽百姓追思之乃於峴山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祭祀望其碑  
 者無不泣涕杜預目為墮淚碑荆州人并為祜諱名呼戶為門改  
 戶曹為辭曹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我亡兒所  
 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謂我子即此子前身也  
 固求祜還為其兒里中喻解乃止及長常患頭風欲攻治祜曰  
 我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顧門意甚患之而不能言病源如  
 此何可治也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其自荆襄遷洛時郭奕為野  
 王令祜至界遣人要之奕便自往既見嘆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太  
 業復往祜許小悉還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祜既去奕送祜曰  
 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嘆曰羊叔子何必滅顏子先是人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二 吳孫皓天紀二年 十一 思補

相祐祖慕有帝王氣祐惡其言欲斲斷其脈相者曰不可若果鑿之必致無後時祐有子已五六歲端明可喜乃竟鑿之相者曰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祐為襄陽都督盤馬墮地折臂位果至公而子竟死故無後祐前母孔融女生子發發與祐同母兄承俱得病祐母蔡氏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發愈而承死至是晉主欲以發次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固辭晉主又令暨弟伊為祐後又不奉詔晉主怒竝收免之而以伊第篇為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雷憤於官而去 晉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暨預欲開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雷憲代之 晉主炎詔徵南安朱冲為太子右庶子不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吳孫皓天紀三年

至冲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慎誤

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敎記室勿報又車附賈充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會黨充而抑純君子鄙之司隸校尉東萊劉毅劾奏會修汰無度晉主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與秦秀議之曰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證法名與實爽曰繆枯亂肆行曰醜方證醜繆公晉主策證曰孝 賈前司隸校尉傅元卒 考異曰元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元性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元傳誤也 元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每有奏劾或值日捧白簡整帶帶文任助彈曹景宗曰謙奉白簡以開呂向注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書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之帶革 疎隔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生風元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吳孫皓天紀三年

後言人以是重之 鮮卑樹機能久為晉邊患晉僕射李惠請發

以使臣滅賊之意也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

為五部五部見上卷以豹為左部帥豹子淵生而有文在手曰淵

海遂以為名主爾雅初豹妻呼延氏求子於龍門有一白魚頂一

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幼而偽吳師事

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於是年五月而生淵

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鳳門范隆曰吾每觀

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

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與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

援臂善射膂力過人身長八尺七寸鬚長三尺餘嘗習有赤毫三

根長三尺六寸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

炎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

查治通鑑補卷八十一晉吳主孫休三年

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劉淵之才當今誠無其比然非我族類其

心必異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及涼州覆沒晉

主問將於李惠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一將軍

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

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較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晉主乃

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魏元菴太守王頌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

射青州人謂之飛豹少遊俠洛陽處士陳雷董養見而謂之曰君

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及

彌東歸淵與之言別錢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

每相稱薦讒因之而進適足為我患耳我本無宦情惟足下明

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

之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

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

何德度之不安也晉主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

事始 三月乙亥有星孛於柳夏四月又孛於女御置大赦

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督質任吳桂林太守脩

允卒桂林漢縣屬鬱林郡吳主其部曲應分給諸將將郭馬何

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誦料實廣州戶口馬等因

民心不安聚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

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 秋七月有星孛於紫宮 八月吳以軍

將張梯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脩為司空未拜

更以脩為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遂

查治通鑑補卷八十一晉吳主孫休三年

廣州刺史徐旗吳主誦又遣徐陵督陶濟將七千人徐陵與洞浦

時呂範洞浦之敗魏賊孫資渡江攻徐陵全珠徐盛擊卻之又華嚴

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吳以其臨江津置督守之南徐州記

曰京口先為徐陵其地蓋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 吳有

鬼目菜生工人黃者家依綠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有買

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莖廣尺八寸下莖廣

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書吳有東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

平慮草吳主誦以者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吳主每

宴羣臣咸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安罷之後各奏其闕

失迂視謬言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刺人面

或擊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

皓荒淫凶逆安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

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炎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渾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空因戒嚴掩取其易杜預上表曰自閉月以來是歲閏七月賊但救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新江而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係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竊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閒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吳孫皓天紀三年

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平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即其地蓋從今濬州取真州路○涂音除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武王伐紂左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故曰假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晉馬隆西渡溫水有溫水東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或乘險以過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山路陝隘乃作扁箱車車箱扁則為木屋施於車上所以蔽風且前弓矢所及兩捍矢石應而倒奇謀開發出敵不意或矢道累磁石賊被踐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著犀甲無所雷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晉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晉主炎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昔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直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嗣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揚玃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道所以為引誘今隆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投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晉主炎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右長史各一人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魏初黃都督諸軍東南以備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吳紀二

吳孫皓天紀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 晉武帝咸寧五年 吳孫皓天紀三年 思補樓

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時有司據徐兗荆揚梁益南交戶口比漢

十分之一漢元始之初戶三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口

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千九百六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

等并尚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

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蓋口而道郡縣更多虛立軍府

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軍府謂驍騎車騎衛

中軍典軍上軍撫軍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

雜號將軍也五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郎中令中尉大農左

右常侍侍郎典書典祠典衛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世

子庶子陵廟牧長調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

小大無 諸所糜給皆出百姓二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

勝計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

已咸元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

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

其清靜民以甯一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

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

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合并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

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

善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則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

敬讓尚止足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

注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

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

舊以微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聞則

政稱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

掣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愾以容之

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

霆勿使微文煩擾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厭則吏竭其

誠下悅上令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

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

也苟無此欲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

并於尚書蘭臺丞省付三府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初九卿各有所

卿始為具官故欲併之尚書蘭臺丞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

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勸欲以

蘭臺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悵懷而不敢言至於省

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

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概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

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晉復徵李密為太子洗馬時密祖母劉氏

已卒服闋密乃應命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人密曰可次齊桓

公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流安樂公得諸

葛亮而抗魏信黃皓而喪國是其成敗一轍也次問孔明言教何

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要孔明與凡人言不得不詳

細耳華善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我獨立於

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也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終

晉武帝咸寧五年 吳孫皓天紀三年 思補樓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起太康元年

世祖武皇帝上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諡法

克定禍亂曰武 在位二十五年 改元三泰始十成當五太康十

魏太康元年補註是歲吳亡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 吳主皓立中

山代等十一王大赦 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

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秣歸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荆丹陽之地即此今謂之屈沱楚王城補註此丹陽乃楚蜀

開之丹陽古作丹楊以其地生赤柳故名非秣陵之丹陽也 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晉紀一

是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至是濬統軍伐吳先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徭役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憂死也於是人人盡力遂破丹陽初吳人於江磯要害之處水濱有沙石曰磯既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積香膏又香刺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時羊祜鎮南夏獲吳間諜具知情狀諜音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雷憲等王茂克荆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

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壽

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

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歆歆而還

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王成濬克夷道樂鄉城殺陸景陸抗傳王成殺吳

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

州府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

合曰沅湘會眾水以達於洞庭沅音元預杖節稱詔而殺撫之

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

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既定

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郡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武帝太康元年 晉紀一

與胡奮王戎其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州府之桂陽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胤皆降昇翻之子也晉書杜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春水漲方降疾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救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事見四卷周赧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劉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主皓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靚音帥眾三萬渡江逆戰至

牛渚晉書牛渚自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蓄眾

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應陽故城皆

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

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

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補註乘勝南上

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梯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

都尉張裔於楊荷水經注淮水自江夏平南縣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魏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

裔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都陽尉也 裔眾纒七千閉柵請降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恩補

諸葛靚欲屠之梯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後降不祥靚曰

此屬以故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

而前必為後患梯不從撫之而進梯與晉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

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

亂瑩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

張裔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板橋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

張梯梯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

何故自取死梯垂涕曰仲思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兒童時

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惟襄陽人常恐不得其亮在州識之於童幼也

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

淚故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

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

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

不宐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

書曰足下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逆寇釋吳人於

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梯敗死晉

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梯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

莫不震懾今王龍驤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

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擒也

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惲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

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四 恩補

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

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

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

留不進此鄰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

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

屢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患苦及晉兵將

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

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

奴謝百姓言止此耳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駭追止已屠

之矣陶潛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

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載自足  
破之於是合眾授濟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潰時王渾王濟  
瑯琊王仙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  
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濟  
由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  
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瑯琊王  
仙王寅王潛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即江甯夾陸游三山在烈  
州下几山臨江皆曰磯三王渾遣信要渾濟過論事濟舉帆直指  
山距金陵才五十餘里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渾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  
石頭孫皓面縛與觀詣軍門降渾解縛焚檣延請相見收其圖籍  
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五

三萬吳有別將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初建安  
中陸績為鬱林太守臨終謂人曰從今以往六十年外車同軌書  
同文恨不見也至是果符其數附錄初吳孫休永安三年將守廣  
三公勳司馬如又曰我非人榮惡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匹練  
有頃而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  
服歸晉所謂三朝延閣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  
羊太傅之功也魏義律詩一升日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  
六年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  
為懷義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  
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涇疾疫必起宜召諸  
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

與吾同耳苟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開充奏乞罷兵馳表  
固爭使至轅轅晉而吳已降充慙慙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  
四月甲申詔賜孫皓爵命侯乙酉大赦改元大酬五日遣使者  
分詣荆揚撫慰吳牧守以下皆不更易除其苛政悉從簡易廉修  
討郭馬未克聞晉伐吳帥眾赴難至巴邱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  
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皓遣陶璜之子  
融持手書諭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初吳將  
吾彥出自寒微而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羣吳  
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眾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  
伴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眾  
服其勇乃擢守建平及王濬之東下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彥守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六

建平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聞其守欲甚重之以為金城太守  
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  
為伏波將軍楷為渡遼將軍瑯琊王仙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  
洛陽五月丁亥朔皓至考異曰皓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皓  
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二月  
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新張第三月壬申濬下石頭皓降乙酉大赦  
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皓升殿庚  
午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為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  
西陵又云王寅濬入石頭而無月又上書曰臣十四日至牛渚十  
五月至林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皆得散走  
三十國存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持與何顯曹爽午  
送降書王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作秋  
將與之同按長應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朔四  
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王申  
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皆不合依三十一條春秋月日雖合  
然二月武昌失守皓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林陵  
而皓降又皓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  
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與歷合者與

其太子瑾等泥頭而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東有建春東陽門

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綵絹甚厚拜

璩為中郎諸子為王者皆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授孫氏將吏

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

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皓及吳降人皓登殿稽顙

帝謂皓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

陛下帝又謂之曰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否皓即持觴勸帝

而歌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

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擊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

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而皓顏

色無怍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

資洽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七 魏補

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它日又問吾彥對

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

有屬故為陛下擒耳帝善之既而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

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若信有之亦不

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其來久矣夫受堯誅者不

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聞歸命侯惡人橫

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曰亦傳者之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

以下裕音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山衡視士則平面得遊目五

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矜矜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

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迂乃禮所謂傲慢則無禮無禮

則陷刑辟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

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皓降意甚愧然將攻濬何攀勸濬

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渾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浚曰書貴克

讓易大謙光書曰九恭克讓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

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既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彼

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宏與矜爭之鄙書曰汝惟不矜天斯實愚

情之所不取也浚得濬即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

以罪狀渾子濟尙常山公主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

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味濬上書自理曰前被

庚戌詔書令臣直造秣陵後又被詔令受太尉充節度無令臣別

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邱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

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十五日至三

資洽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八 魏補

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可暨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

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徑造城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

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

報渾書并寫皓牋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臣以日中至秣陵

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

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鎮南諸軍杜預

清東下者也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

謂軍人在行定數不可食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

擅自由伏讀之餘驚怖悚慄不知驅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

戰灼三軍上下咸共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付託不效孤

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空是

以憑和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  
用耳有何勳勞而特功肆意常收昧利而違聖詔且臣以十五日  
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開懸關不相赴接則臣之罪  
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螻蟻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  
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皓眾叛親離匹夫獨  
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  
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它人得之言語噤  
啞不可聽聞噤音啞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顧讎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  
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濟軍得吳寶物騰其書又云濟牙門將李高  
放火燒皓偽宮濟復表曰秣陵之事皆如前表而惡直醜正實繁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九 恩補錄  
武帝太康元年

柵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船逃  
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  
先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已  
先得之矣且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  
虛而今又言金銀篋筒動有萬計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  
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  
共視皓舟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若有寶貨渾又先應得之矣又  
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  
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救所領秋毫無犯  
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  
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十 恩補錄  
武帝太康元年

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  
石頭城劫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  
姓名移以付浚使自科結而寂無反徽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浚  
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  
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逞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皆  
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  
馬之度而令濟濟之珣虧穆穆之風山臣頃疏使至於此拜表流  
汗言不識次濟至京師有司奏濟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  
不許又奏濟救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救付廷尉禁推詔勿推  
渾濟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較其事以渾為上功濟為  
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庚辰增買充邑八千戶以

王濟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瑯琊王由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王濟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濟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遇雨巾一角整則角巾也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箇生所以屈廉頗也事見三十六年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懲鄧艾之事懼禍及身不西卷周報王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晉紀一武帝太康元年三

得無言其終不能造諸何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竝上表訟濟曰自大晉啟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濟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尊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濟還而隆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眾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料朝野必皆甘之矣今濟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而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據與計較乎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王渾嘗詣濟設備衛然後見之初唐彬與濟俱下彬每屯據衝要為眾軍前驅又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

擒獲自巴陵河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恐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爾以示不競既而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勸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潯水以浸田水經注潯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華縣又東南逕萬餘頃見陽縣又東北逕潯川定陵縣東入於汝潯水出於農盧氏縣攻潯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南潯水出於農盧氏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於河○潯水知潯水首首曲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河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水經注揚水東通荒谷東岸有治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繼於荒谷羣帥因於治父謂此也谷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堤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與梓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于河謂之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晉紀一武帝太康元年三

揚口杜佑曰夏水揚口南土歌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潘延之黨與養由基譚甲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而射之徹七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賈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諸葛觀逃竄不出觀人吳見七十七卷魏日第二年帝與觀有舊觀姊為瑯琊王妃帝知觀在姊間因就見焉觀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觀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自謂不能如漆政也復睹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六月復封丹水侯陸為高陽王秋七月虜刺成泥寇西平皓豐殺督將以下三百人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諱亮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徵濟南劉兆為博士不至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游者數





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輯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

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瑒上

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

高涼高興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

唇齒唯兵是鎮又甯州諸夷接壤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

州入交廣界又甯州自甯州諸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單虛詔從之瑒為人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在交州三十年

恩威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移置通鑑此處有僕射

於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

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

欽上疏曰戎狄強獷獷難惡貌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

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安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

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

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

長策也帝不聽為後諸胡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

依湊敗亂法度救除之十里置一官權權音使老小貧戶守之又

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懷令榮陽潘岳上議曰謹按逆旅久矣其

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選各得其所官無

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堯之命而舍

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

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

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

公私滿路近畿幅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

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

於迴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懼

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

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權之所乏也又行者食路告糶炊爨皆以

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進逐路

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籬獨復何人

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邸兩岸相檢猶懼

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令賤吏疲人獨專權稅管開閉之

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國

之懷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罪庶顯顯之望哉

朝廷從之

晉太康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 三月詔選孫皓宮人五千

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

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競以竹葉插

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嘗竹葉而喜鹹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

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

山壽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夏六月江夏泰山水流居人

三百餘家 秋八月有星孛於張 初鮮卑莫護跋世居遼左邑

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

為號跋從宣帝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十六 恩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十六 恩補

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

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遂以慕容為氏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

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冬十月涉歸始

寇昌黎昌黎漢之交黎縣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

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

昌黎郡慕容氏始此考與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亨燕書武宣紀

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

是涉歸也廆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考與曰帝紀云大

晉危上登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被揚州治海春晉

高平公還第揚者江南之氣驟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統丹陽

宣城淮南唐陸監江世陵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

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八十郡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

搜求俊又威惠並行吳人悅服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

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引之為友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帝嘗

問浚曰卿宗後生稱誰為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

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會稽處士夏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

採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蟻蟻以資養蟻音衙或勸

之仕於郡縣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

處遇濁代甘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

辱身屈意於郡縣之閒乎其從父敬甫迎女巫章丹陳珠以祀先

二人竝有國色裝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

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拔劍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

統從諸兄弟往與祭人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徇舞靈談鬼笑

飛觸跳拌拌音潘又音制醉翩翻統驚愕而走行不由門破藩直出歸

而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與衛文公為之悲惋蟬螻之氣見君子

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怏恚

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

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遂隱牀

上被髮而臥不復發言後詣洛市藝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

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樂不為轉盼太尉

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

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泰伯之遺讓嚴遵

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因顧

左右歌者而問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亦與人歌明先聖前哲無

不能歌卿頗能作鄉土謂曲乎統曰先王昔寓稽山朝會萬國授

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蘇歌又孝

女曹娥投水而死後乃與父口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

章伍子忠諫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

之眾僉曰善統乃頓足叩船引聲嘶喉清激慷慨聞者傾涕諸人

相顧謂曰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欲耀以文武爾簿觀其來觀遂

命建旗舉幡分羽騎為隊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

道又使妓女之徒服鞋襪鞋音圭女上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

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至太康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

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

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

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

元年省司隸是司州

毅傳毅為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  
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月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  
未改爲司隸毅爲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皇太子鼓吹入東掖  
門毅劾奏之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孫機密  
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  
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席平程衛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  
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  
以白衣領職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 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  
石崇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尚愷以貽澳釜貽餽也說文曰沃釜爲澳音餽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  
障五十里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崇塗屋以椒椒性溫愷用之望恩至音掛恩音私崇塗屋以椒而芬麗愷用  
赤石脂本草曰赤石脂出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呂鄉縣及宜州潞州以色理鮮者爲勝帝每助愷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九

思補

以珊瑚樹賜之本草珊瑚生海底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柯枝明潤如紅玉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攪也愷怒以爲疾己之  
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  
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眾愷怛然自失愷音  
愷文明皇后之弟愷音愷之子也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驛  
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驛以下及長史司馬各一人 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  
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  
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  
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吏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  
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  
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尚書張華以

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  
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  
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華至鎮撫循夷夏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十餘里  
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竝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  
歲豐稔士馬強盛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侍帝從容語及鍾  
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  
統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  
控制之宜故孔子以仲由乘入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  
尊寵五王而夷滅五王兩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  
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十

思補

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  
在不賞勳張跋扈跋音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  
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  
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乘道至堅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乎統  
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而問  
之統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  
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山是止不徵華 三月安  
北將軍嚴詢敗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 魯公賈充老病上  
遣皇太子省視起居充自憂諡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  
也夏四月庚午充薨充妻郭槐性妒忌初充子黎民生三歲乳母

抱之當問充從外人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  
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昇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頂  
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故充遂絕嗣充爲司空時辟韓  
壽爲掾壽美姿貌善容止充每宴賓寮其少女賈午輒於青瑣中  
窺之見壽而悅焉感想發於寤寐婢知之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  
其女光麗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遂通殷勤而私焉時西域  
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陳騫充女密  
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疑之考問女  
左右具知其情遂以女妻壽生子曰謚充既絕嗣槐遂欲以謚爲  
世孫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禮無  
郎中令中尉大夫爲三卿異姓爲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思補

喪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允既幼孤母又改行允乃降食哀戚亦以  
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  
素頽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遠言必有則居相位五年簡亮持重  
稱爲任職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至是而卒  
賜諡曰成 秋九月吳故將荊恭帝舉兵反攻殺建鄴令遂園  
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  
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  
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  
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  
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  
御方嶽周禮九命作伯鄭元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爲方伯其揆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思補

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  
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太常  
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悻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葛公子爲  
後春秋書莒人滅鄆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鄆公羊傳曰取後于莒  
也莒女有焉鄆夫人者立其出也穀梁傳曰  
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  
以誰祭祀滅亡之道也 無父子耳今充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謚法昏亂紀度  
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閏月丙子司徒廣陸侯李允  
薨允字宜伯遼東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  
公孫度欲強用之敏棄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  
浮海出塞竟無所見又不忍行喪制服乃情若居喪而不聘娶燕  
國徐邈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允便絕房室恆如居

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蓋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  
 次李憲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不從濟使其妻  
 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雷攸帝怒謂侍  
 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遺婦  
 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羊琇與北軍中侯  
 成粲謀見揚琇手刃殺之北軍中侯漢官掌北軍五營總省秦始  
 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侯七年又  
 罷中領琇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  
 琇涉學有智算少與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常謂帝曰若  
 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登論不  
 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意琇密為帝畫策甚有匡救  
 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帝默而識之其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恩補錄

後文帝與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閒可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  
 定及帝踐祚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寵遇甚厚性豪侈用度無  
 復齊限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每冬月釀常  
 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又喜遊宴以夜續晝中外  
 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  
 窮窘之徒特蒙振恤及卒帝甚悼之季憲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  
 憲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  
 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以理推之當在四五之間  
 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  
 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

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修慎不為詔旨者第五也  
 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者第三以下有  
 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是歲徵士  
 皇甫謐卒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年二十不好  
 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常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  
 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  
 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遷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  
 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  
 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  
 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  
 述為務自號元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至忘寢食時人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恩補錄

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猶謂之  
 可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平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  
 入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我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  
 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實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心所  
 安也舉孝廉不就帝下詔徵偃不已謐上疏曰臣因疾抽簪散髮  
 林阜人網不聞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聞詔衛不  
 竝奏雅鄭不兼御故卻子入周禍延王叔虞耶稱賢樊姬掩口君  
 子小人禮不同器况臣糠糲糲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唯陛  
 下留神垂恕謐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  
 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乃預著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其略曰神  
 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則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

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況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備貯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今特粗為之制者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以遺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一丈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遺條之外便以親土使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

癸太康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左僕射下邪王晃為右僕射晃字之子也晃音黃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濤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武帝太康三年 四年

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與石鑿共宿時宣帝為太傅託疾不視事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耶令司隸舉秀才歷官為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處世爭權而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皆無恨焉遭母喪歸鄉里時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濤妻韓氏有識鑿見濤與嵇阮二人交異於常問之濤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韓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佗日二人來韓勸濤止之宿具酒食夜談密穿墉以視之濤入問二人何如韓曰君才致殊不逮正當以誠度

相友耳濤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初濤布衣家貧謂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得同千乘而無嬖賤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兩令哀殺兩音在政貪濁賂遺朝貴以營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為異受之命縣之梁後殺事露案驗眾官吏至濤家於梁上得之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真太叔廣太叔劉嗽嗽音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疏曰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時季皆入為三公左傳衛太叔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明季為司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叙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武帝太康四年

其焉而縱尋斧柯者也此首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友以母弟之親辱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啟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尊純之子嗽殺之子也粵既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志本僕射中興舊為祭酒種之子也常恨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大公子於魯也此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古人曰孤死正即首仁也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與

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公之詠鸛鳴同日而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諱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發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繼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尙不明吾心況四海乎謂魏文帝之禁制其父者爲何如今尙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謂者崇錫者王禮物而已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於是尙書朱整褚絜奏志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庾純詣廷尉自首專以讓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劾奏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思補 頌奏勇等大不敬當棄市尙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尙書更侯駿謂朱整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六曹尙書并令僕爲八座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勇家人自首宥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竝除名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已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寶爲北海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縣者缺其一而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帝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

疾雖困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嘔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罔號踊訴父疾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罔爲嗣初帝愛攸甚篤爲荀勗馮統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死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日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祓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華出帝之右宣帝每器之命爲景帝嗣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亦以孝聞及居文帝喪哀毀過禮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乃爲之強飯帝踐祚時朝廷草創攸總統軍事撫靈內外莫不景附攸既封齊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思補 之疾病死喪必有賜與民遭水旱則加賑貸國內賴之其爲驃騎將軍時嘗開府辟召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又當罷遣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遣攸兵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夫親仁者功成運倭者國傾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亂乃邦無日父子無間昔有江充無日全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浸潤雖親嬖姬之譏晉侯疑申罔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皆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攸生平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帝亦敬懼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更臣曰齊王以兩獻之親宏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

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信文雅見此統助陳草之邪  
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禳龍章於交職徒侯服於下藩未  
及戒塗終於憤悲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  
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  
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政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馮荀  
之謂與

夏五月己亥瑯琊武王佑薨音 冬十一月以尙書左僕射魏

舒爲司徒 河南及荆揚等六州大水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

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荆山以名州統江夏南  
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樊鄧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  
長沙新陽湘東零陵 歸命侯孫皓卒 是歲鮮卑燕容涉歸卒

邵陵桂陵武昌安成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五十九 恩補

弟刪篡立將殺涉歸子虎鹿亡匿於遼東徐郁家 晉稽郡彭蟻

及蟹皆化爲鼠大食稻爲災

甲太康五年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考異曰五行志

紀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尙書左僕射劉毅奏曰昔龍降夏庭

卒爲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喪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夏庭夏

布幣而告之龍亡而兼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  
之末發而觀之流于庭不可勝也王使婦人不轉而謀之化爲  
元龜以入于王府之童妾未并亂而遭之既并而孕富宣王而  
生不夫而有故懼而棄之驚孤者取之以逃于褒姒人有獄以  
入於幽王王遂鑿之使爲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太子  
奔申申侯與犬戎伐于殺之號山下○穀音梨或音元亂音寸易

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衛將軍司

馬太原孫楚亦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

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於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於

坎井同於蛙蝦者豈有管庫之士或致隱伏廚役之賢沒於行伍

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

於涓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敦風厲俗者楚

才藻卓絕爽邁不羣與同郡王濟相善楚少時欲隱因謂濟曰當

欲枕石漱流溪云漱石枕流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

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楚與濟嘗各言其土地人物之

美濟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楚云其山巖巍以

嵯峨巖音 其水洄渫而揚波押音 其人磊落而英多楚太原之中

陽人 二月壬辰地震 夏五月丙午宣帝廟梁折 初陳羣以

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五十九 恩補

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事

六十九卷 有言行修習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

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劉毅上疏曰臣聞

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

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

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

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許之忌謂餘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

不得訴訟故曰 考校失實爲罪百補註下文云禁人

私無告許之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苛且之俗成臣

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賢爲平人才異能

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遠有早晚前鄙後修受日新之報抱正違

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度遠闕小謂人有道大之 空得殊俗



之狀任而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  
 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  
 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  
 今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  
 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其損一也置州郡者州郡  
 正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領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  
 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讐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  
 禍及吳楚鬪難之變難與魯邦史記楚邊邑卑梁史之女與吳邊  
 邊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遂伐楚取兩都而去左傳季  
 邱之難季氏介其難邱氏為之金距季平子怒益宮於邱氏且  
 讓之邱昭伯怨平子與戚氏以昭公伐季氏不克公出奔莒乾矣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與刑獄  
 滋生而禍根結其損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  
 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其損三也陛下賞善  
 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  
 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  
 獲上聞其損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  
謂衣食有不給者客於殊方以取給也 面猶不識况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  
 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  
 老紀行之實又無朝廷考績之訓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  
 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其損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今當

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空  
 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其損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  
 才之所為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  
 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論猶而品狀相妨其損七也節九  
 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猶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進者無功以表勸  
 退者無惡以相懲則風俗汙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  
 事其損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  
 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做法  
 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  
 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真一時選用之本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三

耳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以  
著為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  
 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  
 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  
 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秋  
 九月郡國五大水 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閏月當陽成侯杜預  
 卒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  
 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鍾會伐蜀以預為鎮南長史及會  
 反僚佐並遇害惟預以智免預性有巧思周廟欲器至漢東京猶  
 在御座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  
 歎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乃刻石為二碑紀其

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馬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其在事任也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讀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未之重也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帝處之塞內西河 罷清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 置南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南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太康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田租 尚書左僕射

劉毅致仕尋卒毅幼有孝行長勸清節嘗為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搜獸之火鷹鼠蹈其背殺曰既能搜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太常鄭袤舉為博士歷官司隸校尉遷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廷之所瞻式然以峭直故不得至公輔至是卒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戊辰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 尚書主事故得稱以法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屬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既而曰頗知愧否濟曰

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辭秀茂技藝過人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累遷侍中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婿之故咸謂才能致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塲 塲音者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禁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不河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附錄馬癖記云濟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蒲月橋清明則藕水轍重午則龍橋中則玉籠總絡頭重陽則蟬兒透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盤除日則藥王鞍每節則餽馬以明砂豆菴菽草 三月郡國六隕霜殺桑麥 夏四月青梁幽冀州旱 郡國十大水 秋七月巴西地震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濟卒濟字士治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疏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其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戰幡旗眾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後果如其言 是歲慕容暉為其下所殺部眾復迎涉歸子虜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 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入曰普回以為天授其符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氏以爲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蒿草之功鮮卑呼草為侯份遂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一

太康六年

為侯汾氏後世通稱宇文憲請討之朝廷弗許憲怒入寇遼西殺  
略甚眾帝遣幽州軍討憲戰於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如  
弟走保沃沮今平憲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王依慮自殺子

兩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

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考異曰舒無

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月且日食遜位至作年

下其論此事曰日未果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可謂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矣 夏五月郡國十三旱 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

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龍見人謂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武帝太康六年

人也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 寇遣

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開方鎮各置 虜遣其將孫丁帥騎邀

之於路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秋七月朱提山崩隄為地震朱

殊提 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

據晉書萎莎胡北依種落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云北狄各

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蔚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莎音梭

八月京兆地震 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駿字子臧幼聰慧

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

最為備望性至孝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

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

後文有可觀顛音 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

薨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 郡國八大水時郎中令石玠問淮南國大農袁甫

淮南國大農淮南國之大農也武帝第十一子九 曰卿名能辨豈

知壽陽以西何以恆旱壽陽以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

吳人夫亡國之悲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

陰積陰成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

強吳美實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楸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以致旱

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 冬十

一月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廆之子也廆音志

十二月始制大臣聽終三年喪 己亥河陰兩赤雪二頃 是

歲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行太康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 夏四月齊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 晉紀一 武帝太康七年

國大水隕霜傷麥 六月郡國八大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

丈中有破船 九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是歲匈奴都督大

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既分塞內匈奴

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 以處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

太康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

震隴西隕霜傷宿麥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郡國三十三大

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地震 是歲郡國三十四蠲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二

宋凍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起太康十年盡惠帝元康八年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配太康十年夏四月郡國八隕霜 太廟成乙巳禘祭禘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大赦 慕容廆遣使

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龕士大夫禮巾衣到門

魏晉博士大夫謁見尊貴 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

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問之甚慙深敬異之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二 晉紀二 武帝太康十年 思補

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於是段

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毓仁昭號音荒 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

之青山徒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併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徒河縣拓跋魏太武與君八年併徙

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徒河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

位明堂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十一月丙辰尙書令濟北成侯荀勗

卒勗之曾孫也早孤依於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

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將及其曾祖因字曰公會既長遂博學達

於從政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遷尙書甚罔悞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勗

性明音理嘗行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諳乃曰

得趙之牛鐸則語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諳者又嘗在帝座

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

用故車脚與鍾會為從甥舅而情好不協會善書而勗善畫勗有

寶劍在母鍾夫人許其值千金會效勗手書誑去不還勗知而不

言後會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正欲移住勗乃潛往盡

太傅形像於門堂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

廆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待中華嶠諫曰臣愚竊有微懷以為

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聖

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戒日新之福冲靜和氣蓄養精神無厭世俗

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

息無所為慮至是轉劇楊駿忌汝南王亮排之甲申以亮為侍

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徙南陽王東為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二 晉紀二 武帝太康十年 思補

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

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

尤難於是制揚州之豫章郡陽廣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

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二字

衍竝假節之國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

使持節同假節惟軍 事得殺犯軍令者 立皇子又為長沙王瑒為成都王晏為吳王

斌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

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

暢駿之子也瑯琊王觀弟游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觀仙之子也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通通音通 劾而聰慧宮中嘗夜失

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帝裙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

何不殺以享士而久費五穀帝嘉其言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吾家常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侍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書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通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實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實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顯賢才息爭競也蓋人情爭則皆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皋陶使益為虞官讓於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相讓降至春秋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懸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自魏以來登進辟命之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四 思補

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可讓於勝已者有爭心也欲革此弊宜令除官之初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始得通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如三司有缺擇用三司所多讓者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讓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以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其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用四征所多讓者此為一征缺四征讓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用尚書所多讓者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用眾郡守所多讓者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御行而求前也淮南相劉頌上疏曰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

叔世何則漢末凌遲亂暨用事遂以亂亡魏武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吏清下順逮至文明奢淫驕縱法物政刑固以漸頹矣嘉平之初晉祚始基咸甯之末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盾非其子孫則其曾元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陛下以為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此引濟川為喻也濟大川者難以衝波瀾亂登陸之路然後治涉否則為水勢所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岸矣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言立事造業不茂茂于往時也以陛下明聖猶未返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臣聞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時勢使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四 思補

侯率義而勤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其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混如周惠齊哀公而立其弟靜直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儼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而冢宰總之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此西都也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自漢光武以來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四 思補

事歸書閣諸  
廟奉成而已於古制為太重可出眾事付外寺外寺謂使侍專之

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

今勅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

所責也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

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伺

異放兕豹於通衢而禁鼠盜於隅隙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

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撻法在其中

矣是以聖王不誇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

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

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恆

傷大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五 五

須以傷所崇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 干二月庚寅太廟梁折

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

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高平虞溥為鄴

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作誥以訓之曰夫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開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

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

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又曰學者不患才不及而志志

不立故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積一勺以成

江河累微塵以成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溥為政嚴而不猛

風化大行

庚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己巳以王渾為司徒 司空

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

逐之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

為太保以公就第瓘之子也十歲而孤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

理以明識清允見稱於時弱冠為魏中書郎魏法嚴苛權臣專政

瓘優游其閒無所親疏甚為傳聞所重謂之甯武子咸甯初拜尚

書令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

號為一壘二妙漢末張芝草聖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子恆亦善書 前漢恆字戶山善草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

鳥迹以興也因而遂成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

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

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命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

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形為形以聲為聲

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考也假借者數言

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慶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

語幸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

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

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不經淳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改其形或

謂五年及縣人盜發魏墓王塚得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

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極稱悅之故

謂之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

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倉頡造字始於作書契紀綱

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屏大道既

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邯鄲歷代莫發真偽紛分太晉開元

宏道徵訓天垂其象地舉其文其文乃增繁矣其章因聲會意類

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

離以舒光禾卉萃藉以垂穎山岳巖岨而逆風鼓鼓以若動鳥

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懸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

正體檢矩折規旋或方圓應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

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類若雨降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

高飛或迴腕或縱鋒或流蘇或解帶或解帶或解帶或解帶或解帶

之若翔鳳凰水清波瀾澗澗而家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迹為

六藝之範先集篆蓋其子孫鍊草乃其計元暗物象以致思非言

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籀或與古

異世謂之備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  
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能不合秦文者始作  
倉頡篇中車府令節高作後漢書太史令胡毋敬傳學篇皆取  
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君選爲南獄吏得  
罪始皇國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削方者  
使圓圓者使方委之始始皇始皇帝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  
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廢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  
符四曰書五曰印六曰書七曰書八曰書九曰書十曰書十一曰書  
十二曰書十三曰書十四曰書十五曰書十六曰書十七曰書十八  
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日篆書篆書也四曰佐書即  
隸書也五日籒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  
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  
篆諸山及胡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  
稱善邯鄲淳師斯書其妙章絕師法而不及也太和中譙爲武  
都太守以能書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譙書也漢末又有蔡  
邕采斯書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微固理不如前也邕作篆勢曰  
鳥遺迹皇頌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  
龜文鏡列櫛比龍麟舒體放尾長短復身類若垂綫之垂綫若  
蠶蛇之焚蠶揚波振擊擊騰騰勢似雲或輕筆內  
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凝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  
游龍駉逐逐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焉不可勝原研桑不能

查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七

書

數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翰其結屈離竟不能觀其卸開假垂掛讓而辭巧備通拱手而翰

似崇重字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  
眩奇姿請議不可勝原所不能計字賜所不能言何草簞之  
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將將秘與之不傳爾爾仰而詳  
觀舉大較前論論論論論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州  
杜陵張芝善作草書有遺業草書亦皆稱工杜氏後字甚安而書體  
微瘦雖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安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  
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嗚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  
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貴其書草仲將謂之草  
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章仲將  
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  
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於巧自與伯英之故英自稱上比  
伯英不足下方羅道有餘河爾張超亦有名然雖與伯英同州不  
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靈契之與始白頊皇寫彼  
鳥迹以定文章爰暨末葉與書勢日靈契之與始白頊皇寫彼  
蕪動其墨輪惟作佐隸書字是隸草書之法益又簡略時論指  
用於卒迫兼功并用美日省力純愈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距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跡志在  
飛移較散驟驟將奔未馳或點點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音怒  
佛龍放逸生奇或凌凌端端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絕筆收勢餘勢糾結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連而望之羅焉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時從宜略舉大較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查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八

書

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  
識者稱其達命  
吏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其魏舒之謂乎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鑿爲司空 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  
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  
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近樹其心腹會帝小聞見其新所用  
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尙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

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  
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廩恐懼亦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  
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廩及中書  
令何邵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廩劾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廩欲之孫劭  
曾之子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開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  
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於含章殿十五年帝字量宏厚明達好謀容  
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故能撫甯萬國綏靜四方

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諡法柔質慈  
安二永興二光熙一在位十七年改元七永興一元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如賈氏為皇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九

后陽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大宮出辭而駿不下殿時梓宮蓋  
在殿也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  
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  
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鑿張劭  
使帥陵兵討亮劭駿惕也即帥所領趨避駿鑿以為不然保持  
之保亮不舉兵而持亮問計於廷尉何劭劭曰今朝野皆歸心於  
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耶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  
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誅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  
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  
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  
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楊駿自知素無美

第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  
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祗之子也丙  
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頒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  
關中侯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武帝王莽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  
常侍石崇前書侍中石崇此書散騎常侍散騎侍郎何攀其上奏  
以為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  
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  
制當垂於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詔以太  
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傳咸謂駿曰  
軍與世變禮隨時立諒闇不行久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  
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十

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  
年平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  
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  
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素與咸善道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  
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諺云生子癡  
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大臺維  
正入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  
頭故具有白慮成以直咸復誓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  
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  
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常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充厲  
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慳慳也也楊駿



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熲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  
 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  
 政嚴碎專復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  
 霍之任當以至公至誠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其參萬  
 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宏訓少府蒯欽駿之  
 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爾猶知人  
 之無罪不可妄殺陽駿字文長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  
 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  
 宣子怪而問之新興郡屬并州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  
 昵近小人流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喻海出塞以避之猶  
 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可負荷

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惠帝永熙元年

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  
 適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少師吏部  
 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衛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  
 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  
 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活古之風而  
 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苻劭等同侍武帝武  
 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劭等並稱  
 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  
 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  
 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冬十月  
 辛酉以石鑿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 以劉淵為建威將軍

奴五部大都督 鄒邪王觀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 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  
 妬手殺數人又以載擲孕妾子隨刃賈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  
 之苻劭馮統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  
 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固有大勳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妬  
 忌豈可遠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  
 助已反以后為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何以婦道  
 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郎渤海孟觀李  
 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  
 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事賈后密使猛與觀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  
 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撥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

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惠帝元康元年

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  
 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  
 孟觀李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戾  
 就第命東安公綏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  
 相劉頌為三公尚書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勸諫光武屯衛殿中  
 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下詔之帝不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府庫南閣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  
 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閣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  
 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前春門東門也  
 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  
 然無以免難駿索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

奈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眾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家謂天子也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上聲頌音危問太傅所在頌給之曰給音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頌曰宜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也詔頌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頌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成熙元年皇太后慮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廄就殺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載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其言果驗孟觀等遂收駿第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十三

思補

公文美與馬魯莊公既立夫人孫子齊殺梁傅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于天也引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言天龍之也不若於人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廢中書監張華議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立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咸疑階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十四

思補

璚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遵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璚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璚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二年作石函之宗廟華嶽云廟主藏于戶之外西壙之中有石函名曰宗函函中箭以盛主可問張華眾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成熙元年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璚叫號不已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請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誣以為楊駿黨而誅之諸葛誕文鴛事見十七卷魏甘露三年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辰赦天下改元元康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甯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辭繁誓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於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人文姜魯桓公之妻也齊襄公殺桓

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感悔自陳於中正乃得復昆 壬寅徵  
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璠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東為大  
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  
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上林苑之子  
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眾心論誅楊駿之  
功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咸以為太甲  
成王年在幼蒙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  
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使  
作伊周自以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  
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  
美於上今封賞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有也無功而厚賞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五

思補樓

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  
凡作此者皆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常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  
亦何怒眾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力行賞  
又倍於東安公  
也 莫不失望咸之愚見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亮頗專權勢  
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  
重危反此失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  
比過尋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翕眾也合也  
習重也固也  
仍也言眾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  
之姻家夏侯駿  
字長容故至於此二犬吠形眾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  
聽也巨音頤  
不可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  
況於殿下而有惜往者從駕殿下見吾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

而欽摩天子逆鱗欽音忽  
暴起也自知所陳頌頌頌音頌  
不觸猛獸之髮  
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  
今觸猛獸之髮非欲為惡亮皆不從買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  
右衛將軍郭彭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  
后暴戾口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澄素惡繇履曆  
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  
言廢徙帶方帶方縣漢屬東萊郡  
公孫度置帶方郡於是賈謐郭彭權勢愈盛賓客  
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彭石崇陸機弟雲和郁  
及榮陽潘岳武帝泰始二年分  
河南置榮陽郡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蘭陵繆徵  
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京兆杜斌擊虞琅邪諸葛詮宏農王粹襄城杜育武  
泰始二年分汝  
南置襄城郡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穎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六

思補樓

川陳珍珍音珍安重也  
有所限而止也高陽許猛泰始元年分河朔  
涿郡置高陽郡彭城劉訥  
中山劉輿與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  
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左思字太沖貌癡  
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  
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印之  
事遂構思十年門庭涸涸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  
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  
造而示之謐稱善為之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遠為注吳蜀司空張  
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  
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  
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俗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

覆酒熟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太宰  
亮太保璿以楚王璋剛愎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  
代璋為北軍中候璋怒楷問之不敢拜不取拜受中候之職亮復與璿謀遣  
璋與諸王之國璋益忿怨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皆有寵於璋  
勸璋自昵於賈后后留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璿惡其  
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稱璿命璿亮璿於  
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璿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  
后使帝作手詔賜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  
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璿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璋璋欲  
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  
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元年 十七

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  
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璿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  
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  
璿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亮不  
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  
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父  
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  
也與世子矩俱死亮宣帝第四子太妃伏氏所生也少清警有才  
用咸甯中宗室段盛而無統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而觀察焉  
太妃嘗有小疾被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  
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及是被執是時天大

熟兵人坐亮於車下人皆憐之為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璋  
出今日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為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壁鬻髮  
耳鼻皆悉毀焉衛璿左右亦疑璋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  
未晚璿不聽璿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還  
收璿輒殺璿及子桓嶽裔并孫共九人遐不能禁初璿之征蜀激  
鄧艾部將田續使殺艾父子時杜預為鎮西長史聞璿之言乃謂  
人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  
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不俟駕而謝  
預至是榮晦之事與田續一轍人以為怨報焉岐盛說璋宜因兵  
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  
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元年 十八

何以自安宜以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璋深然之是  
時內外擾亂朝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  
驛虞幡出麾眾曰楚王矯詔勿聽也晉制有白虎幡驛虞幡白虎  
以故眾皆釋仗而走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  
下廷尉乙丑斬之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  
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璋武帝第四子也少年果銳喜立  
威刑死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璿之起兵也隴西王泰殿兵將助璿泰宣帝弟祭酒丁綏諫曰公為  
宰相泰時為司空晉公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  
泰乃止衛璿女與國臣誓曰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  
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

復魯非 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太保主簿劉綬等執黃幡過登  
子也 古者設諫鼓立榜木所以通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  
間鼓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注云窮謂窮死失職者來擊  
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也 上言曰初矯詔  
者至公即奉送章綬軍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

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  
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諡曰文成封瓊為蘭陵郡公諡曰成於是賈  
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

華庶姓無逼上之嫌庶姓非同姓 廣成君郭槐顯從母而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  
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頌頌贊成之也故賈氏親信頌乃

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頌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  
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肅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十九 恩補  
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頌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閹主在上  
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秋七月分荆揚十郡為江州是時方

之名置 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志為東海王 九月甲午  
秦獻王東薨 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為衛將軍錄尚書事

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

元康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於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  
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

冤於先帝乃覆而殮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厭伏也治武帝

末京師童謠曰二月初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  
驢後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所謂荆筆楊板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  
悖故云幾作驢也至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兩火沒

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欺及楊后之卒葬於街郵亭百姓  
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又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  
曲始為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二楊正貴盛也  
而後卒滅族太后廢死折楊柳之應也 是月天西北大裂 秋

八月壬子赦天下 是歲少保和嶠卒嶠字長與少有風格慕舅  
夏侯元之為人厚自崇重有感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

倫庾敷見而歎曰敷音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石多節目  
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嶠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

武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嶠知不見用猶不  
能已退居獨處恆懷慨歎家產豐富擬於王者而性至吝家有  
李王濟求之與不過數十濟因其上直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二十 恩補  
共飽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嶠問曰何如君李嶠既得惟笑而已  
故杜預謂之有錢癖然性實方嚴疾惡其為中書令時荀勗為監

舊制監令共車入朝嶠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  
車而坐武帝知之乃使監令異車監令之異車自嶠始也

元康三年春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而止 夏六月宏  
農雨雹深三尺 鮮卑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拓拔

綽卒子弗立

元康四年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鑿薨 夏五月蜀郡山移  
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 匈奴郝散反

攻上黨殺長吏 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止庸郡山崩  
殺二十餘人 秋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都尉殺之 王谷居庸

上庸地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 五月甲午枉矢東北流竟天

是歲大饑 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司隸校尉傅咸卒咸剛簡

有大節風格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

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潛等官潛河南尹之名京師肅然吳郡

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

才偏亮可貴也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廆自徒河之青山昔大棘城棘城帝顛頂之墟在冀

州郡城東南拓拔弗卒叔父祿官立 上庸侯唐彬薨初武帝

之世北虜侵略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

尉彬既至鎮訓卒厲兵廣農重稼宣諭國命以示恩信於是鮮卑

二部大莫鹿撻何等竝遣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

遂開拓舊境御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至於碣石懸巨山谷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五年

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

魏征鎮莫之比焉

元康五年春二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一小蛇入城

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夏四月彗星見於西方

亭於奎至軒轅 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雪深五寸 荆揚兗豫

青徐六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二百萬人器械時趙王倫孫

秀與張華有隙疾華如雉華懼因火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

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張華

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 有

石生於京師宣年里 拓拔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

濡源之西自統之水經注濡水出嶺夷嶺東南一居代郡參合陂

之北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使兄沙漢汗之子猗屯統

之在晉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盛樂後漢

使猗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

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潛往依拓拔氏說猗屯猗盧招

納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眾 是歲汝南內史王

湛卒汝南內史汝南國之內史湛有識度而少語言人莫能知兄

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終闔門守

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

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

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元

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適於湛略無子姪之敬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五年

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兩連瀾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

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

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

既妙迴策如榮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矜秣不至耳濟試養

之果與己馬等湛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蟻封

盤焉濟馬果躡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既還其父渾問濟曰何

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止人也始武

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疑叔未濟常無以答後武帝又

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武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

魏舒以上湛聞之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於是顯名年二十八始

宣至是卒年四十七

元康六年春正月赦天下 下邳獻王晃薨 以中書監張華

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丁丑地震 三

月東海隕霜殺桑麥 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 夏五月

荆揚二州大水 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

北地有馬蘭山羌居其中因為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

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 殺北

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

琅瑯孫秀刑賞失中故氏羌反叛倫又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

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為

車騎將軍以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

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梁王彤使誅之

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事

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秋八月解

系為郝度元所敗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

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省置日 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

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

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伏波將軍孫秀 此孫

一人非雙 人孫秀也知處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

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又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

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 景懷皇后

故駿為 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將必

喪身互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

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處知彤不

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懼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齊

萬年間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 冀山松曰漢獻帝與平元

之深置新平 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

禽耳 關中饑天疫 甲書令裴楷卒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弱

冠知名博涉羣書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關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楷為吏部

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脫冠冕纓服亂頭都好時人謂之玉人

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

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下世而得一羣臣失色楷從容進曰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大悅長

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

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

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樂貴輒取其珍玩然宿昔之閒便以施諸窮

乏嘗營新宅甚麗與從兄衍共遊兄心欲之而口不言楷知其意

便推使兄住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

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已任

率類如此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

轉為衛尉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時事起

倉卒誅戮縱橫眾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

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楷素有渴利疾不樂處勢及為中

書令疾益增王渾為之請曰昔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惜今委頓臣深憂之名臣不多當見將餐勿違其志以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迴昨曠之曰竟未相識衍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楷有知人之鑒嘗曰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青子其年即卒

初略陽清水氏楊駒

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為

永陽郡魏改為廣魏郡武帝太始中更名略陽郡

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始復見始居仇池仇池方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六年七年

三五

思補

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壁立千仞自然樓櫓敵分置調

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自下至上凡有七里羊腸蟠道

三十六回而上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鹽

仇池漢書地理志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谷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散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補註仇池在今鞏昌府之成縣屬陝西道上有九十九泉交相灌溉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率部落四千家還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護衛資送之

是後楊氏遂 是歲以勳烈將軍巴西趙廣為益州刺史

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氏羌

丁元康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眾七萬

前漢志扶風好時縣有梁山蕭註梁

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五里古公與父臨梁山即此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形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

六陌在馬

處軍士未食彤促令

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蔡

羣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獲萬計弦絕矢盡

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

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仕

吳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醞酒

音所並切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色入洛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惠帝元康七年

三五

思補

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

楚內史楚

國之內史也時武

帝子璋為楚王

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

乃先之楚而都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

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者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

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處著雜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

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齊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

舉閭閻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

秋

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

存疑帝紀作雍秦五行

隕霜殺秋稼關

中饑米斛萬錢

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

九月刑豫楊徐冀五

州大水

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

僕射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采

說文曰同官也

僚同地為家

輕



出遊放性復食吝園田永確惟音 獨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願貨錢數萬久而未遣女後歸甯戎色不悅女遂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遣以一疋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賈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廙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行神情明秀風姿詳雅每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今人傳甯武子之甯共遺遺華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甯字為言猶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誰得甯字蓋得其義以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甯字作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鯤城陽王尼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帝分汝陰置新蔡郡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毋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踞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唯不我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如此然性嗜酒嘗酣飲其子謙之闕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兩將令我尻背東壁人子有父母之喪者北面拜孝子執杖答拜于柩左則尻背東壁。凡音考平聲脊梁盡處尻輔之歡笑呼入其飲畢卓少希放達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

沿四時甘味道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吳人鄭泉先有此言畢卓但慕而述之耳嘗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閑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表頽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感化錯綜理迹之原也是以生而可壽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立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途所以資生存宜其情一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天 志補 眾理竝而無害故賤形焉失得由于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享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行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覓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嗜簡損之善遂闕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矣眾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是以人君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

務分宅百姓各受四職能令稟命者不肅而安莫有遷志況於據  
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  
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氣之累有微空無  
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  
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益  
也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取正功烈之  
利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  
是文者衍可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元妙處官不親  
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  
放者因斯或恃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三十九 思補樓

甚者至於裸程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  
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己分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既生而有則與  
無為己分矣補註生以有為己分謂萬  
物之生以所賦稟之形質為己之定則無是有所遺者也遺棄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眾非無為之所能  
脩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  
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  
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  
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願論亦不能  
效也 拓跋猗盧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  
國 是年故治書御史陳壽卒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  
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不為之屈由

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  
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  
至貶廢舉為孝廉除著作佐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  
夏侯湛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能張華深善之謂壽曰  
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  
千斛米見與當為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  
參軍街亭之敗壽父亦坐髡又諸葛瞻每輕壽故壽為亮立傳謂  
將略非亮所長又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母死壽  
以母遺命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再致廢辱  
皆如周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二 四十一 思補樓

元康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 三月壬戌赦天下 秋九月荆  
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初張魯在漢中賈人李虎自巴西宕渠往  
依之 宕渠漢屬巴西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屬巴西郡唐屬渠  
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資國城又按晉志劉璋  
分巴西郡置江州巴西郡劉璋割巴西郡之宕渠置漢昌三縣置宕  
渠郡漢昌縣在巴西郡之西也漢昌縣之西也漢昌縣之西也  
夷陵郡漢屬巴西郡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出於赤穴  
者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五姓俱出迭相爭焉未  
有君長乃相與樹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  
中焉又以上焉而浮於水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君務相船又  
獨浮因共立以為君君乘土船順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水  
有神女止廬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與共居君曰若求鹽  
地不能止也鹽神曰從君欲殺之而不能乃以青縷與鹽神曰嬰  
其飛掩日天地盡晦君欲殺之而不能乃以青縷與鹽神曰嬰  
此即與汝同居鹽神受而嬰之君至蜀山上望縷有青縷者跪  
而射殺之諸縷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朝慶君復乘土船下及夷  
城夷城石岸險曲泉水亦曲望如穴狀慶君疑之歎曰我新從穴  
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成三丈餘而陸級相乘慶君登之  
岸上有平石方一丈五尺慶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  
城而居之四姓皆臣事之後慶君死魂魄化為白虎故巴氏以

虎飲人血遂以人為祀其後種類繁盛素併天下以爲晉中  
 郡青附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賣因謂之賣人焉魏武  
 帝克漢中車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李虎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爲將軍遷  
 於略陽北土號曰巴氏虎有孫五人輔特庠流璽皆有材武善騎  
 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六郡民  
 流移就殺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  
 振救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  
 侍御史李苾苾音別又音苾又音密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至  
 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  
 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  
 特至劔閣翼躍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  
 非庸才邪聞者異之李特始此考其曰帝紀元康七年關中饑  
 非庸才邪聞者異之八年雍州有年而華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一

晉紀二

三

思補

皆云八年特就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  
 殺入蜀今從之惠帝元康八年師老無功乃薦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  
 大戰十數皆破之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起元康九年盡永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氏眾於中亭水經注扶風美陽縣  
 有中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

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危早絕  
 其原乃作從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春秋之義  
 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  
 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一

思補

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  
 就而叙之其性氣貪婪婪音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  
 畏服疆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  
 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  
 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備緘執費而邊城不弛  
 固守疆界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利害異  
 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綰之禍顛覆  
 宗周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城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郟瞞之屬音  
 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綫音齊  
 桓攘之存亡繼絕故仲尼稱管仲之力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

楚吞蠻氏晉霸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  
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  
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御當是時中國無復四  
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  
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諸戎遂熾至於  
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散任  
尙馬賢僅乃克之此其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  
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愈遲之  
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壯快終於獲  
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三

思補錄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三年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  
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  
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  
服士庶既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  
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  
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  
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戢  
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  
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原其道路之  
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屬國屬  
射及庶

夷漢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猜衷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  
隔關山河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  
疫百姓愁苦咸望甯息誠空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與  
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徒自捐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虞恐勢  
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  
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迎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  
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遊不能相一子以今  
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  
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  
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  
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三

思補錄

之左右無遠也迨其死亡流散離湯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難  
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  
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  
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  
易轍之勤補註愛勤惜  
也勤勞也而遵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  
口率其多少車約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若有窮  
糧食也若窮  
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  
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俸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  
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  
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  
正得常居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  
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

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東段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人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懂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毀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平陽河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也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結連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屬上黨郡晉書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對陶日數遠今沁源縣宋白日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里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三 四 思補

云穀遠今名孤 遠後代語訛耳 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正始七年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願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慮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城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繼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崑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克亦博涉書記而性公亮守正為邦族所敬耶那王澄嘗至陳

謂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是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 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徵梁王形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暉為鎮西將軍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鎖關中關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關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夏六月有桑生於東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 高密文獻王泰薨泰字子舒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饈如布衣寒士任其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為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與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又以籠箱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歿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向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顧且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二 晉紀三 五 思補

惠帝元康九年

願雖買后親屬然雅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願專任  
門下事願上表固辭以買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  
私之舉慙觀近世后族何嘗有能自保者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  
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任其宗豈將開寶實以安理故也又表云昔  
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故元帝不用馮野王  
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致帝為人懇駭駭首嘗在華林園聞蝦  
蟻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若官蝦蟇可給廩此七字出晉書所無用學紀聞云浮溪詩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鞋給廩此其證也時天下荒饑百姓饑死帝  
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宦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  
託有時互市買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  
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元康九年 六 恩補

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思耗折難折象壽不置象道故  
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矣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  
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  
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  
者窮竭而不足詩云智矣富人哀此穉獨錢之為泉也無遠不往  
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  
不驚視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信為  
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  
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  
不解令開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  
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齒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

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發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故  
威時而為此論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  
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  
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崩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  
常荀寓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  
事求索阿棟之閒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即今史之類阿屋之隈曲棟屋  
也遂禁止太常復與刑獄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  
被斫司徒太常司徒太常韓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播擻  
驅馳各競免負負罪於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  
違之故無方故有踴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  
皆為過當恐奸吏因緣得為淺深也既而曲議猶不止曲議謂曲法而議自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元康九年 七 恩補

為淺 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深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光武以三公尚書主斷獄深  
車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  
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音  
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  
大臣釋滯事有時宐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  
也事見四十卷大臣釋滯若公孫宏斷郭解之獄也事見十八卷  
也漢文帝三年漢高祖五年天下萬事自非  
二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事見十一卷天下萬事自非  
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  
不容姦可以言政矣考異曰刑法志敘頌奏願表之下而云侍  
不令史向者即及尚書蘭臺令史也出願遷吏部尚書建九班  
也法駁案者謂出於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願遷吏部尚書建九班

之制欲令百官居職亦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補注博物志問是其華裴逸民愆而無厭乘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洪流蕩蕩餘波見灑况可衰裳而就之哉忠少慷慨有不

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索靖少有泥羣之量與鄉人汜衷汜音張彪彪音索紞紞音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是月戊寅忽有牝驢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極切責之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恆在後園游戲愛車馬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又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木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月奉錢五十

萬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令西園賣菜菜藍子鷄麩等物而收其利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菜室氏女曰晉客馬本草圖經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黃帝之官敬順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禁於禁 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關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與則宜自力躬曰終日乾乾蓋自強不息之謂也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委必須輔弼之助故虞舜以五臣與周文以四友隆成王為太子

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刑措不用流聲洋溢殿下雖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觀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宏範令軌承為後式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目以筆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用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與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單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道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熊蹯豹胎酒池肉林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八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九

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徽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戒竊聞後園縷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式日新臣以為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高世之主不尚尤物用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今畫室之功可其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蕭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於四海矣四日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贖者也足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書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賤賈貴販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此為庶人之貧賤者設也樊遲請學為圃仲尼不答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十一 十 恩補

其間葵明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墻壁動正還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繫小忌而廢宏廓大道宜可捐除於事為宜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晉志太子中舍人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甃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謚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屠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視呢此音匿又音尼上聲一旦交構則事危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不從謚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傷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

嬭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直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內裝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謀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帝在東宮劉卞率領中衛率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懸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咸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恩補

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歿十一月太子長子彰病太子為彰求王爵不許彰疾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蜜酒飲醉之改正原文云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醉以不能飲三升舞過之日不孝即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毒物太子不得已置飲至盡遂大醉此退公取太子與王妃書中語或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神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姑毛飲血於三辰之下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將氏為內主道文彰子也將氏彰母將氏也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



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皇帝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  
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適齊如此今賜成  
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  
正嫡以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  
檢校傅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  
啟事十餘紙眾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繪以長廣公  
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  
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  
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  
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承華門東宮門也乘羸轎車東武公濟以兵仗  
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彭城尚同幽於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二 思補

之妃喇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彭母保林蔣  
俊先是童謠曰東宮馬子莫龍吻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  
烈烈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觸體生齒牙南風賈后字沙  
門太子小字白誓行也魯賈謫國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卯日食  
日赦天下改元西戎校尉司馬閭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  
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  
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流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  
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帝有寒門需索如衛綰  
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

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令知先賤然後乃貴  
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  
皆家族力能得者率非有翼遂王陽直亮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  
不讀書但其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  
臣長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遠郊  
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出千秋之言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答耳今適雖無狀言語悖逆然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  
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寶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  
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  
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三 思補

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  
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  
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敕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  
及思愆改過之義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漢  
高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  
不忘後事為戒孟軻有言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  
善功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甯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宐空虛宜  
為大計小復停置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  
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  
言年四十未有太子也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閭寺  
慳慳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君御即死

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不願以死獻誠輒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潛以千兵防衛太子幽於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樊魯瑛等皆禁至伊水拜辭涕泣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洛陽縣南北人於洛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樂廣時為河南尹繫洛陽獄者猶未釋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與故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之謚乃語洛陽令曹據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孫王覽見七廿露據擊之孫也曹據見七十四卷魏景初二年太子至許遣王妃書曰鄙雖頑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四

恩補樓

酒當使道文羞也便答中宮陛下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待又小婢承福持筆視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妃父衍不敢以聞丙子皇孫彭卒也非疾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晉天文志見與日爭明彗國中台星拆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弱小國彗女主昌者曰三台三台色蒼君臣和不齊君臣乖張漢天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拆者兩星張華少子暹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不相比也張華少子暹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太子既廢眾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裝傾安常係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如無道與賈謚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胡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等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省事蓋自此始使為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五

恩補樓

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璫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閒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諡等早除太子以絕眾望發未賈后使太醫令陳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養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伏飛督閻和晉制右衛有伏飛虎賁二督伏飛來以為衛士之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鑿以鼓聲為應丙夜夜號。伏音次。

夜一鑿三

更一點也

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

天下除害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倫為是言邪不願

而出及期倫矯詔救三部司馬曰晉二篇有前驅由中宮與賈謐

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南也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百人排闥而入華林令

駱休為內應華林令華林園令也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

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冏曰事起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

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榮賈午等付暴室考覈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耶師景露版奏請手詔耶師景露版也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有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裴頠安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彌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及賈后欲殺太子頠數表諫而不聽或謂之曰可以去矣不然雖有十表終難以

免顧慨然者久之而竟不能去故及於禍解系解結並清身潔己

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強盛朝野畏之勸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

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

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

子大慙當世壯之及被收梁王彤救之甚力倫怒曰此人兄弟輕

我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今日豈容其身耶遂害之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贖多通圖緯方技之書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量宏曠時人鮮能測之初未知名者鶴鶴賦以自寄

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山是聲名始若郡守鮮于嗣及盧欽薦之於文帝累官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元康中人有得海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鳥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餅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云於國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八

思補錄

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

曰太阿其夕斗牛閒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芒發大益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爾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十九

思補錄

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附錄華嘗為於洞宮遇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內書盡有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嵯峨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大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捐二大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皆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邱醫術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疑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問地名對曰瑤臺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雉草蓬蓬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甲午趙王倫坐端門遣尙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劉振董猛孫虛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眾固縱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可今果不免命也矣及見賈謐尸過而叱之曰小兒亂

國死已晚矣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檣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琴琴音券領允從僕射子韻為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黃門郎即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初與散騎侍郎同置自魏至晉散騎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皆要官也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彪為南陽王封彪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榮陽太守荀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永康元年恩補

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哲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組助之子崧或之元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東哲亦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而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東哲陽平之元城人哲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張華以問哲哲曰此

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丁酉以梁王彤為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蘇賜班位冠轎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紫綬大夫蓋魏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為專官後世則為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二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宏齎金屑酒賜賈后於金墉城督周勤時遣賈後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徑動驚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途往求之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開使在豈豈汝而不去又使庚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罪也若不改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尉之勳耳終當使繼嗣死於鐘虞之間長女嬖於金屑之中小女困於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永康元年恩補

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允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蓋果死於鐘下賈后服金屑而 五月己巳詔立臨海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固縉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堯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令

上厭至望至望當是至尊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慚易相規正昔  
漢武既信姦諛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丙吉  
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  
孝宣皇帝苟志於仁無往不可願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  
以成節吉雖拒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太  
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強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  
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  
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  
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  
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竟鉗隨  
王隱親侍養故救得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  
昌固護太子得如丙吉詎詔不坐伏死諫諍則聖意必變太子以  
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  
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率車拜  
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乃知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  
置三卒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  
者此由恐滅族故也今皇孫幼冲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強臣專制  
姦邪矯詐何以防之可著為令自今以後諸有興廢倉卒羣臣皆  
得輒嚴須錄詣殿前而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  
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  
遠慮也續又奏今相國雖係傳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  
導出入動靜劬勞安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王

思補

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  
勿復取盛威豪門子弟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  
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有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  
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可  
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為友相接之道竝如  
氣類矣太子登願諒為友諸葛恪為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  
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  
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耳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答密三  
百倍音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  
實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  
今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疏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  
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  
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  
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然後一覲哉己  
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於顯平陵時監國御史直副皆  
因太子之次論夷三族開續復上疏曰臣家門無祚三世假親具  
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當必有變臣故於太子初見誣陷時  
求副監國欲以丙吉故事距違來使使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  
足救其顛危主者以臣名資輕賤不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  
進退難居有必死之憂臣獨以為苟全儲君即為賈氏所誅分所  
甘心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夫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  
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王

思補

以聖王慎選其人若此二使者但為愚怯實非與謀止可誅身自  
 全三族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清河康王暹薨 癸卯  
 震崇陽發掘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  
 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發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懼之秋八月  
 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  
 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  
 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入 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 大  
 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眾允將赴宮  
 尚書丞王與開掖門 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 允不得入遂圍相府  
 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勸東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永康元年 思補

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  
 雨下主書司馬睦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  
 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准微之兄也欲應允言  
 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圍 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圍也陳准蓋以帝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  
 欲倫兵見之以為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  
 存疑按汝南王允傳實是用驕虞幡不知溫公何所據而云用白  
 虎幡乃使司馬督護伏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侍中汝陰王虔  
 在門下省陰與盾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盾乃懷空板出 空板不  
 未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盾因殺之  
 并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 不曹爽  
 獨赦洛陽 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 孫秀驕邪  
 故曰曲赦 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人潘岳為  
 瑯邪內史秀為小吏給岳鞍點 秀嘗銜忿及秀貴岳於省中見之  
 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

謂曰孫令猶憶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  
 知不免衛尉石崇有愛妾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  
 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照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  
 其婢妾數十以示之皆繚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  
 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  
 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  
 然使者出而又反崇意不與崇甥歐陽建營於元康中表趙王倫  
 罪惡倫甚恨之及淮南王允敗倫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  
 為亂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  
 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時人名其  
 樓曰綠珠樓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載詣東市乃歎曰奴輩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惠帝永康元年 思補

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  
 謂黃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滴  
 以水為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 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  
 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 建皆族誅籍沒崇家崇少敏慧勇而有謀父甚臨終分財物與諸  
 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及長任俠無  
 行檢後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故致富不贊崇室宇宏麗後房  
 百數甚至廁中常有十餘婢侍列劉寔嘗詣崇如廁見有絳紗帳  
 大牀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笑曰廁  
 也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等之終賈弱冠美姿儀辭藻  
 絕麗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然性  
 輕躁趨勢利黨於賈后構陷愍懷太子又與石崇諸事賈謐為時

人所指惡而崇更奢縱淫虐每宴客使美人行酒小失意即殺之故同及於禍人皆稱快惟歐陽建富官蹇謬甚得時恐死非其罪人皆悼之

更臣曰石崇學乃多聞恃乖實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頭春畦蠶靡 霍音髓草木 弱貌靡音米列於凝五之晨錦障透迤互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眾皆諫止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賓徒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齊王問以功遷遊擊將軍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以光祿大夫陳準為太尉錄尚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三

書事未幾 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未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華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舊置兩員一黑一白大器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琴撫軍將軍度中軍將軍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彤為之形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其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遠謀深恩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為射聲校

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月黃霧四塞 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 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郎秦山羊元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

旅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元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晉置興晉郡 在唐河州界 二月彗星見於東方 詔徵益州刺史趙厥為大長秋厥音 以成都內史中山耿騰為益州刺史厥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

以收眾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厥同郡厚遇之為爪牙特等憑恃厥勢專聚眾為盜蜀人患之騰數密表流民剛到蜀人恆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雨之險地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厥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三 晉紀三 三

迎騰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太城之西墻也補註初儀之築城也屢築屢頽忽有一大窟出于江濱行不已嘗隨其所行而築之城遂成厥猶在太城未去騰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構怨日深入城必有大禍不如暫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堡以備秦氏李特等本巴西蜀人以其居秦州界因謂之秦氏陳西夷行至陳西夷校尉陳恂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按時之職行且至成都也且當待之不然退保健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江源縣漢屬蜀郡後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為晉原縣唐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漢江源 騰不從是日帥眾入州厥遣兵逆之戰於西門騰敗死郡吏皆散走惟陳恂面縛詣厥請騰受厥義而許之厥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江陽縣漢屬犍為郡劉璋分江陽郡唐置州通川縣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聞厥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



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言西夷府總誰敢動者總更練道停畱比至

南安魚涪津南安縣屬健為郡有魚涪津唐肅州青神縣漢南安

安已遇厥軍棋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可

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疾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

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

總不聽眾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厥兵殺模見其非是

更搜求得總殺之考異曰帝紀厥又殺總為太守李密汝山太守

亦非密固也載記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

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李庠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

風李攀始平費他券始二年分扶氏符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厥

以庠為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晉紀三惠帝永寧元年

餘人以斷北道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晉紀四起永寧元年盡大

孝惠皇帝中之上安元年凡二年

醉永寧元年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春正月以散騎

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

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

主凡音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張氏保據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

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早宜入西宮時倫以東宮為相國散騎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四晉紀四惠帝永寧元年

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

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禪位於倫左衛將軍

王與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

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考異曰

春秋云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諸將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

其然乎紹興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被劍而出及惠帝遷

於金墉城唯紹興志不從直於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

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興為侍中惠帝復降詔居其職二說不同今

皆不取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蒞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使張衡將

兵守之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為濮

陽王立世子恭為皇太子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

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彤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

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三終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卷八十四

餘黨與皆為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珥董王效胡服以金縷冠首飾貂蟬尾為貴董王效胡服以金縷冠首飾貂蟬尾為貴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深口在腹下狎內動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漢即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稻麥蔚采潤而毛采不彰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生義非其貴也其貴趙武靈王變胡服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國紀並為孝廉縣網紀並為廉吏郡國紀功曹之屬縣網紀主簿錄事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條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初平南將軍孫族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二 恩補

說厥曰將軍起兵始爾而遽遣李庠握強兵於外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厥傲容謝曰卿言起予會庠勸厥稱尊號厥怒曰是豈人臣所宜言淑粲因白厥以庠大逆不道當乘市厥遂於會所斬庠并其子姪十餘人庠少以氣烈為鄉里所稱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性任俠好濟人難是以州黨莫不附之及遇害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厥懼其為變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特流怨厥引兵歸綿竹厥牙門將涪陵許弁求為巴東監軍涪陵屬漢屬巴郡 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弁怒手殺淑粲於厥閣下淑粲左右復殺弁三人皆厥之腹心也厥由是遂喪厥寇朝廷討之遣長史健為費遠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三 恩補

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遺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勸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賊初太孫之立桑復生於西廂未幾桑仍枯死而滅廢至是被禍而祥桑之妖應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苻騰言秀專權不合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搆亂朝廷可悉誅之苻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勤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問成都王穎河間王顓各擁疆兵據方面惡之問齊許昌穎顓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問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李庠驍勇得眾心趙庶浸忌之而未言長史蜀郡杜淑張粲

屯綿竹之石亭綿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屬漢州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諮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厥獨與妻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厥反表厥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此別一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曠於道奉迎并獻珍玩尚悅以曠為騎督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三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為羌所殺考異曰帝紀在八月疑是洛陽始知今從

華陽 齊王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孤王盛離孤王盛 離孤王盛 離孤王盛

國志 齊王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孤王盛離孤王盛 離孤王盛 離孤王盛

郡唐天寶元年改穎川王處穆聚眾於濁澤濁澤在相 百姓從之

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嬰為齊王軍司討盛處穆斬之因收嬰

殺之考異曰齊王問傳曰問潛與穆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 泄乃與穆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今從三十國春秋

豫州刺史何勛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

暉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欣移檄征鎮州郡縣國征鎮四 郡方

面者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使

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

下收英俊以從人望使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擗臂爭進

茂不克矣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見七十三卷

魏景初元年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驥石超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惠帝永寧元年 四 恩補

誘前秀才虞潛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  
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遣將將兵會之中  
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  
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雷寶主簿張襄西曹雷承聞之請見曰  
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二帝宣謂 帝武帝無所偏助  
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  
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  
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虞翻事吳主 隆停檄 六日不下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 於牛渚禁之不能止 平吳之後揚州移鎮秣陵今於牛渚禁將士 遂奉遂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罔安南將軍監河北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惠帝永寧元年 五 恩補  
軍事孟觀以為紫宮帝座無他變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 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 紫宮中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 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 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倫秀聞三王起兵 大懼詐為罔表曰不知何賊猝兒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 見救 兵為中軍 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 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 縣有壽延城 征虜將軍張 泓左軍將軍蔡嶺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嶧關出 晉志何 縣有嶧關杜佑曰嶧在 河南登封縣登封故嶧也 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帥 兵八千自成皋關出 晉志河南成皋 縣有成皋縣 以拒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 士倚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都督諸 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倫秀日夜禱 祈厭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

王壽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眾嵩山中嶽在潁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嵩高縣以奉中嶽東漢

省併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南郡劉向列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於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日傳曰日食也星陰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張泓等進據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縣在潁川郡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處及許超還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縣之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

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朝歌西有黃橋當在潁上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殺傷萬餘人土眾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土氣沮衄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於溟水溟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溟音蒨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衛將軍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六

與與尚書廣陵公灌灌音灌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悛等灌由之子也仙音王與屯雲龍門召八座皆入殿中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救將士解兵傳詔者以爲官名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羣皆還汝陽里第將也汝陽城中有汝陽里第在焉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羣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水經注九曲廣平王虔在河南鞏縣西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癸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金屑苦酒倫慙

以巾覆面曰孫秀謀我孫秀誤我遂飲而死收其子羣馥虔詔皆誅之倫宣帝第九子也性貪冒昏昧無學不知書既僭位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屋蓋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曹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且開視戶如故而并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至是而敗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暉至穎使趙曠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冏和孫髦於東市蔡瑁自殺帝謂左右曰阿皮振舌指振音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義陽王威小字也五月誅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七

孫旂沈約曰魏武分南郡編縣以永鏡治令空桐機斬孟觀永鏡在南陽宛縣空桐機名魏志皆傳首洛陽夷三族歲星書見

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六月乙卯齊王冏帥眾入洛陽頓軍

通章著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 戊辰赦天下 復封賓徒王宴

為吳王 甲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

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

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考異曰穎傳日至穎詔王粹

外穎拜受徽號讓殊禮按穎在洛虛志已謂穎曰今當與齊王共

輔朝政明已有錄尚書之命但穎不受歸鄭故朝廷使梓追命之

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獨貴 河開王暉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

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常山王又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

進廣陵公灌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歡爵為王都督荆

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

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彤為

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藩女為趙世子琴妻故蕃及二子散騎

侍郎與冠軍將軍現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

才望特宥之以與為中書侍郎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

為尚書令劉暉為御史中丞王衍為河南尹 新野王歆將之鎮

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

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又謂穎

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

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

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立因太妃微疾

求還定省定省程才人冊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

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

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

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洛陽城東面北門遂歸鄴遣信與

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湖及之水經注湖在洛陽東

七里湖武帝泰始十年 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為

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 天司馬冏辟新興劉殷為

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據為記室督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

府特置軍諮祭酒漢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

奏報書記曹公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曹公府皆有記室督

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

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晉制東曹在右

曹治通鑑補卷八十四 晉紀四 九

倉曹之下廷尉屬官有正監中魏分南惠黃之會孫孫資吳主

陽立南鄉郡武帝太康中更名順陽郡權從兄榮

雍之孫也顧雍吳初冏父攸為司空辟殷為掾殷辭不起及冏辟

之一聘即至冏因問曰昔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

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

契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耳今殿下以神

武齊姿除殘反政然聖迹稍顯威滋肅殷若復爾恐遺華士之

誅故不敢不至也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

東步兵會稽賀術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

乃就術言談便大相欽悅問術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

同載而去不告家人至是雖居府中要職非其好也冏又以何勳

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旗路秀衛殺劉真韓

秦皆為縣公委以心膺號曰五公 成都王穎至都詔遣使者就

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與義功臣皆封公侯穎亦表封

盧志和漢董等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既久百姓困

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入千餘枚以

成都國秩為衣服敝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

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此復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皆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

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

戒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玖不欲還

洛又程太妃愛戀都故穎終辭不拜初大司馬問疑中書郎陸

機為趙王倫與穎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辯理得免死因表

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四 晉紀四

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

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封常山王又為長沙王武帝太康十年封又為長沙王

楚王瑋之諱父以同母遷開府驃騎將軍 東萊王蕤凶暴使酒

數陵侮大司馬罔又從罔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罔專權與左

衛將軍王與謀廢罔事覺八月詔廢蕤為庶人誅與三族徒蕤於

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潛殺之考異曰帝紀六月庚午蕤與王與謀廢罔事覺得非甲戌

罔為大司馬按誅與詔已稱罔為大司馬則與事覺不應在罔為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赦天下

東武公濬坐不孝徒遼東九月徵其弟安東王繇復舊爵繇廢徙見八

卷元年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琳為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

邳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

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

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許之

會朝廷論討趙廆功拜特宜威將軍弟流奮威將軍皆封侯璽書

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廆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

欲以滅廆為己功獲朝命獲封拜特不以實上所謂條列者眾咸不以實上

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

備力闢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

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健為太守李苾苾音

流民一年尚用苾之謀不從苾乃致秀才板出還家苾性貪暴

欲殺流民苾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因前趙廆之亂多

所剽掠宜因移徙設關以奪取之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四 晉紀四

施關搜索資貨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

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且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

勝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

云能送六郡會豪李任閻赴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置賞百匹自是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眾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眾數

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申重也求重為期限也式既至見苾營柵

衝要謀掠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

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

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越

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

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

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向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冬十月特  
 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籍甲厲兵戎嚴以待之拜茲相與  
 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  
 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為決計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  
 尉曾元牙門張顯劉竝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向聞之亦遣  
 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死者  
 甚眾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向拜向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  
 而去計已成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若之何於是六  
 郡流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  
 軍號東督護以相領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  
 進兵攻丹於廣漢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南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為方義縣後周改東遂南為遂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一 思補

州方義為遂州治所向遣李苾費遠帥眾救拜畏特不敢進拜出戰屢敗潰  
 圍奔德陽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  
 攻向於成都向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拜傾巧曾元小豎李叔  
 平非將帥之才李苾字叔平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晉人稱方  
 節下杜景文曰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教庸實一  
 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信用讒構終不見聽繩之大過窮  
 鹿抵虎流民不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聽式言寬使治嚴治嚴  
 也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日月已過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  
 也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  
 上官昂任臧楊褒上官悖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向素  
 貪殘為百姓患蜀人為之語曰向之所愛非耶則佞向之所憎非

忠則正又曰蜀賊尚可羅向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蜀特與蜀民  
 約法三章施捨賑貸此項口施恩惠持勢後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向頗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水經注郫水西出綿竹縣  
 又與蒲水合亦謂之郫江載記曰向將水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  
 及南夷校尉十二月穎昌康公何劭薨封大司馬何子冰為  
 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己酉梁孝王彤薨以右光祿大  
 夫劉寔為太傅尋以老病罷河間王暉遣督護衛博討李特軍  
 於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補注張微前為  
 太守軍於德陽羅向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繁縣屬蜀郡即今彭縣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一 思補

蕩進攻博於葭萌巴西郡唐為閬州二州之地對蜀改漢葭萌為漢壽縣晉又改為晉壽此本漢舊縣名而書之  
 博走其眾盡降河間王暉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  
 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司馬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  
 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暉之子也方八歲乃上  
 表請立之癸卯立暉為皇太子以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  
 空領中書監秋七月兗豫徐冀四州大水八月李特攻張微  
 微依高嶽險與特相持連日時與子蕩分為二營微視特營空  
 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迫眾不知所為羅準任  
 蕩皆勸特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聽而微眾至者稍多又山道至

狹正可容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蕩謂司馬王幸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被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摧鋒必死殺千餘人微服未救蕩軍皆死戰無不一以當百微服遂潰拔特於眾圍之中特欲還浩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若舍而縱焉微養病收亡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進復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特以其將蹇碩守德陽李驥軍毗橋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從漢州羅牟橋水毗橋水三水會爲一江懷安軍漢廣漢縣都縣之地羅尚遣軍擊之屢爲驤所敗驤遂進攻城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特勢益盛建甯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俊建甯王侯之地漢開置建甯郡屬蜀郡朱提郡唐爲昆州之地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四

特朱提縣前漢屬犍爲郡後漢屬犍爲國

奏事不先經問府即加考竟魏制備置二御史府鄭方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里有識者歎其奇而未鄭方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里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薦達至是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荆楚逸民上書諫問曰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失也天王微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繼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西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戶曹孫惠亦上書曰惠聞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冒犯鋒刃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怨致英豪之士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驛塵之慘回將士之勞三難也驅烏合之眾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四難也徵六合之內著盟信之誓升幽官之帝復皇祚之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耀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鑿垂拱青徐之城高枕滎邱之藩則泰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遊高臺之上道遙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壘之時也穎壘在潁川問不能用惠辭疾去問謂記室督曹據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據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五

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驛塵之慘回將士之勞三難也驅烏



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應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  
 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掛歸藩  
 則上下同慶矣罔亦不聽策曹掾張翰知問必敗乃謂顧榮曰天  
 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  
 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探  
 南山之蕨飲三江之水耳翰遂因秋風起思菰菜蓴鱸魚鱸一名菰本草曰菰又謂之莼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黑者謂之莼至後結實乃離胡黑米也葦生水中葉似龜茨春夏細長肥者三月至八月為絲者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蔥鱸魚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爲鱸甚美歎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即引去或謂之曰卿欲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翰答曰使吾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榮亦感其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旗以其廢職白罔徒榮爲中書侍郎榮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乃悟復更飲

穎川盧士庾袞聞罔期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 天司馬主簿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克平亂禍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方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退則據於蒺藜易困六三爻辭象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蒺藜狀若蒺藜而小有三角長安最使人以故多著木履今軍家乃謂鐵作之 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郡公自爲南州伯治

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罔優介答之長沙王又見豹腹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馳下打殺罔乃秦豹讒內閣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陽王顯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乃徵罔長史李含爲翊軍校尉而含素與安定皇甫商不平時商參罔軍事夏侯爽兄亦在罔府舍心不自安又與罔右司馬趙驥有隙遂單馬奔罔詐稱受密詔使誅罔罔因說驥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罔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城都督豫州諸軍事城侯城侯之少子顯遂上表陳罔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城共會洛陽請長沙王又廢罔還第以穎代罔輔政顯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將應之肅志諫不聽十二月丁卯顯表至罔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倡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如之何尙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二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旆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般未遍三惠納言不恤王事當報稽緩貴以報功責不在府讒言逆亂富兵誅討奈何虛承偽書違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常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爲藥發虜虜得免李含

齊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六 恩補

齊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七 恩補

屯陰離 魏收地志陰離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門水  
之北晉安得制安定之陰離以爲京兆郡此魏收之說也永新注  
冷水西陰離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於渭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  
豐爲鄠鄠封段熲爲侯國後立陰離城其水際城北出渭是水  
爲陰離水又北絕渭梁溝注於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離也 張  
方帥兵二萬軍新安 新安縣漢屬宏農 檄長沙王又使討問問遣  
董艾襲父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  
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虎門 千秋神虎門 問使人執驎虞  
幡唱云長沙王又矯詔父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  
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 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 矢集御前羣  
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問眾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劭因執  
問以降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闔闔門  
外水經注曰按禮王有五門南東門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東門  
外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東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六 魏書

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遂出  
擊大破之追奔百里斬俘萬計遠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眾  
數千家降於鹿鹿以爲建威將軍鹿以其臣慕與句勒恪廉靖使  
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與河明敏精審使  
典獄訟覆訊清允 慕與蓋亦鮮卑 是年丹陽湖熟縣河中有大  
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 此石水入建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四 晉紀四 十九 魏書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五起太安二年書永興元年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軍水上

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

其境內改元建初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五月特自號大將軍云昭帝七年特稱大將軍號改元後魏書李雄傳徵修文書謂覽云太安二年特改元建初七年太安元年也祖孝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正月

特僭位改年今從魏覽等書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思補樓

聚為鳩者皆送款於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

民於諸鳩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鳩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

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

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

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卓

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岱以卓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

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其拒之岱軍勢甚盛諸鳩皆有

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眾就食驕怠無

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鳩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

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鳩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

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羅尚將盡但餘貨出耳叡求出省家特許

之遂還報尚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鳩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

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眾還保

赤祖赤祖地名當在縣竹東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

北營保卑破德陽獲寒碩任臧退屯涪陵此涪陵乃漢廣漢郡之涪陵非涪陵郡之涪陵廣漢梓潼之涪今涪州今人猶謂涪州為涪陵涪陵郡之涪陵則今涪州涪陵縣也三月羅尚遣

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靈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

紳何冲乘虛攻北營兵符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授甲

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乃引兵還與冲

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

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

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開王顯頭沈為軍帥遣席遠代之遠音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思補樓

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卓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

李驥李雄送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卓軍

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卓軍

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二翁謂李流李含也離曰當劫之耳

雄大喜乃其說六郡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

為魚肉惟有同心襲卓以取富貴耳眾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卓

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墊江縣屬巴郡墊音必荆州軍遂汎流甚惡由

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離特之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地

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如寐又夢大蛇繞身

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兒若有先亡則在者必大貴蕩

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容貌魁偉有術士相之曰此君貴相有

四目如重雲鼻如飛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為大貴雄少不烈  
氣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 新野莊王欲為政嚴急失  
發夷心義陽蠻張昌聚眾數千人欲為亂 劉勰曰義陽本漢平北  
初中分立義陽縣益治石城後分南陽郡立義陽郡魏文帝黃  
郡治安昌城備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昌五縣 荆州以壬午詔  
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據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  
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山是郡縣官長皆親  
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時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  
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眾於安陸石巖山  
張昌傳云石巖山去安陸郡八十里水經注沮水過江夏  
安陸縣西又南經石巖山北今德安府南十里有石巖山諸流民  
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兵敗  
與步將朱伺奔武昌欽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昌遂據江夏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太安二年

杜佑曰漢江夏郡故城 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  
右安州雲夢縣東南 更邱沈 山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襄陽郡其地非屬襄州穀  
更邱沈 山都縣界杜佑曰山都縣故城在襄城義陽縣東南 更其  
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  
作鳳皇玉璽之瑞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  
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  
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開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日間聚至三  
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髻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今安陸  
十里有 障山 欲上言妖賊大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賊其鋒不可當  
挑刀舞刀也今鄉落民皆手運雙刀坐作進退為擊刺之勢鄉  
刀空中高一二丈以手接之又善舞鐵左奔右赴為刺隊之勢又  
環身鑿鐵回轉如旋又善戰於地 兩臺救諸軍三道救助朝廷  
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為荆州刺史

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并征西府五千人  
出藍田關以討昌 藍田關在京兆藍田 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  
藍田關又逼奪其眾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驥平南  
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初  
欲與齊王冏善冏敗欲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作亂欲表請  
討之時長沙王又已與穎有隙疑欲與穎連謀不聽欲出兵昌眾  
日盛從事中郎孫洵謂散曰公為岳牧受關外之託拜表輒行有  
何不可而使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藩翰王室鎮靜方夏之義乎  
欲將出兵王綏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石  
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眾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宏代歆為鎮南  
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六月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 南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太安二年

有長史 參軍蒯恆為義軍督護 義軍蓋民兵也自漢 牙門將皮初  
為都戰帥進據襄陽 杜佑曰襄陽 漢中盧縣也 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驥軍殺羊  
伊劉宏退屯梁 梁縣屬汝南郡 昌進攻襄陽不克初太康元年武  
帝悉去州郡兵時皆州鎮權重人皆以為僕射山濤獨上言武  
備不宜去帝不聽至是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清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之權愈重矣 李雄攻殺  
汝山太守陳圖 汝山 郿縣屬蜀郡李膺益州記郿縣故  
縣漢郡 秋七月李流徙屯郿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甯州或東  
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烟火流虜掠無所得士眾飢乏唯涪陵千  
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 青城山在汶山郡安縣今在水康  
城山記曰岷山連峽岷山下里不絕青城 平西參軍涪陵徐璉說  
乃第一峯也范長生涪陵人率眾依之

羅尚求為汝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羅怒出降於流  
 流以舉為安西將軍舉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流軍由  
 是復振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為齊王問所殺因欲以為  
 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暉為宰相已得用事  
 既而問為父所殺穎雖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  
 甚於問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去之時皇甫商為父參軍  
 商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暉曰商為父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早  
 除之商含不事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  
 檄上尚書發隴上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  
 為河南尹含就徵而重不奉詔斷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  
 稚等合四郡兵攻之暉密使含與侍中馮孫中書令卜粹謀殺父

皇甫商以告父收合粹殺之粹張華之婿也承熙初為尚書郎

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父專權而粹又立朝正色  
 故又忌而害之驃騎從事瑯琊諸葛政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  
 出犇鄴從事從中郎也武邑縣前漢置信都郡後漢 張昌黨  
 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昌別將陳貞攻  
 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  
 冰江州時治豫章漢置臨淮郡章帝以於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  
 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禁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宏遣  
 陶侃等攻昌於竟陵竟陵縣屬江夏郡魯宗望曰自蔡州南至信  
 皆平也南至大江流無阻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章  
 陵者陵至此而竟陵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古竟陵今石首州  
 劉琦遣其將李楊等向江直侃等屢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

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眾悉降雁石冰向據臨進考異曰帝紀八  
 張昌戰於清水斬之昌傳云昌敗於下雋山明年秋昌之族  
 安新張奔表云張昌好黨初平昌未泉首昌從昌本傳下雋  
 長沙陶侃者廬江之尋陽人也少孤貧為縣吏監魚梁以蚶  
 餉母蚶音 湛封鮭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史以官物見餉非惟  
 無益乃增吾憂也已而罷吏家居鄱陽孝廉范逵過之時倉卒無  
 以待賓湛語侃曰汝但在外所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  
 髮寶得數斛米斫諸屋柱割半為薪到諸葛以為馬草日夕遂設  
 精食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任邪乎  
 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乃召為督  
 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當終有大名命其  
 子與之結友而夫夔察侃孝廉至洛陽見張華華甚異之豫章國

郎中令楊暉卓 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暉曰易稱貞固

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  
 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同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侃由是知名  
 既克張昌劉宏謂侃曰昔昔為羊公參軍羊公謂 吾後當居身  
 處晉人多自 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宏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  
 陽王統遣前長水校尉張奔領荆州宏至奔不受代舉兵拒宏宏  
 討奔斬之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敘功銓德隨才  
 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  
 望淺更以宏婿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宏下教曰夫治  
 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按晉制  
 二十二郡時已分襄陽武昌安成三郡屬江州尚統十九郡又分  
 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尚統十六郡至愍帝分長沙衡陽湘

黃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東漢陵傳桂陽六郡屬湘州此時制州安得十女婚然後為政  
統十一郡此蓋當時太守十郡也  
設乃表陟姻親禮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報詔聽之宏於  
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河開王顯聞李含  
等死即起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  
平因欲與顯共攻又慮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  
矣又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  
今若頓軍關外關外謂郊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  
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  
可乎穎皆不從八月顯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元之左  
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顯  
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茲逆其以又為太尉都  
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十二月又誅齊王  
七月顯穎起兵乃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  
胡政又未應邪督中外又顯見為太尉又不應更為太尉今從晉  
春秋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  
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  
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三世為將  
道家所忌又驕族事穎一巨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牽秀等心皆不  
服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  
與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蓋個坤雅曰舊說鼠性疑出穴適  
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  
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  
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  
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先是盧志於眾中問機曰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七 思通撰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機答云如卿於盧毓庶幾志默然而起弟雲  
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  
內甯有不知鬼子敢爾爾蓋盧充者范陽人年三十里有崔少  
卿中之諒則而後起充遂之不覺去遂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  
一鈴下唱曰有客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崔少府府也充曰我衣冠  
那可見貴人即有人提一襪新衣迎之充著以進見少府展姓名  
崔便問飲謂充曰近得尊府君書索小女為君妻故相延百即舉  
書示充充父亡時小然已議父手遂便欲飲無辭崔即教內令女  
府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以相還生女當謂自費故外婦  
中送客崔女送至門執手涕零離別之感無與生人充還家惟謂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思懷恨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  
一續車自沈在岸上充往視之見崔女與三歲兒共載充折  
然欲捉女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在可即見之充既見少府崔  
女即抱兒還充又與金盤為別充既及兒及兒不見二車處充乃  
謂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即售其有識者故有老婦問得盤之由  
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姨謂充曰我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  
痛之贈一金盤盤中今視焉盤甚似得盤未末可得問否充以  
事對即請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崔由婚也見崔為令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八 思通撰

器歷都二千石者續其後生子植字子幹 至是志言於穎曰陸  
機自比管樂擬君暗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  
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身旗折意甚惡之穎列軍自朝歌至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河橋即高乙  
丑帝如十三里橋橋在洛陽西去城十三里所以為名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  
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水名在東夏門東直武成惠  
武場場西庚午舍於石樓是日天中裂為二無雲而雷者三九月  
丁丑屯於河橋壬午致正壬午原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  
於芒山丁亥帝幸偃師偃師縣在洛陽東北辛卯舍於豆田豆田  
書五行志洛陽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此河南謂黃河  
城東有豆田壘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率

秀走之大救張方乘虛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李流疾篤謂諸

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

於前軍李特以弟驍為驍騎將流卒眾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

益州牧治郫城雄使武都朴泰給羅尚朴姓也使襲郫城云已

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驥伏兵於道素出

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驥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

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隗伯

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李驥攻犍為犍尚運道獲太守龔恢殺之

石超進逼緱氏緱音冬十月壬寅帝還宮討張方於城內方軍

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眾遂大敗殺傷滿於衢巷方乃

退出城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威助陸機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五 晉紀五 九

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於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載

於馬以突威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泜死者如積

水為之不流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有

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

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

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

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

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

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連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

敗沒玖疑機殺之譜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

將軍王閼郭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魏黃初二年分魏郡置皆玖

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

日之舉疆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

用之太過北方舊將皆疾之耳補註言穎謂又弱機豈不知其必

不用命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帽帽也弁缺四隅謂之

故取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帽帽也弁缺四隅謂之

內荒資財乏履履古皮弁茲難帛以為帽以色其貴賤本施軍

謂之為善今進為與秀相見為腹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華亭時屬吳郡嘉興縣界有華亭谷華亭水至唐始分嘉

遂殺之穎又收機弟右司馬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

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

至於反逆則眾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

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憲志曰昔趙王殺中護軍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五 晉紀五 十

趙浚救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

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僚

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省雲色孟玖扶穎入催

令殺雲耽夷機三族初陸抗之克步闕於西陵也誅及嬰孩識道

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獄吏考掠孫拯數

百兩蹀骨見蹀音勃曰內外蹀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

陸之在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

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

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

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幸意二人

詣獄明拯冤拯營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

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因言拯冤又殺之穉字士衡  
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  
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父抗卒領父兵為身門將  
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  
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  
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  
里草羹但未下鹽豉耳時人稱為名對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  
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  
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  
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  
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十一

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積玉無  
非夜光其為人所推服如此機亦恃其才望志匡世難然好游權  
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至是果及於難然死非其罪士卒痛  
之莫不流涕死之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  
氏之冤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  
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機獨詣張華華問  
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  
帛繩纏繞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補浚儀令下不能欺市無二價  
人有見殺者主名不得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  
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  
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其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

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雲愛才好士多所賞達弟耽亦有  
清譽孫惠與人書曰不意二陸相攜開朝一旦溘沒道業淪喪痛  
哭之深茶毒難言國喪傷望悲豈一人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  
下亦以穎枉害機雲兄弟為言

唐太宗曰陸機陸雲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  
實荆衡之梓杞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  
矯嗣南辭翻樓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  
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遼骨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翮是知  
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係彌年之丹非蘭怨而  
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街美  
非所罕有常安穎奇擇屠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十二

言矣進不能開昏匡亂退不能屏迹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  
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  
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滅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毀鐘來  
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以西陵起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  
天意也抑人事乎  
大尉父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  
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眾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  
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遁洛  
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廉毅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  
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為又穎兄弟可辭說而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父分陝而居穎不從父因致



習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場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場洛陽記曰千金場舊穀水繞時更水碓皆涸碓音首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范陽祖邀言於父曰劉沈忠勇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又使皇甫商閉行齋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救皇甫重進軍討顯商閉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商殺之是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

義興秀才周玘處之子也玘音起彊毅沈斷有父風閉門潔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敬憚名重一時至是憤石冰之亂乃潛結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十二月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循邵之子卓甫之曾孫也時冰還會稽相張景而遣其大將抗寵屯兵於郡講堂循與玘等移檄於寵為陳順逆寵遂遁走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冰又遣其將羌毒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盧江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木不樂遠成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散敏請督運兵為公破之準乃益敏

兵使擊之 閏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閉牙門張羅守城夜由牛鞞水東走水經注牛鞞水在建寧牛鞞縣對向曰洛水一羅名牛鞞水杜佑曰簡州屬安縣漢牛鞞縣地羅開門降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眾就穀於郫郫五代史志郫縣舊日伍城縣大業改曰郫縣唐為梓州治所執音雄又音妻 掘野芋而食之許雄坐討賊不進微罪 死是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至是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王浚用段氏以攻成浚沈之子也王沈此晉以毛詵之死也事見上卷李叡奪五苓夷帥于陵丞于陵丞詣李叡為叡請命五苓夷南州附叡許之叡至殺殺之于陵丞怒帥諸夷反攻叡 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父又以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又猶疑之

寶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十四 思補樓

永安元年 西遷長安十二月又改元永興漢春正月丙午樂廣以憂卒廣字彥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見之於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學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倚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寬嗜欲善談論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其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然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其遷河南尹時將為讓表請潘岳為之岳曰可作耳要當得君意廣述己所以為讓標二百語岳直取錯綜便成名筆

寶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十四 思補樓

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衛玠  
管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思邪廣云因也  
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鐵杵鐵杵音皆皆無想無因故也玠思之  
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命駕為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  
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少與宏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  
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頴頴性清澹愛髦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  
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澹愛髦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  
然髦更清出進笑曰吾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喬  
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 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穎  
戰破之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又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  
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慮事不濟已及於禍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送別省考異曰  
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被于戰守密與左衛 將軍朱敷夜收又別省通越為主今從父傳 甲子越啟帝下詔免  
又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考異曰帝紀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  
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欲  
殺又以絕眾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  
告張方丙寅方取父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冤痛之聲達於左  
右方軍士亦為之流涕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  
諸曰草木萌牙殺長沙又正月二十五日殺二十七死如諸  
晉魏樂廣傳云取部王領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又遺書而廣既  
處朝堂擊小選誘之廣以憂卒惠帝紀永興元年正月丙午樂廣  
卒若廣卒時又未死知又傳正月二十五日廣為是年正月  
元年正月丙午樂廣自裁按晉紀今年正月  
以領馬丞用遣兵屯城門代衛衛者疑此皆又初死時事又今年  
正月未亦有甲子 公卿皆詣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於  
丙寅今從父傳

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  
率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  
關三門北有大夏廣 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衛衛兵表  
盧志為中書監兩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暉頓軍於鄴鄴縣  
北郡周宣王弟鄭桓 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滑城 滑城縣  
公封邑唐屬華州 陽也前漢屬扶風後漢省而地名猶在 遣督護虞襲逆戰於好時  
好時縣前漢屬扶風後漢省而地名猶在 遣督護虞襲逆戰於好時  
德二年復分醴泉置好時縣屬京兆 魏兵敗顯懼退入長安急召  
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  
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顯戰顯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  
甫澄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遲馮翊  
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澄兵遂敗收餘卒而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敦姓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  
沈謂顯曰知己之患輕顯謂沈為軍師 天子之詔最顯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植醢之戮其甘如  
齋詩云誰謂荼 謂怒鞭之而後要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  
畫計顯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川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顯  
壯之引與歡宴表為右衛司馬 羅尚逃至江陽州屬國志曰  
江陽縣又江安縣 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  
亦漢江陽縣也 州尚權統之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權宏綱紀以軍  
道阻遠且荆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宏曰天下一家  
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  
自存李興願留為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興密之子也手版  
即右

勞也參佐施敬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糧旅貧乏多為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播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於金墉城廢皇太子單為清河王 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封雲徐州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太傅劉實為太尉實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十七

衛將軍陳眈及長沙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眈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穎石超尋擊成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單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郎嵇紹詣行在長沙王又當國以紹為侍中又死紹免為庶人今討穎故復徵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晉志縣屬魏郡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眾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縹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眈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

設備已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蕩陰縣屬魏郡在潁水南漢縣按水經註蕩陰縣因潁水為名宋白曰古蕩陰縣在潁水南漢初廢安陽縣入蕩陰縣又廢蕩陰入安陽則安陽蕩陰二縣接境也補註蕩陰即古之美里今為彰德府之湯陰縣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入引紹於輦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軍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火左右奉秋桃穎遺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稽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山濤薦被徵初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後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十八

為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答及謐誅紹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齊王固用事時紹嘗詣問諸事遇問謙會董艾言於固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問曰今日為懼卿何答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要祿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而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私宴所不敢辭也問大憲問素重紹每見必下階迎之故騎常侍劉喬言於固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懼孫秀故不敢受其所領財物今何所逼忌而紹猶奢裴家牛車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可謂加敬於紹固乃止不迎紹後謂喬曰大司馬何不復迎客喬

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耳紹曰正人為誰荷曰其則不還紹嘿然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讓與從子舍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陳瞻上官已等奉太子單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琳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越時略皆有聲稱於諸宗室中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要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晞奔范陽王統於許昌統音統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騎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五

帝永安元年

城南清泉因而圖之會天暴雨兵器潛溼不果而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圖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及石超擊之八月戊辰太弟穎殺東安王繇怨其前勸已放兵而降也繇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其死也人頗惜之繇兒子瑯琊王睿為左將軍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其夜正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出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微者皆池微音因得潛出穎先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湯為津吏所止從者未與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舍音守舍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

歸國睿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及長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已有令聞以王室多故乃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惟侍中嵇紹與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與東海參軍王導相善導覽之孫少有風鑒識量遠知天下已亂遂傾心奉睿潛有興復之志睿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管之在洛陽每勸令之國睿卒未能從至是始得與太妃俱歸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遂殺玖無不稱快王澄從上官已在洛陽殘暴縱橫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馥從吳有與司隸滿稱等謀誅之事馥稱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計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五

帝永安元年

太弟穎也太宰劭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鎮洛陽己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單夜襲己願已願出走方入洛陽單於廣陽門迎方面拜方下車扶止之復廢單及羊后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從祖右賢王宣在左國城謂其族人曰吾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見六十七卷漢獻帝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敏手就役在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與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漢宣帝時備後則來朝稱可亦稱呼韓邪單于光武時日逐王比內附

呼術氏即今之呼延氏淵白類請歸合葬類弗許淵令攸先歸告  
 官等使招集五部及裨胡營言助類實欲叛之及王浚東顧公騰  
 起兵淵說類曰今二鎮跋扈眾十餘萬二鎮謂幽并恐非宿衛及近郡  
 士眾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眾以赴國難類曰五  
 部之眾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君欲奉乘輿還  
 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  
 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  
 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顧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  
 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  
 殿下也紙檄尺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  
 士眾靖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顧三部梟王浚一豎之  
 首可指日而懸也類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三

唐帝承安元年

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據晉書載記光武建武之初南單  
 于入居西河之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也水經注曰左  
 國城在汾州之右介休縣西南杜佑曰左國城在石  
 州前石縣宋白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因以為名劉宣等大  
 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於離石離石縣自漢以淵有子  
 曰聰在孕時母夢日入懷十五日而後生生時夜有日光之異形  
 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  
 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  
 隸書尤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  
 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  
 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樂廣張華尤器  
 異之至是隨淵而歸淵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

千會類將王粹拒東顧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  
 顧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宏為前鋒敗石超於平  
 輒下輒縣漢屬常山郡晉屬道州輒縣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  
 大震百餘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類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  
 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類狐疑未決  
 時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乃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  
 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已潰散類遂將帳下數十騎  
 與志奉帝御輿車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齋中黃門被獲中齋私  
 錢三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正食於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粒米飯  
 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夜則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羅米  
 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至溫將謁陵帝之先河內溫縣孝散里人  
 自京兆尹防以上皆葬于溫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三

唐帝承安元年

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熊帥  
 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  
 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  
 百匹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眾暴掠死者甚眾使烏桓羯朱追太  
 弟類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  
 於是沈於易水者三千人 東顧公騰乞師於拓拔倚也音以  
 擊劉淵倚屯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  
 還此拓拔氏屬劉淵聞太弟類去類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  
 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  
 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彼復呼  
 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然大

丈夫當為察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眾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管如拉朽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吁韓那足道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荆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初昌之起事聲勢甚熾郡縣皆望風款服獨醴泉令虞潭起兵討之斬其別帥鄧穆等昌為之氣阻襄陽太守華恢上潭為建平太守潭固辭不就絕口不言功 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冬十月雄即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興除舊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瑱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武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遷都左國城考異曰下云離石大體遷於黎通典離石有兩單于庭左國城然則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臣淵雖遷左國城在離石縣境內也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昔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方未定可依高祖且稱漢王皇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於是即漢王位考異曰帝紀李離劉淵等王皆在十一月惠帝入長安後華陽志李離十月稱王一本作十二月三十國晉春秋十六國鈔皆在十月今從之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以漢高祖世祖昭烈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為五宗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

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郎後部何叔北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誦讀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罩宇宙之志吾知之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驛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少孤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凡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草隸善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尤好兵書略皆暗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每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園載送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暹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大丈夫處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思願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真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播之者英雄之魁則其人矣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於世隱於管涔之山管者以琴書自娛至是始出為佐命帝就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豫事豫州都督范陽王斌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

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考異曰傳云穎東  
曹帝自長安還漢山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代劉 太宰互委以關  
准為鎮東陵此表張方將存於自鄒道洛陽時 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  
轉瞬咨張方為國效節而不違變通夫即西還宜遣還都 方本為  
守 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徒越立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  
以朝政 王浚有定社稷之功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  
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則陛下坐拱四海自正矣張方在洛既  
久兵士剽掠殆盡眾情喧喧無復再意誠欲奉帝還都長安恐帝  
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  
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  
上車帝坐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

賈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  
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無所補益唯知盡微  
誠不離左右而已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  
略後官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帳 毛晃曰流蘇畫線繪錦之  
垂者是也蘇猶發也又散貌以其樂下垂故曰蘇今蘇調條頭樂  
為蘇亦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關五兵於帳中帳馬皆也○帳首垂  
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官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  
志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帝  
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奔邠  
邠縣前漢屬潁川郡 帝行次新安寒甚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  
後漢省晉屬襄城郡 衣太宰顯率官屬步騎三萬迎於霸上顯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  
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 征西府征西將軍也 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

收河南尹周頊在洛陽為所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洛陽為東臺  
藩助之子也丙午雷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驥妻晉氏 晉書 及子壽 十  
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帝  
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資庸下熾冲素自  
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故太宰顯立之詔以  
司空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又以光祿大夫王  
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  
考異曰惠紀作高密王簡按宗室傳高密孝王略字元朗時都督  
青州後遷都督荊州未嘗鎮洛陽蓋簡即略也時雖有朝命而略  
不至或謂鎮洛陽 東中郎將模為安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鎮  
鄴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

賈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惠帝永安元年

京大赦改元永興略棋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詔  
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  
受又詔以太宰顯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  
京兆太守 東虜公騰遣將軍聶元擊漢王淵戰於大陵 大陵  
來屬太原郡地近太原郡統內受陽縣有大陵 自漢以  
城其地益在唐遂并二州界杜佑曰水文縣漢大陵縣 元兵大敗  
淵逃到離寇太原取法氏屯顯長子中都 法氏屯顯長子上都  
法氏今澤州高平縣對峙曰澤州後川縣漢法氏縣 又遣冠軍將  
高平漢法氏縣地屯顯長子唐皆屬澤州 又遣冠軍將  
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 介休縣漢屬太  
郡唐屬 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  
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晞歲  
處士庾袞袞字叔襄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甯中

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病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  
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妾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  
如此數旬毗病得差妾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  
守行人所不能行哉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初妾諸父並貴盛  
惟妾父獨守貧約妾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子弟樹  
籬跪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妾曰幽巖易操非君  
子之志也父亡作館以養母妾前妻荀氏繼妻樂氏皆官族富室  
及適妾俱棄華麗散財帛與妾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與邑  
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  
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於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神爾首  
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妾之罪也父老亦為之塗泣自後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人莫之犯妾好飲父常以此為戒及父沒飲不止忽一日自責曰  
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攜梃於墓前自杖三十遂斷酒孤兄  
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妾乃刈荆若為箕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  
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  
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器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  
雖休勿休也鄰人諸德逸善事其親妾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  
陳準諸兄皆拜準母妾獨不拜準曰子何不拜妾曰未知所以拜  
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妾敢輕之乎準  
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  
志世遂號之為異行齊王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於陽翟妾乃  
率其同族及庶姓係於禹山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

於險將以安保尊親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  
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眾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何妾嘿然有  
聞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避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  
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  
巖塢樹柝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道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  
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  
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妾乃勒部曲整  
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  
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其晚年遜入林慮山中事其新鄉如其  
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表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五 晉紀五

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  
哀合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  
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及卒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



資治通鑑補第八十六

宋諫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六 起永興二年歲癸帝

孝惠皇帝下

永興二年 漢劉淵元熙元年 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 夏四月

月張方復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

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顯新與山東連和不可出兵

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縞 故殿中人皆屬 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

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 是年四月張方廢羊后其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今通晉書百官使廢羊后耳今皇甫昌迎后入宮 事起倉猝百

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而重猶堅守秦州將士為之死

戰願知不可拔乃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

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駙人 其御史來宣詔獲

齊制諸公給駙人入下至御史各有差齊王融 其駙人駙成御也

曰車前無人駙何得稱丈夫則駙蓋係車之卒問曰我弟將兵來

欲至未駙人曰已為河陽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駙人於是城中知

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願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 六月甲

子安豐元侯王戎薨於郊 郊音 我有人偷鑿誠嘗目山濤如璞玉

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

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于用長荀勗工于用短陳道甯謾設如束

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俟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亂

其先見如此 張輔至秦州殺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

西太守韓稚稚子朴勒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眉言於張

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不可不討軌從之遣中督護

汜瑗 汜音 帥眾三萬討稚瑗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擾郡守宜戮力

勤王適得雍州啟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

萬絡繹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軍馬

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遂詣軌降未幾鮮卑若羅拔能寇

涼州執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時瑗有

族人曰汜騰舉孝廉除郎中值天下亂乃去官還煇煌郡縣造請

閉門不見禮遣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

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為府司馬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可復開乎 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

於拓跋猗也備操勸猗也助之猗也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某

毋豚 某毋復姓考與日後魏書恒帝紀及劉劭傳皆云淵南走前

母豚子按晉書記淵無走前子事下云自難石遷黎亭蓋後魏書

言耳 詔假猗也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甲申猗也卒子普根代立

猗也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參合陂

土無榆樹猗也曾中盤嘔吐所吐之地盡生榆世人異之 東海

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 晉書王國有郎中令 勸司空越起兵

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

復舊都東平王林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林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

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林從之越

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林自為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虔授之

據徐州始入十四卷永元元年去年范陽王統是時越兄弟並  
以荀勗行兗州時前昌未及至州而勗自領之  
據方任越弟略都督青於是范陽王統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  
越輒遷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朝士赴越者不從成都王穎  
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眾  
至數萬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  
王統遣其將祐歸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兵擊藩走之漢武  
平于國宣帝改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歸鉅鹿郡初上黨武鄉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廣平郡唐為洺州之地  
人石勒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胃分散居於上黨羯室因號羯胡  
父周島朱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  
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  
向者胡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晉紀六  
已去乃免勒有膽力善騎射蜀朱性凶粗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  
代已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  
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  
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  
鄆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皆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  
耕時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後勒心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  
勞耳鳴非不祥也因耕於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勒私心自喜至  
是并州大饑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  
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  
泣拜言饑寒傲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  
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

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閻音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  
諸胡于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  
胡一柳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而郭陽者即郭  
敬之族兄也敬先以勒託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為勒解請道  
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差平人帥惟為奴每與諸奴  
耕于野諸奴聞勒前後有轉鐸音以問勒勒曰吾幼來在家恆聞  
如是諸奴歸以告權權乃免之又嘗備于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  
會有羣鹿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見一老父謂勒曰向  
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  
陽護安桃豹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敬劉徵等十人又投之號十八  
騎以起事勒初在權家為奴權家鄰於牧馬勒以善相馬自託於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晉紀六  
牧帥汲桑及公師藩起兵桑與勒率壯士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  
以石為姓勒為名 八月辛丑大赦 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  
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考  
日元帝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按元帝時為平東及徙揚州  
乃為安東耳或者平字誤為安或後為安東司馬故但云司馬越  
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統自許屯于榮  
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統領豫州刺  
史喬以統非天子命發兵拒之統以劉現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  
北護軍劉興為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與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  
遺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  
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統遣荀晡還兗州徙林都督青  
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暉聞山東兵起甚懼

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子表穎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昫屯洛陽顯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興迫脅范陽王斌誼逆詔命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宏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補註宛征南大將軍劉準補註各勒所統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昫共會許昌誅與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丁丑顯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襲等補註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闓等據河橋為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宏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補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五 思補樓

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不亦重乎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代換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閒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簡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雁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貳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喬不聽宏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補註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恩竊以為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

州將荷國厚恩列位方伯正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遂致紛紛是亦矯枉過正之罪然昔齊桓救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袂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義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摧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為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禽也越亦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巨為逆嗣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補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六 思補樓

困補註東村轉其空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補註自相楚劉藹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斌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宏以張方殘暴知輿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督護補註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其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與發手誓守相丁甯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縱橫之事宏怒斬之補註

辛丹去羅 赤氣見於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於北斗 平昌公

模遣將軍宋胃趣河橋 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言被司空越

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

宰顯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救留靈賜后死詔

書越至司隸校尉劉暉等上奏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

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愚智皆謂其

冤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

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暉怒遣呂助收暉 暉曰暉傳云暉遣

收暉按暉匹夫安用五千騎蓋期時在洛 暉曰暉傳云暉遣

暉收暉收暉耳說者欲大其事故云爾 暉奔青州依高密王略

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

洛陽 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城瓌領冀

州遺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笑騎資之 考異曰琨傳曰浚失

云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浚疑八百太少或 擊王闡于河上殺之

因下文迎東海王之數致有此誤今闡疑 擊王闡于河上殺之

琨遂與琨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 考城縣屬

漢梁國之舊縣也章帝更名晉省後魏置考陽縣及北齊郡北 考

齊郡縣並廢為城安縣隋改曰考城縣屬梁郡至唐屬曹州 考

道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琳於廩丘 考異曰漢屬東郡後

為兗州刺史治所晉曰廩邱 漢屬濟陰晉屬濮陽郡 考

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 琳走還國琨徵引兵東迎越擊劉祐

於譙祐敗死喬眾遂潰奔平氏琨始得其父母 考異曰帝紀云

理志南陽無平氏縣武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西平氏縣或謂南

陽有東平氏而非縣與。今按前漢書地理志平氏縣屬南陽郡

晉書地理志平氏縣屬義陽郡平氏之上。有厥西縣。九約宋書地

理志南陽太守領厥西平氏二縣。且曰厥西今二漢無晉太康

地志屬義陽以此證之。蓋後人傳寫晉書者誤以厥西之西字歸

平氏而書之。其實晉義陽之平氏。即漢南陽之平氏也。而紀所謂

司空越進屯陽武 陽武縣漢屬河南郡晉 王浚遣其將邢宏帥突

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初陳敏既克石冰 事見上卷 自謂勇略

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

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及越為劉祐所扼

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 歷陽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曰淮

水故曰歷陽 時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 晉諸王國大國置

考異曰卓傳云州舉茂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

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瓜令棄官東歸遇陳敏敏傳云吳王

常侍甘卓自洛至按卓為常侍不應討 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

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

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

敏遂據有江東矯詔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陽內史周玘為

安豐太守 安豐縣後漢屬豫州江都魏分置江為安 凡江東豪傑名

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推循

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

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

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

常憂無係劉之主 孫劉謂孫 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

著帶甲數萬舳舻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帶芥之嫌塞

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 上方數州謂揚州以西 不然

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趙公加九

錫列上尚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河漢奉迎鬱鬱太宰斷以張光為

順陽太守 順陽縣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順陽屬南陽郡至

建安中割南陽石塘為南鄉郡晉太康中立順陽郡以

資治通鑑補 卷八六

二五七

南郡為唐郢州之屬 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

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 隨縣漢屬南陽也晉武帝分南陽立義陽國後又分 義陽立隨郡隨為漢東郡唐為隨州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強兵

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為參軍資而遣之

既引為參軍又以貨物資送而遣其歸 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

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為荊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

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 據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為水軍藏舟船于河水則長岐當在江夏郡界 南陽太守衛

展說宏曰張光大宰腹心公既與東海空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宏雅敬重光嘗稱為

南楚之秀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宏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張

華甚重之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宏上疏固讓不受封其在荊州也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

六十羸疾無襦宏憫之乃謫罪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宏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以封

與民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徵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

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荆

州或勸可作樂者宏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令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昔

常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沉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反送還本置 是歲離

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 續漢志上黨郡黎亭黎亭書西伯戲黎即此 就邸閣穀留太尉宏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靈光熙元年 六月帝還洛陽始收元此猶是永興三年春正月戊子年漢劉淵元熙三年成李雄安平元年 朔日有食之 帝在長安 初大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

空越播從弟右衛率允太宰顯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允詣長安說顯令奉帝還洛約與顯分陝為伯顯素信重播兄弟即欲

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顯曰合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

秦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顯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郭輔親善以為帳下督 方傳云初方從山東來甚傲賤人郭輔厚相供給及貴甚親昵之顯參軍 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顯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 顯遣方與郭輔會劉喬攻許方屯霸上未進而劉喬敗 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郭輔具知其謀繆播繆盾復說顯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顯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

輔曰實不聞方反為之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顯門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

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門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遺報顯以輔為安定太守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永興二年 光熙元年 恩補樓

送方頭於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胃襲河橋樓西走平昌公模遣  
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胃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

以張方首示之遂降司空越遣祁宏宋胃司馬驍帥鮮卑西迎車  
駕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池池 三月愷令劉伯

根反根自漢以來屬東郡郡拓跋魏自  
魏收地志東平郡黃縣有根城眾以萬數自稱愷公王  
彌帥家僮從之伯根以彌為長史彌從父弟桑為東中郎將伯根

寇臨淄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暉將兵拒之暉  
暉兵敗奔洛陽略走休聊城王浚遣將討伯根斬之王

彌亡入長廣山為羣盜長廣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東郡  
武帝咸寧三年置長廣郡長廣縣屬焉廣長廣郡及縣更名 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光緒元年

盛州兵屢敗五苓夷反事始  
上卷太安二年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夷遂圍州城

李毅疾疢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坐  
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為戮朝廷不

報積數年子劍自洛往省之劍音  
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秀領甯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

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考異曰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  
建甯郡夷攻甯州死者三千餘人李雄載記曰南夷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甯夷使討之毅病

城中卒殺女固守經年華陽國志有 范長生詣成都自青城山  
請成都也成都王雄門迎執板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夏四月己巳司空

越引兵屯溫初太宰暉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  
聞方死爭入關暉悔之乃斬鄧輔遣宏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

獸將兵拒祁宏於湖 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

王辰日光四散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 祁宏等擊彭隨

刁獸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暉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順軍馬逃入  
太白川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  
太白山太白去天三百里唐書地理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

等入長安所部緋車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  
食之爾雅曰橡實謂之橡實也○橡音象  
一作音昨檉音歷三者一物其子可以染物為皂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為總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

朔帝至洛陽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幸后考異曰后舊曰  
張方首至洛陽即日復后位按方尊首已 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

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其迎太宰暉於南山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  
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武功郡制城等縣南山即太 宏農太守裴廣廣音亦又音  
秦國內白山中南太白本一山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光緒元年

史賈龍龍音  
安安定太守賈疋等疋音  
起起兵擊斬馬瞻梁邁疋謂

之曾孫也帝即位改扶風為  
秦國以封秦王東司空越遣督護糜晃將兵擊龍考異  
秀傳云龍密遣使詣東海王越求迎越遣  
將糜晃等迎龍今從龍傳○晃音荒上發  
至鄭暉使平北將軍率

秀屯馮翊關長史楊騰詐稱暉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關  
中皆服於越關保城而已 成都王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曰晏

平號號大成考異曰晉帝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永興二年六月  
雄即皇帝位雄即光緒元年也十六國春秋  
紀及李雄傳皆云昭帝十二年雄稱帝即光緒元年也十六國春秋  
秋錄及平元年六月雄即帝位十六國春秋曰錄雄年號建興二  
晏平五與華陽國志同今詳之諸書雄改元晏平無大武年號傳  
皆載記改元大武無晏平年號按雄國號大成德書雄傳云雄稱  
帝號大成改元晏平故三十國春秋改元大武追尊父特曰景

皇帝廟號始祖尊母羅氏曰皇太后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考異  
日華

陽國志尊長生日四時入 節天地太師今從晉書載記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諸將恃恩互爭

班位尚書令圖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以司空越為大傅錄尚書事范陽王琥為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為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庚敷為軍諮祭酒數音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為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郭象為主簿鴻臚丞阮脩為行參軍行參軍在參軍事之下沈約志加長兼字洽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行參軍行參軍始於蜀丞相葛亮府謝鯤為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輔之等皆縱酒放誕崇尚虛元不以世務嬰心數更殖貨無厭又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阮脩者籍之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不信鬼神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人無以難性脩任不修人事絕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十四 四庫全書

不喜見俗人意有所思率爾蹙蹙蹙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擔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于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衍族弟敦謂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娓娓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居貧四十餘無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有求入錢而不得者光逸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嘗舉體凍溼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溼無可代若不暫溫即便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遂其謁令望見逸輔之謂遂曰

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令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從輔之遊輔之嘗與謝鯤阮放舉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至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脫外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光逸字孟祖遂呼入其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祁宏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會新城元公劉宏卒司馬郭勣作亂勣音進欲迎穎為主郭舒奉宏子璠以討勣斬之詔南中郎將劉陶收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之送鄴鄴郡魏郡屬縣范陽王琥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白馬縣漢屬東郡晉屬冀州刺史荀晞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十四 四庫全書

討斬之 進東瀛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琥薨於鄴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秘不發喪偽令人為璽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臨命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微曰不知穎曰吾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穎浴畢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大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燹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時賓客滿筵

文案盈几遠近書籍日有數千與終日不勅或以夜繼之人人權  
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  
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興長才裴邈清才與說越造其弟坭與并  
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現爲并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爲車騎將軍  
都督鄴城諸軍事鎮鄴與旣爲越所寵任人士多爲所構惟庾敳  
縱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家富性吝說越令換千萬莫其有斬  
於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敳時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  
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妾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向  
敳道此敳曰可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  
之不置衍曰君勿謂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  
自用卿法衍甚奇之 十一月己巳夜帝食餅中毒或云太傅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五

思補

之鴛也庚午崩于顯陽殿年四十八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爲嫌恐不得  
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  
定今日甯可易乎即露板馳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  
尙書閣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  
后居宏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帝始遵  
舊制於東堂聽政東堂大極殿東堂也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眾務考經籍  
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  
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辛丑以  
中書監溫羨爲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尙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  
己酉葬惠帝于太陽陵 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即自井陘東下

時并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  
社祁濟李惲薄盛等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  
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兵上黨得五百人  
轉關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府寺府 僭尸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  
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  
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韃而擣現  
乃上表曰臣以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  
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然後得達豈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觀  
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脫  
白骨蔽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市四山動足遇掠聞  
目親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十六

思補

夫難進嬰守窮城不得耕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  
至難變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適皇畿南通  
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強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  
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  
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覓聽處朝廷許之現撫循  
勞徠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人離間其  
部曲雜處降者萬餘落在官未期流民稍復雞犬之聲相接現父  
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焉 是歲秘書丞司馬彪卒彪字  
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游  
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  
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注莊子作九州春秋



又作續漢書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餘世十二為紀志傳  
凡八十篇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  
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想舊典以糾遷之謬誤  
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百二十事以正之

孝懷皇帝上 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漢法  
慈仁短折日愷 在位五年改元一

○永嘉元年 漢劉淵元熙四年 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除三族刑

、吏部郎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政說  
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惡也清河王本太子公宜立之越不許  
重言之越怒斬之 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  
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  
殺之 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領榮

黃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愍帝元熙元年 十七

屈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誓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  
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  
之黨不亦羞乎晉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 吳曰武  
烈皇 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冗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  
孫策追蓋長沙桓 王孫權蓋大皇帝 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與東返俊彥盈朝將  
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榮等素有圖敏之  
心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己為內  
應勦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武  
將軍和將兵數萬屯烏江 晉道烏江縣屬淮南郡即烏江亭長處  
漢東城縣地晉大康六年 始於東城界諸烏江縣 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顯榮等  
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 考吳曰敏傳云弟和勸殺榮按晉春秋  
敏臨刑謂處曰我負卿時卿已先死

從晉和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圖和廣遣其屬何康  
錢象投募送白事于和和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宣言州下已殺  
敏揚州刺史治建業 敏故弟建業為州下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 朱雀橋在  
之內野黃淮 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  
往就敏敏曰則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  
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其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  
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  
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  
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 橋  
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 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  
敏松滋縣屬廣江郡後漢省晉屬安豐郡劉勰曰唐壽州雷邱縣  
漢松滋縣地今江陵府松滋縣乃是吳興郡之地晉吳南渡後

黃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愍帝元熙元年 十八

以松滋流民備立松 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欲曰本  
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  
眾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眾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  
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  
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時平東將軍周馥  
代劉準鎮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初敏之反也以其  
弟讀守江州醴陵令虞潭帥兵東下討讀誅之廣州刺史王矩上  
潭領廣陵太守潭撫綏荒餘咸得其所既又與諸軍其平陳恢乃  
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 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郎太  
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榮等至徐州聞北  
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順望以軍禮發

道榮等懼各解船乘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府楷之  
兄子越兒兄也 西陽夷寇江夏西陽縣春秋弦子之國漢為縣  
永元末五賊反討降之徙置江夏江夏郡晉屬代馬郡漢和帝  
分七縣為西陽國劉暉曰吳分江夏置西陽郡晉改為西陽郡也  
州光山縣本漢西陽縣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  
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  
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  
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  
卯改葬之諡曰武悼 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辛未大赦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濟庚辰  
越出鎮許昌 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  
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鎮長安東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十九

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都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既死  
汲桑逃還苑中在平牧苑也 更聚眾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  
都王報仇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勸猛虜將軍遂進攻鄴時  
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  
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  
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  
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每事啟而後行遂燒鄴官火旬日不滅殺  
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懼使持節  
及將軍王讚討之 秦州流民鄧定劄氏等據成固句姓氏名寇  
原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飢窮詐降  
於燕且賂之燕為之緩師定密遣劄氏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

離司徒雲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殷及漢中太  
守杜孟治棄城走積十餘日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  
旬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句姓也梁州刺史漢中太守俱治南  
鄭杜孟治曰漢中守郡故城在唐梁州  
南鄭縣東北 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驚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  
能飛董蒙聞而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驚蒼  
者胡之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願謂謝琨阮孚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石勒與  
苻歸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關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  
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 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時月餘鎮壽春晉揚州  
南考異曰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  
迎大駕而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業按既都督揚州不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二十

當猶鎮下邳又據帝紀明言七月 八月己卯朔苻歸擊汲桑於  
己未嘗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  
東武陽東武陽縣漢屬東郡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去東字為武陽  
武陽縣在東武陽縣初廢武陽入魏州華縣開元七年復置改為武  
陽縣杜佑曰魏郡華 大破之桑退保清淵清淵縣屬魏郡魏郡  
縣在東武陽縣 清河在魏郡西北首屬  
魏郡後魏分置臨清河縣後齊廢臨清河縣入 分荊州江州入郡  
清淵唐避高祖諱改清淵為清淵縣貝州  
為湘州晉志南分荊州之衡陽長沙湘東零陵邵陽桂陽及廣州  
州紀志自相抵牾此從紀沈約亦曰分荊州之長沙衡  
陽湘東邵陽零陵營陽長沙江州之桂陽入郡立湘州 九月戊  
申琅邪王睿至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  
焉睿名論素曉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  
出觀稷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稷被除不祥也漢蘇季春上巳官  
俗通曰肩輿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者潔也於水上應劭風  
濕之也肩輿平肩輿也人以肩輿之而行○稷首條或音非導與  
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

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  
 容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考異曰傳曰元帝願建業居月餘士庶其有至者  
 會從兄敦來朝聘謂之日卿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望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王仁德親視敦等皆在王敦傳東海王越謀移後乃以敦為揚州刺史其後敦拜尚書不親朝也傳敦論問劉聰通洛陽不敢進乃謀反時王敦遣尚書與劉聰欲敦敦敦告元帝帝紀元帝元年七月王敦遣使與劉聰西年三月敦移播四年二月敦增反是時晉在建業已三年矣安得言月餘又容名論雖輕安有為都督數年而士庶莫有至者傳敦得江東新首用周顛以收人望導為督佐登得待數年然後傳之乎然則傳所云難以盡信今刪去導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諮祭酒下壹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晉諸王傳有大夫六人張闔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壹粹之子下粹見上卷關昭舍人十人張闔及魯國孔衍為參軍壹粹之子下粹見上卷關昭舍人十人之曾孫也王導說容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懷帝永嘉元年

故江東歸心焉春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奮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于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 荀晞追擊汲桑桑素畏晞乃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軍車示以禍福桑眾大震棄柵奔遼東城固守晞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眾將奔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晉志陽樂平縣前漢東郡之清縣也後漢章帝改曰樂平但石勒欲奔漢則非此樂平也又并州有樂平郡武帝泰始中置唐之遼州也勒奔于太傅越還許昌加荀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旆屢破寇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為督

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吳弟者若道將也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乃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且發募還 胡部大張督督馮莫突等胡人一部之謂背擁眾數千壁于止黨石勒往從之因說督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督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督督等以為然冬十月督督等隨勒軍騎歸漢漢王淵督督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懷帝永嘉元年

諸胡畏服勒知眾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眾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眾配之 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 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 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大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大傅越以王澄為是澄敦同族越之叔也自青州入為中書監東海王越謀移後始出焉揚州捕死在永嘉三年三月此年越在許昌不在洛故以晉書語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戰國策馮援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窟必背邱相通澄將行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使脫衣上樹探窟必背邱相通澄將行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使脫衣上樹探

暨而弄之神氣蕭然若無人及至鎮以郭舒為別駕委以府事  
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舒常切諫以為宜  
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荆士士人宗族皆因酒忤澄怒呼  
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  
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  
而厥遂得免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苗薄盛等起兵為新蔡  
王騰報讎斬汲桑於樂陵 樂陵縣漢屬平原郡晉分為樂陵國唐  
為縣宋曰曰陳州屬信州魏屬樂陵  
晉斬汲桑於  
此屬滄州 乘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桑力能扛  
百鈞呼鬪數里其在軍中嘗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  
不情涼乃斬扇者軍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  
納裝不識寒暑斷人頭 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六

晉紀六

辭不許庚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為尚書令光魏太尉柔之子也少  
習家業明練刑理累官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  
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倫敗復為廷尉時朝廷以光歷世明法  
故頻典理官惠帝之幸長安也朝臣奔散莫有從者而光獨侍帝  
西遷加尚書僕射光兄誕任放無倫次恆輕侮光而光事之愈謹  
及是遷尚書令卒于官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頌等謀  
立清河王亶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亶於金墉城 初太傅  
越以荀晞雪其弟騰讎心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  
越曰兖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荀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  
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  
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 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  
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

易啟為之於未亂初越之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  
有治之於未亂初越之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  
去大狗至及荀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起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樵  
為狗咋越由是疑晞及聞滔言遂信以為然矣越自為丞相領  
兖州牧都督兖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  
越晞由是有隙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  
頓邱太守魏植為流民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  
討之 無鹽縣屬東平  
國唐屬濟州界 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  
酷於大荀晞討植破之 初陽平劉蠡少貧賤力制犍牛走及馳  
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蠡撫膺歎曰天平何當亂也及公師薄  
起蠡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荀晞所敗蠡亦為王讚所敗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遂俱遣使降漢 考異曰彌傳曰彌還洛陽敗於七里關乃與其黨  
劉靈孫歸漢按十六國春秋靈孫為王讚所逐彌為  
荀晞所敗乃謀降漢今年春靈孫已在關所五月彌乃如平陽然則  
二人先降漢已久矣彌傳誤也存疑今按十六國春秋靈孫王讚逐  
劉靈孫 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討東萊  
公以靈為平北將軍 初李釗聞父毅受阨表求赴難馳至牂牁  
夷復斷道停住交州以甯州城中無毅父疾病未知吉凶遂不  
數惟茹草首尾三年始得至甯州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請  
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  
不垂憫救既斯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  
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為甯州刺史仍詔交州  
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 慕容廆自稱  
鮮卑大單于 拓跋祿官卒弟倚慮總攝三部與慕容廆通好

分國為三部事見上八  
十二卷惠帝元康五年

漢永嘉二年漢劉淵承厚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丁未

大赦 仄中白虹貫日 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用據太

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考異曰石勒載記曰元前使

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趙關勒敗秀 二月辛卯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涼州刺

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

州大族惠帝分殿後漢涼州刺史晉昌郡 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

太守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

請以秦州刺史賈胤代之胤將受之其兄讓胤曰張涼州一時名

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胤乃止胤祛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元康二年

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下教曰吾在

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

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輿此變是不

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

脂膳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崩折鎮檄排闥入言曰晉室

多故明公撫甯西夏此西夏謂河西之地張鎮兄弟敢肆凶逆當鳴鼓誅之

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爲中督護將兵討鎮遣

鎮甥太府主簿令狐亞按張軌傳有大府司馬主簿又有少府主

先往說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

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于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

萬之眾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

流涕曰人謀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祛走之朝廷得寔疏以

侍中袁瑜爲涼州刺史治中楊潛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

誣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太守張瑛瑛音亦上表請軌曰刺史

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

聞信敢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狄樹豈不宜撥

動一方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祛

斬之張越緝鄴涼州乃定 癸卯白虹貫日青黃釐五重 三月

太傅越自許昌徙鎮鄴城 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

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眾數萬荀晞與

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

士五千人入衛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 晉紀六 惠帝元康二年

入自轅轅敗官軍于伊北伊水之北也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王戎彌

至洛陽屯於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斌出戰北

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

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湖又敗之彌走渡河與王柔自軹

關歸漢軹關在河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

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空

親行將軍之館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彌勸淵稱號淵謂彌

曰孤本謂將軍如寶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達也拜司隸校尉加

侍中特進以柔爲散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

之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

使貢獻歲時不絕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

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蒲子縣即晉公于重耳所居

陽郡對峙曰唐屬州治屬川縣漢蒲子縣地杜佑曰屬州縣川縣

其曰劉聖答太傅府書曰沿道使驛離其郡落道遂情而奔

蒲子維廣歸降有途落現傳亦於按時酒強現顯以畏提而

記作氏神大帶于微按當時戎伏晉長皆

鄭城徙屯濮陽

陽 是月鳳皇集于漢蒲子

九月漢王濬石勒寇鄴和郁棄城

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

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

憲楷之子也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

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謝鯤廣數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鯨亮宏

達通機識命不知何如其父至于深宏係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

殆過之

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

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

壬寅并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惔帥鮮卑攻登關

漢鎮東將軍慕容廆遣戰敗亡歸

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

歎曰宣苦遇漢武當諭于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問者蓋數

年每讀漢書至蘇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

祖必不令兩公獨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于武帝帝召

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

謂如珪如璋者也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

在官清恪所部懷之淵之創業宣之謀也故尊崇莫二

石勒劉

靈帥眾三萬寇魏郡汲郡頓邱

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

史大夫呼延冀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

吳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成尙書令楊褒卒褒好直言成主

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

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耶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

杖女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醜也雄慙

而止雜營無事小出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而問之褒對曰

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急之則慮其自傷緩之則

懼其有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悟即還遂不復出

成平寇將

軍李鳳屯晉壽

民東走荆河

不察詔起劉瑛為順陽內史江漢聞命然歸之

其 是年冬項桑縣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突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七起永嘉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漢劉曜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

也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

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徒郿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

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簡表順陽內史劉璠得眾心恐

百姓劫璠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追被書便輕身

赴洛然後遣人迎家僮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郿然後辭去

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宏簡濤之子也為人溫雅而無

幹濟於時四方喪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

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士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

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

何如并州兒嚮家在并州簡愛將也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

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

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

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令繆盾為太僕卿委以心符帝舅散騎常

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竝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

輿潘滔勅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

乘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

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歎歎不能自

禁越皆殺之嗣野憤慨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

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

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

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初曾之卒既以汰侈為博士所駁

及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

內王尼見綏書謂人口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

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

末何氏無遺種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為護軍府軍士

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

迭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據等以制旨所及不敢

輔之等乃賁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

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

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

為兵後東海王越為太傅尼特造之而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

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至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

甯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

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後

避亂江夏無居宅惟寄露車一乘牛一頭每行輒使其子御之持  
則其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庾亮嘗言王尼非惟  
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轍下

臣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  
孫必與其愛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  
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  
非忠臣也

大傅越以王敦為揚州刺史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丁紹卒  
紹開朗公正早歷清要遷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  
北騷擾靡有甯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  
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三

紹恩生為立碑及遷冀州破走石勒政號肅殿河北人畏而愛之  
紹自謂才為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之掌握  
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時于浚盛於幽州荀晞盛於青州然紹  
視二人蔑如也至是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我命  
哉 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  
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侯就第以  
王衍為太尉太傅越解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  
謂誅賜賤賈后誅趙王倫齊王伷及討成都  
王穎及羊后太子單履廢廢立皆殿中人為之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  
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大早  
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影道通鑑此係在夏今按漢帝本紀實  
在夏四月朱誕叛奔漢之前故改易之 夏

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  
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  
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二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而復  
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  
平虜將軍 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  
冠人物別為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裴安孔萇  
支雄桃豹遼明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關達  
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曰吾恨不遇高祖耳及石勒徇山東賓謂  
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  
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  
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勒靜容之 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四

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  
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王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  
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 西澗封田皆當  
在壺關東南 太傅越遣淮南內史  
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  
險崩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  
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聞於  
事勢言屬今必死矣曠等臨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閒曠兵大  
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雷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遵  
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襄垣縣屬上  
黨郡宋白曰  
襄垣縣屬上  
黨郡宋白曰 初匈奴劉猛死 見二十九卷武  
帝太始八年 右賢王去卑之子  
誥升爰代領其眾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 鐵弗氏之  
後為赫連



勃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到現自將擊虎考異曰帝紀七月劉聰  
 致之為聰所敗王廣等及聰戰又敗龐洽以郡國十六國春秋  
 五月遣聰攻並州敗於六月晉遣王廣等來討七月秋  
 於長平晉師敗到道以並州降按到現集載六月癸巳聖答太傅  
 府書曰現入上黨龐洽不能禦又上安岳失利晉遣受首封田  
 之敗黃肅不從漢辰之聞名將仍於又日即遣江州刺史張儉  
 儉上黨太守按察使垣續遣兵討現集載六月癸巳聖答太傅  
 併力經行夜襲賊將乘輿宵遁而現討現獲三分之二當  
 聰願之未定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  
 現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前也蓋晉漢二史皆略奏報事畢而詳之  
 今依現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  
 為晉王 秋七月戊辰常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  
 罕末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交胡  
 五斗與郝索聚眾數千屯新豐與芒蕩合 八月漢主淵命楚王  
 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  
 賈治通鑑補遺卷之七十七 晉紀七 五

陽自恃驟勝急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垣姓夜襲聰軍  
 聰大敗而還 王浚遣郝宏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  
 隋地志桓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拓地志封  
 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桓山縣東南四十五里 大破之勒退屯黎  
 陽 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馮于定擊破劉芒蕩五斗與  
 並斬之 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  
 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雁  
 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  
 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軍士千餘  
 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  
 翼為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潰歸淵收聰等遺師聰表稱晉兵微  
 弱不可以冀顯死故遣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

守戾寅聰親所高山嵩山在河南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  
 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  
 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連車在陝糧食不  
 支數日聰自宜陽而東又遣進屯于洛水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  
 陽淵以族子曜為襄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殺待命於竟  
 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  
 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天水人  
 旬琦等殺成太尉李離向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成主雄遣太  
 傅驥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羅周有子居巴西成  
 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宏請兵復羅宏表登為梓潼內  
 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  
 賈治通鑑補遺卷之七十七 晉紀七 六

登進攻宕渠宕渠縣漢屬巴西郡自蜀以來屬巴西郡斬馬脫食其  
 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為登所敗 十一月甲申漢  
 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輟輟流民之在潁州襄城  
 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漢屬潁川郡武帝素為居民所  
 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活帥李暉薄盛等帥眾  
 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大敗於是攝蒲坂之戍歸於平陽  
 石勒寇信都信都縣漢屬信都國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  
 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  
 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  
 倉垣倉垣城在陳留後漢縣水經注水出後漢縣北東十二月  
 漢主淵以陳雷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

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天將  
軍趙固平北天將軍王柔東屯內黃王淵表左長史曹縱行安東  
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天子舍人阮瞻卒瞻字千里  
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  
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資賤長幼皆為  
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人歎其恬澹不可得而榮辱也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  
謂此理足可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  
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徐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  
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  
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甚惡未幾遂卒 初東夷校尉勃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三年四年

海李臻與王浚約其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  
十五卷嘉帝 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  
成將兵擊浚遠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  
於無慮 無慮縣前漢屬遼東後 魏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  
臻為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悅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  
誅其家

漢主淵立  
漢李雄安平五年 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漢主淵立  
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文為北海王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  
又今改從載記 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  
十六國春秋 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其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鄆城殺  
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

者九萬餘口 成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  
尚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  
以反敦奔建業告瑯琊王睿璿遂反進寇陽羨 陽羨縣前漢屬會  
自吳以來分屬吳與郡 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  
鄉里與逸等共討玘斬之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 惠帝永興元年  
年討陳敏今又 睿嘉其功以玘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  
郡以旌之時吳興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  
姓敬愛之期年之間境內甯謐 漢曹凝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  
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瑯琊 夏四月天水 王浚將郝宏敗漢冀  
州刺史劉整於廣宗殺之 廣宗縣前漢屬東平國 成主雄謂其將張  
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四年

荀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琦等出迎  
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為太尉 兗州地震 五月  
漢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祭陽太守裴純奔建業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 秋七月漢楚王  
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  
征虜將軍宋抽救懷整與平北大將軍王柔逆擊抽殺之河內人  
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  
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  
下邳皮素代之 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  
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  
竝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

尙書令北海王又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暉爲征討大都督領軍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軍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顛爲吏部尙書宋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好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燕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八月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受遺詔己卯辛辛未葬按長曆七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十八日己卯八月辛卯朔無丁丑己卯及辛未辛未乃九月十一日蓋淵以七月卒九月葬十六國春秋誤也太子和卽位淵之子和性情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

資治通鑑補遺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四年 九

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願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四王謂聰也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尙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挾父斬關歸於聰聰命賈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

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西明門在洛陽城門名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衛臺臣請聰卽帝位聰以北海王又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禍難尙殷負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父年長當以人業歸之遂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又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榮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惲爲高平王仍以榮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汝郡公翼驍勇善射膂力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淵甚器異之 略陽臨渭氏酋蒲洪世居武都爲西

資治通鑑補遺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四年 十

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生血驍勇多權略善騎射羣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營遺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川士夜襲二軍破之二軍山簡及杜蕤所遣之軍也於是馮翊嚴疑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收稱藩于漢 冬十月辛卯書晦至於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 漢河內王榮始安王暉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榮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榮出轅

韓掠梁陳汝頴開勒出成阜關晉志河南成王寅閣陳雷太守王

讀於倉垣為讀所敗退屯文石津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隋永

則孔茂自文石津度傍頭取向水船則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傍頭之東南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

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

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與猗盧結一兄弟

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不許

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現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縣

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苟注陞北

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時五縣

民於陞南樓煩馬邑之所在北河之南今嵐州樓煩縣非

向注西北繁峙縣在武州川韓縣為北齊北縣其地與猗盧者

州下寇縣今五縣縣存皆非古縣地陞謂陞嶺以其地與猗盧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七 晉紀七

日懷帝紀永嘉五年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劉琨在陞居之六年

八月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猗盧代公宋書索虜傳在永嘉三

年晉在秋在永嘉四年且云猗盧率萬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雁門

後魏序紀在穆帝三年即永嘉四年也現集永嘉四年六月癸巳

上大傅府成云感封代之恩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又現與丞

相箋曰晉車騎將軍猗盧之勳表以代郡封之為代公見魏時

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以封事見託現負

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即蒙聽許遣兼親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

冊浚以此見責戎秋封華郡誠為失禮然蓋以教弊耳亦猶浚先

以遼西封務勿慮此禮之失浚實敗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軍兵擊

盧為所敗紛錯之由始結于此雁門郡有五縣在陞北盧新并陞

官國甚強盛從琨求陞北地以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開就非

所制又于琨發弱之計得用聚集未為失宜即能陞北五縣著陞

南盧因移師侵逼浚西陞圍圍擊諸軍營浚不復見知危弱而見罪

責以壯觀之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其討

更憂苟焉焉之徒而稽二寇之謀使所相推臣說劉虎

即解甲遣盧歸國若苟盧果遣眾赴洛琨安得不言劉虎

收餘眾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盧川在朔方塞內拓拔氏其

郡魏收地形志秀容地而肆盧郡貞七年併入秀容

郡秀容縣有肆盧洪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壬子以劉琨

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京師

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

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

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涅陽縣在河南

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

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汴口水經注汴水通梁州西陽縣東逕新

西山謂之汴溪東流合於城郡之汴鄉縣謂之汴水又東歷宜城

夷水謂之汴口。汴南拾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疑所獲疑偽使

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七 晉紀七

緩澄使令得亡去澄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

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山簡為嚴疑所逼自襄陽徙屯

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漢沔謀會之日

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

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噓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

侯脫嚴疑等聞之遣眾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眾進

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穰縣漢屬南陽郡如素與脫不協

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疑引兵救宛

不及而降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眾遂南寇襄陽攻拔江

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道弟瑯與勒勒迎擊滅之復屯

乃我服人見請討石勒且鎮集竟深帝曰今胡虜侵逼邈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附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術為軍師朝賢素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官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琳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琳琳逃竄得免琳即東平王琳帝揚州都督周覆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上書曰殷人有履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皇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險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思補撰

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險守約用休宗廟未若相士遷宅以享永祚太傅越以讓不先自己而直上書大怒召覆及淮南太守裴頌覆不肯行令頌帥兵先進頌詐稱受越密旨襲覆為覆所敗退係東城東城縣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淮南郡宋曰蒙州定遠縣漢東城縣地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耗音食上聲才學通博著述不倦常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遠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慮怵迫之徒不知所守乃作思游賦以

醒之 成大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宇罪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烹鼠食之餓死甚眾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永興元年驤向掠得驤妻及其子壽因在登所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治巴東三府平西將軍由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皆驤所兼領者也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疑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遣救青州京師之援遂絕晞與疑連戰破之 是歲甯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劍為朱提太守時甯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數年之閒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為亂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思補撰

首見八十五卷 擊滅之內外震服 前太尉劉寔卒寔字子真 帝太安二年 擊滅之內外震服 前太尉劉寔卒寔字子真 平原高唐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不倦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及位通顯每存儉素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雖處禮教陵遲之世而行己以正自少及老卷弗離手弟智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稱官終潁川太守平原管輅每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白日欲廢矣 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開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蒸焉太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又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

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樂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  
延氏曰事留髮生太弟見祭兄弟浸長必有不妥之志萬一有小  
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言火將聰心然之又舅光祿  
大夫單冲泣謂父曰疏不閉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  
避之又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父又以主上  
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祭兄弟  
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距幾主上南可有此意乎

釋永嘉五年漢劉聰嘉平元年春正月壬申苻暉為曹疑所敗棄  
城奔高平高平縣舊屬梁國晉為高平國泗水逕其西有高平山  
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  
謂之高平山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為不可會軍  
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河寇江夏癸酉拔之 乙亥成大傅驤拔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五年

涪城獲譙登太保始按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復為成有成  
主雄天悅大赦改元玉術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  
泣唏噓殊無降意雄乃殺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閩數為土民  
所侵苦蜀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此又一李驤也非  
成太守之李驤南平太守應  
詹與驤陵令杜弢共擊破之驤驤驤驤  
長沙郡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  
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質沈八千餘人於江流  
民忿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故  
也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  
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後蜀郡人以才共推  
學著稱於西州為  
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襄州刺史 裴頌求救於琅邪王睿  
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頡於壽春頡眾潰奔項豫州都督新

蔡王確執之覆髮憤而卒毅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  
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故越深畏懼之初廬江內史  
華譚與揚州刺史劉陶不相得陶因法收譚下壽陽獄及覆都督  
揚州理而出之卓之討覆百姓奔散覆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  
移近覆覆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賊子源之儔今果效矣先是甘  
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卓既  
破覆遣人求譚曰華侯安在我日揚威使也譚曰不知遺絹二匹  
以遺之使返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去矣譚博學多  
通爽慧有口辨或問譚曰謠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甯有此理乎  
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  
何啻九牛一毛也 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路祭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五年

酒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庚辰平原王幹薨  
幹字子良少有篤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齊王問  
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問幹獨懷百錢贈之曰趙  
王逆亂汝能舉義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  
不慎問既輔政幹詣之問出迎拜幹入距其牀不命問坐語之曰  
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  
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甘視  
幹幹閉門不通越越重負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閱之當  
時莫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  
更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  
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氏苻成隗文復叛苻成等歸附見八十 自宜都趣巴東

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 東海孝獻王越

既與苻融有隙河南尹潘滔向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簡慈表求

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

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

詔命所遣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帝賜手詔使討之

歸敗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開伺之果獲啼使及

詔書乃下檄罪狀以從事中郎楊瑁為兗州刺史瑁音帽 使與

徐州刺史裴盾共討啼啼遣騎收潘滔酒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會

侍中程延斬之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

實治通鑑補卷八十七 晉紀七

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擗貳上下崩離禍結數深遂憂憤成疾以

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考異曰帝紀五年正月帝嘗詔荷

瞻二月戊午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瞻為大將軍丙子越薨

瞻傳瞻移告諸州陳越罪狀帝惡越專權乃詔瞻應檄六州協同

大舉瞻移檄征鎮帝又密詔瞻討越瞻復上表稱李初至奉被手

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五年帝復詔瞻陳越罪惡詔至之日宣告

天下率齊大舉瞻表稱陳越王讚將兵詣項越使騎於成皋開使

瞻使遂大構陳晉春秋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瞻討越按若越

已得瞻使則帝亦不能自安潘滔何倫等不容晏然在洛且滔等

未去帝亦不敢明言依瞻討越年月事遂無前後參差如此今並

置於越薨之秘不發喪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

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

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庶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

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苻融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兗豫荆揚六

州諸軍事 益州將吏其殺暴重裴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

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

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領巴郡太守 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

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

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事見上卷 今復沮眾呵出斬

之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漢中殺撫荒殘百姓悅服 庚申日散

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苦飛鸞者 夏四月石勒率輕騎

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苦縣縣陳郡水經注甯平城在

縣也後漢改淮陽為陳國晉省甯平縣而故城 大敗晉兵縱騎圍

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

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西河王

弟西河王超之子 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

實治通鑑補卷八十七 晉紀七

傅長史庾敷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行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

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

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

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顯

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

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

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衍將死顧左右而言曰嗚呼吾

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淫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勸爾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

以告天地何倫等至甯倉水經注水東南過潁川長社縣分一校

是為汝水故有汝倉 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

之名蓋沛水之邱關耳

沒於勒何倫拜下邪李輝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  
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  
越後 漢趙固王桑攻裴盾殺之 杜襲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  
奔廣州襲追擒之於是豫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  
眾 是月庖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蠶 以太子太傅傅祗  
爲司徒尙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  
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大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  
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陽  
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濟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  
從之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  
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正納之正音 荀晞表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十九

晉紀七

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  
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飢困人  
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  
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爲水行之備  
本漢平陰縣魏文帝改曰河陰在洛陽東北隔河 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  
銅駝街水經注洛陽城中大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  
漢道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於南日金馬門外集殿銅駝陌上集少年 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度支校尉東郡魏浚率流民數百家係河陰之峽石水經注河南  
千秋亭亭東有雍谷溪回曲築紆石路阻峻故亦有峽石之稱注峽石關在河南府城東即古之峻陵關路東通灑池西通  
函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

河南縣屬河南尹國 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暕  
東都王城郡也 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輔重於張方故暕  
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  
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  
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  
壬辰始安王暕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  
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  
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銓吳  
孝王晏竟陵王琳右僕射曹馥尙書閭邱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  
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  
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以愍懷太子妃王惠風賜其將喬屬將妻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十九

晉紀七

之惠風拔劍拒之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言  
畢投河其侍兒田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亦投河而死石勒  
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尙書盧志奔并州從劉琨也  
也 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  
公考史曰帝紀聰以帝爲會稽公載記三十國春秋云平阿公晉  
春秋云平阿公河字益謙十六國三十一國晉春秋云平阿公晉  
進會稽公恭亮封平阿後 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數  
之兄也初隴西辛勉博學而有貞固之操帝聞其賢擢以爲侍中  
至是亦從帝至平陽聰亦欲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黃  
門侍郎喬乘齋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其終  
身之高節乎引藥將飲乘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  
息而去聰嘉其貞節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



受年八十而終 漢始安王曜以王憫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

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空自主

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

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晉書曰北狄曰彌諸

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居各最聚散遂與曜有

隙引兵東屯項關陳郡項縣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

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

容不如東據本州齊青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

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彌長史張嵩諫曰平洛之功

誠在將軍然曜為皇族宜小下之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

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

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平各賜黃金百斤嵩隴

西人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

棺亦自破母遂自适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

城陽城縣屬潁川河南尹華萐在成皋音音汝陽太守平陽李

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結之膏飲之會孫也汝陰縣漢汝南郡

李始二年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督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

密密縣漢屬河南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

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裒為梁國內史梁

襄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音音劉琨承制假浚河南

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

不可信不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

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塢水經注洛水對盧氏縣南又東逕一合

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為全關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藩以

為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音音東奔倉垣荀藩率

官奉以為皇太子遣行臺端承制以瞻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蒙縣屬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

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

史天水關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

而擁眾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緄音音司徒左長史彭

城劉騭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顛浚之子也音音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

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七晉紀七 王

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

太守王承廣陵相下壹為從音音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

國陳頴為行參軍頴音音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

承暹之子恢觀之子亮暹之弟子也音音道明於時潁川荀闈陳

留蔡謨俱字道明而三人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為之語曰

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恢名在王導庾亮之次承字

安期為人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而不飾文

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貴異之比之樂廣東海王述

鎮許昌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

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

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選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

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請推之承曰文王之面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曰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濫刑歷眾以逞私志非邪治之源使吏送令歸家尋去官東渡時道路梗澁蓋音森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業嘗以為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謙宏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江州刺史華軼歎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軼永嘉中而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縣多諫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五

國心補

功伐乎竟不興兵以助睿睿亦知簡之無彼此不之責山濬以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初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侃兄子臻為參軍軼與睿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睿睿見之大喜命臻為參軍加侃舊威將軍假赤幢出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繫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 時琅邪王睿欲收結人心每隆禮露下太過王導上疏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五

國心補

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染敗模兵於瀘關長驅至下邳下邳縣南漢屬京北後漢省併入鄆縣後漢置魯國郡應劭曰有上邳故稱下邳或謂宋白曰西夷涼州將北官純自長安帥其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子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梁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考異曰帝紀八月模遣害按到現上丞相陵曰平日關西饑饉以九月遇崩世子時顯龐右故得無恙今以為據

白竹薇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聽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 荀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遂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戶庭刑政苛虐縱橫肆欲而遂西太守閻亨續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五年 王彌 思補樓

而與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為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眾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夏音音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瑞鎮頭以爲左司馬漢主聽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彌為書使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國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暉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逸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彌聞勒擒荀晞心惡之偽以書賀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蓬關在陳

爾後漢書班志曰蓬澤在河南開封縣東北臣瓚曰今浚儀有蓬澤是也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按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己音其陳郡魏晉省陳郡風俗傳曰縣故宋地雖以東楚之地故梁國常陵縣之徒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士未置縣承元十一年陳王制地以大棘為直陽鄉自彌將往長史張嵩賜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

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恐其有二志也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荀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阪葛阪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〇爾音同初勒之為人所掠賈也與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懷帝永嘉五年 王彌 思補樓

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嘘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父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避殘忍游蕩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使弓馬功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龍任之石虎始此 榮陽太守李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

率大眾與矩矩遺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勒乃退苻蒲其功於琅  
邪王睿加矩冠軍將軍車帳蓋進封武陽縣侯領河東平陽太  
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疾病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  
下所在多虞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  
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  
之初索靖之子琳少有逸羣之景靖每曰琳廟堂之才非簡札  
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兒也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舉秀才歷官南陽王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琳為奮威將軍  
以禦之忻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等劫  
掠三輔除琳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琳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思補機

及帝蒙塵長安陷沒模又被害琳泣曰與其俱死甯為伍子胥乃  
與安夷護軍金城趙允頌陽令梁肅俱奔安定類陽縣屬馮翊郡  
在頹水之陽杜佑曰京兆同官縣漢時安定太守賈疇請氏羌  
皆送任子於漢琳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陰密縣屬安定郡商  
不恭敢距大非者也臨與疇謀復管室疇從之乃共推疇為平  
西將軍率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趙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  
於漢聞疇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  
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梁攻新平不克索琳救新平大  
小百戰守擒賊帥李羌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雅等戰於黃邱黃邱  
在馮翊雲陽曜大敗疇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  
定臨水也趙特等擊破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等正兵勢大振關西胡

晉翁然響應固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  
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琦周顛李述等皆山  
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緝劉驥等時宇  
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王導蔡謨等皆與之游無不以宰相期  
之皆避亂鳩瑩買胡百餘來攻時無懼色拔笏而吹之為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至是遇害士大  
夫無不為之痛惜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上洛縣漢元  
魏四年置居洛水上因以為名晉初改為京兆南郡武帝士卒敗  
散收其餘眾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疇疇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  
城使梁綜將兵衛之 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為軍諮祭酒前  
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服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思補機

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  
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金陵覽古曰  
新亭在江甯新亭遊宴多在此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其戮力王  
室克復神州戰國時魏衍以為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  
禹之所序九州是也孔穎達曰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  
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論之崑崙在西北則統四  
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九州則禹  
貢之九州是也又隋祭北郊有神州迎州冀州兗州揚州柱州宮  
州所統之西方九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頤  
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  
虛名也浮競驅馳互相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  
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誠朝廷善望者為宏雅政事者為俗

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  
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尊不  
能從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

者亦相繼現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  
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 廣甯縣漢屬上  
谷郡晉武帝太

康中分立廣甯眾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  
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

也猗盧遣其子六修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  
琨現以與六修六修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

襲六修六修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并州 李臻之死也  
事見上永  
嘉三年 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為臻報仇 素喜連木  
九津二部

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三十一 思補撰  
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禪不能

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稟給遣還  
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廆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

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廆本為名內實幸災  
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 誅廆本見上  
永嘉三年 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

師不振 州師謂平州之兵東  
夷校尉所統者也 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

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眾東擊連

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  
歸寇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釋卒

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 後  
又首途

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挾挾千斤健也 挾說文從高  
牛也言千斤之健人則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補  
註挾挾是有力之貌○挾音允健音堅釋音界 以道不通喪  
不得還皆謂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校為參軍 王浚以妻舅崔忠

為東夷校尉忠之曾孫也 為忠與慕容比構怨張本  
崔攻事曹公○崇首秘

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三十一 思補撰  
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禪不能

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稟給遣還

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廆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

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廆本為名內實幸災

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 誅廆本見上  
永嘉三年 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

師不振 州師謂平州之兵東  
夷校尉所統者也 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

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眾東擊連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八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六起永嘉六年盡愍帝建興元年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至永嘉六年漢劉聰嘉平二年春正月帝在平陽 漢呼延后卒

諡曰武元 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瑒寇并州辛未圍晉

陽 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顓女為左右昭儀中軍

大將軍王影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射朱紀

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聽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父固諫聰以問

黃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六 愍帝永嘉六年

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劉康公

之卿士食采於劉其後以為氏劉聰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

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

次貴嬪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

右貴嬪決之 故新野王散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

寇掠荆土以款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

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謀

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

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于

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

軍變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

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楊定

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

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

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

軍不應爾此也鄰有三臺之固水經注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周城

中日銅雀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西接平陽可以壯聲

援山河四塞立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

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長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

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輔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黃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六 愍帝永嘉六年

兵向壽春輔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振袂鼓舞曰

張君計是也實刀磨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

此策應斯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

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

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

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

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

嘗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

試為看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縛卿與武子俱得九縛卿

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

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

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瑒之卒先奔斬冲擅收瑒斬之漢主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瑒字子玉少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瑒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璞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之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瑒遂隱於龍門山劉淵僭號兩遣使徵之皆不就曰非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為太常瑒不及裝而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我分慎勿紛紜遂從冲攻晉陽為冲所

殺 漢主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為貴人此別一張寔非同西張軌之子太后張氏之意也 涼州主簿馬劭說張軌受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其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驛繼發 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

漢主聰封其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為燕王鴻為楚王勳為齊王權為秦王操為魏王持為趙王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據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所謂並斬王公則據亦劉氏也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大敵

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彰女也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又單于榮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豈榮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破肝糜膽忘寢與食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王彌既死漢安北天將軍趙固平北天將軍王柔恐為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

食乃自破破津西渡破音破破音破劉琨以兄子演為魏郡太守鎮鄴柔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為質於琨琨以固為雍州刺史柔為豫州刺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於平陽 秦主業自雍入于長安時有玉龜出於灊水神馬鳴於城垣 五月漢主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祗傳祗也盟津小城盟津河平侯祗有二渚又有南渚故亦曰三渚

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於平陽 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會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

寶油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四 思補

寶油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四 思補

年九歲乃於澤中憫哭誓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股  
收淚視地便有芹生焉因得解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芹生乃盡又  
嘗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栗廬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  
白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  
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  
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  
白鳩巢其庭樹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  
筆之類然而不可侵也洛陽陷沒於劉氏聰奇其才而擢用之殷  
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  
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推事宜聰未嘗  
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向不可而斥其過況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五

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官至  
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  
間嘗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名也以  
壽考終殷有七子五子各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為車  
騎將軍彭城王翼為衛將軍竝典兵宿衛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  
鎮碓石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為征東  
將軍鎮蒲子 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  
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眾一萬叛歸劉演固  
隨疵而西桑引其眾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 曲梁縣屬  
魏道廣平郡治曲梁對峙曰唐 桑將張鳳帥其餘眾歸演聰以固  
洛陽永安縣漢曲梁縣地也

為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  
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 據水經東燕城  
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運東燕縣故城北余考兩漢志東郡有  
燕縣無東燕縣其即是縣輒收地志東燕縣音屬濮陽國賈曰  
東燕故城今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 水經淇水至黎陽入  
滑州泝城縣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 河在滎陽西十八  
甲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過淇水東入白溝  
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若依曰枋頭在今汲郡衛縣界  
宋白曰枋頭城在今衛縣 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寶曰聞冰船盡  
在濟中未上枋內宜遣輕兵閉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  
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  
兵自棘津濟河 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 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  
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率  
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寶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  
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  
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  
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  
糧儲西粟平陽以圖幽并并對現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  
之地 邯鄲縣屬趙國晉屬廣平襄國縣秦為信都項羽改曰襄  
平國 邯鄲趙國晉屬廣平而信都則為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  
屬安 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寶復言於  
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壘未固資儲未廣二寇  
交至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  
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連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  
勒為都督冀州并管四州諸軍事冀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  
黎遼東元黎帶方樂浪等郡屬五置平州至慕容熙和龍於  
高車於營州以刺史領之如故魏晉營州於和龍勒時未有營州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六



也郡國志晉州地當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是月歲星焚惑太白  
 營室分故曰晉州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  
 聚於牛斗 聲色雖暫自矯厲而輒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  
 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為言且  
 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請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弼御  
 豪傑以快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琨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  
 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榮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為鄉  
 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榮  
 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榮雖乘虛襲晉陽太原太  
 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詵以晉陽降漢 考異曰劉琨傳曰屬前降  
 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詵以晉陽降漢 於此而門鳥九復反琨親出  
 禦之榮乘虛襲取晉陽按琨上太子護曰琨以七月十六日復快  
 計送死臣即口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令榮平止黨諸軍未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七 七

封開封縣漢屬河南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未  
 配等擊破之苞奔秦州 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恆為代王諡  
 為吳王朗為潁川王泉為零陵王旭為丹楊王京為蜀王坦為九  
 江王晃為臨川王以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頴為司徒馬景  
 為司空朱紀為尚書令范隆為左僕射呼延晏為右僕射 代公  
 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車衛雄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為  
 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  
 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  
 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自免吾創已重自死此  
 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  
 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八 八

晉陽夜與大將軍榮鎮北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 五  
 志太原石艾縣有蒙山 魏收曰石艾縣即漢晉之上艾縣也晉  
 志上艾縣屬平郡又據五代志晉陽縣有蒙山此蓋蒙山勝晉  
 陽石艾二 十一月猗盧遣之戰於藍谷 藍谷在蒙  
 界也 猗盧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 壽陽山  
 在秦平 壽陽縣地志作受陽縣此縣蓋晉置也 陳閱皮肉山為之  
 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  
 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  
 未可滅也遣琨馬牛羊各千餘頭車百乘而還聞其將箕澹榮  
 等成晉陽琨志在復讎而用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徙居陽  
 曲 曲在晉陽北 招集亡散慮謀為劉榮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  
 父志 考異曰劉琨傳記志勸大弟又作亂被誅按志勸成郡王類  
 起義兵誅頴攻長沙王又忠義致意於終不虧非勸人作亂

者也今從 及弟諡說贈傳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

張氏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彭仲高之子天護帥羣胡攻賈

正天護陽不勝而走正追之夜墜湖中天護執而殺之考異曰帝

賊走墜湖死今從十六國春秋 正魏太尉詔之曾孫也少有志略

器望甚偉見者莫不悅附願為之致命及與魏索等同盟以匡復

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墮人咸痛惜之漢以天護為梁州刺史眾推

始平太守翹允領雍州刺史開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翹遂殺

綜翹允與撫夷護軍索琳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出奔雍為

氏寶首所殺 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魏收志廣平郡

宋白曰任縣後漢南陽縣地後趙石氏子 受王浚假署石勒遣

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

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礪文鴛從弟末杯部眾五萬攻勒於襄國

疾陸眷屯于清陽班固地理志禹貢絳水在信都入海水經注絳

于廣川縣張甲故城同歸于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

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新未固

糧儲不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

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

最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

北城其大城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情宜且

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聖子騎突騎曰城百步

以木束之塗其上維道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道

塞突門旁為窰充窰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舉之故窰蒸之也

杜佑曰突門窰城內為開門多少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俟

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

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

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

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末

杯逐之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

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四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清陽勒質

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

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

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皆勒勒

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

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

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清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

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勒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

遣遼西末杯在途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

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後以

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歲大疫 王澄少與兄行名冠海

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意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

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

屢為杜弢所敗望質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

縱酒博奕殺萬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別駕郭舒由是上下離心

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於作塘作塘後

郡晉屬南平郡五代志謂 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應詹為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九 思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 思補

詹以冲無賴乘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葵守江  
 陵徙治屏陵屏陵縣屬武昌郡晉屬南平郡尋又奔沓中此沓中非  
 姜維種麥之沓中 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  
 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華容縣屬南郡奈何自棄遽為  
 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  
 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雷屯沌口水經注沌水南通沔陽縣之沌口  
 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澄乃赴  
 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殺別將王真襲沔陽沔陽縣屬南郡  
 梁武帝時方置郡據沔陽志傅侃為荆州刺史初治沔陽則時  
 已有沔陽城矣當屬竟陵郡界宋白曰復州沔陽縣漢縣也郡縣  
 志曰初陽縣 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  
 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殺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總援考異曰王  
 寶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一 忠節  
 澄傳曰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按敦時為 王澄將赴建業便道過  
 陽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為江州也 王澄將赴建業便道過  
 詣敦自以名譽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遂請澄入宿陰欲  
 殺之而澄勇力絕人又左右有一十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常捉  
 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  
 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殺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  
 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矣敦令  
 壯士搃殺之音 劉琨聞澄之死歎曰自取之耳澄字平子生而  
 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及長辭義鋒起算略無方為  
 士庶所傾慕兄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然尤重澄澄  
 嘗謂衍曰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大備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凡  
 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曰已經平子矣時王敦謝鯤庚歎阮

瞻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讌縱誕窮歡極娛乃  
 竟以恃才嗜酒取禍於俄頃君子悲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  
 教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合廣州將溫邵等  
 叛刺史郭誦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考異  
 澄死周顛敗王敦領豫章機入廣州紀傳皆無年月 誦遣兵拒之  
 按為玠傳玠後敦於豫章以永嘉六年卒故附於此 王機父敦為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 不戰迎降誦乃避位  
 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 史甚得南越之情 不戰迎降誦乃避位  
 以州授之 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  
 王敦考異曰如降亦無年月明年 鎮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  
 有餘黨入廣中故附此 衛玠皆卒榮字彥先神明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郎吳平與陸機  
 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拜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  
 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  
 寶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二 忠節  
 榮屬付廷尉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  
 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敦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乎及  
 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遂救之得免後得還鄉里復  
 他陳敏反榮以計誅之乃寂然自守退歸私室琅邪王睿召而用  
 之時南土之士未盡登用榮乃薦諸名士數人王皆納之至是而  
 卒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曰昔  
 賊臣陳敏威逼士庶以為臣僕於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  
 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密結腹心同謀致討  
 德聲所振莫不響應兵不血刃蕩平六州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  
 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

據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岳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備時役運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濟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非創謀之主皆錫圭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為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乃進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廳座友人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

思補撰

倒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玠以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業建業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至而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殺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或問其故曰棟梁折矣能無哀乎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後音後安也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否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曰杜乂府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於時中興名士咸推王承及玠為第一云 江陽太守張啟江陽縣屬健為郡劉蜀分置江陽郡隋併入陵州歷山縣唐為眉州彭山縣殺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啟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岳涪陵 鎮東軍司顧榮既卒瑒耶王齊欲用賀循代之循稱疾篤齊與之誓曰當宇宙清泰之日或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思補撰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

思補撰

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術所開江中據地惟有閩廣一洲地勢險

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成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

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微行

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情則有一身之

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

漢四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

力足相周若寇叛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迹言所在部督尋

其誅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微徇兩情俱情莫

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也睿從之 南安赤亭羌姚

弋仲少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眾皆畏而親之

及是東徙榆眉水經注漢靈帝分源道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

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謂之赤亭川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五

眉即漢扶風之陰縣晉省宋白曰龍州河源縣東戎夏強負隨

有險原澤有古城吳山縣亦隸陰縣地○原首恒

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北海劉敏元厲已

修學不以險難改心至是避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

敏元西行及祭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

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與君何親敏元曰

同縣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則老不堪使若

欲食之復不如我肥有一賊瞋目叱之曰吾不故此公憂不得汝

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

哀矜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身以代諸大夫慈

惠皆有聽吾之色而汝獨悍然忽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大丈夫

上當為高光下不失為陳項當取之有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

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

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書之犯義乃俱免之

孝慈皇帝上諱鄧字彥威武帝係吳孝王之子也出繼伯

父秦王東後封秦王設法肅亂方作日恩在

位四年改元一

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方改元建興吳到春正月丁丑朔漢主

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嗣等珉音不勝

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

殺珉珉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年三聰遂大赦復以會稽

劉夫人為貴人秦始之末中國相侑用胡床箱槩及為羌煮貊炙

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光太康中又以鴛為紉頭

紉頭各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鴛鴦產於

反音相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六

胡音音去聲 而天下以為紉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至是果驗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

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憂而有流亡之禍矣

乙亥漢太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諡曰武孝

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

后娥字麗華直隸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恆止之

敦玩爛篤每與諸兄弟辨論經義理致超然性孝友美風儀進止

如珪璋焉娥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辭機辨曉達政事尤

過於娥先卒故立娥為后聰為之起塋儀殿建日麗華日錦書日

同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

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劉淵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菜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疑貢粟漸疏貢謂貢獻粟謂粟承命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官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行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時聽所有之地漢河東西河二郡耳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聽大恐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眾不殺此鼠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羣鼠共穴時聽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朱雲事見三十二卷漢成帝元延元年宋濬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顓光祿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肯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聽默然對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登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

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貞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察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已聽徐曰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于心嚴何敢忘之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顓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聽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耶 西夷校尉向沈卒眾推汝山太守蘭維為西夷校尉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欲歸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 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趙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猶字類毀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許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平西將軍趙染寇長安昭勸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原邱原邱在冀州東郡後漢屬清河郡今滄州南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勸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鎮鄴初劉琨甲陳甯太守焦贛為兗州刺史補藩又用李述為兗州刺史述欲攻求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琨召求遠及郟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鎮康邱前中書  
侍郎郝鑒少以清節著名為鄉里所宗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  
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  
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賴歸依仁  
德可以後亡遂其推鑒為主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水經注  
嶧山在

郡縣北澤色之所依以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  
臨殆無土壤石闕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百屋處其俗開  
之解孔道亂輒將家入釋外處避亂無所施害晉永嘉中郡  
鑒保此山今山南有大碑名曰鄭公解詩所謂保有利釋  
王容就用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鄒山在魯郡鄒縣考異曰劉琨  
丞相琨曰無求進出避鄉有文武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九 周  
轉南演今治在康邱而李述都鑒並欲爭兗州或云為苟公所用  
或云為明公所用大定未移而自共尋于戈此以大義也轉故演  
謹自守而已按王桑趙國之敗及石勒攻鄒皆在永嘉六年琨  
又云轉長安消息主上王桑王又建興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元  
十一月壬申朔十二月壬寅朔然則現發美之日建興元年十二  
月壬寅朔也 三人各屯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  
前廬江內史華譚為軍諮祭酒譚嘗在壽春依周馥嘗謂譚曰周  
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  
皇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之馥死未踰時  
而洛都淪沒若復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睿  
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  
譚曰然彼振綱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寔有偏重之任而  
高略不舉往往失租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

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頤頤字元誠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  
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假寢僻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  
敗國今條屬皆承四靈餘弊發莫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  
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容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  
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類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  
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懷獲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也  
也言功之輕重差矣 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  
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類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  
多惡之出類為醜郡太守 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  
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驚御吳人吳人  
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恥甚乃陰與其黨謀誅玘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 周  
政以諸南士代之事世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聰曰殺我者諸  
倫子也吳人謂中州人能復之乃吾子也 石勒攻李暉於上白  
勒之王浚復以璜盛為青州刺史上白城在安 勒之斬暉將坑其  
將卒勒故人郭敬亦在當坑之中勒偶見而識之曰汝非郭季子  
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而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賜  
以衣服車馬署為上將軍悉免當坑者以配之 王浚使賈嵩督  
諸軍屯易水召段煨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  
重幣賂拓拔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拓  
跋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

城至陽樂陽樂縣在遼西郡 闡六修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  
青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一 周  
譚曰然彼振綱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寔有偏重之任而  
高略不舉往往失租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十二 周  
城至陽樂陽樂縣在遼西郡 闡六修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  
青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

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頂不禮士大夫惟慕容廆政  
 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  
 裴嶷北平陽毗盧江黃泓代郡營昌為謀主廣平游遠北海逢羨  
 北平西方虞補註西西河宋爽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  
 定皇甫岌弟真蘭陵繆愷補註西昌黎劉斌及封封裕典機要  
 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元菟太守武  
 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遠  
 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  
 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  
 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  
 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十一 思通補

資治通鑑補 卷八八

帶方二郡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  
 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王  
 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梁州  
 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遷將兵拒之遵受運建賂勸光納其降光從  
 之使居成固既而遵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曰  
 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  
 為亂光又從之五月遵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壻楊虎收餘眾擊光  
 屯於芑水光遣其子孟賚討之不能克 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  
 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陝西  
 諸軍事詔曰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為輔今當掃  
 除鯨鯢鯨鯢大魚鈞網所不能奉迎梓官分幽并兩州勒卒三十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十二 思通補



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寶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哉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以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為參軍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陜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道拓拔普根屯于北屈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春秋晉公子夷吾所居邑也宋白曰魏州夷城縣本漢北屈縣地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西平城在平陽西漢主聰築以居其子濟南王暉漢主聰遣大將軍榮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 八月癸亥改建業為建康鄭為臨

**齊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十一 恩補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丞詔至建康趣左丞相容以時進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丞詔至建康趣左丞相容以時進軍與乘輿會於中原容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為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郡都尉立邵陵郡宋白曰邵陵漢之昭陵縣吳立邵陵郡府為邵州參軍丹陽張闓為從事中郎尚書郎顧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時法令不二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憲臨時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訟關白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政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書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初范陽祖述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荒雞鳴祖述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琨亦起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述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述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弱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述為行主左丞相嘗聞其名以為軍諮祭酒徙居京口吳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口其城其城述乃糾合驍健以圖恢復因進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述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述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

**齊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三十一 恩補

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述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遂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州王冲荆州刺史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眾 周顛屯潯水城潯山記曰潯陽縣在大江之北潯水為杜叟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殺退保冷口水經注潯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冷道縣西南又北流注於鄱陽水又西北入於營水所謂冷口也余攷此冷口去武昌甚遠又水經注江水自新蔡故城南又東得銅等口此無乃是平 侃曰叟必步向武昌我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飢關那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殺果來攻侃使朱伺逆

擊大破之殺通歸長沙周顯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

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荆

州刺史屯沔江水經注沔水上承沔陽之白湖東南流至沔陽縣

口也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使林州保傳云初鎮

沔口移入沔江水經注沔水在沔南沔江謂林州也左丞相

符召周顯復以為軍諮祭酒 初氏王楊茂投之子難敵遣子

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

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寬也及光與楊虎

相攻各求救於茂茂投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

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謂晉地所今伐我不如伐

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居前難敵後難敵與虎夾擊

孟莫大破之孟莫及其弟接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五十一 楊虎

倂勵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

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

眾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荀藩薨於開封 漢中山王曜

趙染攻魏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紉為征東大將軍將

兵助允 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會為前鋒

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眾侃召會會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

遂與會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賴朱伺力戰而免敦表侃以白

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弼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 漢趙

染謂中山王曜曰趙允率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擊也曜使染帥

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御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

龍尾者依城築道隨而漸高登障所由之路也又水經曰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障長六十餘里頭臨渭

水尾達樊川漢蕭何起未央宮斬龍首山而營之頭高殺掠千餘

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水經注沔水上承皇子於樊川北流長

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 王辰將軍魏鑒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

阿城即秦阿 突已染引還鑒追之與鑒遇於零武鑒兵大敗前漢

郡有靈武縣後漢省至後魏置城陽郡池陽縣武二縣并屬焉

黃白城在池陽則此零武為前漢北地郡魏城陽郡之靈武明矣

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漢中

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魏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

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

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

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

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於蒙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 晉紀八 五十二 楊虎

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聚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諸口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邱朱邱伯朱碩字也嵩調發殷

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柳城縣前漢屬遼

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惟恃鮮卑

烏桓以為靈既而皆叛之加以嶮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

未知虛寔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

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寔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

耳其欲得將軍鶴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

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元敵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

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望多齎珍寶

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居竄命冀州竊相保聚

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張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也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區區小府敢不斂衽神闕乎且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強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思補樓

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游綸係據死鄉偽降于勒勒已與禽之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是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為參軍謨克之子也 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石梁塢在洛水北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河北大河之北即富平津之北也浚夜走獲而殺之 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長子右賢王六修鎮之統領南部盛樂縣前漢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平城漢屬雁門郡地志曰兩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拓跋魏之盛也道州於盛樂置五州於平城平城謂之代都自高祖遷洛其後破六韓拔陵作亂故都為墟恆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雲州寄治并州界說收地形志自歷嵩以北所記略矣隋之盛也北廷突厥復漢故塞省併後魏所

置郡縣盛樂蓋在定襄郡大利縣界平城在馬邑郡雲內縣界唐破突厥北盡魏隋之略朔州善陽縣則定襄縣秦乾之地單于郡護府金河縣則後魏道武所都也雲州雲中縣則後魏所都平城也然自單于郡護府東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則盛樂距平城其道里可知矣杜佑曰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都隋雲內縣西安鎮魏書帝紀均修故平城以為南都使南百里於灑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杜佑又曰朔州馬邑郡也平城於郡北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後魏初雲中在今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折城一名秦馬邑城武周象紫河發源於此宋白曰唐振武軍營單于郡護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交厥於此置雲中郡晉府後改單于府班固地理志右北平後廢縣灑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河通元水經注庚水與鮑水合後廢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灑水之陽也陳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觀灑源則灑水蓋出於馬邑而東北流進平城之南也道元魏人也其注水經序代郡之事宜詳初不言平城有灑水但言灑水進平城南耳注曰灑水出雁門陰館縣頭山一日治水東北流出山進陰館縣故城西故樓煩鄉也又有馬邑川水會桑乾水而注於灑水灑水東流過平城南又東流進廣府下洛縣南東至漁陽人等謂又考班固地理志雁門陰館縣樓煩鄉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瀋謂水出泉頭山疑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八 晉紀八 思補樓

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灑水即灑水也又考丁度集韻灑灑灑三字同注云水出雁門則亦有見於此矣 是月河東地震雨肉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九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漢劉聰嘉平四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

五日夜乃止辛未辰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

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有赤龍奮迅而去有流星出牽牛

入紫微晉天文志牽牛龍形委蛇其光燭地墜於平陽北十里化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真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

止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

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

不見頃之見在隕肉之處己丑劉后卒乃失此肉災聲亦止后甚

賢明聰所為不道后每規正之及其既卒聰遂不聞正言自是嬖

寵競進後宮無序矣漢主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

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

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六夷蓋胡羯鮮卑氐羌巴

日烏丸非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

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繁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

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

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

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

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機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

四條事止有十二條則荀崧陸機各錄六條事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

荀崧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後江

左王義恭始與王湛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氏世仕江

左歷位通議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取職杜佑曰何充錄錄

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機各錄二條事晉氏

度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

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度支五兵用曹度支

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為各錄六條致有此誤汝陰王景為

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

山王曜為大司馬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

其勁卒精甲藏帥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

塵尾能生風辟蠅蠅晉王公貴人多執麈尾以玉為柄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三月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殿於棗高求并州牧廣平公

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

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

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

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

勸具言石勒形勢衰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楊

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威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威

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

立漢嘉郡皆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涪州

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

男丁歲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  
 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  
 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昭  
 建甯蠻酋皆歸之夷人也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州曰吾嘗憂環  
 邪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  
 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  
 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大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  
 為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  
 校尉行雷臺事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  
 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 石勒篡威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實  
 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  
 賁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卑烏桓為苦後患乎勒曰然為之奈何實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  
 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  
 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一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  
 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賤於琨送質請和  
 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  
 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符行至柏  
 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使奉賤送質  
 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  
 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  
 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速揭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義年  
 積誠靈祐之所致也考異曰琨集檄首云三月庚午朔五日甲戌  
 按石勒以王中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之知

也欲效此事畢然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將  
 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食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  
 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設饗  
 以待之王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  
 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  
 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  
 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眾執之勒召  
 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  
 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  
 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  
 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  
 賁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出之斬於襄國市浚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王沈家遂與  
 沈通而生浚沈初不之齒年十五沈卒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累  
 官為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感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  
 門孫慮共害太子故得都督幽州至是而敗人皆稱快勒殺浚廢  
 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  
 中郎符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  
 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  
 荷其榮祿浚雖凶惡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忒明公  
 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  
 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勸之孫也勒數朱碩棗嵩等以納  
 賄亂政為幽州患實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

貨皆至巨萬惟斐憲荷綽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謂張嵩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劄二日焚浚宮殿以放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成簡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此陝東亦漢分陝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上表曰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寇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幽州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甚欲來襲臣城竭駭懼志存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五 四

奸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今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山自太行恆山至於幽州在山西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頃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鳳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確殺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殺幽州刺史王浚除李暉田徽王浚承制所殺是共滅其七也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窺伺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臣自守則倍德之謀倍德之謀謂倍德之謀進計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誦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殺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竝立聽勒不臭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

謝國沒而無恨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音匹磾遂據薊城王浚從事中郎陽裕航之兄子也逃奔令支故孤竹君之國晉省段氏據之為國都杜佑曰今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隸秦山胡母翼自薊逃奔昌黎慕容廆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以冀州人為冀陽郡據魏收地理志冀陽郡當置於冀北平平豫州人為成周郡成周屬豫州之青州人為營邱郡前志遼西臨渝縣有渝水首受白狼水南流逕營邱城西東所流也并州人為唐國郡也唐因以名郡成周唐國二郡所置也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厭次本前之富平縣後漢明帝更名厭次首分屬樂陵為治所九域志曰相傳秦始皇東遊厭氣稱石次舍於此因以為名魏收曰樂陵郡厭次縣有富城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盾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天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贊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何續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盾使江東睿以盾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冀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流陽縣北又東連林障故城北宋白曰侃拜潯中尉勸救侃擊殺晉江夏郡治林障義熙元年方亂侃口侃拜潯中尉勸救侃擊殺兵破之丁度曰潯水名在西陽水經註潯水通江夏安 夏四月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六 四

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天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贊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何續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盾使江東睿以盾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冀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流陽縣北又東連林障故城北宋白曰侃拜潯中尉勸救侃擊殺兵破之丁度曰潯水名在西陽水經註潯水通江夏安 夏四月

甲辰地震 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已丑軌薨長史張璠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軌字士彥漢常山王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五品官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及為涼州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於是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遂霸於河西 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左氏傳傳曰公或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即渭水入河處染屯新豐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八 周總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輔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彌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日廣德縣是吳所立為宣城郡按今廣德軍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障郡地漢以為故障縣 是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

乙丑建興三年 漢劉聰建元元年 春正月徐輔殺吳興太守袁瑋有眾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周總知札意不同不敢發復黨懼攻輔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眾應輔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廷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誅續睿從之廷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

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督徵曰晉之君臣自知疆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疆吾取之如拉朽事見八十七卷 索綝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大敗軍馬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徵之言以至此何而目見之命先斬徵徵曰將軍愚復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徵臨命叱行刑者曰今吾面東向曜聞之曰蹄浴不能容尺鯁染之謂也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

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新鄭縣漢屬河南郡其地在今河南鄭州 周宣王弟鄭桓公本封京兆之鄭縣其子武公邑於鄭鄭之開遂為鄭國左傳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後遂為新鄭縣以別京兆之 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啓拔肇許之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率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秋漢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將攻城夢魯徵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怖而寤及戰果中伏弩而死 石勒始命州郡開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五月蒲子縣馬生人 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八 周總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輔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彌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日廣德縣是吳所立為宣城郡按今廣德軍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障郡地漢以為故障縣 是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

乙丑建興三年 漢劉聰建元元年 春正月徐輔殺吳興太守袁瑋有眾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周總知札意不同不敢發復黨懼攻輔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眾應輔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廷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誅續睿從之廷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

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可入廷率逼與俱坐定廷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廷廷叱郡傳教吳曾格殺之傳教謂吏也宜傳教令者也廷因欲誅魏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廷不歸家省母遂長墜而去母狼狽追之容以札為吳興太守廷為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總如舊 詔平東將軍朱哲屯華陰 成主雄立后任氏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隴城地前漢天水後漢改天水為漢陽晉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九 思補錄

情為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啟呈其書且言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為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湖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戮降赦其反逆之罪以戮為巴東監軍張既受命諸將備攻之不已張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宏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朓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郡立臨川郡遂附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從他處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破遣杜宏出海昏時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係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邱糧廩既至復圍宏於廬陵宏大擲金寶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宏因陣亂突圍而出訪追之宏入南康又擊破之遂奔臨賀臨賀縣在臨賀郡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春在晉建興二年同編修劉勰言今晉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兩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瑗太傅許遐瑗退說父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



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利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仇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還勸又謀反漢主聰收瑋還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不聽朝會又愛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漢青州刺史曹疑盡得齊魯開郡縣自鎮臨菑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疑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勅滅疑不可復制弗許 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日華為右皇后左司隸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一 思補

陳元達極諫以為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夏四月大赦 六月益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帝因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至此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百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亦何發取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其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丁卯地震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 襄垣縣屬上黨郡 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為先

曜乃還屯蒲坂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遣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載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積憤遁走道死 考異曰發遣不知所在晉春秋云 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遣使投水死今從帝紀 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浸益驕橫初王如之降也 見上卷 敦從弟陵愛如驍勇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狷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陵固請乃與之棧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鬪棧杖之如深以為恥及敦潛畜異志棧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棧如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一 思補

因棧開宴請劍舞為歡棧許之如舞劍漸前棧惡而呵之如直前殺棧敦聞之陽驚亦捕如殺之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會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會有輕會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會於石城水經註河水南逕石城兩城因山為固晉羊祜鎮荊州立晉感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都尉府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鄂州長壽縣即其地時會軍多騎兵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陳山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會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荆嶽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會引兵圍之嶽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嶽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入踰城突圍夜出

且戰且前遂遂覽所又為松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松會乃遁去會復致賤於松求討丹水賊以

自效丹水縣前漢屬宏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豫州松許之陶

侃遺松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鳥食母之物鳥一日流離爾難作

泉也西人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爾有芽也今鳥也也侃

而白怪鳴即鳴也泉鳥土泉也孔穎達曰鴉屬之鳥一名鴉

與泉一名鴉詩鴉印云為鴉為泉是也俗說以為土鳥非也陸

倕云鴉大如鳩鴉色黑鴉之鳥也入人家凶實謂所謂服鳥是

也其肉甚美可為羹靡又可為炙供御物各隨此人不死州土

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為外援不從會復帥流

亡二千餘人聞襄陽數日不克而還漢太傅王育卒育少孤貧

為人牧羊豕每過小學必歎歔流涕暇時拾薪以贖書生抄書板

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己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四 四

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償羊豕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

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須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

兄女妻之別為立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不與

俗偶妻喪不過四五人來弔皆鄉閭名士也司徒王渾辟為掾除

南武陽令為政清約盜賊奔竄咸都王穎鎮鄴表育為振武將軍

劉淵之歸左國城也育說穎曰淵之此去恐不復至臣請為殿下

促之穎乃使育監淵淵遂拘而用之遂登三公之位王敦嬖人

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

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

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軍諮祭酒虞為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

攀馬雋等請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

黜眾情憤惋又以虞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涇口水經注

又東南分爲二水西入于河者謂之涇口西迎杜會虞為攀等所

襲奔于江安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杜會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

拒虞虞督諸軍討會復為會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

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雖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

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

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

饒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

非卿為外援我殆不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

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

州見上卷武帝永嘉六年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敦欲因機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四 四

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

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

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吳孫皓甘露元年分

興郡治漢江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

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宏破之遂

執劉沈於小桂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治布山桂林為

爲小桂陶宏景曰始蘇屬焉吳孫皓鳳皇三年分立桂林郡因謂桂林

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

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

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也謀運於

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

耳王敦以杜宏為將寵任之 雨血於漢東宮廣表頌餘 九月  
 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  
 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 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趙允  
 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  
 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 秦隴屬萬年高 曜轉寇  
 上郡趙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 漢北地郡也 靈武縣也 以兵弱不敢進帝屢  
 徵兵於相國係係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  
 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係  
 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趙允欲奉帝往  
 就係索綝曰係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  
 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五

思補樓

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  
 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歸於長安

兩建興四年

漢劉聰 麟嘉元年 成李雄 玉衡六年

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

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為不可 魏明帝詔見七十 一卷太和三年 乃贈太  
 係諡曰孝 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琦等 皆寵幸

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  
 政事一委相國祭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而  
 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  
 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  
 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  
 殘為民害斯準合宗詔事之郭琦與準皆有怨於太弟父衛謂相

國祭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奈何欲  
 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 補註大將軍 謂渤海王敷 因三月  
 上已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  
 衛軍為大單于 補註衛軍開 彭城王翼 三王已許之矣二王處不疑之地 補註  
 不疑之地謂為 主上所信任 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  
 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  
 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有與人也 武陵兄弟當 是父之諸子 禍期甚迫宜  
 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驚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  
 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  
 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祭許  
 之琦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十六

思補樓

人驚曰無之琦曰茲事已決君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  
 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琦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  
 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  
 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惔許  
 諾祭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祭以為信然斯準復說  
 祭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  
 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  
 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祭曰為之奈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  
 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  
 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  
 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

上無不信之理也。榮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  
卜崇爲人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  
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  
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  
乃爲得所安能俯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  
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基母達太中大夫公  
師曠尚書王陵田歆大司農朱誕竝誅之或正朱誕原皆宦官所  
文誤作朱肅皆宦官所  
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  
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  
天下何從知之諫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  
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  
資治通鑑補 卷八九

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榮榮盛  
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  
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  
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  
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  
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  
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猗盧乃  
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不駕馬  
使人輓之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爲猗  
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修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  
討之爲六修所敗六修殺比延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  
遂爲六修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修滅之普根  
資治通鑑補 卷八九 晉紀九 愍帝建興四年 庚 恩補  
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送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淵  
久佐猗盧爲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  
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  
質子遣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大喜親  
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  
惟氏立之惟氏猶  
龜之妻 張寔下令國中曰吾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  
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儉誦之言以補不逮  
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篋篋諷言於  
市者報以牛羊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郡國諸  
曹有掾有屬有佐史前漢書  
西城傳車師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庭也後破  
高昌置西州觀此則河西張氏固得于高昌之地置郡縣至後魏  
時始爲高昌國也 今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帥發命府朝不

知府朝請佐 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  
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  
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璽  
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  
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石勒使石虎攻  
劉演於廩邛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奮救之虎拔廩邛演奔  
文奮軍虎獲演弟啟以歸 甯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五月平  
夷太守雷昭 漢帝永嘉五年遷表分梓州朱提建寧立 平樂太守  
董翳 平樂郡以昭志蓋置於越嶲 郡之耶部川然不知誰所置也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 六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天蝗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  
魏昌大都督魏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遠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  
責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魏帝建興四年

開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礮石谷 地形志北地郡銅  
官縣有石梁山 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  
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  
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  
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  
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  
潰 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班志曰平頭山在縣西禹貢涇水所出  
東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六十里此言曜至涇陽渭北諸  
城悉潰則其兵已在池陽陽陵二縣間 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  
常侍梁緯少府皇甫暕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  
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  
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以婦人而事二夫  
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漢主聰立  
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  
雙龍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  
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數憂忿發病卒 河東平陽大蝗然不  
食黍豆司隸斬準帥部民捕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  
出復食黍豆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  
州招納流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  
縱相結 是月漢有犬與豕交相國府門又交於官門又交於司  
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漢主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並  
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  
責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魏帝建興四年

戒懼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  
殿引見太弟父又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  
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  
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疆不敢  
進相國係遺胡崧將兵入援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 三輔黃  
王靈臺在長安西四十里 崧恐國威復振則魏索勢盛乃帥城西  
高二丈周回百十二步 魏里縣屬扶風 曜攻陷長安外城  
請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 槐里縣屬扶風 曜攻陷長安外城  
魏允索林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  
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 涼州  
義眾 梁軌父子 太倉有麴數十甗魏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  
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

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魏索二公也使侍中宗啟送降牒於魏索索  
潛留啟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絀  
以軍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  
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  
今索絀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未盡者  
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降天命甲午宗啟至曜營  
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與觀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  
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  
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觀受璧使宗啟奉帝  
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  
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魏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  
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  
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魏允忠烈贈車騎  
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絀不忠斬於都市尙書梁允侍中梁溶等及  
諸郡守皆為曜所殺華嶠奔南山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五

千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  
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  
姓與能大衆始構劉良曰象法也言晉之興武大法從此始立  
也補述大衆首言大物指神器而言注訓象  
為法世宗承基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池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  
測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謔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  
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

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成樂蹈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左傳秦伐晉  
師獲杜回類夢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類而類故獲之補註  
方岳非無鎮也然以無德者居之雖重亦輕故曰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非不因也然以無才者守之雖險亦不固曰關門無  
結草之固夫門以草結之則易開况又無草以結之手在引難  
類事 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  
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  
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言所恥者非所恥也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  
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挾節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五

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格補註望空者謂馳神元虛仰面望遠也 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伎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  
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咄咄以為灰塵矣由是毀  
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懸於貨欲之塗遷者為人擇官官者為  
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真劉  
崇讓論見八十二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子雅劉頌字九  
崇武帝太康十年班之制見同上 其婦  
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干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  
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  
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

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備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視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余按武帝泰始中分上黨太原置據地地形志樂平縣有姑城故記誤作姑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欲因其銳氣以討勒據衛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思案

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廣牧屬方郡漢末省朔方置廣牧縣於此南屬新興郡非廣牧縣故地也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誤作甲申則宋志乙卯朔與長曆合今從司空長史李宏以并州降石勒劉琨為司空以宏為長史并州時治陽曲劉琨進

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奔薊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匹磾見琨甚相親車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據載記萇攻澹于桑乾則此代郡也萇等攻賊帥馬嚴馮膺諸人乃後魏之代郡非漢晉之代郡也而不可司冀并充流民數萬戶在道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膺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遠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易北易水始元年分置高陽國以此也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武帝泰始初曰在瀛河之陽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膺帥其眾降回徙居易京易京公孫流民歸之者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思案

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為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瀘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並流上至柱末二次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止言伯子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賂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漕運凡諸徵發租調自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延法曹參軍劉焯屬李匡幸荷殊寵竝登列曹當思敦奉正道詳法慎殺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紀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隗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畫見彭

生為豕刑殺失中妖言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莛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審曰政刑失中皆吾閣寮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劾之丞相東閣祭酒顧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劾之廬江太守梁龔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又奏削其爵士并同會周顛等三十餘人皆奪俸一月又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挺娶其愛妾為小妻時挺已死隗請斷棺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又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所隗奏免嵩兄顛官由是眾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懼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隗劾奏含文致甚苦事

資治通鑑補

卷八十九

晉紀九

思補

雖被廢而王氏深忌疾之 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續女婿廣平劉遐聚眾河濟之間睿以遐為平原內史 託拔普根之子又卒 託與通鑑收魏書本作託跋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王 趙建興五年歲元帝太興元年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瑛弟武王休之孫恭王觀之子諡法始建國郡曰元 在位六年

改元三建武一太興四水昌一

建興五年 漢劉聰稱帝二年 春正月帝在平陽 朔日漢地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又有石人言於宣光陵

漢兵東略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 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自

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思補

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瑗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其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 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與棄之至獻帝興平二年武成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分張掖之居延一縣以屬之雖郡名同而非王莽西海郡之地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肅曰狐死首邱必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龍剖符列位竭逆滔天朝廷傾覆寔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臣寔曰門戶受國重恩自當圖宗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髦所堪乃止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帥步騎一萬東擊漢命討虜將軍陳安安故太守賈壽 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縣為定州張氏分金城漢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安故縣二漢屬隴西



郡水經注洮水自臨洮東流又出而北流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時已舊試如郡安故縣益即漢之一縣

龍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選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聞達孤耳也又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翳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救驚還軍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翹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至南安南安郡治諸羌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先是長安諸曰秦

賈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川中血沒腕唯存涼州倚柱觀及漢兵覆關中氏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 二月漢主聰使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榮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李矩屯新鄭則韓也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焉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樂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梁冀別傳鳴鴉不至 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是月有赤虹經天南有一歧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於平陽廣袤十里漢太史令康相言於漢主聰曰此大異也其徵不遠

矣虵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歧南徹者李氏當於巴蜀司馬睿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 辛巳未哲至建康前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業及官屬等共上尊號西陽王業故南王亮之子王不許業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婦將歸國業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放改元建武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哀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期備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哀為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業為大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遜宣帝

賈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一

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顛為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晉書曰中書省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長兼蓋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賜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騎都尉騎都尉掌監羽林騎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都尉二都尉唯駙馬都尉奉朝請諸諸公公主首為之 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諸練軍事賀循為世備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

段匹碑相與歃血同盟期以冀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  
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碑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  
嶠羨之弟子也溫羨見八十六卷嶠之從母為琨妻琨謂嶠曰晉  
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靈  
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  
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  
子蒙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於晉環邪王承制  
江東為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  
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  
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誦曰竊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  
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思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晉紀十元帝建武元年四  
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漢相國榮使其  
黨王平謂太弟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  
又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榮馳遣告斬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  
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甯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  
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榮以兵圍東宮榮使準  
沈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又為大單于氏羌酋長皆懸首高  
格格以木為之周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五體元曰互若今屠  
家之懸肉格左思吳都賦曰唯格用施呂向日格懸網木也  
燒鐵灼目曾長自誣與又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  
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  
又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阮士卒萬五千餘  
人夏四月廢又為北部王榮尋使準賊殺之又形神秀爽寬仁有

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  
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氏羌叛者甚眾以斬準行車騎大將  
軍討平之 五月壬午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  
無丙子今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  
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  
嶷南州刺史王暹東夷校尉崔暹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初流  
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  
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  
遣參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鏡曰可  
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又曰卿未  
能保其頭而愛鏡邪平大怒於坐斬又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晉紀十元帝建武元年五  
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邱太邱縣後漢屬沛郡首  
縣西北樊雅猶據蘆城蘆城在開封府與逖相拒逖攻  
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  
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  
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  
州意也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  
遣猛將以卿烏合之眾恐阻弱城疆咸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  
一全也願善量之雅即詣逖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  
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育為譙國內史己巳晉王傅檄天  
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  
水陸四道徑造賊塢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秋七月大

旱司冀并青雍五州大蝗初穿地而出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互百里惟不食三豆及麻時石勒亦斃取百姓不時人謂之胡蠱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漢主聰立晉王粲

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大赦 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會於

固安因安縣屬漢郡魏晉改涿郡為范陽西安共討石勒末杯既思報勒舊恩又納勒厚賂乃說疾陸眷涉復辰曰以父兄而從

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以荀組為司徒 八月漢趙固襲衛將軍

華督於臨潁殺之臨潁縣屬魏郡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詣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令暢既克矩還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建武元年 六 思補

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

來降矩復令固守洛陽 鄭攀馬德等相與拒王虞眾心不壹散

還橫桑口水經泗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周昭王滿

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虞

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水經註龍賊水逕郢城東北流

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言當大為部未可便西

虞性矜厲自用以何為老怯遂西行會等果還趨揚口虞乃遣伺

歸裁至壘即為會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備從會來攻壘備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

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會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鎗伺伺逆接得鎗反以擣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

在此伺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會遣人說伺曰馬備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備備已盡心收視卿可來

也伺報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

富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虞於甌山病創而卒甌山在竟陵

稱其名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度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會戰於女觀湖水經註梓潼水出江陵縣北東注滄官湖湖誘等

皆敗死會乘勝徑造河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建武元年 七 思補

有眾八千進至沌陽沌陽在江陵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沌

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會眾與訪先攻左

右甄甄音堅甄碑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

會勇冠三軍訪甚惡之乃於陳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其眾曰一甄

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盾號哭還戰自且至中兩甄皆敗

訪聞鼓音還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會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會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會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

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河曾走保武當  
武當山在漢南陽郡南武當山王廙始得至荆州  
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胡季子之取梁州所沒故冬十月

丁未琅邪王衷薨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

十月又對時是年三月癸未朔八丁卯以劉琨為侍中太尉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庠序廢廢議者或謂平世

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  
舌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廢墜已久  
矣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攀旗之才從軍征戎之役不及盛年  
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望音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建武元年 八

惜乎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  
物權輿爾雅曰權輿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選  
淵之弟也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淵儒博過之漢主聰出畋  
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  
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悲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  
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  
如早除之以絕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  
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於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  
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  
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既而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  
東至絳絳在晉地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對胸曰唐絳州曲沃縣絳縣地右司隸部民奔之

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劭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

帥將軍劉雅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

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

不攻而自滅矣戊戌帝遂遇害於平陽年十初帝之蒙塵侍中許

肅言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

肅曰未審陛下尚識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歔歔登牀帝遂投

於懷而絕肅晝夜號泣躬自斂殯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

不能死舉目莫非愧恥所以忍辱正為山陵未畢耳今微情已盡

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祭遣雅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

是歲王命謀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諸軍各

自佃作即以爲粟 氏王楊茂投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建武元年 九

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

武都郡下辨唐為成州同谷 河南王吐谷渾卒吐音吞入吐谷

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

二部馬關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與遠

者言遠夫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鬪乃其常何至

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

其眾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隔之乙那婁馮吐谷

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繼盛祚流後世我孽子

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

吾當相隨去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

走聲若頽山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傳

陰山而居傳音 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  
地方數千里沙州北口洮水出嶺山東北流迤邐谷中又東  
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惠時丁零羌居之左屬項石與多端  
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此利模從南界都  
與宕昌同雷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應及曾元纘百餘

年耳我元孫以後庶其昌乎鮮卑謂兄為阿干庖追思之為之作  
阿干之歌歲暮窮思輒歌之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  
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吐谷渾

元太興元年是年三月方改元漢劉曜光 春正月遼西公段疾陸  
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碑自剄往奔喪段末杯宣言

匹碑之來欲為篡也匹碑至右北平對阿日唐州遼陽 涉復辰  
發兵拒之末杯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并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

擊匹碑敗之匹碑走還薊 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綬

居廬儀禮斬綬倚廬孟東曰倚廬倚牆至地為之無欄柱喪服大  
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天子之既葬柱  
檟廬廬不於顯者大夫士皆宮之正後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  
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宮之者謂  
廬外以帷障之如宮殿之謂也其廬也其廬也其廬也其廬也其廬也  
檟者既葬情殺故柱檟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檟廬不塗者謂  
者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  
官之者既葬故得皆宮之○禮同祖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

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願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  
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  
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而陛下欲高  
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徹  
去御坐殿中將軍屬二衛晉初置朝會宴則成服 瞻此續曰帝  
坐上應列星天文志帝坐 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高上

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  
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遠遯宜開延嘉謀訓  
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或由是忤旨  
出為新安太守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 又坐怨望  
抵罪嵩顛之弟也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

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  
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  
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毛見曰書姓名 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

應天總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  
天下爵於恩為普漢自惠帝即位賜民爵一級有官秩者以歲 且  
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也帝不從初太安之際童謠云五

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

王同渡江而帝竟登大位焉附錄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  
其地曰秣陵城北山以新其勢及孫權稱帝自謂當之孫盛以為  
如皇遠於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為未及及元帝渡江  
正五百二十六年也初大東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局肉數  
橫日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宮門吳富復在三十年後  
橫日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與吳四十年也元帝嘗而少彘局橫  
肉者似為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幼而聰哲為帝所  
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帝因問曰女謂日與長安  
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帝異之明日晏  
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  
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及長性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  
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

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以質循行太子太傅周顛為少傅  
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累表  
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  
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新賓客其崇遇如此又以其清貧下  
詔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家同素士服僅葢形室  
財庇雨朕近造其廬深以為憐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  
以表至德循又讓不受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顯亦上疏讓曰臣  
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俯  
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沖幼使居儲  
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  
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當副往意不宣沖讓帝好刑名家以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 世祖補

毋為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聚眾驚潰死傷大半聚  
走保陽鄉陽鄉在武都修武縣界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  
數及旦衆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收餘眾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  
隆帥騎助之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  
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渡入稚壘選精  
騎千餘與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河南成皋  
虎牢也後天子曰七萃之士生捕虎即獻天子天子當之詔以  
東統號曰虎牢其後劉裕復中原置河南四鎮虎牢其一也詔以  
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三郡河南 兼陽去農漢孟斯則百堂孟斯則 百堂取  
孟斯子孫眾多思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聰聞  
之自投於牀哀寒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不  
絕聲平陽西門門社自亡霍山崩 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 世祖補

以察察為政邪導吞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君速步君孝超卿矣君孝順和字其初入導府時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過之和方擗齋夷然不動顛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至是聞其對益加欽重 乙酉西平地震如雷 成丞相范長生卒長生字元壽嚴居穴處求道養志甚有名德兼善天文頗曉術數經事漢昭烈至李特時已一百三十餘年蜀人奉之如神及至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資為丞相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沒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元帝太興元年 忠誠

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閉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鸞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事見三十元年 帝建平 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浮清廟而塵瓊寢況其家婢耶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椽玉簪而以腐木朽材為之棟哉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鑿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鑿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鑿順目此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斯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鑿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滅漢由吾也鑿曰汝

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身鷹狼形身食母破獲食父破腹如鷹而虎身身一作眼必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 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數百人渡江詔組與大徐西陽王象竝錄尚書事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杯所得末杯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繼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征北小城蓋征北將軍所治 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眾也今我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元帝太興元年 忠誠

骨肉乖離是其長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以救琨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健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歎不能自勝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字越石漢中山靖王之後也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舉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自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

曉復吹之賊竝棄國而走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  
雪亦知夷狄難以義服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帥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  
必死神色怡如也為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  
流時或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  
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讀者悲之少長於文詠  
石崇河南金谷洲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取預  
其閒為時流所賞琨既死盧諶崔悅等帥琨餘眾奔遼西依段末  
極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崔林仕魏位至司空朝廷以  
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  
破身亡立於哀恤盧湛崔悅因末極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冤且曰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

十六

思補

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  
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大小所以長歎  
者也伏惟陛下曲賜哀察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  
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末極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眾數千  
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鹽山在勃海高城縣隋改高城  
曰鹽山縣宋曰鹽山在齊東  
南入大敗之匹磾復還係蒯末極自稱幽州刺史初溫嶠為劉琨  
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既至屢求返命朝廷  
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郎嶠聞母死阻亂不得奔喪臨葬固讓不  
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今桀逆未梟諸軍奉  
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而不從王命邪嶠不  
得已受拜 初曹嶷既據青州乃叛漢來降謂遣使詣建康又以  
奉表勸也

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疑東州大將軍青州牧  
封琅邪公 六月甲申以刁協為尚書令荀崧為左僕射協性剛  
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  
排沮豪強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  
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 戊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  
是月漢有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於平陽廣袤十里  
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虎徙朔方見八十七  
卷懷帝永嘉四年 秋七月鬱  
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  
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  
肅慎地亦曰挹婁元魏謂之勿  
吉通鑑蓋因魏收書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  
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  
伏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

十七

思補

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  
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  
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昌國公顛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  
太保竝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斯準為大司空領司  
隸校尉皆迭決尚書事癸亥聰卒附錄先是漢之廢二年聰  
不殯殮至十二日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從至崑崙山三  
日而復反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  
麗號曰紫珠離宮謂淵曰東北有遠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  
之汝父後三年當來東使國中大臣相表害吾家死略盡但可  
水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而歸道  
過一國引約入宮與約一皮囊曰為我遺漢皇帝約而歸謂約  
曰到那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  
蘇活謂左右曰機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方白玉頭文曰狗  
尾集餘國王敬信遺須夷國王歲在癸丑當相見也馳使奏  
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是聰盡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  
之謂太子榮曰吾寢疾徵曜怪異特甚在約之言為妖此果日  
見之此見必來迎我也何國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



今世雖未夷非諒制之日朝甲子太子榮即位榮字尊皇后靳氏終夕檢旬日而葬便當事十光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後號宏道皇后晉氏號宏德皇后王氏號宏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聽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或有國色榮晨夜恣淫於內無復哀戚靳準陰有異志私謂榮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榮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二靳氏聰後與榮后榮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暹太師頤大司徒齊王勸皆殺之宋紀范隆奔長安奔到八月榮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榮常遊晏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九 晉紀十 元帝大興元年

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榮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榮數而殺之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聽屍焚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持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西進兵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準

殺之延字元壽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恆取蒲穢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既孤貧晝則備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鮓延求之延求魚不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尋汾河扣麥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如己子延事親以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奉而與之初無吝色其人後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伏罪延不復取年六十方仕於淵至是死節人皆壯之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九 晉紀十 元帝大興元年

漢相國曜聞亂自長安乘赴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襄陵在襄陽河東郡晉陽平陽郡古曰晉襄陵在平陽東南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冬十月曜至赤壁水經注河東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其上尊號曜即皇帝位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勅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巴武也中遂巴氏於關中其後降類歸冀河東平陽皆有之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鎮北將軍劉策屯汾陰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與勃共討準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庚申詔益公

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爲胡賊猖獗暴虐甚二  
帝幽殖梓宮未返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  
晉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職宜在枕戈  
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民養士徹樂減膳惟脩  
戎事令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  
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  
爲俗史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  
爲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  
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  
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  
先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元帝大興元年

十一

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  
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尙書陳頴亦上言宜  
漸循舊制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  
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  
孝廉已到者尙書郎孔坦奏議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  
君父謂制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爲護身奉  
法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頴風傷教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  
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  
年乃試申寬坦愉之從子也斬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  
和於石勒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  
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

相委况免死乎卿爲朕入城具宣此意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  
兄沈吟未從曜母胡氏爲準所殺兄則史失其名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  
衛將軍斬康等相與殺準推尙書令斬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  
六璽降曜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丁丑  
封皇子煥爲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  
故王之已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  
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況今海  
內喪亂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願崇飾如是乎竭已罷  
之兵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  
不從 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眾降石勒補註此  
非周訪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

元帝大興元年

十一

太守徐龕共討之豹質之元孫也龕質漢人蔡石虎帥幽冀之  
兵會石勒攻平陽斬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主曜曜使劉雅劉策  
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曜曜西屯粟邑粟邑縣屬收斬  
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見康女有姿色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既  
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尙汗宮伐樹而況  
其子女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  
陽葬於粟邑號曰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  
憲石會修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桀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疾之鳳以巴  
西叛雄自至浩使太傅驥討鳳斬之以李壽爲前將軍督巴西軍  
事 是月武昌地震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二起太興二年  
盡太興四年

中宗元皇帝中

肥太興二年漢改號趙劉曜光初二年後趙  
石勒元年成李雄玉衡九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

被毀崇陽文二月劉遐徐兪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魏收地形  
志彭城郡

彭城縣初掖人蘇峻帥鄉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掖  
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  
據志長廣郡有掖縣無掖縣曹疑惡其強將攻之峻率眾浮海

來奔帝以峻為鷹揚將軍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

守峻為淮陵內史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在唐  
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

石勒遣左長史王修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

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

王修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修舍人曹平樂從修至粟邑

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誠內竭大駕強弱

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修於市

二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

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既得志便欲相圖趙子趙

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劉石相  
攻張本帝令羣

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修之司徒荀組等曰

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刻丘於建康城之已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終

卷九十  
晉紀十  
元帝太興元年

五

史部

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王恭立  
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乃止 初蓬波塢主陳  
川蓬波即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  
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  
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眾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  
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縣屬豫州郡故大梁也周撫之  
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  
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自東邑還長安遂定都也  
立妃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原王  
冲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興二年

思補

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  
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  
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  
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南  
陽王休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陳安叛係自稱秦州刺史降於漢又降於成上邽大饑  
士眾困迫張春奉休之南安祁山也 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  
之陳安退保綿諸綿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漢晉省水經註綿諸水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  
係歸上邽未幾係復爲安所逼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五  
月癸丑太陽陵被毀太陽陵在帝陵也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  
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尙道以元虛宏放爲夷達以儒

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  
非所以長育人才納之軌物也立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  
訓然後臯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尙德率士知方矣佐著作郎虞預  
亦上書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  
及於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  
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  
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  
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待其可  
用雖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屨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  
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于木而秦兵  
退舍今天下雖敝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  
可致而束帛未賁於邱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  
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  
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之難  
召伯專征故曰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旣  
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長官  
非戎貊之族類即寇賊之幸脫狼子獸心輕薄易動故周撫陳川  
相繼背叛徐龕驕黠無有拘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況乃有虞可  
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  
孤立前有勁虜後無繼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詔之羣公  
博舉於眾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昔英布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興二年

思補

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 祖邀攻陳川於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邀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徙川部眾五千戶于襄國爾魏豹守川故城邀亦使其將韓潛分而守之

石虎救之戰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邀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徙川部眾五千戶于襄國爾魏豹守川故城邀亦使其將韓潛分而守之

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曰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眾飢散欲移保上谷

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置在上谷之北項故名焉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 曹疑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許之

梁州刺史周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變色今不斬杜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擊曾大破之馬備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自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軍中不安皇甫方回者謚之子也少遵父操兼有文武才永嘉初避亂荊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獄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咸尊敬之侃在荊州禮之甚厚每造之著素土服望門下車而後敢進廙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由是怨怒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鄧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晉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宜自領訪為梁州是敦敦從

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解并遣王環王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賢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忠之而不能制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眾南遷新野

魏該自懷帝末屯宜陽界一泉鳴宜陽縣屬宏農郡新野縣屬南陽郡首陽縣屬南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石生屢攻之不能克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虜奴

伯晉成郡王預封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配上帝 秋七月乙丑太常復循卒循字彥先父邵為孫皓所殺徙家蜀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

還本郡操尚高厲童叢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累官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及石冰之亂逐會稽相張景而遣其大將杭寵屯兵於郡講堂循與周玘等唱義起兵移檄於寵為陳順逆寵遂遁走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都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與焉陳敏之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守志不屈敏亦不敢逼及破

陳敏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及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帝之鎮江東也嘗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械一賀頭是誰那循未及言而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蒼帝甚愧之三日出循累官太常行太子太傅及疾篤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循口雖不能言指麾

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  
循善屬文博覽眾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同郡楊方為郡鈴  
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循見其文作書與虞預  
曰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園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  
移植豐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於京師累官高梁太守在郡積年  
等五經鈎沈更換吳越春秋以行於世 八月徐福寇掠濟岱  
山也福寇掠 破東莞 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東莞郡置  
濟岱之郡 破東莞 志東莞故魯鄆邑對陶曰唐沂州沂水縣漢  
東莞縣地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注云城陽姑幕縣前有員  
亭即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  
為西鄆兗州東平郡是也若魯 帝問將帥可以討能者於王導導  
所爭者為東鄆漢東莞縣是也  
以為太子左衛率泰山羊鑒命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  
非將帥都鑒亦表鑒非將才不可使導不從以羊鑒為征虜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歲二年 六

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戊戌天鳴東南如風水相薄 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  
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  
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  
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  
境時以河內魏故鄆郡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  
境平陽平襄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  
二十四郡 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鎮撫  
百蠻罷并朔司三州 晉書晉書趙州此罷 通置部司以監之物許  
之戊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  
煩多命法曹令史賈志也 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  
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

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勸置  
律學祭酒史學 祭酒門臣祭酒 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  
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  
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  
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餘羣臣  
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  
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  
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  
州刺史崔慈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  
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  
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慈所親勅海高瞻力諫慈不從三國合兵  
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慈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  
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既無統壹莫相  
歸服久必搆貳一則疑吾與慈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  
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  
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  
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  
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自懸密建興 元年年徒河 翰遣使白廆曰悉  
獨官舉國為寇彼眾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眾足以  
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閒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  
所備破之必矣悉獨并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  
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遣東韓壽言於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歲二年 七

者也且示眾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遣東韓壽言於

虜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持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馳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發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別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就與長史裴疑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眾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眾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眾獲皇帝玉璽三紐皇帝璽即晉國出魏崔慈聞之懼使其兄子慈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八 明補

至請和曰非我本意惟平州教我耳虜以示驚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悉懼首服虜乃遣歸謂慈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慈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眾悉降於虜虜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鎮遼東為仁以遼東與高句麗爭國張本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虜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眾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恆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恆安平人琮鑿之孫也虜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虜數臨侯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濟世難冀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安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虜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虜除之虜不從瞻以憂

卒 初鞠羨既死鞠羨死見八十六苟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守會曹疑徇青州事見八十七與彭相攻疑兵雖強郡人皆為彭死戰疑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強者為雄曹亦鄉里為天所相苟可依憑即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疑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曄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疑之相攻林情無彼此疑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曄已敗乃歸慕容廆虜以彭參龍驤軍事遣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廆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疑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後趙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趙王勒命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九 明補

斷之有魚羊之文先是又有石如蹲狗之狀行者過輒敲之 是歲三吳大饑 蕭洪降趙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在太 安洪歸國故置是年 趙主曜以洪為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係係使其將楊曼于連據陳倉張顛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經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川蓋松多障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康大興三年趙劉曜光初三年後趙石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氏種之居陳倉南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係懼遷於桑城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秦又北遷安故縣係欲曜遣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係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鑿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段

末桓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  
 忘久要請相與其擊末桓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  
 敢不俱遂相與追擊末桓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前趙匹磾奔石  
氏所後趙王勒知續勢孤以石勒為後趙以別之遣中山公虎  
 將兵圍厥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  
 騎斫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  
 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勦還未至厥次  
 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  
 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  
 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遣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  
 隅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汝  
 賈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康三年

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係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  
 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誓盡  
 忠節實無貳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  
 矣周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德之所  
 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承運凡在含生莫不向化而況因乎使因  
 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戮鼓之刑  
 囚之恆分天寶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  
 於其君者乃孤之所求也命張寶延之於別館厚撫之以為從事  
 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允  
 聞續被攻言於帝曰北方藩鎮盡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  
 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允續所遣也  
事見八十九

資治通鑑補 卷九一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康三年

帝不能從問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趙  
 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趙將石生引兵  
 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矩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  
 石生虜未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矩洛陽遂空  
 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備皆為之用朝廷始  
 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  
 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嶷仕西朝歷中書侍郎  
給事黃門郎故云然若得復奉輦轂  
 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  
 容龍驤竭志王室忠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  
 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此臣之  
 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驛拜  
 賈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康三年

宛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閏月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 夏四月  
 壬辰枉矢流於翼軫 趙長安雨雷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風  
 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鬚脣長三寸皆黃白色有  
 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  
 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五月庚寅地震 晉王係將張春楊次  
 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係誅之且請擊陳安係皆不從夏五月春次  
 幽係殺之係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  
 難係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係散奔涼州者  
 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  
 張春奔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  
郡張軌分屬晉與郡居河州安執楊次於係軀  
 前斬之因以祭係安以天子禮葬係於上邽諡曰元王 羊鑿討



徐龍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於檀邱檀邱在魯國下邳東南龍求救於後趙後趙于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龍患之張敬至東平龍疑其襲己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帝亦惡龍反覆不受其降敕鑿豹以時進討鑿猶疑懼不進尚書台才協奏鑿有司正鑿斬刑帝以鑿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 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碑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鴛襲擊大破之 京兆人劉宏客居涼州天梯山武威姑臧城南有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從受道者千餘人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涉牙門趙印皆宏鄉人宏謂之曰天與我神爾應王涼州涉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宏為主寔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興三年 十一

弟茂知其謀請誅宏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寔考異曰晉書作國沙初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宏殺寔於外寔之據晉春秋作劉洪趙印又宏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宏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殺其舌而囚之輒於姑臧市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寔字安遜志慮明察敬賢愛士先是寔寢見屋梁間有人像而無頭久之乃滅寔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蜀會句徐庫彭等相結句庫皆姓也○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阿房即秦阿房宮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望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

是巴蜀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岳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曜欲與兵討之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名之子遠蓋戎世也不與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曜救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應前日坐虎車等事補遺應之為言一應也此字法始於陳壽三國志自後則不勝其多說其家老弱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元帝太興三年 十二

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既得生路何為不降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下梟之梟下幸鳥說文曰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為梟首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於雍城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係於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氏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其會盧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

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  
驕色子遠伺其無備夜勒兵辱食且值大風塵昏子遠悉眾出掩  
之生擒伊餘盡俘其眾權渠大懼被髮剪面請降子遠啟曜以權  
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  
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  
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作鄠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於鎬池  
司馬彪曰鎬池在灊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有鎬池也又於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為衛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  
營建官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衛文公徙居  
楚邱大有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治建城郭而營宮  
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商以復與自康叔始封於衛至  
於始成延祚九百餘年前奉詔營鄠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  
之功足以平涼州矣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  
其為勞費億萬計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登齊魏矣又聞  
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槲飾以黃金功費若此  
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銅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奈何於中  
興之日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  
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官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  
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  
聞其過也又省鄠水園以與貧民豐水出京兆南山東北流注  
于渭壘立園於豐水左右  
祖述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  
豹山南門潛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述以布帛盛土如米狀使千

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為疲極而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  
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為述士眾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  
千頭運糧饋豹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水經注載瀉  
水東注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  
即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縣屬陳郡述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  
馮鐵據二臺邀鐵雍邱封邱雍邱二縣皆屬陳郡春秋傳數  
封邱雍邱在封邱界雍邱故杞國也數  
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王勒又遣精騎萬人拒述復為述所破後  
趙鎮戍歸述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  
攻擊述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述節度秋七月詔加述鎮  
西將軍述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  
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歸兩屬居  
界之上者雖其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  
兩屬因以為開  
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述練  
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述修祖父墓  
置守冢二家因與述書求通使及互市述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  
利十倍述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遂首於  
述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述深德之自是後  
趙人叛歸述者述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閒  
稍得休息 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字士達廬江潯陽人  
也少沈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鄉人嘗盜訪  
牛於家聞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威風既著遠近悅  
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之曰人有小

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其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不遣舒知敦謀為逆切諫不從敦重舒公亮亦不罪也高官都護總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常有武昌地否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招鼻灸脅今舊病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

賈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六

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那何為逆折舒使不得言敦曰公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疆陵弱晏子云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 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 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許之蔡豹屯下城 下縣屬晉國到晦曰隋唐屬石州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虎引兵城封邱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真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趙主曜譙羣臣於東堂語及生平泣然流涕乃追贈崔岳曹恂王忠劉綏四人官爵封其子孫以茅土 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宮殿既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翊

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二界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為勅定官制取此置宮門執法即以張質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 蕭愷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所謂胡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胡人正是難與言怨而不罪勒使張質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蔡豹既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舒夜以兵圍豹約以為他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豹有氣幹其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眾甚得道近之情及聞其死莫不悼惜之 至辰天東南鳴至甲午止 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賈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七

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 附錄初導渡淮成美曰昔無不利淮水絕王氏 使郭璞筮之卦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銳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

魏為帝謀山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  
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  
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三州謂湘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  
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蜀寇謂杜民物凋  
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衣身亦無益也  
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  
刺史長沙鄧粲問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  
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  
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  
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  
撫甚有能名 高句麗寇遼東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敢犯

仁境

辛太興四年魏劉曜光初四年後趙石勒春二月徐龕復請降

癸亥日鬪 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武陵閻會夜叩府門呼曰

武公遣我來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

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 三月癸未日

中有黑子死是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曰臣聞

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

休咎之徵也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又自去秋以來沈

雨跨年是皆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皇天子愛陛下故屢見災

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

然恐將來必有行陽苦雨之災崩震薄食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

益陛下吁食之勞也臣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  
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適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  
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  
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救過宥罪既  
濟云思患而預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賁蕩除  
瑕贊贊陽而思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  
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至是復上疏曰臣  
以頑味近者言陳所見謂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未及一月便有咎  
譴益明皇天雷情陛下懇懇之至也詩云無曰天高其鑿不遠陛  
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諸元同之化上所以充塞  
天意下所以弭患羣臣聞人之多幸願之不垂赦不立數誠如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十九

元帝太興四年

聖旨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而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  
左傳鄭刑刑書叔向詰于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君以救世也 今之立救理亦如之 後趙  
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  
之縱騎抄掠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仗今視  
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  
騎出戰殺後趙兵甚眾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天兒與我俱是  
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  
釋杖文鴛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 事見八十八  
六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鬪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  
戰不已 牙長丈八 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鄗 意即障  
也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部續之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欲復執樂使王恭送於虎丘正色  
 賈之曰卿不能避兄之志逼我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  
 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  
 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橫被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心不忘本洎與兒子緝等與楓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誓恩志  
 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于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  
 兄弟虎即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文為左中郎將故諸  
 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  
 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為相續皆為  
 後趙所殺祁續樸素有志烈雖為勒所執不食其祿身灌園鬻菜  
 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此安足貴乎嘉其  
 忠貞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下 思補

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嘆以勵羣官 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  
 民遭難為揚州諸郡童客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  
 眾益怨之 終南山崩 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亡國之徵 長安人劉終於崩  
 所得一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  
 罍酉小衰困驚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趙羣臣咸以為滅  
 勒之徵趙主曜為之大赦國子祭酒劉均進曰終南京邑之鎮國  
 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  
 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秦雍而石勒跨全趙之地趙  
 昌之應當在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  
 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  
 趙也罍者歲之次名作罍也言歲取作罍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

之事因謂因敦歲在子之在名元曆亦在子之次言歲取於子國  
 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  
 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曜聞其言為之懼  
 然改容御史請以妖言收均曜曰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  
 之有 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  
 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  
 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  
 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皆與之  
 密謀敦遣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  
 與足下及周生之徒 周生謂周顛 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  
 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  
 不方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  
 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是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  
 皆生蓮花五六日而萎落 八月常山崩 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豫州  
 刺史祖逖以賊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  
 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  
 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憤乃置妻孥汝南大木山下而身自  
 圖進取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  
 堅壁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

內史周閔率眾築壘未成而逃病甚先是華譚庾闓問術人藏洋  
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時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逃見之曰為我  
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佑國也九月壬寅卒於雍邱遂  
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愛之然輕財好俠  
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數帛以賜貧乏鄉黨宗族以  
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無不謂其有贊  
世才具及至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開皆為立祠士敦久懷異  
志畏逃不敢遠發嘗令人窺逃意逃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  
黑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樂腳令上敦懼而  
止及聞逃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逃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逃之眾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五

尉除始與太守因下令曰武鄉喜豐沛也復之三世勸以民始復  
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行之  
數年無復釀者 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州牧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聽承  
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疑游達為長史裴開為司  
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徽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  
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橫與同聲舍也載記作東岸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  
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  
人稱之廆徙慕容翰鎮遼東慕容仁鎮平郭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唐新書曰高麗  
建安城古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拓跋猗柁妻惟氏  
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俴鬱律立見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一 晉紀十一 五

依逃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關涉故遠來就此冀全  
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  
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  
第十餘人閒行歸鄉里 十一月皇孫衍生 後趙王勒悉召武  
鄉舊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瀝麻  
池相毆瀝久音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瀝麻毛氏曰瀝柔也考工  
記橫氏以說水瀝其絲註云瀝漸也楚人曰瀝齊人曰淩  
然則瀝是淩之俗名云瀝柔者謂漸瀆使之柔物也聽收地形志  
武鄉郡三臺嶺上有李陽墓有吹池石勒與李陽爭瀝麻處也○  
瀝音去聲瀝音音 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  
以不來瀝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難匹夫乎遽召與飲嘗  
及平生酒酣引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猶有力頗復與人鬪否孤往  
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天笑賜里地一區即日拜奉車都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二起永昌元年盡明帝太甯元年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王〕永昌元年

趙劉曜光初五年後趙石勒四年成李雄玉衡十二年

春正月郭璞復上疏曰

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良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當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蕩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而頃者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瞶其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君道虧則日食人愆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遺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嘶籲實望惠潤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則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家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穎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陳述字嗣祖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獨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若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

也爾雖翼日管仲稱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不爾所託者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隗君之左右

出為豫章太守又雷不遣戍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首

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初敦請願眾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

詔除鄱陽太守眾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眾出軍眾遲遲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眾詰之聲色甚厲眾不為動敦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又怒宣城內史陸階眾又辯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眾危懼出謂眾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至蕪湖復上表罪狀才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

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合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

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常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

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甯有限邪狼似犬貌頭白

而敢抗人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

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

齊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

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事見八十六卷卓未嘗

元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

以致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

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

熊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

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惺為長史會惺遣

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

兄弟湘中之豪傑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禮記子夏問

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殿初有司歎孔子曰吾聞諸者明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

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

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孔子蓋

也善之將何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

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

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熊以惺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

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

劉真沈約曰昔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諸縣立建昌郡

郡至宋為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郡立衡陽

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春陵令長沙易雄春陵縣本前漢之春陵侯國

郡郡時亦分為郡同舉兵討敦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

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郡立湘東郡承使虞望討斬

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

連大連劉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

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吾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安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四 思補樓

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

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曰桓文則非

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

右寶融係河西以奉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望於天

下但當推亡固存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

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

邪響謂梁曰光武創業甲國未至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願望文

則非心腹待以虛文宗相臣服而已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寶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

府襄陽以王敦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

之成賢曰石城故城在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

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

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

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以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

萬餘其阻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軍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

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邇流之眾勢

不自救謂敦兵已東下若欲過流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

何顧慮耶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二州謂以恩意招懷士

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

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

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

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

分政謂分政者謂任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

至以分政之權也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四 思補樓



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鬼魂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雖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承立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譚孫奉表詣臺又遣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戴淵出鎮合肥於建康為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合百姓知吾心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五 忠義

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庾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 後趙王勒立子宏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龜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氏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韶龍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曜遷龍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蹶其後乃遣光國中郎將王嶺說難敵光國中郎將諭以禍福難敵遣使

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南秦三州牧武都王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遂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實監轎重於後安邀擊獲之謂實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實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替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實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衛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龔汧城拔之龔上氏羌皆附於安有眾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可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六 忠義

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石武蓋亦匈奴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聞於道岸幘大言岸幘者幘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遠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顛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跳而執其手曰

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  
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衛石之子厚與公子州吁  
使告於陳兩殺之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希之初鎮揚州  
之也領安東將軍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  
虞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虞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於險  
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  
金城在丹陽  
江乘蒲州上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  
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  
以臨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眾多未  
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  
走矣敦從之以宏為先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奮威將軍侯禮  
死之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  
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  
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  
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鞬諫曰殿下國之儲副柰  
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鞬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  
散惟安東將軍劉超索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  
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我自還琅邪何至害民如此又  
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  
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  
除除殿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  
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七

元帝永昌元年

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  
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  
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  
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  
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愍帝建興元年顛為杜  
敦所困投敦於豫章故  
敦以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大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  
此負公幸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  
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  
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  
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向欲誣以不孝而  
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  
致遠蓋非淺局所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  
沮帝召周顛於廣室廣室殿名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  
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  
史郝叔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園求  
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荷嘗為臺郎曾為臺郎  
性姦諂戴淵為  
尚書惡之荷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近者之言曾  
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  
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兩子  
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  
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八

元帝永昌元年

之舉雖欲大存社稷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祖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戴與頭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眾莫敢言鯁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戮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頭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王尊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頭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淵字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開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嘗在江淮開攻掠商賈治通鑿補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九

旅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淵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淵既神姿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語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薦之於朝遂為中興碩輔淵素有重望敦敦忌而害之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頭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賈馮音有清操見頭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戴淵之入洛素聞頭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頭性寬厚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順目謂頭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頭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尊甚重之嘗枕頭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

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數百輩為僕射時顧頭以酒勸之頭不受頭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過頭聞之欣然遂為衿契敦素憚頭每見之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不得休後渡江則不復爾敦嘗嘆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敦既害頭使繆坦籍頭家唯故絮數籠米數石而已初頭父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猪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人聲密視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生頭兄弟絡秀謂之曰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若不與我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頭兄弟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帝使侍中

王彬勞敦彬素與頭善先往哭頭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譽謗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臣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尊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執若頭痛彬殊無懼容竟不拜 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茂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至是茂與三子並遇害人莫不悲之 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敦參軍敦使印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賣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

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水經河水東杜縣東夏水從西來也欲待諸方同出軍藉兩累旬不前敦既得進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顛戴淵死流涕謂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澤湖自此入於大江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眾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張蹙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 王敦以西陽王業為太宰加王導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元帝永昌元年

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察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不世之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遣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開鯤此名郡宋曰日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附龍郡為石門縣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父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此非穎川之邵陵吳孫皓置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郡立邵陵郡皆為邏者所得又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

陽外援理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父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恨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突已又拔長沙承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惔子弟對之號泣惔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關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眾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父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數而反之何故速即爾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貲又可略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以為別獨騫識量宏遠常推誠行己故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甲午趙羊后卒諡曰獻文 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廩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卓為人外柔內剛其在襄陽為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元帝永昌元年

陽外援理絕崎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父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恨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突已又拔長沙承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惔子弟對之號泣惔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關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慷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眾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父又喜曰君古之解揚也

政簡惠善於撫綏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恆賣稅  
 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及其將敗嘗自照鏡不見  
 其頭視庭樹而頭在其上又其家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河北諸軍事代卓  
 鎮河中撫訪之子也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  
 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旨是從所譖無  
 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  
 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秋七月後  
 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龜送襄國後趙王勒盛之以襄於百尺  
 樓止撲殺之命王伏都等妻子列而食之龜殺王伏都居阮其降  
 上在太興三年卒三千人 甲午有流星大如瓠長百餘丈青色從西方來尾  
 實治通鑑補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十四 恩補  
 元帝永昌元年 分為百餘歧 兗州刺史郝鑒在鄒山三年有眾數萬戰爭不息  
 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  
 射紀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伏見  
 前輔國將軍郝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  
 戴淵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眾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收集殘  
 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眾單寡無以立功鑒雅望  
 清重一代名器若使從容冀圖出納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  
 職之闕乃徵拜尚書徐充閒諸塢多降於後趙後趙置守宰以撫  
 之 王敦自領甯益二州都督 冬十月天疫死者十二三 己  
 丑荆州刺史武陵康侯王虞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  
 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河南諸軍事鎮荊州

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為交州刺史考吳曰諒傳永興三年敦  
 即惠帝光熙元年 以諒為交州案永興三年  
 年也諒傳誤敦敦諒收殺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吳孫  
 衛三年分交立新興郡武  
 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諒乃誘湛斬之碩遂舉兵圍諒於龍  
 編龍編縣屬交州  
 龍州郡皆治焉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 祖逖既卒  
 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城父縣前漢屬許都後漢屬汝南郡  
 魏晉屬譙國此河南樂言黃河之南  
 非專指河國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  
 梁鄭之閒復騷然矣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  
 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附府 趙武功男子蘇撫  
 陝男子伍長平竝化為女子又有石言於陝若曰勿東者然 帝  
 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年四十七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  
 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實治通鑑補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十四 恩補  
 元帝永昌元年 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郡君羣臣議先帝廟號王敦使謂朝臣曰  
 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左僕射荀崧議以為禮  
 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臣敢依前典上號曰  
 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  
 隆中興中興之主帝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  
 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  
 以為司空於此衛之而止 十二月趙主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  
 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  
 繼以脂燭民其苦之游子遠諫曰二陵之費全以億計積石為山  
 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  
 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不聽 後

趙漢陽景侯張資卒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  
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宏之舅也勒每與遐議  
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  
流涕備曰張茂使將軍韓璞帥眾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  
慕容廆遣其世子就襲段末杯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 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蓋法思慮  
果遠日明 在位三年改元一

太甯元年 趙劉曜光初六年後趙石勒  
五年成李雄玉衡十三年 春正月黃霧四塞京師

火 成李驥任回寇臺登 臺登縣屬城固郡九州要記曰臺登縣  
有奴諾川驪山黑水之閉若水出其

下黃帝子且意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  
降居若水即此將軍司馬玖戰死越閣太守李劍漢嘉太守王載

二月庚戌葬元帝於建平陵 三月戊寅朔改元 丙戌隕霜殺草 饒

資治通鑑補 明帝大甯元年

安東光安陵三縣 三縣皆屬勃海郡惟東光漢舊縣安東縣  
漢之千童縣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

晉領時皆為 燒三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後趙寇彭城下 邵徐

州刺史下敦與征北將軍王遠退保盱眙敦意之從父兄也 王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 劉貞

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

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於

劍也晉志文武官公 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

孰屯于湖 姑孰前漢丹楊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即姑孰之  
地縣南二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晉縣校

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於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

即昔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於姑孰溪陸

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溪東南數里如燕窩  
背山也自姑孰溪行夾岸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派江過大小兩  
山磯又過嶼磯湖即于湖姑孰大江有王敦城氣象宏敞考異曰  
晉春秋及後魏書云屯湖湖首書明帝紀云屯于湖今從之  
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髮

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弟 敦殺王澄  
事見十八

容廆鹿執送建康 五月京師大水 成李驥等進攻甯州刺史

襄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蟾蜍 據水經註蟾蜍即  
蟾蜍後漢省郡因志蟾蜍未提縣有堂領山山多毒  
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縣屬焉

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

還遜以嶽不窮追大怒輒之怒甚髮上衝冠冠裂而卒遜在州十

四年 漢帝永嘉四年遜至  
甯州至是過十四年 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詔

除堅甯州刺史 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

蔡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有踰

旬而卒 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書

監 梁碩據交州凶暴失眾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

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郎阮

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甯浦 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  
三年吳分鬱林郡立甯浦郡

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梁發渴見寶為祟而卒 考異曰  
放傳云

圍趙征西將軍劉賈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

救之與賈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趙主隴自將

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趙右將軍劉幹攻平襄克

之 平襄縣屬天水  
郡晉屬略陽郡 隴上諸縣悉降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

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陝中 陝中在  
隴城南 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

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五六人遠則  
 雙帶鞭服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  
 交遂奪其蛇矛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  
 不知所在明日安遣其將石容勳趙兵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  
 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  
 湖曲斬之於是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某以  
 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氏羌皆送任  
 請降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陳安  
 者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杖節安能久執犁鋤  
 乎遂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賁安多  
 力善射走及奔馬又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哀思之為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明帝太元元年

作壯士歌曰隴上健兒曰陳安驅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  
 肝驂馳駿馬鐵鍛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丈八蛇矛左右縱十盪十  
 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戰始三交失蛇矛  
 十騎俱盪九騎留棄我驂馳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為我外援  
 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河阿阿嗚呼奈子何嗚呼阿阿奈子何阿  
 者想是安之小字 劉隴聞而悲傷命樂府恆歌之 秋七月丙子朔震太  
 極殿柱 霜大霖雨震道主隴父墓門屋又大風飄發其寢堂於  
 墓垣外五十餘步松柏眾木植已成林悉皆枯死 帝畏王敦之  
 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  
 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  
 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耶滿字彥輔鑒曰

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懸懷天  
 子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事見八十三卷惠帝  
 東宮官屬之送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奪又奉國綏故謂之失節敦曰懲懷廢徒之際危機交急何  
 能以死守之乎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  
 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當死生以之耳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  
 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  
 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青州郡縣多降  
 之遂圍廣固水經注廣固城在漢齊郡廣饒西北四里四圍絕湖  
 有廣固城疑出降送襄國殺之阮其眾二萬虎欲盡殺嶷眾青州刺史  
 劉徵曰今留徵使收民也無民焉收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明帝太元元年

口配徵使鎮廣固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威攻韓  
 璞於冀城呼延晏攻甯羌護軍陰鑒於桑壁桑壁當在 曜自將戎  
 卒二十八萬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  
 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  
 震參軍馬爰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汜裒怒請斬之爰曰汜公精粗  
 書生刺舉小才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也  
 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不思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則君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不思  
 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  
 情其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  
 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石頭在姑臧城東 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  
 舉三秦之眾乘勝席卷而來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

大抵皆氏羌烏合之眾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暉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暉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維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鎮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暉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及趙兵退即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九 思補撰

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成主雄遣稚見侍中中領軍琯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琯弟琯音出陰平以擊難敵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不得進而琯稚長驅至下辨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琯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琯蕩之長子有才望雄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初趙主暉長子儉次子允允姿貌善機對年十歲長七尺五寸眉鬚如畫漢主聰奇之謂暉曰此兒神氣非義真之比也儉字當以為嗣暉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非他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真乃封儉為臨海王立允為世子既長多力善射曉捷如風斯準之亂事見九與元沒於黑匿郁鞠部陳安既敗允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

歸之允雖少難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明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唯覓之悲喜願謂羣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者也義光雖已為太子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暉太子熙字義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禪而立明帝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貴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上奏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法曷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肩文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十 思補撰

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肩進曰父之於子當務存焉鳩之仁今黜熙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歔流涕曜亦以熙皇后所生不忍廢也乃追諡前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即肩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肩為永安王拜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二宮曜也命熙於肩盡家人之禮 張茂大城姑賊脩靈鈞擊 元帝太興四年茂築靈鈞以聞會諫 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脩城築塞者蓋懲既往之患耳補註愚以為為荷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啟



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請侯乎願匪能效役以息勞費茂曰

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茂兄寔為其下所殺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

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

道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

責人於屯運之世也卒為之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毛長日總

也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

為逆允之悉聞其言知無活理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詐熟眠

敦論事造半方憶允之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

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

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

帝室冬十一月從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

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後趙王勒

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

州勒見其衣冠弊壞天驚曰樊參軍貧甚邪朝服何以壞惡至此

坦徑疏杜率然對曰頃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

羯賊乃爾無道邪今當相償其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自孤律自防

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 是

歲越備斯叟攻成將任回前漢西南夷傳云自備以東北君長以

也弱謂之叟○徒音斯 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 會稽內

史周札一門五卒札封東遷避族兄靖子慈清流亭侯慈弟贊武

五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及敦有疾錢鳳以周氏宗

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明帝太清元年

說敦曰夫有國者忠於國通自古豈難恆必山之今江東之豪莫

應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愷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

敦然之周嵩以兄顛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

嘗於眾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慈皆為敦從事中

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眾士民頗信事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二 晉紀十二 明帝太清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三起太甯二年盡成帝

肅宗明皇帝下

輒太甯二年趙到離光初七年後趙石勒六年成李雄玉衡十四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

廷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廷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

吳盡殺周札諸兒子進兵襲札於會稽札性貪財好色唯以業產

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敵者給

之故士卒莫為之用札遂遇害故人賈吏莫敢近者唯功曹史孔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肅宗明皇帝下

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嵩為人狷直果俠

每以才氣陵物其兄顛初為吏部尚書直省內夜病危急時才協

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明且報嵩嵩狼狽來始入

戶協下牀對之大泣說顛危迫之狀嵩手批之協為辟易於戶側

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興齊名那得與佞人協

有情逕便出及敦殺顛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

殺復何所弔故敦衝而害之初嵩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

渡江託足無所今爾等並羅列吾前吾復何憂嵩起長跪而泣曰

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

非自全之道嵩性很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

耳至是果如其言釋疑嵩傳云阿奴嵩弟也小字愚意阿奴乃以長呼幼之總稱賤之之辭也未必是謙之小字

不悉周嵩之以趙屬投趙何趙處之孫也卓犖有才幹敦之攻

石頭也叔父札開門納敦廷聞之憤叱慷慨形於辭色敦尤恨

焉天裂廣一丈長五十丈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

取東莞東海劉遐退保泗口水經注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角城

日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又使其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

安斬之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宏農之

間民不聊生矣趙之界上也石生寇許穎許昌頤川同俘獲萬計

攻郭誦於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魏收地形志屬後趙

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

默皆破之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

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起兵之初舉手并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肅宗明皇帝下

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羣情義舉諸君推逼遂至於

此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孀統有奇材大才事塗克而早世朕

常悼之蕩死見八十五卷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職

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

公吳餘祭足以觀矣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盜終為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遂其二子莊公焉與左師劫而致國

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官公為之也吳子壽餘祭夷與

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壽餘祭與

進而與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壽餘祭與

殺國平季子夷味死則國之季子使而亡焉徐者長庶也

即之季子使反而台之國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夷而與弟者凡

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徐惡得為君子於是使壽餘祭不聽

曠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人汎愛博納好學親賢師事何

點李劍又引王叔董文藝等以為賓友時諸季子弟多向奢靡

而班常戒厲之又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深納之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晉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以來世執忠順今雖天下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撥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吾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以彰吾志是日薨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務嬰心又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時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氾羈右長史馬謨等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豫章太守謝鯤卒鯤字幼輿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明帝太清二年 四

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會無忤容鯤而舍之又無喜色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鯤不徇功名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知王敦有不臣之心難以道匡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嘗使至都帝時為太子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及敦犯順朝堂被害人皆為鯤憂而鯤推埋安常時進正言敦雖不悅然以其名高雅相寶禮後遺之之邵莅政清肅百姓愛之至是卒宜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

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警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藻所以飾衣服鑑所以別妍醜故明鳳甚悅深與嶠結于知人而能褒進後生者曰藻鑑好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世遠東漢史皆作丹楊西晉移郡于建業元帝改太守為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它書載漢首此郡少有宿水者至唐天寶年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明帝太清二年 四

始以京口為丹楊郡故何 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思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鳳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聞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壓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

決時致將舉兵內向帝欲視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子湖陰察  
改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致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  
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須黃敦  
故云然于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  
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  
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  
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  
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都諸軍事謂秦淮水北諸軍也與右將軍卞敦  
守石頭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都督行  
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壹行  
中軍將軍都督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五

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謂三番敦見詔甚怒而時轉篤不能自將  
將舉兵向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  
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  
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  
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  
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筮歷有  
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屢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  
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  
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柔梓其躬為龍荒乎于是  
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六

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  
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於中堂中堂衛在宣陽門外司徒導  
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歌以為敦信死威有舊志於是尚書  
鵬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  
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勇凶醜以窺神器天不  
長茲敦以隕斃鳳承凶允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  
道並進平西將軍逵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  
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尊為敦  
戶侯官布也此詔云敦以願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  
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遠離家室朕甚  
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詔還

作必有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觀五鐸啟號于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元帝甚重之以為著作佐郎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俱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塔于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嘗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愛酒色之為患乎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歸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容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裸身披髮銜刀設醜醜音綴又音拙璞見彝大驚拊心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七 明帝太康二年

矣中興初璞行經越城開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 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眾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冲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起也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人情惴惴溫嶠移屯水北年更名江甯南岸即秦淮南岸也嶠未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嶠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微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參問起始謂之參承謂候

安否謂之謂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股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遲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人懷不肖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於外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王應字安期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甯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輩力百倍苑城小而固苑蓋孫氏都秣陵所築置建康于秣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苑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為守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八 明帝太康二年

戰卻擊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傳曰楚了闕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致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願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因乏復臥乃謂其舅少府羊鑿及王應曰我死應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致初病夢白

犬自天而下齧之至是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  
遂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塵事中與諸葛瑤等  
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植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  
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時宗正卿虞潭以疾  
歸會稽聞之遂于餘姚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眾以萬  
數進赴國難至上虞帝以潭領會稽內史潭既受命義眾雲集時  
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  
矣遂直前渡江而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  
討充義興人周寔殺王敦所署大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  
署淮南大守任台沈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九

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此即元武湖水也在建康乘水  
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東軍謂  
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若欲轉禍為  
福召錢鳳計事囚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  
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  
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秦淮  
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築氣者言金陵護軍將軍應詹建  
有天子氣使擊山為前以斷地脈故曰秦淮  
威將軍趙盾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晉都建康東外城環之以  
直陽門在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晉都建康自  
堤南塘秦淮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青溪水發源  
於鍾山接于

秦淮吳孫權擊城北 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  
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  
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眾皆愕然丙申王含  
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  
沈充于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于江甯分命諸將追其  
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劉絕豈可  
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舍曰  
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  
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困厄必有慙惻之心  
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舍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  
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十

走至關廬洲關廬洲在江中實循曰江中劇地惟周光斬之詣颺  
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軍壁中因笑謂充  
曰三千戶侯矣時臺格募新發鳳者封五千戶侯充曰爾以義存我我  
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  
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鳳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  
司發王敦瘞出口焚其衣冠臨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南  
即小雀桁雀桁密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臣以  
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宏帝許之司  
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  
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鄧岳字何不先斬我會岳岳至撫出  
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當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

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  
 內史張茂妻陸氏領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  
 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  
 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  
 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  
 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  
 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  
 窮數盡適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憂處如陸玩劉楨郭璞  
 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心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  
 陷姦黨請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  
 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郁鑒以為先王立君臣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十一 思補撰

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  
 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敦基之子也眉  
 目疏朗性簡脫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如廁見漆箱  
 盛乾棗本以塞鼻敦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擊金深盤  
 盛水琉璃盃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  
 口而笑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  
 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半失色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  
 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容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可持  
 美人戰懼喪魄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  
 彊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  
 而目之曰處仲雖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噉人亦當為人所噉

武帝嘗召時賢共言技藝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氣殊  
 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裏揚柝音節諧韻神氣自得旁若無人舉坐  
 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  
 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  
 著新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容必能作賊又嘗荒恣于色體為  
 之敝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  
 婢妾數十人於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異焉其未得志時務自矯厲  
 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而立功江左專任閫外手控疆兵羣從  
 貴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及元帝用劉隗刁協  
 以分其權遂構隙隙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  
 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口盡缺後竟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十一 思補撰

以逆節終焉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  
 蒙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遠鎮淮陰蘇  
 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  
 臨行上疏曰去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錯雜屬託者無係負之  
 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  
 隨其能否而與舉上同乎褒貶則人有謹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  
 昔冀缺有功得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為賈之責古既  
 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  
 明宏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  
 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  
 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備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

免官者皆還為平民懲勅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  
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  
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  
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  
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戶口折半道里倍之者言降職  
再起之人郡必小而路必遠也  
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時  
王敦新至江州吏民未安詹至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十二月涼  
州將軍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  
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  
乎駿乃止駿遣參軍王騰聘於趙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  
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  
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邱之會振而於  
之叛者九國公羊傳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葵邱江人  
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九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桓之盟不日此何以口危之也何危弱  
貫澤之會桓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  
桓公震而於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邈曰振振然於之者何邈曰  
莫若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向未能察邈者之變  
我也況鄱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厚禮而遣之  
時趙有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 是  
歲代王質僭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水根山河西  
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  
山在河東故曰東水根山徙居之 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  
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少以方直知名舉秀才以討陳敏功封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明帝太康二年

臨湘縣侯元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元帝甚  
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遂上疏辭職及帝即位轉領軍將軍  
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懼之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  
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  
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拜為驃騎將軍使就其家為府未幾而  
卒年七十二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鈔寫凡所著述詩  
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  
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  
薛兼廣川太守褚沈給事中章遠歷陽太守武蝦竝與瞻無交仰  
其高義臨終皆託以後事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  
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雲被害瞻周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  
送同于所生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明帝太康二年

乙太遠三年趙劉曜光初八年後趙石勒  
七年成李雄玉簡十五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  
惟不及婦人 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會黃龍見嘉泉據  
泉在武城指次野  
據大前漢作播次祀禋等請改元以章休祥駿不許辛晏以袍罕  
降駿復收河南之地 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璞王  
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尚書卜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  
寇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救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  
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泉夷臣謂  
宜與周戴同例都察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  
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  
賈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既衰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



賊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鑿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易曰履霜

至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

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讓贈札衛尉 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

爵使之擊慕容廆遺世子就索頭段國其擊之索頭即拓跋氏以遼東

相裴疑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澮水以拒就澮水即澮

遣兄子悉拔雄拒仁仁擊悉拔雄斬之秦勝與就攻乞得歸大破

之乞得歸棄軍走就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

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者數萬

三月段末極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

立皇后劉氏 北无王益旬除附於趙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

郡襲之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五

追之曜屯於富平岳警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富平縣屬

渭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唐勝州河濱縣屬林縣

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

城是也秦靈州乃漢富平縣地今京兆富平縣 後趙兵死者六千

餘人岳悉收所虜而還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趙將田崧立之

於前左右令崧拜嶽暉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

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岳田崧字子岳趙使崧襲仇池見上卷太清八年

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

何謂大業我甯為趙鬼不為汝臣願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

中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 夏四月後趙將

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殺之 後趙西夷中郎將王騰襲

殺其并州刺史崔琨及上黨內史王春據并州降趙到琨鎮并州

年為石勒所破兗并州刺史治上黨王春章武人初起 五月以

兵襲勸海河諸郡後歸于勒使守上黨春古慎字 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荆州

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聞外事多千緒萬端罔

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

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但

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

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

蒲者牧豬奴戲耳晉人多好博樗以五木博之其老莊浮華非先

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

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參倍

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六

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

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營造船其木

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

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

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

州刺史李矩穎川太守郭默軍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

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

之眾自嶧瀨而東嶧瀨州之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欲會矩

默其攻石生岳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石梁在洛北斬獲五千

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

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岳石梁虎作塹柵環關之過絕

內外岳眾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

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水經注

河南新安縣東南北流逕大破之曜屯於金谷水經注金谷水

出大白原東南流金谷又東南流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

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

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

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因

憤恚成疾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

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眾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

之卒於魯陽矩長史崔宣帥其餘眾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

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趙主曜以永安王盾為大

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盾單于臺於滑城其左右賢王以下皆

以胡羯鮮卑氏羌聚築為之 天旱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 秋

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郁鑿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

兗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為光祿大夫錄尚

書事尚書鄧攸為左僕射攸字伯道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

喪九年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永嘉末沒於石勒勒甚敬

之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有胡夜失火燒車吏索問胡乃誣攸攸不

辯而冒認焉勒赦而不誅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私

遣攸驢馬無何逃歸江南步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

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隱自棄吾兒耳幸而得

存我後或前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繫其

子于樹而去既至元帝以為吳郡守攸載米之郡不受俸祿惟飲

吳水而已時吳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為臺所劾詔

特原之久之辭疾去郡百姓數千人牽留攸船攸乃小停夜中發

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謂謝令推不

去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實無貴賤

待之若一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時人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

使鄧伯道無兒

更臣曰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

何至豫加微纒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

絕嗣立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右衛將軍庾亮元敬皇后之弟也元帝為琅琊王虞為與左衛將

軍南頓王宗亮之子也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

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

以委之帝腹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此亮使曰此汝家

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將

及宗兄西陽王綏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見帝流涕言綏與宗等

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壬午帝引太宰兼司徒導尚

書令十意車騎將軍都鑿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隤丹楊尹

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亮右將軍亮中書

令隤欽尚書事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年二十七帝聰明有機斷无精

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敝既甚事極艱虞王敦挾震

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崩嶮道遂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殺改

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疆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宏遠矣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下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甯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與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 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

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都鑿車騎大將軍陸倕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庾亮為大宗正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為

郡中正漢廣南陽人蓋召謨謨為本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漢置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十九 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成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寔月趙武功豕生犬上邽馬

生牛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荆州刺史陶侃以甯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

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甯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甯州蠻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邊流約曰梁水太守晉武帝分興古郡立益先以授蠻

晉殺量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益州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南以西北七縣別立益州郡於帝永嘉二年更名晉甯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為益州郡皆叛附於成遂討之不能克奉至州軍募徵外夷刺爨量殺之詔降李暹州境遂安 代王賀佛卒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咸和九

咸和元年趙劉曜光初九年後趙石勒八年成李雄王鶴十六年 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

以汝南王咸為大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綬為大司徒上奏為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祖願陛下貴之叔父體之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

刺為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為皇后芳年十三長七尺八寸

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及立為后姿德才色適于別宮尋又以昶為太子 三月後趙王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衛齋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且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召記室參軍徐光醉不至黜為牙門光侍直自

愠色勒怒并其妻子囚之无好學有文才雖在獄中註解經史十餘萬言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祈濟 六月癸亥

泉陵公劉遐卒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關張鄉人冀州刺史邵續

深器之以女妻焉以平王含功封泉陵公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都督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

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迭等不樂他屬其以肇

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斬防等遐妻邵續女也  
騷果有父風遐嘗爲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圍嶽之中  
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中仗都盡故防等  
卒敗詔以肇襲遐爵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都鑿卞壹奏導  
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壹儉素廉  
潔裁斷切直當官執實然性不宏裕不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  
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曰諸君子  
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壹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  
澄謝鯤爲放達壹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  
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咸人討越嚮斯叟破之  
計斯叟事始上卷 明帝太興元年 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卒詹字思遠汝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咸和元年

下建功嶠南旋鎮營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其竭  
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即  
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  
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此誠 初王導輔政  
以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  
以名輩不後都卞名爲一時所稱 輩以年齒爲等而不豫願命又望開府復不得  
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遣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  
侃二人皆疑庾亮剛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  
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  
志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咸和元年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咸和元年

南南嶠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  
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于財年又稚弱乃請族  
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宏雅  
物雖犯而不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鎮  
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  
代老子於荆南矣乃委以軍政宏之著績淮南詹亦與有力焉遷  
南平太守兼督天門武陵二郡軍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詹召  
蠻酋破銅券與盟諸蠻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  
獨全百姓歌之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  
所取惟收圖書而已至是病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河入湘  
頃願繼繼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

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見約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  
 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阮正自蠟屐因歎曰  
 未知一生當著幾屐履神色開暢于是勝負始分 冬十月封母  
 弟岳為吳王 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  
 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  
 盾收之宗以兵拒戰為盾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  
 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業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  
 太守宗宗室近屬業先帝係傳業宗兄弟也宗言近屬業亮一且  
 剪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下崗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關峻係  
 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亮  
 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曷言人作賊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惠帝 趙王

亮懼變色 趙將黃秀等寇鄧 鄧縣屬南陽郡及 順陽太守魏  
 該帥眾奔襄陽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宏鎮鄴  
 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  
 酒王陽專統六夷以捕之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  
 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  
 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聰還寇遂道阜陵二縣皆屬淮南郡春  
 唐廡州順縣漢道縣地 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  
 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甯蘇峻遣其將  
 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  
 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在涂塘之外 天旱自六月不雨至於  
 是月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闡等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

降于後趙 後趙石瞻攻河南太守王襄于邾拔之到晉郡山記  
 國縣縣山之前去山二里左傳 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  
 文十三年都遷于邾此城也 後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  
 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  
 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  
 去尊號稱藩于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  
 王也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暇情在閭至補註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  
 義不如聞至為長言忠義之 郭文者 郭文者  
 情不求人知但默然自處耳 有何己己自是聘使相繼 郭文者  
 文字河內軼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  
 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惠帝 趙王

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  
 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  
 年卒無患害恆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  
 質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  
 餘穀輒恤窮賈人有致遺取其盛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  
 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  
 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  
 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且致一鹿于其室  
 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  
 造之疆載與俱歸而終不肯留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  
 船車荷擔徒行而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

因以居文馬子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踣踞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情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體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深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導賞集賓客奏絲竹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闕其門者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遂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致縣中不復言語但舉手指臆以宣其意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咸和二年

咸和二年 趙劉曜光緒十年後趙石勒 九年成李雄玉鶴十七年 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

與成將羅恆戰於臺登兵敗術死 三月益州地震 夏四月己未豫章地震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將軍劉劭帥騎三萬與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乃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賈濟金城太守張固武興太守辛農揚烈將軍朱楨等帥眾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趙南陽王將兵擊之屯狄道桓罕護軍辛晏告急秋七月駿使韓璞辛農救之璞進度沃干嶺 沃干嶺在晉東南水西北 嶺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盾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盾夾洮相持七十餘日 洮水注洮水西 冬十月璞遣辛農督運于金城盾聞之曰韓璞之眾十

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農

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慶于沃干嶺敗之遂前逼璞營璞以大

潰盾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 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 斬首二

萬級進據振武 振武在姑臧東 河西大駭張閼辛晏帥其眾數萬

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

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

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

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

祿大夫下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

為蹉跌宜深慮之亮不從亮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

覆此於邑溫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三 晉紀十三 咸和二年

咸和二年 咸和二年 咸和二年

任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蠶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君在內相與其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峻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平原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勅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勅峻反阜陵在淮南郡首志曰阜陵和州歷陽縣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

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于歷陽西陲謂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雷池即在大雷湖延遣使諭峻峻曰豈下云

我欲反豈得活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

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竝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強胡未滅將戮力

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

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吳女婿淮南太守許柳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晉紀十三

以兵會峻遂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壹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郗楷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王舒傳曰舒與峻王

稽內史舒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郗吳興太守虞

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于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

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

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姑孰臨江浦晉亮方悔之

王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彭城王釋宣帝弟王望之孫王望之孫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盾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慈湖在姑

孰今在太平州常塗縣北六十五里并江而上以前射擊校尉三山十餘里至承洲自漢洲過白土磯入慈湖矣

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裒與征討軍事裒自三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丙寅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

邪王 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

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幸未奔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

在今宣州華退係廣德 何承天曰廣德黃蓋縣約曰二縣志皆南陵縣東是也 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

難詔以北寇不許 是歲後魏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句注在代州馬門縣西北三十里紇那兵敗徙

都大甯以避之陳水經注大甯即廣甯也廣甯前漢曰廣甯屬上谷郡後漢曰廣甯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甯郡

代王鬱律之子鬱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遺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嚴允厚參

晉紀十四趙威和三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趙威和三年趙劉曜光初十一年後趙石勒春正月溫嶠入救建

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懼怯將戰食炙不知口

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瀆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

渚軍于陵口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

即東陵渡之與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

日也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蔣山之阜也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覆舟山形如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

丹楊南道步來元帝南渡建康置丹楊尹治于臺城西而丹楊太

取建康守其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楊其路即今太平州

之道也空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

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

遊難建康以吳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下臺都

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于西陵

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下盡率諸軍拒擊不能

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背離新愈創猶

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眇肝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

妻氏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附錄其後盜殺盡

瓜甲穿達手背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或勸曼避峻曼曰

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力戰

而死庾亮帥眾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

弟惲條翼及郭默趙盾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

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

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謀中柁工應茲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

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

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

登大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林擁衛

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

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

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峻先以討沈充功進軍人豈得侵逼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

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蔣山即

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地輿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

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賊死于此吳大帝為立廟于文祖諱

應因改曰蔣山余謂條節蔣亦諱當因是改也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

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丞孔坦

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

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緡

收萬匹作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

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讎蓋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

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尋懼董狐執簡而至矣丁巳峻稱

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



之右祖約為侍中大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  
 為丹楊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暕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羨詣峻稱  
 述峻功峻復以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  
 庾冰冰不能禦棄城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  
 入船以蘆葦覆之吟嘯鼓柁派流而去說文曰蘆葦竹席也余每  
 謂從帥者今蘆葦也每  
 逢邏所輒以杖斂船曰何處覓庾冰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  
 之冰乃得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  
 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又以徐州刺史郗鑒為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  
 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  
 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後趙大赦改元太和 三月丙子庾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三 思補錄  
 太后以憂崩 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  
 太守王國降之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  
 右聞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捨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  
 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  
 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  
 亡已兆雖弱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  
 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剛征西位重兵彊宜  
 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荆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  
 以不豫願命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  
 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  
 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

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耶宜急追  
 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遣使者改  
 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  
 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還侃  
 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  
 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  
 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  
 與仁公竝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綱繆往  
 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四 思補錄  
 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于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  
 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  
 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  
 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最為敗于幾成也願  
 深察所陳王愨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甯  
 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龔亦固勸自行乃戎服登舟瞻喪至  
 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郁驛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  
 得詔書即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  
 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今主上  
 幽危百姓倒懸忠臣義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

心以救社稷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遣將軍夏彥長等閉行  
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五月陶侃率眾  
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  
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  
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  
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  
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  
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  
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滑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五

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  
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  
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  
尙書荀遂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  
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  
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暕守西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  
苑城尙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尙書張闔權  
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漢儒吳郡吳分吳郡  
置吳郡郡首又分吳  
與丹陽置義興郡是爲三吳詔諭元日世謂吳郡吳興會稽  
稽爲三吳也使起義  
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  
浙江於是前義興太守顧眾收合家兵又遣人說峻將張愨愨同

愨從之眾乃告吳國內史蔡謨曰兵已合矣待時而奮謀乃檄告  
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吳興太守庾潭帥郡兵勤王潭母孫氏謂潭  
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其環佩以  
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  
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處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  
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嶠之兵令將  
士有上岸者死曾峻送米萬斛饋前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  
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眾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  
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  
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  
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率眾渡江與  
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  
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  
在大江南岸直蔡洲口嶠屯沙門浦  
峻登烽火樓望見士眾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  
眾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侃答曰古人三敗謂魯敗  
曹沫也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  
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爲之  
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彰爲小人今王彰爲君子殷  
融爲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溧縣時州  
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  
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  
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蘭石在溧  
縣東北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六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六

左右勅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于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嶠嶠歷落固可笑人也累官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時徐甯為興縣令彝往造之甯通朗博涉藝一見欣然因雷數夕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卿每屬我覓一佳吏部今得其人矣亮問何如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甯真海岱清士即遷甯吏部郎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以功封萬甯縣男丹楊尹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七 思補樓 成帝咸和三年

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乃以為宣城內史彝在郡有異政為百姓所懷初彝令郭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我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至是果遇害 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修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此滅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壘侃使所亮以二千人守之賊來攻見壘大驚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乃去既又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復來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

風急令我水軍不得乘救今天宇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耳已而果然王舒虞潭守京口數與峻兵戰不利坦又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 慶音陵又音 遲又音稱 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王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淝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渙撫過院因攻譙國內史桓宣 宣馬屯院 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踞鞍拔箭血流滿鞍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吳戰亡將士洗劍訖夜還寢宣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成會嶠召之復歸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八 思補樓 成帝咸和三年

頭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 軹關在河內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兵之眾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 晉書地理志汲 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侯 杜佑曰今梓州有高侯原與石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 大陽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故曰茅津 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竭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梁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淮等皆降之 野王縣自漢以來屬也襄國大震 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

雖雖東征其子府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甯聞祖約收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袁耽事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屬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歆賊不為晚也嶠曰几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見三十九卷漢淮曹公之拔官渡見六十三卷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竝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西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于峻獨不可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九

思補樓

成帝咸和三年

恩補樓

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惠帝元康九年分江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句容湖孰二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郁鑿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大業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強寇在近眾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眾鎮壘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盾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盾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盾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水阪馬蹶白水阪在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擊馬斬首擲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宏徵攻虔亭壘督護李閔輕車長史滕舍擊破之舍脩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十

思補樓

成帝咸和三年

恩補樓

之孫也商走詣庚亮降餘眾皆歸張健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  
 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  
 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救徐光召而謂之  
 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  
 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  
 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  
 矣程遐等不欲善行則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  
 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  
 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  
 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眾會  
 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水經注漢靈帝於城西北學石為門以湯液像渠口謂之石門而榮濟受河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十一 思補樓

水亦有 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謂徐光曰曜盛兵  
 成臯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  
 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  
 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道兼行出于鞏營之間鞏營屬河南郡有東營城左傳單子取營杜預曰在鞏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  
 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築  
 陽成杜黃馬關水經黃馬坂在成臯縣河水逕其北謂之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  
 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眾幾何羯曰王自來軍  
 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  
 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  
 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

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西陽門即洛陽東門也  
 勒躬貫甲胄出自圍圍門夾擊之曜少而嗜酒末年尤其將戰飲  
 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踣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  
 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  
 于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  
 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  
 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據水經注重門城西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  
 然復云何邪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遂將兵衛送曜遂虎之  
 子也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至北苑市三老孫機上  
 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石稱帝皇當持重尔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十一 思補樓

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  
 邪當為翁滿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己  
 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  
 從男女盛服以見之岳被禽見上卷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  
 王仁厚乃全看至今邪我殺石佗見上卷愧之多矣今日之禍  
 自其分耳爾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  
 敢與請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  
 曜 是歲成漢獻王驤卒成封李驤為漢王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  
 都成主雄以李珩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 死祿大  
 夫荀崧卒崧字景猷魏太尉曠之元孫也父頽與王濟何劭為拜  
 親之友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韶訛時族會祖顛見而奇之以為

必與頽門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荀監子清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後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及王彌入洛嶽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嶽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嶽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旭早亡二子序厥年各數歲嶽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相廢絕朝廷以嶽屬近欲以嶽子襲封嶽哀序孤微乃讓封于序論者稱焉

己咸和四年後趙石勒太和二年成李雄王壽十九年是歲趙亡春正月光祿大夫陸陞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陞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苑城之南右衛將軍城西城也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晉紀十四 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

其將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超少有志尚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元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而家貧妻子不贖明帝賜以魚米超辭不受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明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至是遇害及峻平將改葬超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雅亦好學有才志立朝直法繩違百僚敬懼初任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為本州

大中正華苞平原高唐人 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恆讓盡心救衛恆乃得免恆博學洽聞而能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故能令疆暴者忘怨 冠軍將軍趙盾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率眾出降初祖逃既卒朝廷將以約代其兄任約異母兄納故元帝曰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憤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及約為逆朝廷始歎服其言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因盛言納有名理乃除光祿大夫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秘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關寶曰君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晉紀十四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名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主勳遣石生帥洛陽之眾赴之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帝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

兼并其二子播充孫嶽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

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宏  
 徵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毗陵縣前漢屬會稽郡晉分屬廣德郡臨古曰毗陵舊延陵漢改之晉分毗陵延陵為兩縣毗陵則今常州晉陵縣之地延陵則今泗州丹徒金陵之地  
 宋白曰延陵縣本漢廣阿縣地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縣置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  
 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故鄣縣漢屬吳郡丹陽置吳興郡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郡郡所治也曰故鄣今湖州安吉縣故鄣之南也今廣德軍鎮故鄣縣之地杜佑曰新故城即秦郡故鄣城也 都豫章參軍李闕追之及於平陵山皆  
 斬之蘇峻傳作嚴山據帝紀平陵山在豫陽界沈約曰吳分平陵山為永平縣晉武帝更名永世置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為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  
 都豫章二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建康古之  
 金陵舊為帝里孫仲謀劉元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武帝咸和四年 必以豐儉移都苟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厥則  
 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望者見於外者也 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  
 不復徙以褚裒為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聚集散亡京  
 邑遂安庾冰欲報鈴下卒問其所願卒曰出自廡下不願名器少  
 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使我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為起大  
 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  
 生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分湘州見八十六 三月壬子論平蘇  
 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大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甯州諸軍事  
 都督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倕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

眾下臺及二子盱眙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朝廷論  
 蔡謨顧眾等唱義之功眾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以眾本唱謀  
 非己之力俱相表讓論者美之路永匡術賈甯皆蘇峻之黨也峻  
 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  
 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  
 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初匡術有寵于峻資從甚盛孔羣  
 與從兄愉同行于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  
 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及術既降導頗  
 保存之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德非孔  
 子尼同匡人雖陽和布氣厲化為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導有愧  
 色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江陵偏在江北又遠建康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後置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武帝咸和四年 建昌郡水經注曰湘水北至巴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  
 吳之巴邱即開山巴邱山一名天岳山一名蘇阜前有培塿曰巴  
 邱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  
 荒殘費用不給乃留資器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  
 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  
 乞骸骨欲闕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  
 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曰臣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  
 漸不自覺進不能撫甯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  
 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勝其憤縱肆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  
 虛廢先后以憂過登遐陛下肝食餘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  
 招山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  
 之責陛下矜而不誅偷存視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

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  
猶互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  
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暨陽縣界杜佑曰暨陽舊置暨陽縣屬今江陰縣地秦漢為暨陽縣晉置暨陽縣屬今江陰縣詔有司錄奪舟船  
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之江西淮南廣江弋陽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鎮蕪湖陶侃  
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  
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  
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  
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  
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十七 恩補機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下敦  
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頭履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  
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  
者豈非王導乎

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  
溫嶠卒葬於豫章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于  
邦族風儀秀整美于談論見者皆愛而悅之然性頗不羈其位未  
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搏捕與帆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扇無  
因得反偶庾亮過其旁嶠于舫中大喚曰卿可贖我亮即送直然  
後得還如此數四嶠從姑劉氏唯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嶠覓婚  
嶠時妻婦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

之餘乞粗存活足矣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嶠報姑云已覓得婚  
處門地粗可堪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  
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及既平  
蘇峻旋歸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  
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  
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出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  
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日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  
莫不相顧而泣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太尉侃  
上疏曰嶠忠誠著于聖世勳義感於人神臨卒之際與臣書言別  
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  
之云亡嶠實當之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十八 恩補機

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馬庾亮為江州刺史陶侃都督皆言  
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弛頓  
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  
要害之地而庾以快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  
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悅弱冠有高名事親能色養導篤愛之父子  
常共園基爭道悅案父指使不得行導笑曰相與似有瓜葛那得  
爾導嘗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已而掘地果得錢百萬導惡之使皆  
藏閉不取而悅竟早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為端導每還臺及行  
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為母曹夫人髮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  
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 秋七  
月有星孛于西北 八月趙南陽王胤帥眾數萬自上邽趣長安



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

魏收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無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祖音買屬音類 盾軍于仲橋

山渠上有橋曰雍州隴東縣城即仲橋城 石生嬰城自守後魏中山公虎帥

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

義渠城在時義渠戎之地前漢為義渠縣後漢省 盾奔還上邽虎乘勝迫擊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

王盾及其將祖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

魏紀曰自對淵五年而滅徙其臺省文武開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阮

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 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進攻集木月

羌于河西克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氏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

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氏羌十五萬落

于司冀州 以侍中顏含為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出莅名郡

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散家

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閒欲令戶給人足

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有斷然以威御下導

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

附述乞伏人有自漠北南徙者過太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麋

阜乃殺而祭之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乞伏部有一老

人抱養為子年十歲號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部人服其雄武推為

主號曰乞伏可汗述延其後也 居于苑川

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為苑川水出天水南上縣之子城南山東

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苑城相去

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界 侵并鄰部士馬彊盛述延卒子儼大

寒立及趙亡儼大寒懼遷於麥田儼大寒卒子司繁立

水經注麥田山在安 定北界山之東北有麥田城又北有麥

刺史劉盾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十

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

懇于盾

默自平蘇峻還盾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至尋陽而後徵也

資於盾盾不與默由是怨盾盾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露見之

默常切齒臘日盾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

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盾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盾

官書下盾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儔人蓋腕掠人女為妻

寄寓者張官之命也 密

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之默以為

然帥其徒俟旦門開襲盾盾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

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盾尚與妾臥奉下斬之取出盾僚佐

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盾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盾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盾故府招引譙國內

史桓宣宣固守不從 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拔野毘為

代王

賀蘭部擁護野毘代王見上卷咸和二年 代王紇那奔宇文部野毘遣其弟什翼健

質於道以請和 河南王吐延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

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倨傲不羣嘗慷慨謂羣下曰大丈夫生

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

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窮山隔閉殊俗不聞禮教于上京不得策

名于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殭屍異鬼雖偷觀日月猶不愧于

心乎然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惜下吏羌酋姜聰刺之吐延不抽

劍刃其將紇泥

紇音泥又音骨又音乞 使輔其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君之

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可速

去係于白蘭白蘭在吐谷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易控御葉延小兒

今以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葉延嗣位

年僅十歲常縛草為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不中呼天而泣要中

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為自苦

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無益于先讎所以如此者留罔極之

思耳已而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五日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

造化帝王年歷臣下不知則曰自羲皇以來符命元象昭焉著見

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葉延以禮

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天裂西北

與咸和五年前石勒建平元年成春正月劉劭首至建康司徒導

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將首于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太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王

刷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伎妾及絹

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欲進軍宜待

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劭為朝廷所禮雖方

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

簡欲因際會聘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

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平導乃收盾首答侃書曰默據

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地朝廷得以潛嚴

潛密也潛嚴密 侯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

者郭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

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時桓宣子戎為郭默參軍默遣

戎求救于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

默同豫州西曹于隨曰宣尚不附祖約豈肯同郭默耶岳詡遣隨

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

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 二

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宏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斌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恢為輔國

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

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

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放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

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

前郎中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自餘

文武封拜各有差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

來端拱仰成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見上卷明帝北

走索頭見上卷成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平齊魯謂滅徐兗曹魏也

年明帝太甯元年定秦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

于當以授我乃以與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

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事見十一卷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子

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之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

約猶存臣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乃收約并其親

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初祖迷有胡奴曰王

安迷甚愛之在雍邱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無在爾一人厚

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為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遂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 郭默欲南據豫章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為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庚亮兵至溢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以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辟劉宏曾係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趙將劉微帥眾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 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縣司馬都尉署吳時名少中吳平後立暨陽劉屬之晉成帝咸康七年罷鹽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三 思補

署立以為南沙縣今 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 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街石門後和漢川甘松也 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為句町王 考異曰晉書春秋翟直拔秦亡後慕容垂誅翟斌斌兄子直北走故知此乃斌也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 補註前趙既亡自此以後史不復稱後趙 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宏為皇太子宏好屬文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性情 宏字大雅性情和雅 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元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

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物心然之而未能從 趙荆州監軍郭敬寇襄陽時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假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 相策策也 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眾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河北城樊城以成之趙以敬為荆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休屠王羌叛趙 屠音 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洗稱臣入貢於趙 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晦稅米三升 更造新宮 蘇峻之亂宮闕焚燬更造之 甲辰徙樂成王欽為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三 思補

開王 初開王顯之死也詔以彭城王禧子欽為嗣今復其河郡舊封彭城王紘子浚為高密王 初元帝以紘繼高密王據後及彭城王雄以附蘇峻誅紘遂繼本宗 以從奉高 冬十月成大將軍李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建平監軍毋邱與退保宜都 旬漏合葛洪卒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其局幾道擗蒲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翁以其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又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

之以女妻焉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  
章富贍既平石冰之亂有功當封乃不論功賞竟至洛陽欲搜求  
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乃避地南上不應徵辟元帝為丞  
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以年老欲煉丹以期遐壽聞交  
趾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尚資不許洪曰非以為榮以有丹耳  
帝從之乃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止羅浮山煉丹傍游聞養者抱  
朴子一百十六篇其內篇言黃白之事至是忽與刺史鄧岳疏云  
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岳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  
睡而卒岳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云

辛咸和六年 趙石勒建平二年成 春正月趙劉徽復寇婁縣掠武

襄陽前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吳郡縣嘉禾三年改丹徒

日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

屬毗陵郡晉改毗陵曰晉陵郡 魏曰唐蘇州崑山縣漢婁縣地 郁驩擊卻之 是月涼州有彩虹

五里隆隆如鐘鼓之聲又有石墮于破胡燹而碎聲如擊鼓聞七

百里其處氣上黑如烟首如赤纓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

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

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

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貨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

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

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

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臺于襄國城西 秋七月成大將

軍李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 以北軍中侯陶回為吳興大

守初蘇峻之反回兩建奇策而庾亮皆不用回乃歸丹楊收合義

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等併力攻峻又別破峻將韓晃軍以功

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典北

軍至是又出守吳興時民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

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皆不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便

相鬻賣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

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又割府郡軍資數萬斛以救乏絕由是

一境獲全 九月趙王勒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冬

蒸祭太廟詔歸胙于司徒導 禮記冬祭曰蒸 且命無下拜導辭疾

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誓

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

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

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 元且為三

朝月之朝 朝為歲之 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

之奕組之子也 慕容廆遣使與大尉陶侃賤曰大晉啟基祚流

萬世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培除

羣獨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于前蘇峻

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准汜普天率土誰不同憤深

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魚植根

江陽發矚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

暴竊為耶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以不及先大夫為恥厲

已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蓋尚能弼佐何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

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  
 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王司  
 徒清虛寡欲善于全己庾公居元舅之尊而超然高蹈今海內之  
 望足為楚漢輕重者唯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  
 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廐在一方敢  
 不竭命侃蒼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然收屈盧必陷之矛  
 集斃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廐條屬宋該等其議以廐立功一隅  
 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廐官爵參軍韓恆  
 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  
 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名之後九錫自至比于  
 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廐不悅出恆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天 思德

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廐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  
 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騰上聽  
 謹上聽以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初元帝既紹統王導薦著作郎  
 于寶為史官請撰國史寶於是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  
 年凡二十卷至是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性好陰  
 陽術數雷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  
 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年小不知審也後十餘年母亡  
 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  
 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較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  
 子又寶兄嘗病死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閒鬼神事言之甚  
 詳寶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

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黃巫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 晉紀十四 天 思德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五 起咸和七年盡咸和三年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 趙石勒建平三年成帝李雄玉衡二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大赦 趙主勒大

饗羣臣 考異曰晉春秋云國無遺使時後趙趙王豹之案侃與勒必無通使之理今不取載記云勒因饗高句驪宇文屋

于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熾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確備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

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手

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常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

論古今得失聞者無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

後 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 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雷侯諫乃曰

賴有此耳又每月朔恆親臨大小學考諸生經義第其高下賞帛

有差 趙郭敬之退成樊城也 事見上卷五年 晉人復取襄陽夏四月敬

復攻拔之而戊而歸 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

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加以殘賊安忍

久為將帥威震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 虎子遠直勒皆使之典兵 陛下在

自當無它恐非少主之臣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

安大雅沖幼宜得彊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

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

卿願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

言何白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 載記曰虎

也祖曰爾邪父曰龍兒勒父米幼 勒之於子 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

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

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

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它日光乘間言於勒曰今國家無事而陛下

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

之主也光曰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

亡乎吳雖跨據江東無虧魏美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 二都長安洛陽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入州冀幽并青 司馬家兒何異元德李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

在陛下當復在誰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

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

不仁見利忘義父子竝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

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

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

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于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中山王虎之

門可設雀羅矣虎愈怏怏不悅 秋七月趙郭敬南掠江西 江西

城以東至 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

樊城悉俘其眾敬旋歸救樊宣與戰於淠水破之 淠水在淠水出

嶺山東南逕陽縣又東南逕安 皆得其所掠侃兒子臻及竟陵

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因置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鉏立耒所

末手耕曲木也孔穎達曰末以曲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向者二尺有二寸底耒末下向前曲

接耒者頭而耒耒金鐵為之耒元曰耒耒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鎌基之屬耒使耒小車馬也軒也耒耒也耒耒也耒耒也耒耒也

守道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述周訪 成大將軍李壽寇甯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爲前鋒出廣漢鎮南將軍任回出越嶲以

分甯州之兵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甯州刺史尹奉遣建甯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宜

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涸牢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三 成帝咸和七年八月

之物何足汲汲也淵與國同國則也亦所居也亦亦大系所居也言城已受圍如大系在圍中不患其速出也

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爲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 十二月

庚戌帝遷於新宮 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

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癸咸和八年趙石勒建平四年成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

董炳霍彪皆降壽威震南中 丙子趙主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

幣 三月甯州刺史尹奉降於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軍李壽領甯州 夏五月有星隕於肥鄉 麒麟騶虞見于遼東

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廆字亦落瓌幼而魁岸美姿貌身

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廆童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

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廆嘗謂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

申其旨六月世子毓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救繫囚以長史裴開爲軍諮祭酒郎中令高詡爲元菟太守毓以帶方太守王誕爲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鶩爲才而讓之毓從之以誕

爲右長史毓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略尙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羈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

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也迫有召者當案誅之

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受詔即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省爲大陸縣唐武德州改爲鉅鹿縣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恐勒死有變使邃遊于蝗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

雅兄弟宜善相係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宏深恩周帑勿爲將來口實戊辰勒卒年六先是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

獨鳴佛圖澄歎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時有一婦人產一卵大如孟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

鄉行屍蛇與鼠鬪於安定府開二日蛇死臨淫馬生角長安城中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四 思補

鷄鳴音皆曰基慈又有黃霧四塞人不相見熒惑入昂星隕於鄴  
聲如雷震墜地熱如火塵起連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  
然沸見有一石方尺餘色青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未幾而勒死  
中山王虎劫太子宏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  
廷尉召選使將兵入衛文武皆奔散宏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  
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宏涕泣固讓虎怒曰  
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宏乃即位大赦殺程遐徐  
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衛虛葬於高平陵謚  
曰明帝廟號高祖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本  
晉人雷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將兵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  
慕容軌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 八月趙主宏以中山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五

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  
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遂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  
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暉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  
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  
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屬悉署臺省要職以鎮軍將軍龔安領左  
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太后劉氏以下  
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宇文乞  
得歸為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於外慕容軌引兵討之軍  
於廣安 廣安在棘 城之北 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陰  
城在大榆河之陰安 晉城在威遠城東南 成建甯牂柯二郡來降李壽復擊取之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帝  
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  
復由人官省之內無可為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  
少子也 據與邱宣太后詔於收守征鎮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  
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  
不克南奔譙城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於城父送襄國炙  
而殺之 存疑石堪之奔兗州本欲挾石恢為主以討石虎也豈有  
反襄兗州之理且上文既曰微服輕騎矣豈能與人哉 豈  
字當是奔字之誤下文不克克字當是納字之誤想後 徵南陽王  
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隨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  
氏子數有功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每與之參決軍事  
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妒忌更過之趙河東王生鎮關中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六

石勒鎮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  
遣使來降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 咸和四年洪降於  
虎曹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則而  
斬之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 挺虎之子也 生遣將軍郭權  
帥鮮卑步騎二萬 為前鋒以拒之生將大軍繼發軍於蒲  
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 劉隗  
者虎還奔澠池 澠池 枕尸三百餘里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  
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眾還屯渭河 孔安國曰水  
曰水之隈曲曰澠 生遂棄長安匿於鷄頭山 鷄頭山在咸陽上  
縣東北二十里在長安西南九百六十里 道元云蓋大隴山異  
名也後漢書隗囂使王孟塞鷄頭道即此也秦原州平高縣西百  
里亦有鷄頭山在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鹿  
長安西八百里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鹿



下漸生以降權奔龍右虎分命諸將屯并離遣將軍麻秋討洪  
 洪帥戶二萬降於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  
 虎徙關中豪傑及氏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  
 誰敢違者虎從之先是虎之克上邽也姚弋仲亦說虎曰明公擁  
 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聚秦風猛勁道隆  
 後服德汗先叛宜從隴上聚眾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至是虎思其  
 言乃徙秦雍民及氏羌十萬戶於關東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  
 督使居枋頭以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眾數萬徙  
 居清河之澗頭水經注清河過廣川縣東水有虎還襄國大赦  
 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慕容皝初嗣位用  
 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兄建威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七 慕容皝

翰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  
 有寵於皝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  
 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  
 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  
 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  
 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始  
 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隙隙除之不難兄  
 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  
 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  
 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案驗仁兵已至黃水黃水即黃水在棘城  
 東北唐營州四百里據載記 仁知事已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

賜昭死遣重賂祭酒封奔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  
 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甯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修  
 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修姓 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  
 甯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司農孫機襄平令王永等舉遼東  
 城以應仁孫機襄平令王永等舉遼東 封奔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  
 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乙逸姓 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于是仁  
 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接皝追思皇甫  
 真之言以真為平州別駕 十二月趙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  
 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  
 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洽中從事張演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  
 之將使盜覆諸東峽三峽在成都之東故云東峽 蜀人橋贇密以告演演謂雄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八 慕容皝

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前此無涼人之迹 萬里通誠於  
 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  
 都市宣示眾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主聖臣明發覺殺之  
 如此則義澤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  
 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演壯  
 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鸞謂演曰卿體豐  
 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先往小住須涼涪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  
 未返謂鸞感家產卒之見害梓宮未返也 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涪通誠上都上  
 請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涪亦不來矣雖火  
 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懼哉雄謂涪曰貴主英明蓋世土  
 險兵彊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涪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惟

臨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其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事見八十二卷為眾所推遂有今日狼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眾輔之耳厚為酒禮而遣之滔卒致命於建康長安之失守也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朝廷以訪守道書御史拜張駿鎮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甲戌和九年趙石宏延熙元年成春正月趙改元延熙詔以郭

權為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慕容軌遣材官將軍河間劉佩攻乙

連不克仇池王楊難敵卒于殺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成帝咸和八年九年

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遣使來稱藩

是月有二石隕于涼州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

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龍鑑領遼東相

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

尉石琚與城大募與堽并力拒守城大猶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

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

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琚堽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

慕容軌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奔等共救之號戒汗曰賊氣銳勿與

爭鋒汗性驍勇以千餘騎為前鋒直進封奔止之汗不從與蘭遇

於牛尾谷牛尾谷在柳城北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奔擊陳力戰故得不沒

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慎重審

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既多權詐

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眾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眾寡不敵此

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

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謂以事理策之就必卿正慮

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

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

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

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三月丁酉會稽地震成

主雄分甯州置交州成分甯州之與古永昌郡以霍彪為甯州刺

史爨深為交州刺史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

騎四萬西擊郭權軍於華陰夏四月上邽襄族殺權以降虎徙秦

州三萬餘戶於青并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羌之別種有與

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

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

還三城魏收地形志後魏太和初分西門之廣武朔方虎遣使誅

郭敖秦王宏有怨言虎幽之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

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

麾幢曲蓋節旌節也臨別之際三軍咸以爲進退者也權傾

祿為之釋名曰權重也其狀童童然曲蓋者蓋曲柄世說謝靈

運好賦曲柄笠孔隱士曰何不能遺曲蓋之貌晉制諸公任方面

者皆給節麾侍中貂蟬太尉章章印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

史印傳榮載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存送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愷期加督護統領文武甲

寅與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愷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婆娑放曠縱橫不收之貌侃言不待早退至于困乏如此止坐參佐苦問之也乙卯薨於樊谿樊谿在武昌西三里

北注侃在軍四十一年愷帝太安二年侃擊張羅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嘗諷諸營種柳都尉夏拖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

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種此拖惶怖謝罪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侃鎮武昌時號為多士殷浩庚翼

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及薨尚書

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晉紀十五十一

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附錄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鱖後以挂於壁有頃雷

雷化龍而去侃嘗如廟見一人朱衣介幘傲傲曰以君長者故來

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

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開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

翼及寤左腋猶痛少嘗遇善相者師主謂侃曰君左手中有寶

以紙裏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擢上流握兵潛有竊窺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初侃喪父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

有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

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

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岡訪訪以葬其父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

而城又著節秦廷名垂千古侃雖功名爵位遠過于訪而子孫多

不自喻次子聰少有才器而又早遇害三子夏與弟斌治兵相圖

侃喪甫葬而夏即殺斌七子稱賊勇不倫

後為康亮所殺八子範最知名為光祿勳

大將軍建甯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年六十一載記太子班即位以建甯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 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豫荆三州刺史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丹楊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裒之孫褚裒見七十七卷錫之子也甘錫見八十三卷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賊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秋七月白虹貫日 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廐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一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晉紀十五十二

如虺故事船下馬石津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轉料角至登州大

三百里北度島湖海至馬石山皆為慕容仁所留 百五月不雨

至于九月乃大霽 九月戊寅衛將軍江陵穆公陸晷卒職字士

光吳郡人也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

以孝聞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晷

吳士之望不敢加害 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

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

弟珩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問遣珩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官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母母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眾欲

立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期字世運 雄第四子諡班曰戾太子  
以越為相國封建甯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從封漢王皆錄尚書  
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領南大將軍弟係為鎮西大將軍汝山太守  
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領江陽據載始侍之長子於丙寅 期為伯父於壽從兄  
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  
發始怒反請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攻李琰故不許遣壽將  
兵向治壽先遣使告琰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琰遂來奔詔以琰  
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趙主宏自齎璽綬詣魏  
宮石虎為魏王其 請禪位於丞相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 所居稱魏宮  
議何為自論此邪宏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真無復遺  
矣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宏愚暗居喪無禮  
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宮廢宏為海陽王宏安  
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羣臣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  
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幽宏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  
於崇訓宮尋皆殺之安祚年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 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  
而反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  
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  
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暹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鍾為侍中郎圖  
為光祿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以識文天子當  
從東北來於是備法繼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慕容皝討遼東甲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三十一

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參單騎走居  
就新昌等縣皆降居就新昌 縣遼東郡 號欲悉坑遼東民高誦諫曰遼東  
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遼  
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  
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十二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  
斬刺史郭祥以彭城來降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 慕容仁遣  
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寔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遼東治 襄平  
趙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 咸康元年 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 沈約禮 志曰古 者無天子冠履而冠日登黃冠於陛以著代應於容位三加稱尊 皆士禮耳漢唐帝冠皆用黃冠新禮廢今不存禮儀志又云 乘輿初加纁布進賢冠弁武弁次通天冠於高廟江左諸帝將 冠金吾而設白紗陪位又豫于殿上鋪人牀御前令奉冠纁纁導 衣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纁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祝祝文 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宏泰運若吳天六合是式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三十二  
本通鑑考未永無缺眉目無期介茲爰補加冕說侍中繫元統侍  
中服纁紗加衣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率纁上壽王以下三稱  
萬歲乃退纁曰川繩低 一加既加元服拜於太廟 大赦改元 成趙皆大赦成改元玉恆  
趙改元建武 成主期立皇后閻氏以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  
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 趙王虎命太子遼省可尚書奏事  
惟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鸞雀臺册殿典  
匠少府任汪復修之倍於其舊遂係母劉芝封宣城君關預朝權  
受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其門 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  
僑置諸祭酒封奔為之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三月乙酉帝  
幸其府與羣臣宴於內室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  
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助宜顧禮帝從之導聞之曰王茂宏驚病耳  
若卜望之之嚴嚴刁元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峯峯當取爾也坦又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三十二

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  
 諮議善道導聞而惡之出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  
 桓景為人詔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句晉天文志南斗六  
 星天廟也丞相太  
 宰之道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天文志斗牛女揚州九  
 江入斗一度丹揚入斗  
 十六 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熒  
 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承  
 之子也性沈靜每坐客辯論溢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  
 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蓋自東述  
 吳至建康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  
 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  
 懷祖清貞備實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趙王虎南遊臨江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趙王虎南遊臨江

而還有遊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  
 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  
 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廣莫門建康  
 城北門也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成  
 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衛京師俄聞趙  
 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坐輕妄免官 趙  
 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克 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  
 五百 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是月白虹貫日 八月  
 徵處士翟湯郭翻不至湯字道深潯陽人也篤行純素仁讓廉潔  
 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  
 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僑居臨川  
 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

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  
 稻將熟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  
 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其直亦不告以  
 姓名 九月趙王虎遷都於鄴大赦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  
 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故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衣以錦綾乘以  
 彫輦彫輦彫儀  
 以爲飾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主者唱大和尚者  
 謂掌朝 眾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  
 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 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  
 王降諸子封王者為公 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真偽雜揉或避賦役者  
 為袞究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  
 佛不著作即王度等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

子諸華所應祠秦漢氏初傳其道事見四十五卷漢  
 明帝永平八年唯聽西域人  
 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初謂官府為寺後漢自西域白馬駝經  
 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漢  
 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  
 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虎以澄故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  
 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趙章武  
 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苻句大平之 成太子班  
 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李壽封  
 漢王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  
 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  
 壽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浩等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  
 公卿褒無他才嘗勸成主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綱紀隳紊  
 雄業始衰 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趙王虎南遊臨江

去年齊等為齊等自海道越棘城齊遇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  
棘城慕容就始受朝命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於平郭  
城外就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開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  
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 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  
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深遠郡君 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自以  
疎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荀氏立於太廟元 代王翳槐以賀  
年迎還臺內侍奉隆厚及帝立尊重同於太后 蘭藹頭不恭 蘭藹頭不恭 蘭藹頭不恭  
不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 紇  
出奔見上卷 翳槐奔鄰趙人厚遇之 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係  
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  
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駿遣將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十七

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臣聞少康中興由於  
一旅光武嗣漢眾不滿百況以荆揚慷慨臣州突騎吞嚙遺羯在  
於掌握乞敕司空鑿征西亮等汎汎江河首尾齊舉 魏 魏 魏  
昌 武 昌 武 昌 武  
丙咸康二年 魏石虎建武二年 春正月辛巳彗星見於奎婁西方  
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婁三星 慕容就將討  
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其怒前此海未嘗東自仁  
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  
以襲之也就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就曰吾計已  
決敢沮者斬壬午就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  
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 歷林口 海 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十六  
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  
就至仁以為就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知就自來謂左右曰今茲  
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眾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  
部降於就 咸和八年軍 仁眾沮動就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  
下皆叛遂擒之就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殺  
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就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雅 咸正  
本一人也通鑑是咸和八年慕容就討仁時就曰庶弟建武將軍  
幼雅至此又分作二人曰慕容幼雅容雅下文道而還備言幼  
而不言雅則誤認以為二人 佟壽郭充釋楷廢鑿皆東走幼雅中  
矣今從十六國春秋改正 道而還就兵追及楷鑿斬之壽充奔高麗自餘吏民為仁所誑誤  
者就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二月尚書僕射王彬卒彬字世  
儒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嘗布衣蔬食 辛亥帝

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又女陵陽為皇后唐有六禮一曰納采者將

為婚必先媒通其言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鳩為食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二曰問名者問名以下其吉凶也三曰納吉者卜于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婦之也四曰納徵用元禮不用馬五曰請期由夫家卜得吉日使人往告之六曰親迎婿往女家御輪三則御者代之婿自乘

其車而先以導婦歸 大赦羣臣卑質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

有來求婚者輒以此而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夏六月

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越武興武興城在武興縣令支東 魏將張明

擊擒之遂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山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

東北流逕女祁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謂之滹河從外來

西北逕樂夷鎮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流回曲謂之曲河

魏又據此記曲水 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魏帥步騎五

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魏引兵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轡重走魏遣

司馬封奔帥輕騎追擊大破之魏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

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奔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

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奔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前廷尉孔坦卒坦字君平方直有雅量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

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冰

深謝之 九月慕容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中令遼東陽景送徐

孟等還建康 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等擊夜郎與

古皆克之夜郎永嘉五年王遜分牂牁柯朱提置南夜郎郡加岳督

甯州 成主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誣以謀

反殺之鎮南大將軍霸鎮北大將軍保皆雄之子也皆不病而死

人盡云期之所為也於是大臣危懼人不自安而期志益廣忽慢

公卿政刑失措是年天雨大魚於宮中犬豕交雨血地震生毛鷄

鴻集於城下 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

王壽擊敗之壽遂置漢中守宰成南鄭而還 索頭郁鞠帥眾三

萬降於趙索頭鮮卑種言索頭以別于黑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為

親趙王散其部眾於冀青等六州 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

有濟北郡穀城縣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

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請採取以治宮殿趙王虎遂免穀

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遂大起宮殿於鄴都於鄴西文昌故殿處

造東西大武三殿探穀城山文石為基柱跌屋瓦悉鑄銅為之金

漆圖飾焉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

建九華宮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北建道遙樓東北建披雲樓城

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帶內有瑜石

寶油通鑿寶油通鑿補成帝咸康二年

牀以玳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

綬於梁柱綴玉璧於綬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

有層樓向陽安金鳳皇二頭於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

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鑿天北城上有齊午樓超出羣

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磚百步一樓凡諸

宮殿門臺閣雉皆加觀榭層臺疊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

素門窗戶宇朱柱白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若亭便見此門

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

作蟠螭甚有形勢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登以文石下穿伏室置

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

金瑤金瑤補瑤瑤也杜市詩曰風動金瑤瑤 銀楹珠簾玉壁窮極技巧

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佩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塲塲音列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塲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廂置錦帳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彫琢翠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或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嘔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引以漉塵又造戲馬臺於漳水之南其高五丈列觀其上虎常於此練簡黑稍騎五千每月朔晦開馬于臺下張幟鳴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箭一發箭音箭五千騎一時奔走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虎又射一箭五千騎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五千騎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黑稍從事故以黑稍為號又築關鷄臺以關鷄為戲其北有臨漳宮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於檐端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又於正會殿南

資治通鑑補 卷九五

而臨軒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金蓮花以冠於帳頂每朝會虎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元衣纁裳畫日月火龍繡黼華蟲粉米改車服著遠遊冠臨軒大會著丹紗袍獵著金縷合歡袴又作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石琢球為隄岸或以琥珀車渠為瓶杓夏則引外溝水以納於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底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恆溫引浴室中名曰燠龍溫池又用文錦步障紫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蝶服宴戲爾于日夜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莫不怡悅後宮服綺縠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私學星讖正會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五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輦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宮伎數千人盡著阜鞞頭著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二千為鹵簿冬且皆著紫綸山羅縠錦袴腰中皆束金銀鑲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刷著五彩織成華隨四時遊戲馬臺虎在臺上有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繩隨迴轉狀若飛翔飛下端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腳皆用金每年三月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於時進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銀一兩直肉一斤百姓嗷然或掘野鼠捕蟄燕而食之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徒洛陽鍾虞九龍翁仲銅馳



飛廉於鄴 魏九龍翁仲銅像 載以四輪總輶車輻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 浮沒在水中能浮能沒者 入河繫以竹繩 繩大與繩不同 用牛百頭鹿檻引之乃出 鹿檻形如汲水木立兩柱

與繩不同 用牛百頭鹿檻引之乃出 鹿檻形如汲水木立兩柱 殺而引之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尚方令解飛繩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飛乃為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叩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又有香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唯用將車一人行則眾巧並發車止亦止虎以其構思精微乃用其言於鄴

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虎知人無食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樵及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奪民無所得 初日南夷帥范雅有奴曰范文常隨商賈往來中國後至林邑教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愛信之 林邑國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無嗣外孫范雅立逸孫子也 使為將文遂諧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於它國置毒於椰酒而殺之 椰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背面相似瓊瑤志曰椰子無時而生樹似檳榔葉如鳳尾實大如瓜剖之其中

有酒其皮可為飲器交州記曰椰子生南海狀如海椰子大如碗外有殼皮如大腹了豆蔻之類中有漿以酒飲之得醉爾雅曰椰木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葉實大如瓊瑤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白如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甜桃實實有汁升餘清如水美 文自立為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眾四五萬遣使奉

表入貢 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禁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 道燎古之人君味旦祝朝故設庭燎鄭氏云在庭曰燎執之曰燭 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足照照為明今其 公段惡于杜以置燎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 創為之非有古法也 趙成康三年 趙石虎建武三年 春正月庚辰趙太保襄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趙王虎惡之腰斬成公段幸已虎依股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國子祭酒賈瓌太常馮恢以江左寢安當興學校乃上疏曰自皇運浚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缺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

美隆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互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壞漢之曾孫也 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乙連城段區之東雷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遠以車數千兩輪乙連乘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遠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邃於興國城遵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遠五世 疾陸眷弟段辰木 皆見尊禮遠數與就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况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就有才德而我與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

賈泊通鑑補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三

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遂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趙太子遂素驍勇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

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理字也既而遂驕

淫殘忍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管者城門之管也亦謂之偵管

之于上而不盡入謂若入城門則必待其始歸今懸

探偵使可旋附旋附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好妝飾美姬

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爰納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

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

開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遂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

常使遂省可尚書事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

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謂責答極月至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顏

等曰官家雖稱謂天子為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為官家東

漢謂天子為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事見十一卷卿從我乎顏等伏不

敢對秋七月遂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

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河開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

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諭

讓遂遂怒殺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視遂疾

思澄言而還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

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遂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

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

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頃即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

可遽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考異曰燕書

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郭使至太子遂在後恣酒入宮殺

害石主大恐狼引還又云初帳下畏郭使郭還說四月裕佛日

行像詣宮石太子遂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

觀成儀以定禍福且子虎之副貳而輕侮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

石主東歸而遂監國荒敗內亂以致殊戮案十六國晉書及其妃

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

鄭后為東海太妃立河開公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

王皇后 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

聚眾數千人於杜南山京北杜陵之南山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趙鎮西

將軍石廣討斬之 九月鎮軍左長史封奔等勸慕容皝稱燕王

就從之于是備置羣司以封奔為相國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

陽為司隸王寓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平為納言令宋該劉陸

石琮為常伯皇甫真陽協為允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

裕為記室監洪鑠之孫李鍊見八十七卷晃爽之子也宋爽見八

卷九十五 晉紀十五 五月

帝建興 冬十月丁卯就即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

為武宣王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

太子如魏武督文輔政故事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就遣揚烈將

軍宋回稱藩于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眾以會之并以

其弟甯遠將軍汗為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

以明年 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黜于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

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騎槐城盛樂而居之 仇池氏王楊毅

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武昌縣侯

虞潭卒潭清真有檢操貌雖弱內實堅明有膽決故屢統軍旅

而屢有傾敗累官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六 起咸康四年  
盡咸康七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 趙石虎建武四年咸康元年 春正月燕王皝

遣都尉趙縈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

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刺史李孟退係易京

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淪

津 水經曰清河東北過漂淪邑入于海注云漂淪故城俗謂之角

飛城 趙志云石勒使王述攻懸于角飛樓土也記曰勃海郡尚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淪 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

將軍帥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遼 三月趙縈還至棘城燕王皝

引兵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

力禦之而更與燕關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

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 事見上卷 以成今日之

患吾不復圖計中矣乃悉將見眾追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

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 按

經註金臺在涿郡故安縣有金臺城臺在 時百姓饑餓軍供有闕

虎大怒范陽太守惶怖避匿郡功曹李續時方弱冠挺身謂虎曰

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閒人懷危慮聞與親戎將除殘賊

雖嬰兒白首感思效命非惟為國亦自求甯即使身膏草野猶甘

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

取濟遺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乃遣支

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

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 五代志北平無 諸將恐

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情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

遂過之至徐無 徐無縣屬北平郡其地 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

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 豪大猶言豪帥也是時東北夷

咸大棄令支奔密雲山 水經注密雲城在懷柔鎮東南九十里

是也 二百里又據晉紀云遼奔於 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

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

長史劉羣盧湛崔悅等封府庫請降 羣湛悅奔令支見九 虎遣將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

遼單騎走險遺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

支官論功封賞各有差徒段國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士

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

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

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

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

即拜北平太守 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

領平州刺史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

由是內外洶洶道路以且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甯王越

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

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乃弱不能積年不除喪壽  
既與期有隙懼不自全乃數以禮辟壯壯不應聘而然其見害  
乃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  
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  
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  
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濟至壽所伺  
其動靜又鳩殺壽壽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  
當取壽壽以怒其眾其眾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  
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奔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  
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  
壽奏建甯王越景壽田襄姚華許浩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愍帝咸康四年 三 恩補樓

守任調為鎮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奔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甯州  
刺史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  
見疏斥六郡士人與李特兄弟同入蜀者 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  
如死五月縊而卒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 趙王虎以燕王就不  
會趙兵攻段遠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  
分師必無功天文志歲星屬精以其命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也 虎怒鞭之就  
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官趙戎卒數十萬燕  
人震恐就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強然不足憂但  
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巖  
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  
得三十六城泓遂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愍帝咸康四年 四 恩補樓

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  
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邛都縣屬越嶲郡 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羅  
恆解思明李奔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  
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稱帝壽命筮  
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壽曰一日尙足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  
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即皇帝位改國號  
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  
贈遺一無所受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  
曠曰獻皇帝母管氏曰皇太后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  
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舊廟祀李特李雄者也惟建國號曰漢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成壽改曰漢故以特雄廟為大成廟 諸  
制度多所更易以董皎為相國羅恆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

自強以厲將士不立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眾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就問計於封奔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為患頓兵積日費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就意乃安或說就降就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就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虎還鄴以割擊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郎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五 思補

西平邵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雋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疆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奈何殺之待之愈厚燕王就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叢常奔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就賞鞠彭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眾功曹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初廐有駿馬曰藉曰有奇相逸力國急就將乘之以亡而馬輒悲鳴聞人莫能近就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

仗之濟雖今不欲出者蓋先君之旨也乃止未幾虎果奔退就益奇之至慕容儼之光壽元年此馬已四十九歲而駿逸不衰此馬之體氏驗命鑄額以寫其像觀為銘贊鑄助其旁保成而馬死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眾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帥眾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隸請坐守宰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邪司隸不進諫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眾戍長安二歸氏之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乙未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鑒為太尉庾亮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六 思補

為司空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允賈甯等多不奉法又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時人謂之雷尚盡大臣患之陶侃向警欲起兵廢導而都鑒不從乃止至是庾亮與都鑒牋曰嘗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敝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會無悛改王自上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晉句顧問未嘗遇君子待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賈也知古今願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或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

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  
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公與下官  
竝荷託付之重大豈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乎欲共起兵廢導  
鑿又不德際旋入朝欲苦相規誠導知其意每引作他言鑿臨還  
鎮故命駕詣導導翹須厲色以待之鑿既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  
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導即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  
所懷願公勿復談鑿遂大噉冰矜而出不得一言鑿晚節好談既  
雅非所長而甚矜之故導以是塞其語南蠻校尉陶稱侃之子也  
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可潛稍嚴以備不虞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  
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角巾徑還焉  
衣何所稍嚴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參軍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八  
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之事耶此必依  
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盛楚之孫也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  
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  
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  
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為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  
者眾將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凡人見形者眾及道者鮮  
逐迹逾篤離本逾遠故作學箴以祛其蔽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  
乃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  
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 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  
立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從乾為漢嘉太守

以李閔為荊州刺史鎮巴郡閔恭之子也恭李華之弟見八十八  
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壯壯封事稱陛下  
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眾與國同儲天應人悅大  
功克集而論者未諒權宜稱制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  
將以監示陛下故也愚謂宜遵前照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  
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  
或言二州附晉則榮梁益也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職  
容用事蜀昭王元田或劉備在蜀楚士多貴馬良兄弟又與  
李嚴楊儀魏延蔣瞻費禕董允等皆楚士及吳鄧西伐吳鄧吳漢舉國屠滅窮分客主  
論者不違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會不知  
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舉國屠滅窮分客主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八  
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法正敬劉備以取成都壯亦臣蒙陛下  
大恩忝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  
壽省書內慚秘而不宣 九月漢僕射任顯謀反誅顯任太后之  
弟也漢主壽因誅誅成主雄諸子任后雄之正室也壽以任顯之  
諸子以反必以立諸男為主故誅誅雄  
絕人望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  
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  
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立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謂祖思問佞於我馮懷字我豈有邪德  
乎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  
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致仕二十餘年  
年九十三而卒含字宏都瑯琊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譏咸甯

中得疾就醫於外而死於醫家家人迎喪而旌每繞樹不可解引  
喪者顛什稱讚言曰我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  
還家不爾葬也旌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  
言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舍時尙少乃慨然  
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而負死  
者乃其開棺見死者以手刮棺指甲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  
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舉家營視頓廢生  
業雖母妻不能無倦矣舍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  
有三年而畿竟不起寡嫂樊氏因疾失明舍課勵家人盡心奉養  
每日嘗省藥饋察問息耗必嘗履東帶醫人疏方須髻蛇膽尋求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九 思補樓  
成帝咸康四年

備至而無得含憂歎累時嘗晝日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青  
囊授舍舍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為青鳥飛去得贈藥  
成嫂目即愈由是知名既登仕路澹靜自處不妄與人友惟與鄧  
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卜望  
之之簡餘則吾不知也 代王翳槐之弟什翼健生而奇偉寬仁  
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  
席時爲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蒸等  
以漸有大故丙外未安什翼健在遠來未必比其至恐有變亂  
謀更立君以鎮眾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  
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健請身爲質趙王  
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健即代王位於繁峙北 補註時北  
年十九改元

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疇慮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  
事見八十九卷 拓跋氏寔衰及什翼健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祖業  
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眾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  
令始制反逆殺人盜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讒訊連逮之  
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 新唐書西域傳曰濊貊  
元魏時謂之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魏城在具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  
眾數十萬人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  
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眾三萬迎之秋  
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尙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  
馬燕王就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就遣慕容恪伏精  
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 水經注安州東有武列水  
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十 思補樓  
成帝咸康四年  
漢水西南流而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漢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  
水導中藏南流山谷南注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故曰  
其川曰三藏川魏收地形志曰皇興二年置安州 死者什六七秋  
統密雲等郡隋廢郡爲密雲縣唐爲檀州治所 死者什六七秋  
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  
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  
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  
殺以白就就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愨之女妻之  
就盡得段遼之眾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裕少孤兄  
弟皆早亡單營獨立人無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  
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至是歸就就甚器重之而裕性謙  
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有流亡羈絕者  
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以所在

推仰范陽盧誌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  
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也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  
官爵

石虎建武五年興二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

二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甯州漢建甯太守孟彥執其刺

史霍彪以降 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河北

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雍

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

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

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

邾城邾城在江北漢江夏郡邾縣之故城也楚宣王滅邾徙其君於此因以為名今黃州城是也西陽縣漢屬江夏郡魏分屬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石虎

弋陽郡晉惠帝分弋陽為 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

入河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

斬之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牛洲牛洲在江州界康帝時諸

更以武昌太守陳騫為梁州刺史趙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

江陽夏四月執漢荆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

以李弈為鎮東將軍代閔守巴郡東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壯

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為伐趙之規帝下其

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讓以為費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

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疆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

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疆弱胡之

疆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

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窮

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

振槁咸和八年虎殺石琨又拔金墉進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

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

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謂攻襄陽不克謂威

喪陽不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如射者百發百

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桓宣為

軍所爭者疆場之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

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眾來決勝負豈得以

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

阻河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石虎

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

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當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與兵擊虎今

此三鎮反為其用謂石生徵兗州石朗關洛方之於前倍半之

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

及石虎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河水禦石

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慮胡來攻致豫置軍屯

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

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

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

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泗以西水急

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胡無朱襄之義左傳朱襄公及楚人

職於泗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濟而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前  
公曰未可既濟而後擊之未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為軍  
也不可以圖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敢不戰及我未陳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  
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  
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朝議多與謀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燕前軍師將軍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垂將軍慕容與根輕車  
將軍慕容與根趙遼西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鎮遠將軍石成積登  
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評善與戰斬晃支首 段遼

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五月代王  
什翼健會諸大人於參合陂 參合縣前漢屬代郡後漢晉省東魏  
北俗謂之倉鵝陂 譙郡遼源川築城郭起宮室其母王氏曰吾

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卒  
難遷動乃止代人謂他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健分之為

三部各置大人以監之第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健求昏  
於燕燕王就以其妹妻之 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

建天子旌旗 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  
之孫也年十四陳雷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及長與元帝為布衣交帝之從鎮建業皆其  
謀也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號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

之蕭何也導雅情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  
餘蘇峻之平也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衛之不傳導乃與

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  
出賣端至一金國用少給然性頗悍內以夫人曹氏性妬乃密營

別館以處眾妾兒女遂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瑤臺中望見兩  
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遊見其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  
兒給使不違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  
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導亦遠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  
奔馳劣得先至蔡謨聞而笑之乃故詣導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公知否導謂信然自敘謙志謨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  
柄塵尾導大慚怒謂人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  
有蔡克兒也明帝常函詔與庾亮信誤致於導導問詔末云勿使  
治城公知時導居治城故云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  
臣聞臣聞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導自漢魏以來羣臣  
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淮皆就拜  
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導輔相三世而倉無儲粟  
衣不重帛及薨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  
子之禮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桀有  
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為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冰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  
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為賢相初于導輔政  
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  
其宏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

別館以處眾妾兒女遂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瑤臺中望見兩  
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遊見其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  
兒給使不違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  
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導亦遠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  
奔馳劣得先至蔡謨聞而笑之乃故詣導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公知否導謂信然自敘謙志謨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  
柄塵尾導大慚怒謂人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  
有蔡克兒也明帝常函詔與庾亮信誤致於導導問詔末云勿使  
治城公知時導居治城故云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  
臣聞臣聞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導自漢魏以來羣臣  
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淮皆就拜  
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導輔相三世而倉無儲粟  
衣不重帛及薨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  
子之禮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桀有  
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為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冰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  
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為賢相初于導輔政  
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  
其宏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

別館以處眾妾兒女遂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瑤臺中望見兩  
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遊見其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是誰家  
兒給使不違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  
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自出尋討導亦遠命駕飛轡出門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  
奔馳劣得先至蔡謨聞而笑之乃故詣導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  
公知否導謂信然自敘謙志謨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轅車長  
柄塵尾導大慚怒謂人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游洛水邊何處聞  
有蔡克兒也明帝常函詔與庾亮信誤致於導導問詔末云勿使  
治城公知時導居治城故云導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  
臣聞臣聞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導自漢魏以來羣臣  
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睽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淮皆就拜  
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導輔相三世而倉無儲粟  
衣不重帛及薨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  
子之禮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桀有  
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為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冰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  
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為賢相初于導輔政  
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  
其宏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

冰曰元象豈我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遠謂矯前之繁細而流於寬縱也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八月壬午復改丞相

為司徒 南昌文成公郁鑿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此又一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大

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大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鑿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

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心稱疾

去職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才不行征東大將軍荀勗徵為從事中郎鑿亦不應及京師不守盜賊蜂起鑿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于鑿鑿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鑿疾既而卿鑿鑿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

以鑿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鑿逃歸鄉里其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其飴之時見子適外甥周翼竝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者欲相共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

若兩頰邊還吐於二兒後竝得存同過江適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鑿之薨也翼追撫養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 左衛將軍

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壽陽即壽春晉避州文惠太后諱改曰壽陽自詔約之改為壽陽蔡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此復邪山古琅邪郡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十五 思補

道既取譙郡彭城下邳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琅邪在江乘之南浦上渡江而西歷歷合肥至壽春晉晉竟趙未能置一城兒攻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城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戰國策白起曰楚王恃其國大城池不修又無守備故起得以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粟焚舟以專民當是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賊其地咸願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項羽焚舟斷絕歸路以激軍時事也見入十卷秦二世三年韓信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櫃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左傳晉中行桓子帥師與楚戰於邲為鼓於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時趙王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千餘處隨宜防備甚有尊略先是都鑿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酬而鑿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鑿今不宜斷且鑿所上者皆積年勳勞百戰之餘不可不報詔聽之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嘗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

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成此城用三萬兵今縱

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

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成郗城趙王虎惡之以變安為大都督

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

萬騎攻郗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

晉兵於沔陰水南為陰殺將軍蔡懷懷安李農陷沔南又遣朱

休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水無注湘水導源樂湖東

漢水又東左會白石山張貉陷郗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

出走赴江溺死晉錄初寶在武昌有一軍人於市買得一白龜長

投水中如登陸一石上視之乃先所放白龜也送其

人至東岸時同止江者共五六千人怪此人得龜

亭有胡城春秋胡子之國也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

進皆降於趙安進圍石城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

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水經注沔水經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

西都置竟陵郡治此 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

鎮石城聞郗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

位以輔國將軍庾亮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

軍事假節鎮蕪湖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為

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

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

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令音鎗農帥眾三萬與征北大將

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就以楹盧城大悅縮為禦難將軍水經注

世名之曰楹倫水 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

棄城走籍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

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籍身先士卒烈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

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

南 漢主壽疾病難恆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

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

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人杜襲存疑杜襲十六國書作

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應璩魏人 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

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燕王就自以

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

之意并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孰擊高句麗兵及新城新城高句

西而倚山東北接 南蘇木底等城 高句麗王劍乞盟乃還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

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

世子重華行涼州事 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丙戌以驃

騎將軍琅邪王岳為侍中司徒 漢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敗死

庚咸康六年趙石虎建武六年漢李壽漢 子咸康六年與三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

康侯庾亮薨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笑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

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隨父

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

其名辟為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學時王敦在蕪湖元

帝使亮詣敦壽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

賢於裴頠遠矣及其薨也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

人情何能己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

人請何能己已初亮所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

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哉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  
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往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道中履聲  
甚厲乃是亮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談詠竟坐其坦率行  
己皆此類也長子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  
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  
亂遇害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庾戌以南郡太守  
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  
節代庾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  
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隱士郭翻嘗乘小舟從臨  
川歸武昌省翼翼躬往候之以其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十九 恩補樓

以鄙賤而辱臨之則此固野人之舟也翼遂俯屈入其舟終日而  
去入更多翼之度 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侍中司空 宇  
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以便利便也利下泄也  
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往來自  
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雖在  
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  
無言撫膺頷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  
弓三石餘矢尤長大號爲之造可手弓矢可手便手也言使車埋惟翰手可用耳  
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  
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久客思歸既得上  
馬無復還理吾鄉日陽恩以誑汝吾之故藝猶在無爲相逼自取

死也追騎轉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恨恨李陵詩武詩恨恨不能辭  
相惡之情 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  
可還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孔穎達曰  
左首首飾也少儀曰澤劍首飾也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  
容可弄正是劍環也又云刀卻刃後環也云穎達也與環同  
騎散走號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庚辰有星孛於太微晉書天  
太微天子庭也五帝 三月丁卯大赦 漢人攻拔丹川守將孟  
彥劉齊李秋皆死五年孟彥以建甯降丹川當在建甯界 代王什翼健始都雲中  
之盛樂宮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  
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報中常侍王廣使於趙翼壯諫不聽壽大  
修舟艦繕兵聚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  
七萬餘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十九 恩補樓  
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壽乃命羣  
臣大議利害羣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  
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  
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士卒  
咸稱萬歲羣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  
壽事晉以明臣節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歸以文籍自  
娛終身不復至成都 趙尚書令夔安卒 趙王虎命司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郿城舊兵滿五十萬具  
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水經註濡水東南  
運收城南分爲二水北水謂之小濡水東運樂安亭北東前入海  
濡水東南流運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關所導  
也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竟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

至白狼白狼山在遼東北平郡省水經注曰狼水出白狼山東

又東北出流為二水石水即沁水也沁水出塞而大興

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

欲以擊燕王就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葺薊城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統帥諸軍入

自蟻螭寨自龍城取西冀趙成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

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武遂縣前

而去石光坐懦弱徵還 趙王虎以秦公韶為太尉與太子宣送

日省可尚書奏事專決賞刑不復啟白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

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

在視聽不當豫政庶人遂以豫政致敗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

鮮不階禍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中謁者令申扁中

而宣韜皆好酣飲敗獵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

皆望塵而拜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

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眇眇音藐正耐溺中珍恨之

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

下畏珍側目燕公斌督邊州亦諫敗獵常懸管而入管者城門之

於中故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

禮儀持節臨之自東漢以來尚書諸曹各有主書蓋吏職也斌殺

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鞭之

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 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於趙

表辭蹇傲虎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

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

業復延數年之命矣且勝之不為武不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

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

也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石苞事晉文帝初漢將李閔為晉所獲

逃奔於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

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閔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

糾帥宗族混同王化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卻

一前一卻猶今人 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既偕大號

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取謂我豈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

獻楛矢石弩於趙挹婁古肅慎氏之國也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

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

北所屬廣袤數千里人獸雜處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善射弓長四尺

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所謂石弩也其藏石波因請

也必先祈神楛木名似檉矢鏃也○楛音戶弩音弩 波因請

以遺漢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閔歸厚為之禮閔

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羯音結虎聞之怒黜王波以

白衣領職 箭著作郎陳郡王隱上晉書隱世寒素父銓歷陽令

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

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

中過江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

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

達其道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

...

才所能立君少長皇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  
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  
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  
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才堪史官太輿初召隱及郭璞俱為著  
作耶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  
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  
所聞漸廣自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  
以斥隱隱竟以謗免歸家貧無資用書不能就乃依征西將軍庾  
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至是詣闕上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成帝咸康七年

辛咸康七年 趙石虎建武七年漢李壽漢 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  
興四年代什翼健建國四年  
內史陽裕等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  
由是改柳城為龍城  
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翔至建康帝引見問  
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就求大將  
軍燕王章璽胡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  
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未聞  
中華公卿之胃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  
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眾屢殲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  
之民散居三魏 謂魏郡魏郡魏郡之民也魏郡魏郡魏郡 慶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  
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  
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矧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

欲尊其所事竊情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  
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  
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  
也明廷何賴焉翔曰發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危君位俸  
元凱會無憂國之心邪獨使靡爾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  
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衽矣 左傳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  
夏后羿后羿也羿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有仍且自有爾收以滅  
羿而立少康也夏配天不失舊物齊桓公北伐山戎而伐楚晉文  
公勝楚於城濮皆慕容鎮軍枕戈待日志於兇逆而君更唱邪惑  
之皆忌閉忠臣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幸耳翔請建康歲餘眾議  
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家 或都通 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  
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賢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成帝咸康七年

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  
向者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 事見  
魏元年 今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鎮秦隴虎比遣重使甘言厚  
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今  
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惟悔之恐無及  
已宏為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會就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  
召亂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  
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  
容就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  
物典策 備物者車馬旅旅馬矢錢銀之類與者常法也後者簡書也 皆從殊禮又以其世子備  
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

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繼相尙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餘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江水別為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察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詔遣兼大鴻臚郭悌持節諫城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賫一旅以滅有窮句踐馮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中十六 五月 恩備錄

月丁卯葬恭皇后於興平陵 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上著為籍秋七月郭悌劉翔等至燕燕王就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晉制王國置典書令各一人典書令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八月辛酉東海哀王冲薨冲後東海王越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九月代王什翼健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 代王妃慕容氏卒妃聰敏多智沈厚善決斷初什翼健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妃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衛辰姦其心險難與用事不早預防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 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健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健以女妻之務桓又

細貢於趙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北遼東郡之西安平也四年華以青州之眾成海島並得燕破之燕王就以慕容恪為渡遼將軍鎮平郭自慕容皝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平郭無舊懷新賊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境 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玩字士瑤暉之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燕鶩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又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為伶鬼其輕易權貴如此及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馮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哉卿良箴玩翼亮累世常以宏重為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中十六 五月 恩備錄

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脩其德宇 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人心及李閔王撤還自鄴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疑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眾矣 詔旌表東陽孝子許孜門閭蠲復子孫孜字季義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疏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植列松柏瓦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

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虎所殺置於所犯栽下收悵惋不  
已乃作冢埋於陸側鹿則於夜前自撲而死收益歎息又取埋之  
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收乃立宅莫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鷹  
雉棲其梁檐虎鹿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捕噬元康中郡察孝  
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至是  
太守張虞上其事故旌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六 晉紀十六

五

謝補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 卷九七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七 起咸康八年盡穆帝永和二年凡十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咸康八年 道石虎建武八年黃李壽漢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

之 考異曰天文志作乙未今從晉書長曆 乙丑大赦 豫州刺史庾亮以酒餉江

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

下小舅復欲爾邪二月憚飲鴆而卒 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

帝廟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謝補

冰賤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

私勞擾又江州當派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

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駁奔不難 書武成曰

云駿大也言 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

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

忌亡胡之讖幸為劉項之資周惡糜孤之謠而成衰妣之亂 國語

王之時有童謠曰糜孤其服實亡周與宣王聞之有夫婦鬪是器

者使執而毀之府之小妾生子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亦收

以奔秦襄人有獄而以女入于幽王王嬖是女而生伯服是

為褒姒於廢太子宜曰而立伯服卒以成申侯西戎之亂 是以

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禮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

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夏五月甲戌有馬色赤

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殿門盤旋走出逐而追之莫知所在 已

三九七



卯帝不豫六月庚寅疾馬或詐為尙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眾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不奔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他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誓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并以奔繼琅邪哀王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晡會稽王昱尙書令諸葛恢竝受顧命癸巳帝崩年二帝幼冲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嘗欲于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而止 甲午琅邪王岳即皇帝位大赦 己亥封成帝子不為琅邪王奔為東海王帝亮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 三

帝徒行送喪至闕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既葬帝臨軒庾冰何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己未以充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龍城在龍山後徙龍城今自棘城徙都龍城古曰營州柳城郡古之厭竹區也春秋為山戎肥子二國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龍城之地遂遷都龍城 赦其境內建威將軍翰言于皝曰宇文弼盛自人屢為國患今遼豆歸篡竊得國 遼豆歸歸見九十五年 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憑羯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難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闕關之志彼知宇文既亡禍將及己必棄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

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反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反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眾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九都不足取也高句麗王居九都 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慕容翰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禹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眾繼之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 三

可以不報今日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大眾因而棄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與壘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禹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就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募賊其戶收其府庫乘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而還 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為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尙書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牛洲 趙主

虎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營洛陽長安二官作者四十餘萬人  
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救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河南四州皆康徐克也  
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為征東之計皆三五發卒三五丁  
五丁發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  
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  
邱人李宏河朔北齊人入清河縣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  
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敗獵無度晨出夜  
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諷諫曰陛下忽天下之重輕  
行斤斧之間狎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  
民耘穫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諷穀帛而興繕滋  
繁游察自若秦公館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康帝咸康八年

鄉送雄虎變為雌產一狼子即噬虎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  
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鄰西山石間血流  
長十餘步廣二尺餘 是歲餘不亭侯孔愉卒愉字敬康年十三  
而孤養祖母以孝聞時同郡有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號為會  
稽三康皆避亂新安山中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舍去  
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及參元帝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  
討華軼功封侯後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溫嶠母死不歸葬乃  
不過其家及平蘇峻之亂而嶠有重功愉乃往石頭詣嶠嶠執愉  
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  
君一人耳丞相導委任趙盾將以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  
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盾居之邪其守正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康帝咸康元年

如此尋出為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故殿廢數百年愉自巡  
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  
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  
取

康皇帝 諱拓字世同咸康母弟也咸康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諡法溫深好樂曰康 在位二年改元一  
癸建元元年 趙石康建武九年燕李壽薨 春二月高句麗王劍遣  
其弟稱臣人朝於燕貢珍異以千數燕王號乃還其父尸猶留其  
母為質 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  
燕王號不許莫淺渾以為號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號使慕容  
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燕停其眾 庚翼為人忼慨喜  
功名琅邪內史桓溫孫之子也尚南康公主公主明 帝女姿貌甚偉面

有七星豪爽有風概與殷浩劉惔少相親昵數相與談不如二人甚溫乃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翼亦與之友善相期以濟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婿著之左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宏濟艱難之勳時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屏居幕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漢書濛字仲平立長山縣屬會稽郡吳分屬東陽郡濛改長山為金華縣今屬婺州常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與亡管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浩不應翼遣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六 康帝建元元年

甯可然乎浩猶不起其父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存疑容字考之晉史皆是雜字然下文云亦不稱以此寥寥之又云豈以小小計之性惡容之意想深公改難為容必有所本故不敢改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寥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計之大較江東之政以偏儻豪強常為民靈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半年而為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眾其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懣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風塵之外當其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惟長沙最惡惡而不難與殺督監復何異邪遐簡之

子也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東約燕王就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惟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亦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眾北伐表桓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荆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荆州四郡南陽新野襄陽南鄉也前趙丹水丹水故城在今郿州桓溫為前鋒都督假節帥眾入臨淮考吳曰入臨淮下云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鎮安陸至息口上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息口始請從襄陽於鄴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故知不在此月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代王什翼健復求婚於燕燕王就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健不與又貽慢無子增禮八月遣就世子儁帥前軍師將軍評等擊代考吳曰後魏序紀八月慕容元真遣使請燕女無用兵事今從燕書什翼健帥眾避去燕人無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七 康帝建元元年

見而還 漢主壽卒十四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于俯仰時人異之 趙太子宜擊鮮卑斛數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并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 庾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師次襄陽大會遼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危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甯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豫州四郡宣城歷陽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

繼接徵徐州刺史何充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爲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 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神建元二年趙石虎建武十年漢李勢大和元年什翼健建國七年春正月趙王虎享羣臣  
於太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之南馬道者築道可虎命射之皆  
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

官室將空之家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 三月  
趙王虎遣使徵天水楊軻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

百食糜飲水衣褐縵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  
旨未嘗交也至是虎備元纁束帛安車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

臥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于永昌乙第時有道  
人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八

進者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虎謂澄曰楊軻者朕之  
民也而不恭王命一至於此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  
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可容匹夫長傲邪進曰昔舜優蒲衣  
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甯不應曹氏皇甫不屬晉代二  
主四君其嘉其節豈可令趙史獨無隱跡之傳乎虎悅即遣軻還  
其所止軻在永昌虎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  
不顧又盡遣其弟子而使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  
所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下無茵褥  
穎川荀輔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輔發被露其形大笑  
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是咸以爲雋先之徒未能量其淺  
深也 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閭氏爲皇太后立妻李氏爲皇后

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盛今不  
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

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  
副之分命慕容容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興根將兵三道

竝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  
涉夜干將精兵逆戰南羅城名就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

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  
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

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我兵氣遂進  
戰翰自出衝陣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遂斬涉夜干宇

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九

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就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眾五  
萬餘落於昌黎幽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  
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就嘗謂曰卿有佳  
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諫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  
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俟天文晨夜甚苦非至  
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就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驕  
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  
松出救之甘松在瀟源之北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  
還慕容彪追擊破之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爲流矢所中臥病  
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其家試騎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  
爲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

出奔既而復還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欲為國家蕩豎區夏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考異日三云永和二年九月殺燕書翰傳翰書翰為流矢所中病臥歲時不出入後漸差試馬按自討宇文後翰未嘗預戰自理元二年正月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論年矣三十國春秋恐誤今從載記翰傳翰字元崑廬之庶長子也性雄

蒙多權略猿臂善射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尤善撫接親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焉 代王什翼健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

於燕 夏四月涼州將張璠敗趙將王擢于三交城二交城在朔方之西宋曰三交土城在後州東北七十五里 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

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呼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龍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焚惑守房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

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焚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

追罪波前議栒矢事見上卷成帝成康六年 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

城不克而還 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以七曜所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之房六度太心三度太五星入之久而不去謂之守時趙太史以為熒惑守房漢太史以為熒惑守心

是則熒惑之難知也 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黃敞侍中王敞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 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熊於

丹水為熊所敗翼貶宜為建威將軍宣慚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宜為人開濟篤素能得眾心而又明於大義故去就不苟翼以長子方之為義成太守沈約曰義成郡晉孝武立治襄陽五代志曰齊桓宣傳陶侃使宜領襄陽以其淮南郡曲立 代領宜眾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成西城西城縣屬時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領金城金城在江乘之蒲州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丙申立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於式乾殿年三初帝之立也改元建元或謂庾冰曰郭璞識曰立始之際邱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

也邱山者上諱也此號不可用冰為之變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即位大赦

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時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復復監中書

許之復加侍中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父立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裒以近戚懼獲讒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揚州之二郡皆陵義興也 尚書

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觀則殿父從之初裒與褚裒友善及太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

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皇子近屬猶有揖讓之禮況策名人臣而敢媿慢人主之父平素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十一

替故友之好請於此辭但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與  
欺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為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為大嗚呼來  
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管事亦有之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  
以為得禮 冬十月乙丑葬康帝於崇平陵 江州刺史庾冰有  
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  
訓冰以雅素坐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冰為  
庾氏之寶蘇峻之平冰勳為多而自以難發由兄誓不受封雖恩  
詔累申而辭之愈堅卒年四十九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  
子襲舊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禧曰吾  
將逝矣恨報國之志未展命也如何及卒無紉為衾又室無妾媵  
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庾翼以家國情事 冰之喪以國事則當治  
喪以兄弟之情則當治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

兵以 雷子方之為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  
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  
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  
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流  
故鄭之廢延也城下有龜津又西為靈昌津石勒攻對龜津出子  
此以河水津為神靈之功以是為靈昌津大河深廣必下石為  
中流兩岸繫巨石以維船然後可以立橋如石下輒隨流而去用  
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諱明字彭子康帝子也諡法中情見貌

乙永和元年 趙石虎建武十一年燕慕容皝十二年始異 泰正月  
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 趙義陽公

鑿鎮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為冠髮餘以給宮人長  
史取髮白趙王虎虎徵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  
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  
獵車千乘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為獵  
場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魏屬東郡屬國使御史監察其  
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誅  
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  
二萬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  
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  
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  
殺者三千餘人至都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荆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

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殺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  
紫光祿大夫遠明因侍切諫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 虎所募壯士  
中郎名也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十之八自有牛  
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為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  
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  
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  
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  
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疆趙東兼高  
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圃以賦新  
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  
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傾食

靈漿以迎王師石虎誰與處矣川濱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用用皆空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隸英備之路皆當歸之於農殿下聖德寬明博察芻蕘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滴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號乃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瀆各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動伐既多官未可減俟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帝永和元年

中原平豈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就雅好文學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安撫者故封裕及之 詔徵衛將軍褚衷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衷曰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衷乃固辭辭獲復四月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昱清虛寡欲尤善元言霄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騫然林水便自有濼濼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居常以節國劉悛王濛及穎川韓伯為談客既居

政府又辟都超為撫軍掾謝萬為從事中郎悛字真長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其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爽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是使悛活難之不能屈是日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悛悛至辭甚簡至盛理遂屈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及長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于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見稱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媿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劉悛常稱悛性至通

黃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帝永和元年

而自然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之稱風流者舉悛濛為宗後疾篤于燈下展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會不得四十也及殯悛以犀柄麈尾置棺中因恸絕久之韓伯字康伯年數歲時值天大寒母殷氏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復韓伯曰不復須襦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穎川庾敳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我皆百之矣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義理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其母亦高明有行官隱古几毀壞下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吾若不隱此

汝何以得見古物超鑿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父愔簡默沖退而尚於財積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起所取散施規故一日都盡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其初見昱時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與昱其談移日乃出時又有許詢者風情簡素尤善清言劉惔嘗云清風朗月輒思元度詢字元度詢嘗詣昱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味偏是詢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昱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其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託 燕有黑龍白龍見於龍山龍山在龍安首游戲解角而去燕王號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六月癸亥地震 都亭肅侯庾翼疽發於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熹為南蠻校尉以千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思補撰

勿憂丹楊尹劉恢每奇溫才常稱之曰眼如紫石棱鬚作虬毛傑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勢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南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恢監河中諸軍事領護成太守代庾方之往方之爰之於豫章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恢恢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溫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子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冬十月燕王就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南城在南陝之東唐置成而還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置晉郡等八郡為河州以甯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為沙州以西湖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懼而下之武城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思補撰



左尉虎龍姬之弟也東武城縣屬清河縣唐貞觀時州營入弋仲營侵擾其部眾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尉以禁止於邪也迨齊小民我為大臣

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燕王就以為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

十二年燕自是不復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恆將兵數萬屯樂

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燕王就以慕容霸為平狄將軍戍徒河恆

畏之不敢犯

兩永租二年趙石虎建武十二年燕慕容就十二年春正月丙寅

大赦 己卯都鄉文穆公何充卒充字次道風韻淹雅文義見稱

初辟大將軍王敦據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汗狼籍敦嘗于座中

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十九 西晉

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充即導王妻之

姊子充妻明穆王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尊以

塵尾指牀呼充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導揚揚州廉舍顧而言曰

正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立朝相業為時所重然性好釋典崇

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萬而不吝也至於親友貧乏無

所贈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過終古充

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時都

情與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都諂

于道二何佞于佛充能佞誰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

欲傾家醞言其能溫克也及居相位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強整

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初夫餘居于鹿山夫餘在元末北千餘里鹿山蓋直其地杜弼曰

善本燕都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元苑為百濟所侵東夷有三

千里南與高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

馬韓二日辰韓三日弁韓馬韓有五十餘國百濟其一也後漢張

大業謂小國其國本與何龍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則其北史云

百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姓王也欲殺之侍兒

日前見入上有氣如大算子來降感故有王捨之後生男王謂

之承年承以口氣噓之不死後徙於馬爾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

之名曰東勇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勇乃奔走而後

有仇合者于仁信始立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康以

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

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之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

里部落衰散四徙近燕而不設備燕王就遣世子儁帥慕容慕

容格慕與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

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輒潰遂拔夫餘虜其王元及部落五萬餘口

而還就以元為領軍將軍妻以女 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十九 西晉

謀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司

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

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

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雖在常日猶不如入況今中心荒亂將何

以補于萬分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

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危運危弊理及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

復深存抱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

之廢興則國家不異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

日有食之 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

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救其境內

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駿字公庭幼而奇偉

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出微行姦亂邑里性又貪棼以聚帛付民歲收倍利不充者簿賣田宅以償之及嗣位厲操改節延納謀謀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以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罪論因下令國中曰昔蘇姬而馮與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珍洪焚晉侯所以成五霸今法令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衛耳嘗議欲嚴刑峻制眾咸以為宜參軍黃斌獨以為不可駿屏几改容曰微黃君吾不聞過於坐擢為敦煌太守境內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假百姓秋成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也駿納之于是刑清國富羣心咸悅 趙中黃門殿生惡尚書朱軌會久雨生譖軌不修道路又謗詆朝政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御海內也傾宮瓊臺象箸玉杯蔽腥剖心脯賢刳及故共亡也忽焉今陛下既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忍作獵車千乘環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萬餘口以實後宮聖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修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修天降淫雨七旬乃譖善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眾望虎雖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十一

晉紀十七

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親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 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與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與張暹于屯據軍武街其一也在隴西水經注曰武街縣西有武街城晉志武帝分隴西立武街縣屬焉千餘戶於雍州涼州刺史麻秋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張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於廣武張定分金城之令居裴恆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水經注廣武城在枝陽縣西五代志武成郡九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地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專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耳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爾雅梟博之采有梟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為采今梟鳴耳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福祿縣來屬酒泉郡宋白曰肅州福祿縣屬周南為樂府縣武德改為福祿取漢舊名也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秋又攻大夏大夏縣漢屬隴西郡張軌分水經注大夏縣故城在相罕縣西南北臨洪水對峙日河州大夏縣漢古縣也取縣西大夏水以名之 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成都尉敦煌宋矩矩曰為人臣功既不成惟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冬十月地震 漢太保李奔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眾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奔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十一

晉紀十七

其欲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帝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  
 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  
 蜀土先無猴蘇西南夷名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耶峽川洞之  
 生男女惟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翁阿至是始從山出自  
 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番之女第稱謂也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  
 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  
 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  
 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  
 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入其  
 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帝永和二年  
 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觀此又似  
 是而非何者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  
 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之子也袁慶見九  
 帝咸康 十五年 卷成  
 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  
 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西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  
 軍事梁州四郡涪陵巴  
 東巴西巴郡也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蜀道險  
 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河陽尹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  
 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  
 專制朝廷耳惔尹丹陽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  
 者諸郡往往為之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做道也古之善政司  
 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

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未幾疾篤百姓欲  
 為之祈禱惔曰邱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  
 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惔哀言  
 及快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  
 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耶其為名流所敬重如此惔嘗與  
 王濛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惔辭焉濛曰  
 卿以充虛何苦辭之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十二月壬子自  
 東南流於西北其長竟天  
 永和三年道石虎建武十三年燕慕容皝十四  
 年什翼健建武十年是歲漢亡春二月桓溫軍  
 至青衣青衣縣漢屬蜀郡後漢屬犍為郡  
 二年更名漢嘉郡立為漢嘉郡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  
 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晉書 自山  
 上 帝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帝永和二年  
 陽趣合水山陽之地蓋在岷江之比城眉山之陽水經注江水東  
 南過使為武陽縣青衣水沐水從西南來合注之所謂  
 合水當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營  
 營碛渡向犍為碛曲岸也犍為唐嘉州犍為縣  
 即漢犍為郡武陽縣之北也東水經注江水自武陽  
 東至彭亡聚之平水亦曰外水平漢去成都二百里在今眉  
 州彭縣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  
 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  
 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眾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  
 軍而進棄去釜餽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謂參  
 軍孫盛周楚將領兵守轅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  
 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  
 走結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為乃知與溫異

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攻自潰勢  
眾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水經注萬里橋西上溫前鋒不利參軍  
譙戰死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  
卒力戰遂大破之溫棄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  
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  
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尋輿輓而縛詣軍門溫解縛焚輿送勢  
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誰獻之等以為參軍舉賢旌善  
蜀人悅之先是勢未亡時頗有怪異宮人張氏有治容勢帝之一  
夕化為大斑理蛇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  
復有鄒美人勢亦寵之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而死成都  
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十四 蜀書補

足而動搖不能言至是果亡溫既平蜀集僚佐置酒於李勢殿巴  
蜀指神莫不來萃溫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  
成敗由人存亡戮才其狀磊落一坐歡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於  
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將軍王將軍者王敦也 日  
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云欲有所討由是諸  
國恚憤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殺覽以口祭天檄  
交川刺史朱蕃請以郡北橫山為界山在日南界文既去蕃使督護  
劉雄戍日南 漢故尚書僕射王翬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  
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眾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  
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翬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  
振旅還江陵初溫在蜀納李勢妹為妾其有寵及歸常置別室南

康公主初不知也既而聞之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  
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  
能見殺乃是本懷主于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憐況老  
奴乎遂善遇之 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地震 丁巳  
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 趙涼  
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耶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  
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動眾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常據從俊言  
固守大城改正甯戎校尉常據通鑑原文作張據此從晉書張重  
張俊言守大城者及孝武帝太元元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  
東將軍帥眾三萬軍洪池者即此常據一人也今通鑑于此處則  
書張據于太元元年天錫所遣征東將軍則又書常據似 秋帥眾  
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地突者為地道城中禦之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十五 蜀書補

眾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耶坦恨  
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據督諸將力戰殺二  
百餘人趙兵乃退據斬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  
書監石甯為征西將軍帥并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  
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重華以謝文為使持節軍師將軍  
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粲輅車戴白帽輅音遙鳴鼓而行秋望  
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令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  
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棄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趙  
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瑄自開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  
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  
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石甯復帥眾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

地晉興廣武街至於曲柳曲柳地名在洪池嶺北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索退曰君者

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還為軍正將軍古有軍正黃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問蓋軍中執法者也張氏遂以為將軍之號

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甯退屯金城 六月辛酉大赦 先是詔徵前東陽太守阮裕為光祿大夫琅邪王師

久之不起御史大夫周閔奏裕違詔累載請禁錮終身詔特原之裕以德業知名嘗為王敦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

終日酣暢以酒廢職敦謂裕非實才徒有虛譽乃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貴之裕家居會稽剡山徵辟皆

不就有肥遯之志或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不驚寵辱雖古之

沈冥何以過之時謂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詔潤不如仲祖逸少者王羲之字員長者仲祖劉俊字仲祖者王濛字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思曠希字也裕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時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取言後裕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秋七月

林邑復陷日南殺督護劉雄 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範長生之子黃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眾蜀人多歸之 趙王虎復遣征西

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一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長地名在金城河北謝艾建牙誓眾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

退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烏士博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擊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趙王虎貪而無厭既已據十州之地幽并冀司豫兗青徐雍秦十州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

郿鄆城西石子岡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發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

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袤數十里附錄名果奇花于內有西王母果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旬餘桃重二斤半李有冬花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

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

七虎命司馬張弼柱調之以鴛芝蓋芝蓋者蓋為瑞芝之形大朝會列於殿庭揚州獻黃鵠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元武池俄化

為龜九月地震天裂雨血於鄴城廣十餘里虎命太子宣出祈福於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駱羽葆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

卒十八萬出自金門虎從其後官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舍

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自甲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三

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官與姬妾棄從臨  
觀默盡而止或獻有遊逸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歸  
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  
無子遺虎復命蕭繼出自并州至於秦雍亦如之宜怒其與己鈞  
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而無寵于蕭微勸宣除之於是始  
有殺蕭之謀矣 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瑄敗之斬首三千餘  
級枹罕護軍李遠帥眾七千降於趙自河以南氏羌皆附于趙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  
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  
王未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會不  
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衰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四十一  
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  
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  
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  
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  
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  
今貴公始繼世而便為王若帥河右之眾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  
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武都氏王楊初遣使來  
稱濟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 十二月振  
威護軍蒲敬文殺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  
巴西通於漢中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七 晉紀十七 四十一

資治通鑑補卷第九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八

起永和四年 盡永和六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 趙石虎建武十四年燕慕容皝 十五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一年夏四月林邑寇九真

唐愛州殺士民什八九 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

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

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燧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

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傲復乃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樓

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王上

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秋八月社日東南有黃

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

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

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頃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京

師不知誰實當之是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酒酣樂作韜愀然長

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我飲令必醉知後

會復何期而不飲乎言畢泣然流涕左右莫不獻歎因宿於佛精

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佛小而長人如獼猴等殺韜置其

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

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變與不立輕出虎乃止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樓

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使與衾視尸大

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

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微困劣也言其

也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官因西之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虎使

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植生詰之具服虎悲怒甚囚宣于席庫

以鐵環穿其領而鎖之取殺韜刀箭抵其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

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加慈

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都宮虎不從積柴於鄴

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

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領鹿

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樓

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

中交道午道也一殺其妻子三十九人宣少子纔數歲虎素愛之

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

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杜氏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

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以養豬牛東

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趙未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先是趙

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

誅之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勗曰

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趙崧

之子也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樓

之子也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

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  
寔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  
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羲之推遷不拜浩遣  
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制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豈  
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微心豁然開懷當  
知萬物之情也羲之報書曰吾素志無廊廟值王丞相時果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迹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見  
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  
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  
當不同於凡此其所益殊不同於護軍也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  
內史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三 忠義錄  
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時浩與溫形迹愈分羲之以為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立與溫構隙浩不從羲之字逸少幼  
諷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車牛心炙坐  
客未噉顛先割以啗焉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深為從  
伯導所器重時陳雷阮裕有重名每稱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  
三少太尉郁鑿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備觀子弟門  
生歸謂鑿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  
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正此佳訪問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然羲  
之與謝安友善其待諸謝過於諸謝故謝夫人語二弟情甚曰王  
家兒一謝來傾筐倒屣見若輩悠悠耳度有紀鬼羲之七歲即善  
書十一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得用筆法衛夫人見其書而泣

曰此兒已得用筆訣必將掩吾名夫人名標汝陰太守李姬妻羲之因師事之  
其書遂為古今之冠性愛鵝會稽有孤姥養一鷺善鳴羲之聞之  
命駕就觀姥聞其至烹以待之羲之懷飲累日又山陰有一道士  
養好鷺一羣羲之見而悅之道士曰若能為我寫道德經當舉錢  
相送羲之欣然為寫籠鵝而去 燕王皝敗於西鄙將濟河見一  
父老乘白馬舉手磨之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  
連日大獲忽見一白兔號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  
見皝而還宮召世子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  
恪智功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士行高  
潔忠幹貞固陽士秋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平山冬  
十月己未地震 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四 忠義錄  
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  
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謂欲殺張黃度也事見九十六卷或帝咸康六年彭城公母前  
以太子事廢遵與弟同母弟氏廢見九十五卷咸康三年今立之臣恐不能無微恨陛  
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邳也張豺獲前主曜幼女安定公主  
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  
氏為太后已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  
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  
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  
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立少故不敢



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 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世子傳即位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以弟友為左賢王左長史陽為郎中令爾字宣英就之第二子也生有神光之異其祖鹿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雋鹿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略略彬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為勸戒 十二月以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為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聚眾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是歲天竺沙門佛圖澄卒於趙澄少學道妙通元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五 恩德

四百有餘歲志宏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菌芝塗於掌中菌音窟千里外事微見於掌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眾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略略素奉佛法從澄受五戒執弟子禮略每從征伐豫勉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眾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自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我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微乃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取鉢盛水燒香咒

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後因忿意欲害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我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澄念我去矣通夜不寐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遣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鮮卑段末柸攻勒甚盛勒懼問澄澄云昨日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末柸勒登城望末柸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柸如此豈可獲乎更遣人問澄澄曰已獲末柸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柸執之澄勒勒有末柸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自將攻洛陽勒將救之其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云秀支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罔出也僕谷劉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六 恩德

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研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大悅遂赴洛果擒曜劬愛子斌暴卒勒有愛子名斌石虎有子封燕王亦名斌一家有兩石斌何也將殞勒歎曰朕聞魏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澄嘗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城下其樹對車夜談言及和尙比旦各去任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其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平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尙知汝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將如之何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不為暴虐不殺無辜至於凶惡無賴化之不悅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暴虐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願陛下省欲與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興福祚綿遠矣虎雖不能從而為益不少尚書張良張濬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慈矜為心君雖崇飾塔寺而貪吝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果被殺戮虎太子遂將為逆澄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成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虎嘗書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果驗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七

云胡子洛度宜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澄乃入謂虎曰陛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意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愛皆悉是賊老自應毫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不復明言後二日宣果害韜於佛寺中及虎將殺宣澄諫之不聽後月餘有一妖馬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而不見澄開而歎曰災其及乎虎大享羣臣於太極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牛焉冉閔小字棘奴此其徵也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月中惟冠髮髻

髻微出虎大惡之秘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還寺視佛像曰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依貧道彼幻之驅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躬自詣寺慰諭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忘荷德行無虧雖死如生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永長貧道亦沒無遺恨矣至於是月八日卒于鄴宮葬于紫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攜一履夫虎命捕家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八

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初澄之與虎遊也支道林在建康聞之謂人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鳥耶周生云佛圖澄遠涉流沙誦法孔子日課三十萬言自恨不慧捧書諷涕泣如瀑

配永和五年 趙石虎太清元年燕慕容儼元年什翼健建國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趙王虎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甯諸子皆進爵為王故東宮高力

等萬餘人謫成涼州石宣勳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行達雍城扶風

也既不在赦例又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

鹿車致糧成所 鹿車一鹿高力督定陽梁犢 定陽縣漢屬上郡晉

州刺史 因厭心之怨謀作亂東歸眾聞之皆踊并大呼憤乃

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眾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

為犢所敗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  
 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  
 石長驅而東北至長安眾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  
 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王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  
 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新安縣漢屬宏農郡自晉以後屬河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皋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  
 郡武帝泰始二年分滎陽郡為滎陽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眾八千  
 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  
 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為食求耶且主  
 上不見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  
 奈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于為逆既為逆而誅之  
 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發此勿  
 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為汝  
 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入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  
 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  
 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  
 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  
 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始平人馬勳聚兵自稱將軍  
 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熹擊范賁斬之益州平 詔遣謁者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九 見編年

陳沈如燕拜慕容偽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諸軍事幽平  
 二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桓溫遣督護滕駿帥交廣之兵擊  
 林邑王文於盧容盧容自來南日南有盧容南去郡二百里為文所敗退屯九真  
 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為丞  
 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竝受遺詔  
 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  
 酒遂畱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  
 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救朝堂受拜  
 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  
 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園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十 見編年

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  
 以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  
 虎曰促持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憚眩而入張豺使張  
 雄矯詔殺斌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如霍光故事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  
 死己巳虎卒太子世即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以張  
 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鑿為左右丞相以慰  
 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  
 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衛諸軍圍  
 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彭城王遵  
 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琨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王鸞

等計梁憤還遇遵於李城續漢志河內平羣縣有李城史記邯鄲李同御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即此城

其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正以末年昏惑

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

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

者遵從之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眾往

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於滄陰戎卒九

萬石閔為前鋒者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

為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

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

此今嗣子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

豺惶怖不知所出但云唯唯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安陽屬魏郡

此蓋安陽也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擢甲曜兵入自鳳陽

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平樂市夷其三族

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

遵嗣位於是遵即位大赦龍上白之國辛卯封世為燕王廢劉氏

為太妃考異曰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為昭儀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及載記又云世立三十三日於四月

己巳至五月庚辰尋皆殺之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為皇

太后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

侍中太傅沛王冲為太保樂平王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

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甲午鄴中暴風拔

樹震雷雨雹大如孟升孟升及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閭闔蕩然

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大半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時沛王冲鎮薊

間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

大焉其救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曹北將軍沐登戍州

帥眾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賊十餘萬軍

於苑鄉遇遵赦書冲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

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王斌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

南轅侯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

書喻冲冲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

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唐為趙州治所冲兵大敗獲冲於元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唐為趙州治所

賜死阮其士卒三萬餘人武興公閔言於遵曰清洪人傑也今以

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

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

來降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雋曰石虎窮凶極暴天

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

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雋

以新遭大喪非許霸龍城言於雋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

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

後患雋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糧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

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水經注潘水東南逕盧龍山道

東至清野盧龍之險虜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雋曰恆

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願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

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助之勢必震

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  
以安步而前無復爾難矣雋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奔對曰  
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  
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  
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  
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  
宜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  
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  
命此必然之驗也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注  
曰日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  
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轉天皆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盡見  
午上為陰天皆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易畢開為天街其陰  
陰國當受命而王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四十一 思謙

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  
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  
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唐  
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  
鶩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  
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考異曰慕容暉集兵在四月  
春秋在五月故從之而燕書載封慕容輿根言俱指  
打問案是時問未定也蓋燕史者謂會耳故削去 六月慕容  
主虎於顯原陵廟號太祖 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  
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  
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  
重宜先遣偏師裒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

護糜嶷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  
督徐克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  
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服光祿大夫蔡謨獨謂  
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  
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  
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  
民以逞言人之才具有分量收復中原非當時人才所能辦也  
經之營之過於其分量之外則疲民以逞而不能濟也  
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  
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  
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  
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遠聞之焚壽春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四十二 思謙

積聚毀城遁還冀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  
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求歸附會裒已還威勢  
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考異曰裒傳云為慕容皝及苻健所  
掠死亡咸盡是時慕容皝已歸  
年矣永和六年慕容皝始率眾南征石鑿割位後諸洪始有  
眾十萬永和六年洪死健始割位皆與裒不相接今不取 褚  
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眾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  
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眾赴之勳宜帝弟子濟  
南王送之會孫 氏王楊初襲趙  
西城破之 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  
州牧重華庶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奕頗廢政事徵事索振  
諫曰補遺徵事涼所置官十六國春秋  
作徵事又云一作徵士此從晉書 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  
正以饗瑞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彊寇侵逼賴重創

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係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尙在豈可輕有  
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  
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寃困  
於囹圄音零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司馬勳出駱谷破  
趙長城長城成即魏司馬望鄧艾據之以壯姜維之地壁於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  
中劉煥攻長安斬趙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  
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城五萬人賴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  
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趙主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  
二萬以討勳為名因劫趙送鄴勳兵少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釋懸  
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  
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恃功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十五

思補

欲專朝政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既為都  
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奉為殿中員外將軍殿中將  
置殿中員外將軍 爵關外侯 秦漢列侯別有國邑關內侯無國邑  
又後來所置也 爵關外侯秦漢列侯別有國邑關內侯無國邑  
所謂名號後非 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眾咸怨怒中  
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準等咸勸  
誅之十一月遵召義陽王嬰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  
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鑿等皆曰宜  
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謂閔恃功頗  
驕宜寬縱之何  
可遵殺擊出遣宦者楊瓌馳以雷閃閔遂劫李農及右衛將軍王  
其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宮遵方  
與婦人彈瑟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宮遵方  
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局形圓廣而中高對首父

詩云黃皇初履履維勞侍臣始作其言甚益始於漢也世說  
曰彈基始自魏內宮桂森之數此說誤也按西京雜記漢成帝好  
彈翰言事者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命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  
義陽王鑿富立遵曰我尙如是鑿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日進  
在位凡一百 并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大夫  
張斐鑿即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  
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  
侍中盧諶為中書監諶清敏有理思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  
原喪亂與清河崔悅穎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  
雖俱顯於石氏恆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  
空從事中郎耳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成帝咸和四年石虎 殺  
司冀州八年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氏羌十  
餘萬戶於關東今因趙亂故相帥西歸 路由枋頭其推蒲洪為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十六

思補

主眾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趙主鑿懼洪之逼欲  
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  
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  
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都  
鄉元侯褚裒遷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  
之家也裒慚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  
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  
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之卦也不知此少年  
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我言方驗及二十九年而皇太后臨朝  
有司以裒皇太后父果議加不臣之禮裒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  
使私童樵採至是而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以吳國內史荀羨為

使持節監徐雍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趙主鑿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  
 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懼偽  
 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殺苞新與王祗虎之子也時  
 鎮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其誅閔農閔農以汝  
 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  
 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啟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反為閔農所  
 殺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錡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胡天蓋石氏  
禁中器舍之名  
 亦欲誅閔農察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  
 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  
 帥衛士討之誰先啟知鑿曰則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上觀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  
 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帥眾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  
 帥眾數千與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殺已馳招閔農歸門內之謂  
 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  
 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稱舉 胡人或斬關  
 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尙書王簡少府王粲帥眾數千守  
 鑿於御龍觀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構逆支黨伏誅  
 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罰不同者各任所之赦城  
 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趙人謂中 胡羯去者填門  
 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  
 進位三等武官悉拜身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  
 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

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  
 高鼻多須濫死者半 燕王儁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其驍趙  
 高句麗王劉送前東夷護軍宗晃於燕燕王儁赦之更名曰活拜  
 為中尉晃奔高麗見九十六 卷成帝咸康四年  
 庚永和六年趙不祗永和元年 趙國永和元年 春正月趙大將  
 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譏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衛易姓李  
 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  
 石岳撫軍將軍石甯武衛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  
 出奔襄國從石 汝陰王琨奔冀州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 滏口在  
 也張賀度據石濟魏地也形志詳 縣有石賈堰 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甯南將  
 軍楊羣據桑壁括地志易州遂城縣界有桑邱城又水經注常 山蒲吾縣東南有桑中縣故城俗謂之石勒城劉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思補  
 國據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後劉國自繁陽 引兵會石琨擊冉閔則此陽城乃繁陽城也 段龕據  
 陳留姚弋仲據滏頭蒲洪據枋頭眾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極  
 之子龕闡之子也王助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  
 千餘人期奔襄國秋帥眾歸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  
 之以為軍帥將軍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眾七萬伐鄴大將軍  
 閔帥騎千餘與戰于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  
 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濟閔  
 月衛主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  
 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載記曰鑿立 一百三日 并殺趙主虎二十八孫盡滅石  
 氏載記曰始勃以成帝咸和三年 廢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 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  
 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滏頭弋仲帥眾討閔軍于混橋司徒申

鍾等上尊號於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昔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宦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丁丑拜皇兄于元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為殷浩喪 以蒲洪為氏 師本 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九 恩補

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廙為右將軍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軍中郎氏會毛瑗為單于輔相 二月燕王傳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于自西道出罽罽塞偽自中道出盧龍塞杜佑曰盧龍塞在今平州城西北二百里以伐趙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容暉率山通道耶新木曰棧 樣首差去聲 兩世子暉守龍城以丙史劉斌為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出統後軍前軍至三陘樂安城在遼西遼陽縣東魏收地 形 志海陽縣有嶺山益創三陘之址 趙征東將軍鄧恆懼怖焚倉庫棄藥去遁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藥安撲滅餘火藉其殺帛請收藥安北平兵糧與偽會臨

資治通鑑補 卷九八

藥 臨城縣臨河水出石北平無終縣西山東至至雍奴縣入海 魏水號武征弱頓從河口擊梁逐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匿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恆走保魯口魏收地 形志博陵郡 乙巳偽拔薊執王 佗斬之偽欲悉阮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與師 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阮其士卒恐 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偽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 繼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眾莫為用乃帥入 城令長出降 范陽郡統深良鄒方城長 臨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 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于我烈士處身固如是 邪產泣曰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僥倖歸 死實非誠款偽察其慷慨願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乃復以產為大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十一 恩補

守產子續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謂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續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眾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為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致非意乃遣續還續始辭午往見燕王僞偽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僞悅善待之僞以弟宜為代郡城郎此秦漢以來之代 郡城大皆鮮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即至也 孫泳為廣甯太守恐匿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偽使中部侯釐慕與旬督薊中軍事後燕 蓋亦



鮮卑部自將擊鄧恆於營口軍至清梁舊收地形志高陽縣有清梁亭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備謂慕容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輩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計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偽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傳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眾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傳引兵還薊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允明裕皆為王以李崇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允明裕皆為王以李崇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

軍屯皆不從 麻秋說村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鳩洪欲并其眾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辨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眾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遺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 趙新興王祗即皇帝位於襄國 考異曰晉帝祗即位於閏三月三十日帝拜姚弋仲符健官而不言符健 晉春秋皆在三月十六日春秋補洪三月死故疑祗以三月即位 改元永甯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能明察善撫納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 襄弋仲之子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

將兵祗以襄為驍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符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 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其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五月廬江太守袁真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還 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 繁陽縣漢高陽郡晉入相州魏衛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初段蘭卒於令支段龜代領其眾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魏引兵東據廣固自稱齊王 八月代郡人趙植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州刺史張平燕王偽徙廣甯上谷二郡民於徐無代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允明裕皆為王以李崇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

郡民於凡城 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瑒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符健欲取之恐洪知之及受趙官爵 趙主所授者也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成溫牛夷為安集將軍成懷 溫縣懷州武陟縣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元碩為左長史洛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眾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維帥眾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眾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帥大眾隨維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慢之以張瑀弟先為征虜將軍帥眾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眾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符雄徇渭北氏酋毛受屯高陵高陵縣漢屬馮翊郡晉改曰高陵屬京兆徐確屯好時好時縣前漢屬京兆羌酋白犢屯黃白黃白縣前漢屬京兆眾各數萬皆祈洪使遣子降於健符青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張賀度段勤到國斯豚會于昌城魏收地理志魏郡昌樂縣有昌城晉樂縣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縣置將攻鄴魏主閔白將擊之戰于蒼亭蒼亭在河上西南至東阿六十里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斯豚于陰安陰安縣漢屬魏郡晉屬鄴郡對向曰陰安城在濟州領鄴縣北盡俘其眾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少有志尚性恬靜不妄交遊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三十三 思補

歷劉石之世微辟皆不就閔備禮徵為太常謫還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為世輔豈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九月燕王儁南徇冀州取武河間初勃海賈堅少尚氣節仕趙為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傷以評為章武太守封裕為河間太守儁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材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曰能中之乎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恪大笑堅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糜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驚以堅為樂陵太守治高城高城縣自漢以來屬勃海郡晉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山縣南 符萐與張

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符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瑀奔司竹扶風縣有司竹關宋白曰竹在事蓋屋之關漢官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官後魏有司竹都尉唐有折 燕王儁還剋雷諸將守之皆還至龍城謁陵廟 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署其子太原王焜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辟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 甲午符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甯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符雄擊斬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謨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三十三 思補

郎丁纂徵謀謀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會稽王昱令曹曰下令于尚書曹也 昱時錄尚書六條 蔡公做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于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為政矣公卿乃奏謀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謨大辟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下詔免謨為庶人 詔徵吳郡孫資不起資 署字文度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譽為兒童時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奇之謂其外祖辭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

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  
 傾邪雖侯家豐厚而尋常布衣蔬食躬親隴畝誦詠不廢欣然獨  
 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以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晷  
 未嘗不在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  
 輿髣躬自扶持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  
 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調治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聞人  
 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贍之有窮老  
 數人恆往來告案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故愈甚寒則與同衾  
 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  
 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敢侵犯尚  
 書張國明表薦之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尋未  
 及大斂有一老父繼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哭之哀聲動人哭止  
 便出容貌甚清眼瞳方正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莫之測  
 也 是歲大疫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八

晉紀十八

穆帝永和六年

謝勳傳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十五 起永和七年 盡永和十年

孝宗穆帝中之上

魏冉開永興二年秦苻健皇帝元年燕慕容春正月

丁酉日有食之 苻健左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

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 元碩欲表言健

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

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健為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謝勳傳

天王大單于位 苻健字建業 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

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

原公生為淮南公靚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

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廋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

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

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

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撈為左僕射王墜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

師強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

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 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

以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 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

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

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  
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為復讎老病不  
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臬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  
使告於燕燕王雋遣魏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往會之閔聞雋欲  
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廣甯常煒使於燕雋使封裕詰之曰冉  
閔石氏養息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  
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餐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苟非天  
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為己  
像以下成敗而像不信心乎煒曰不問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  
故隱之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蒼輿以  
自重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真為偽取決於金像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二 恩補撰

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遼海及石為界其地皆曰  
遼碣漢思如縣有碣石山傳  
然而立在海旁秦皇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國  
界非此碣石也前漢所謂遼碣蓋即杜佑所言者也 余何煒曰吾  
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  
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乃囚  
煒于龍城 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秦王健以平為大將軍  
冀州牧 燕王雋遣劄 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  
國魏主閔遣車騎將軍胡陸拒襄于長蘆水經註潞水瀛堂陽縣  
西北出石門謂之長蘆水西運常陽縣故城南又東運九門謂之  
東運沃在魏五代志稱長蘆縣屬河間郡劉向曰長蘆漢參戶  
縣將軍孫威拒琨於黃邱 魏收地形志曰鹿郡 皆敗還士卒略  
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  
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變而擊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恩補撰

趙相也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  
 幽州四州之民及氏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遠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  
 相食無復耕者 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眾七萬攻鄴軍于明光  
 宮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  
 辭以瘡甚閉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閉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  
 公豈假汝為命耶要將先滅羣胡御斬王泰乃悉眾出戰大破顯  
 軍追奔至陽平 陽平縣屬東郡魏晉分屬陽平郡前陽平郡治  
 在魏郡東北宋白曰魏州華縣漢為陽平縣後趙  
 移陽平縣 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祗以自效閔乃  
 引歸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秦王健分遣使  
 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四 思補樓  
 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是年關西野蠶成繭  
 野禾被原秦民採以為衣食家給人足 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  
 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  
 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元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  
 使人告元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渤海人逢約因趙  
 亂擁眾數千家附於魏魏主閔以約為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進  
 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棄之從弟也別聚眾自守閔以準為幽州  
 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傳使封奔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  
 放開之子也 高瞻見九十一卷 元帝太興二年 奔引兵直抵約地遣人謂約曰  
 相與鄉里隔絕日久 封奔渤海 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仁結之情約素信重奔即出見奔于門

外各并騎卒單馬交語奔與論敘生平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  
 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再閱  
 乘石氏之亂奄有成實是宜天下服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  
 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奔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  
 臨趙魏遠近之民僉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再閱之亡匪朝  
 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  
 改圖則功參絲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  
 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奔給使張安有勇力奔深戒之侯約氣下  
 安突前持其馬鞍因挾之而馳奔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  
 故相為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也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  
 準放迎降傳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空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五 思補樓  
 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鈞 劉斌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  
 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於鄴驃騎將軍石甯奔柏人 石甯趙州  
 六年十二月已為苻雄所斬此又有 魏主閔焚祗首於通衢拜顯  
 驃騎將軍石甯為都督有兩石甯邪 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啟自鄆城來奔  
 上大將軍大單于薺州牧 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鄆魏主閔擊  
 敗之顯還稱帝于襄國 甲辰濤水入石頭城溺死者數百人  
 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宏豫州牧張  
 遇以廣邱許昌等諸城來降 時周成據廣邱 張遇據許昌 平南將軍高崇征虜  
 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 燕王雋遣慕容恪攻  
 中山慕容評攻王午於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龔閉城拒守恪  
 南徇常山軍于九門 九門魯山郡 來屬常山郡 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邳舉郡

降格厚撫之將邦還園中山侯龍乃降格入中山遷其將帥士聚  
數十家詣劄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毫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  
遣其將劉生拒戰評擊斬之悅縮還自襄國傳乃知張舉之妄而  
殺之常輝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傳釋輝之囚使諸子就見之輝上  
疏謝恩備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傳居昌黎  
二郡皆屬幽州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  
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  
與善子綏撫中山遂安 庫儻官倅帥部眾自上黨降燕 庫儻官  
桓大人庫儻之 九月峻陽太陽二陵被發 峻陽武帝陵 姚弋  
仲遣使來請降冬十月以弋仲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襲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六 思補機

為持節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 逢鈞  
亡歸渤海招集舊眾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 考異曰燕書賈堅傳  
新命命及三載燕祖悅其言并樂陵太守按堅以去年九月其於  
燕至明年始三年若未為樂陵太守豈能安集諸將告諭遂鈞故  
知堅先已為樂陵太守使人告諭鄉人示以成敗鈞部眾稍散復奔  
守非因固年而後燕使正十六國春秋燕書云復來奔者此作燕書者之辭也  
燕使原文遂泥來奔之例鈞鈞奔首今考晉書並無遂鈞來奔之  
事故依燕吐谷渾葉延卒子舜葵立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  
請出師經略中原 蓋上疏于五年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  
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  
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驕靡而已八州士眾資調 請註八州者  
廣也始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  
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

溫又欲以騎虞輸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于會稽王昱曰此  
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  
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  
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猶懼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  
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  
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恩恩先自猖  
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卿此謀意始得了  
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  
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昱草書  
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宏斯會非足  
下而誰但與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七 思補機

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眾  
之所駭遊聲噂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  
風振擐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  
吾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係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  
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  
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宏著所望  
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  
軍還鎮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  
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恩意常謂非宜凶惡之人  
以為必有赦將生心於微幸矣昱從之 燕王偽如龍城觀兵  
於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偽曰啼此詩所謂甘棠者也甘

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盛此其徵者也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羣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甘棠頌 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為歸義王

子承起八年 魏冉閏承起三年秦符建皇始二年燕慕容儼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棧 司馬勳既還

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 水經注渠渠自中山平領口東流逕宜秋北又東逕中山南又東逕龍山南又東逕龍山北 洪自以右族琚琚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 備考按十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八

劉顯攻常山魏主閣 杜洪說司馬勳殺張琚因自立為秦王 改元建昌與通鑑不同通鑑蓋從晉書也

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劉劭以乘強降魏 漢書晉書後漢書魏書 閔擊顯敗之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擊顯及其公卿已下白餘人 考異曰閔擊晉書紀在正月十六日春秋秋紀 焚襄國宮室

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

三月峻平崇陽二陵被發 峻平崇陽二陵 峻平崇陽二陵 殷浩既與桓溫不平

又引接降人謀立功於關外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浩曰比來眾情

良可塞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簡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閒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

人而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 段命張遇張之徒浩不從嚴檢之從子也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 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

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 乙巳燕王儁遣荀羨從軍中文

武兵民家屬於荀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無有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亟白歸於晉當同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於碭

破津 元城縣漢屬碭郡晉屬陽平郡後干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 碭津 碭津縣漢屬碭郡晉屬陽平郡後干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九

以太原王亮為長史 天水尹赤為司馬太原辟瑣略陽權翼為參軍襄與秦兵戰敗亡

三萬餘戶南至樂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 高昌本趙將也時討于秦故稱秦將秦勇之閒 馬中流矢而斃弟葛以

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葛曰但令兄濟登子必不敢害長會救

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為并州刺史鎮蒲阪襄遂帥眾歸晉送

其五弟為質詔襄屯譙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博學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江東人士皆重之 魏主問既克襄國因

遊食常山中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驪幕 驪幕縣自漢以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慕容

慕容霸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眾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眾平幽州斬慕容備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為

坐待戮辱皆自殺閔軍於安喜安喜縣前漢曰安險屬中山郡後漢章帝更名曰復為安險縣屬定州而定州所治之安喜縣漢處奴縣也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

昌之廉臺魏昌縣屬中山郡本苦陘漢章帝改為漢昌魏文帝改廉臺蓋晉省無極廉臺蓋在魏昌界與閔王戰恪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

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

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

自以眾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則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

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

軍從旁夾擊大破之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董圍張溫及閔皆送於薊閔

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慕容恪進屯常山傅命恪鎮中山己卯冉閔至薊傅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安得妄稱帝閔

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

稱帝邪傅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釋慕容段勃與弟思

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允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

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于燕劉雷及弟崇帥

胡騎三千奔晉陽劉雷劉顯弟也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

州牧五月秦主健攻張琚于宜秋斬之鄴中大饑人相食故

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

救於謝尙庚寅燕王雋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容根

右司馬皇甫真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辛卯燕人斬冉

閔於龍城之邊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皆枯會大旱蝗蟲起燕王

雋謂閔為崇遣使祀之節日大雪遂諡曰悼武天王初謝尙使

戴施據枋頭戴施之弟指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棘津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十一 恩補樓

即石濟南津 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尙

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曰

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

子天子固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爾幹以為然

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江南之

也中原謂之白坂天子 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

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甲申秦主健還長安謝

尙姚襄其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

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橋據晉

橋在許昌 尙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尙奔還淮南襄乘輜重送尙於芍

陂尙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尙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



張遇及陳穎許浩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益為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故趙西中郎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史 丁酉以武陵王暉為太宰 丙辰燕王劼如中山 王午在魯且聞魏敗時劼已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劼遣慕容恪封奔陽為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 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頌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繩而下奔於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子申鍾司空條攸等及乘輿服御於劼尚書令士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皆自殺燕王劼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鎮鄴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敏文于涪城斬之蕭敏文據涪城始九十七卷亦和三年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秦以雷弱兒為大司馬毛貴為太尉張遇為司空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休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屬廣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黃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

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字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廢曰為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願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殫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悼歎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選三思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兵法曰先為不可勝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恐伍員之憂不獨在荳糜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吳伍子胥曰臣恐麋鹿游于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纂退屯宏農徵尚為給事中成石頭 丁卯燕王劼遣劼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燕王劼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史夔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并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劭為車騎將軍 慕容恪屯安平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郡 唐屬深州 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劼遣廣威將軍慕容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

王 燕有燕巢于正陽殿生三雛頂有豎毛條為成曰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遂其上尊號於燕王僑許之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相國封奔為太尉左長史陽意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恂為右僕射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僑即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晉使適至燕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改司州為中州建西臺於龍城龍城司州于鄴燕初建西臺于龍城謂之龍都以元魏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國務 秦丞相雄攻王擢於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隴東隴東漢汧縣地張重華以擢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十四 明補

癸永和九年秦苻健皇十二年燕慕容皝元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二月庚子燕主僑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可足渾北世子

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幽宮 張重華遣將軍張宏宋修會王

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丞相雄衛將軍青拒之大敗涼兵于龍

黎新唐書地理志龍州吳山縣有龍盤府舊盤龍也朝首萬二千級虜

張宏宋修王擢棄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為秦州

刺史鎮上邽 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 趙故

衛尉常山李慎聚眾數千人叛燕 西域胡劉康詳稱劉曜子聚

眾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衛將軍苻飛討擒之 以安西

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 五月天疫 張重華復使王擢帥眾二

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

秦詔進重華涼州牧 燕主僑遣衛將軍恪討李慎特降送東

呂護於魯口 酒泉郡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窗中有

聲呼其字曰祁孔資祁孔資隱去來隨夫來修飾人世問其苦不

可謂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巨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

貧無衣食為書生廝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濱

教授門生百餘人涼州牧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

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

牀下者二千餘人 六月秦苻飛攻氏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

丞相雄平昌王曹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初秦主健納張遇繼母

韓氏為昭儀數於眾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

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

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十五 明補

晁謀夜襲健是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晁出外晁固辭不得已而

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于是孔資起池陽劉珍與

侯粲起鄠喬乘起雍胡陽赤起竹呼延赤起灊城池陽縣漢屬

鳳唐為雲陽縣屬京兆郡漢陽城扶風音陽始平郡屬京兆郡

縣漢陽扶風唐改為天德縣為鳳唐府治所屬京兆郡

改曰眾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 秦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 時

兵革頻興糧道迫促吏因緣為奸民多逃亡而朝廷法令滋章有

司莫知所守會稽內史王羲之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

每蒙允納所以東南之民小得蘇息若不爾者此一郡久已蹈東

海矣今事之大者莫過於漕運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

司勿復催迫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

縣不舉二千石必免則事當自辦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

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此由立法不一牽制者多耳思有簡而易從之法乃可久而無弊又倉之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二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者甚眾朝廷立法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獲家及同伍尋復俱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必有善法庶可絕奸朝廷竟不能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藝冠世竝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而書之世共傳以為寶 丁酉地震

有聲如雷 九月秦丞相雄帥眾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壽略定

上洛置荊州於豐陽川 上洛縣漢西都屬宏農郡東漢屬京兆武 帝泰始二年分置上洛郡豐陽川在郡界

飛分討孔靈等 涼州西平公張重華欲誅庶兄長甯侯祚其夜廢中馬四匹悉無後尾重華懼而止 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

卒見上七年弟愷代領部曲浩潛遣使眾五千襲之襄斬其

表授梁國內史魏悛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惡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可妄殺無辜殺充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據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過作亂健

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眾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 山桑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 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

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涼州無雲而雷聲皆

東南引日暴出如火中有三足鳥形見分明五日而止 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救其境內重華庶兄長甯侯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糾

資治通鑑神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穆帝永和九年

資治通鑑神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穆帝永和九年

等結異姓兄弟尉究是有益斯盡集安昌門外綠壁逆行都尉  
常據因諫曰益斯是祚小字今逆行是災之大者請出祚以安涼  
土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為災也吾能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  
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抱罕之功事見九十七有寵  
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  
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甯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  
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  
長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重華字泰臨寬和懿重沈毅少言嗣  
位之初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恤貧窮後以屢破勅敵怠于政事  
希接賓客司直索遐切諫重華然而不能從也世子曜靈立稱  
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命以長甯侯祚為都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穆帝永和九年

思補

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殷浩使部將劉歆王彬之攻  
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敗彬之皆敗死劉歆襄之孫也襄進據芍  
陂 趙末樂俊朱秃平原杜能清河丁燒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  
城邑至是皆請降于燕燕主雋以秃為青州刺史能為平原太守  
嬖為立節將軍元為兗州刺史各留撫其營 秦丞相雄克池陽  
斬孔豨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鄂斬劉珍夏侯顯 姚襄濟淮  
屯盱眙招掠流民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  
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  
歷陽 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立立長君曜靈沖  
幼請立長甯侯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  
曜靈為涼甯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既得志恣

為注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燕衛將軍恪撫軍將軍車左將  
軍彭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燕主傳以  
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鎮常山冀州刺史鎮常山  
霸北冀州刺史鎮常山今  
甲永和十年 秦苻登始四年燕慕容元璽三年代 春正月張  
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為王后子  
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甯侯子庭堅為建康侯曜靈弟元觀  
為涼武侯置百官郊社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浚切諫坐免官  
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  
故能以一州之眾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民不苦疲殿下勳德未  
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  
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穆帝永和九年

思補

隅之地拒天下之疆陲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敦煌宋纖少有遺  
操沈靜不與世交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人岌  
時為太守造而請見纖開門不納岌歎曰名可聞身不可見夫子  
人中之龍也乃銘詩于石壁而去至是祚欲逼為太子傳繼與祚  
書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歿素有遺屬屬諸  
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  
願遂不食而卒 故魏降將周成反周成降見自宛襄洛陽辛酉  
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濟水經注河水過河南鞏縣北有山臨河謂  
北達于河直穴 丁卯地震有聲如雷 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  
赤奔緡城依呼延壽 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  
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曰浩過蒙朝恩

叨編非據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  
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傳先帝明之老年登七十以禮  
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  
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羌帥姚襄率眾歸化  
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為襄所覺襄遂懼懼用致  
逆命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  
傾危之憂將及社稷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  
君之典若聖上含宏未忍誅殛且宜還棄擯之荒裔朝廷不得已  
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郡尉吳郡黃  
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  
安東陽郡唐為婺州信安縣唐為衢州治所自此內外大懼一歸  
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二十

怨不形辭色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咄咄怪事久之溫謂掾郝超曰  
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  
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閉者十數  
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  
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或問之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  
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  
穢時以為名言王濛嘗稱浩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桓溫嘗問  
浩曰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嘗作我溫謂人曰少時吾與  
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嘗出我下也浩幼韓伯浩素愛  
之及浩降黜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植遠詩云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及卒故吏頓悅之上疏訟浩

冤乃追復本官悅之少有義行與會稽王昱同年而髮早白昱問  
其故對曰蒲柳之姿望秋先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昱稱善者久  
之 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述少有令譽與王羲之齊  
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  
之代述為內史始到止一弔而已後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  
當候己輒洒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  
及起為揚州將就徵述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已羲  
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  
所笑羲之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絕當由  
汝等不及坦之故耳既而述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  
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復仕羲之既去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二十一

官與東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  
採藥名山不遠千里嘗汎滄海而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  
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於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  
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欣樂之趣既又  
與吏部郎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  
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遊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比當與  
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  
共歡燕雖不能與言高詠而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以為撫掌之  
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 二月己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  
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水經注南鄉在都陽縣有沙都城河水  
逕東北均水於縣入河謂之均口鎮陽

與南郡漢南陽郡漢建安中分南陽右漢立南郡都步兵

自浙川趣武關折關前漢武關後漢南陽郡春秋之白羽

川縣有浙水後周併入內鄉縣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

燕衛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

燕以護為河內太守 姚襄遣使降燕 燕主檄以慕容評為鎮

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鎮洛水以

慕容彊為前鋒都督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此河南

之 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青泥

藍田藍田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擢亡王

氏故以秦王健道太子苻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平北王碩

帥眾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嶢柳地名在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王

北 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

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眾溫督眾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

敗秦丞相雄於白鹿原水經注霸川之西有白鹿原三秦記曰麗

有白冲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王寅進至霸上秦太子苻等退屯

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

馬雷弱兒等與苻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

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

圖今日復覩官軍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于子午谷破

之勳退屯女媧堡 戊申燕主偽封撫軍將軍軍為襄陽王左將

軍彭為武昌王以衛將軍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

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封安東將軍

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

為廬江王南北將軍度為樂浪王又封弟桓為宜都王建為臨賀

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

王德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儂為南康公子威為安樂王亮為渤海

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王暉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燾為司空

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霸號之第五子也少

岐嶷有器量豁達大度身長七尺四寸手過膝號奇其才寵愛

特甚嘗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

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

倚惡之以其管鑿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坐遷

侍中錄尚書事徙鎮龍城坐大得東北之和備愈惡之復召還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王

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降於姚襄晉南渡後陳

郡長垣 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

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固江簡守 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

史毛難 北海王猛少貧賤以鬻舂為業嘗負舂於洛陽有一人

貴買其舂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不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

隨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敗道須臾引

猛入見一老公據胡牀而坐鬚髮皓白侍從十餘人一人唱云大

司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位俱舂直

遣人送之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委貌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

嚴毅氣度雄遠一切細務不干其慮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

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衿而談當世之務劬若無人溫異

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  
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  
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  
比也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也欲以功名顯於江東  
長安此溫所非真有心想於伐秦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  
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變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  
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  
官督護猛為督護而加之以高官也王欲與俱還猛還山諮師師  
曰卿與桓溫豈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去有薛彊者猛之  
友也與猛同見溫同署軍謀祭酒彊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亦止  
猛猛乃辭溫呼延壽帥眾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

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

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

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秦丞相雄擊司馬勳

王擢於陳倉勳自女媧堡勳奔漢中擢奔略陽 秦以光祿大夫

趙俱為洛州刺史鎮宜陽 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乘於雍丙申

卒秦主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

贈魏王禕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倖人主而謙

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

羅之第二子也生時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

文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威陽姿貌魁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

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年七歲聰敏

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予不失機候洪每

謂健曰此兒姿貌瑋異質性過人頭大鎖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

非常相也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為

速成今汝尚小唯宜飲酒乃求學邪笑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

與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交結英豪呂婆樓暹汪及略陽梁平老

皆與之善符堅事 燕樂陵太守慕容鈞翰之子也與青州刺史

朱亮共治厭次鈞自恃宗室每陵侮亮亮不勝忿秋七月襲鈞殺

之南奔段龕為後燕主 秦太子萇攻喬乘於雍八月斬之關中

悉平秦主健賞拒桓溫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

為大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苻為司空健勤於政事

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

士由是秦人悅之 丙戌燕大調兵眾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

舉 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勢溫於襄陽初溫自以

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方之王敦者溫意甚不平及是西

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

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

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

甚似恨雌溫于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或告燕黃

門侍郎宋斌等謀奉冉智為主而反皆伏誅斌燭之子也宋燭見

獻哀 是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燕主雋如龍城 桓

溫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溫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

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為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諡曰

獻哀 是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燕主雋如龍城 桓

溫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言溫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

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為流矢所中冬十月卒諡曰

獻哀 是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燕主雋如龍城 桓

畏懼之叛已遣人刺之事世祚益懼大發兵警言東伐實欲西保  
敦煌會溫還而止既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  
十一月擢帥眾降秦秦以擢為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  
秦主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命見上卷六年為姚襄所  
虜以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為大司馬驃騎大將  
軍并州刺史鎮蒲阪 是歲秦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

資治通鑑補 卷九十九 晉紀十九 兵

資治通鑑補卷九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〇〇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二十 起永和十一年盡 升平三年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乙 永和十一年 秦苻生壽光元年燕慕容儼元璽四年代 春正月 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三王刺殺楊初初子國率左 右誅三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 史 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是月秦新平有長人 見長五丈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秦主健以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 晉紀二十 妖妄命繫靖獄會大霖雨河渭汎溢于河中得大屨一隻長七尺 三寸河濱有足迹稱是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始歎曰覆載之間 何所不有張靖所見良不虛也乃赦之 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 大如桃二枚 夏四月壬申隕霜 乙酉地震 燕主儼自和龍 還前先是幽冀之人以儼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 之儼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為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 討也 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龔 及秦 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 秦淮南王生性巖 暴昏醉無賴幼無一目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 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 槩不堪鞭極深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四三七



也洪耀既而掩其口因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曠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撈為尚書令 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外黃縣自漢以來屬陳郡舊曰外黃故城在今汴州雍邱縣東會季卒襄進據許昌丁未地震 是月涼州雨雪降霜殺苗稼實行人凍死 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 二 思補

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撈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乙酉健卒年三十三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生字長生健弟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政告會稽王昱曰武陵王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昱以告太

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敗獵而已耳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為言昱善之 秦主生尊母曠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璠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季代璠守枹罕使璠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搆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璠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為鸞為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璠聞之斬季起兵擊祚傳檄州郡欲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甯侯曜靈易搆張玲軍始濟河璠擊破之搆等單騎奔還璠軍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致煌宋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 三 思補

兄修素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眾萬餘人以應璠還向姑臧祚遣陽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諡曰哀公 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廙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坐東井秦分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闔大角者天王坐也東井八星東井與鬼秦雍州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卓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撈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

尙書令俱固辭以疾謂詔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  
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  
卒 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張駿分武始縣立武始郡宋混西走  
起兵必不東向伏道水經郡野澤在  
武城縣東北注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都野即西  
貢之積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在姑臧西爲囉靈發哀聞  
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欲收張璠弟琚及子嵩殺之琚嵩聞之募  
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  
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  
出殿立涼武侯元靚爲主靚音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  
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眾心莫可爲之鬪者遂爲兵  
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  
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元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救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四

誨爲司隸校尉 十二月高句麗王劍遣使詣燕納質修貢以請  
其母燕因劍母見九十七  
卷成帝咸康八年 燕主儁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龜送劍母  
周氏歸其國以劍爲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  
上黨人馮鴛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魏收地志燕上黨太守  
治安民城安民城在襄垣  
縣蓋永嘉中劉琨遣鴛所  
築以安上黨之民因以爲名自稱太守遣使來降 秦丞相雷弱  
兒性剛直以趙詔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詔榮譖之  
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  
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嘗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  
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  
人被脛拉脅鋸頂刳胎者比比有之拉音 燕主儁以段龜方彊  
謂太原王恪曰若龜造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  
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龜志趣龜弟熊驍勇有智謀言於  
龜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眾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難乞降  
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熊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眾繼  
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龜不從熊  
固請不已龜怒殺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五

內復稱建興四十二年時元靚始七歲張璠至姑臧推元靚爲涼  
王白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尙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  
混爲尙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璠命用江東年號眾多歸  
之璠遣其將牛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緜亦據郡叛璠兵潰奔還  
璠遣弟琚擊緜敗之西平人田旅復還酒泉太守馬基背璠起兵  
以應緜旋謂基曰緜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  
口捕舌也基許之璠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冬十月以豫州  
刺史謝尙督并冀幽三州時江左僑立青冀  
并幽四州於江北鎮壽春 鎮北將軍  
段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也故龕  
與之抗中表之儀非其稱帝儁怒  
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爲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驎副之以擊龕 秦  
以辛牢守尙書令趙詔爲左僕射尙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

丙永和十二年秦苻生壽光二年燕慕容儁元  
興五年代什翼健建國十九年 春正月燕太原王  
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段龜帥眾三萬逆戰丙申恪大  
破龕於潛水據載記洛破龕於潛水之南今言未至廣固百餘里  
蓋至潛水而會戰也水經濁水逕廣固城西東流至  
廣固入巨港又 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闕蔚被創  
段龕自稱齊王 恪聞其賢遣人求之龕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  
故置王友之官 恪聞其賢遣人求之龕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  
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備考晉穆帝紀云段龕大敗慕容儁  
恪退據安平與通鑑大異逆鑑益從

十六國春秋 慕容儁傳也 秦司空王墜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

佞幸進墜疾之如讐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每朝或謂墜曰董右

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墜曰董龍是何雞狗董龍榮而令國

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

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曰大司馬國之

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墜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

狗乎墜瞑目叱之洛州刺史杜郁墜之甥也左僕射趙詔惡之譖

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

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

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闕

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關頭懼請降

秦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六 思補樓

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已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

舉眾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段龕置徐州於鄆郡陽都縣杜

水縣 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道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

涼王元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

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惡風通道會故

來修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君征東通

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

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幾也張茂稱藩

於後趙 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

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晉言

鸞與石氏通好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事見承和二年吾不敢信也負殊

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

待之乎槩所以平斗斛一槩張先揚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

之擒張先見九十八卷六年未嘗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

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

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

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

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有也瓘

曰我跨據三州三州謂涼河沙張茂帶甲十萬西苞蔥嶺東距大

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彼

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糧財富有囊括

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日之間不覺易

秦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七 思補樓

主事見九十年 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

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

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

一舉耳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元靚之命遣

使稱藩於秦秦因元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將軍劉度攻秦青州

刺史王朗於盧氏盧氏縣漢屬宏農郡晉屬上洛郡唐屬虢州燕將軍慕容興長卿入軹

關攻秦幽州刺史彊哲于裴氏堡水嘉之亂裴氏舉宗據險築堡

猶有裴氏之名 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

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

餘級 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許拜溫征討大

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

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彤諫以為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  
風發屋拔木秦官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  
推告賊者列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  
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  
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  
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前  
扶風郡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咸陽郡治石  
安縣即漢渭城也石勒更名是郡蓋永嘉之後羣胡所置也猶  
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諡曰明德 姚襄  
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  
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于而  
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 八 魏補撰  
以來潼關之西至於長安虎狼為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  
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  
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  
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丙子燕獻懷  
太子暉卒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  
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  
之道也互還河北以宏遠略襄曰洛陽雖小河山四塞之固亦是  
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慟  
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何為王亮捨我去也 桓溫自江陵北伐  
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行經  
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

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又與僚屬登下乘樓大望中原歎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里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陳  
郡袁宏曰晉諸公諸從公府皆有  
記室掌表疏記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  
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  
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而宏自  
坦如也宏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  
不至八月己亥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隱精銳於水北林中遣  
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拜  
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  
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大  
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 九 魏補撰  
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  
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  
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  
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  
降溫屯故大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  
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  
未至雷頴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  
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以歸姚襄奔  
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尹赤叛襄見  
卷八年襄遂據襄陵襄  
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  
改襄陵為倉昌縣隋唐復曰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  
敗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初溫之伐襄問于司馬許遜遜曰不

得見襄而有大功見襄走入太元中溫問太元是何等也答曰南  
 為丹野北為太元襄必走西北也已而果然遂豫章人也有道術  
 能除蛟蛇之妖人稱之曰真君附錄溫字敬之豫章南昌人也吳  
 中而孕遂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小通曉與物無作嘗從獵射一  
 鹿鹿中之子墮母猶顧顧之未竟而驚因感其情即折矢刻意  
 向學博通經史天文地理律曆五行雜技之書又嗜神仙修鍊  
 之術聞西安吳盧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往師之悉傳其秘遂與郭  
 僕訪名山求善地為棲真之所得遊名山金氏宅遂徙居之日以  
 修鍊為事不求聞達鄉黨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義嘗有貨鐵盤  
 藥者遂售焉久之見其漆剝處乃金也訪其主還之朝廷屢加禮  
 命不得已乃於大康元年起為蜀郡太守時年四十二歲事之初  
 誠吏胥以去貪除煩教之忠孝慈仁忍讓勤儉使民悅服先是歲  
 饑民多負稅郡邑繩之以法民無以償遂至以神丹站瓦礫為金  
 潛塞于縣圖籍民之未輸者使治圃民獲地得金得以償負屬歲  
 大疫死者十七八遂以符水治之活人無數民為之謠曰人無病  
 盜吏無奸欺我君活人病無能為久之知晉室將亂乃棄官東歸  
 民之送者遠至千里或有挈家依之者遂成營壘許家營焉遂  
 嘗憩於柏林有仙女獻劍遂獲神劍之用又於丹陽縣黃堂靖問  
 道於謀母母以孝道明王之法授之遂道益進遂反師焉海昏之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十一

上錄有巨蛇據山為穴吐氣成雲互四十里人觸其氣即被吸吞  
 遂乃集弟子往誅之蛇懼入穴遂乃飛符召神驅出之蛇舉頭高  
 十餘丈目若火炬吐毒斷天遂以神劍裂其腹巨蛇死有小蛇自  
 腹中出亦長數丈弟子欲殺之遂曰彼未為害不可妄誅五百年  
 後若為民害我當復出誅之蛇子遂入于江遂還鄉家居有一少  
 弟子曰適者非人乃老蛇之精來試我也我故愚之庶盡得其禮  
 類耳述其所之乃化為黃牛臥沙磧上遂乃剪紙化為黑牛往與  
 之鬪令弟子施拳持劍俟其鬪酣即揮之中其左股奔入城南井  
 中遂潛射其眼乃知直至長沙於賈誼井中出化為人即入賈玉  
 使君之家先是蛟精慕玉女之美化為一少年謁玉玉愛其才以  
 女妻之居數歲生二子常以春夏之交子然獨出至秋則重載寶  
 貨而歸蓋覆舟所獲也至是歲乃給玉云為盜所劫且傷左股  
 遂乃為醫士謁玉至其堂此曰江湖蛟精害物非一吾尋蹤至此  
 豈容逃避蛟精計窮遂見不形遂乃誅之并其二子皆蛟也賈女  
 幾亦變形遂治以待水故得不變遂因謂玉曰蛟精所居其下即  
 水可速徙居玉從之其地即陷為潭深不可測然潭岸江老蛟  
 雖死餘種猶多遂曰不自以鎮之後且為慮乃設鬼神於城南井  
 請鐵為柱下施入索鉤鎖地祇祝之曰鐵柱若四其妖再興吾當  
 復出自是水妖屏絕城邑無虞遂遊江湖為民除害凡立靖七十  
 餘所以鎮之明帝太興二年大將軍王敦謀反遂與吳猛因郭璞  
 以求見將說止之而敦不從且殺璞時遂與猛亦在坐即舉杯勸

空化為鴉飛繞梁間數一舉目即失許吳所在遂歸舊居數十年  
 不復以時事關心至孝武帝南康二年八月朔旦舉家四十二口  
 拔宅上昇雞犬亦隨逐飛騰而去有頃墜下藥曰車轂各一又墜  
 一雞籠并鼠數枚墮地鼠遺墜出共屬而不死至今其地之鼠類  
 皆拖尾初遂昇舉日其僕許大與妻市米於西嶺間之奔歸泣求  
 從行遂告以善功未備且俟他日乃投以地他之術大夫嶺俱隱  
 于西山不欲人議乃易姓為于夫嶺各有詩留于世于詩曰自從  
 明府昇天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蘇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  
 心妻時日醉舞狂歌踏落花綠羅裙帶月砂往來城市賣生柴  
 祇個西山是我家又曰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  
 只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又曰昨日因遊到翠微 段龍造  
 應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 段龍造  
 其屬段蘊來求救詔徐州刺史蒯羨將兵隨蘊救之羨至琅邪憚  
 燕兵之強不敢進燕遣王騰寇鄆城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復  
 騰斬之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秦主生夜食棗多且而有  
 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  
 非聖人安知我食棗遂斬之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十一

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  
 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  
 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正謂  
 此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十 龕兵尚眾未有離心濟南之戰即謂水  
 濟南者以濟水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  
 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矣自有事  
 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  
 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  
 為高墻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  
 絕城中人相食龕悉眾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時外築長圍先分騎  
 屯諸門龕身自衝澁僅而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

志十一月丙子虜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燕主備具朱禿五刑朱禿殺慕容上卷以段龕為伏順將軍恪留慕容塵鎮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乃還殷彭之子也彭時為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魏誌彭父義為東萊太守與王彌戰而彭死彭又為東萊太守為曹嶷所逐殷推求得彌從子立嶷孫嚴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郡民由是大和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田將軍諸葛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遂等遂音申將二千人守泰山燕將慕容蘭屯泚城泚城即後魏城余謂泚當作下縣下縣古羨擊斬之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一 思補

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太極殿三日 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楊尹王胡之代之胡之虞之子也弱冠有聲譽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嘗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神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是歲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祚秦 前司徒蔡謨卒謨字道明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又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蟻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阻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

后下詔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上疏陳謝竟不起賜几杖門施行馬至是卒年七十六詔贈司空謚曰文穆

元服太后詔歸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 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瑋從數十騎服節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瑋不治節儉專為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是月丁丑隕石於槐里 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暉為太子大赦改元光壽 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二十二 十二 思補

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 姚襄將圍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古曰屈晉公子夷吾所居班志禹貢壺口山在北屈縣東南水經注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五代志汾州昌寧縣有壺口山宋白曰慈州吉鄉縣漢北屈縣今縣北二十一里古城即漢理魏收地理志澄城縣有杏城師古曰澄城漢馮翊之故縣也據載記杏城在馬嶺山北杜佑曰姚襄首杏城鎮今在坊 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敷城唐坊州鄜城縣是也後魏置敷城縣隋改曰鄜城

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蘭襄之從兄也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襲颺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為人彊很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

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眾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三原在漢馮翊池陽縣界宋白曰晉三原縣。載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軍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鷲眉驕日行千里是戰也忽然而倒秦兵擒而斬之時年二十七弟襄帥其眾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孤磐在天水黃縣界亦以公禮葬襄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眾辱黃眉黃眉怒謀弑生發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死者甚眾 戊寅燕主僑遣撫軍將軍參中軍將軍虞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救勒於塞北新唐書曰救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說為救勒唐之鐵勒十五種是也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頭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自東漢以來匈奴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賀賴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二十一 十四 思補

其一 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漢代郡有平舒縣渤海有東平舒縣也 代郡之平舒未嘗改屬代郡以別章武之平舒代郡之平舒當在唐蔚州之北界 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壑所封也其弟在洛門之東生不之悟乃以諸夢之故誅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荊州秦荊州治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輓轅輓也轅前日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羣臣朔望胡謁漏滯請見生曰日已盡乎須待飲訖或日暮不

出百條飢餓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剝牛羊驢馬活燔雞豚鷄鴨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聞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字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鑽上人耳魏晉之閒率以刀鑽築殺人言將刀鑽以上無所用之婆樓以自喻補註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刀鑽上人謙言武人耳註中二說非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二十一 十五 思補

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元德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大史令康樞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廿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長生趨勇未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注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衛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

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  
為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年十三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  
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  
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  
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伴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  
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  
太后妃苟氏為皇妃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  
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  
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  
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疆汪為領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六

而哭之子期氏欲攻之子皮怒之日禮國之許也設有禮焉莫大  
焉乃止遂授之以政蘇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  
虎帥以驍謀殺我子期氏善 猛以兄事之 燕主僞殺段龔阮其徒  
三千餘人 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拜并州刺  
史 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騎侍郎盧江何準之女也禮  
如咸康而不賀 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薛讚為中書  
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  
存者皆隨才擢敘 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  
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拜置征鎮欲與燕秦為敵國冬十月  
平寇略秦境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  
蒲阪以禦之 十一月癸酉燕主僞自薊徙都鄴 秦太后苟氏  
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  
與李威謀賜法死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諡曰獻哀  
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敕為清河公 十二月乙巳燕主僞入鄴  
宮大赦復作銅雀臺 以太常王彪之為左僕射 秦王堅行至  
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於是舉異材修廢職課農桑恤  
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是歲衛將軍咸  
亭侯謝尚卒尚字仁祖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八歲神悟  
夙成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答曰坐  
無尼父焉別顏回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  
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羣藝  
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始到府謁導  
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鶴鳴舞一坐傾想甯有此理否尚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七



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尚為政清簡所莅任每以收攬人物為事後出鎮牛渚嘗於秋夜葉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袁宏在別舫風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尚遂駐聽之遣問焉答云袁臨汝郎袁臨汝者臨汝令袁勸也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是夜所吟即詠史作也尚聞即迎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及遷安西將軍即引宏參其軍事尚又與佳陽羅含為方外之交含少有志尚嘗畫寢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是藻思日新尚每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含後為桓溫參軍時尚為江夏太守溫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累日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者而為非耶故一無所問溫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 齊紀二十一 六十一 魏書

奇其意而不賣轉州別駕舍以廡舍重擾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為長沙相致仕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閒忽有蘭鞠叢生入以為德行之感焉

成升平二年 齊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一年 春正月司徒昱楷首歸政帝不許 初馮翊既以上黨來降 見上永和 又附於張平 又自歸於燕既而復叛燕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秦 于堅自將討張平以鄧羌為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 汾水 也 平使養子蚝禁之 蚝多力捷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 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 河分之間有銅 壁以自守 平盡眾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堅募人 因曰銅壁 平盡眾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堅募人

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眾大潰平懼請降堅拜平右將軍徙其部民三千餘戶於長安以蚝為虎賁中郎將蚝本姓弓上黨人也嘗淫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慙乃割陰以自誓堅既得之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光遂樓之子也至時夜有神光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兄弟遊戲邑里好為戰陣之法羣童咸推為主割土處中部分詳平及長連結賢豪好施愛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性沈重賈略寬大有度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惟王猛見而異之曰此非凡人也 甲戌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焉根欲急攻之評曰馮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今根兵初至形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 齊紀二十一 六十一 魏書

勢方振賊眾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馮與其黨吳相猜忌奮奔王依野呂護其眾盡降 是月伏飛督王饒獻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四達之衢 燕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於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燕主儁以為神以太牢祀之祀時有一虎往來祠前性頗馴狎不害于物 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時 五月大水有星孛於天魁 六月秦王堅如河東祠后土 秋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兒也少有名譽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嚼味無異常日桓溫曰吾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酒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

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溫不之責及至司徒昱欲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領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為西中郎將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司豫冀并所統皆舊郡也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言其才具可以經世於時人流輩中為通也補廷才流謂才調流品註未為得使之處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遠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羣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為適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齊 齊帝升平二年

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薄不能用徐克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鑿為軍司考異曰帝紀謝萬為豫州下云郗鑿為北中郎將督五州軍事徐克二州刺史鑿傳云荀羨有疾以鑿為軍司頃之美微遺除克北中郎將都督河東按帝紀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暉於山北王師敗績燕書十二月荀羨寇泰山殺太守賈堅載記荀羨殺賈堅下云鑿擊敗羨復陷山在故知八月餘未為徐克二州恐始為軍司耳鑿鑿之子也 是月秦王堅自臨晉登龍門頽謂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辭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鬼結草抗秦軍處賦詩而歸 九月庚戌秦王堅遣長安以太尉永安公苻侯守尚書令於時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以中書侍郎王猛為始平令猛下

車明法峻刑道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徹下廷尉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甯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若夫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遷為尚書左丞遂日親幸用事宗親勤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齊 齊帝升平二年

見猛皆屏息 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僞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驎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陽驎攻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樂陽其眾皆降并州壁壘百餘降於燕僞以石僕射悅綰為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曠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僞皆復其官爵平帥眾三千奔平陽復請降於燕 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後漢郡治東武陽武帝咸康二年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改曰濮陽國允改封淮南遷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暉為濮陽王東郡遂名濮陽此蓋無後名東郡晉志武陽縣分燕主屬陽平郡劉昺曰魏州朝城縣隋武陽縣地天寶七年更名燕主備遣大司馬恪統陽鶩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送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十一月辛酉地震 燕主僞欲

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兒丁戶畱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備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時燕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旬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卑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備從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在郡前漢之在縣屬泰山

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眾少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志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三

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眾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為卿曹決關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眾多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社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肯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疆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東修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恩惠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在燕主備以賈堅子活為任城太守持羨疾篤徵還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恆置膝

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乃遠避去監司追求不獲已乃出尚主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征北將軍褚裒以為長史既到京謂佐史曰苟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至是而卒帝聞之歎曰荀令則主敬和相繼彫落王洽字敬和荀令字亦以是年卒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乃以郗曇為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有

賈徐竟二州刺史鎮下邳 燕吳王坐娶段末極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備素不快於坐中常侍淫信段氏因希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遠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污坐備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三

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坐懲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故不為也辯答益明故坐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坐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坐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坐坐不悅由是益惡之旬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棄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眾悉歸劉悉勿祈闕頭奔代悉勿祈務桓之子也

紀升平三年 秦苻堅甘露元年 燕慕容儁光壽三年 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二年 春正月秦王堅起明堂禱南北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父健于明堂以配上帝 二月燕主儁立子泓為濟北王冲為中山王 燕人殺段勤勤弟思來奔 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晉

慧而潛然流涕曰晉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  
早卒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由今觀之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燕太子  
先吾鬢髮中白毛晃曰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謂景先何如吾  
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  
東宮臣為中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自天  
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一也沈毅好斷理詣無幽三  
也疾諛量物雅悅直直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古  
藝業超時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好施輕財勤恤民隱八  
也備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燕太子  
時太子暉侍側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岐知意也雖八德已聞而  
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此其所以損也備願謂暉曰伯陽之  
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備夢趙王虎譖其臂寤而猶  
痛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鄰女子李萇知而告之得尸於  
東明觀下水經註洹水東北直逕觀城南偃而不腐備躡而罵之  
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  
柱不流初虎在時有麻縵道人者謂虎曰陛下當終於一柱殿下  
虎不解其意至是而驗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萇收而葬之  
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率眾討之未克而卒夏  
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叅鐵討平之匈奴劉悉勿祈卒  
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羣  
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廊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  
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創通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思補樓

中者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  
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雖有人狗之喻豈  
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涼州牧張璠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郎中殷劭諫之璠曰虎  
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  
忠鯁璠懼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元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  
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  
曰張璠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眾至二千璠帥眾出戰混擊破  
之璠麾下元臚刺混不能穿甲元姓混擒之璠眾悉降璠與弟琚  
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元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璠輔政混乃請元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  
牧混謂元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  
璠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高昌不  
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榮陽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  
鄧羌為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  
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醢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為  
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  
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  
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  
下之有法也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白石門屯  
於河濟燕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  
攸兵大敗冬十月詔謝萬軍下禁都蠻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二十一 思補樓

物但以嘯咏自高未嘗撫眾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  
 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  
 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  
 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潞潁以  
 接洛陽郟曼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曼退即引兵還  
 眾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  
 既至詔廢萬為庶人降鑿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  
 相次皆沒於燕 是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秦王堅以  
 王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為左僕射餘官如故  
 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暹為梁王 大旱 辛酉燕主偽寢疾謂  
 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  
 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  
 主也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  
 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為周公  
 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坐還鄴 秦王堅以  
 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  
 選如故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任  
 臺處士京兆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  
 羣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為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  
 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  
 莫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為使持節都督  
 北坐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戊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為雲中護

軍成雲中之南 燕所徵郡國兵悉集郡城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 晉紀二十一 三五 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

宋涼水司馬光緒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起升平四年盡海西

孝宗穆皇帝下

元升平四年

秦苻堅甘露二年燕慕容暉建興元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三年

春正月癸巳燕主

儁大閱於鄴欲使大司馬恪司馬陽鶩將之入寇會疾篤乃召恪

鶩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年四十二戊戌

太子暉即皇帝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秦王堅分司隸置雍

州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

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為河南公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備去按魏書及北史皆云楊國子安叛秦殺俊復稱藩於晉安死子世自立為仇池公與此不同

九雜見於豐城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

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為大師參輔

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勳誓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

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

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

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

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

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坐坐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

大喪二鄰觀釁而幸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

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

無識自國哀以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

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

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

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

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龍城在薊城東北故曰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

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

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頌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大

赦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恟懼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

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

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眾將何仰由是人心少定恪雖綜大

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天德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

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

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朝廷初聞燕主備卒皆

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三月己卯葬燕主

僞於龍陵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

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坐為

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

蠡遠孫希為并州刺史傅顛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

淮而澗境內乃安希冰之弟也孫承祖道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匈奴劉衛

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

賈雍遣司馬徐贊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曹荆吳之戰事與盪婦洗瓜之惠梁楚惠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動以非國之利也史記曰楚氏之慮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讎二邑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郢都而去賈子曰昔梁大夫宋就為邊邑與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物勞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廬而種灌瓜惡楚亭令以梁瓜美妙之夜往為楚人掘瓜梁亭有楚死者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往報楚楚人未就日是構怨相禍之道也令人謂為楚亭長夜灌其瓜弗令知也楚亭且而往瓜則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亭大懼因以開於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謝安

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助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常以十五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 常以伎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府發新亭朝士咸送之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既至溫大喜嘗敘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否 冬十月天狗流於西南 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弈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而

獸心不知仁義其積惡內附實食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懼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十一月封桓溫為南郡公溫弟冲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是月鳳皇復見豐城眾鳥隨之 燕太守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燕主暉不許恪屢以為請暉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以犒卒

晉升平五年 秦符堅甘露三年 慕容容建興 春正月戊戌大赦 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東安簡伯都墨卒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克冀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克二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謝安

平陽人舉城降燕平陽時屬張平 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都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 方士丁進有寵於燕主暉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斬之 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眾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都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至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事見上卷二年 自取因厚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河中七郡諸軍事河中七郡魏興新成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 兼新

野義成二郡太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涼驃騎大將軍  
 宋混疾甚張元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  
 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  
 大任殿下倘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  
 稱耳凡儒者多務為舒緩而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  
 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  
 之以忠貞及卒行路為之揮涕元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鳳  
 皇見於河北 五月丁巳帝崩年十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不  
 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  
 迎於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奔為琅邪王  
 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  
 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  
 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贏器甲不精宜深為  
 之備乃多課櫓楯觀察行夜者謹食盡果夜悉精銳趨這所部突  
 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  
 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  
 平梁琛為中書著作耶 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數丈有聲如雷  
 野雉皆鳴 九月戊申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  
 后稱穆皇后居永安宮 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  
 殺之併滅其族張元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  
 政 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雁門殺太守卑勇既而為  
 秦所攻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燕人以平反復不救也平遂為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二十一 五

所滅 乙亥鳳皇集於秦東關送大赦初議赦時秦王堅獨與王  
 猛苻融密謀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  
 蒼蠅入自牖聞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驪而復來堅惡之久乃去  
 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猛融  
 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而洩救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  
 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  
 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  
 謂也 徐亮二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溫將北伐命汪帥眾  
 出梁國冬十月坐失期免為庶人移置通鑑原文此下有遂廢卒  
 字今載范汪之卒於一百三卷齊康元年又移 呂護復叛奔燕  
 置子甯好儒學一條於一百七卷太元十四年 燕無州以刺  
 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燕無州以刺 涼張邕驕於淫縱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二十一 六

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致煌劉肅謂天錫曰國  
 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甯天錫驚  
 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  
 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  
 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  
 駒從天錫至肅斫邕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  
 中邕得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  
 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  
 向邪今所取者止張邕耳他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  
 盡滅其族黨元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輔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元靚為大



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燕大赦 秦  
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  
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  
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  
脩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典章法物莫不悉備 是歲歸義侯李  
勢卒

哀皇帝 諱丕成帝長子也字千禧咸康八年封琅邪王

隆和元年 秦苻登甘露四年燕慕容暉建興三年正月壬子大赦

改元 甲寅減田租畝收二升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收

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  
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

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克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  
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

效假節希冰之子也丙子靈帝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儀服擬於太  
后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丑梁州地震浩聲山崩

燕呂護攻洛陽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  
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疑

之子也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  
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知不

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  
臣溫表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濟奮京然後神旂

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王術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

和以建功業自懷慈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

崩之毀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會無完郭者

何哉亦以地利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基中宗龍飛非惟

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芻稱王公設險險之

時義大矣哉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

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邱墟西夏蕭條 南谷也夏大

地所函吞 并源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士民播流江  
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耶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

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  
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八

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

樂除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

踞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當者無三年

之糧貧者無一澮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

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什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

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

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壹河南運漕

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

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

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

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之簡樸去小惠節浮費審官人練甲兵以

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  
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奈何拾百勝之長理  
舉天下而一擲哉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孫綽字與公何不尋君  
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綽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故溫  
云然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  
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  
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  
滌氛穢廓清中畿中畿王畿也周禮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  
男采衛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言之王畿在九  
畿之中故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  
算但河洛邱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  
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九  
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  
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  
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六月甲戌燕征東參  
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 秋七月燕  
將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護部將段崇收軍北渡屯於野  
王竟陵大守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戎蠻子之國也自漢  
以來屬河南南齊改為伊關縣 頓希  
部將何謙與燕將劉則劉於檀耶則耶敗退 八月西中郎將袁  
真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  
女於燕燕人亦以女妻之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希白  
下邳退屯山陽賈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是歲梁山崩  
癸真甯元年 秦苻堅廿五年燕慕容暉建興 春二月己亥大赦

改元 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於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詔  
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僕射江綽啟於  
禮應服總麻又欲降服期霜曰厭屈私情所以上服祖考乃服總  
麻周禮曰王為諸侯總麻弁而加麻社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  
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霜以為禮總者蓋以帝  
入後大宗則亦氏者頂邪之謂 夏四月燕東將軍慕容忠攻  
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 五月加征  
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  
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又以征西掾郝超為參軍王珣為主  
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謂之語曰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  
能令公怒超驕珣短故也溫氣概高邁罕有所推進與超言常自  
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時謝元亮為溫掾溫敬重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十  
與珣等嘗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  
才也坦之述之子珣導之孫元奕之子也先是會稽王昱辟武昌  
孟陋為參軍陋稱疾不起至是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  
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  
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  
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為高也陋字少孤吳司空宗之曾  
孫也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時  
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母喪毀瘠殆於滅性  
不飲酒食肉者十有餘年親友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  
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  
陋感此言然後從吉陋兄嘉亦沖默有遠量弱冠知名同郡郭遜

常歎其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庾亮鎮武昌辟嘉為都盧陵從事  
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  
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亮於正旦大會州府人  
士豫章太守褚裒問亮曰聞江州有孟嘉其人安在亮曰在坐卿  
但自覓哀指嘉謂亮曰將無是邪亮欣然笑嘉哀之得嘉奇嘉  
為哀之所得乃益器焉後為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  
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吹落嘉帽嘉  
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經思文辭  
超卓四坐歎之俄遷長史隕然正順門無雜賓會神情獨得便超  
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嘗從容謂嘉曰人不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一 馬補撰

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卒年五十一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  
無夸矜未嘗有喜溫之容好酣飲愈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  
遠寄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  
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  
近自然 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  
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劉遠奔江陵 秋八  
月有星孛於角亢 角二星亢四星皆天文 張元觀祖母馬氏卒  
母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  
事泄欽等皆死元觀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  
天錫自立開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弑元觀宣言暴卒諡曰  
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

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奉章詣建康請命也 并送御  
史俞歸東還 穆帝永和三年歸 癸亥大赦 冬十月燕鎮南將  
軍慕容塵攻陳雷太守袁披於長平 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  
屬陳州宛 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代王什翼犍擊高  
車大破之俘獲萬餘口牛馬羊百餘萬頭 剛孫犍書云高車古  
秋歷北方以為故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或云其先何如之甥也  
初何如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  
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日  
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嘗之聞耳後一  
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為窟穴時不其小  
女曰我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神物天使之然因  
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好引營長歌又似象  
其俗悉從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  
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海西北百餘里 以征虜將軍桓沖為江州  
刺史 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一 馬補撰

討斬之初桓彝亡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病須羊以解無由得  
之兄溫乃以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  
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  
也遂厚報之  
甲興寧二年 秦符堅甘露六年燕慕容暉建熙  
五年代什翼犍建國二十七年 春正月丙辰燕大  
赦 二月庚寅江陵地震 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三月庚戌荆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 今西北土民僑寓東南  
者所在以土著為斷也  
其法制謂之庚戌制 帝信方士言斲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  
嶽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不聽幸未帝以  
藥發不能親剪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  
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 水經註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  
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稱西東轉

又西南會汝形如 穎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  
垂因以名城 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溫帥  
舟師屯合肥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  
鎮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  
令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  
辭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  
坦之自述故事常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  
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  
秦上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使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楮圻詔尚書車灌  
止之溫遂城楮圻居之 楮圻在宣城界南史沈攸之自虎監州進  
攻楮圻陶亮等自鵠頭引兵救之對陶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三 思補樓

宜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舊治楮圻城唐長安四年  
移治青陽城按表云春穀縣之楮圻城在江東岸臨當浦須口  
上二十里距建康宮三百二十里南有葦里北有公安成 固讓內錄 內錄謂錄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棟等猶  
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 為後棟等  
反張本  
燕侍中慕輿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置百官皆詣都 燕太宰恪  
將取洛陽 考輿曰帝紀慕容暉成洛陽上云符堅別帥使河南故  
也十六國春秋堅傳  
亦無此舉帝紀恐誤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鳩皆歸之乃使司  
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  
父死於逆亂 見九十三卷明  
帝太帝二年志欲立功以雪替恥年三十餘以刑  
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  
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

軍陳祐守之眾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  
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眾摧破之而洛陽  
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  
守洛陽祐帥眾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  
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秦王堅命公國  
各置三卿 晉制王國置中令中尉  
大農為三卿秦因其制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  
郎中令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黃門侍郎安定  
程憲請治之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假濫如是  
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為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餘  
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卑隸不得服  
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畱安樂五公皆降爵  
為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十四 思補樓

元興三年 秦苻堅建元元年燕慕容暉建興  
六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八年 春正月庚申皇后  
王氏崩 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健東渡河擊走之什翼健性  
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什翼健知而匿之謂左長史燕鳳曰  
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泄言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士也嘗  
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羣臣欲斃割之什翼健曰彼  
各為其主鬪耳何罪遂釋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  
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  
刺史 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揚州淮南之  
平阿下蔡益也宜先從祖約退屯淮南後鎮襄陽固保以其  
淮南郡曲置義城郡於義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因置揚州府縣於  
義城蓋城州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曰義成者言  
以義成軍因而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土失其  
初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時亦僞立於襄陽加江州刺史桓

沖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初沖刺江州領西陽二郡太守今加監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統所領縣屬為入郡 竝假節 司徒昇聞陳祜棄洛陽會大

司馬溫於洌洲今姑孰江中有洌山即其地 共議征討丙申帝崩於西堂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建康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為即安之地 事遂寢帝無嗣丁酉皇太

后詔以琅邪王丕承大統百官奉迎於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

赦 秦大赦改元建元 燕太宰恪吳王丕共攻洛陽恪謂諸將

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

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育之中

軍將軍慕輿度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救之必為

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

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

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燕太宰恪略地至峭澗峭澗谷也峭澗池也 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

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丕為

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梁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

配兵一萬鎮魯陽太宰恪還都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時

閭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 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為元

帥實有愧於四海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御士卒務緣大

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

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壬申葬哀帝及靜皇后於安平

陵 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陽鶩為太尉

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為司空領中書監為歷事四朝年耆望重

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驚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東子孫雖朱

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

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繼為太守楚代之

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為琅邪王 壬子立妃庾氏為皇

后后冰之女也 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稽王昱固讓猶

自稱會稽王 匈奴右賢王曹轍左賢王劉衛辰皆叛秦轍帥眾

二萬攻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

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轍破之斬轍弟活轍請降徙其眾傑

六千餘戶於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木根山在朔方

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

眾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亦秦主生之弟也 鮮卑秃髮椎斤卒年一

百一十子思復繼代統其眾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 梁

州刺史司馬勳為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

坐梟斬之或親射殺之常有據對之志憚局撫不敢發及撫卒勳

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

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母邱曜棄城

走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於成都大司馬溫表應揚將軍江夏相

義陽朱序為征討都護以救之 秦主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

加侍中以曹叡為雁門公劉衛辰為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 十

二月戊戌以尙書王彪之為僕射

海西公上諱齊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或康人年封為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即位後桓溫廢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謝安補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謝安補遺

海西公 在位  
五年改元一

桓太和元年秦苻堅建元二年燕慕容皝建興七年代什翼健建國二十九年春三月荊州刺史

桓豁使督護桓熙攻南郡討司馬勳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

徒評稽首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燕主暉不許 秦雍二州地震裂

水泉湧出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秦王堅懼而愈修德政 夏

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

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什翼健遣左長史燕鳳

入貢於秦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於敬平陵 秦輔國將軍王

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二萬寇荊州攻南郡郡荆

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秦兵掠漢陽民萬餘戶而還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六

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 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涼與秦通見上卷 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秦山太守諸

穆帝永和十二年 葛攸奔淮南厲遂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初隴西李儼以

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張天錫李儼據隴西事始上卷永和十一年十二月羌斂岐以

略陽四千家叛秦稱臣於儼儼也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

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潛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

將趙繼自魯陽戍宛 徐克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

大司馬溫忌之

苻太和二年秦苻堅建元三年燕慕容皝建興七年春正月庾希坐不能

救魯高平免官考異曰希是月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 二

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救勒 秦輔國

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高陽太守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眾

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將軍楊適向金城征東將軍常

據向左南張軌置左南將軍督關中十三州志曰石城游擊

將軍張統向白土首志曰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將軍

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成以討李儼

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斂岐奔白

馬白馬即武都 秦王堅以長為隴東太守 夏四月燕慕容塵寇

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 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

日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與晉廣武置大夏郡唐為大夏

縣屬河州張駿以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州即其地 常據敗儼

兵於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

且請救秦土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六

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白石縣前漢

漢屬隴西郡晉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曰日河州 猛與楊安枹

罕天錫遣楊適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

相持於城下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猛猛遣天錫書曰吾受詔

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

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

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李儼猶未納秦帥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

門延之未及為儼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

軍涼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旄說儼曰以明

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六

資治通鑑補 卷一〇一

四五九

我請救必不設備若棄其意而擊之可以得志微曰求救於人以  
 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  
 猛責微以不即出迎微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以微歸至長安堅  
 以微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 燕太原桓王恪有疾言於燕主暉  
 曰吳王坐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  
 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以  
 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為相況至  
 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  
 秦晉必有窺齋之計言終而卒恪字元恭統之第四子也幼而謹  
 厚深沈有大度其母高氏無寵故恪亦不為孰所知年十五身長  
 八尺七寸容貌魁傑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孰始奇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九

魏補

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規其可否命匈奴曹叡發使如  
 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拜為之副 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真為  
 燕皆在真為太尉下晉春秋在建熙十年 太尉燕書及載記真傳郭拜至  
 八月悉皆非是故附於曹叡降秦之下 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  
 從子奮獲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 皇甫真本安  
 定人仕於燕 拜至燕歷遣公卿  
 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獲兄  
 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  
 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拜還為堅言燕朝  
 政無綱紀實可同也鑿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 六  
 州幽并冀司  
 兗豫也 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叡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  
 使其二子軍實分統之號東西曹 荆及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  
 崇攻宛拔之趙億走燕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雒城擒之

惟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句  
 城縣界新唐志曰向城縣北八十里有傳陽關兩兵戍宛而還  
 秋七月燕下邳王厲等破救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犯  
 其稼田 際也今南人呼黍為稂項安世曰黍有二種正黍如粟  
 其稂田而大以五月熟今荆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稷是也又一  
 種尤高大得之賦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荆人  
 謂之謂黍又謂之藜稂然以秋而熟非正黍也 代王什襲健怒  
 燕平北將軍武強公暉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襲健攻雲中暉  
 棄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正戰沒 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  
 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秦淮  
 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  
 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  
 不問柳雙復與征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  
 燕公武謀作亂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九

魏補

而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微柳  
 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庾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  
 兵反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  
 方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將黎以為信 梁肉飽而易以金  
 弱將為敵皆不從 代王什襲健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襲健命  
 以葦紐約流漸俄而冰合 自代擊河方而渡大  
 河其津曰君子津 然猶未堅乃散葦  
 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棄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  
 宗族西走什襲健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王堅送衛  
 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甯公陽諤卒以  
 司空皇甫真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焉字士秋耽之  
 子也祖母李氏博學有母儀燕王就常升堂拜之焉少清素好學

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策慮甚奇之及就  
即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無有不參帷幄者燕主僞之圖中原  
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為台係爵為郡  
公常乘敝車瘠牛卒之日無以為殮人土莫不痛惜之

秦苻堅建元四年燕慕容暉建熙春正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 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

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  
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

然後并力取之 癸亥大赦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  
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

王斌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願我未有隙  
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

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  
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

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慎無自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  
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

為大司馬沖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璽為侍中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 秦魏公苻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

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蒲阪之險 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為先帝應天  
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

五蒲阪陝城上邽安定 投誠請接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  
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

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三 思補樓

越其敗 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趨蒲阪吳王璽引許洛之兵  
逆天乎 馳解庾園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  
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

因圖關中者太傅評素無經略又受苻氏賂貨因阻其議曰秦大  
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苻庾遺吳王璽及皇

甫真賤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  
異日燕之君臣將有南東之悔矣左傳吳人殺子孫於會稽使

不聽其後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用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  
也索越曰今 巫謂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

采能閉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  
之如言不用何 二月晉書原文有丁巳朔日食癸卯大赦秦楊

成世為趙公雙將苻興所敗毛嵩亦為燕公武所敗奔還秦王堅  
復遣武衛將軍王鑿甯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儼等帥眾

三萬討之夏四月雙武奏勝至於榆眉以苻興為前鋒王鑿欲速  
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

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  
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鑿等進攻之

晉公柳敷出挑戰王猛不應柳以猛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  
蒲阪帥眾二萬西趨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

敗之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眾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  
之秋七月王鑿等拔上邽斬雙武有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為

之秋七月王鑿等拔上邽斬雙武有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三 思補樓



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為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  
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鑿等會攻陝城 燕王  
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  
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禁其親屬多者  
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國之戶口少於私  
子孫亦加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者及佃客 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縮曰今三方鼎峙  
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  
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貨粟帛以自贖給既不可聞於鄰敵  
且非所以為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縮  
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縮先有  
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  
城獲魏公庾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海西公太和三年

秦州刺史

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  
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  
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苟太后曰庾與雙俱  
反雙獨不得道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  
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符雙字仲羣天下之法不可私  
也以范陽公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為建武將  
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 加大司馬溫殊禮位  
在諸侯王上 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述字懷祖少孤事  
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故年踰三十始宦嘗為會稽內史  
莅政清肅終日無事及為揚州刺史初莅任主簿請諱報曰亡祖  
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子坦之為桓溫

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  
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遂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  
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耳初述家  
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為司州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  
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  
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偷人始欺服會稽王昱每言王懷祖才既  
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但以性急  
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  
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順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  
以柔克為用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而壁而已居  
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是月有神降於燕之鄴都自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 晉紀二十一

海西公太和三年

秦州刺史

湘女有聲與人接款數日而去 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  
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起太和四年  
盡太和五年

海西公史

太和四年秦苻堅建元五年燕慕容暉建興十年代什翼健建國三十二年春三月大司馬溫

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初愔在北府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

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欲共獎王室請督所

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自陳非

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并領己所統溫得牋大

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

戌溫率步騎五萬發姑孰甲子燕主暉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

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是月戊辰日暉厚密白虹貫其

中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泝水又淺恐漕運難通

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

縣在州東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穆之鑿鉅野三百里引

汶水會於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徑

水上承鉅野鉅野澤之恒公濟濟自是北注杜預曰濟水因王

莽末渠涸不復鉅野澤之水合流亦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

里日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

里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沂流又若寇不

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

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兗直趨

鄆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

若欲城鄆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

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

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

除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

愆差也此言糧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僂僂秋冬水更澁滯且

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溫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湖陸縣前漢曰湖陸屬山陽郡

賢曰湖陸故城在今獲燕南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

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水經注陳留小黃縣有

有黃墟故曰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

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水經注華水東逕萊城北

於萊林以故鄆城於北林按林渚故城在新暉復遣樂安王臧統

諸軍拒溫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

武陽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魏州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

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坐曰臣

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

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眾五萬以拒溫坐表司徒左

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從軍悉羅騰蓋夷人

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胤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暉又遣

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

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見九十九卷燕不救我今溫

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

燕雖疆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

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

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

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

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補正原文有以王猛為尚書

封孚問於申盾曰溫眾熾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遠巡高岸

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盾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

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

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一 三 思補

又溫驕而恃眾怯於應變大眾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

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糜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

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

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

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九月燕范

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

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

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餌設以釣之乃

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

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眾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

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穆之督東燕等四郡

諸軍事領東燕太守北約日東燕郡江左分隸屬所立也余按石

時所溫自東燕出倉垣擊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

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

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

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

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襄邑縣自漢

郡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秦苻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兗州

刺史孫元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

大司馬溫收散卒屯於山陽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一 三 思補

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

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

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溫之敗

也既懷恥忿且懼遐之勇果故免其官遐發憤而卒真亦以溫譴

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

如秦溫以毛穆之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有大星西流其聲如雷

燕秦既結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郝暉給事黃門侍郎梁

琛相繼如秦暉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暉見燕

政不脩而秦大治因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

收於萬年萬年秦之棟陽漢高帝更名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

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

書即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  
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禮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杜何為不可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備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何為不可  
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闖  
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  
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鄰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疆寇  
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  
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  
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  
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軍行誠勢  
屈於主人然材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百僚陪位  
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  
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坐雄略冠  
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琛從  
兄奔為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  
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而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  
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堅又數奔數來就即舍與琛臥起問問琛東  
國事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業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  
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  
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何用問焉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  
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  
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出賤登貴以塞盈心也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五

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在國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它國之臣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言當答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  
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統未  
諭准而卒 燕吳王坐自襄邑還都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坐  
奏所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  
而不行坐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坐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坐舅蘭建知之以告  
坐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坐曰骨肉相殘  
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  
決內意謂可足不可不早發坐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六

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坐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

都鄙謂能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坐

咸為東都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傷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

顯原陵主原陵石虎虛葬處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

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殿眾騎散去坐乃殺白馬以

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於坐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

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眾心

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

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

辦之坐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

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

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與蘭建郎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一 七 恩補樓

令高弼俱奔秦肅妃可足渾氏於鄴乙泉成主吳歸追及於閿鄉

乙泉成即魏該所係乙泉鳴也在宜陽縣西南洛水之北原上閿鄉在宏農湖縣

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坐威名不敢發及聞坐至大

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

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

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坐謝曰躡旅之臣免

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重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

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坐父子名皆

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坐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

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

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

乃以坐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為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

素與坐善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尚書左丞申紹言於

太傅評曰今吳王出犇外口籍籍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願進之粗

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郎泰瞻

之從子高瞻見九十一卷紹膺之子也泰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

兼程而進比至鄴吳王坐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

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

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

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

愛燕也若燕有覺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穉明

寔斷納善如流問王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觀其君臣相得自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一 八 恩補樓

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

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

言符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

要也前出兵洛川謂荷池鄭義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

得之矣今吳王坐又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

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

小力弱恃我為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

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寇心卒不為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

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

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費也宜耀兵以示之

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

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擾國政太傅許貪昧無厭貨賂上流流水行  
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也水行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  
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  
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更音加

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  
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很多踰於前世公私  
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  
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  
於差調之際無不貪越股預首先貪弱行謂俱資贍無所故人  
懷嗟怨遂致奔亡兵不在多貴於用命立嚴制軍務精擲守宰習  
兵教戰使父兄有陟帖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九 恩補

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諫去華敦實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  
財為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  
萬今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殿殿兼十倍一日之費厥直萬  
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任道捐情肅講所邇而  
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邇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脩彼之願也  
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  
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臬二方可取豈特保境  
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健疲病昏悖蕭子顯曰鮮卑被髮  
左衽故呼為索頭雖乏  
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燕代不若罷就并豫  
以臨二河南聖壘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  
成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

涂中楊正衡曰涂中今濠州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  
假節 初燕人許劭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  
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  
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

二月進攻洛陽考異曰燕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  
月拔洛十六國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猛遣慕容  
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獻莊紀云慕容合之奔還  
鄧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遣紀書云去年桓溫起  
師故從 大司馬溫發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  
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  
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卿君所  
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遠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  
居家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 恩補

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  
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  
存之盛字安國博學善言名理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  
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  
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歷官長沙太守頗營貨貨部從事察知之  
服其高名而不劾盛與桓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察風  
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  
溫得盛賤復遣從事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盛  
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  
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登答曰無小無  
大從公於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何不慕仲

尼答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庚翼子爰客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放答曰未若諸庚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于長沙相

庚太和五年 秦符堅建元六年燕慕容皝建熙十一年春正月己亥

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 秦王猛遺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斌書曰國家今已蹇成梟之

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白軼關取鄴都金墉窮成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監親也謂目豈三百餘卒所能支也筑懼

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遣衛大將軍樂安王斌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一 一 思補撰

令參其軍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坐飲酒從容謂坐曰今當遠

別何以贈我使我觀物思人坐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坐所親金熙使詐為坐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

如讐讒毀曰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

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斌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坐懼而出走及

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邱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

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遺其父為秦所厚疑

令為反開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沙城在也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

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頁資也王猛知慕容坐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坐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

心遂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眾信

之以結燕心未為過也猛何汲汲於殺坐乃為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斌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一 一 思補撰

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

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即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整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

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 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纂

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璠等禦之燕兵先至璠等與戰於武

邱破之武邱即頭文王平諸葛誕改名武邱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南頓在汝南立南頓石虔之子也有才幹捷絕倫

從豁在荊州於獵園中見虎被數箭而伏諸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虎跳石虔亦跳高出於虎虎因困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溫弟冲為苻健所圍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拒者三軍歎息咸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以石虔名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燕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譙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五月庚午令殺牙門孟鳩城大涉圭懼請自效也 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譙戍士東襲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翁然皆應之鎮東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辭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誅涉圭收令尸而葬之 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滌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眾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舉與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暉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眾寡且秦遠來為寇安可不戰吾嘗用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一

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郡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而吳伐之必受其禍杜預注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今福德在燕 福德在燕亦謂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陳之孫也癸丑溫敗瑾於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廣漢妖賊李宏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眾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皇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瑒子梓潼太守斌討宏皆平之 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建及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 據水經注潞川在襄陽縣北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攻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形要明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勿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



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美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鄙固山泉嚮樵及水穴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也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椎賣樵水專之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趣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按渭水不出渭縣水經注有渭水出潯縣西潯縣山或省渭字其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一 十六 恩補

字之誤乎又按溫公舊唐書王猛或評於渭源杜預曰河東閻喜縣北有渭源其地又與潯川相濬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作潯

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軍之眾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連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擄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

戰豫求司隸要君也由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後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勅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聞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一 十六 恩補

赴鄴七日而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志曰天年初併鄴縣安陽屬鄴又汲郡北脩武縣有安陽城

適舊聞寧祖父時故老語及祖父時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入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坐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灑上之言邪初燕宣都王桓帥眾萬餘屯沙亭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爲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皮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賈子五百餘人燕蓋遣兵戍上黨以爲質餘蔚扶餘王子故也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

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暉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前郎中企高勸言於暉曰大王以命世之才遭無妄之運連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啟嘉運靈命暫遷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與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篑之基成九仞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恩竊為大王不取也暉悅從之燕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暉經護二王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也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家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明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巨武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築山巨武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孤死首耶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鴆改元稱帝傳子暉共十九年而亡暉稱孟高艾明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拜其子為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立都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并其眾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疑擊之桓棄眾單走疑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海西公太和五年

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齋苻純為副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與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暉乃疑琛即其情及慕容評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日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習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遠安危身擇去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海西公太和五年

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梁琛樂嵩郝君也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承昌復之終世中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邳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敵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署各有差初王猛入鄴皇甫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十九 魏禧撰

皇甫真故大器也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既為朱疑所殺其子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抗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初桓好脩宮室鳳年八歲時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謂之曰此第好否鳳笑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何足為好因又與之食鳳曰今王之味兼列百品而外有精糠之民

非是小兒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歡賞至是入秦秦人多畏之為後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秦省雍州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入司隸校尉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黎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為秦攻仇池張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二十一 二十 魏禧撰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三起太和六年盡孝武

海西公上

太和六年秦苻堅建元七年代什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

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

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

太守桓石虔等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城慎縣漢屬汝南郡晉

分屬汝陰郡唐盧州之慎縣則梁建之閩南丁亥溫拔壽春擒璿

梁郡之慎縣漢九江邊道縣之地非此慎城

及輔并其宗族送建康斬之秦王堅從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

萬戶於關中處烏桓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諸因亂

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

史中興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并州刺史武衛

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

覆為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

為益州刺史涼州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秦州刺史西縣

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前此未有晉州

手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

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征東大將軍

雍州刺史成平老之子統擇之子也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堅以關東初平

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立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除

正秦上秦朝除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辛未

白虹貫日日暈五重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

于桃山俱難名難收地形志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秦西縣

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

萬伐仇池公楊纂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健世子質格之

傷脇遂執斤殺之夏四月戊午大赦秦兵至鸞峽鸞峽在仇

之秦楊纂帥眾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宏農楊亮遣督護郭慎上靖

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於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萬等亦

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眾降秦纂

懼面縛出降雅送纂於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

秦州諸軍事鎮仇池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事見一百一

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秦王堅既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

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闕負送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

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密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

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

歟以秦之威勇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

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

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

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

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

平公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

斤於秦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陝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葉延見卷成帝咸和四年

好學仁厚無威斷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

渝羌聚也羌人據涪川之地分爲東西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

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為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請朝月望文武並會

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

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

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

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

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善禍及同生何以見之

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奇食而已遂以憂卒視

連立不飲酒遊牧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

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

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牧

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是

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七月秦王堅如

洛陽初堅七歲時遊於御街趙司隸校尉徐統出巡見之於路異

之執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

曰司隸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因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

不凡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耳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至

是乃下書曰士死知己故橋公一言魂祖追勸趙司隸徐統往在

鄰都識朕於童穉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

在所代世子寔娶東都大人賀野干之女北史賀野干即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

志北方賀蘭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救境內名曰

涉圭拓拔珪造魏事始此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八月以

南州刺史別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仲孫光之子

也開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常三年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鎮武始

王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處

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

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

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九月秦王

堅遣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

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於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

陛下為百姓父母豈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

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敗獵誠非急務王洛之

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左傳昔周辛甲之食太

成人之箴曰昔也馬逐鹿為九州維故九道民有寢廟歌有茂草

各有攸成德用不播在帝舜舜冒于原獸忘其國而思其應杜

武不可重用不使於夏家獸臣司原放告後夫虞自是不復獵

蘇如是以戒獵也堅依其意拜洛為官箴左右

太宗簡文皇帝諱暕字宣簡元帝之子也封鄴郡王後徙封鄴郡

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

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又嘗臥對親察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

所笑遂窺視非望驚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此

術士杜良吳音問又音彭光也能知人貴賤溫問良以己祿位所至良曰明

公勳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時又有遠方比邱尼名有道術溫

問以吉凶尼不對而浴於別室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刀自破腹  
次斷兩足浴竟而出謂溫曰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溫猶不寤欲  
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  
春謂參軍郝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  
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耶超曰明公當天  
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懾民  
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  
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牀第  
易誣乃言帝早有痲疾髮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與計參侍內  
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插此言於  
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於  
白石此白石蓋在牛者西南桓元改遷王命丁未詣建康謁褚太  
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  
內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  
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咸念存沒心焉如割  
証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溫始呈令草慮太后意  
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令出溫大喜已酉溫集百官於朝堂廢  
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  
尙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曰  
安國曰阿當倚傍先代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  
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會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  
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尙書事會稽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一晉紀二十三

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  
帝璽綬帝著白紗單衣步下西堂棄橫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  
不歎歎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先是隆和初溫謫  
曰升平不滿斗升平止五年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  
走朝廷聞而惡之故改元興甯人復歌曰雖復改興甯亦復無聊  
生及改元後踰年而桓溫入朝城藉圻又踰年而哀帝夭折葬安  
平人以爲桓公入陛下走之讖驗矣及是而謠言始悉符溫於是  
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  
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蓋即平上幘單衣江右諸是  
日即皇帝位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  
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就懼竟  
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  
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  
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  
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忍袁真叛逆  
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  
世子綜梁王璉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  
之稷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  
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  
史庾嶷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東宗璽欲去之辛亥使其  
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  
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淵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一晉紀二十三

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倚柔皆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即田氏孟氏及甲寅有司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原文以承溫旨誅晞者乃王晞今編考括傳及晞傳并無其事况括傳載於時劾溫大不敬請科罪又言括忠正有幹局豈

公別自有本然要以本傳為正故刪括名并錄其劾溫之事以雪千古 詔曰悲惋惶惶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乙卯溫重

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昔祚靈長公便宜奉

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

其二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衛陽殷清

庚信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縊飲死初庾冰令郭璞筮其後

嗣卦成曰卿諸子竝當貴盛然有白龍為孽及墓碑生金則庾氏

之禍至矣及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從

來其妾秘愛之不令縊知狗轉長大縊入見狗看眼分明又身至

長而弱異於常狗甚怪之將出共視狗在眾人前忽失所在縊

恍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即遣人視墓碑碑果生金未幾而

難作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裕之女也溫將誅友裕女徒跪求

見溫闢禁不納女厲聲曰是何小人吾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

號泣請曰庾王靈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溫笑曰增故

自急遂原友一門庾希聞難與弟會稽參軍趙及子攸之逃於海

陵陵澤中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即其地溫既誅殷庾威勢赫侍

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

臣措於後都超亦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

之共詣超日盱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七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時溫舊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譙王

恬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已

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京

師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

立謂羣臣曰溫前敗滿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不能思

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說載記六十之叟舉動如此

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

府選便宜先是秦王堅命猛以便宜選賢後補六州郡縣守令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

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元德之

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生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

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

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

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

俟東方化洽當褒衣西歸開公東征周大夫為作九服之詩其辭又曰是以有褒衣今無以成公歸分無使

我心悲兮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仍遣侍中梁謨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屏之以遠不

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

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

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文帝紀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天文志太微南門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都超在直帝謂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八

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  
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  
晉令急徵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 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  
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術愧歎之深言何能論因詠庾闢詩  
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畱心  
與籍不以居處為意凝塵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暉同  
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暉大恐求下  
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是憚服帝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  
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遁亦言會稽王有遠  
體而無遠神支遁者字道林陳留人也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  
家世事佛嘗于餘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三 九 九

皆諸名賢尋味之所得也然善探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  
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臯之相馬略其元黃取  
其駿逸耳道淹留建業將涉三載以疾欲還剡安以書留之曰思  
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恨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  
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蹙蹙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干載耳此多山水小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  
不同 醫藥不同者言醫 必思此緣嗣其積想也而遁上書告辭優  
詔許之一時名流竝餞于征虜亭競以坐近其處為榮其為時賢  
所慕如此道既還剡于石城山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水  
餐澗飲浪志無生年五十三終後載述經其墓歎曰德音未遠而  
拱木已積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秦以河州刺史李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三 十 十

領與晉太守遺鍾杓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  
大懼立壇於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  
郎韓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於上邽  
博有口才溫甚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蘇嘲博蘇謂博曰君韓  
盧後耶博曰卿乃韓盧後耳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  
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脫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也同  
坐者無不歎服 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  
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 水經注苑  
川在天水 司繁無所歸亦請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而之長安以司  
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 秦唐水氾濫高岸崩頽安



嶮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

壬戌安二年秦苻堅建元八年代什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

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增為尚書郎北平陽陟田

總陽瑤為著作佐郎晉志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郝略為清河

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為之子也冠軍將軍慕容暉言於

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冀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

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

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

見禽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

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

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 秦王堅詔

開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

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

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

秦太史令魏延言於秦王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

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 是月驃虞見豫章 夏四月徙海西

公於吳縣西柴里救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充監察之

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

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

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驍將發秦王堅祖於灊東奏樂賦詩大

后苻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號三至溺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

莫知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早失明此后妃移動

之象也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於人何其不遠如是遂重星宮

庚希夷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眾夜入京口城晉陵太

守卞耽踰城奔曲阿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為毗陵希詐稱受

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

千人擊希夷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

辰拔其城擒希夷及其親黨皆斬之耽盡之子也 甲寅帝不豫

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

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母子皆

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

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

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謂其人如崑崙也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

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

子為瑯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帝封瑯邪王所生

鄭夫人為會稽太妃 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

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實元之天下陛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

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疑未敢立嗣或曰

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

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而諸必反為所賣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

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功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  
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因讓使萬機停滯稽  
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温等簡文臨終禪位於己  
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  
侯王公故事耳温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術之詔謝安徵温入輔  
温又辭 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  
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管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傅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管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也書監常侍之職也文  
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况臣猛之無似乎  
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  
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一〇三

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秦秦不起至是融謂秦曰君子救人之  
急卿不得復辭秦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  
何其遲也高秦字子伯秦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秦曰  
昔得修公以泮宮發頌詩魯頌泮水頌魯齊宣王以稷下坐聲史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賜館舍於稷下也稷下坐聲稷下坐聲稷下坐聲稷下坐聲  
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坐聲稷下坐聲稷下坐聲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對向別錄曰齊有稷  
門城門也稷下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稷下坐聲稷下坐聲稷下坐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  
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  
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  
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  
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郎秦固請還州堅許

資治通鑑補 卷一〇三

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  
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廣平麻思流寄  
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束裝是暮已符鄉發  
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行令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  
山是國富兵強職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救太子公及長樂公丕等  
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  
默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清河崔宏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  
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  
後紹出為濟北太守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  
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集詣長安自理集憂懼  
遁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九月追尊魯宣王姬王氏曰順皇后尊帝母李氏為淑妃  
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於高平陵 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道祭  
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道海西公門稱  
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  
焉用兒女子言乎平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  
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此左右縛之龍懼而  
走甲午陳帥眾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詐稱海西公遣  
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  
知所為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眾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  
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秘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  
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

為作歌為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 秦都督北藩諸軍  
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鎮十  
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 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諡法五  
宗安之曰孝克定禍亂曰武 在位  
二十四年改元二南  
康三太元二十一

西爾康元年 秦苻堅建元九年代什  
翼健建國三十六年 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幸已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  
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  
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  
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  
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左傳楚沈尹戌  
曰天子守在四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三 十五 恩補

夷諸侯守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是不能不爾遂命左  
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祁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  
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祁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  
幼弱外有疆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首室溫治盧棟入宮事  
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秘官連坐者甚眾毛安之為左衛將  
軍桓秘由是怨溫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夏  
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於秦 秋七月己亥南郡宜武公桓溫  
薨初溫入朝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  
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  
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曰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溫雖殺  
涓而未嘗識涓及問左右乃知涓亦為舉因而遇疾疾既篤諷朝

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  
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  
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  
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  
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其意以為己存  
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眾於是桓秘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  
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使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遂  
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  
溫遺命以少子元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荆  
州刺史桓秘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 楊梁當以江  
州刺史

查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三 十六 恩補

州刺史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  
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甯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  
豁之子也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  
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雖居顯要非其好也沖既代溫居任盡  
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  
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  
之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  
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  
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坐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主幼弱豈  
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  
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

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

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成皆委城奔潰班志沮水出武

水出武 沮水東與谷東合為漢 亮懼退守磐險九月安進攻漢川水出武

水出武 即漢中 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

政安每嘆曰朝廷大事眾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

吳國內史刁彞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前徐兗二州刺史范

汪卒汪字元平少孤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新

寫書而讀之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平蘇峻功賜爵都鄉侯從

討郭默進爵亭侯桓溫伐蜀汪以雷守功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

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故溫恨而廢

之免官奪爵談者莫不為之歎恨而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七

枉直久之忽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

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裁坐溫便謝其遠

來意汪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懷然失望向

之虛位一時都盡汪亦竟歸卒年六十五 冬十月秦王堅使益

州刺史王統秘書監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前禁將軍毛當鷹揚

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劔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

餘拒之戰于青谷亮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

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 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

送降於安十一月安克梓潼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璠救梁

益璠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

益璠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

益璠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

彤于綿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秦遂取梁

益二州邛笮夜郎皆附於秦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鎮成都毛

當為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南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為南秦州

刺史鎮仇池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

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

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氏賊當值元會儀衛甚盛

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

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周仲孫坐失守免

官桓冲以冠軍將軍毛穆之為益州刺史鎮建平太守以穆之子

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以待

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楊尹 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六

歲鮮卑勃寒掠隴右勃寒亦隴右鮮卑也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

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

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猛言於秦王堅曰尾

箕燕分東井秦分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分今彗起尾箕而掃

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按天文志彗中

入東井入度雁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

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昔起燕分而

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

自然之大數也天元十年慕容冲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

隆安元年拓拔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

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

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

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

勢傾動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禱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寅康二年 秦符堅建元十年代什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己酉

刁彘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坦之臨行上表曰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繆結竝志竭忠與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巨甕漢之霍光顯宗之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互參詳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發互數

黃帝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十九

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係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也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募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言謂法為天下之寶補註恐意天下之寶益指安而言自慎重有少年聲色之好非所以保身為國也書社恐非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泰任簡鞅二世而亡豈謂言致患耶 丁巳有星孛於女虛 三月丙戌彗星見於天 秦太尉建甯烈公李威卒 庚寅日中有黑子二大如鴨卵 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

有眾一萬遣使來請兵秦王堅遣鎮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益州刺史竺瑶威遠將軍桓石虔帥眾三萬攻熱江秦甯州刺史姚萇拒之兵敗退屯五城

晉志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開府四年立府梓州之元武縣也事關周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討部 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

與巴郡酋帥張重尹苻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羌與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綿竹 八月秦鄧羌敗晉兵於涪西 九月丁丑有星孛於天市 秦楊安敗張重尹苻於成都南

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於綿竹皆斬之益州復入於秦 冬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

黃帝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二十三 十九

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

晉秘書省有丞有郎 右故曰侍郎 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 晉考按十六國春秋 人以其無能而瘦有妻 博問疆記情度敏達能屬文好直言上書 妾而無兒因謂之肥 博問疆記情度敏達能屬文好直言上書 及而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暹夫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遊遊於 後庭整歎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 夫人下筆 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衛辰南走

乙甯康三年 秦符堅建元十一年代 春正月辛亥大赦 長安大 風秦宮中樹悉拔秦王堅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 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軍徵隱士樂陵王歡為國 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 夏五月丙 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鄒超俱有重名時人

乙甯康三年 秦符堅建元十一年代 春正月辛亥大赦 長安大 風秦宮中樹悉拔秦王堅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 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軍徵隱士樂陵王歡為國 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博之精莫如歡也 夏五月丙 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鄒超俱有重名時人

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鄒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其略曰：苟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雖首陽之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芥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夫莊生者，其言詭譎，其意恢誕，眾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來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謝安傳

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以戶父竟陵太守，蘊爲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魏始置五兵尚書，謂魏錄中兵、外兵、別兵、部兵、禁兵也。封建昌侯，蘊固辭不受，初蘊起家佐晉，作郎，累遷，或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出爲吳興太守，值郡荒民饑，輒開倉賑，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遂大賑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龜、補中書舍人。晉初中書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沈約曰：晉中書通事，又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注左初舍人通事，謂之通事，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舍人掌呈奏案，後省通事。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應時收斂，還省。書中 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選。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優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備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謝安傳

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將軍是為四禁左衛右衛將軍是為二衛衛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衛將軍士也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關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學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學識者遂絕罕常幸太學問博士經典憫禮樂遺缺博士盧諶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編集惟周官禮註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不衰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為宣文君周官學遂行於世宋氏幼失母及長父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安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東西流轉宋氏身推鹿車背負父書諷誦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

晉紀二十四

三

輟蓋則採樵夜則紡績教逞以周官逞遂學成名立 是歲長安

樵人於城內見金鼎走白秦王堅堅遣載取既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鐘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四起太元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太元元年秦苻堅建元十春正月壬寅明帝加元服皇太后下

詔歸政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會稽內

史郁情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浙江東五郡謂

永嘉新 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

事豫江之六郡謂豫州之歷陽淮陽 自京口徙鎮姑孰謝安欲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王植為方伯故先解沖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是

月秦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秦王堅

命作池養之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

之出也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順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

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二月辛卯秦王堅下詔

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

帝王易為自承相遺世髮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

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三月秦

兵寇南鄉拔之山巒三萬戶降秦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東漢

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

人麇梁及霍以圖楚氏執麇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也後漢梁

南之霍陽山也漢帝用巴益蠻以定三秦則板眉蠻也後漢梁

遵攻新城置柏華城破後漢梁南則春秋梁氏之繁落也其後又有

夏五月癸丑  
皆野居之所謂山靈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

地震 甲寅大赦 涼州白張天錫嗣位之後災異屢見姑臧北

山楊樹生松葉西苑北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地地震陷裂水

出西平地震五十日又火然于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淫不已

好遊宴園池校警祭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

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

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汙之吏逢颶風

則惡克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其飾辭拒

諫如此初天錫之殺張嵩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事見一百

五年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其子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

於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以焦氏為左

貴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二

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輒切諫不聽秦王堅聞之下

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

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河水

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盤謂周虓曰以此

眾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

十萬旌旗數百里謂虓曰朕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

知在伐涼州時今 堅又命秦州刺史苻池河州刺史李壽涼州刺

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苻萇後繼秋七月間負梁殊至姑臧張天

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

榮中錄事席仿曰仿音力以愛子為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

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眾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

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

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遠知其不捷也天錫

讓秋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閭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

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

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殿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

下東不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甯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

以葭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

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閭負梁殊八月梁熙姚

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于河會城降之志允吾縣有清石津水注河至允吾與大河會者清

石津在青巖山之河會城在二河之會與允吾音皆術甲申

貴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三

苟萇濟自石城津關驍曰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濠縮城拔之馬

建懼自揭非退屯清塞水經注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

逐而武城西北載記楊非逐而武城西北載記楊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雷據帥眾三萬軍

於洪池天錫自將餘眾五萬軍於金昌城金昌城在安西將軍敦

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查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

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張寔分金城之

武郡宋白曰關州廣武縣本漢枝關州在金城之南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為國家用

苻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

散走辛卯苻萇及常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

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入將禁旅十總死兵寵

任極矣今卒困于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



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仍癸已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  
趙充哲帥眾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水經注河水自  
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  
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  
白馬面縛與觀降于軍門苟莫釋縛焚楓送于長安惠帝永元元  
州刺史遂有涼土共  
九主七十六年而亡涼州郡縣悉降于秦張駿初立時涼州諸曰  
劉新婦飯米石新婦炊殺蕩蕩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解者  
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九月秦王堅以梁熙  
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  
大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秦置北部尚書以掌北蕃諸老北  
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與太守  
秦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  
尚書郎兩正十六國春秋蘇膺下有為字謂以蘇膺為敦煌太守  
也今以上下文義觀之還是以蘇膺及張烈同為尚書郎  
故仍依通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  
守高昌漢車師之高昌也張氏始置  
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敘梁熙清儉  
愛民河右安之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宋皓為主簿  
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桓冲聞秦攻涼  
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胤遊軍河  
漢為涼州聲援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  
泛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收沒皆罷兵 初哀帝減田租  
畝收二升見一百一卷  
隆和元年至是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米  
三斛獨在役之身 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長安移為  
存淮計也劉衛

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  
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羗尚書  
趙遷御史中丞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  
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為鄉導洛  
韓之弟也苟莫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  
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  
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  
乃苟莫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  
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眾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堅曰  
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代王什翼健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  
秦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兵皆不勝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  
白部令狐德棻曰魏時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  
與魏俱起為部落又使兩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  
衛辰之族什翼健之甥也與秦兵戰于石子嶺石子嶺當雲中盛  
自夏州北渡鳥水一百二十里至  
可朱渾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健病不能自將  
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  
捷復渡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健遣雲中初什翼健分國  
之半以授弟孤事見九十六卷  
成帝咸康四年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弟  
翰早卒寔子珪尚幼寔容妃之子闕婁壽鳩紇根地于力真窟咄  
皆長什翼健妻秦女為妃見九  
卷長十七卷康帝建武二年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水  
河水南入雲中積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  
西河水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鄒道元註曰昔漢桓帝西幸  
檢中東行代地洛陽人賈廩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  
日子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改姓為單戶

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 諸子任  
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津在雲中城內而二口餘里  
夜執兵警備斤因說什翼健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  
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繞廡帳伺便將殺其  
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健什翼健性寬厚智勇仁恕死非其  
命國人思之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  
雲中部眾逃潰國中太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  
也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  
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  
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  
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劉衛辰本匈奴鐵弗種皆不可獨任宜分  
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六

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襄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  
爰命兩師分討黠戛役不淹歲窮殄二兇倖降百萬關土九千五  
帝之所未寶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  
班功授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  
軍以鄧羌為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  
其疆大務勝不休北成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  
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以  
慕容垂為冠軍將軍時紹吾屬但當受身以待時耳初秦人既克  
涼州議討西陲氏羌西陲西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壹不  
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征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  
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曷  
飛忿其特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  
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氏羌氏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  
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  
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與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復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  
武將軍給鹿盧鼓蓋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殺秦五原太守而叛  
五原郡也魏晉省其地于荒 庫仁擊衛辰破之並至陰山西  
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桑乾  
舊代郡晉省拓跋後置桑乾郡唐屬朔州善陽縣界久之堅以  
魏收志拓跋力微時次南諸部有庫狄部後改爲狄氏 久之堅以  
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代來在北河西蓋秦  
者居此是歲乞伏司繁卒國仁立

丁太元二年 秦符堅建元十三年 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

新羅弁韓百濟也居漢東漢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地時為新羅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扶沮不附韓地 趙故將作功曹熊迺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官室器玩之盛堅以

迺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暉曰自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廢今又重

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富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暉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覆垂第二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入相食何也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閼

伯主辰實沈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云然農曰星宿者天之象憎惡者人之情人情豈能主使天象敢問二子之前參辰

實沈遺靈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八

云何泓不能對坐甚奇之 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閏三月壬午地震 夏五月丁丑地震 秋七月丁未

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桓豁卒豁時譽雖不及

弟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強寇故功業不建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荆梁益南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荆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

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元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嗣少有

清譽與弟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其在江州莅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橋嗣以弟代之桓沖以養人彊盛欲移阻江南

此江南也 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

虎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立全重江南輕成江北南不屏陵縣界地名

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

路去不遠乘其疲蹙撲躡為易於是自江陵徙鎮上明 晉志上明郡房陵縣界水經注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峻北據大江江沱

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湖上故以枝江為稱杜預曰上明即今江陵城桓沖所築也 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

遇蘊乃受命沖在荆州聞南陽劉麟之名請為長史麟之不屈沖乃親到其家麟之手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在爾光臨

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 實沈遺靈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九

禍與沖言話父使麟之自執壺供賓沖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暮乃還長沙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

麟之同志友善不願州郡辟命沖備禮肅恭辟為別駕粲感其意乃起應命麟之謂之曰卿道廣學深眾所推仰忽然改節誠失

所望粲笑曰足下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市亦可隱在我不在物麟之無以難麟之字遺民雖冠冕之族信

義著于羣小凡庶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造去麟之家百餘里有孤姥病將死嘆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麟之聞其言即為之殮葬好遊山澤志存遊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

一淵水之南有二石困焉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度欲還迷

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既而更詣尋訪終不知處也 初中

書郎都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  
遊散地常憤邑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  
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  
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遠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  
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其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  
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為之元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  
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 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彪之字叔武年二十  
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卒時年七十三初謝安欲增修宮室  
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東府在建康殊為儉陋元明二帝  
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也都坐殆不  
御史臺官會坐之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十一

謝安

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惜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  
密計憤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元三年秦苻堅建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  
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  
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  
帥樊鄧之眾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南陽郡魯陽京兆尹慕容暉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領  
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  
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  
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  
船百餘艘以濟餘眾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  
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  
甃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  
人城桓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憚秦兵之強而不敢進丕欲急攻襄  
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糧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  
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  
功哉丕從之慕容暉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  
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太極殿榜而難言之  
試謂曰魏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  
橙書之比訖顏鬚盡白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  
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甫有此事使其果爾有以知魏德之  
不長安遂不之過獻之之子也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十一

謝安

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與兄徽之操之俱  
 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容問安王氏兄弟優  
 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曰吉人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  
 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  
 走七八歲時學書義之率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  
 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義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謝安嘗問  
 君書何如若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  
 知嘗經吳郡顧辟憚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  
 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若無人辟疆勃然歎之曰做主人  
 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一者不足齒之僉耳便驅出門獻  
 之傲如也不以屑意又嘗遊會稽云從陰山道上行山川自相映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三 忠 忠 忠

發使人接應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徽之亦卓犖不羈吳中  
 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  
 請坐徽之不願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  
 無此君當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壁皓然獨自酌酒詠左  
 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進門  
 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輿而來輿盡而返何必見安道  
 耶 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  
 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基劫之勢 征南謂符丕也時符誡軍攻  
 其陽基劫者以基勢險兵勢  
 也圖基者攻其右而放手應  
 之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功 東西竝進丹楊不足平也秦王堅從  
 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

係帥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 淮陰盱眙皆徐州屬今其山曰雲山 超越之弟  
 係羌之從弟也 係羌見一百一卷 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  
 穆之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 秦梁州刺史韋鍾國魏興太  
 守吉挹于西城挹郎之孫也 杜佑曰徐州西城縣南九里吉 九  
 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秘書監朱彤為正 正酒 人以極醉為限  
 秘書侍郎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天垂酒池  
 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  
 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又曰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  
 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禮  
 待君宴不 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  
 宛獻汗血馬朱鬣五色鳳騰身秦王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忠 忠 忠

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巴西人趙寶起  
 兵涼州自稱晉西梁校尉巴郡太守 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  
 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鎮  
 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鎮之兄也 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  
 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  
 徵下廷尉秦王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  
 虛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戕勿復持面見吾也 周旋在秦密  
 與桓冲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為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  
 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以成其名耳赦而不  
 問 是歲天鼓鳴

元四年 秦苻堅 春正月辛酉大赦 秦長樂公不等得詔

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

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

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

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

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亦笑之所

用重所要輕也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

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 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

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

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轅轅遠

幸沮澤乎下澤之地曰沮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

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十四

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連破秦兵秦兵引

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于秦請

為內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

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秦將軍慕

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

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亮

是秦太史奏有星見于外國之分當有聖人輔中國得之者昌聖

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樺道安方欲致之以輔朕竝遣

使求之至是破襄陽乃獲道安又聞習鑿齒以脚疾廢居里巷乃

與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乃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

三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譏鑿齒之跋也鑿齒先爲

桓溫別駕使于京師時簡文帝輔政見而重之及還溫問相王如

何答曰生平所未見遂大忤溫旨出爲梁陽太守鑿齒知溫覬覦

非望乃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煥光武終于晉愍帝于三國時

以蜀爲正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溫益惡之遂以足疾廢棄焉

道安者常山人也師事佛圖澄及石氏之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

餘人渡河南遊襄陽鳩摩羅什在西域聞來風範謂是東方聖人

初安生而左臂有一皮團腕可得上下而不可出手謂之印手

菩薩鳩摩羅什天竺人也晉書載其詳世爲國相父炎聰慧

有美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龜茲王聞其名迎爲國師王妹才

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因適以妻焉什在胎

時其母慧解倍常年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十五

通及長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妙達吉凶言符契爲性率

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于心未嘗介意專以大

乘爲化諸學者皆共師焉龜茲王令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

抗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什踐而登焉 桓沖以襄陽陷

沒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

秦以前將軍張蚝爲并州刺史 兖州刺史謝元率眾萬餘救彭

城軍于泗口欲遣開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音 部曲將田泓請沒

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

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

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畱城音謝元揚聲遣後軍將

軍東海何謙向畱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

城之眾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考異曰謝元超云何謙進解彭城紀及謙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兩徐襄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下邳是二城俱陷也 賈克州治中徐襄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兩郡保成之 三月壬戌詔以疆場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

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原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天疫 癸未使右將軍毛穆之帥眾三萬擊巴

中以救魏興巴中即 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穆之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眾二萬圍成都以應

穆之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

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閉口而

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成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 挹參軍史穎得歸得

拒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

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瑒之

高密侯 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浴于三阿晉僑置南襄青并四州于江北三阿今實

其地 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涂音 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

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元自

廣陵帥眾三萬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頭帥騎逆戰

元與戰於塘西斬之秦軍大敗丙子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

等又大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進次石梁帥眾五萬攻盱眙難

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河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合戰

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帥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

難超復大敗元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

令李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糧難超北走僅以

身免謝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

大怒秋七月櫓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

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鎮湖陸前漢壽湖陸故湖陸章

改曰湖陸今成湖陸縣漢陽山陽郡晉分湖陸為平陸魏

收地形志高平縣有湖陸城當在唐兗州任城縣界 王顯為揚

州刺史戊下邵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

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

過之 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

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七

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嘗云酒政使

人人自遠 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是歲秦大饑

庚太元五年秦苻堅建元十四年 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

將軍鎮薊二月作教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

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

省石勒置石安縣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

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

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

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

而更使受教於書生非所以厲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

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秦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行唐

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  
為使持節都督益南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  
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為將相而  
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  
成沈孤於漢水耳為五束手就縛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於  
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為福桓  
文是也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  
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  
桓鮮卑東引句麗西濟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奈何束手就徵  
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元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十八

西魏

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眾迫於凶  
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  
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  
州福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  
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護衛及呂光帥步  
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督魏傳詣郡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  
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北海公重熙蒞城之眾與洛會屯中  
山有眾十萬五月饗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  
安北海公重熙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  
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漢縣帝興平二年武成太守  
張雅前置西海郡於居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十九

西魏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秦  
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  
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  
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  
能無亡乎

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衛將軍與沖皆開府儀  
同三司 六月甲寅震命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一人 甲子大赦  
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為司徒固讓不拜 秦王堅召陽平公融  
為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  
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  
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泝



雍氏十五萬戶九峻山在漢西胡雲使請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  
 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擊校尉楊膺為  
 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  
 戶為長樂世卿長樂郎中令略陽垣傲為錄事參軍垣氏姓也後  
 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不之妻兒也午  
 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鎮龍城中  
 書令梁譙為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  
 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鎮晉陽河  
 并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婿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  
 為都督豫洛荆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豫州牧鎮  
 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豐陽在洛陽東北也宋白曰豐陽漢商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年

川 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不至  
 灑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  
 頂安世家說伏義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三寸六分也廣  
 六寸象六合也女上曰池下曰宮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琴也  
 上圖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  
 廉而不亂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甘竹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  
 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  
 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揚雄琴清英曰琴瑟五弦而天阿得胎阿得胎博勞父是仇綏  
 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阿得胎阿得胎博勞父是仇綏  
 兩雅賤伯勞郭璞曰伯勞似鴝鵒而大飛不能朝辨其上下而  
 已廣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勞仇綏不知何物補註阿得  
 胎亦鳥名其鳥多脂然脂則不能飛飛則不能食求食則其  
 脂則能飛每自鳴曰壓得脂壓得脂人因而名之其脂可食味甚  
 美歷之亦不死肥甚則又就人求脂人亦不殺以其肉不可食耳  
 歷阿想通用口楚音轉也音夏敬正傳父通盤原父作別父然考  
 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從人留鮮卑一旦  
 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及至末年急龍或鮮卑情於政治整又

援琴而歌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自清是誰攪合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  
 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然終不從其意 九月癸未  
 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遵據交州反 秦王堅以左  
 禁將軍楊瑒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  
 為雷州刺史 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十二月秦以  
 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鎮襄陽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鎮許  
 昌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內史毛瑛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瑛之  
 年 上四

辛太元六年秦苻堅建元十七年 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精舍  
 專精講經所業為義今備 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年  
 從雅肅之會孫也 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二月東夷西域  
 六十二國入貢於秦是時四夷賓服湊集關中四方種人皆奇貌  
 異色晉人為之題目謂胡人為側鼻東夷為廣面闊額北夷為匡  
 脚南蠻為鴈蹄秦王堅遂恃其富強欲示遠人以侈懸珠簾于太  
 極殿前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  
 飾之又使熊迦造金銀細鈿金為綖以縹之縹音延 尚書金部郎  
 中裴元略引茅茨瓊室之事以為諫堅乃悉命去之以元略為諫  
 議大夫 夏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歷二年乃  
 止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  
 遜交州平 秦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秦王堅減膳徹懸以迎和  
 氣至于月乃雨先是有僧涉公者自建元十一年至長安靜處



稱借之不聽 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嘗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討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迴輿東巡告成岱宗禮也宗東岳也特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此千載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鳳山之宗故曰岱宗 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遣師居二年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滅之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斷睦內外同心以臣

賈泊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五

賈泊通鑑補

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牛福德在吳歲木星鎮斗牛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遠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楊俊注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紂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遂行 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按兵積穀以待其變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雙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張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閻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爾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勢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眾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

賈泊通鑑補

卷一百四十四 晉紀二十四

五

賈泊通鑑補

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最爾江南獨遠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則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眾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眾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且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

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  
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閒進言十一  
月堅與道安同登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  
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降  
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溼沴氣易構五行之  
沴氣勝則為  
疾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  
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  
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  
必不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  
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  
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墮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  
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  
今朝野之人皆言言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  
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  
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  
鶴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  
秋冬以來眾鶴夜鳴羣犬哀鳴廢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  
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  
公洗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  
之謀主而陛下遣之管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  
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天

思補

秦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  
政蘭何罪乎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  
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是歲秦關中  
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四

天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二十五 起太元八年 盡太元九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癸太元八年 秦苻堅建元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歇

車師前部王彌寔為鄉導 三月丁巳大赦 始興南康廬陵大

水平地五丈 彗星掃東井秦洛陽地陷 夏五月桓沖帥眾十

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

蜀拔五城進攻涪城虜揚將軍郭銓攻武當龍驤將軍胡彬攻下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築陽

拔之 萬歲城名蓋近築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 秦王堅遣征

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帝州

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於新

野垂軍於鄴城 鄴城縣屬襄陽 桓沖退屯河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

桓石虔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

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沖以壽陽北接盤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乃求白領

江州刺史詔許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財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

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濟可先為

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道盛之為少年都統是

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

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

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詔諫之言以會

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

悔無及也堅不聽 順陽太守丁穆在秦志存報國至是因秦傾

國入寇潛與關中士人倡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 八月戊午秦

王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三十萬為前鋒以兗州

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

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寶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垂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

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

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

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

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頰口

頰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頰水出 陽城縣屬乾山東至下蔡入淮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

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

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

五千援壽陽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

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

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棊賭墅安甚常劣於

元是日元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頓謂其甥羊曇曰以堅乞汝  
安遂遊陟至夜乃還初桓冲移鎮上明自以德望不及謝安故委  
之內相而以四方鎮捍為己任至是聞秦傾國入寇深以根本為  
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以三千人不足為損益而欲外示  
閑暇乃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  
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  
不暇遺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社  
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大條事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  
壽陽秦西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  
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郟城杜預曰江夏縣也胡彬聞壽陽陷退保  
碭石水經注淮水東過壽縣北有碭石水又北逕山嶽中謂之  
碭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杜預曰碭石今汝陰郡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三

秦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於洛澗橋淮以逼東  
兵水經注洛澗上承死馬塘水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  
軍糧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  
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平陽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  
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  
壽陽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陽者按舌乃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  
等以為強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  
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  
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致力勸石從  
序言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  
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

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  
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  
請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步陣  
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八公山上今壽縣北四  
里世傳漢淮南王安好神  
仙忽有八公皆謂晉師索詣門求見門者曰晉王好長生今先生  
無駐養之術未敢以問入公皆變威遠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廟  
食於此山者乃左吳朱驥任黃潘波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  
公為神是世謂晉師初會晉于淝水子聞堅入或以威震鼓吹助於  
嶺山神亦以相與之說及堅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慨然  
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陽平公融  
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  
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僕與公緩轡而觀之不亦善乎秦  
諸將皆曰我眾彼寡不如退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四

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磨  
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元謝琰桓伊等引兵八千渡水擊  
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  
勝追擊至於青岡青岡去今壽縣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  
塞川淝水為之不流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  
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  
王堅所乘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臣下不得乘以賜  
王公耳趙彥達續古今注石虎皇后乘帶以純  
雲母代紗四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騾驢駝十萬餘復  
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  
進盞漿豚脾者堅食之天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賜帛十匹

綿十斤辨曰臣聞白龍狀天池之樂而見困像且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安受不為忠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天愆顧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五 慕容德

而不取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晉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王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賈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晉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合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王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邯鄲成等守漳口隨郡太守夏廢澄之攻成斬之暉棄其眾遁去至滎陽慕容德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擲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問其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

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未嘗之亂命官樂器皆沒於石江左朝令早後漢得登歌食樂之樂猶有未備大前未明帝又訪阮孚等增備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工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德不再問兵之空而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安嘗問德探拾樂人以備七業并購石磬雜樂始備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器又入關右今使苻堅獲其樂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輒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且龍鄴舊都陵墓所在乞過展拜以申罔極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六 慕容德

根本傾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高颺每聞風飄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續閔亮尹固帥眾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成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成并州鎮軍將軍毛當帥眾四千成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舍中垂將至河橋夢行路路窮願見孔子墓傍又有八墓覺而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不可行也孔子名邱八以配邱此兵字也路其有伏兵乎垂以為然自涼馬臺結草從

以渡水... 注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 其北有神馬亭西去白

河平此涼馬亭在東郡白馬亭對黎陽岸... 安得越梁洛而至此

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諡曰哀公

妾度聽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過也時人

擬之王粲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者尤善斷獄奸無所容

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是夕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訟豐有

罪而豐不認遂引發妻鄰察而妻之問曰汝行住處頗有怪異

及下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而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

馬停水中覆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淫行

黑而髮而心悖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獲者獲者云憂狀於遠

三枕遊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授豐枕豐憶之皆不從之

妻乃自沐枕枕而寢口舌知之矣周易以為水離為馬乘馬而

渡旋北而南者南坎至離三爻同變變而離離為中坎為坤

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史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

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謂之囚矣里

有罪而生無罪而死馬左澤水也左水右馬馬字也兩日昌字也

其焉昌殺之乎於是從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

期以新沐而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執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

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為盜時日

垂暮母及路人其知孰是乃訟之於官既見而笑曰此易知耳令

二人竝走先出風門者非盜強而還入強正色謂先出者曰汝

其奸好揭伏如此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

軍固讓不受 謝安培王國寶坦之子也少無士操不修廉隅

安於道子使離別之於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

安帝由是稍疎忌之 初開酒禁 漢建安中曹 增民稅米口五石

或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賦稅米三升哀帝即

位改田租賦收二升太元二年帝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

稅三斛惟還在役之身至 秦呂光進及流沙流沙互三百餘里

其地苦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

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必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水深三尺遂越流沙而西 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

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

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險亦即將流沙地

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人不防者必致危難秦飲日流沙地在

掖居延縣西北杜佑曰流沙在沙州敦煌郡西八十里鄯善道元

謂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峻峻之山在

西海郡北流沙又遷浮海際市之國又遷於鳥山之東朝雲國

西歷昆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大焉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

荒山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

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隄動搖

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塞遂不復見且視其處南北五

里東西二十餘步鱗甲隱隱於地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

暴風滅其迹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願將軍勉

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 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

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類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類

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懷挾大言曰苻氏往因趙

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借八州疆宇既肯宏綏之以德

而乃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敝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

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輩之是役也難以免

矣吾嘗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八



者擊而併之眾至十餘萬 慕容垂至安陽安陽在魏西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不不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勅垂於座取不因據鄴地兵垂不從不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晉朝王國置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殺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款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國之徒思亂者眾故丁零一倡旬日之中眾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盛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日垂在鄴如藉虎腹咬常恐為肝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可為垂

書治通鑑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九

下使兩虎相斃皆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為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矣今不取必為後患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翼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眾曰吾輩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平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聞有眾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

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河內距新安郡止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勅兵從己令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逃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慶書告於燕中見太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慶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苻飛龍麟慶進策盡啟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為後麟慶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遠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謂斌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為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丁零之眾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蓋成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所乘在洛陽西

書治通鑑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十

秦鳳 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眾三萬關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河內以別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蒲池在鄴城外盜不驛馬數百正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百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列人縣漢屬東郡魏晉屬廣平郡其地在鄴城東北魏收地形志詳焉有列人縣亦屬魏郡

甲大元九年秦苻堅建元二十年燕慕容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列人已起兵矣慕容農上騰段延皆勸翟斌秦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與慕容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秦平原公暉以不來赴君君既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

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符飛龍閉門拒之翟  
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稱木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  
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耶獨不念將軍  
今日殺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  
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秦穆公晉文公皆以諸君之力得平  
關東當以大義諭秦秦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垂以洛陽四  
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  
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眾降垂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  
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羣  
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榮德為車騎大將軍封  
范陽王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議大將軍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十一  
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應揚將  
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眾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  
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  
利謂其妻曰惡奴其妻之語即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妻何妻曰  
耶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  
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  
我乎利曰死生唯耶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主已舉大  
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  
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  
為旌謂旂也使遣秋說屠各畢聰與屠各卜勝張  
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救勃并和救勃易陽烏桓劉大漢易陽

國號晉國馬平郡到時曰唐洛州各帥部眾數千赴之農假張  
斌神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督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  
晉屬陽平郡 收其軍資器械遺蘭汗段遺秋慕容暉略取康  
塞牧馬數千匹其地地形志廣平郡汗燕王垂之從舅讀聰之子  
也於是步騎雲集眾至數萬驥等其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驥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  
至不敢封賞將士稍秋曰軍無資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  
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  
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儂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  
北召光烈將軍平叔及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東  
晉屬濟北郡 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十二  
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騎討之農曰越有勇智之名今  
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眾  
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惟敵  
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  
趙秋及參軍茶母騰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  
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  
費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懼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會軍士  
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眾不  
乘夜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  
陳于城西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  
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應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

而人秦兵披靡農督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  
 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  
 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  
 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山公庫儼官偉為左長史前尚書  
 段崇為右長史榮陽鄭裕等為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  
 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  
 及甥宇文弼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二十七  
 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  
 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其弟叔規亦帥眾數萬會垂于鄴長樂公  
 丕使姜讓謂讓燕王垂且說之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鑿與勤  
 王誠義遺踪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十四

此過舉然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  
 安全長樂公使盡眾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  
 何故聞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天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順公若迷  
 而不復孤當窮極兵勢恐車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  
 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  
 軍風殊類別一見傾心親如宗戚龍騰勳舊自古君臣際會有如  
 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  
 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  
 塞源左傳晉率陰戎伐潁景王使屠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  
 衣服之有冠履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  
 冠毀履本塞源豈非謀也自可極其兵勢矣更云云但惜將軍以  
 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

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不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  
 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怒復書曰責之曰朕以不德承承靈命君  
 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  
 爰命六師恭行天罰而元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  
 朕躬社稷之不隕者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  
 以元相爵卿以都侯庶宏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忍毀冰操  
 柳惠條為汪夫覽表惋然有愍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歸  
 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敵血斷金  
 披心輸赤謂卿食楛懷音保之借老豈意蓄水覆舟養虎返害悔  
 之晚將何所及誕言誇眾比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  
 倫哉垂表以孟津之失龍之鳥非羅所職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  
 會自擬故云然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十四

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  
 顯布赤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廢興豈復由卿但長  
 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  
 焉而已 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冲遣上庸太守郭  
 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  
 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 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  
 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癸丑垂以  
 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併入  
 鉅鹿縣有廣阿澤在鉅鹿縣界  
 大將 豐城宣穆公桓冲聞謝元等有功自以失言悲恨成疾二  
 月辛巳卒冲字幼子溫諸弟中冲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冲謙  
 虛下士而性儉素不愛著新衣嘗於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

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緣何得故沖笑而服之  
初郁盤庚亮庚璽臨終皆有表樹清親戚唯沖不然但與謝安書  
云妙靈靈寶尙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  
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朝議欲以謝元  
爲荆江二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  
河東太守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且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  
難制乃以石虔爲豫州刺史梁郡太守桓石民爲荊州刺史豫州  
刺史桓伊爲江州刺史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伊  
在豫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及爲江州以邊境無虞宜以寬  
恤爲務乃上疏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  
合小縣除諸郡遺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五

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既不易  
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勝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賢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襟乃越  
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廷有愧色 燕王垂引丁  
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  
分處老弱於肥鄉晉志肥鄉縣屬平原郡魏收曰天不初併入梁  
新興城以置輜重 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秦燕之舊臣有貳  
心秦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  
從之秦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  
曰去就以道可爲君子矣 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  
遣賚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郡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十六

不從燕者尙眾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  
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  
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  
之本汝巡撫民表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於辟陽地理風  
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魏 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  
收地形志長樂郡信都縣有辟陽城 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  
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  
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都垂大悅  
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大  
休 秦北地民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眾  
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  
車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

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楮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冀勸堅宜遣重將討之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散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眾二萬進攻蒲坂堅使寶衝討之 庫儻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儻為安定王 秦冀州刺史卓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城縣屬渤海郡唐為蔚州鹽山縣 高邑侯亮重合侯諶守常山固安侯驎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鑿秦王堅之從叔紹謀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垂之弟子也 慕容泓聞秦兵且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十七 慕容泓

至懼帥眾將奔關東秦鉅鹿公散驍猛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立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懸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懸鼠一名甘口鼠食物彼自知困窮 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欲弗從戰於華澤華澤即華之澤也 秦兵敗為泓所殺遺龍驤長史趙郡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軍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百餘年經國律自此以後姚萇之後秦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 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郎姜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尹緯者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

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氣岸魁梧議論爽概每覽野傳至宰相立勳之際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先是妖星見東井緯知秦將滅心竊自喜踊躍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其友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耳至是遂為萇之佐命 秦寶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眾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衛乘輿還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爾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者也而合宗蒙有兄弟布列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十九 慕容泓

端雖曰破滅其實如歸秦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今泓誓如此則欲去者朕當相咨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泓冲及垂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秦庭鬼夜哭三旬而止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衝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慕容隆將騎衛之垂僅而得免衝中書監裕之子也輕財

好施年十餘歲見老父荷擔於路引歸問之知其賢謂其父曰宣  
子一飯著名春秋斯老父也宜給宅一區奴一口日供膳以終其  
年裕高其志而從之及長身長八尺有智略 竟陵太守趙統攻  
襄陽秦荆州刺史都黃奔魯陽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  
陽來降 梁州刺史楊亮帥眾五萬伐蜀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  
陸兵三萬為前鋒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  
等拒之 秦符定以信都符紹以高城皆降於燕燕慕容麟引兵  
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  
之者十餘萬 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秦王堅自帥步  
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塢首善戰記也 氏塢在北地 使護軍將軍楊璧  
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九

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安公谷同官水皆在 今耀州界魏收地形 志北地郡有同官縣真若七年置在治日同官本漢故縣地晉 為頻陽符秦於政嗣北銅官川道銅官改中後秦太武罷廢軍 銅官縣後周武帝移於 今所附以後唯作同官 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  
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方食推  
案而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苻  
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  
為尚書令後秦王苻邁子嵩為質於冲以請和 將軍劉春攻魯  
陽秦都貴亦遣長安 後秦王苻帥眾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  
等拒之為其所敗獲楊璧及右軍將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  
吏數十人苻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符亮符謨皆降  
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符亮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秦幽

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符冲帥二州之眾以擊燕燕王垂遣晉朔  
將軍平規擊永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敵兵敗規進據  
薊南 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 秦王堅  
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道撫軍大將軍方成驪山拜平  
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  
拒冲冲與暉戰於鄠西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  
衣執持長槩在陣後戰酣大呼班隊何在於是婦人競進皆毀裝  
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帥大敗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  
河間公琳帥眾三萬拒冲於灊上琳宇皆敗死冲遂進據阿房城  
琳有文武才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綺藻清麗高  
步一時宇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二十

聰慧美丰儀每夜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  
妻以女其妻不聽不識乃置酒飲宇令女窺而自決女曰觀宇姿  
才豈終為人牧羊者哉遂棄之仕堅歷官京兆尹以尚書領前將  
軍二人皆堅所信愛故使拒冲及皆敗死冲勢益盛先是有童語  
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竹實不食乃植桐竹  
數萬株於阿房以待鳳皇之至至是冲果入據之蓋冲小字鳳皇  
也 秦康回兵敗敗退還成都梓潼太守曷襲以涪城來降此晉 西師  
捷之 荆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河南太守高茂北成洛陽此晉 自襄  
河北向 己酉葬康獻皇后於崇平陵 燕慕容特功驕縱邀求  
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忒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  
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非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

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獲彙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騁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騁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將許之封衛虜色止之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失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驕兜以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乃辭之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羣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燕引滹水以灌鄴故斌欲決滹以潰之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救之斌兄子真夜將營眾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實與冠軍大將軍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王 思補

擊破之真還走邯鄲大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龜茲王帛純窮急呂光自去年進軍攻龜茲乃傾國財寶重賂賒胡以求救賒胡蓋又在龜茲之西 猗胡王遣其弟唃廝囉將酋帥騎二十餘萬唃廝囉一人族將官解也漢時西域諸國各有酋帥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劄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鎖射不可入又以革索為網謂箭策馬擲人多有中者秦軍甚懼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拒之呂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選營相接按陣為句鎖之法精騎為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甯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

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旄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光乃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騰腰環丹髦萬計盈廢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 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大原王楷騁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於承營 鄴中芻蕘俱盡削松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屯新城鄴肥鄉也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真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稅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戊寅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王 思補

呂文穆公郗愔慕循字方回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功名之際澹然不競累官黃門侍郎時吳郡守缺欲以愔為之愔自以資望少不友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遊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遺世之風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閒人事頓絕及簡文輔政復薦而用之累遷為五州都督雖居藩鎮非其好也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克二州刺史謝元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 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仁遣其

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南乘勝長驅進據唐

城中山郡之唐唐縣也九月謝元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州刺史張

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太保

安上疏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 恭

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其疆若斯

大呼責沖曰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初堅

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

三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擅寵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至是堅恩以舊意感沖乃遣使以錦袍稱

詔遺之沖道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符氏以酬毅好堅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五

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敗至於此按記曰秦人率謂鮮

白虜單為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謝元遣陰陵太

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符助陰陵晉書謝元傳作淮陵軍至琅邪則來降堅

之從子也徑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雖為方伯有若

素士耽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元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

不知老之將至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所與晤言不

過一二人而已王忱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法汰問曰見王

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

忱醜而慧國寶美而劣故明云然其作物侮人如此謝安嘗設講

請之朝士忍坐並搗唾壺則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坐者

以為不及尤善識味人有殺雞食之者朗曰此雞極恆半露檢之

果驗又食雞肉知黑白之處後為王國寶賭死臨刑為詩曰四大

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裏冥心乘和暢未覺

有終始者符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釋真在承營與

公孫希宋傲遙相首尾公孫希劉軍仁所遺宋傲王承所遺長樂公丕遣宦者先從

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

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

復振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收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鄉以應興收

地地形志南趙郡柏人縣有柏鄉城九城志曰柏鄉故城春秋時晉鄆邑五代志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柏鄉縣屬趙郡燕

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

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之廣阿為

慕容農所執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五 晉紀二十五 五

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被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

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

零陵公慕輿度之子常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

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眾聞亂自潰希奔翟真

庫仁弟頭谷代領庫仁部眾 秦長樂公丕遣宦者光祚及參軍

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眾

少不能赴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

會謝元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碭嶺碭嶺城齊北郡治所沿河

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沈約曰晉書帝弟驃騎將軍濟陽國滑

臺范成大北使時河已南徙滑州及白馬縣皆在河北古滑州已

將軍顏延劉襲軍於河北河北滑臺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



之劉嬰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遂請  
 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  
 西路不通長安附沒請帥所領係守鄴城遠與參軍姜讓密謂楊  
 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明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  
 懼不獲而公蒙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誓為表許以王  
 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通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不乃  
 改書而遣之 謝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波河守黎陽恬之修之  
 曾孫也 滕修為吳將孫 恬之亡修歸晉 胡廷以克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徐克青  
 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主苻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  
 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莫曰不然  
 燕人因其眾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爾關中吾當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五

移屯嶺北 嶺北謂九嶷之北凡新平 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  
 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與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  
 川自將其眾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  
 之 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為新平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為前  
 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怒之秦州新平人缺其  
 城角以 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苻至新  
 平新平太守南安苻輔欲降之 苻輔氏也 秦氏外城 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遣  
 勾令馮羽 通音 尚書郎趙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  
 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柰何遠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  
 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憤彼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諸  
 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  
 秦之眾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其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

遊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繼西處士王嘉字子年輕舉止醜形  
 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始隱  
 東陽谷擊屋為穴而居之諸從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餘穴不止  
 乃棄而逃於倒虎山下有候之者至心則見否則隱形不見衣服  
 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終不能及企而取之衣架愈高而崖亦  
 不大 水經註倒虎山 宜能知未然人以此是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苻  
 及苻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眾聞之以為堅有禍故  
 聖人助之三輔望壁及四山氏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  
 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  
 營口破之遠退屯無極農屯秦城以逼之 秦城縣前漢屬真定後  
 置秦城縣 秦州遼東之從兄也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五十五 晉紀二十五 五

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暉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暉白堅以  
 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已許暉王嘉謂堅曰  
 惟慮作違陳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  
 也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既而天塞大雨堅不能往事覺堅召暉及  
 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得  
 出門大眾便集暉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暉師  
 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暉及其宗族城  
 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養於臣者宋耳家為  
 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開得出奔慕容冲 燕慕容  
 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燕王垂以秦長  
 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其西走之路無遠見謝元

元斌徵不任子然後出兵遠固陳不款誠并述楊曆之意元乃遣  
劉牢之歷括之等帥眾二萬救鄴不告餒元水陸運米二千斛以  
饋之 秦梁州刺史潘猛乘漢中奔長安 秦州之地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五十九

晉紀二十五

三十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六

宋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二十六 起太元十年盡太元十一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 秦苻丕太安元年燕慕容垂二年後秦姚萇自崔二

秦正月秦子堅朝饗羣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

子 慕容冲即皇帝位於阿房 是為西燕 改元更始冲有自得之志賞

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

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一

三十八

後秦王苻罽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

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冲戰於仇班渠

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

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冲遣尙書令

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賈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

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

與賊於成武 成武善人名關中大 大破之斬首三萬 燕帝

方宋守王佐與朔將軍平規共攻蕭王承兵屢敗二月承使宋

敵燒和龍及薊城官室帥眾三萬奔壺關佐等入薊慕容農引兵

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

勢翟真望見陳兵而出請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動勇而翟真懦

弱今簡精銳望真所在而衝之真走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眾爭門自相蹈藉而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 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冲戰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阿城即阿房宮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冲所掩引兵還 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沈約曰江陽郡劉璋分犍為立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冲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眾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羆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於韭園堅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六 晉紀二十六 三十一 思補錄

之不至 西燕主冲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主邵安民等實謙曰君雍州華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冲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鹿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定宋奴之孫也 秦陽人鄭燧以郡來降 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驍騎大將軍農游都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邑高邑本郡縣漢光武即位於此改曰高邑屬常山晉志屬遣從事中郎陸遂音近出遊期不還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遠

目下參佐目下參佐言其近在目前也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板以遂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吏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眾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驍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雖爭送軍糧倉庫充盈程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參且營中山官室欲迎參都中山也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孫就人姓名蓋立柵於黎陽界劉撫屯屯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敗之劉牢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六 晉紀二十六 三十一 思補錄

之與參戰不勝退屯黎陽參復還鄴 初呂光既破龜茲獲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處之強妻以龜茲王女什固拒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逼以妻之光嘗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及是光以龜茲饒樂欲置居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謂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眾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坐於葦唐淵坐曰晉秦氏合相待為疆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

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卒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

五橋澤在臨洮縣北爭燕福軍坐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

丈淵會秦救至得免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每戰奮不顧身前後

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坐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

愛使為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眾就

晉穀於枋頭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

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

坐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坐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軍農為

前驅前所假授吏賈遠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張攀乃服農之智

略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為姦諂者所構扇與太保安有隙安

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手成出鎮廣陵之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六 晉紀二十六 五

邱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

史李不復取益州 秦取益州見一百三卷唐元年 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

後秦王甚使人謂苻輔曰君方以義取天下豈難忠臣邪卿但帥

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萬五千口出

城畏圍而吮之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秦王堅追贈

輔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翟真自承營徙屯

行唐 行唐縣在唐縣北 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

人共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眾多降於燕 五月西燕主冲攻

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遂乘驕馬而避墮落

湖中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側垂繩與堅不能及馬又

踟而授馬堅援之得登岸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

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晉難

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

臣之義然今寇難股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

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

秦也三輔之民為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為

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困於

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

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後無遺恨

矣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

二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

勿為妖形歎歎流涕悲不自勝眾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六 晉紀二十六 五

有死無移衛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為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

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爾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

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

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

將山 新唐書地理志京兆郡有武將山水經注扶風杜

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冀非園李辯奔魏彭和正慙自殺

聞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為益州刺史鎮成都友少好學不持節檢

性嗜酒常其所遇不擲士庶為荆州從事時桓溫有集而不召友

友託事求見進坐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

聞白羊肉美一生未嘗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

須駐了無慚色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

誕肆非治民才不許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集僚佐為別友至尤  
 晚問之友答曰昨奉教旨首且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  
 我只見汝送入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慚回還以  
 解不覺成流緩之罪溫頗愧焉乃以為襄陽太守為政舉宏綱不  
 事小察甚為吏民所安及遷廣益二州刺史治亦如之 庚戌燕  
 王垂至常王圖翟成於行唐命帶方太守王佐鎮龍城 六月高  
 句麗寇燕遼東燕平北將軍慕容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為高  
 句麗所敗高句麗遂陷遼東元菟 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  
 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白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  
 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  
 旱饑井皆竭 後秦王苻自故縣如新平 漢安定郡有安定縣  
後漢皆省故曰故縣 秋七月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六 一 思神機  
 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苻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  
 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望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  
 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  
 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氏豪  
 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秦長樂公丕帥眾三萬自枋頭將  
 歸鄴城龍驤將軍檀元擊之 檀元晉將也 戰於谷口 谷口在枋頭西 元兵敗不  
 復入鄴城 燕建節將軍餘廢叛自武邑北趣幽州燕王垂馳使  
 救幽州將平規曰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違命出戰為  
 廢所敗廢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發西翟成長史鮮于得  
 斬成出降垂屠行唐諸阮成眾 太保安有疾求還詔許之八月  
 安至建康 甲午大赦 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詔加殊禮如

大司馬溫故事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  
 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  
 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深曰此客娓娓為來  
 過人王導亦深器之與王羲之許詢沙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  
 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  
 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蔡錮終身蓋棲遲東土常往  
 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  
 泛海風起浪湧諸人竝懼便唱使還安神情方王吟嘯自若舟人  
 以安貌閒意怡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驚動不坐安徐  
 曰如此將無歸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量性好音樂自弟萬  
 喪十年不聽絲竹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  
 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以此譏  
 焉常疑剽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  
 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  
 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  
 定自江道滯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乃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  
 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嘗懼不  
 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  
 六里止者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大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先  
 是安發石頭而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眾亦怪之尋薨  
 年六十八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縣而歸者還詣安安  
 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而捉之京師士庶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七 思神機

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鳥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其鼻以教之及至新城築塙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塙太山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闌年行不由西州路晉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發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慟哭而去庚子以司徒瑯琊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 後秦王長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曰長次應歷數可以為惠堅頓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胡羯鮮卑氏羌五胡之次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其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八

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傳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莫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明靈堅死寺主麻沙蘭當於堅曰可為我作宮既而寺左右民家死後棺槨至者常見堅怒曰不為我作宮將盡無復災年正月二日民諷祠以太牢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暉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暉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侯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主懸以曠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秦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州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永自壺關帥騎一萬來會丕始知長安不守秦王堅已死乃發喪即皇帝位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交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晉將略席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於苻融 燕王暉以晉王和為南中郎將鎮鄴道慕容農出潞騎塞歷凡城趣龍城會兵討餘賊慕容容騰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黎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陝口水經注清河自廣川東北流逕麟黎故城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麟黎之屬也應劭曰廣川縣事在燕東津濟之所謂之歷口也懿放之字也封放見九十九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九

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善無縣前漢屬陽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漢末日棄之荒外又被柔然於意親山意親山蓋即意辛山觀辛語相近後漢書帝賀蘭純突鄰乾突諸部大破之六月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珪依對庫仁見一顯弟兀遲婁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六眷因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剗勿洩也因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健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驚殿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

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耶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  
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

顯疑梁六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  
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

取所部以奉珪賀悅為什翼統時為外朝大人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  
神軍中三日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亢泥舉家為之請乃得

免故南部大人長孫滿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奔五原亦見一百

四卷太元元年五原亦見一百秦郡魏晉秦之荒外時拓跋寔君之子湜亦聚眾自立滿欲從之

烏渥謂滿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是君欲什翼健不如歸珪滿從

之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庚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

染干以珪得眾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乙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四 十

以告珪侯引乙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

輪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

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 九月秦主丕以

張蚝為侍中司空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

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

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

氏為皇后子甯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鑄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

昶為濟北王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班志敦煌郡屬至原昆侖

禾縣屬晉昌郡對陽日瓜州常樂縣屬廣至縣分屬宜禾

禾縣李暹於此道掠與郡所屬常樂縣武德五年改鎮為縣秦

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李暹者事

師前王之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詎敢移其地中尤阻者住焉

地勢高峻入度昌盛因名高昌其地有漢時高昌郡焉高昌郡

後因以 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  
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

阻之要互先守之而奪其水高梧谷口當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

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伊吾關在伊吾郡 晉度此二阨雖有子

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健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

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

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

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

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眾望推忠義

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

西連王統楊璧王統時刺秦州 合四州之眾掃兇逆甯帝室此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

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

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

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盾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

姚皓別駕衛翰帥眾五萬拒光於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

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還歸國之眾遣

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盾戰於安彌安彌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 大破擒之

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

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其餘將佐各受職位涼

州郡縣皆降於光獅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雲泮晉志日漢分

則丹等縣置西 郡其地當要 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

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口將軍受詔平西  
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  
君父之讎耳豈何如逆氏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  
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尉祐與彭濟俱執梁熙光寵信之  
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山是不悅光以祐為金城太  
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與城以載記參  
城在九吾之西白土之東 乞伏國仁聞秦王堅為後秦王其殺謂其豪  
帥曰苻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眾豈非天乎夫守常迷運  
先達恥之見幾而作城寨之舉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  
河二州收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渾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  
匹歸為左輔武彞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志 恩補樓

隴右遣使邀不共擊後秦不以定為雍州牧衝為梁州牧加統鎮  
西大將軍與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  
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楊定尋徙治歷城儲蓄於百頃百頃自  
以東保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因其所號假之其  
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釋幕人蔡匡據  
城以叛燕釋幕自漢以來屬清西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秦  
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至匡與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  
下而外敵奄至其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秦之兵不  
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秦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秦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匡遂降燕主遂殺之且屠其壘 慕容農至龍城休士  
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志 恩補樓



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竟及符鑑殺之存疑秦世元二十年中山七月慕容暉克中山執鑑此又云麟拔博陵殺暉據燕秦春秋書之然必有誤又據前所執者符鑿今所殺者符鑑不知是一人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眾救竟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 燕王縶北如中山謂眾將曰樂浪王招流離賈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官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丙申縶始定都中山杜佑曰後燕郡中山今博陵郡唐昌黎縣秦村定據信都拒燕王縶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十四

丙太元十一年 魏拓跋珪登國元年秦苻登太初元年燕慕容垂元年西秦乞伏嗣仁建義 秦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自武西出至牛川牛川以北皆大漠也據魏紀高祖之來處也珪乞師於燕自牛川至牛川屯于延水出代谷以會燕師又據水經注于延水出長川城南則長川即牛川也班志于延水出代谷且如塞外則牛川亦當在且如塞外也又明元帝大獵于牛川登金山拓地志金山在焉即代土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眾魏書曰魏初自北荒南遷置四部刻契記事庶圖考訊之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法訪刑罪者皆隨時決遣 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為外朝大人魏書官氏志拓跋乙旃氏後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賈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 燕王縶即皇帝位 後秦王長如安定 南

安祕立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肅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息寇也於是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立奔還南安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收獵不愛士卒遂潛施恣惠以收眾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黎陽在河北鹿鳴城在河南是城也今城內有亭向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 遼於後胡門拒之恬之東奔鄆城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靈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 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枹罕在秦州之西也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日夜襲廣大破之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與嬰城自守 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六 十五

西燕主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縶之彊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眾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健思復健送之魏安五代志武成郡自松原後魏置昌黎郡後周廢郡以隋次縣入焉又有後魏安郡後亦廢載記言備極等迎大軍於隋次則魏安後魏郡名書之耳○隋書直次音悉 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呂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暮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皇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

隰祁連都尉純皆起兵應之建康郡張駿置屬涼州新唐書地理志甘肅張掖縣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北有建康軍張氏置郡也晉書地理志有祁連山永興中張氏置郡張氏以守故地張元觀改為祁連郡有眾三萬

係據楊場城在始 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按盛樂前漢書後漢書作盛樂屬雲中定襄之盛樂即雲中之盛樂也然其書市宜什與後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

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初謝元欲使朱序屯梁國元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接洛陽期議以征役既久欲令元置戍而還會翟

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元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鎮淮陰初元鎮京口以陳郡殷仲堪為長史仲堪致書於元曰胡亡之後中原

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非王澤廣潤愛有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宏之以道德隱心以及物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感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實所期于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饑人壯者欲以教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于情可傷之甚夫飛鴉惡鳥也食桑椹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威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疆弱不得州陵德音一發必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愛

黃河之不濟函谷之不閉哉元深然之 燕主筆追尊母蘭氏為

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段氏燕王族之元妃蘭氏號之側室也

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輩謚以為堯母為帝母妃位

第三不以貴陵姜姬帝王妃曰帝姬有四妃元妃有傅氏女曰姜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助次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立

別崩坐怒逼之詳謚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案經奉禮不敢有

貳筆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

傾覆社稷迫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可足渾氏燕主偽之元妃也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

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

母為小君也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諸大夫桓隨而立之隱之立為桓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氏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嬖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 魯莊公夫人姜氏成風者莊公之

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習之逼殺其母事見後一百八年山坐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子喻之禍况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魯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於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可足渾氏姜比魯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見不之廢也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坐以私憾廢之又立兒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請降於代奴真有兄  
 韃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韃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  
 韃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  
 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  
 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  
 在遂殺韃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  
 干染干乃止 西燕僕射慕容恆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  
 都王子顛為燕王顛蓋燕宜都子恆之子 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  
 口去長安而東恆弟護軍將軍韶誘顛殺之於臨晉恆怒捨韃去  
 永與武衛將軍刁雲帥眾攻韶韶敗奔恆立西燕主冲之子  
 瑤為帝改元建平諡冲曰威皇帝眾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三十一 庚 恩補

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  
 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坐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  
 熙城而居之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秦陽太守高陵趙殺等招  
 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於長安渭北皆應之郝奴稱帝以  
 殺為丞相扶風王麟有眾數千保據馬嵬馬嵬山在咸陽縣西去  
 長安城百餘里杜佑曰  
京兆金城縣有馬嵬故城秦征塗記云馬嵬所 奴遣弟多攻  
 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  
 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長安南山有六谷 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  
 為左僕射譙王恬為右僕射納玩之子也陸納見九十四卷 毛  
 興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于後秦興復  
 欲攻王統於上邦相率諸氏皆厭苦兵事乃其殺興推衛平為河

州刺史遣使請命於秦 燕主坐封其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  
 隆為高陽王 代王珪初改稱魏王拓跋珪自 張大豫自楊鳩  
 進屯姑城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參于帥眾三萬屯于城南  
 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參于等二萬餘級 秦大赦以衛平為撫軍  
 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使者皆沒于後秦不  
 能達 燕主坐以范陽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  
 王溫為司隸校尉 後秦王萇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  
 國號大秦改長安為常安遊萇嫌名也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  
 帝立妻她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  
 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左僕射趙遵曰  
 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萇大笑 魏王珪東如陵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三十一 庚 恩補

在盛樂東 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  
 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  
 患者固宜前卻不足追也 六月己卯地震 庚寅以前輔國將  
 軍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前置雍州於襄陽今  
 魏亮帶雍州鎮洛 荆州刺史桓  
 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宏農下之初置湖陝二戍湖陝二縣  
 皆屬宏農 西燕  
 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  
 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  
 燕主坐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符定符紹  
 符謀符亮等皆先以書與之為陳福福定等皆降坐封定等為侯  
 曰以酬秦王之德 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  
 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尚書

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永  
傳檄四方公侯牧守舉主民豪其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  
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  
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嗣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  
等高平縣漢屬安定郡晉省前趙劉曜以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  
萬遣使詣秦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眾五  
千據彭池與寶衝為首尾以擊後秦彭池恐當作彭池彭池在長  
安西詩所謂彭池北流者也  
寶衝據茲川在長安東南可以相為首尾又據新唐書地理志渭州有彭池但去茲川遠耳不以景為京兆尹  
景羌之子也 後秦主苻登安定五千餘戶於長安 秋七月秦  
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於孫  
邱谷孫邱谷當在安定方成兵敗後秦主苻登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二十六 十一月 思微樓  
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沒奕  
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枹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  
之而憚其宗彊累日不決氏啖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  
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  
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  
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志略雄明請其立之以赴  
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眾皆從  
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  
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  
秦登秦主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然性粗險不修細行故  
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願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遷長安

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枹罕遂歸河州牧毛興與  
以為長史登兄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登度量不羣好為奇  
略同成常戒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千時將為時戮吾非  
疾汝功名恐有忌汝成功者耳汝後得意自可專志登乃屏跡不  
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曰言輒析  
理中與內服焉及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  
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珍姚萇者必此人也既而  
衛平為河州刺史顯登不用青素與登善故廢平而奉之 秘宜  
與其弟莫侯梯眷帥其眾三萬餘戶降於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  
秦州刺史梯眷梁州刺史莫侯夷人復姓 己酉魏王珪還盛樂代題復  
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眾劉顯弟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二十六 十一月 思微樓  
肺泥帥眾降魏 八月燕主暍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  
書右僕射錄置軍事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  
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曲陽縣屬常山郡 聞秦南伐出營望  
都望都縣屬中山郡水經註魏封於唐堯山在東北堯  
都望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 劉掠屠民  
趙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返虧損  
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  
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誓言至晉口夜回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  
擒之 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  
徐義為右丞相兩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成壺關帥眾四萬進  
屯平陽 初後秦主苻登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苻起兵自

稱征西將軍聚眾於豸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  
 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安南之赤亭與秦州刺史王統相持長  
 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  
 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於  
 長安事見一百四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  
 其弟兀泥迎窟咄以兵險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干  
 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  
 通魏收官氏志道武帝元年置窟咄六人主三郡桓舅穆崇告  
 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  
 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主坐遣趙王麟救  
 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降於後秦後秦主苻以姚碩德為使持節

黃池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二十六 五

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呂光得秦王堅凶聞奮袂  
 哀號舉軍縞素天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諡曰文昭皇  
 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天安 西燕慕容永遣使請秦主丕求假道  
 東歸丕弗許與永戰於襄陵襄陵漢屬河東秦兵大敗左丞相王  
 永衛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麾下壯士三千  
 餘人不忌之既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奔東垣東垣漢已  
 東垣在河南新安縣界宋白曰河南府王屋縣漢為河東郡垣縣  
 地又絳州垣縣本河東郡縣名其地即周召分陝之所又曰河南  
 府漢為河南郡治洛陽後漢郡洛陽河南屬司隸校尉魏陳郡王  
 與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劉聰為州州石虎為洛州符堅為深州  
 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 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還擊之  
 殺不執其太子清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苻宏去  
 苻宏之 襄與其弟尚得水平侯帥奴帥秦眾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

公百官皆沒於水永遂進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  
 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為永所殺 甲申海西公奔冀於  
 吳年四燕寺人吳深據清河反燕主坐攻之不克 後秦主苻  
 還安定初南安人古成說說長散金帛以招賢士其悅之拜成說  
 尚書郎及還安定遂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  
 之士有棄介之善者皆顯異之 秦南安王登既克南安夷夏歸  
 之者三萬餘戶遂進攻姚碩德於秦州後秦主苻自往救之登與  
 莫戰於胡奴阜胡奴阜在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莫  
 中之莫創重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眾 燕趙王麟軍未至魏  
 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北  
 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還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

黃池通鑑補卷一百六十一 晉紀二十六 五

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高柳縣漢屬代郡晉省屬道元  
 震擊雲高其山山在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辰  
 殺之珪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庫狄氏後麟引兵  
 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苻以衛辰為大將軍大  
 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永以衛辰為大將軍朔方牧 十一  
 月秦尚書寇遣奉勃海王慈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安王登  
 發喪行服諡秦主不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眾曰勃海王雖  
 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  
 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  
 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  
 西未壹東謂重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

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迺盜於陝中盛曰吾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投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後歲餘西燕王永悉誅燕主備及燕主坐之子孫男女無遺 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俱城在臨洮界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中四面有屏轎者曰輜輶 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鎧為死休字每戰以劍稍為方員大陳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中壘將軍徐嵩屯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六

晉紀二十七

秦主登

資治通鑑卷一百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初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 行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晉紀二十七魏太元十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丁太元十二年魏拓跋珪登國二年秦苻登太初二年燕慕容垂二年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涼呂光太安二年 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代謝元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序之求鎮淮陰以燕方強外道取河南彭城去建康遠難應接 以元爲會稽內史 丁未大赦 燕主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爲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秦主登

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征北將軍濟南護軍將軍平幼於碓磳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眾陳於北岸溫攀溫楷果走趣城碓磳在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奔彭城其眾三萬餘戶皆降於燕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垂在長安秦主堅嘗與之交手語尤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鄴奔晉陽祚與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勸奔之子也垂之再圍鄴也見一百五 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眾來奔詔以祚等爲河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濟北濮陽二郡 馮翊溫詳敗俱詣燕軍降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光祚流涕沾衿曰秦王待我深苦事之亦盡但爲二公猜忌二公謂丕與祚也 吾懼死而負之每一念之中宵不

寐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邪祚曰臣昔者  
 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  
 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 程遠遣其  
 子釗寇陳顯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  
 后勃海王懿為大弟后與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懿為使持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  
 并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  
 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  
 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舉一虜  
 之後徐更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殺屠各董成張龍世  
 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眾十餘萬 後秦主苻秦州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三

傑三萬戶于安定 初安人齊涉聚眾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  
 安久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 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  
 國晉屬燕新柵蓋在魏郡界 叛速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魯口 祝阿縣漢屬平原郡  
 山進屯馬到時曰齊州禹城縣漢祝阿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  
 祝阿縣東阿也古祝阿黃帝之後案古東阿齊為東阿漢為祝阿  
 縣故城在今豐濟縣 東北二里唐改西城 招翟遼其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  
 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  
 為患方深願眾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闢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  
 父子恃其驍勇必不回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  
 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  
 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魯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  
 人驚遠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樞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逆

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隆曰  
 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  
 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  
 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  
 於魯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係三布口燕人進軍歷  
 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城  
 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 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三月秦主登以寶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  
 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 燕上谷人王敏殺太  
 守封戡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固各以郡附劉顯 燕以梁浪王  
 溫為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儀服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三

太后 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涇陽 涇陽縣前  
 郡後漢晉皆屬屬東郡杜佑曰漢 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 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於  
 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苻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陰密縣屬安  
 國也敷陸蓋坊州 燕主垂自檄徵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  
 會來自長子庚子垂為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  
 盛曰西軍接援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  
 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因為之畫地成圖垂笑  
 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秦未封柔  
 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 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  
 遠以郡降翟遼燕主垂謂諸將曰遠以一城之眾反覆三國之間  
 三國謂晉 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  
 及燕西燕

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眾皆燕  
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之遼懼遣使  
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并陘人賈  
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遼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部章武王  
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眾惟遼  
鮑單馬走免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其相疑  
阻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天意高希冀非望今不乘其  
內潰而取之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  
遣安同乞師於燕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教過  
不已逵逃匿於吳甯僧內史謝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  
表不嬰世務栖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迴超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四 思補錄  
絕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痲疾時或失道轉至委篤今王  
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安使其身名並存  
請絕召命帝許之逵遂之兄也字安道少博學好談論警厲文能  
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  
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  
為王門伶人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  
非道弟遂有將略與謝元等以功名顯人或問兄弟何異操遂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嘗東出謝安往看之安本輕達  
見但與論琴書遠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安悠然知其量 秦  
主登以其兄同成為司徒守尚書令封潁川王弟廣為中書監封  
安成王子崇為尚書左僕射封東平王 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

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勃海人張  
申據高城以叛 高城在遼東郡海陽縣今在遼寧省 燕主垂命樂浪王溫  
討之 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  
千六泉 密貴為一部裕為一部 秋七月鮮卑沒奕干與金熙連  
兵襲國仁戰于渴渾川沒奕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秦主登軍  
于瓦亭後秦主苻登攻彭沛殺堡拔之殺奔杏城 彭沛在秦州也  
日杏城在 長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燕趙王麟討王敏於上  
坊州西 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  
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  
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眾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呂光將彭晃徐晃攻張大豫於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五 思補錄  
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 辛巳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大赦 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  
為烏桓王以撫其眾徙八千餘落於中山 秦馮翊太守蘭欒帥  
眾二萬自頻陽入和甯與晉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欒稱尊  
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欒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欒欒請  
救於後秦後秦主苻登欲自救之尙書令姚弋仲僕射尹緯曰苻登  
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陛下不宜輕舉苻登曰苻登眾盛非旦夕  
可至且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而返  
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苻登軍於泥源 泥源在秦州也  
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眾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據胡空堡 秦屯胡空堡在新平界 戎夏歸之者十餘萬



冬十月翟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後秦

主婁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此龍門至華陰河之西也永走蘭積復列兵拒守

其攻之十二月禽積遂如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

嵩舉拔之執嵩而敗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豈符黃眉欲斬

之爾先帝得免謂穆帝升平元年姚萇敗時也既而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

犬馬誠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豈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

我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三斬者斬其足斬其腰斬其

也 悉阮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婁掘秦王堅尸鞭撻無數

剝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涼州大饑米斗直錢五百人

相食死者大半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遼河太守

彊禮以叛西平郡東漢之末分金城置之郡州即其地也遼河在河西秦氏區蓋亦在郡州界內張掖太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六 思補

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舉晃諸將皆曰今康甯在

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貴

如卿言然吾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

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甯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

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晉魯連在趙義不結

舌今民將左社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綯起兵應穆運粟三

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為敦煌太守既

而穆聽讒言引兵攻瑀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

見汝矣遣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

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懼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

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涼興郡河西張氏百穆引兵東還未至

眾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光驛馬驛屬酒泉郡郭瑀

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

雅善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得之而

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髮廬墓三年禮畢隱於

臨松之薤谷盤石窟而居之服柏實以隱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

緯弟子千人張天錫備禮聘之瑀指翔鴻以示使者曰此鳥也安

可籠哉遂深逃絕谷使者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也豈

得隱居行義善及門人哉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劉氏

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失計於王穆遂飲恨而卒

君子惜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七 思補

元大元十三年魏拓跋珪登國三年秦苻登太初三年燕慕容垂

三年西秦乞伏乾歸大初 春正月康樂獻武公謝元卒元字幼度

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

亦何與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對曰譬如芝蘭玉

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

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

末封謂詔胡謂胡謂元末謂淵皆其小字也詔胡淵並早卒惟

元以功名終初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安以問子弟元答曰當由

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二月秦主登軍朝那朝那縣自漢以

後秦主婁軍武都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五代志朝那縣西魏置

而 翟遼遣司馬哇瓊詣燕謝罪哇姓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

名

以絕之遠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道百官 庚子日中有黑

子二大如奎 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諶所逼

退屯黃巾固 黃巾末黃巾係聚於其地以爲名齊人謂黃巾爲燕

主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渾藹之子也 因紹自厚城退屯焉其地在濟南郡章邱縣北

亂據齊地來降 後魏國諶爲 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尙

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

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

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

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如何聰曰但聞有杜進且不聞有舅光出

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

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彊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

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

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夏四月戊

午以朱序爲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成洛陽以護

王恬代序爲都督亮冀幽并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恬既宗室勳

望有才用帝深倚仗之故以代序 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

黎於平襄 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 獲其子詰歸 丁亥

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爲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段氏右光祿大

夫儀之女字元妃少而婉慧有節操嘗謂其妹季妃曰我終不作

凡人妻季妃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內黃人張定善

相見儀二女大驚曰君家大與當由二女儀亦深異之至年二十

餘而不嫁儀子倫謂儀曰張定何知而拒求者儀曰非爾所知也

既而垂納元妃范陽王聘季妃姊妹皆爲皇后儀寶之舅也垂追

諡前妃段氏爲成昭皇后 五月秦太弟懿卒諡曰獻哀 翟遼

徙屯滑臺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

公府尙幼羣下以國仁弟乾歸羅武英傑沈雅有度乃推爲大都

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時乞伏氏時有涼州河

後爲公 魏王珪破水莫奚於弱落水南 弱落水在奚中○庫音抄去聲

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

號所破徙居松漠之閒其民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鈔 契丹國

東去四百里至真珠塞又東行地勢高 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

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初關西豪傑以苻氏既終而苻雄略蓋世

天下之事旦夕可定及是見甚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河南王

乾歸立其妻邊氏爲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川南侯出連乞都爲

丞相 出連亦以部 梁州刺史梯眷爲御史大夫金城邊商爲左長

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爲右長史 乞伏氏置東秦州於南安 武始翟勳爲左司馬

翟璠爲右司馬 翟璠 略陽王松壽爲主簿從弟呵摩爲梁州牧弟

益州爲秦州牧屈眷爲河州牧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弁爲南安王尙爲北海王 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

深破之深走保釋幕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

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

室世爲兄弟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昔今咸加四海豈得以昔

日爲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彊此乃宋朝將帥之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從父翰之子也 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 冬十月後秦主葭瑨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眾萬餘圍葭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葭瑨之乃命管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一月大雪後秦主葭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者皆有賚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 十二月戊子濟水入石頭毀大析殺人 乙未大風賈廕 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石字石奴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名其子曰石虔石民以邀功焉及秦王堅之敗雖功始劉牢之成於謝元謝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石少患面瘡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無他才能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 水經南道水通勃海建威縣又東在合口呼花別河故道又東合口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城收地志曰浮陽縣西接漳水衛水入焉其水口 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其救之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微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豈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舉莫為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禽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出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秦以

穎川王同成為太尉 己未元十四年 魏拓跋珪登國四年秦苻登太初四年燕慕容垂四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二年涼呂光麟嘉元年 春正月燕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即鎮 農鎮龍城見上 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尙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為侍中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建開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尙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為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為司馬並兼留臺尙書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禍遂安 後秦主葭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救臣復讎新平之禍臣行襄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秦武太元十四年 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疎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 見一百五 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葭曰為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葭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邱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 張掖金澤縣有麟見百獸皆從呂光以為己瑞又光之生也左肘有肉印至是肉印隱起成文曰巨靈二月光遂自稱三河王 光時在涼州河 西之地未能 兼有三河 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 長安之乳呂光之 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癸巳

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女水在彭澤水西去平城三千里大破之

蓋徙其部落而還 秦主登聞輜重於大界大界當在安自將輕

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窟克之 夏四月翟遼寇樂陽執太守張

卓 燕以長樂公盛領劄城修繕舊宮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

送首中山吳深反事始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

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授以官爵 後秦主苻與秦主登

戰敗乃適其子中軍將軍崇裝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邱魏收地

定於龍驤又敗之 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

有安城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中山 六月辛卯日中有

黑子大如棗 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

甯三州諸軍事忱國寶之弟也 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

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請將勸後秦主苻決戰

苻曰與弱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昱

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安南王弁

北海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

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殺七

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苻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苻汝

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乎苻殺之諸將欲

因秦軍騷亂擊之苻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

餘眾屯胡空堡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三千餘家於陰密遣

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 九月庚午以左僕射陸納為尚書令

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苻使姚碩德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成隴

城隴城縣屬天水郡 邢奴戍翼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

克之斬常軌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

其所稱而授之 冬十月秦主登以寶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

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

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

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既敗政楷

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

而授之 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隄詐降於

溫為溫帳下故姓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

戶奔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隄走免

十一月袍罕羌彭奚念附於金城王乾歸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

刺史袍罕舊為河州治所乞伏氏先於境內置河州以初帝既

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

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

親暱者皆姑姆僧尼姑老女稱姆女左右近習爭弄權柄凡所委

任皆出自小豎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

陸納望官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攪壞之邪左衛領營將軍會稽

許榮改正榮原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

之姓者官婢私合而生子不能審本無鄉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

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蒞無

術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忠一也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以五

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十一 思補錄

致人於死非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命其違  
 三矣盜者非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  
 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教羣下盡規而  
 眾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僧尼成羣依傍法服謂依傍佛法  
 而不遵其教也五誠謂僧尼之服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佛有五誠不在不盜不  
 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使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  
 疏奏不省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  
 中王國寶以讓倭有寵於道子扇動眾議入座啟道子空進位  
 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晉氏渡江有吏部郎部五兵左民議  
 軍將軍前平車允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賜非成  
 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  
 允有守中誓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  
 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邵袁悅之  
 能為長短說上都曰惟齋戰國策一部謂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  
 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  
 耳乃以其策干道子道子寵愛之因與國寶昵國寶使悅之因尼  
 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  
 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請范甯帝不得已流涕出為  
 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  
 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今邊烽  
 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記王制古者用民之力  
 事食壯歲不過三日任民之今之勢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殘形窮髮要求復除生兒

不復舉養餼實不敢嫁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  
 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庶有旋反  
 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歲月漸久人安其業邱壘墳柏皆已成行  
 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  
 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  
 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至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  
 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合併不滿五千戶  
 不得為縣又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  
 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傾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調  
 役使無復節限且率曳百姓營起廩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  
 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五  
 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  
 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  
 多者至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人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  
 狂服良民率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則功勳之臣已享裂土之祚  
 豈應對外復置史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又人  
 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瞻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  
 之無節請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  
 貨算盛狗馬之飾營劍衛之音南敵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  
 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  
 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  
 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勢支權其禍毒戶

口滅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億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未成人而死曰殤十五為中殤以為尚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天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探求風政竝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假還謂吏休假日滿而還府者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豈須邑里詣飾其游辭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源之所資至於小吏尤不可任為耳目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諂諂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六十一 恩補

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顯左右與言明德皇后馬氏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甯納之甯汪之子也汪初不仕於桓溫大失溫意至簡文帝為相將辟甯為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甯兄弟無在位者溫薨之後始釋禍為除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及在豫章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眾費一出私財為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劾免官甯性質直而敦儒學常謂王凝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

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或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十二月後秦主苻使使其東門將軍任弇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秦以安定王廣為司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六十二 恩補

王承之孫也忠正有幹局舉朝憚之 西燕王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承走還上黨序追至白水水經註白水出上黨郡序故城西東流歷天井關序所至處去長子一百六十里 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序應揚將軍朱蕞成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還襄陽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疎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恭繇之子仲堪融之孫也融號見九十六卷二月辛巳以中書令于恭為都督青兗兩并冀五州諸軍事克尚二州刺史鎮京口 三月己酉朔地

震 戊辰大赦 後秦主苻登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王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東隴東安定葛救之登引去 夏四月秦鎮東將軍魏福飛自稱衝天王帥臣

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復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邢寧南李延壽曰馮朔王登除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地雖是少梁地後秦主苻登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時登趨長安乃憂

六百里魏福飛何也葛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福飛東結董成董成居各縣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據之當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福飛惡地有眾數萬氏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葛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

問之葛曰福飛等屬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福飛等見後秦兵少悉眾攻之葛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福飛兵擾亂葛遣鎮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福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葛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葛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間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葛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被三萬餘眾圍之事業由此克舉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河西張茂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登烏沙州吐谷渾未能有其地也李延壽曰此以吐谷渾部

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意辛山在牛川北黃龍郡所居也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丁巳有星孛於北河 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應秦魏收地形志魏縣有質移檄三輔曰義威

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先帝堯舜之花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常伯侍中也即卿校守牧之孫也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荐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棲姚葛凶虐毒被入神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與其含恥而存執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聚眾數千附

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 劉衛辰遣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九 思補漢

子力侯提攻賀蘭部賀蘭部後通鑑又從十六國春秋力侯提今按通鑑所載物勃中俱從十六國春秋賀蘭困急請降於魏丙秋故改正之庶前後合一讀者無疑焉賀蘭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方侯提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八月永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 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於北斗犯紫微 劉牢之擊翟釗於郟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

滑臺張願來降 九月北平人吳柱聚眾千餘立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白狼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廣都縣屬焉燕時當屬北平郡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眾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聞闕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為也遂雷擊訖遣北平太守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掘白狼城柱

第338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4卷 正內

眾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視連卒子視

麟立視麟英果有雄略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隣所侵侮吐谷渾時

仁見一百三卷簡當從容謂博士慈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

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輒鄰敵當仁不讓

豈宜拱默而已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

大王之言高世之略也於是虛襟撫納眾赴如歸冬十月金城王

乾歸遣使拜視麟沙州牧白蘭王視麟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

綱姦雄虜遂到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當糾合義

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尊卑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

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二十一 恩備撰

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

不若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

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邠 十二月己未地震 秦郭質及苻

曜戰於鄭東質敗奔洛陽 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二

年越質詰歸

附於乞伏氏

季太元十六年魏和統建國六年秦苻登太初六年燕慕容垂

大元西秦乞伏乾歸太初 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 燕苻行臺於

四年涼呂光降焉三年 赫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 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

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

王珪告於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

擊訥鎮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 三月秦主登自雍攻

後秦安東將軍金榮於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章範

於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牟曲牟在杜 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

於牛都都聚也其地當在牛川東 苻曜有眾一萬遂討於後秦

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牟向繁川繁川蓋即杜陵 軍於馬

頭原五月後秦主苻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長收

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

前電賊何也苻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遂據吾東

此必苻曜登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

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秦竟州刺史

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達為質後秦主苻將數百騎入金

槌營羣下謀之苻曰金槌既去符登又欲圖我且安所歸乎且彼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二十二 恩備撰

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奈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氏欲取

其金槌不從 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水經河

中植棧縣而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棧過縣西又魏晉帝紀登國

三年辛未東未滅明年秦苻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

至五原延袤 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

二千餘里 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

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陽魏王珪遣其從弟觚獻見於燕燕主

垂衰老子弟用事雷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

張褒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觚勇略

有膽氣少與兄儀從珪征伐未嘗學問及為燕所虜因借心典

籍誦讀經書數十萬言燕人咸重之 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苻



救之登引去 秦驎騎將軍沒奔干以其二子為質於金城王乾

歸請其繫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奔干攷大兜於鳴蠟堡克之據載

兜時據安陽城安陽城在唐秦州秦州在唐秦州 天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眾而

還歸沒奔干二字沒奔干尋叛東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

討沒奔干沒奔干奔他樓城他樓城在唐平唐太宗貞觀六年以

高宗置他樓縣後省 乾歸射之中目 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

王珣為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為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宏之論殷

浩宜加贈諡因敘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

也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宏之為餘杭令餘杭縣漢屬

日蘇秦始立後漢分 宏之汪之孫也 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

中山冀羣僚議討西燕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三 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克長子垂乃

止安蓋知魏之將興而不敢明言也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魏

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其主字之曰木骨

閭木骨閭者首充也木骨閭與仰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

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廢漠谷

關收合進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都木骨閭死子車鹿合雄他始有

號柔然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

居東邊次子纒紇提別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

魏土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

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表言於珪曰

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凡北人

各乘一馬又有 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

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眾遁走珪遣長孫嵩

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

珪曰柔然驍畜在奔走數日至水必謂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

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堃川肥追匹

候跋至涿耶山匹候跋舉眾降纒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崙

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纒紇提將奔劉衛辰珪追及之纒紇提亦降

珪悉徙其部眾於雲中 翟遼卒子釗代立收元定鼎攻燕鄴城

燕遼西王農擊卻之 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乘其

虛也 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劉衛辰遣子万俟提帥眾

八九萬攻魏南都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

大破万俟提於鐵岐山南万俟提單騎走珪乘勝追之戊子自五

原金津南濟河金津當在五原郡 宜梁北原二縣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既亂辛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三 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考之魏記悅跋城即代來城也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

遺諸將驍騎追之將軍伊謂禽万俟提於木根山木根山在五原河西北衛辰

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漢地理志五原郡咸宜縣有

鹽池鹽池在鹽州北 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自河以南

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備衛

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魏書薛干部十六國春秋珪使人求之

薛干部帥太悉伏魏書太悉伏十六國春秋欲縛送勃勃于魏太

悉伏兄子阿利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

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殊非仁者之舉太悉

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勃勃於路送之於秦 戊

申燕主垂如魯口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苻如陰密以拒之謂

太子與曰苟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而誅之嗚果見與於長  
安與使尹縱讓而誅之其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徑路承  
名榮坐自帝長置酒高會請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姓魏名  
時所以為名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半太過耳將半謂先自固而不妄其笑曰  
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  
十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  
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備翼三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  
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  
耳羣臣咸稱萬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七 晉紀二十七 魏 武帝 魏 武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八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晉紀二十八 魏太元十七年 魏太元二十一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魏太元十七年魏拓跋珪建國七年秦苻登太初七年燕慕容垂  
七年西晉之伏乾歸太初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秦主登立昭儀  
五年涼呂光廢嘉四年隴西李氏為皇后 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  
翟釗遣其將翟都使節陶屯蘇康蘇康人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秦驃騎將軍沒奕干帥眾降於後秦後秦以為車騎將軍封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魏 武帝

平公 後秦主苻覓秦主堅為崇遂寢疾乃命姚碩德鎮李潤尹  
繡守長安召太子與詣行營長時屯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與曰  
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與  
從之殺王統王廣符允徐成毛盛皆苻氏長怒曰王統兄弟吾之  
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 燕  
主垂進逼蘇康舉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  
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此下  
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劍弱何弊之乘不如速  
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盡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  
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劍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燕大赦 齊國內史蔣詵殺樂安太守辟闕濬據青州反北平原

太守辟閻渾討平之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癸卯京師地震 甲寅濟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 燕主坐軍黎陽臨河欲濟翟劍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坐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到亟引兵趨西津坐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劍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坐命鎮等堅壁勿戰劍兵往來疲竭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河與鎮等夾擊大破之劍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眾北濟河登白鹿山水經注河內修武縣北有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劍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劍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眾劍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承以劍為車騎大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二 恩補

兖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劍謀反承殺之初郝咨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馮騰也 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拜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坐各隨其材而用之劍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兖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坐之弟子也垂以崔陰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坐皆以陰為之佐陰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敬憚之所至刑罰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左僕射 秦主登聞後秦主苻奕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

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苻奕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苻奕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苻夜引兵旁出以蹙其後且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棧亦還安定 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中郎將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 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琨俱流譽一時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末年尤甚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數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衛率都督為雍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三 恩補

代序鎮襄陽恢曇之子也 鄒曇見一百卷 移帝升平二年 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宏農以附秦秦主登以護衛為左丞相衛徙屯華陰雍州刺史郝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眾軍湖城擊衛走之 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為都督荆益南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江陵仲堪有英譽既受腹心之任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以連年水旱百姓饑饉食席五椀盤無餘者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益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時而郡公桓元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元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眾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能起

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宜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  
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由是益不  
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  
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虞翻曰太湖有五湖瀟湘沅湖  
射湖黃湖及太湖皆五湖并太  
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百湖瀟湘沅  
湖瀟湖黃湖太湖而五湖皆長謂長塘湖射湖黃湖瀟湖與太湖而  
五湖中志謂黃湖瀟湖皆也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  
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請問談者  
誰之由邪疏寢不報元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荆州  
元復蒙橫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  
堪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元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元不悅  
仲堪為之失色元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元夜遣殺卿我豈能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四 思補  
相教邪使邁下都避之元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征虜參軍豫章  
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元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  
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羅企生為仲堪功  
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  
悔無及矣 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  
王 十二月己未地震 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竟  
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領鄴 休官權干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  
休官權夷部落之名顯親縣漢光武置屬漢陽郡首  
改顯親為顯新復漢陽為天水郡權干成略顯家族 清河人本  
遼上表請救兖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  
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 是歲自秋不雨至於冬  
癸大元十八年魏拓跋珪登國八年秦苻登大初八年燕慕容垂  
建興八年後秦姚萇建初八年西燕慕容永中興

八年西秦乞伏乾歸大初 春正月癸卯朔地震 初三河王光徙  
六年苻呂光登嘉五年 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請曰朔馬心何悲念舊心中勢燕雀何排  
徊意欲還故巢遂相扇動光復徙之於河西樂都 燕陽平孝王  
柔卒 權干成為秦所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乾歸以為東秦州  
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 三月乙未地震 夏四月庚子燕主  
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輝官偉為太尉范陽王德為司  
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留王紹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  
閒王朗為渤海王鑒為博陵王 秦右丞相竇衝於才向人自請  
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始興南康  
廬陵大水深五丈 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為太子熾營勇略  
明決過於其父 秋七月秦主登攻寶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  
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苻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  
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苻從之太子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圍以  
赴之與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苻使與還鎮長安 閏月妖賊司馬  
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 魏王珪以薛干太悉  
伏不送劉勃勃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氏帥楊佛嵩叛  
奔後秦楊佺期趙睦迨之九月丙戌敗佛嵩於瀟關後秦將姚崇  
救佛嵩敗晉兵趙睦死 冬十月後秦主苻還長安至新支堡夢  
秦王堅將鬼兵突入營中甚懼走入宮宮人迎其刺鬼誤中其陰  
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磨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  
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言或稱臣或稱甚言殺陛下者臣兒襲非臣  
之罪願不在臣於是病遂篤 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

有毀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或民視聽宜先除之以盡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翽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西燕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西燕主永遣其尙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眾五萬守潞川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己亥後秦主苻召太尉姚弋仲姚弋晃將軍姚大目尙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苻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弋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苻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六 思補續

辦奚所復問庚子其卒年六十四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重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所謂追一袁之蹤授首於人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與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

甲太元十九年 魏拓跋珪登國九年秦苻崇延初元年燕慕容垂初七年涼呂光麟嘉六年秦秦主登聞後秦主苻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沙五州牧加九錫 初苻髮思復健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

與大將紛陘謀取涼州紛陘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改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眾多何為屬人石真若西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何默無言也石真若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覺而動虜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苻登與石真二 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弋仲蒲二堡克之二堡在胡 燕主垂爾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遠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遣拒守聚樓臺壁 水經注鄴縣北對故臺壁漳水出其南水 漢晉之路 遺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 歸時西燕之臣有二逸豆 也有臺壁 歸後此稱小逸豆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七 思補續

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勒帥眾萬餘戍之 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趨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 二二三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輿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 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 登遐者 耳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 大敗其夜秦眾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 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眾入馬毛山 平涼城在漢安定 置平涼郡及縣唐為原州縣林連定之敗也 燕主垂頓軍鄴西 亦據馬毛山以爲兵斤蓋平涼之險要處也

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 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

口入首天井關前漢書地理志上靈郡高平縣有天井關秦舊曰大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送因名蓋余按今澤州晉城縣有太行關關內有天井泉三所即天井關也

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

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

以拒之慕容鍾震怖帥眾降燕永誅其妻子謂正通鑑於慕容鍾二字觀後垂破長子新永時并斬其公卿大將才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則此時雲不降燕也故去之

己亥垂陳於燕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于騎於湖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

退永眾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湖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

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走城丹陽王瓚

等取晉陽後秦太子與始發喪即皇帝位於槐里槐里縣屬扶風郡在秦州與平縣東南七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謙後秦主

其日武昭皇帝廟號太祖與妻之長子也每出征常留統後事

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助講論經籍不以

兵難廢業時人化之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

宣太后晉書宣太后有前後左右四尊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

為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臧滌曰據晉書備林傳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與雖尊備制學在

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厥禱之義顯繫子為稱

兼明貴之所山繫子為稱備文繫之宣太后一舉而允三義不亦之上也春秋傳曰母以子貴

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待

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八 恩補

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

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耳永從之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

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

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

歸兵後秦主與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馬嶺山執登殺之

年五悉散其部眾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登后李氏

賜姚弋益州等聞之乃引兵還秦太子崇奔湟中即帝位改元延

初論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初秦主堅末年長安大亂釋道安謂

王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

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亡及後秦主長入長安道嘉自隨因問

曰吾得殺符登以定天下否嘉曰略得之長怒曰符登云得何略

之有遂殺嘉嘉死之日有人於隴上見之遺書一紙別哀至是與

果殺登而得其地所謂略得之者與字子略也所謂小債未了者

殺業未償也後秦安南將軍強熙鎮遠將軍楊多叛推賢為

主後秦主與自將討之軍至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熙奔秦

州衝奔汧川汧川即扶風汧川氏仇高執送之三河王光以子

獲為都督王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

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西燕主永

因急遣其子常山公宏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郝恢并獻玉璽一紐

恢上言垂若并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

然詔青兗一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永恐

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遜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九 恩補

蘇陽上黨郡南為澤州 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雷公虔將軍  
丹川擊唐為晉城縣 此北秀容也在懷定襄郡  
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 此北秀容也在懷定襄郡  
又立秀容軍於汾水西北四十里徙北秀容人居之此南秀  
容也劉响曰折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  
名虛紇根之子也 北魏見一百 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賈

顛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  
歸等三十餘人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

甚眾燕主垂以丹楊王瓚為并州刺史鎮晉陽安都王鳳為雍州

刺史鎮長子永尙書僕射昌黎屈遵尙書陽平王德祕書監中山

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尙書

郎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冬十月秦主

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雷司馬祁驥守秦州帥眾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一 思補撰

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擊秦州牧乞伏益州

立義將軍越質詣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川軻

詰虛欲引退軻彈司馬翟璠 奮劍怒曰主上以維武開基所

向無敵威振秦梁聲先已漢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力致

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尙全奈何望風退衄將何面目以

見主上乎晉頂羽斬慶子以甯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

聞也盍雖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

知賊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

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 穆帝永和七年秦主

四十四 年而亡乾歸於是虛有隴西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

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為武王仍遣

使來稱藩秦太子宜奔盛盛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

置郡縣 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遠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

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邱國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

高平秦山琅邪諸郡皆委城拜潰農進軍臨海徧置守宰 柔然

易多汗棄其父與社喻率眾西走上卷十六年 魏長孫肥追之及

於上郡跋那山斬易多汗社喻收其餘眾數百拜匹候跋匹候跋

處之南鄙社喻襲匹候跋殺之匹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奔魏社

喻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 柔然自此 十一月燕遠西王農

敗辟闕渾於龍水 郭緣生述征記曰遼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泮水

而東注於巨泮水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 遂入臨淄十

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 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 是歲前秦滅通

秦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一 思補撰

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為河東公 梁王乾歸自稱

秦王大赦 自此以後史

乙未 太元二十年 魏初二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八年涼呂光曠嘉

七年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遂自平原狩於廣

川渤海長樂而歸 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尙書令左長史

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祕立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

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薛干太悉伏自長

安亡歸嶺北 嶺北謂九樓嶺北十 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

二月甲寅尙書令陸納卒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勵絕俗嘗為吳

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恒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許食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爵卿復云何納曰

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  
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才葬在坐  
及受禮惟酒一斗鹿肉一柶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  
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  
更敕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尚  
書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  
襪而已其餘竝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  
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惟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  
杖之四十納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朝士咸服畏焉 三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 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陽尹王雅領少傅時會稽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一

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 錢塘  
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錢塘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  
海水始開募能致土一斛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開來者雲集塘  
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 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  
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諸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  
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脩飾太過道子  
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  
公在牙何敢死嘗作彌甚千秋賈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  
聞人爽上疏言之 博平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帝益惡道子而逼  
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和庾仲堪王珣王  
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  
邪內史籍以為心腹由是川黨競起無復歸時友愛之矐矣太后

每和解之中書侍郎徐邈從容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  
祖聽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會稽王雖有酬酢之累宜  
加宏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  
道子如故邈委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初范甯  
與邈皆為帝所信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  
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以孤宦身危乃為自安之計故進孝友  
之說以和協帝骨肉之情然邈業尚道素亦未嘗求昵道子也邈  
嘗詣東府遇眾賓沈酒引滿譁道子曰君時有暢否邈對曰邈  
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欲用邈為吏部邈以波  
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 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  
據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二

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騎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  
敗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  
無慮也乃以平北將軍韋處為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 務和  
至大寒嶺 大寒嶺在 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牧縱飲令曰敢言  
軍事者斬處等諫不聽乳逆擊大破之乾歸曰孤違憲叔以至於  
此將士何為孤之罪也皆赦之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郡五  
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自五原伐  
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  
諫曰魏與燕世為昏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 事見一百六卷十一  
年燕有所求彼無違者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聞以求馬不獲而  
留其弟 事見上卷 曲在於我非彼之失政常備敦舊好又甯家國



奈何遠與兵擊之且拓跋珪沈勇有謀險阻難備營之矣兵  
 精馬壯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  
 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  
 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少機敏有器度與弟韜俱知名於時雅為  
 鄉人崔暹所敬 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西秦王乾歸遷  
 於西城城也 苑川西 秋七月三河王光帥眾十萬伐西秦西秦左輔  
 將軍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殺抵密以國為氏據通渭下文則勸  
 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勒為質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  
 及殺抵 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狂於滑臺長子  
 之捷滑臺事見上十七 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  
 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四 恩補樓

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黑城在  
 北進軍臨河水經河水自新秦中屈而南流過五 造船為濟具珪  
 遣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禿髮烏孤擊乙拂折掘等諸部皆破  
 降之遣別將石亦于築廉川堡而都之乙拂折掘二部皆在禿  
 孤嘗登山遠望泣而不言石亦于請問其故烏孤曰我祖宗以德  
 懷遠殊俗憚威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適既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  
 耳別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師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興  
 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  
 烏孤喜曰吾得道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  
 武郡公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吳星天文志須女四星須女妻  
 女揚州分虛二星危三星皆主死喪哭泣墳之稱解臨之畢者也斗牛  
 星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為墳墓也 帝心惡之於華林園

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八月魏  
 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梁風起漂其  
 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  
 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  
 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  
 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度將五萬騎屯河  
 東要山蔽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以承  
 其後河自金城過武城天水安定北地郡界東北流至朔方  
 未渡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中山之路以遏其南遵壽鳩之子也  
 壽鳩見一百 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斯安言於太子  
 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怒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五 恩補樓

皆當棄尸草野為烏鳥蟻虻所食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  
 麟將慕輿等以垂為寶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輿等皆死  
 麟被十六國春秋慕容垂傳欲奉麟為主者乃慕輿麟至慕容麟傳  
 則又作慕輿當未知孰是然考之 下年慕容麟太原與魏人戰  
 敗奔還晉司馬慕輿當開門拒之則謂自是魏之司寶麟等內  
 馬非麟之將也通鑑前後俱作嵩今依垂傳改嵩作寶麟等內  
 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  
 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重選精銳  
 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隄或高或下自  
 道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  
 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  
 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  
 妄言驚放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

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從猛言寶乃遣麟帥騎  
三萬居後以備非常麟以晏猛為妄縱騎遊獵不可設備寶遣騎  
還謂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  
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水經註可不詳水出雁門  
西北流注沃水合流 沃水出雁門東南六十里山下  
而東逕參合縣南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東  
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  
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蹶壓溺死者以  
萬數略賜公遺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  
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  
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  
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  
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  
太史郎晃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  
部大人王建曰燕眾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  
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珪謂諸將曰  
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創艾絕其向化之心非弔伐之義也諸將  
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回執乃盡阮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  
太子寶心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  
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天  
史令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舉者亡垂不  
聽乃以清河公會錄留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  
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勳命隆盛悉引其精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三十八 十六 魏書

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為晉王  
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  
丙太元二十一年 魏拓跋珪皇始元年燕慕容寶永康元年秦姚  
元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眾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  
氣稍振 休官樓萬世帥眾降西秦 秦主興令郡國每歲貢清  
行孝廉一人 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  
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不聽規弟  
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 垂遣鎮東將軍  
徐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魯口規棄眾將妻子及平喜等  
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引兵趣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  
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白狼徐無等山之南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  
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蓋即廣昌嶺在代郡廣  
昌縣南所謂五道道也其南  
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 盤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先是魏陳  
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 獵嶺在夏屋山東北  
以遠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  
龍城兵勇銳爭先度素不設備聞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  
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遂攻陷平城盡收其部落虔委貌魁傑武  
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刀下其弓力  
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故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嘗臨陳以  
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驍馬為退敵人爭來  
引之堅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推稍之徒亡魂而散  
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必先登陷陳敵無敢窺莫敢抗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三十八 十七 魏書

前者及是敗死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魏王珪震怖欲走詣諸部以  
 虔死皆有貳心不知所適登垂過參合陂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  
 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歐血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  
 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珪云垂已死  
 輿尸在軍珪聞參合大哭已疑之及聞是言遂以為信然欲進兵  
 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  
 昌城而還水經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賢曰沮陽縣故城在今蔚州東垂年七十一○沮首阻 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  
 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  
 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  
 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九

恩補

陽又以安定王庫儂官偉為太師夫餘王餘蔚為太傅甲寅以趙  
 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  
 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  
 史鎮鄆城 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章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宋白曰以上蔡人思本土故曰望蔡 初燕王  
 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鑿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  
 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  
 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迺西高  
 陽二王補註遼西謂農高陽謂隆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  
 詐驅復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  
 之故垂以為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平段氏泣而退告

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  
 吾為驅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  
 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  
 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  
 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  
 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  
 為然中書令陸叢鸞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閭后親廢  
 順帝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延光三年猶得配饗太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  
 知乎乃成喪 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  
 劉亢壘斬之廣甯縣漢屬上谷郡晉大康中分置廣甯郡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  
 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號之曾孫也 丁亥魏賀太妃卒魏王珪之母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十九

恩補

燕王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  
 屬郡縣而法峻政嚴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是月五龍見於  
 浩祿浩祿音告三河羣臣咸勸三河王光稱尊號光乃即天王位國  
 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  
 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  
 為尚書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  
 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光甥石聰潛殺杜遠近愁  
 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且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  
 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乃置其鼓吹羽儀  
 謝而遣之 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高唐縣自漢以來屬平原郡 燕王寶遣高  
 陽王隆將兵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隆進

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斬規於  
濟北平喜奔彭城 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為太子妃 魏羣臣  
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  
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  
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備是歲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  
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  
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駉騁二千餘里鼓行而進  
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  
軍都製燕幽州軍都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  
有軍都關賢曰今幽州昌平縣有軍都山在西北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燕主寶之第二子也母  
賤而年長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三 恩補

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  
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  
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  
有才能咸加擢敘己未遣輔國將軍奚致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  
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  
郡燕遣護軍以統稽胡以中書侍郎  
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  
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眾彊千里遠關乘勝氣銳若縱之  
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苻謨降燕見一  
百卷十一年中書令珪遂  
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  
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  
尙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勦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三 恩補

弟也靈正有志力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疾為小子爽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  
之有帝嘗問爽卿何如卿兄爽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至於忠孝  
亦何可以假人 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有司奏會稽王  
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眾事動靜咨之帝幼而  
不慧杜預曰不慧世所謂白癡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  
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  
宜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濟屢為御史中丞褚榮所  
糾國寶起齋伴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始於帝而  
疏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而責國寶以劍擲之寶  
好燕矣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詔始道子更惑之倚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三 國寶

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竝為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  
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檟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  
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  
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  
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  
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  
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  
擁彊兵竊發於京畿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  
眾心以除之亦無變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  
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晏何如耳 冬十月甲申  
葬孝武帝於隆平陵初簡文帝見識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

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當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  
明因以為名焉簡文後悟乃流涕及孝武崩晉祚自此傾矣 王  
恭還鎮將行謂會稽王道子曰主上諒闇家宰之任伊周所難願  
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豐遠佞人辭色甚厲王國寶等愈懼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嶺音 甯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  
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路也 己酉珪自井陘趨中  
山李先降魏去年李先自西燕歸燕 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西秦涼州牧柯  
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奔涼 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大  
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  
信都三城為燕守中山燕郡慕容德守鄴慕容暉守信都 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  
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三 國寶

山已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且至哺殺傷數千  
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可出戰急攻則傷士  
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  
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  
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漁陽郡  
晉珪軍於魯口博陵太守申承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海渚  
海中也 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郎與給事黃門侍  
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周遵降魏遵博學多藝名著  
當時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  
青等夜襲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新城即燕主垂攻鄴所築者也 青等  
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

遠谷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立動者三百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脩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溝固壘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賈賴廣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廣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塚多獲首虜而還 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符宣爲平北將軍 是歲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越質詰歸帥西秦秦人處之成紀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八 晉紀二十八 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

縣自漢以來 拜鎮西將軍平襄公 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 屬天水郡 拜鎮西將軍平襄公 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 邽乳率眾降秦以碩德爲秦州牧鎮上邽徵乳爲尚書丞熈熈權千成帥眾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犇仇池遂來犇碩德西擊千成於略陽千成降 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鎮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津河口廣八十步嚴際橋遺道功 尚存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 送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五

安皇帝甲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又生而少斷曰安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三隆

安五元興三

隆安元年魏拓跋珪皇始二年燕慕容寶永康二年秦姚興皇初四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年涼呂光龍飛二年

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左僕射領選仍加後將軍丹

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 燕范陽王德求

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

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閉之射

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失火建言於儀曰賴盧

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眾詣德降

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

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容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魏王

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王

成夜燕安都王鳳踰城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涼王光以西秦

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成紀縣

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

來歸天水郡治小坑川唐併顯親 斷入成紀縣移成紀縣治顯親川 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

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遠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關在高山與秦州刺史沒與秦州刺史沒奔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袍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關在秦州刺史沒河關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武始郡故狄道縣地西秦大震乾歸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刃給延云乾歸取遣犇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維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何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歲帥以誘之今告者視高邑動殆必有姦空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袍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二 恩補撰 安帝隆安元年

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寶荀伐之戰於街亭涼兵大敗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深澤在冀州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遣趙王麟攻楊城郡屬志宋白曰深澤縣以界內水深深廣為名中山蒲陰縣有楊城 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都國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于燕且請以其弟為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先從僕射蘭質珪負恩悉發其眾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此地國陽縣也有柏肆塢開皇十六年置柏肆縣後廢入常山縣下曲陽縣魏書帝紀作延鹿之柏肆塢按地形志延鹿在治曲陽營於涉池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

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鞋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眾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戍寶魏整頓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犇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眾先是張袞嘗為魏王珪言燕秘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置郎三十六人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度支部南主客祠部度支部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郎晉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二 恩補撰 安帝隆安元年

合部度支部官一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 任以政事魏軍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為三十六曹 士有自柏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封真因起兵攻并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南安公順守雲中聞之欲自攝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立審待後問不然為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健之孫也質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突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順討之不克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為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興晉稱頓首與之均禮興怒以告珪珪為之殺牧己卯夜燕尚書郎蔡興皓謀弑燕主寶立趙

王麟不克斬開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 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

鄉張崇為司空 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

許之會初無去意初無去龍使征南將軍庫儔官偉建威將軍餘

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之子也餘嵩以上卷太偉等頓慮龍近

百日道東新昌縣有龍山唐為平州龍山縣容合所謂守規

如之險即其地也此遠東新昌後人置于漢遼西郡界非漢

善郡縣 無食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詔切責會不得已以

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

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寇滔天

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

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

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

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

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關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

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

曰涉圭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

思歸諸部雖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

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

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

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遣其弟鳳鳳 晉書事見

十六年 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已西珪

如虜奴辛亥復圍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曰縣唐

隋改唐曰唐武 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

德中改唐曰

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

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

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

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

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

也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

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

禁兵秋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中山西

里有狼山自狼山而西南連常山山谷深險漢末黑山張燕五代

孫方簡兄弟皆依阻其地丁零餘眾覆具之黨也為燕所敗退聚

陽之西山也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

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

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榆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末期年而天下

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

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還舊都亦事之空然龍川地狹民貧龍

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閒厭苦寇暴

民思燕德庶幾反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

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

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

主上獨在殿下潛匿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

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召僚佐問

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

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



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圭參合所殺者父兄弟泣血踊  
 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慕容麟為高麗大將今聞主上北遷皆  
 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  
 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  
 殺會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  
 與太子策遠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  
 開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鞍  
 乘俱得免燕將李沈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  
 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  
 門不開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  
 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六 恩補撰

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杜預曰巢車車  
 曰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佑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鏡  
 鏡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  
 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  
 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  
 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嘆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  
 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前漢志  
 有北新城縣郡國志承郡有北新城縣晉省甲寅尊皇太后李  
 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  
 于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眾奔蒲陰蒲陰縣屬中山郡前漢  
 其名改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  
 子麟脫走入中山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

數百騎為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怪會容止快  
 快有恨色密告隆及遠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騎  
 所至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資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  
 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儁官驛帥兵三千  
 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  
 戊午及寶於夏謙澤石河頭時屯漁陽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寶不欲戰清河王會  
 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  
 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  
 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  
 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  
 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雷臺治書陽珍曰中山城中積兵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七 恩補撰

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矜  
 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  
 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乃  
 謀作亂幽拜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  
 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  
 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  
 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將收人心陛下若從眾請  
 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軻之事寶乃謂眾曰道通年少會字  
 道通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仗會以為羽翼何可  
 離左右也眾不悅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尼歸聞之  
 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進退路窮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6 版反內

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  
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實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越  
必反無疑互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  
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  
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實曰會逆志已  
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  
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宿衛都黃榆谷魏收地  
都縣界在漢北平白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梁千帥壯士  
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  
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實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  
實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八 思補樓

且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  
農出自歸實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實顧召羣臣  
食且讓農罪會就坐實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  
殺會走赴其軍勸兵攻實實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  
遣騎追至石城不及石城縣漢屬北平郡後魏乙亥會遣仇尼歸  
攻龍城實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俊臣并求為太子  
實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  
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募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實臨  
西門會乘馬遙與實語實讓之會命軍士向實大譟以懼城  
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  
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

開封公詳殺之實殺會母及其三子丁丑實大赦凡與會同謀者  
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農骨破  
見腦實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  
餘崇出自歸實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司徒  
諡曰康實以高雲為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為子雲高句麗之  
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麗氏燕王就破高句麗徙於青山由是世  
為燕臣雲沈厚寡言時人莫知惟中衛將軍長樂馮跋奇其志度  
與之為友高雲馮跋事始見於跋父安事西燕王永為將軍永敗  
徙和龍 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  
奢不知紀極惡王恭仲疑堪勸道子裁其兵權中外恟恟不安恭  
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九 思補樓

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元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  
亂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  
既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  
必未敢害之王恭字孝伯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  
以君為難有思致非方伯才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觀為  
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兇天  
下所知孝伯疾惡深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宜  
潛與之約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春秋公羊傳曰趙鞅與晉  
東西齊舉江陵在西京口在東 元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  
驅此桓元之勳也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與從兄  
南蠻校尉魏南都相陳留江續謀之魏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

是非豈藩屏之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觀怒曰  
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績亦極言其不可觀恐績及禍於坐和解  
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脇耶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  
耳江續字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  
中丞親遂稱散發辭位晉人多服寒食散其藥毒發或致死仲堪往省之謂觀曰兄  
病殊為可憂觀曰吾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  
我為念郁恢亦不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仲堪許之恭大  
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  
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  
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王殷  
作難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竹里今建康府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十一 恩補樓

竹篠鎮是其地在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  
宮城東北三十許里 召王珣車允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  
珣允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  
不過勢利之閒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謂珣如蔣濟說曹爽釋權  
而司馬懿族之也事見  
七十五卷 珣曰是何言歟卿甯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  
耶又問計於允允曰昔桓公圍壽陽時乃克見一百二卷海西  
百三卷前文 公太和五年及一  
帝咸安元年 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  
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請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  
其本官道子暗懦欲求姑息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  
尚之收國寶付廷尉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  
使詣恭深謝徹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登驃騎司馬愉

竝請解職道子以惶惶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  
赦殷仲堪雖許王恭猶深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  
楊佐期屯巴陵沈約曰巴陵縣晉武太原元年置焉長沙郡道元  
木吳之巴邱郡關晉立 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會稽世子元顯  
年十六有儔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  
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魏王珪  
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焉慕容詳出  
步卒六千人伺開襄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  
縱之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盧水胡分  
按史各以其所居郡縣之北史 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尙書  
日沮渠世居張掖縣北水 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羅淵謂羅仇曰呂光  
得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十一 恩補樓

州自號三河王此郡蓋光置也賈曰三河謂金城  
河陽支河滎河此郡當置於漢張掖金城郡界 主生荒蕪信讓  
諸子朋黨相傾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素為  
所懼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若藎河西張  
平郡唐為鄯州之地若藎地 名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 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  
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甯使人負我不忍負人也  
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  
略涉獵書史滑稽善權變為諸胡所推服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  
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眾曰呂王昏荒無道  
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  
之業何如眾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臨松郡張  
開廢入張掖 屯據金山五代史志張掖郡丹縣有 司徒左長史  
郡張掖縣 金山沮渠蒙遜事始此

王庶導之孫也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版行吳國內  
史以白重授官使起兵於東方版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非朝命也與義興召募兵眾赴者萬計版又以其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  
官屬未幾國寶死恭罷兵符版去職反喪服版以起兵之際誅異  
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版於  
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道子以其賤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  
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又與版戰於曲阿版潛啟單騎走不知所在  
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虞嘯父之功免為庶人 燕庫偃  
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偃官氏又殺中山  
尹苻諛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入自為  
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殺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三十九 十一 恩補漢

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亮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  
丞相封衛王慕容詳自謂能徂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  
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為車騎大將軍尙書令殺拓跋  
觚以固眾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  
燕主寶猶存乃止 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  
谷破之忽谷當在丹縣界蒙遜逃入山中時蒙遜兄男成為涼將軍聞蒙  
遜起兵亦合眾數千屯樂涇樂涇在涇州蒙遜弟又去聲 涼酒  
泉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州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  
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奈何  
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乎男成等既明大義欲屈府君

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家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  
不至郡人高逸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曷僕  
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  
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  
蒙遜亦帥眾歸業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  
業不克 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  
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瑄為興晉太守鎮  
枹罕 秋七月燕慕容詳殺可足渾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  
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飢窘詳不聽民  
出采稻死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  
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麟帥丁零之眾入驥軍潛襲其眾復入中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九 晉紀三十九 十二 恩補漢

城門不閉執詳殺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  
戰麟不從稍復窮餒魏王珪軍糧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  
入其郭麟追至泝水泝水在中山新市縣與地志云盧奴城北臨龍水而泝河為魏所敗  
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常山郡有九門縣軍中大疫  
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  
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  
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  
還 燕以遼西王農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尙書事 涼  
敬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騰齊音騰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焚  
賊守東井騰知呂氏將亡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  
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

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之基部落最弱四胡胡之二種也

苑之人多其營眾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眾盡我

有也涼州治姑臧得城之後徐更讓之詳從之將夜以二苑之眾

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磨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

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眾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磨

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立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恐城

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

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

其從兄桓曰郭騰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宏

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

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宏演矣春秋衛懿公與狄人戰於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晉紀二十九 五 恩補樓

英澤為狄人所殺去演納所以殉之桓女配纂其見親異於他臣故云然統至番禾遂叛歸磨番禾縣漢屬張掖郡晉屬武威郡唐天寶中改為天寶縣

大破之乃得入姑臧磨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志悉投於鋒

刃之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眾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

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休屠縣漢屬武威郡因休屠王城以馬城東城即休屠縣故城也與磨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氏也將

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涼王光遺之書曰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

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

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鶴鳴已於風雨郭騰巫卜

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今倉中積粟數百千萬束來

將士一以當百吞聲咀藥絳有餘暇朕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

來卿三思之軌不答纂擊破磨將王斐于城西磨兵勢漸衰遣使

求救於禿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

赴之 秦太后她氏卒秦主興與良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

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

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拜緯駁曰高矯常越禮

請付有司論罪興曰高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從高議 鮮卑

薛勃叛秦薛勃據城為秦所攻而降於秦秦主興自將討之勃敗奔沒奕干沒

奕干執送之 秦法氏男姚買得謀殺秦主興不克而死 秦主

興入寇湖城宏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

進寇上洛拔之霍陽關二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華山郡晉分宏農之華陰京兆之鄠焉之夏陽俱屬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十九 晉紀二十九 五 恩補樓

置上洛縣前漢屬宏農後漢屬京兆晉置姚崇寇洛陽河南太守

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武都

氏屠飛啖鐵等據方山以叛秦據晉書載記時飛啖鐵龍東太守郡界視穆日方山在武都郡東南四十里與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與勤於政事延納

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擢拔天水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

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古成詵說剛介雅正以風

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

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中山饒甚燕慕容麟帥二萬

餘人出據新市新市縣自漢以來屬中山到隋曰新市古詳虞子因唐為定州新樂縣杜佑曰唐冀州治真定縣

新市縣故城在東北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龍崇曰不吉昔紂以

甲子亡謂之疾日左傳疾在子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祭以乙卯亡故以為忌日兵家

甲子亡謂之疾日

也紂以甲子喪祭以乙卯亡故以為忌日

兵家

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

麟李延壽北史義臺地名魏收地形

志新市縣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張驥李沈

先嘗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

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追殺弟鳳為秦愍王發慕容詳豕斬其尸

收殺鳳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刀割之丁亥遣三萬騎就衛

王儀將攻鄴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歸以女妻之

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於秃髮烏孤此金城河南也是

歲吳郡治下狗恆聚高橋上夜吠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多或怪

而覘之見一狗每有兩三頭皆向前亂吠燕人有自中山至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 晉紀二十九 十六 思補樓

城者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

寶於是大騎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遂冊拜德為丞相冀州

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調

兵悉集戒嚴在頓頓者次舍之所遣將軍啟南視形勢乙亥慕容麟至

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

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恒懼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阻河以

待魏伺隙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鎮滑臺和垂之弟子

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九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晉紀三十年止一

安皇帝乙

安隆安二年魏拓跋珪天興元年慕容容或建平元年秦姚興皇

初五年南燕慕容德元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一

年涼呂光龍飛三年南涼秃髮烏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

四萬南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趙王麟

上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

行帝制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 晉紀三十 一 思補樓

慕容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德字元

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其膺中晝寢而生德左

右以告方寤而起號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

為名年十二而號薨哀毀過禮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異

額上有日月兩角足下有假月重文博覽羣史性清慎多才藝太

史令黃泓善相謂德曰殿下相法當先為人臣然後為人君但恐

下官入地不得見殿下昇天耳至是自鄴南徙至河而無舟楫魏

兵垂至懼心惶懼欲退保黎陽德不從其夕流斯冰合遂于夜

中南渡至且魏兵追至而冰復消若有神焉韓範曰光武渡滎沱

河斯流自合大王濟河天橋自成靈命所扶徵兆已見德大悅遂

改黎陽津為天橋建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

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至鄴置行臺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

兵五千人鎮鄴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

擊恆嶺至代五百餘里恆嶺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折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

見今其地謂之神廟今謂之在曲陽城北有堊新亭新晴氣清則

望見大茂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望都北出到馬關都自石門

子介水舖入解形梅回兩寨之隔至代州然沈括所謂代州乃雁

門也自此亦可至魏之代都但恐非直道耳水經注謂夷水出平

舒縣東北流迤南又東北迤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

也魏土地記代城兩九里珪恐已既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

山命衛王儀鎮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為尚書左僕射鎮勃

海之合口右將軍尹國督租於冀州開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

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燕啓爾還至龍城去年十一月發遣啟

將南觀形勢至是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思補

遷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遠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

未可南征空因成師冀軍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番虛實俟

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澆洛水蓋即饒樂

內附置饒樂都督府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

西上謂自中山取道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辛酉魏主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寶代博

陵勃海章武羣盜竝起漢時章武城屬勃海平舒縣界晉武帝泰

始元年置章武城後為郡隋廢屬瀛州入

平舒略陽公遵等討平之廣川太守賀賴慮性豪健廣川縣前漢

縣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後分為廣川郡珪居冀州刺史輔之下與輔殺之驅勒守

兵掠陽平頓耶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慮為并州刺

史封廣甯王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鷲武允晉三

城克之支陽允晉時漢古縣屬金城郡魏武城當在二縣之間張

蘭州真武縣漢枝陽縣虜萬餘人而去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

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還西王農長樂王盛

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變寶將從

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師眾已集宜

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立廣采異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

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

輿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一頓連營

百里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

作亂凡備兵皆更番送上長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權化執速骨

等皆高陽王隆舊除其逼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浪威王甫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思補

牟熙公段說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

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

宜小清澄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

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

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

免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醮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

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疆宰相權輕立密樹腹心於外以

自藩衛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吳都督江州及豫州

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魏王

珪如繁峙宮繁峙縣屬屬門外魏築宮於此天平給新徙民田及

牛珪收於白登山白登山在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見熊將數子

即白登臺蓋南對同阜即白登山

將如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豈人貴

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珪顧

謝之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

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為爾朱榮亂後本

爾朱榮傳云羽健之先世為部落

世家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壤更

遷遠地珪許之所居之處自有狗地柔然數侵魏邊尚書中

兵郎李先請擊之魏志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楊軌以其司馬

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廣禿烏髮孤遣其弟車騎將

軍儋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燕尚書頓邱王蘭

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

王盛從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纒百

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

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存疑以

烈必不棄君以來自全所以出赴汗者汗時陰通速骨之謀

未知欲借汗之眾以為城中外援也然出赴汗可也若出者何曰

實之所持者農告之必不得出即得出速骨必知而豫為之助故

潛之也思汗之誘農其說必出於此故農從之而執意汗之奸謀

竟以農與速骨此天之亡燕使然非農之失計也而作

史者不能明其心以為燕以自全免哉行故表而出之明旦速骨

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

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

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

張真李早趙恩等輕騎而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

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嚴讓出力健等聞

之丁酉殺維及農速骨即為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隆安二年

亡奔遂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

制大赦遣使迎燕主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

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何及不如南就范

陽王合眾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眾徐歸龍城亦未晚也

寶從之 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聚眾叛

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魏王珪召衛王儀入輔以略陽公

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長

孫嵩為司徒 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

伏於河西河水自遼東而東北流過黎陽縣遣中黃門令趙

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德為司徒即時南征

至乙運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王亟白丞相率迎鍾南燕王德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隆安二年

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德德謂羣下

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民神之主故權

順羣議以繫眾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

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甯濟羣生

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

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曰嗣帝不達時宜委

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已明矣昔崩噴出奔衛輒不納春

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

請為陛下馳往謂之德流涕遣之流涕而遣之者護帥壯士數百

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

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隆安二年



雷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德固雷之思  
 怒曰周室東遷管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  
 后以匡帝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  
 之存楚猶慕翼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翼勝字君實年見三十德  
 七卷王莽始建國三年  
 斬之寶遺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  
 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  
 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可開冀州乃北行至建安  
 建安城在行交之北乙連之南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眾盛亦勸寶宜  
 且駐雷察汗情狀寶乃遣穴從僕射李阜先往見汗寶雷頓石城  
 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晉省縣屬建德郡隋唐併  
 入營州柳城縣界宋白曰石城縣取稱石立如城以名之會汗遣  
 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欵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 二年 四

必無他不待早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雷盛在後盛與將軍  
 張真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徑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  
 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  
 又遣兄提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  
 加難見寶於城北拜謁已已者拜請從寶俱進穎陰烈公餘崇密  
 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雷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  
 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  
 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且暮即屠滅但恨我不  
 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獄之年四初就之遷  
 於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  
 松二根生焉遂川無桑及應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

來廬終而桑死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吹拔其  
 樹至是果被弑汗既弑寶仍諡之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  
 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  
 為大樹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  
 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止之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  
 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閒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  
 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  
 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  
 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閉之由是汗兄  
 弟浸相嫌忌 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騰救之纂敗還 段  
 業使沮渠蒙遜攻涼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涼王光之弟子也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 二年 四

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  
 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丙子魏王珪  
 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  
 天下號漢氏以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無尺土  
 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今宜以代為號黃  
 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 契始封於商是甫  
 也契孫相土居商邱自契至於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後  
 仲丁遷於囂河東甲居相祖乙居耿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成從  
 先王居謂從帝 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  
 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在傳下曰 魏大名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楊軌自  
 恃其眾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騰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  
 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宏楊

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逼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磨性福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從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逼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賊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眾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盛謂汗曰善騎小兒未能辦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八

晉紀三十

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匪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貴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王樂攝行統事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珍魯恭王騰為尚書悅其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從之蘭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四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九

晉紀三十

謂等也。○奇音。合銷漆之。因與借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又音果。又音可。

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戾曲也。乖也。斜。疑。借。詐。為。之。且。經。緯。不。相。持。故。斜。角。疑。曲。疑。借。詐。為。之。且。

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為

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獻書。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

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

晉陽之甲。豈可數與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道

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

矣。此必太元二十一年。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矜昔陵侮之恥。年庚楷比難時。王愉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矜昔陵侮之恥。

平。王恭以元舅之親。風神簡貴。志氣方嚴。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

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況富貴

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

恭不敢發。事見一百八卷。孝。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

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以來。誰敢復為相

王。盡力者。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激正。徵士

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日前不討

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時。道

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曰。飲醕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

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殷

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仲堪素不習為將。悉

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元

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

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

猶悲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會祖。準。晉太常。自。資

有。才。望。重。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晉。比。王。珣。諸。家。為。佺。期。及

兄。廣。弟。忠。平。從。弟。孜。故。皆。熾。顯。每。排。抑。之。佺。期。常。懷。慨。切。欲。因

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八。月。佺。期。元。奄。至。溢。口。溢。口

口。也。晉。人。於。此。築。城。置。戍。今。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元。遣。偏。軍。追

獲之。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平

原。公。元。為。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襄。為。後。將

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早。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為。前。將。軍。張。順

為。鎮。西。將。軍。昌。黎。尹。張。真。為。右。將。軍。皆。封。公。乙。亥。燕。步。兵。校。尉

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

死。甯。朔。將。軍。鄧。啟。方。南。陽。太。守。閻。邱。羨。將。兵。二。萬。擊。南。燕。燕。自

後。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容。德。稱。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

於。管。城。魏。收。志。榮。陽。郡。京。縣。有。管。城。故。啟。方。等。兵。敗。單。騎。走。免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制。郊。甸。宋。白。曰。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

北。至。五。原。地。方。踰。徑。術。標。道。里。平。五。權。定。五。度。較。五。量。遣。使。循。行

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黜。陟。之。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

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衛。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

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為。尚。書

令。張。通。為。左。僕。射。衛。倫。為。右。僕。射。慕容。崇。為。幽。州。刺。史。鎮。肥。如

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元。會。稽。王。道。子。以

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陽。尹。允。之。為。吳。國。內。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續

休之為襄城太守元帝渡江以丹陽各擁兵馬以為已接乙巳桓

元大破官軍於白石白石在巢縣界水經註謂江水導源巢湖東

石山水水發自石山西逕元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

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

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郗曲將遇之牢之負其才深懷

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許事成即以恭

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福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

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吾不

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國威靈以順

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思補

兵威暴蔑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

不協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以

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眾中拜之為兄精兵

堅甲悉以配之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

遣敬宣及其婿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恭方出城照兵敬宣縱

騎橫擊之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

不習馬憚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元至

長塘湖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杜佑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記為

陽湖縣有洮湖別名長塘湖單錡曰長塘湖在義興西

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味恭臨刑

猶理須鬻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至此原其本

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并其子弟黨與

皆死恭字孝伯清操過人且美姿儀或歎其形茂濯濯如春月輝

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與王

忱齊名相友恭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其坐六尺簾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即舉所

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

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尚書

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

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琬子妻裴氏

琬琬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論

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

反側道子甚愧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思補

每輟卷而歎然峭狹不宏且暗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

而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

在壯麗士庶嗟怨恭既誅朝廷即以劉牢之為都督竟青冀幽并

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先是恭將起兵民間即謠言云黃頭

小人欲為亂賴得金刀作藩并恭字上黃頭也恭字下小人也金

刀劉字也至是而其言果驗俄而楊佺期桓元至石頭殷仲堪至

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

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顯元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

北府之眾馳赴京師軍於新亭佺期顯元見之失色回軍蔡洲蔡

在今建康府上元朝廷未知西軍虛實見仲堪等擁眾數萬充斥

郊畿內外憂逼左衛將軍桓脩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討

而解也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謂其殷桓從上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西軍沮恐今若以重利啗元及佺期二人必內喜元能制仲堪

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元為江州刺史召都恢為

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

荊州刺史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左衛文武左衛將軍府之僚屬及部曲也又令劉牢之

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直詔救仲

堪回軍 張驥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

郡張驥烏桓種也奉燕見一百五卷魏王珪命庾岳討之 楊

軌屯麻川收集夷夏眾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

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為

羌酋梁飢所敗西輯僭海關中日金城臨羌縣西有卑和羌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十四

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

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有梁飢

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

倖而代之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懼飢兵疆

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疆洪池以北未可冀

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唐涼州有洪池府嶺南五郡庶幾可取也五郡謂廣武西

平樂都護也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

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

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係據山河

不可得制西平據河之要有大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

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唐鄯州有龍支縣對峙日龍支鳥

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澆河吐谷渾之地呂光開以為郡隋

郡蓋置於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勝曰廓州在澆河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對

之佞期甚恨密說仲堪以元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仲堪忌佞期兄弟勇健恐既殺元不可復制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鎮元亦知佞期之謀陰有取佞期之志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元以楷為武昌太守初郗恢為朝廷拒西軍元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以恢為廣州恢聞之懼詢於眾眾皆曰楊佞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元來恐難與為敵既而聞佞期代己乃與閻邱羨謀阻兵拒之時閻邱羨為南陽太守雍之部屬也佞期聞之聲言元來入沔以佞期為前驅恢眾信之望風皆潰恢請降佞期入府斬閻邱羨放恢還都至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熊戰於度周川度周川在臨洮塞外龍涇之西視熊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隆安二年

恩補樓

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涼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西平王烏孤興城在允吾縣西南龍支堡之東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龔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說文曰帽小兒髮覆志曰帽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覆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幘以幘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復裁幘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幘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尾云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魏謐毛為成皇帝五世至推寅南遷大釋方千餘里宣皇帝七世至鄒始南出居何奴故地

日誌汾陽武皇帝諡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健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諡力微曰神元皇帝沙湊汗之子弗致曰思皇帝弗致率力微之子與康官分統三部昭皇帝分國為三部弗致率力微之子與康官分統三部又助晉國以益費昭皇帝弗致率力微之子與康官分統三部皇帝弗致率力微之子與康官分統三部皇帝弗致率力微之子與康官分統三部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宗廟在東季夏帥眾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杜佑曰禮記天賜二年祀天於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積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道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大人方各成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官自黑門入列于青門內近北道西面稷儀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于壇東西面帝七子執酒在西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搗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祝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退自是歲一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

安帝隆安二年

恩補樓

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野卑山因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諸部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曠故以托以土德王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彙僕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魏都平城縣本屬雁門郡而代郡治桑乾後漢徙高柳晉徙平舒魏收地志之上谷郡晉西代之代郡也唐為蔚州之地魏之代郡唐為雲州雲中縣之地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善無縣漢屬雁門郡後漢屬定襄郡元魏天平二年雁門縣有鼻頭山則漢之陰館縣已併入雁門縣矣北燕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雜置八部以監之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淵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初錢塘杜子恭有妖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

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術怪異往往如此  
耶人孫泰廷學其術士民多奉之王荆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  
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選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  
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眾聚貨鉅億三吳之人多從  
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  
謝翰發其謀已西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  
恩逃入海恩民猶以泰蠅蛻不死就音說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  
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讐 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  
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十六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一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二 起隆安三年 至隆安四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

魏拓跋珪天興二年燕慕容盛長樂元年秦姚興宏始元年南燕慕容德二年西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二年涼呂纂咸寧元年南凉秃髮烏孤太初三年北凉段業天璽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 戊辰燕昌黎尹雷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外遣中

衛將軍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長川在東夷鎮西北大漠之東垂也鎮北將軍高涼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駁髯水以襲高車 壬午燕右將軍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 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安夷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廣武公傅檀鎮西平西平治樂都縣唐鄯州之渾水縣也叔父素渥鎮

湟河若雷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南嶺南即洪池嶺之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雷鎮洛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之地宜遭亂分裂至十餘國亂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光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之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

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  
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齊廉川  
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  
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  
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  
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漢干餘里破其七部獲一萬餘口馬五萬  
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真  
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 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  
勃海斬之張超據南皮見上卷上年 段業即涼王位改元天璽是為沮渠  
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  
高車人為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又使高車之眾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二 魏書

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事本見上 欲因德出  
戰而作亂既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討廣辯復勸和反和  
不從辯乃殺和以消臺降魏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  
赴之既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  
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  
王釗俘獲千餘人陳頴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  
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消臺赴德德欲攻消臺韓範曰嚮  
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  
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項羽  
城故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消臺尚書潘聰曰消臺  
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三 魏書  
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  
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  
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  
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運昔  
為燕臣後負國恩勸兵借據今空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  
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  
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竺朗  
姓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隨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  
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  
鹿危為齊晉天文志奎婁魯魯徐州虛危齊齊州 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  
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



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交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至助者京兆人也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秦皇始元年移上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因謂之胡公谷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常穴居而胡大起殿舍連樓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張忠者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 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真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宿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 己卯追尋帝所生母陳

安帝隆安三年 晉紀三十一 四 恩補

夫人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鮮卑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於西秦王乾歸乾歸以河內為壘掘都統以宗女妻之 壘掘亦鮮卑種也河內其各 甲午燕大赦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乙未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 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 河西四郡張掖在北 故曰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禿髮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疆 禿髮本鮮卑 有窺窬之志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案兵不戰紹纂引兵歸

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儼檀入錄府國事 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魏前河間太守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 辛酉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於有罪得以金帛贖 贖國時魏文侯法若法難以為王者之政其急盜賊盜賊須捕捕者網捕二篇其若法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險利以為維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故所苦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漢律何條盜事律與廢戶三篇合為九篇魏陳羣等采漢律制新律十八篇集罪例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分以為劫略律贖律有欺誣詐偽誣封矯制四律有詐偽生死亡命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分為詐律贖律有贓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分為毀亡律因律有告劫傳贖律有告反遠受科有登聞道辭分為告劫律因律有聚四劫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獄互別為篇分為聚四劫獄斷獄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路其事相類分為賄賂律盜律有劫辱強賊

安帝隆安三年 晉紀三十一 五 恩補

與律有遺棄傷殺具律有出賣科有擅作修舍事分為與律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賦律有儲時不辦賦律有乏軍乏典及舊典有奉法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不立復以為法別為之律律秦世舊有賂乘傳副車食廚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賂律取其可用合科者為郵驛令告劫律上言變事合以驚事告急與與律條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賦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贖事以為贖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若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者不坐科條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定以為免坐律晉初賈充定法就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為刑名法例律為告劫案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贖作偽水火殺亡因事類為舊案違制換周官為諸案律合二十篇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金相敵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 西秦丞相南川宜公出連乞都卒 南川地名 秦齊公崇鎮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

遊魏主珪以散騎侍郎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郎以報之佗期問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大元二十一年

佗期曰以魏之疆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為一家謂齊也

時今既結好義無所隱此則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至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濟還報

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燕遼西太守李副在郡

十年威行境內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

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

也召使者詰問果無事實盛盡滅胡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

之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

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暹珪皆用之珪圍中山久未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六 思慮

軍食乏問計於羣臣暹為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鴨食

甚而改晉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樞當租然以暹為侮

慢心銜之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郝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

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袞及暹為復書必貶其

主袞暹謂帝為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

暹之降魏也九一百九卷 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使其妻張氏

與四子留冀州暹獨與幼子隨詣平城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并

以是責暹暹死盧溥受燕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

沓干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袞為尚書令史袞乃闕門不通人

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袞純厚篤實好學有文才珪為代王選

為左長史常從征伐參大謀決策幃幟甚器之歷官幽州刺史

袞清儉寡欲勤課農桑百姓安之又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其為造也初未嘗與之相識聞風稱美故士類高之及廢不以罪聞者歎

魏主賈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為給事

黃門侍郎都坐大官魏官有三都大官都坐大官外都大官內都大官珪問懿以燕氏初

事懿應對疏慢亦坐廢於家 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笑

曰幾令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

君言終而卒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

孤大赦徙治西平 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

晉氏南渡仍立幽冀青并于江北孝武大元之季復取齊地乃徙幽冀二州于齊故渾渾雖廣因而氣幽州 渾不從德

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克之民歸附者十

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瀛為兗州刺史鎮梁父進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六 思慮

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

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

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

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入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

誕成薄苻固平原太守張豁成柳泉薄苻蓋人姓名遇亂聚眾於海郡有柳泉辰固後漢晉省 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擗妻子

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

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

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

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猶為不幸耳

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燕李阜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

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自迎魏師於北平壬子早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助於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早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畔逆必忌官威一則糾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窟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召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大赦改元宏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績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甲午燕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早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陁復還歸罪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早為將而棄軍罪在不赦然昔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八

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早以直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與不拜讓謂恭靖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賦色曰吾爾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與囚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 魏主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鎮野王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 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籍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 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窮然苦之孫恩以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呪詭官屬請出兵討恩疑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

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疑之妻謝道韞初聞寇至舉措自若及聞夫及諸子已被害乃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 崇汝南王祐之曾孫自其 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 鍼音針 吳郡陸瑒吳興邱延 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自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九

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眾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冲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肖食者聊支解之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井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謝道韞者奔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道韞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閒乃有王郎又嘗譏弟元學殖不進曰為庶務經心為天分有限耶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

屈既而道蘊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栴聞其名請與談  
講道蘊素知栴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禱坐於帳中栴束修整帶  
造於別榻道蘊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  
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寶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  
道蘊亦云親從彫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聞人曾府初同郡張  
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以敵道蘊有濟尼者遊於二  
家或問之濟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  
玉映自是閨房之秀自帝即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  
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  
雍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  
會稽縣海永嘉東陽  
新安吳興義興也 綬內諸縣盜賊處處蠱起恩黨亦有潛伏在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一  
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禍發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  
罪請誅之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  
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  
輒行 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十二月甲午燕燕郡  
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 為後高湖  
張本 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為章  
武公段為博陵公子定為遼西公 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諡曰惠  
德皇后 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延破之與劉牢  
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屯屯烏程 烏程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  
屬吳郡魏晉以來屬吳興郡  
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  
城劉裕至時有神光照室甘露降於墓樹既生而母死父翹僑居  
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其走

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  
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  
前上有五色龍章眾僧見而怪之裕每行止時見二小龍為之附  
翼漁樵山澤同侶或亦睹焉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而傷  
之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  
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裕曰汝王何不殺之  
荅曰寄奴王者不死裕因叱之皆散收其藥而歸後遇金創傅之  
即愈寄奴裕小字也裕為人無學術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撈  
捕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覬賊遇  
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  
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眾劉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一  
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其歎息因進擊賊  
大破之斬獲千餘人 劉裕事  
始此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  
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既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  
東不失作句踐也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遂驅  
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  
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  
吳興太守邱延餘姚令吳興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既  
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  
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  
州文武戍海浦 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今自龍山而以  
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也  
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濟

東第門可羅雀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尋納于百揆宅百揆雖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皆以百揆為官名孔安國曰揆度也拜舉入凱使揆度百事是言以百揆名官之義也晉人多以百揆於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殷仲堪恐桓元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佺期屢欲攻元仲堪每抑止之元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元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佺期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一 安帝隆安三年

兵建牙聲云拔洛欲與仲堪共襲元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適屯於北境南渡後雍州治襄陽在江陵之北以退佺期佺期既不能擣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仲堪多疑少決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桓元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其罪之補註晉復洛陽以屬雍州佺期為刺史而不能守洛陽故云然蓋以晉初五陵皆在洛陽故也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時巴陵有積穀元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元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眾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偉令為

內應偉惶遽不知所為自瀆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元書辭甚苦至元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也仲堪遣殷通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水經江水東至長夏浦注云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元遣郭銓符宏擊之通等敗走元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元所敗江陵震駭城中乏食以胡麻糜軍士胡麻今謂之芝麻粒小於粟而食之使元乘勝至零口零口即零漢入江之口 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其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元元畏其銳退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三 馬頭 江陵縣南有江津 成成南對馬頭岸 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獲之會元軍

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鄧城元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尙攸敬逃入蠻中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冠軍城在江陵縣南陽郡其他在唐該追獲之遷至柞溪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鄧州臨南界該追獲之遷至柞溪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還歸洛水上有大橋仲堪處也又東注船官湖 逼令自殺并殺殷道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開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性至孝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父嘗患耳聾問牀下蟻動勢若牛鬪孝武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嘗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深愧其失問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

財賄而膏於周急好爲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  
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御堪在荆州辟晉陵顧愷之爲  
參軍愷之博學有才而尤工於圖畫謝安以爲白有蒼生以來未  
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媸  
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初愷之在桓溫府溫常云  
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  
才絕畫絕癡絕 履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  
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  
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  
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  
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元至荆  
州人士無不詣元者企生獨不往而管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  
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爲弟所制不得隨之其珍醜逆  
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元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  
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爲殷荆州吏荆州敗不能救尙何謝爲元  
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爲晉忠  
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元乃殺企生而赦其弟元先曾以一羔  
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於喪 涼王光疾甚  
立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宏  
爲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宏  
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  
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宏曰永業才非撥亂呂紹字永業直以立廟有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

狼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甯汝兄弟獲陸則祚流萬世若內  
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宏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暴  
暴深爲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年六十三紹秘不發喪  
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纂  
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軍呂超謂紹  
曰纂爲將積年威震海內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  
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  
以甯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  
見紹於港露堂超執刀侍側自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  
也宏密遣尙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閹弱未堪多難兄威恩素著宜  
爲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

門宏帥東苑之眾斧洪範門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東西三里南北  
七里本何奴所築及張氏之世又增  
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命曰講武場北城命曰元武  
圖皆植園果有宮殿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左衛將軍齊  
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  
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  
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  
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  
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宏兵強以位讓  
宏宏曰宏以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  
之慚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宏之本志乎纂乃使宏出告眾曰  
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  
王位纂字永緒光  
之庶長子也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

紹曰隱王以宏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  
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  
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  
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冀復其爵位  
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  
領軍 劉衛辰子文陳降魏魏主珪妻以宗女拜上將軍賜姓宿  
氏

庚隆安四年 魏拓跋珪天興二年燕慕容盛長樂二年秦姚興宏  
涼元興利鹿孤建和元年北涼段業天璽  
二年西涼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 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  
大赦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魏材官將軍和突襲盧溥於遼西戊  
午克之擒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  
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乙亥大赦 西秦王乾歸所  
居金城南景門無故自崩甚惡之遂遷都苑川 乞伏氏本居苑川  
復都 武威王和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二月己丑有星孛於奎

婁進至紫微 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丙申燕王盛自將兵三萬  
襲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為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  
徙五千餘戶而還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但宏  
略不如耳 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龍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  
山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下之劉氏  
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為皇后 彗星見於太

徵 桓元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二州詔以元為都督荆司雍秦  
梁益甯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為江州刺史元上  
疏固求江州於是進元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  
史元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  
守 漢晉之世淮南郡本治壽春成帝時祖約為亂初寇又逼民南  
渡者轉多乃割丹陽之千湖脩立淮南郡今元使振守之則直  
通京 涼王纂以大司馬宏功高地逼忌之宏亦自疑遂以東苑  
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宏眾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  
以東苑婦女賞軍宏之妻女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  
如侍中房岑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  
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陛下  
無常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

自宏起百姓何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也奈何使  
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歎欷流涕纂改容謝  
之召宏妻子實於東宮厚撫之宏將奔武威王利鹿孤道過廣武  
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陛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宏送獄纂遣  
力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  
涼都尹 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涼王纂將伐武威王

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  
不從夏四月纂帥眾渡浩靈河利鹿孤使其弟儁檀拒之纂士馬  
精銳進渡三堆 三堆在浩  
靈河南 三軍擾懼儁檀下馬據胡牀而坐以安  
眾心徐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 初隴西李嵩有  
令名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天文及長兼

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郭曆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廬起謂  
繇曰君當位極人臣如李君者終當有國王之分家有驕馬生  
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孟敏爲沙州刺史以爲爲效穀令效穀自  
敦煌郡師古日本無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  
爲魚澤射殺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後周併入敦煌縣

宋繇事北涼王業爲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鄧謙沙州  
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爲溫殺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初難之會

宋繇自張掖告歸謂翊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曆之言  
耶白額駒今已生矣高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業因以爲爲敦煌  
太守右衛將軍敦煌索翊言於業曰李高不可使處敦煌業遂以  
嗣代翊爲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嗣未至二十里移翊迎已  
謂移書於高 翊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  
使迎已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八 思補

閻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拱手授人嗣自  
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推之可一戰擒也翊曰吾少  
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  
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就嗣昭以甘言繇還謂翊曰嗣志驕  
兵弱易取也爲乃遣繇與其二子欲讓逆擊嗣嗣敗走還張掖  
搆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友爲所構故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  
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焉進都督涼興以西  
諸軍事鎮西將軍 吐谷渾視熊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  
昆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利延烏紇提提弱荒淫不能  
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將智國人畏服之 是月地震 燕前將  
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述及五月壬子逃奔遼

西 丙寅衛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珣字元琳弱冠爲桓溫掾初  
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溫曰不然觀其情貌  
必自不凡吾嘗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溫於庭走馬直出突之左  
右皆若仆而珣不動名價於是大重軍中機務並委之溫府文武  
數萬人珣悉識其面珣與弟珣皆謝氏婿後以猜嫌致隙兄弟皆  
離婚由是王謝二族遂成仇讐故謝安爲相時凡拜官珣皆不受  
安薨珣乃爲侍中深爲孝武所倚仗時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  
堪徐邈王恭郁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孝武珣嘗夢人以大  
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崩哀冊諡  
議皆珣所草初珣既與謝安有隙絕不相往來及安薨便出京師  
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  
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 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  
灑源 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尙  
公主入直殿內 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緩懷又不爲武備諸  
將咸諫曰賊近在滬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村  
墜之眾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  
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浹口今在明州定海縣虎門山  
外杜佑曰浹口在明州鄞縣東  
北七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郡浦晉書曰郡浦去山 琰遣參軍劉宣  
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郡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  
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  
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植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  
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補國將軍孫無終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九 思補



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先是謝邈為吳興太守邈子馮嗣之及北方學士仇元達俱往投邈邈禮待不周二人忿愠遂與孫恩通謀殺邈邈從子方明亦在郡雖體羸力弱而勇決過人遂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擒而手刃之於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喪葬盡其力用至是恩既破會稽方明甚急方明載母妹奔逃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 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萬伐西秦入自南安峽南安峽在唐秦州隴城縣界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於隴西 楊軌田元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晉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 登準之子也何準見一百卷 甲子燕大赦 涼王纂將襲北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安帝隆安三年

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西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 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掠建康禿髮倅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倅檀遣酒朱明門上鳴鐘鼓襲將士懼兵於青陽門掠八千餘戶而去倅聞之引兵還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太后徵時相者謂當大貴而有虎厄後果生孝武登尊位深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虎觀之因戲以手打虎遂患手腫痛而崩 丁卯大赦 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屯守要處秦軍樵採路絕秦王與潛引兵救之乾歸聞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推勳敵乘機藉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險阻無縱騎之地立引師平川伺其意而擊之存亡之

機在斯一舉諸君努力若泉窮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水經注伯陽水出伯陽谷在董亭東又西人北遷所由故川原狀谷往往屬其名後又訛為柏楊五代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魏置伯陽縣隋開皇中更名秦嶺唐併秦嶺入清水 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候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且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叨竊名器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聞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羣下感曰晉古公杖策幽人懷歸元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敢心離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

晉紀三十一

安帝隆安四年

寄食於人以終餘生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與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倅檀迎之實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閒乙弗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與吐谷渾同北史又曰乙弗世為吐谷渾領袖有鴉落風俗吐谷渾領袖居青海號青海王 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告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捫天嶺在東 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

爲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爲追騎所  
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  
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袍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  
俱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畔卿爲我行也俱延帥兵追之至河不  
及而還 丁亥尙書右僕射王雅卒 壬寅葬文太后於脩平陵  
九月癸丑地震 涼呂方降於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  
利鹿孤 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  
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眾擊恩走入海牢  
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成句章句章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吳國  
鄞縣以東定海昌國皆其地也內史袁山松築滬瀆以備恩山松喬之孫也吳縣東陸龜蒙家敘  
矢魚之具云別竹於海陸曰龜是續以此得名吳郡記松江東海  
南名曰滬瀆與地志曰龜業者皆海捕魚之名插竹列於海中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  
安帝隆安四年 思補樓  
經編之向岸張兩翼謂上羽沒溺者即出魚隨海潮發竹不得去  
名曰冠瀆范成大吳郡志曰列竹於海陸曰冠吳之冠瀆是也自  
運浦派松江至吳郡今蘇州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裕常披堅  
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於時東伐諸帥  
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裕法令明整所至莫不感  
悅 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  
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  
刺史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 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見而大  
悅以爲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此河南謂金城河之南久之乞  
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  
武公偁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秦王興遣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劉嵩等蕃因裕北涼

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六郡謂敦煌酒泉西涼推李嶠爲冠軍  
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討赦其境內改元庚子北涼  
之地至此又分  
爲西涼 以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  
逸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遣從事中郎宋  
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  
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  
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沙頭縣本屬西涼郡  
惠帝分屬晉昌縣虜其妻子部落  
而還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於天津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一  
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  
獨考天津本紀作天市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尙書事復加  
尙書令吏部尙書車府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  
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弗荅固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  
安帝隆安四年 思補樓  
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車  
府聞我父子密遣人責之府懼自殺府少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  
月則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而讀之以夜繼日嘗讀書於鼓樓山  
得百金於晉井中求其主而不得乃集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  
之人因名其地爲分金洞及死於非命朝廷傷之 壬辰燕王盛  
立燕臺統諸部雜夷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  
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  
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珪置  
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西山平城西山也  
毛晃曰粗曰薪細  
蒸藥成命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珪常  
以燕主坐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

孫表希青上韓非書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榮性簡慢常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 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為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為皇太子大赦 是歲南燕王德即皇帝位於廣固大赦改元建平史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諡燕主暉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三 起隆安五年盡元興元年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 魏拓跋珪天興四年燕慕容熙光始元年秦姚興宏始三年南燕慕容德建平二年涼呂隆神鼎元年南涼李歆建和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元年西涼李暠二年 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兪允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棄之疆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

的將安用之 質安斧的安矢按詩發彼有的毛傳云質也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鶴不明惟箭陸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眾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侯為皆一丈鶴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以質為四寸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鵠鵠方六寸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明宜從之肅意惟改質為六寸餘同鄭馬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射則射鵠侯侯中畫為鵠形即射記所謂鵠侯白質之類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謂爾爾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喪註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利鹿孤曰安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毛傳惟言的質也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 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何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矣此利鹿孤之志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二

恩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終

以廣武公僭檜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二月丙子孫恩出決口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 秦王與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置配之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命當以道守之今彊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姑蘇有淇池嶺西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宏先業而沈湎游畋不以國家爲事臣竊危之纂遜詞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浹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孔安國曰桓桓武貌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惕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陸敷勸纂酒藥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堂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安帝隆安五年 恩補樓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背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止之皆舍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泣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爲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伏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

賊殺兄弟降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尋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銀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止隆遂即天王位隆字承基尤弟寶之子也大赦改元神鼎魏先於番禾神鼎故尊母衛氏爲太后妻楊氏爲后以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諡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厲聲責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爲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諡曰穆后桓乃棄位出亡後爲河西王利鹿孤所獲利鹿孤謂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安帝隆安五年 恩補樓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武雖洪水滔天猶欲與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初難未作時纂嘗與鳩摩羅什共論纂殺羅什子曰祈胡奴頭羅什曰不能祈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胡奴超小字也故羅什因事言之而纂不能悟及爲超所殺人始知羅什之前知 三月甲寅眾星西流歷太微 甲子月生齒 孫恩北趨海鹽 海鹽縣本武原鄉奉以爲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里 劉裕追擊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敢裕夜偃旗匿眾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攻乃進向滬濱裕復築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

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裕舉旗鳴鼓諸伏皆鳴鼓以應之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開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氣色甚猛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為刺史 魏相州統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邱清河六郡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鄴取河南甲居相以名州 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北涼王業懼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亦淡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四 恩補撰 安帝隆安五年

遜為張掖太守權素豪儔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鑿斷之才非撥亂之主舉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眾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

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其立段王欲以安眾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眾心眾皆憤泣爭奮比至氏池 氏池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屬唐甘肅張掖縣界 眾逾一萬鎮軍將軍莫孩率所部降之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侯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率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為君家所推願句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佗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五 恩補撰 安帝隆安五年

沮渠男成之弟高占將軍俱保率戶五百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僕石子之子也 俱石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年 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襟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詞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好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禮 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歸然人不自保魏安人 魏安縣在武成昌松縣界 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棄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與帥步騎六萬伐涼

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

丹徒 縣古 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丹徒郡地志云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諸衣三千人鑿城敗其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勢改曰丹徒

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楊斷淮

秦淮入江 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口之口也

左衛將軍王蝦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

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

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眾既少加以涉遠疲勞

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帥眾鼓譟登蒜山

蒜山今在鎮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眾恩

以鼓排自載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眾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六 恩補 安帝隆安五年

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將侯廟

將侯廟在蒜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末秣陵尉蕭子文討賊賊死山中吳孫權為立廟江東朝野禱之率有靈應

恩來漸近百姓兇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

高大溯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

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

新洲在京口西大金沙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 水經註曰東海胸縣東北海中是也 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 郁山在海 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 廣陵之郁洲為恩所執 存疑按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害謝安孫廷 海明年恩復入決口雅之敗績未嘗云執雅之也若果執之則雅 之當在恩軍中何為元與元年始守廣陵而與劉敬宜同奔洛陽 耶故疑執字當是敗字書寫之誤耳然安帝 本紀則云故不敢安改但標出以存疑 桓元厲兵訓卒常伺 朝廷之際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眾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

退元顯以詔書止之元乃解嚴 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

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嘗從兄伏

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罕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太

守賊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為

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

失西曹從事史昌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殺甯為先

惟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難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

加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為無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垂不朽也乞建學校開庠序選香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

孤善之 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

魏未得兗州也使肥以將 兗州刺史南略地耳

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 秦隴西公碩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七 秦隴西公碩德 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 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邁等逆戰碩德大破 之生禽邁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眾二萬五 千降於秦西涼公暕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渠沮蒙遜各遣使奉 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偃檀與論 兵略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 偃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 若入秦必為人患偃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 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 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 與王松怒因焦胡華純之眾 王松怒秦將也焦 胡華純皆涼人 伺其變隙隆不足

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班固地理志武威休屠西北置武與郡晏然縣屬焉秦王與開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開饒於城東為之流涕而遣之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癸丑天東南颯 燕王盛徵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繼介之嫌皆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與段讚謀帥禁兵襲盛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與之子與段讚之子秦潛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賊眾

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閣中擊盛盛被傷羣升前殿中約禁衛事定而卒年二中壘將軍慕容拔尤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眾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日羣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發已熙即天王位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燕立定為太子丙寅大赦改見上卷四年元光始 寔月熒惑犯帝座 有羣雀關於涼太廟死者數萬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

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營救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詞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上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考異曰姚興載記隆平仗魏與姚碩德伐呂隆同宏始四年也晉帝紀晉春秋皆云隆安五年隆安五年隆安十六年隆安十七年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利鹿孤攝政武守軍以避之皆隆安五年也按秦小國既與魏相持豈敢更與兵伐隆蓋載記之誤也今以晉帝紀晉春秋十六國 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西秦南涼春秋為隆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八 恩補續

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肅二郡叛降於西涼酒泉郡治福祿縣魏收地理志涼州郡領臨池黃澤二縣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掣牧府長史張潛秦遜自稱涼州牧置牧府長見碩德于姑臧請帥其眾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掣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掣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軍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于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掣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于萬歲臨松

晉書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壽縣當是後改為其歲張天錫置臨松  
 第五代志曰臨松縣有臨松山後周省入張掖縣宋白曰隋煬帝  
 并萬歲入剛丹 執蒙遜從弟鄒壽荀子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  
 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罕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  
 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南燕主備德宴羣臣于延賢堂酒  
 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  
 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  
 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耶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  
 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  
 大悅賜範絹五十匹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  
 宏往訪之宏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德仕秦  
太守其兄納因家于張掖故宏欲注張掖訪之以死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乞本縣之祿  
 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宏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  
 備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尊親而可吝乎且宏  
 為君迎母為父求祿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為平原令宏至張  
 掖為盜所殺備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十一月劉裕追孫恩  
 手泥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恩軍中饑饉疾疫死者大半遂  
 自決口遠窺入海 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  
 跋帥眾五萬襲沒奔于劉勃勃于高平高平漢屬安定魏收志屬  
涇州新平郡又原州有高平郡 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于伐燕攻令  
 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  
 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偃檀赴之比至超已退劾閉門拒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樓 安帝隆安五年

偃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胡孤賊  
 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  
 去從他國藥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偃檀  
 乃與俱延和遂耀兵姑臧壁于胡加堡偃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  
 火以待之超夜遣中興將軍王榮帥精兵二千斫偃檀營偃檀徐  
 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  
 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偃檀通好請于苑內結盟偃檀遣俱延入  
 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  
 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偃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于  
 顯美昌松顯美漢晉皆為縣屬武威郡呂光改昌松為東  
張掖郡尋復為昌松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 隆遣廣  
 武將軍苟安國南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偃檀之  
 強遁還 桓元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  
 將軍督八郡軍事鎮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成溢口移沮漳蠻  
 二千戶於江南左傳曰江漢淮滄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  
出臨沮縣東南荆山南至枝江縣北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漳水  
入于沮二水上下皆蠻所居也 立武甯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  
 郡後安郡治長壽縣 詔徵廣州刺史刁造豫州刺史郭昶之元皆  
 畱不遣元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璫欲以威服又  
 致牒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  
 故去耳非力屈也謂孫恩也 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  
 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責要腹心有時流清望  
 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江東人士凡通顯  
者謂之勝佳名勝 爾來  
 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元忝任在遠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十一 思補樓 安帝隆安五年



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奸凶竊用愛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元始得荆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元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于己庾楷見一百十卷密使人自結于元顯云元大失人情眾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已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于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

**元興元年**魏拓跋珪天興五年燕慕容熙光始二年秦姚興宏始四年南燕慕容德建平三年涼呂監神鼎二年

**齊治道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安帝隆安五年元興元年

南涼秃髮傉檀宏昌元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二年西涼李暠三年春正月庚午朔是年三月元顯復隆安年號桓元尋改曰大亨元興又改曰永始通鑑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元之集撥亂世返之正也下詔罪狀桓元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修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修等與元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會孫也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豈斬之以杜奸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復為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愛命當逆為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為荆土所附

桓冲特有遺惠而謙冲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南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成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姓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 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黠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于秦秦王與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絕其昏沒奔于黠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于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黠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率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

**齊治道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二 安帝隆安五年元興元年

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則小國皆驍驍焉自號豆代可汗收書作耶豆代難言駕馭開張也杜佑曰可汗之號起于柔然社崙嘗言皇帝也而拓跋氏之先通鑑皆言可汗又在社崙之先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柔然為魏患自此始魏主珪聞社崙盛謂尚書崔宏曰柔然之人昔號頑嚚每來抄掠駕犂牛奔遁驅健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健牛易之者柔然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于不易遂為敵虜今社崙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 秃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

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俛植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禱為左司馬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禱為人守城既不能全復恭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減死且不朽俯植義而歸之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餓酒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博雅曰桴桴也又曰桴也又桴鼓皮也桴說文曰桴桴也。桴音浮桴音流。桴音山上發。元謂朝廷方多變虞必未暇討己可以奮力觀變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振于遠近元顯口尙乳臭剋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閉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安帝元興元年

思補

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 以右將軍吳隱之為都督交廣二州詔軍事廣州刺史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故前後刺史每皆贖貨朝廷欲更嶺南之弊遂用隱之為刺史去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相傳飲其水者廉士攫金隱之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頗謂其矯然隱之行之始終不易 壬子日暈口虹貫口出 癸丑魏常山王濬等至高平沒奔于乘其部眾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徙其民

于代都魏以平城為代都餘種分進魏平陽太守武陟復侵秦河東武陟也

長安大震關中諸城盡閉秦人飭兵訓卒以謀伐魏 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

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眾心盡阮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

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于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俛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

遺之而還俛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從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涼澤即禹貢之精野澤也 冢在武威東才日休居澤中散騎常侍張融言于利鹿孤曰

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思補

鹿孤遣俛檀討之朗而縛出降俛檀送于西平徙其民于樂都

桓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

喜將士之氣亦振廣楫謀泄元囚之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驕虞

幡宜告荆江二州使罷兵元前鋒殺之柔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柔之義封齊王 丁卯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應陽襄城太守司

馬休之嬰城固守元軍斷洞浦洞浦即洞浦口 魏休破呂範處焚豫州舟艦豫州

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陳于浦上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

秋降于元軍尚之眾潰逃于涂中元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

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驍騎大將軍元顯惡桓元既滅元顯益驕恣

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彘兵欲假元以

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不何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

之為前鋒牢之擊請門不得見及帝出錢元顯避之公坐而已牢  
之軍涑洲涑水出涑縣在康康東南元顯避牢之西上擊桓元  
送至涑洲宋武陵王討元凶勅四月戊午至涑州幸西次涑洲丙  
寅次江甯今舟行自采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列山即列洲也  
列澤發相近故又為涑洲張舜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涑洲自參  
涑洲過口上歲入慈湖夾岸民櫛行像言涑流之先後水程也

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  
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  
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惡者  
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  
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鈞斬祛猶不害為輔佐齊

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囚而  
以為相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于蒲城重耳於蒲而走披  
斬其祛重耳反况元與君無夙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  
國披受納忠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六

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  
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  
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荆晉  
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既成恐難圖也董卓之  
變將在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  
之後令我奈驃騎何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  
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其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  
覺元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板敬宣為諮議參軍元顯將發問元  
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堂幸未陳于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  
元已至南桁南桁即朱雀桁在臺城南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  
呼曰放仗軍人皆別潰元顯乘馬走人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

元顯問計于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元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  
元顯送新亭縛于前而數之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王  
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元于安樂濟元入京師詔解嚴以  
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江三

州刺史假黃鉞元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修  
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初元之  
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元元親禮之及元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  
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觀之弟也元姊為仲文妻仲文聞元  
克京師棄郡投元元以為咨議參軍劉邁往見元元曰汝不畏死  
而敢來邪邁曰射鈞斬祛并邁為三元悅以為參軍邁折元事見

武太元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  
十七年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十七

吳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長沙廬陵立安成郡唐吉州安  
福縣及袁州諸縣皆其地也劉勰曰安福縣吳安成郡治斬元顯  
及東海王彥璋彥璋元顯之子隆安初使臨東海王後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  
等于建康市桓修為王誕固請得流嶺南將行親故皆離棄之惟  
功曹張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元以  
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  
歸諱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  
班濱班濱在新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于廣陵舉兵以匡  
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  
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  
口耳反服謂反初服也雖曰還將修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  
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牢之以討孫恩功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

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日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克州王克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做宜至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爲事已泄爲元所殺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做宜至不暇哭即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殞殮牢之以其喪歸丹徒元令斷棺斬首暴尸於市牢之素以壯勇稱面色紫赤須目驚人且沈毅多計畫故謝元用以成功但以見義不明立心反覆遂自取其敗爲世所嗤 大赦改元大亨 桓元讓丞相荆江徐三州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瑯邪王德文爲太宰 司馬休之劉做宜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爲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二

安帝元興元年

于秦以求救秦王與與之符信使于關中募兵得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開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眾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雙眸炯微瞳子四轉善草隸奔基之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惠遠者雁門樓煩人也幼而好學年十三游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老莊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頗工射嘗于鶴窟射得一鶴雖復欲射其鶴母鶴伏不動視之已死矣疑其以愛子致死剖視之腸皆寸斷于是放弩發箭提心年二十一聞釋道安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二

安帝元興元年

批耳遂投簪受業精思誦誦以夜齋安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南遊襄陽值秦將符不入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者德臨岐皆蒙誨益惟遠不聞一言即跪請曰獨無訓教懼非人類安曰如汝者又何所慮遠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太元六年至尋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欲立精舍以居釋慧永先居山之西林欲邀同止而遠學侶浸眾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可處可爲創闢時遠夢山神告之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極楠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慧永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及侃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及茲寺成遠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覆之於是謹力息心之士不期而至者慧永慧持道生曇順僧敏曇恆道長曇詵道敬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名儒劉程之張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遠神貌嚴肅瞻仰者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遠弟子慧賢曰諸君庸淺故于遠公望風推服耳因至山觀之值遠講法華欲致難輒內悸流汗出謂慧賢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在荊州人山展敬與遠俱臨北澗松下其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先是東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耳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

變無變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鳩摩羅什在關中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闡理合秦主與欽風以大智論新譯致書求敘遂以其文繁廣乃鈔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敘桓元征殷仲堪要遠出虎溪稱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于遠請公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進見之不覺膝屈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遠即不答遠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惟以淨士克勤為念弟子中或有情者遠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座誦明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王謚嘗與遠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于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思補錄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人皆稱遠善誘遠鑿池植白蓮與時賢共結蓮社謝靈運欲入社中遠以其心維不許而作書招陶淵明淵明曰若許我飲酒則來遠即沽酒以引之淵明乃至或有時暫來聞鐘聲便撥簪回去遠謂之而不可得又欲招范甯入社甯亦不可往遠所居東林流泉而寺下入于溪每送客過溪輒有虎號鳴因名之為虎溪遠行未嘗過之後因淵明與道士陸修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虎吼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世傳為三笑圖附錄氏河內人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抱道風乃留遠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承永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常含笑語不傷物舉頂別立茅屋時往講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舍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公居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承居西林亦如之臨南將軍何無忌鎮尋陽至遠公及承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僧華論事止可觀承神衣半塵荷錫提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遠曰承公清散之風可多于遠師也承標誠植願動有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歿衣求屣欲起履

問之曰將來也言終而化吳香七月方歇其生性鍾氏年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誦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難窮莫敢抗抗游學長安從羅什受業後從成師神悟實有然歎曰自經與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馳通員義若忘登得無始可與言道矣于是校閱其精練空有研思困眼乃立誓不受世及頓悟或傳養又著二論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依坐論能單善說妙有謂目觀而解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道生云人稟質二儀皆自涅槃正因開提亦舍生之類何得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遂唱關提有佛性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講學僧黨以為背經惡其損之道生遂游吳登虎邱山聚石為徒講淨樂至至爾提處則說有佛性因而問石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盡為點頭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闡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于是諸師皆愧服後廣山僧進社久之遠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賜食食至聖道中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持遠同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數人十年十八與兄同事道安持身長入尺衲衣垂膝遠在廬山徒屬三百持為上首隆安三年弟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持持曰帶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張然而別至成都無所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傳錄錄云宋政和三年嘉州奏本郡路旁有大古樹因風吹折中有一僧禪定須髮被體指爪繞身像宗教肩與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碧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思補錄

其定問何代人僧曰我東林遠法師之弟惠持也因游曠眉入定于樹耳遂問遠師無恙乎遠曰遠師晉人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將欲何歸持曰乘雷驟復入定帝乃製偶送之曰七百年來古老維定中消息有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 甲戌燕大赦 河西王秃髮利鹿孤獲疾遣令以國事授弟儁檀初秃髮思復健愛重儁檀謂諸子曰儁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于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于儁檀利鹿孤卒儁檀襲位更稱涼王自此史稱秃髮氏為南涼改元宏昌遷于樂都諡利鹿孤曰康王 夏四月太尉元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于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于禍亂及元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元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由是厭心失望三吳

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紬  
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 乞伏熾磐送  
苑于西平  
見上卷 南涼王儁桐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  
安四年 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尋遣使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五  
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元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  
循敗走永嘉 高句麗攻宿軍 宿軍城在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  
龍城東北  
城走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弟義陽公平向書右僕射狄伯支等  
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尙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  
長安沒奔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城 魏正乾  
城十六  
周春秋作乾垂下無遂城 六十餘日拔之遂據柴壁秋七月魏主  
柴壁四字今依載記補之  
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前鋒自將大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十一 思補  
安帝元興元年  
繼發以擊之 八月太尉元諷朝廷以元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  
殷楊功封桂陽公并本封南郡如故元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  
其兄子俊又矯詔為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初溫生末期  
溫嶠見而異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號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其父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至是  
果如其言 魏主珪至永安 永安本漢縣屬河東郡順帝改曰  
永安晉屬平陽郡唐晉州之霍邑  
縣本永安縣也 晉道元曰永安 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  
故霍伯之都也 晉有霍太山 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  
規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于柴壁平嬰  
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  
餽平 柴壁在汾東天渡蓋汾  
岸之名在汾水西岸 魏主珪問計于博士李先兆曰夫兵  
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家所忌今秦皆犯之臣聞兵

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珪未到  
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然後以陴  
下神策親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  
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  
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則  
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  
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疆久乃進兵  
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于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  
十餘里平亦不敢出但使人燒圍百步而已珪乃分兵四據險要  
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坐  
甲而擒之又緣汾帶岡樹柵數十里以衛芻牧者使秦兵不得近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五十一 思補  
安帝元興元年  
柴壁九月興從汾西下營憑壑為壘欲以自固又遣數千騎乘西  
岸闚視魏軍乃東柏材從汾水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  
取以為薪蒸珪度興必攻西圍乃命修壘增廣之至夜興攻西圍  
梯短不及棄之壘中而還又分其眾臨汾為壘叩過水門與平相  
望魏因固守南橋絕其水口秦軍於是內外隔絕士卒喪氣冬十  
月平糧竭矢盡勢甚窘急夜悉眾突西南圍求出與列兵汾西舉  
烽鼓譟為應與夜聞聲欲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聲與攻圍引接  
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  
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  
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眾三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坐視其窮力  
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許乘勝進攻

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或  
 告太史令暹崇及崇弟黃門侍郎鬱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  
 死崇善天文術數珪既克平於崇璽于時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  
 曰占為角蝕將死珪乃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蜀所乘巨  
 犍數百頭同日斃于路側天下之牛死者什七八糜鹿亦多死懿  
 雖明辯而才不及崇好矜容儀被服借度言聲甚類魏主珪左右  
 每聞其聲莫不驚竦珪因而惡之故因家人之告而兄弟皆見殺  
 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太尉元殺吳興太守高素將  
 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并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  
 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故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  
 沈約曰山陽本射陽縣境地名義熙土斷始分  
 齊郡立山陽郡及山陽縣唐楚州即其地 欲起兵攻元不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五 思補續  
 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  
 南分為二輩軌休之雅之故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魏主  
 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克州求訪獲其從者問  
 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既而聞崔暹被  
 殺崔暹死見故拜一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南  
 涼王儁檄攻呂隆于姑臧 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長曰  
 娥娥為貴人幼日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與兄子  
 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  
 謚曰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熙敗于北原北原  
 石城令高和石城縣漢屬北平與尚方兵于後作亂殺司隸校尉  
 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

開門盡誅反者惟和走免甲戌大赦 魏以庚岳為司空 十二  
 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敗侵魏  
 至豺山豺山在善無縣北魏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  
 之不及而還 太尉元使御史林防衛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  
 成林承元旨誅道子殺之 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  
 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  
 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孥西涼公嵩問中庸曰我何如  
 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嵩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于千里之  
 外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  
 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  
 賢于劉虞耶嵩默然 袁虔之等至長安秦主興問曰桓元才略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一 五 思補續  
 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虔之曰元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  
 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今元已執大柄其勢必將  
 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 是歲秦  
 主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謙慎璞贊遠裕國兒皆  
 為公遣梁斐張權拜禿髮儁為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為  
 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嵩為安西將軍高昌侯秦鎮遠將  
 軍趙曜帥眾一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恩帥騎助呂隆苻姑  
 臧松恩至魏安儁檄弟文真擊而虜之儁植大怒送松恩還長安  
 深自陳謝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纂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三起元興二年  
至元興三年

安皇帝戊

元興二年魏拓跋珪天興六年燕慕容熙光始三年秦姚興宏昌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三年西涼李暠四年是歲涼亡春正月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南燕地震在樓之雉皆飛散乙卯以太尉元為大將軍丁巳元殺冀州刺史孫無終元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既而諷朝廷下詔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安帝元興元年

不許乃云奉詔故止元初欲飭裝無他處分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或問其故元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眾皆笑之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因而廢疾動經旬餘幾于不振會前尚書孫默自冀州適至以白酒解之乃瘳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于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遂出奔魏初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其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諱請加隱蔽隱蔽度其實也諱音提備德從之使諱巡行郡縣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害泰山賊王始聚眾數萬自稱太

平皇帝嘗遣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

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即崩矣終不改節號也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秋七月戊子魏主珪北巡作離宮于豺山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珪惡而殺之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灑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且使之背己曰爾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論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郎暉與跋善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南涼王儁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隆患之秦之謀臣言于秦王興曰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安帝元興二年

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萇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南涼王儁檀懼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乘車白馬迎于道勞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其孩拒之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率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倉松即漢昌松縣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成二城徙降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載記曰自光至隆十三載而滅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騰嘗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



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尙卒代之廢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

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駭恚為民患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

逼之使自殺 秦使者梁斐張構至張掖改正梁斐張構本二人

十六國春秋蒙遜問曰禿髮儁植為公而身為侯何也秦封儁植為

暹為西海侯事構對曰儁植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

賜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

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

伯將軍何以先之乎實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事見四

漢光武建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

遠封西海耶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三 思補

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荆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元以桓

修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元曰謙修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

元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荆州刺史石康路之子也 劉裕破盧

循于永嘉追至晉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今泉州南

安縣即其地宋白曰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

萃此地以求安堵因屢破之循浮海南走何無忌潛詣裕勸裕于

山陰起兵討桓元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

成且元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

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魏帝建興元年代公騎廬城盛樂以為

平城也唐朔州西南有新城即其地規度灑南將建新都 侍中

殷仲文散騎常侍下範之勅大將軍元早受福陰撰九錫文及冊

命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為

中書令加桓修撫軍大將軍胤之孫也丙子冊命元為相國總

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

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

如裕志欲圖元乃遜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

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新野人

庾次殷仲堪之黨也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

該于襄陽走之庾有眾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元江陵震動

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庾敗奔秦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

桓元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郎韓範亦上

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元悖逆

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圍

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

之豪傑誅滅桓元更修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

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荆揚故未南征耳其令

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四車萬七

千乘公卿皆以為元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月楚王元上表

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

使百寮集賓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于己時猶

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

林徵為著作即使希之固辭不受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

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

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四 思補

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副功  
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  
多又勞煩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于自農故  
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濫鑄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  
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費國亦所以省刑故魏  
人舉朝大議復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試矣今  
錢既用而復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  
因此斷錢之弊也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刑辟季末俗巧而務  
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貴之尤肉刑何可復也  
元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  
法書好畫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 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五

恩備

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為齊王加位相國紹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  
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于珪前中之珪驚歎  
及長武藝絕人 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衰紇  
烏頻十一月庚午大破之 詔楚王元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  
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使臨川王寶通帝書之寶喻之會  
孫也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午  
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瑗邪國穆帝何皇后及瑗邪  
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元築壇  
于九井山北 九井山太平州有九井山今太平州古姑孰之地也  
縣湖縣南有溪猶曰姑孰漢北征記云九井山在丹  
陽壬辰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冊文多非博晉室或諫之元曰掛讓  
之文正可陳之于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

之平固縣 武帝太康三年以廣陵南郡都尉立南康郡平固縣所  
首平陽縣也太康元年更名平固九城志度州諸縣有  
平固 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瑗邪王德文為石陽縣  
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  
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  
愉子相國左長史綬為中書令綬桓氏之甥也戊戌元入建康宮  
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股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元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璞奉珍之奔壽陽珍之弟之會孫也  
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實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  
己酉立符貴嬪為皇后大赦 辛亥桓元遷帝于尋陽 燕以衛  
尉悅真為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為并州刺史鎮凡城  
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元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  
得原放有干與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 是歲魏主珪  
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六

恩備

甲元興三年 魏和政魏天賜元年燕慕容熙光始四年秦姚興去  
辰六年南燕慕容德建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承  
安四年西涼李暠五  
年夏南涼李歆五  
正月帝在尋陽 桓元立其妻劉氏為皇  
后劉氏喬之會孫也 劉喬見八十六卷 元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  
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 孝經載孔  
子之言 請  
依故事立七廟元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  
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  
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元自即位心常不自安  
二月己丑朔夜澇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譙譙震天元聞之懼曰  
奴輩作矣元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 謂字之上  
下偏有

也。或片詞之謬必加糾撻以示聰明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蒐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者皆被降黜或于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眾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璩音渠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璩元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元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三巴巴郡巴西巴東也杜佑曰渝州古巴西國謂之三巴以蜀白二水東南如巴字也璩傳檄遠近列元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帥眾進屯白帝 劉裕從徐克二州刺史安成王桓修入朝元謂王謚曰裕風骨不凡益人傑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后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元以桓宏為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遠為豫州刺史鎮陽宏修之弟遠葬之子也刁彘見一百三卷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進弟毅家于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大事難得一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太守毅稱之無忌笑而不答遂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王徽字元德名犯直元二帝諱故以字行仲德為燕所敗渡河依段遼自遼所來奔朝廷以元德為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七

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平昌縣漢屬城陽郡文帝分立平昌郡其地今屬濰州安邱縣界桓宏使昶至建康元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尙書郎卿與其州里南相識否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惟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元笑曰止昶聞而恨之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平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下是裕殺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縣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與鎮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宏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于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為刁遠參軍使長民殺遠據歷陽元德扈與厚之在建康使之聚眾攻元為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于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舉養大家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投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習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習志奚官令婦少府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頤妻周氏之從妹也周氏給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羅以為軍士袍何無忌夜于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少有志節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至是乃登樓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呂母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天鳳四年既孤其誠常恐壽促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八

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與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往眾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裕哭之慟厚加殯斂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于尋陽郭江州也我等竝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梟于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宏等信之收服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城布裝爲務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晉紀三十三 九十一

肆暴都邑踰年之閒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淪七廟毀墜夏后之惟泥穢有漢之遺莽卓方之于茲未足爲喻自元篡逆于今歷年九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于轉輸文武困于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惟大東有杼柚之悲標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荷戈奮袂志在畢命今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竝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同力協契文武爭先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滅逆蕩清京鞏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竝俛首猶豎無由自效願瞻周道甯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元覓檄遂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晉紀三十三 九十二

省中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亮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軍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邱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臧甫敢相繼北上先是裕造遊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元元不以爲意至是聞其起兵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南涼王儁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龍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王興曰車

騎獻款稱藩而擅與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與拜母植為車向

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而騎僻在遐藩密邇劫寇蓋

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與善之僥倖求領涼州與

不許 初袁真殺朱憲見一百二卷每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

陽綽帆發真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

沖斃綽喉血而卒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裕本為

參其軍事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江乘漢舊縣屬

庚元年桓溫類復邪太守領江乘之蒲洲奉 將戰齡石言于裕曰

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

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即斬

甫之進至羅落橋羅落橋在皇甫救帥數千人逆戰衛遠將軍檀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十一 思補樓

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歎曰汝欲作

何死拔戟將刺之裕嘆曰叱之數辟易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詰

裕援刀直進歎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

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元閏二將死大懼

召諸道術人推筭及為厭勝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郎曹靖之

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

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

對曰蓋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游

擊將軍何潛之屯東陵東陵在東陵東陵在覆舟山東北侍中後將軍十

範之屯覆舟山西眾合二萬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

舟山東使蕭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數道竝前布滿山谷元偵候

者還傳音謂夫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武衛將軍

庾曠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服裕莫有圖

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燦天

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

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于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

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弟潛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

執馬韉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

不驛令一戰一旦舍此欲安之乎元不對但舉策指天因鞭馬而

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元咽不

能下昇時方數歲抱其背而撫之元悲不自勝裕入建康王仲德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十一 思補樓

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于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哭追贈

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

庚申裕屯石頭城立曹憲總百官焚桓溫神主于宣陽門外造晉

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元尚書王遐帥百官奉迎乘輿諒元宗

族在建康者裕使滅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

裕問蕭勳得無欲此乎勳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

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于樂裕笑曰聊以戲卿耳蕭

之弟也壬戌元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

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

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

琅邪內史孟昶為丹陽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裕始至建康諸大

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卒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咨  
 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  
 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  
 眾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  
 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  
 不得發刁遠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其破檻出  
 長民還趨歷陽遠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于石頭子姪無少長皆  
 死惟赦其季弟給事中驍遠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秦王與以  
 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諸葛長民為宣  
 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賤之裕嘗自京都還息  
 于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裕入室飲于盃側醉臥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晉紀三十三 安帝元興三年

時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  
 可入共飲酒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遂入見  
 裕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彩如蛟龍非劉  
 郎也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陰與結厚謂裕曰卿當為一  
 代英雄裕嘗與刁遠擣搗不時輸直遠縛之馬柳謐見之賈遠而  
 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遠而德謐

蕭方等曰 蕭方等梁元帝之嫡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  
 高敖雍齒魏武免梁鶴 漢靈帝時梁鶴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  
 劉表建武破荆州鶴懼而自縛 帝賜命鶴以為北都尉董卓之亂鶴奔  
 詣門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 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  
 賚也今王謐為公刁遠亡族酬恩報怨何其狹哉  
 桓元尚書左僕射王愉及愉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

弟子慧龍為僧彬所匿得免徐坦之子也王氏自和父漢雁門  
 太守澤已有名稱歷湛承述以至坦之皆有名德愉弟忱又秀出  
 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比至是而滅 魏以中土蕭條詔縣  
 戶不滿百者罷之 丁卯劉裕還鎮東府 桓元至尋陽郭和之  
 給其器用兵力辛未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  
 追之元留龍驤將軍何濬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元于  
 道自作起居注敘討裕事自謂經略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  
 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  
 大將軍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 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  
 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其復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晉紀三十三 安帝元興三年

本土乎乃與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主備德  
 以司馬休之為主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龍信之雅之欲邀軌同  
 謀敬宣曰劉公衰者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軌不從  
 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  
 之至淮泗間聞桓元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南燕  
 主備德聞桓元敗命北地王鍾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  
 止 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  
 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南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  
 刺史 庚寅桓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元更署置百官以下  
 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嚴  
 益難怨殷仲文諫元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

而羣小紛紛妄與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荆江諸郡聞元播越有止表奔問起居者元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

初王謚為元佐命元臣元之受禪謚手解帝璽綬及元敗眾謂

謚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謚毅所在謚內不自

安逃奔曲阿劉裕曰唐潤州丹陽縣古曲阿縣也裕賤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桓元

兄子散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冰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其

擊破之斬楊秋于練固練固在歷陽西北 桓元使武衛將軍庾稚祖江

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潛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

至桑落洲桑落洲在湓城東北大江中杜佑曰桑落洲在江州都昌縣漢之彭澤縣也 庚戌潛之等引

舟師逆戰潛之常所乘舫也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

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曰潛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五 吳郡

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潛之既不此居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

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

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潛之矣潛之軍中驚擾無忌

之眾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潛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

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還京師補中藏木主石室也 加劉裕都督江州諸

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

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

引參領軍事 桓元收集荆州兵會未三旬有眾二萬樓船器

械甚盛甲寅元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

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

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 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鎮

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敬宣固辭曰雖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過不遺遂復他俛即日所忝已為優渥

且盤龍無忌盤龍劉裕未遇龍賈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殺字也

朝野之責不誣 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

奔魏魏以大那為冠軍將軍悅代為越騎校尉 燕王熙于龍騰

苑起道遙宮連房數百又擊曲光海濱涼池盛夏士卒不得休息

賜死者大半 西涼世子譚卒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

平昌孟懷玉帥眾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桓元遇於岷嶠洲水

註江水東過武口又東右得李姥浦北到岷嶠洲劉毅桓元

元處在今黃州壽昌軍之開杜佑曰岷嶠洲在鄂州武昌縣毅等

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眾懼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

眾我寡疆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六 吳郡

元雖稱名雄豪內實懼怯加之已經奔敗眾無固心決機兩陣將

雄者克不在眾也因麾眾先進毅等從之元常乘輕舸于舫側以

備敗走由是眾莫有關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大潰燒

輜重夜遁郭銓詣毅降元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

陽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劉懷敬見

一卷 元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王皇后于巴陵永安何

帝皇后也王皇后也 殷仲文時在元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元奉

二后奔夏口遂還建康己卯元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賊元

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桓希時為梁州刺史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庚辰夜

中處分欲發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

城門左右于闕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

船左右分散惟下範之在側辛巳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  
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衛元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修之  
恐其與桓希合勢將復振乃誘之入蜀元從之會南州刺史毛璠  
卒于官益州刺史毛璠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  
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于枝回洲水經注江水經江陵之恬迎  
擊元矢下如雨元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元皆死元被箭其  
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而前欲擊元元拔頭上  
玉導與之魏晉以來冠幘有簪有導至尊以玉為之導引也所以引髮入冠幘之內也曰汝何人敢殺  
天子遷曰吾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潛廢贖之執  
桓昇送江陵斬于市初元與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  
綬具及元建國衡陽屬焉自篡至敗亦八十日適符其數焉乘輿  
返正于江陵以毛修之為驍騎將軍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  
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劉毅等傳送元首梟于大桁元字  
敬道一名靈寶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于月下見流星墜于銅  
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酌取馬氏得而吞焉若  
有威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孺媼每抱  
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  
時年七歲溫服終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元頭曰此汝家之  
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眾竝異之及長形貌瑰奇風神疎朗博綜  
藝術善屬文而性很戾居下必陵其上故眾咸憚之既篡位驕奢  
荒侈以夜繼晷兒偉韓日旦哭晚遊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不  
廢賓宴惟亡時一哭而已元在宮中恆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十七

思補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八

思補錄

其所親云恐吾當死故與時競耳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  
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既又歌曰草生及馬腹馬啄桓  
元目及劉裕之討元以二月乙卯起兵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草  
生可結矣時元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至元之  
見殺而梟頭于大桁實在五月中則草生及馬腹矣時劉毅等既  
戰勝誅元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  
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于沮中沮水上下為沮中揚武將  
軍桓振匿于華容之涌中北平注云涌水在南郡華容縣元故將王稚微成巴陵  
遣人報振云桓散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壽陽劉毅諸軍並中路敗  
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眾應之閏月己丑復  
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于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  
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  
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  
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元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於  
已謙等帥羣臣奉璽殺于帝曰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  
之心復歸于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衛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  
右皆振之腹心振少醇行元不以子妖齒之至是歎曰公昔不早  
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已守江陵振素輕  
謙不從其言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微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于  
馬頭馬頭岸在大江南桓蔚于龍泉水經注龍泉之東有龍鼓



見于其中皆破之蔚祕之子也桓祕見一百三卷無忌欲乘勝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廢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振逆戰于靈溪水經注江水自江陵縣南來之會西帶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劉裕以殺節度諸軍致令敗退乃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柳約之羅述甄季之間桓元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聞何無忌等敗于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眾保涪陵六月毛璠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璠自領梁州秋七月戊申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二十九

永安皇后何氏崩燕符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燕王熙立榮于公車門支解而焚之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承平陵魏置六調官準古六卿九月刁騁謀反伏誅刁氏遂亡刁氏素富奴客縱橫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州郡饑饉民賴之以濟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上郡西南有南山竹嶺為盛所敗西涼公壽立子歆為世子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擢隨才授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于其

中以補之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效上古龍官鳥官左傳子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之立也鳳鳥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翳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氏司者也五雉為五正九區為九農正杜預註曰大皞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雉謂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氏曰地謂諸曹之使為鳥鵙取其飛之迅疾也謂侯官伺察者為白鸞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其冢葬于洲上得獨體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瞻之劉裕領青州刺史靈溪之敗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豫為之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三十三 晉紀三十三 二十九

復振時桓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於是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桓振遣鎮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眾合萬人水陸相接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過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漢水與江會于魯山西南漢水之左有偃月城亦曰偃月壘故曲陽縣也後更為沙羨縣治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竟陵縣古石城也後更為沙羨縣治石城之名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以姓族難分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補註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燕王熙與符后遊岐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水經注大遼水東南過遼東郡房縣西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青嶺即青陁在龍城東南四

百餘里魏收地志建德南臨滄海而還滄海在遼西士卒爲虎  
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  
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桓振以桓放之爲  
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高句麗侵燕  
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宮 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  
相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三

晉紀三十三

安帝元興三年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四 起義熙元年  
盡義熙四年

安皇帝己

義熙元年 魏拓拔珪天賜二年燕慕容熙光始五年秦姚弋  
始七年南燕慕容紹太上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

五年西涼李 春正月帝在江陵 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

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

江津成在江陵南臨江濟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鄉水徑

注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收回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

上有亭城江 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安帝元興三年

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 水經注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成流

又東注進屯紀南 郡志江陵縣北 振詎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

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于豫章口 水經注江水過江

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 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十

帥而得各其地去江陵城二十里 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十

帥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于滇川

水經注滇水出漢南陽郡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南 乙未詔大處

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江陵之平劉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

功而自居其末故有是詔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

于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都

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璩爲梁秦二州刺史璩爲甯州

刺史劉懷肅追斬馮該于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濟之溫楷

皆奔秦初辛恭靖與澹之皆陷于秦及桓元執政使人聘秦以請  
 二人秦王與爾恭靖而澹之隨行謂之曰桓元不推計歷運將  
 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  
 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至是果如其言 燕王熙伐高句麗  
 符后從行戊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剗平其城  
 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 初鳩摩羅什  
 在龜茲其母往天竺修道成進登第三果謂什曰方等深教不  
 可思議爾應大闡其丹傳之東土但于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  
 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傳洗悟曠俗雖復身當鼎鑊  
 苦而無恨什在涼州積年以呂光父子不能宏道故蘊其深解無  
 所宣化及涼亡秦王與乃迎致什待以國師之禮奉之如神親帥  
 羣臣及沙門聽什講佛經又命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  
 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 譯經也寂也傳錄曰譯有五有凡  
 夫譯有外道譯有小乘譯有大乘譯  
 有最上 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什之  
 翻譯經論也沙門慧叡才識高敏隨什傳寫什每與叡言西方詞  
 體商略異同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  
 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  
 但改胡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  
 失味乃令歐噉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  
 也今在秦地深識者寡折翻于此將何所論悽然而止獨與興著  
 實相論二卷并著雜摩出言成章無所刪改詞旨婉約莫非元妙  
 興嘗問什曰三世之說人多未信余以為過去雖滅其理常在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安帝義熙元年

恩補樓

若足之履地真足雖往厥迹猶存什曰從心生心如從殺生殺六  
 識之意識皆依已滅之意識為本而生過去業未來中果報也大  
 品云過去如不離未來現在如未來現在如不離過去如此之謂  
 也什為人神情鑿微傲岸出羣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仁厚  
 汎愛為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嘗講經草堂寺與及朝臣大德沙  
 門千餘人肅容觀聽什忽下高座謂與曰有二小兒登我肩欲墮  
 須婦人與謂之曰大師聰明超悟海內無雙若一日後世何可使  
 法種無嗣遂以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自爾已後不住僧房別  
 立解舍供給豐盈諸僧有欲效之者什乃聚鉢盈鉢謂曰若能相  
 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鉢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什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采蓮花勿取臭泥  
 也時杯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  
 年而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于來生耳居秦九年而疾作與眾僧  
 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惻可言凡所宣譯流傳  
 後世咸共宏通今與眾前發誠實誓若所傳果無謬者當使焚身  
 之後舌不焦爛及卒與于道遙圍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  
 惟舌不爛初什在長安納室其師佛陀耶舍在沙勒國聞之曰什  
 如好緣何可使入荆棘耶 乞伏乾歸驢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  
 斬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國 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王烏  
 紇提一名大孩胡國作胡國  
 世子樹洛干帥其餘眾數千家奔莫何川 莫何山在西傾山東南  
 北西傾亦名莫何山 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  
 谷渾復與沙濊諸戎皆附之 段國白澗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  
 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安帝義熙元年

恩補樓

西極大揚川望之若人委蘭棹于地不生草木萬然黃沙周回數  
百里淺水出巖臺山東北逶迤谷中自洗巖南北三百里中地  
草皆龍須而無雜柴 西涼公苻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  
謂之渭川○湯音瑛

二州牧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開行奉表詣建康 二  
月丁巳雷蔡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雷屯夏口何無忌  
奉帝東還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眾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  
使其弟西夷校尉璩蜀郡太守瑗出外水 蜀有內水外水內水涪  
于岷 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  
水經注涪水自南安郡南流其枝流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  
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又曰江水東絕涪涪涪五城縣至廣都北岸  
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沈約宋志五城縣屬廣漢郡  
晉武帝咸寧四年立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發五縣人尉部主之  
晉因立五城縣在五城山按五代志蜀與巴西陽味謀作亂縱為  
郡元武縣舊曰五城元武縣唐屬梓州 人和謹蜀人愛之暉味共暉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四 蜀 思補

暉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于輿還璩毛璩于涪城棧  
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 璩昔書毛璩傳略  
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  
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 民有流離逃叛分  
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于  
是蜀大亂漢中空虛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癸  
亥魏主珪還自豺山罷尚書三十六曹 三月桓振自郫城襲江  
陵 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郫城古郫子  
之國振先逃于郫川郫城蓋在郫川也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  
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瓛肅自雲杜引兵馳  
赴日夜兼行七日至振勒兵三萬旗幟野馬橫戈躬自突  
陳戰于沙橋流矢傷瓛額瓛欲奔壞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

會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復取江陵休之反與執  
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  
請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  
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  
好之故不習耳庾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  
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  
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  
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  
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官  
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荆  
州刺史代司馬休之初劉毅嘗為劉敬宣甯朔參軍時人或以雄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五 蜀 思補

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  
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向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  
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劉敬宣不豫  
建議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  
生正可為員外常侍耳聞已授都賞為過優尋復為江州尤用  
駭惋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宣城多山縣  
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  
悉罷私屯惟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裕  
乃大加寵任欲令立功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  
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  
未暇征討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益

智粽 本草曰益智子生崑崙國今嶺南州郡往往有之種發交州白滑四坡去之蜜煮如菓荷葉如竹籠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為粽味辛粽角黍也 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其資禮之誼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但誼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可以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耶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隱之字處默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儲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一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恆有雙鶴警叫及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六

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投箸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好料理此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孝武帝欲用為黃門即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澣衣披絮白廣州歸數畝小宅籬垣仄陋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欲為起宅固辭遂中領軍每月初得祿裁畱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布衣妻子不霑寸祿嘗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奉一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

守其兄納殺燕之北海王也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畱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主舉兵于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採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 秦徙涼州民事見上卷元興二年 平卒超號動經旬超母謂之曰吾母子得全濟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報天不佑人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于是娶之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恐為秦人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至于秦王與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七

願微加官爵以糜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荅興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癢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潛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廉賈卜在長安以告超 宗正以官為氏 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姿宏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 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始元五年 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于備德真宣祖母臨終之言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吏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乃為超起第于萬春門內朝夕

觀之超亦漢達其旨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  
望翕然歸之 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義陽王望子河陽王洪  
孫無弼河間王欽以子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桓  
範之繼之秀範之子也桓元餘黨桓亮苻宏等擁眾寇亂郡縣  
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桓元餘黨桓亮苻宏等擁眾寇亂郡縣  
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桓胤等分兵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  
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  
軍事會稽內史 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為援隆安五年劉該  
約曰江左清 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眾應之六月魏豫州刺  
州治廣陵史索度真大將斛斯蘭斛斯亦冠徐州國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  
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斬該及全魏兵敗走龍  
符懷玉之弟也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斂俱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八  
攻漢中魏羌之種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  
姓俱其名請降于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南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  
為不可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元興復晉  
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若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  
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八月天鳴東廩 燕遼西太守  
邵顏有罪亡命為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 汝水竭汝當作  
女郭緣  
生述征記齊桓公家在齊城南二十里家東有女水或曰齊桓公  
女家在其上故以名水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陸則水生  
政薄則津竭地理志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晉入鉅定南燕  
外定即漢鉅定地晉書地理志女水出齊國東安平縣東北南燕  
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長短  
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

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  
篤嗔不能言段后大呼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  
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年七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  
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原段后為皇太后以北  
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南海王濔為征南大將軍都督  
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程陽王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  
封孚為太尉勳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于  
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  
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  
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  
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驕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九  
成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贊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  
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  
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 荊州刺史魏詠之卒江陵令羅修謀  
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為主劉裕以并州刺史劉道規為都督荆  
甯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修不果發奉慧龍奔秦慧龍得免見  
年詠之字長道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免缺有善  
相者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  
之貧無行裝謂家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  
仲堪仲堪憐之召醫視焉醫曰可醫而補也但須百日進粥不得  
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亦當忍之況百日邪仲堪于是處之別室  
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進薄粥百日而愈仲堪厚資遣

之初為州主簿求見桓元元鄙其精神不備謂坐客曰庸神而宅  
 偉餘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後與劉裕唱義竟滅元詠之初在  
 布衣不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仲堪之客  
 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乞伏乾歸伐仇池為楊盛所敗 西  
 涼公苻與長史張遠謀徙都酒泉口通沮渠蒙遜以張體順為建  
 康太守鎮樂涇 漢志樂涇在縣南 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  
 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于酒泉請手令戒諸子曰吾自立身不  
 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在時初不役習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  
 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  
 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  
 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漸防微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  
 貴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十

吾敕戒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  
 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節  
 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勸念寬恕審而後與眾之  
 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偽遠佞諛近忠正彌刑獄忍煩擾存  
 高年恤喪病勤省接按聽訟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輕加聲色  
 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開知外患苦禁禦左右勿作威福勿  
 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咨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  
 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貴心勿忘須與僚佐已  
 病盡禮承敬燕饗饌食事事簡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  
 念觀此籍而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  
 盛時海內猶稱之况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姻親相

連至于公理時有小小頗回謂當隨宜斟酌吾莅事五年兵難駭  
 動未得休眾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取滅疾滌除垢朝為寇肆  
 夕委心管雖未足希准古人粗無負于新哲事任公平坦然無類  
 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  
 人也 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  
 乘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眾遂散 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自號曰契丹種類繁盛  
 丙後熙二年 魏拓跋珪天賜三年燕慕容熙光始六年秦姚興  
 六年西涼李 魏拓跋珪天賜三年燕慕容熙光始六年秦姚興  
 高建初二年 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射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  
 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功  
 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  
 子于白帝破之 燕王熙與苻后至陞北 陞北冷陞 畏契丹之眾  
 貴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十

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 南燕主超猜慮  
 日甚政出權倖縱于游政封李韓諱屢諫不聽超督臨軒問乎曰  
 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乎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  
 謂乎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乎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  
 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桓元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以  
 璠奔南燕 河間王璠死無後元帝以彭城王植子璠為嗣璠又  
 之從國璠嗣國 璠弟二月甲戌國璠等攻陷弋陽 燕軍行三千餘里  
 上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 木底城在朝鮮  
 州夕陽公雲傷于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 三月庚子  
 魏主珪還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射山宮甲子還平城 柔然社  
 崙侵魏邊 五月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

死 六月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與爲之大赦及歸送  
之至雍乃還與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  
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時緒與碩德威權日盛與  
恐奸佞之徒從中沮惑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 秦有雀數萬  
頭鬪于太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又秦王與殿後有聲  
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城中一登殿屋走入宮一入于市求之不  
得 禿髮儁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儁檀至赤泉而還泉  
在張掖氏 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與以爲忠以儁檀爲  
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涼州刺史王  
尙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尙與弗許  
威見與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于茲五年 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 土宇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四

安帝義熙二年

遠威靈不接士民衝膽樓冰孤城獨守者仰侍陛下聖德俯杖良  
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  
萬口賤人貨畜無乃不可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尙書一符臣州三  
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  
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貞華族以資  
暴虜 此五郡謂漢所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金城 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恐方爲聖  
朝旰食之憂與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尙又遣使諭儁檀會  
儁檀已削步騎三萬軍于五洲 五洲在姑臧南 普先以狀告之儁檀遂還  
遣王尙尙出自清陽門儁檀已入自涼風門矣初宗敞父爨涼王  
呂光時自遼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儁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  
爽宏拔運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

耳以做兄弟託君可乎及王尙鎮姑臧遣做聘于儁檀儁檀見之  
大喜因謂做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前每自恐有累大人  
水鏡之明及忝家業親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  
今日得見卿也做曰大王仁侔魏武存念先人雖宋暉賈張堪之  
孤叔向撫女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儁檀曰卿魯子做  
之儁檀不與卿共成大業耳至是做爲尙別駕將送尙還長安儁  
檀謂做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舍我去  
乎做曰今送舊君所以忠于殿下也儁檀曰吾新收貴州懷遠安  
邇之略如何做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  
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儁檀嘉納之  
王尙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游禾等禁止南臺做乃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四

安帝義熙二年

疏理尙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壘拱之安邇否離傾危之  
難自張氏積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鴟以之翱翔幸皇鑒  
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尙受任塗滅之州策成難全之地輕身率  
下躬儉節用勸課農桑時無廢業振王威以掃不庭回天波以蕩  
氛穢靈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秋風隕蕩豈待勁鷹之威會朝算  
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于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  
明其事者誰不慨然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斐菲之  
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游禾等爲南臺所禁夫裴  
氏年坐知命首髮二毛髮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  
邊藩要捍眾力是任禾等私逃罪應懲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  
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缺美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



瑋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忘勢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于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也興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則知宗微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俊也與曰有表理王尙文義其佳當是王尙所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微寓于楊桓不出尙手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微優于楊桓微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與因召超問曰宗微文才何如超曰微在西方時論比魏之陳徐晉之潘陸與曰涼州小地甯有此才乎超曰琳琅出子崑崙明珠生于海濱豈得以地限人哉與大悅乃赦尙之罪以為尙書僕射宴羣臣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張駿卒孟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萬世之業及秦師濟河灌

然五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于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衝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張氏自後至重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傳紹呂纂呂隆王尙又六主檀善從車史點聘秦秦王與謂善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善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華倫之常何德之有與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從何得之善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頭狼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運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

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接蓋亦時宜與悅其言拜焉為騎都尉 魏主珪規度平城欲擬鄴洛長安修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召見與之商功題久侍稍怠珪怒賜死題舍之孫也此莫題非高皇公莫題其舍見八十九卷魏帝建興三年于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灑南宮闕門高十餘丈穿溝池廣苑開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 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卒 八月秃髮儁檀以興城侯文支銀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甲辰魏主珪如豺山宮遂之石炭自陰山北漢有白雲黑漢石炭白黑二漢以其色為名石炭漢其城皆石據北史石漢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塞外九月度漠北癸巳南還長川水經注長川城在赤元鎮西 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修之至宕渠

然五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眾軍敗于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衝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于今百年十有二主矣張氏自後至重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傳紹呂纂呂隆王尙又六主檀善從車史點聘秦秦王與謂善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善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華倫之常何德之有與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從何得之善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頭狼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運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

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遺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  
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南燕青州刺史韓範東萊徐  
州刺史韓範兗州刺史  
父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韓範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  
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  
奔梁父範并將其眾攻梁父克之瀛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鎮克  
青州鎮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鎮為始  
平太守凝為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  
刑增置烹轍之法眾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平卒 尚書論建義  
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  
賞有差 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禽之 庚申魏主珪還  
平城 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禿髮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十六 思補撰  
檀遷于姑臧 先是七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百草  
自反乞伏乾歸甚惡之乃復入朝于秦 十二月以何無忌為都  
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軍江州刺史 是月桓石綬與司馬國璠  
陳襲聚眾胡桃山為寇胡桃山當在  
襄陽郡界 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  
石綬石生之弟也  
行義熙三年 魏拓跋珪天賜四年秦姚興宏始九年夏赫連勃勃  
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七年西 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  
涼李壽建初三年是歲燕亡  
秦王興以乞伏乾歸遠來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  
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南燕主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 二月  
已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其所守裕乃還  
丹徒 魏主珪立其子脩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

黎為京兆王 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也他不得志出  
為東陽太守尤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何無忌都  
督浙東五  
其一也 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  
過府無忌以為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于劉裕曰桓胤殷  
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聞月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事  
露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桓石松曹靖之承承之劉延祖潛相連  
結謀立桓胤為主皆族誅之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既為桓元佐  
命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  
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元為劉裕所敗隨元西走其  
珍寶玩好悉藏地中及歸正後發其所藏皆變為土嘗因月朔與  
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十七 思補撰  
盡矣時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仲文臨常之東陽毅與游宴彌  
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至郡後嘗  
引鏡自照不見其頭數日而難作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  
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書少  
也 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于北門土與毅同價宿  
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北燕營州刺史鎮南軍 苻氏嘗季夏思  
東魚膾仲冬須生地黃 本草曰地黃葉如甘藷子花如脂麻花但  
根陰乾解諸熱 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夏四月癸丑苻氏卒  
破血通利月水  
熙哭之漸絕久而復蘇喪之如父母服斬髮食粥命百官于宮內  
設位而哭使人案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  
王妃張氏熙之嫂也美而有巧思熙寤以為邪欲以罪殺之乃毀

其繼韞中得敵送終誣以靈咒遂賜死右僕射韞等皆恐為

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殯府藏陵周圍數里

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丁酉燕太后投氏去尊號出居

外宮 氏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宜為梁州督護符宜十六國春

俱作晉以平北將軍符宜為梁州督護符宜十六國春

督護通鑑作氏王楊盛未知何據 將塞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榮

等起兵應之甯梁州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于盛盛遣軍臨澧

口敏退屯武興水經河水東逕白馬城南澧水入焉注云澧水北

南入于河澧之澧口有澧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名白馬

城又曰澧口城對澧口武興晉于漢中河陽縣隋唐為興州今河

州城古武 盛復遣于晉詔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秦華山地涌沸廣袤百

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五月壬戌燕尚書耶苻進謀反

誅進定之子也孝武太元十一年苻 定降燕兒一百六卷 魏主珪北巡至濡源 魏

常山王遵好酒坐醉亂失禮于太原公主賜死 初魏主珪滅劉

衛辰其子勃勃奔秦見一百七卷 太元十六年秦高平公沒奔干以女妻之勃

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與見而奇

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于勳舊與弟諫曰勃勃不可近也與

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

將軍使助沒奔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維夷魏收地理志偏城郡 廣武縣地及衛辰部眾三萬配之使伺隙開隙固爭以為不

可與曰卿何以知其為人豈曰勃勃奉上慢御眾殘貪得不仁輕

為去就寵之踰分恐終為邊患與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

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一萬餘落鎮朔方魏主珪

歸所虞秦將唐小方于秦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

贖狄伯支珪許之秦書賀狄干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 年狄伯支唐小方贖伯支見是年 勃勃聞秦

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

大城大城縣前漢屬西河郡 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勃勃掠取之悉集其眾三萬餘人偽

敗于高平川因襲殺沒奔干而并其眾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

史記及漢書皆云何如夏后氏苗裔 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

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力侯提為

大將軍封魏公薛干阿利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司

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左僕射乙斗為右僕射賀狄干

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

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狄干木小族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十九 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又明于聽察為人愛敬歸亦剛直方雅死

非其罪魏人痛之 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秋七月戊戌

朔日有食之 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 癸亥

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微平陵喪車高大毀北門而出熙被髮徒

跣步從二十餘里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弟侍御耶素弗皆得罪于

熙熙欲殺之三人遂亡命山澤時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素弗

與其從弟萬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

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乃因熙出送葬遂相與乘車

使婦人御轎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家與左衛將軍張興

及侍進徐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跋曰

河間淫虐神人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

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眾攻宏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楸于南苑收髮以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于門外乙丑雲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改元正始國仍號燕熙退入龍騰苑尙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惟俟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追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舉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趨城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既而熙久不至拔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思補

無後繼眾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于林中為人所執送于雲雲數而殺之年二十三載記世凡三十并其諸子先是重謠曰一束髮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字上有草下有木兩頭然則草木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有三子而雲其季也蓋曰高秃頭季子滅燕也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乃還平城 秃髮儻復貳于秦遣使邀乞伏熾熾斡斬其使送長安 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攷使于秦以請之秦王與曰昔苻氏之敗大樂諸伎悉入于燕長安之陷大樂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燕是南燕燕今梅藩送使或送吳口于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

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宐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大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尙書張華曰伎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析情虛名不為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智能回物辨足傾人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範至長安與見之謂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今卿至也款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乎抑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之而生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竝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晉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尊韓範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與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由寡君純孝過于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沛然坐慈閔之心輿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于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若于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戩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與笑曰可謂使乎延舉者也遂許以母妻還超慕容凝言于與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然後歸之與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尙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于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重光奈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思補

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 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謂其父瑾伯璜誠修之欲致死復所以采渝泉壘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不復求生路也所以采渝泉壘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隨每違期不赴臣雖效死寇庭而救援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眾五千伐蜀晉氏南城郡于江南仍領繁昌等縣孝武罷襄城郡為繁昌縣屬淮南郡今太平州繁昌縣即其地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因備立而名蓋敬宣以舊郡備鎮太守也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魏主珪如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侯官見年 珪收岳殺之岳性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閒珪甚喜之其為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驍壯士卒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嘗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五 毛修之

相州刺史公廉平當百姓稱之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史進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忠謹如此及被殺時人莫不冤痛 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乳陳為中軍將軍馮泥為尚書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宏為征東大將軍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護國大將軍務銀提為司隸校尉宏跋之弟也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禿髮儂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于均石大破之均石在張掖之西蓋西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降之日勒在張掖之西蓋西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降之日勒在張掖之西蓋西今甘州屬丹縣東南 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參念叛降于禿髮儂檀秦以乞伏熾督行河州刺史 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主興乃還超母妻

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于馬耳關水經濟南縣有馬耳山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成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知以駿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蓋敢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豈小字也勃勃求替于禿髮儂檀儂檀不許十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五 毛修之

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儂檀至于支陽枝陽縣屬金城郡晉張實唐武縣漢枝陽縣杜佑曰唐台州會稽縣漢枝陽縣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儂檀帥眾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關北渡趨萬斛堆溫關水名水經河水北過武成關關東北溫關其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儂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儂檀從之勃勃于陽武下峽擊凌埋車以塞路凌埋車水經水經兵逆擊儂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儂檀與數騎奔南山南山在秦州之南秦州刺史彭參念叛降于禿髮儂檀秦以乞伏熾督行河州刺史 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秦秦主興乃還超母妻

曹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俘斬五千餘人傳檄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一夕聚眾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于眾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眾故也實躬悔過何損于明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為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前矣眾聞之皆散七兒奔曼然追斬之軍諮祭酒梁冀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傳檄皆殺之 魏主珪還平城 十二月戊子武岡文恭侯王謐薨 是歲西涼公嵩以前表未報前奉表見復遣沙門法泉開行奉表詣建康

安帝義熙四年魏拓跋珪天賜五年秦姚興宏始十年夏赫連勃勃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八年南涼禿髮春正月甲辰以瑛耶王德文領司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四 謝混傳  
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遺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諸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與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于謚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使應授制于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指詞又難進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使暫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

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克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克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成石頭 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遵字茂遠初襲封時年十二流涕哀感左右以父啼為桓溫所貶死痛恨之右將軍桓伊嘗謂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宗見亦何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魏主珪如豺山宮遂至甯川甯川即後漢上谷郡之甯縣也前漢曰甯縣甯入治水經注曰于延水逕是城南又東左與甯川水合水出小甯縣西北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甯縣也 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私告人曰火盛而烟滅國其亡平超將登壇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俄忽不見須臾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晉紀三十四 謝混傳  
大風晝晦羽儀帷帳皆毀裂賈公彥曰在初日惟四合象宮室曰帷 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奸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王后子彭城為太子 二月辛酉北涼山崩地震折木時沮渠蒙遜將伐禿髮傳檀太史令劉梁言于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于金金動克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蒙遜遂與傳檀戰于均石大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于日勒拔之統降 三月庚申葬燕于熙及符后于徵平陵諡昭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燕且敘宗族雲本高句麗支屬詳見 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夏四月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 北燕大赦 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并州牧鎮白狼前漢右北平郡有白狼縣漢晉書縣志地志曰世祖太平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其地屬唐營州柳城縣界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謙縱既遣使稱藩于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于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與以問謙謙曰臣家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且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立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上縱疑之置于龍格使人守之龍格蓋即今成都府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秦王與以禿髮僭稱不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僭與宗論天國縱橫之規三家爭戰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詞致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五

謙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與曰涼州雖弊僭擅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與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取戒懼者難攻僭擅之所以敗于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僭擅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與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部騎三萬襲僭擅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僭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壽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與遣使稱藩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

邀之僭擅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自金城後漢書也姜紀言于弼曰今主帥營言討勃勃僭擅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漢口在昌松郡界謂之昌松漢口昌松太守蘇術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弼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僭擅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洩僭擅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疆寇在外而奸人竊發于內危孰甚焉不悉阮之何以懲後僭擅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縱兵鈔掠僭擅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弼固壘不出僭擅攻之未克秋七月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五

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僭擅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僭擅慰撫河外引兵還僭擅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係河曲河曲在朔方東北黃河千里一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魯郡太守徐邕棄城走車騎長史劉鍾擊卻之 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劉敬宣既入峽所謂三峽也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

而前此由內水 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與遣平西將軍姚萇南梁州

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黃虎近

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

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荆州

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

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

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私憾見毅乃止 乞伏熾磐

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

嶠岷山而據之 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

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

趙肅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南燕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 晉紀三十四 庚戌

地震井水盜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水經注澠水出營地

水經注澠水出營地 水澠水又東北合澠水澠水東北流逕廣固城而澠水亦或通名

之為澠水昔趙成廣固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 南燕主超惡之問

非可攻拔若堅壘五龍口城必當陷指是水也 南燕主超惡之問

于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暹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

一具 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于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見一百六卷

年一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猶豈能勝重載耶珪心銜

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偪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

曰三歲猶果如何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需旬應遣使至南

燕獻千甲人十人十馬一匹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五起義熙五年

安皇帝庚

己義熙五年魏拓跋嗣永興元年秦熾與宏始十一年夏赫連勃

勃龍升三年北燕馮跋太平元年南燕慕容超太上

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九年南涼禿髮傉檀嘉平

二年西涼李壽建初五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元年 春正月庚寅

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歡大樂不備遂議入寇掠晉人以補伎領

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

謀全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五 晉紀三十五 庚戌

魏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辛卯大赦 庚戌以劉毅

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輳獨揚

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希

領揚州故稱 戊戌潯陽地震 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冲征

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

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為

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二月南燕

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

宿豫縣唐代宗諱深改為宿遷縣屬徐州宋白曰宿豫城在下邳

東南百八十里本宋人遷宿處也宋以爲邑漢爲宿各屬縣屬

惟郡晉安帝立宿 大掠而去備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

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



尼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毅提等  
 竝為郡縣公桂陽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  
 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  
 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  
 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  
 鎮淮陰以備之 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于上邽彭奚念樂  
 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  
 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馮翊人剽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作亂秦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  
 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  
 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功請罪尚敢於誣

**黃浦通鑑補** 卷一百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三 思補續  
安帝義熙五年

自為功乎秦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姚冲之謀賜冲死 三月乙  
 亥大雪平地數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  
 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  
 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至猛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  
 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也昔孟嘗君以  
 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曰鎮惡及苻氏之敗  
 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 武備大康四年立臨澧縣屬陽關縣 鎮惡騎乘非  
 長關弓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于  
 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且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  
 然即以為中軍參軍 恆山崩 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  
 子熾磐鎮之收其眾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

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久  
 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多言常  
 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慮不安或數日不食或連日不寐追計平生  
 成敗得失獨語不止若有鬼物對揚者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  
 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氣息  
 不調或步履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于外往往  
 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之聞人不自保百官苟  
 免真相督搢盜賊公行里巷之閒人為希少珪亦知之曰朕故縱  
 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是時羣臣畏罪多不敢求親近  
 惟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  
 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 夏王勃勃帥騎二萬

**黃浦通鑑補** 卷一百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三 思補續  
安帝義熙五年

攻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 魏收地形志平涼城在漢安定郡陰界唐為原州之地依力川又在其東南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  
 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  
 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 水經注流山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流右合嶧水水北出大嶧山今有大嶧關魏收志齊郡鹽場有大嶧山五代志臨朐縣或堅壁清野大軍有大嶧山杜佑曰大嶧在沂州沂水縣東北 或堅壁清野大軍  
 深入無所資糧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  
 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  
 不過進據臨朐 魏收志曰臨朐即魏之鉅野也 退守廣固必不能  
 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帥引羣臣會議征虜  
 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嶧使不  
 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備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救段暉帥交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  
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艾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  
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  
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眾多非可以一時入守  
青苗布野非可以卒艾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  
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  
之民戰車萬乘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艾苗徙民先自蹙弱乎  
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甯王賀賴盧  
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陽王鎮曰陛下  
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棄險固也晉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四 魏 魏 魏

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  
之上也超又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  
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 劉璋事見六十七卷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  
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  
下獄乃擗苜蓿二成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  
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積人無賈乏之憂虜已入吾掌  
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  
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洮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  
五樓帥騎進據巨葭水 巨葭水 魏郡之具水 袁宏謂之巨味水 水經謂之巨洋水 才出朱虛縣大山北 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洮縣東上下沿 裕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水悉是劉裕伐廣固營壘所在

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洮南  
向尺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洮城中兩  
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 韓信事見九卷 漢高帝三年  
裕遣藩及谷諶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  
之後攻臨洮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  
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等大將  
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御蓋及豹尾 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作三行 尚書 鄭史乘之假後一乘 獸豹尾 以前皆為省 中晉志法駕馬車三十六乘 最後車繫豹尾 裕乘勝逐北直至  
廣固爾又先登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  
圍高三丈穿墜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于是因齊地  
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于秦救桂陽王鎮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五 魏 魏 魏

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  
繫于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  
人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  
以解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  
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  
倍我以收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慮且  
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  
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 是月雷震大  
庭 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 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 于淮南北青冀二州于齊  
地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勳城來降裕以為行參  
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

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宜執之  
 送于裕先是裕嘗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至是  
 裕乃升綱于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  
 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  
 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  
 急張華封豨皆為裕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請割大  
 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與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  
 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遠當長驅而進裕  
 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  
 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何遠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  
 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  
 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  
 張大之詞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  
 何能救人耶 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  
 皆復本位乾歸降公卿將帥為舊臣屬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二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  
 謀逃去魏主珪盡殺之 初魏太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弑魏  
 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秘而不問及珪有疾殺大臣儀自疑而  
 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儀昭成帝什翼健之孫也身長七尺五  
 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鋒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弓力將十石陳  
 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語云衛王弓桓王稍珪亦以儀器望待之

尤重數幸其弟如家人禮後矜功恃寵遂謀作亂 封融詣劉裕  
 降封融奔魏見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秦王與自將擊夏  
 王勃勃至貳城貳城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  
 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擊興一  
 動眾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  
 大敗將軍姚楡生為勃勃所擒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勃勃乃退  
 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救奇堡黃石固地形志原州長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我羅城皆  
 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  
 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  
 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  
 尙書張俊自長安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  
 能致秦師也今互密信誘範喻以甘言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  
 然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  
 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  
 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  
 裕謂範曰卿欲立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  
 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敵  
 邑而贊明公智者見幾而作敢不至乎明且裕將範循城城中人  
 情離沮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隸殊寵猶未忍  
 謀燕裕嘉之而不逼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  
 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宏奔魏見 魏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六 魏書 張綱為裕造衛  
 車覆以板屋被以牛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

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攻城之士遂得肆力超怒縣其  
母于城上支解之 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  
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請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  
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  
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  
遺于牀下乾歸欲以女妻遺子華華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  
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  
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彊卿乃以  
華爲尚書民部郎後省右民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是始見于通  
華性至孝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  
故送爾助養華跪受之寤而有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八

思補機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爲  
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離桃皆賞賜以巨萬計衣食  
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  
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  
弑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于跋曰此豎勢  
何所至請爲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  
眾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  
于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即國號曰燕改元太平  
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字文也長樂信都人也幼而穎異及長懿重  
少言仁厚有大度飲酒至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  
恭順勤于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之上每有雲氣狀若樓閣其亡命

山澤時每夜獨行猛虎常爲避路跋既立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  
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  
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  
僕射汲郡公宏爲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  
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  
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詣  
尚書左丞韓業業婚素弗而拒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  
南宮令成藻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  
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  
何識子之晚也及爲宰輔謙虛恭謹非禮不動雖所養之賤皆與  
之抗禮車服屋宇務于儉約修己墜下百僚憚之嘗謂韓業曰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九

思補機

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  
君計之待之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  
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鉞弑夫人以防母后  
豫政外家爲亂也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汝當繼統吾故遺迹古人爲  
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  
珪知而復召之嗣欲入左右曰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全  
上怒甚入將不測珪帝于不義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  
逃匿于外惟帳下代人車路頭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初珪如賀  
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言于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  
是過美必有不善左傳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日甚美必有甚惡此語類之且已有夫

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凶很無賴好  
 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珪怒之嘗例縣井中墜死乃出之齋  
 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請責賀夫人因將殺之  
 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  
 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  
 安殿左右呼曰賊至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弑之十九年三月己巳宮門  
 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于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扉閉謂百  
 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眾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  
 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眾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  
 惟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于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肥  
 如侯賀護舉烽于安陽城北安陽城即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  
魏收地理志永熙中置高橋郡治安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十一

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  
 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費伏匿山中  
 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  
 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獄郎叔孫俊拓跋氏起  
尚籙故置籙郎以象坐子弟有村勇與宗室疏屬拓跋磨渾白云  
者為之亦漢明門郎羽林郎之類也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即執帳下詣嗣  
 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夜告安遠將  
 軍安同等眾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  
 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  
 其先犯桀與者羣臣構食之王申嗣即皇帝位蕭子顯曰大赦改  
 元承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預朝政者悉

召用之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白馬侯崔宏元城  
 侯拓跋珪等八人坐止車門右其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  
 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遺事什翼健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  
 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騎常侍叔孫俊為衛將軍  
 拓跋磨渾為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  
 誰王洛兒言李先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  
 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為安東將軍常宿于  
 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慶之子也拓跋慶見一百八卷有罪自疑  
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  
 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之復性謹密初無過行便弓馬轉  
 為獵郎既奉迎嗣即位又除悅之亂嗣以其前後功重軍國大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十二

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俊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和柔未嘗有  
 喜怒之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殷勤受事  
 者皆飽之而退是以上下嘉歎洛兒喜騎射嗣在東宮給事帳下  
 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嗣嘗獵于灑南寒水而濟  
 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嗣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嗣解衣以賜  
 之自是恩寵日隆及嗣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  
 勤發于至誠路頭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帳下帥善自修立謹慎  
 無過嗣既即位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過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  
 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其性無害每至平獄處理常  
 賦寬恕之議以此見重于朝嗣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  
 功臣親幸莫及 十二月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乙巳太白

犯虛危虛二星危三星皆天文志自須女入度南燕靈臺令張光

勸南燕主超出手殺之柔然侵魏

庚義熙六年魏拓跋嗣承隆二年秦姚興宏始十二年夏赫連勃勃

安十年而涼亮髮傳清寧三年丙涼李昌舉春正月甲寅朔南

燕主超登天門天門城內朝羣臣于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

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諫諫曰陛下遭運厄之運正當

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尙書

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魏主嗣以

郡縣豪右多爲民悉患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漕

之于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

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緩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眾不可盡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三 思補攝

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

爲上者反求于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

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釋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

法度不平亦須蕩而更制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

要爲兩不能去易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

二月癸未刺遣將軍于栗磾將步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利而退劉裕圍廣

固累月不下河開人元文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滎

水帶城非可攻按若塞五龍口城當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降

後五日大雨雷震開後慕容恪之攻圍段兪十旬不拔塞城而

兪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謂基猶存宜加修築裕從其言塞之

超及城內男女悉患腳弱出降者相繼超然而登城尙書悅諫說

超曰今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寇病日甚渴瘁獨守窮城絕望

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想

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嘗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丙

戌之夕裕與佐史竝集忽有烏大如鶴蒼黑色飛入裕帳眾咸駭

愕以爲不祥參軍胡藩獨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鶴者我也胡

虜歸我大吉之徵也眾乃大悅丁亥裕悉眾攻城或曰今日往亡

不利行師禮書二月以驚蟄後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而急

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

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宜而已

敬宜先嘗奔魏敬宜先嘗奔魏裕念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

故超以母託之裕念廣固久不下欲盡坑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三 思補攝

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

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坑之使安所

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

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隆安二

德建國號南燕二隆安二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

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

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向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

迹其施設會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

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

馬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于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棄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不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爾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柢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回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元興三年循使道覆文昭始興西使守之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南康山之名也吳立南安縣于漢豫章郡南康元年更名南康山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南康山即大庾諸山皆在今南安軍界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

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

郡軍事燕郡太守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祇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循水出漢縣南都山漢南楚晉南康之地也循水至南昌縣歷南塘南塘在徐孺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注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將回折至南塘本通贛江增城與江水同漢承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塘兼通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兵無所用彼必不敢舍我遠下若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于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闢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溪子拳捷善

關未易輕也始興溪子謂徐道覆所統始興兵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于豫章賊令熾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赫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詞色無撓握節而死于中外震駭朝議欲奉輿與北走就劉裕既而知賊未至乃止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于言色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籌略攻取為效而此舉敗于輕脫朝野痛之 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賈乾歸以背恩負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 夏王勃勃遣向書胡金纂攻平涼秦主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

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魏收地理志數郡有定陽縣在今鄜州咸陽縣界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與處之涅山及

陳倉陳倉山澤名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趨清水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省晉分靈野陽郡元豐九城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有白沙鎮縣西又有白石堡 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于大城與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初南涼王儁遣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於是儁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戰于窮泉儁檀大敗單馬走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儁之誅皆驚潰王儁見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儁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上卷四年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儁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于蒙遜以請和敬姓蒙遜許之歸至胡阮逃還佗為追兵

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去于是石衛將軍折屈奇鎮據石  
驢山以叛僭石驢山在姑蘇西南長甯川西北尉曹昌郡界傳  
稱既長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雷大司農  
成公緒守姑臧僭稱出城魏安人侯誼等晉書載記作侯誼王侯等閉門作  
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朝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誼自稱  
涼州刺史降于蒙遜初僭稱之西征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  
出歲星在西但宜自守不妄伐人且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  
修德責躬可以甯吉僭稱曰蒙遜往年無道入我封畿掠我邊疆  
吾畜力待時以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阻眾邪保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今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不聽保又彊諫僭稱大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七

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  
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  
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  
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  
劉裕遣毅督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奸利其鋒不可  
輕今修船壘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  
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  
不及劉裕邪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徐  
道復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  
于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  
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七



過江裕不聽初何無忌對殺之南討也視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煩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邱進廷折刺等以為不然虞邱中兵參軍王仲德善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樂虛入寇既聞凱旋自常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刺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寇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同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不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尼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刺其言不行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伸一戰死復何晚刺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十六

曰臣裕北討眾竝不同惟臣贊裕行計致使疆賊樂開社稷危逼臣之罪也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舉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咨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尺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徐道覆請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棄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

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于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查浦在大江南岸近蔡洲所延尉寺舍所在因以為地名皆以兵守之劉毅經涉蠻晉西蜀王民應租稅征役者謂之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兩事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魏長孫嵩至漢北而還柔然追圍之于牛川王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尙幼部眾立社崙弟斛律號葛豆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盧循伏兵南岸南即秦淮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劉裕留參軍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十九

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沈穆夫吳興武康人也隆安三年孫恩寇會稽三吳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恩為劉牢之所破并殺穆夫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秦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于南塘南塘在淮六月以劉裕為大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將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 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

興曰劉裕方誅桓元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  
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于桓元耳興以國播為揚州  
刺史叔道為兗州刺史 丙寅雷震太廟鴟尾 盧循寇略諸縣  
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  
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雷  
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南陵在宣城郡宣縣西梁置南陵郡及南陵縣蓋漢丹陽郡石城縣之界也今為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開  
內史蘭陵蒯恩中軍咨議參軍孟懷玉等帥眾追循 乙丑魏主  
嗣還平城 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其質也降其眾  
二萬五千徙于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沮渠蒙遜伐西涼敗  
西涼世子歆于馬廟右者祭馬祖後世因立廟以祭之故名其地為馬廟擒其將朱元虎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五

思補

還西涼公將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焉結  
盟而還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  
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為  
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  
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誰縱遣侍中醜良等入見于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恒謙為荊州  
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與遣前將軍苟  
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  
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吳錄休永安六年分武長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門關處數十丈其高以移仰射廣武不至其上晉天門因以名郡輿地志澧州石門縣古天門郡廣武  
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

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樂勝伐江陵聲言  
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于道召集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  
江江在江陵白漢以來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江水于縣西別出為江津而東復合于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寧六年省枝江為鎮入松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  
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  
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眾咸懼服莫有去  
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  
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與宗之共  
擊謙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與桓謙苟林更相首尾人懷  
危懼莫有固志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  
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五

思補

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  
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它奇計以吾夫未遠必不  
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閒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  
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  
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于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  
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咨議參軍  
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誓言城內虛  
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于是大安 江州刺  
史庾悅以郡陽太守虞邱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秦  
糧道 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 桓石綏因盧循入寇起兵洛  
口水經在漢水過鍾與安陽縣又東至漢城南與洛谷水合白城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水所謂洛口也

荆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徵陽常作徵陽晉地理志徵陽縣屬上庸郡沈約曰魏立建始縣晉武帝改曰徵陽周武王之伐紂庸蜀羌蠻夷彭濮入國從之竊意徵陽縣蓋因古徵陽而得名而史無其詳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宏之討石綬等皆斬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

更臣曰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懼臨危于取免知處死之不難揚芬于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冲遠巡于內輔豁陵屬于上游度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舞而溢為亢極之責元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仰之美不息樹臺之亂甯兪之思無救奔棊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

于苑川及抱罕 甲寅葬魏主珪于盛樂金陵諡曰宣武廟號烈祖

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于劉裕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令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且全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南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竺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 徐道復帥眾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津之東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咸劉道規焚香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游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驛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滄口初道規使遵

為游軍眾咸以為強敵在前惟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游軍之力眾心乃服 鮮卑僕渾羌句豈輪報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輪報鄧若等則羌種也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于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十一月劉鍾自行規賊天霧賊鈞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艦戶今舟人謂之馬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 癸丑益

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杜佑曰雷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即其地宋書志

云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自尋陽

庚辰盧循徐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火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趨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左里以其地在尋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即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眾竝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敵也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博王暉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哀之會孫也裕自左里旋師帝遣侍中黃門勞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至

師于所在晉書之何從容與裕言程之權大重裕益親任之二十六  
字案宋書武帝本紀義熙七年正月己未裕方至建康六年十二  
月尚在途中此時裕方監去尉府事未聞其前途裕也何得便  
與裕從容談論乎故移此二十六字晉之次年裕 燕廣川公葛  
至建康之下此處則神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之事 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燕王跋以二藩  
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葛泥曰乳陳有至  
謀願與叔父圖之葛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宏與  
張軌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諭以禍福葛泥欲降乳陳不可  
與謂宏曰賊明日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宏乃密令人  
課草十束齋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  
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葛泥乳陳懼而出降宏皆斬之跋  
以范陽公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宏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

山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五

晉紀三十五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第一百十六

宋涼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六

起義熙七年盡義熙十年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魏拓跋嗣永興三年秦熹與宏始十三年夏赫連勃勃

安十一年前涼禿髮傉什檀嘉平四年西涼李暠建初六年西秦乞伏乾歸更始二年

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秦

廣平公綽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諂附于綽勸

綽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綽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綽遂傾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六

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會興以勃勃乾歸作亂

西北解檀蒙遜擅兵河右欲命重將鎮撫之隴東太守郭播請使

彌出鎮魏收地理志有隴東郡領涇陽臨涇三縣不載立郡

與不從以太常索綽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西秦王乾

歸感而悅之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

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隴北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

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右賢王平昌公與命羣臣

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

興曰自古皇王之興未嘗取相於庸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

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秦天史令

任倚言於秦王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

殺將流血之徵時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大蘇勃勃  
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尙書楊  
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進攻東郡下之徙三千餘戶  
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  
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  
郎將秦王與造術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燕  
王啟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  
臺都官明加澄察于是上下肅然 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  
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魏主嗣出宮人以  
配隸民 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以子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二 魏主嗣出宮人以

秋勃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乞伏乾歸本建國號曰秦 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焦朗猶據  
姑臧 姑臧見 上卷上年 沮渠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擊為  
秦州刺史鎮姑臧遂伐南涼圍樂郎三旬不克南涼王儁懼以子  
安周為質乃還 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 南  
涼王儁欲復伐沮渠蒙遜郡川護軍孟愷諫曰 水經河水自西 平郡東流逕遠  
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而東逕郡川城南劉勰曰麻州化隆  
縣東古郡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郡屯田五部郡  
水名也分流左右在清塞郡懷唐志有塞 本澆河郡唐元宗天寶中更名之麻州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  
盛不可攻也儁懼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若蕪掠五千餘戶而還  
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  
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  
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屈右出而告

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地即吾兄弟死處矣俄而昏霧風  
雨霖霖兵大至儁懼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傳檄嬰城固守以子染  
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以劉穆  
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  
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安兄據之曾孫也  
裕即命為參軍裕嘗訊囚其巨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  
一覽訊牒僅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股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  
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 宋志諸府參軍有長 晦美風姿善 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點漆涉獵文義博瞻多通裕深加賞愛時  
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裕坐裕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玉人混琰之子也少有才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一 三 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裕坐裕目之曰一時頓有兩

謂王珣曰主婚但得如劉真長王子敬足矣如王處仲桓元子誠  
可才小當貴便豫人家事珣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  
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穢禁穢者  
元帝始鎮建業時公私簪髻每得一純以為珍瑋項上一鬪尤美  
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故呼為禁穢而珣因以戲山松已而混  
竟尚主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  
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  
且孫季高眾力寡弱 孫處字 季高 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  
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  
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 蒼梧鬱林古郡甯浦郡 吳分合浦郡立蒼梧唐之 州甯浦唐之廣州 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

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日岸曲循餘眾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僅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注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故龍編縣於水南北二津故龍編曰龍編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百乘高艦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雉尾炬束草之一頭施鐵鐵草尾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懼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燬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口斬之竝其父子及李脫等南七首送建康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時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四 恩補續

先至進與悅相聞曰身久蹟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慮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乎悅素豪徑前不荅眾人皆避之毅獨雷射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殺毅從悅求子鶯鶯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殺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互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 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眾五千餘戶于疊蘭城疊蘭城在大夏西南東北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漢末興國王阿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曠曠城 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

昌黎王莽容伯兒謀反己已奚斤并其黨收斬之 秋七月五虹見東方 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輔四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索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又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閭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管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皆以賢良擢敘於是朝野競勸 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警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歸之子也八月熾警兵濟河此濟金南涼王儁稱遣太子虎臺遊戰於嶺南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五 恩補續

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 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西涼公壽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莫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掃遺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暕於水洛城水經注水洛亭在龍山之西秦略陽縣界即漢日水洛城也占龍城通秦州往來路隘之二水環城四面繞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龜九城志略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義使對還所築也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譚郊在治城西北 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己丑并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是歲客星入東井秦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抗表請罪秦

王與曰英謹之來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朕當考躬省己以思宋景之義公等何愆

子義熙八年魏拓跋嗣承興四年秦始十四年夏赫連勃勃元年前涼五胡後趙平五年西涼李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

討彭利髮至奴葵谷利髮棄眾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

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蕃慶為河州刺史鎮枹

罕而還 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

乾歸徙都護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范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于於

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川谷渾置河州郡於古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水經注赤

水城亦曰 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 夏四月劉道

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

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以後將軍豫

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湘雍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

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

意乎敬宜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

剛猛沈斷而專肆復復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雖權

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

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

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

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郁僧施深相懇結僧施超之從子也毅既

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郁僧

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

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基裕往會之於倪塘甯遠

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

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

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

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

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

土克之以乞伏出果代之水經河水通郡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關十三州志曰左南津

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為晉河濟之地魏收曰白土

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新平郡余謂後魏新平之白土

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五

代志鄆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

白土當在 唐鄆州界 六月河南王乞伏乾歸獵于五溪有梟鳥集于其手

心甚惡之俄而為兄子公府所殺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七

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奔于帥騎三千

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東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范川熾

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先是金城有大鼠數萬頭將

諸小鼠各銜馬屎屎音羣移而渡洮水一水悉止枹罕自是二年

而熾磐徙居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與曰伐人喪非禮

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

今遺喪亂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為況萬乘乎

勃勃乃止 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秋七月己巳朔

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元城侯拓跋

屈行左右丞相庚寅嗣至需源巡西北諸部落 乞伏智達等擊

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羸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

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嶺嶺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環之於譚  
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  
枹罕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皇后王氏崩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勳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  
魏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癸酉葬僖  
皇后于休平陵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

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郁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  
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  
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其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初混

與劉毅款昵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  
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子也至是果如其言澹安之孫也庚辰詔

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益六州諸軍  
事荆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  
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

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  
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  
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

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冬  
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  
前鎮惡次之舸聞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聞

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  
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補註前軍士者謂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六 八

津成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補註  
之將也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口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  
藩而見軍人擐彭排戰具彭排即今之秀排所以并鋒矢係備日

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  
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問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  
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

且攻其金城凡城內可城晉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散鎮惡穴  
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  
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

來者與靈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連夜聽  
事前兵皆散斬毅頭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

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  
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

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  
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係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

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  
自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于市并子姪皆

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少有大志不事家人產業  
既與劉裕共興義兵使皇興反正而意每輕裕裕之破盧循而還

也帝大晏于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  
知武功不競故以文雅自矜也後於東府聚眾榜捕一判應至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六 九



百萬餘人竝黑輓以還惟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  
 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虛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  
 盧焉毅殊不快面色如鐵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遂  
 漸積嫌恨以至於敗初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  
 及弟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  
 同爾受罪累得見毅濟導從到門輒語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  
 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裕之將伐毅與劉穆之謀之時王智在  
 坐裕初不以為嫌他日穆之謂裕曰伐國重事也奈何使王智與  
 聞裕笑曰此人高簡豈屑聞此論議已而智果不以介意智項邪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十一 劉穆之  
 人也少簡貴有高名裕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乃以為  
 諮議參軍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  
 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擊峽秦州刺史  
 姚高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與自雍赴之與  
 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天水太守王松恩言於高曰先帝神略無  
 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  
 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進之先朝實未見成功  
 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高不從盛師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  
 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與斬伯壽而還與以楊佛嵩為雍州刺  
 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  
 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

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劾賊果敗為勃所執絕亢而死  
 秦立昭儀齊氏為后 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己卯太  
 尉裕至江陵殺都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  
 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承曰今日  
 何施而可承曰除其宿殺倍其惠澤實敘門次魏晉以來承以門  
 次第貴者以次序 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覽租省調  
 之若穿錢然也 諸葛長民有文武兼用然不持  
 行檢居位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  
 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  
 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派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囊不盡豈容如此耶長  
 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  
 葛氏之懼也也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  
 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恨其專恣自取夷滅劉毅小異端將壽  
 字盤龍 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  
 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敬宣  
 字阿壽 劉穆之愛長民為變屏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  
 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  
 左甲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  
 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自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

賈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十一 劉穆之

卿詎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軀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元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太尉裕謀伐劉暉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南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四卷四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庚仲雍曰巴郡江陵縣對二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安帝義熙九年

思補撰

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嘗謂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荆州今復置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義熙九年魏拓跋嗣永興五年秦姚興去始十五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元年北燕馮跋太平五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二年南涼秃髮傉檀嘉平六年西涼李嵩建初八年西秦乞伏暠寧康二年春正月河西王蒙遜尊其母車氏為太后立妻孟氏為王后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中實還軍城太尉裕自江陵東還路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帆差其

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趣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帳中引長民卻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帳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南朔將軍秀之王民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長民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及既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椽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于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斫然不見未幾伏誅庚午秦王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安帝義熙九年

思補撰

遣使至魏修好時民居未二太尉裕上表曰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甯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庚戌制見一百一十卷京帝興寧二年於時財阜國豐寶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前制以隆中興之業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青徐兗三州都督奉治晉陵難以上斷故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之河南王熾營遣鎮東將軍蠻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郡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據白阮不服蠻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案校以隴西降

熾繁熾磐以稜為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此干阿利  
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  
水經注云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春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  
逕春延縣故城南赫連延是水之南築統萬城者延水又東流黑  
水入焉水出春延縣東南歷沙陵注春延 勃勃曰朕方統一  
天下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以錐

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  
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器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  
弓人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  
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  
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  
王係天為子其徵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言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一

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  
奚斤鄭兵北史 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  
那山大肥柔然人也 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  
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笏于泣勤川大破之別統統 河西王  
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 南涼王儁檀  
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苦涼因進圍樂都  
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蒙遜以文支為廣  
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儁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蒙遜西如苻  
韓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漢有卑  
和羌居  
鮮水 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廢于新臺爾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  
其妻孟氏尙斬之蒙遜母車氏卒 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

唐軍于都護府領金河一野素漢之雲 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  
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黎等屯西河招討之按乙  
卯已四十一日五 六月嗣如五原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  
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黨從中水取廣漢水經注洛水出洛  
縣城南廣漢縣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與解水合又與瀾水合水窮  
之即江又逕變為牛驢水又東逕資中縣謂之綿水綿水至江陽  
縣方山下入江謂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  
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棋  
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尙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  
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  
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一

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  
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  
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  
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  
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  
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磨自散矣秋七月  
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自  
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驢牛驢當作牛驢牛驢  
自漢以來屬犍為  
郡小苟塞打鼻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城  
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淪於此或見其與故名  
嘉驍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  
辰縱棄成都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王申齡石入成

部誅縱同州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其女曰  
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  
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  
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  
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齋石道福謂其  
眾曰前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  
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  
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石從馬耽於越構耽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謂石從馬耽吾必不免乃盥洗而  
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  
諸軍事賜許豐城縣侯初毛瓌之遇害佐吏竝逃亡獨勸學從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六

萬三千冬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于熾磐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  
以眷叛魏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夏俗音訛也魏主  
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黎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  
引夏兵遂擊黎會之以獻於夏勤戰死嗣以屈亡二將欲誅之既  
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  
徵還斬之 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秦王與許之 是歲  
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苻宣乃還仇池苻宣入漢中見一初邈  
寓居漢川與別駕姜穎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頗乃肉袒迎  
候邈無愠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矢志多年若饑姜  
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七

義穎號哭奔赴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  
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忽聞樂蹈迹逆亂乎譙道福引出  
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跳出救之故得免後縱僭號備禮徵之又  
不至乃收穎付獄宥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獨平竟不  
屈節 魏奚斤等破越勒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甯 河  
西胡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  
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二樓志定襄 河南王熾擊吐  
谷渾別統支秀于長柳川虜劬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八月癸  
卯魏主嗣還平城 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丑魏主嗣  
如射山宮癸未還平城 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統攝達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

始三年西涼李暠建初九年西秦 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乞伏熾等承康三年是歲南涼亡 辛巳魏主嗣如繁峙二月戊戌還平城 夏王勃勃侵魏河東  
蒲子 庚戌魏主嗣如射山宮 魏并州刺史樓伏連襲殺夏所  
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  
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  
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  
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誦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  
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  
備之 戊寅地震 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 秦後將軍斂  
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懼罪出奔夏 秦王與有疾妖賊李宏與臣  
仇常反於貳城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宏而還 秦左將軍姚文

宗有能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與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眾數千人謀作亂隴西公裕適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九 安帝義熙十年 思補

於是上庸公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陳留公洸治兵於洛陽平西將軍傅隆公謀治兵於雍補註裕懿洸皆與之子也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見羣臣征虜將軍劉光泣言於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此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睦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懿等聞興疾瘳乃各罷兵而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復煩見也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置之刑辟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長樂公宜補註宜亦興之子流涕極言興曰吾自感之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數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

妻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

二且弼機竊發悔之晚矣興默然 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北史曰乙弗國在吐谷渾北城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遠五穀惟食魚與麩子藟子狀若中飽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一作一南涼王俯檀欲討之耶川護軍孟愷諫曰今年不收上下饑餓南逼熾警北逼蒙遜百姓不得安業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結盟通糶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俾懷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然熾警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警聞之欲襲樂都羣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九 安帝義熙十年 思補

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僞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絕其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警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警四面攻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殺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警小賊且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羣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警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警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俘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捷虔謙皆乞

代 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  
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鎮浩靈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  
于枹罕赴單烏孤之子也 河州人稽匡言於燕王噶曰陛下龍  
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  
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跋之先長樂信節人而章  
跋也自信節至章武 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 跋遂  
西郡水經曰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  
跋從兒買從弟賄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契丹庫莫奚皆  
降於燕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召之以  
為左僕射封常山公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甯業而田畝  
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為資  
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思補撰  
生之本此土桑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  
根 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斛律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幼  
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  
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  
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立步鹿  
真為可汗而相之初社崙之徙高車也 事見一百一十二 高車人叱  
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崙之  
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  
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眾  
心步鹿真驕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  
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乾斤蓋可

汗 魏收曰跋 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  
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乘國萬里又  
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如何可還  
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  
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惶遠役至黑山 黑山在  
之北塞外即 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六月泰山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  
部落萬餘家皆降于魏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官丁亥還平城  
泣謂其眾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  
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  
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思補撰  
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懷抱中也乃引兵西眾多逃還傷檀遺鎮  
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  
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傷檀曰蒙遜熾磐昔  
皆委質於吾 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二 卷歷安五 今而歸  
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  
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眾在北者戶垂一萬蒙  
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  
老矣所適不容甯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傷檀  
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  
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  
於鄰國敢唯左右乎傷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

戚皆棄吾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而已流涕遣之俾  
 檀諸城皆降于熾磐獨尉賢政屯浩營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  
 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  
 王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  
 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  
 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鬣以手書諭之賢政  
 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  
 士豈效汝乎聞偃檀至左南乃降關中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  
 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是縣蓋亦張氏所置也熾磐聞偃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  
 秋七月熾磐以偃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南涼文武依才  
 銓敘咸餘熾磐使人鳩偃檀左右請解之偃檀曰吾病豈宜療邪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三

遂死諡曰景王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偃  
檀三世十九年而滅 死是有沙門曇羅者蔬食  
 苦行專以神力化物鹿孤時從河南來至于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遣以衣服  
 受而投諸地或放之水中後日衣自還其本主一無所汚行步如  
 風力者追之恆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分毫不爽見偃檀好殺伐  
 常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允克昌如其窮兵好殺  
 禍將及已偃檀不能從故及于難偃檀子偃周賀俱延子復龍利  
 鹿孤孫副則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  
 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賀為西平公副周為永平公承鉢為  
 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 八  
 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陁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

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于什門至和龍不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  
 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馮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  
 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  
 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眾摩之左右將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  
 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蠶絲流  
 盜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為平南參軍  
 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督與太尉裕相聞太真古真之  
 弟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  
 置百官 燕王跋與夏連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  
 泚盟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好兩君不及相見而盟必使其  
 臣泚盟左傳陳五父如鄭泚盟是也杜預曰泚也 十  
 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悉

寶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六 三

簿為賦 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為后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  
 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遺奚斤等追之遇大  
 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  
 人討之不克 燕遼西公柔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 是歲司  
 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祗領廣  
 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  
 乘間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  
 璠兵果走追殺百餘人 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  
 範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龍几軍國密謀皆預  
 之 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瓚為太子封子廷為陽平  
 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

公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六

晉紀三十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一七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七

宋沈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三十七

安皇帝壬

乙義熙十一年

魏拓跋嗣神璜二年秦姚興宏始十七年夏赫連

運元始四年西涼李壽建初十 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 太

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

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

僕射 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軍劉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七

晉紀三十七

思補樓

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

成事屯冶亭

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牛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蔣

山至此半道因以為名王安石詩遙望鍾山岑因知

冶城路陸游曰今天 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

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

張邵事見一百十五卷五年 雍州刺史魯宗之資力好

亂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乃為讖曰魚登日輔帝室與其子竟陵

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曰太尉裕首建義旌

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又南剿盧循北定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

是以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問鼎之迹日彰

人臣之禮頓闕陛下四時膳御獨事懸空皇后寢疾之際湯藥不

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柏元之數

述遠于外王路既開始得歸本太傅之允絕而復與凡在有懷誰

六三七



不感慶裕以法容聰敏明慧必為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內懷憎惡  
 乃妄扇異言無罪即戮故衛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  
 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郁僧施或盛勳德允令望在身皆  
 社稷輔弼協贊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臣兄子譙王玄思雖年  
 少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裕遂執送于臣  
 臣惟文思非有死罪但請廢之兼送臣章節以謝愆臣之事裕亦  
 可謂至矣豈意裕包藏禍心遂見討伐推裕此舉亦非有怨于臣  
 正以臣王室之翰位居藩岳時賢既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  
 篡逆耳臣今與鎮北將軍臣魯宗之等親御大眾出據江津絳旗  
 所指惟裕父子兄弟而已須克蕩寇逆尋續馳聞遂勒兵拒裕  
 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恩鴻機

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  
 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為所驅  
 逼一無所問往年郁僧施謝郁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規  
 謀所以至此今卿請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  
 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  
 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  
 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荷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廢乘  
 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  
 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社以微事見  
 効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已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  
 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

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  
 相諮嗚而徑表天子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  
 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  
 矣來示云慮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昭之以利真可謂處  
 懷期物備考 懷宋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闔閭之門諸葛懿  
 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謂使席上靡款懷  
 之上關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  
 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甯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述郁僧施之徒明矣假令天長  
 喪亂九流渾濁太史談序九流既固曰儒者者流蓋出於司徒之  
 史官歷紀成敗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  
 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養和之官敬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恩鴻機

順吳天界梁日月星受命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  
 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  
 父是以右鬼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  
 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師之官皆六經之支與流裔有蓋於治道而不能無使  
 於地下漢書見六十一卷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  
 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  
 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 庚  
 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 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  
 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  
 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  
 增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  
 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魯軌

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勵將士置  
陳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  
馬頭水經注馬頭在大江之南對江陵之津津成聞遠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  
濟江督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  
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  
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  
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  
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參太尉軍事  
劉榮祖戰尤力裕解所著鎧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裕  
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安帝義熙十一年

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走武陵內史王  
顯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有羣盜數百夜襲治亭京師震駭劉鍾  
討平之 秦廣平公弼譖長樂公宣於秦王與宣司馬權不至長  
安與實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與怒遣使  
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  
子不平今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  
陛下之謂也與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邁阮  
士卒二萬人秦王與如北地遺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敘曼兒向  
新平與還長安 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  
遣將軍乞伏燧尼寅邀蒙遜於浩亶蒙遜斃斬之又遣將軍折芝  
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關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河與金城

勳祖羌居之 蒙遜擊禽之 河西饒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  
栗斯為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寇魏河  
內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  
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  
同府辟閻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  
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  
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敬宣字萬壽八歲喪  
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眾人灌佛敬宣乃下頭上金鏡  
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序見而歎息謂其父牢之  
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為會稽王世子元顯驃  
騎府參軍元顯驃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  
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  
慮艱難未已而劉裕既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  
好甚隆及自廣固南歸深為劉毅所惡而裕每保全之寵待彌深  
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  
及器服玩好莫與為比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  
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  
結歡或問混曰卿不濼交而獨傾蓋對謝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  
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敬宣未死前  
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墜一芒孺于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  
經人著敬耳鼻閒竝欲斷絕頃之而過害年四十五 己卯魏主  
嗣北巡 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磐以為尚書左僕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安帝義熙十一年

勳祖羌居之 蒙遜擊禽之 河西饒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  
栗斯為單于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寇魏河  
內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  
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  
同府辟閻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  
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  
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敬宣字萬壽八歲喪  
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眾人灌佛敬宣乃下頭上金鏡  
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序見而歎息謂其父牢之  
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為會稽王世子元顯驃  
騎府參軍元顯驃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  
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  
慮艱難未已而劉裕既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  
好甚隆及自廣固南歸深為劉毅所惡而裕每保全之寵待彌深  
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  
及器服玩好莫與為比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  
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  
結歡或問混曰卿不濼交而獨傾蓋對謝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  
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敬宣未死前  
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墜一芒孺于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  
經人著敬耳鼻閒竝欲斷絕頃之而過害年四十五 己卯魏主  
嗣北巡 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磐以為尚書左僕

射 五月甲申彗星三見 丁亥魏主嗣如大甯 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此又一司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肅虜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與以爲揚州刺史使使接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酬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謂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大尉裕太傅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六 甲補樓

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以充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爲都督荆湘益秦南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荆州刺史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爲驃騎長史南郡相道憐府中眾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冲之子也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訊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 乞西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夏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温河太守漢平泄盟于夏 西秦王熾擊秦三萬襲温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熾破之熾擊將引去漢平長史焦融將軍段景潛召熾擊熾擊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勸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爲熾擊

所禽熾擊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擊以左衛將軍匹達爲温河太守擊乙弗留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尙書右僕射出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嶺北洪池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鎮軍大將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請謂謙此又一段暉熾擊免之使還姑臧戊午魏主嗣行如瀋源遂至上谷涿鹿廣甯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七 甲補樓

以秦州刺史曇達爲尙書令光祿勳王松壽爲秦州刺史 辛亥晦日有食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爲兗州刺史 丁未尙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劉穆之爲尙書左僕射裕字景仁太傅安之從孫也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裕不至故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元誅元顯見裕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著作佐郎及元篡位領驍騎將軍裕博聞彊記善敘前言往行元每與言不倦元出行殷仲文下範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裕陪輦劉裕爲桓脩撫軍參軍嘗詣裕諮事裕與語悅之因謂劉裕食食未辦而裕爲元所召元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劉裕屢求去裕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得不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劉裕甚感之及桓元平裕與百僚見劉裕劉裕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裕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潯濱每欲唾左

右爭來受劉裕雅相重申以婚姻為其子義真娶裕之女卒年四十七及葬日劉裕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愧愕亦不可堪其器禮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世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九月己亥大赦 魏比歲霜旱雲代之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案識書魏當都邾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潛曰遷都於邾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眾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八

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難以赴救此則晉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漫林薄之間毛見曰布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草業生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日轉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重乳汁也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漢太僕屬官有桐馬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以名官如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其土肥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其土肥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其土肥 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

與戰於龍尾堡劉勰地理志以州府岐山縣 禽之 秦王與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聚兵於第興開之怒收弼黨唐盛孫元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諸兄弟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與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敏曼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泓流涕同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焚或在匏瓜中魏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津漢分流夾之張 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謂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焚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浩蓋據春秋左氏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魏土王曰魏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九

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焚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辛皆主於秦辛為西夷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西夷於辰在未 分野時秦兼有兩洛之地故曰今姚興據長安焚惑必入秦矣眾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聞安知所詣而妄作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焚惑出東井雷守句己久之乃去新唐書天文 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焚惑為亂為疾為喪為變為兵志曰去而復 所居國受地最繞句己芒角動搖變色在午前午後在左在右其變愈甚何謂曰句己謂環 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言國人不安閉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 冬十月壬子秦王與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先是魏後宮忽然有兔驗問門官

莫知所從入魏主怪之使博士祭酒崔浩推其休咎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嬙者善慮也至是果如其言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 沮洳漸涸之地北方地高 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 從北城蓋以下西而得名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 庚子還平城 燕境內井泉皆竭三日而復 西秦王熾磐遣襄 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蒲于赤水降之 水經注非 安都東山赤谷西流 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赤水 燕尚書令 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 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 尚書事以慰其心護快快不悅跋醜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 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 之 是年京師大火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宏時為吳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安帝義熙十二年 郡盡在聽事見天上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 火即大發

丙義熙十二年 魏拓跋嗣泰常元年夏赫連勃勃鳳翔四年北燕 廢建初十一年西秦乞伏熾磐 永康五年秦姚泓永和元年 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 子還平城 燕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甯國濟俗實所 憑焉自頃喪亂禮壞樂崩閭閻緇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 矜之歎復與于今豈所以穆章王化崇蘭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 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以下子弟年 十三以上者教之 加太尉裕亮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几都督二 十二州 并司野利江湘雍梁益南交廣南秦也 以世子義符為 豫州刺史 秦王與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其子執引

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 利和於隴川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 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 秦王與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入居西宮與疾篤遣長安黃門侍 郎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與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主上疾篤 姦臣在側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 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 也泓乃止尚書姚弋仲謂尹冲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 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 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 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冲以興死生未可知欲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安帝義熙十二年 隨與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與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 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敍 曼鬼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與疾轉寫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 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 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敍曼鬼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 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 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 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 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弟 泓來奔與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敍曼鬼入內密受遺詔 輔政明日與卒 熙十一年二月執與卒 熙十一年二月執與卒 熙十一年二月執與卒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安帝義熙十二年 隨與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與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 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與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殿中上將軍敍 曼鬼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與疾轉寫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 不應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即 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敍曼鬼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 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於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 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與力疾臨前 殿賜弼死禁兵見與喜躍爭進赴賊賊眾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 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於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尹冲及弟 泓來奔與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敍曼鬼入內密受遺詔 輔政明日與卒 熙十一年二月執與卒 熙十一年二月執與卒

形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崔鴻傳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  
以為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凡宏始後事皆在前年由鴻  
之誤 泓秘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  
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  
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泓葬  
興于偶陵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  
定興卒羌會党容叛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徙其酋豪于長  
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趙氏塢李武太元  
九年秦王堅擊後  
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章宗聞毛雍叛說  
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殿下不可不為深  
慮邗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乘  
李閏南保邗望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五十二  
安帝義熙十二年 思補機

死水運往籍水懸當序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 勃勃攻上邽  
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  
陰密又殺秦州刺史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  
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  
據城降于夏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  
秦鎮西將軍姚詵于雍城詵委鎮東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  
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  
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紹進擊勃  
勃於馬鞍阪破之迨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  
子倦擊秦至陳倉秦破曼鬼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  
池陽池陽屬扶風郡  
唐京兆雲陽縣秦軍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先是天水冀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五十三  
安帝義熙十二年 思補機

嘗寫諸葛亮訓誠以勸諸子曰尋其始終周孔之教盡在其中矣  
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住人  
道師於我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  
哉 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還北史曰

殷繁水括地志曰金山在揚州廣武縣北 戊戌至平城 八月丙午大赦 南州獻

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珀出哀牢夷廣雅曰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有

斗切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滴入地千年化為琥珀伏

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擗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

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

二府軍司也左僕射穆之本職也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穆之領職

也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西 劉穆之

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

從事史張裕任雷州事在雷州事任楊州雷後事也 懷慎懷敬之弟也少謹慎

質直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造謁即位任在己下者必束

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故裕委以根本之任劉穆之內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

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立酬應不相參涉悉

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

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

家本貧賤贈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

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

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謹

處分云何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

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

石甯湖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趨

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

河河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臯渠是也昔大

禹塞臯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沔水東流為沔入于

立石門以通水水盛則通于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

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 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與河合鄭道元

野濟之故道又北石合洪水恒水水自乘氏縣南分東北入于鉅

野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恒水恒水自乘氏縣北入渠渠通濟

義熙十三年為武帝西入長安又將其功 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

自洪口以上又謂恒公濟濟自是北注也 之謂王鎮惡曰晉文帝委伐劉於鄧艾公今亦委謝以關中卿其

勉之鎮惡曰晉等因託風雲拉蒙抽搦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十五 謝裕

若定而公之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

陵輒率眾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詔

為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部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迹則

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穆之乃止 初魏

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事見上年曰必先與秦洛陽成將相聞使

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為率善

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

敗士卒死傷甚眾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眾繁多

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

曰胡眾雖多無健將御之所謂千奴其一膽也終不能成大患表

等請軍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

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龍所畏服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幸皆死俘其眾十萬餘口 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元謨為從事史初王厥之敗也事見一〇九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襖自隨漢肥也以襖衣物隨舒襖被而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極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使使華制服服闋辟為徐州主簿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邱降鎮惡漆邱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為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十六

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穎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太尉裕版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

百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深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挾旃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改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還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對大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遂辭謝之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十七

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靈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義熙元年

桓璠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使將軍兵援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眾移邊 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晉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為黑稍將軍 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射山宮 初燕將庫偁官斌降魏既而復叛歸燕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水經濡水從塞外來過遼西合支縣北又東南南入于海 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偁官昌征北將軍庫偁官提皆斬之 秦陽城榮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闔生帥騎三



千救之武衛將軍姚弋仲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  
懿南屯陝津 陝津在大河之南考之未經則陝津故城在河之北  
 戶而還茅津 二城之別謂之陝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殺  
 鄭陝津也 為之聲援密期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  
 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戎之兵固守  
 金墪以待西師之救金墪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戰而  
 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揭虔皆禹之黨  
 也共嫉元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  
 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  
 注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柏谷塢北魏地之西征記曰塢  
 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義縣東北廣  
 武將軍石無諱東戡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  
 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泉虎  
 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十六

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  
石關在洛水東至偃  
 師西山有漢廣野君冢  
 食其廩廩東有二石關龍驤司馬榮陽毛德祖與元戰於柏谷元  
 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榮陽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  
 已重君宜速去驃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  
 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而實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  
 者欲盡坑之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於是夷夏咸悅歸之者以眾聞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  
 進已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衛  
王略因恢之其孫也五陵  
 帝景帝文帝武帝墓在  
 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成洛陽 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  
 壽鎮馬頭以還秦之上邽丁度曰馬山在古 十一月甲戌魏

主嗣還平城 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宏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  
 劉穆之輩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懼懼發病宏珣之子也十  
 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收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  
 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  
 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使請太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  
 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誅東平公  
 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  
河東郡在蒲阪東時  
 夷夏之民錯居之 欲樹私恩左常侍張儼侍郎左雅諫曰殿下  
 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  
 擾邊秦涼獲敗 州鎮上洛時悉為晉所取秦涼獲敗者謂勃勃克  
 入姑臧 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  
 實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十七

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答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  
 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  
 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  
 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  
 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  
 將軍姚元屯陝津武衛將軍姚驥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  
 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甯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舉辭誘之  
 送佩刀為誓成都都不從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城都  
 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  
 圖非望三祖之靈其何佑明公平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  
 河上耳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懿亦發諸城

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

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附焉 丁零翟猛

雀驅掠吏民入白鬪山為亂白鬪山在漢河東澤潞西水經注澤潞水出澤潞城西白鬪山東連

澤潞澤潞東澤州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

討之道生高之從子也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

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繇必同心

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

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

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七 三

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明

晉紀三十八 趙義熙十三年 秦泰元元年九月三年

安皇帝癸 魏知數嗣秦常二年夏赫連勃勃鳳翔五年北齊

丁義熙十三年 馮跋太平九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六年西涼李

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

鎮戶三萬八千焚盧舍自北雍州趨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

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眾歸之建節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一

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

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鎮

西將軍姚萇為恢所敗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

輔國將軍胡翼度屯覆西覆水出鄂南覆谷北通上林苑入渭扶風太守姚儁等皆

降於恢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水經注漢靈臺在秦阿房宮南

其北姚讚留南朔將軍尹雅為宏農太守守潼關亦引兵還恢

眾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

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太尉

裕引水軍發彭城雨其子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

竟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西涼公擣寢疾遺命長史宋繇

曰吾少惟荼毒百難備嘗乃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

漢不能混一河右今氣力極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書不悲之所恨志不伸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戒危殆之機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誦吾生平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等略乖衷失成敗之要二月封卒官為奉世子欲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故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諡曰武昭王廟號太祖高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十六世孫廣子侍中散之後也高始居敦煌後遷酒泉敦勸稼穡年穀頻登百姓樂業時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木諸瑞自謂張氏之業指日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儁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以自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思補撰

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谷賦以表恬裕之懷在位十八年而卒年六十七 西秦安東將軍木奕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堯杆川在秦外。杆音干。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惡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并其備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 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又擊卑和部降之 王鎮惡進軍涇池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豳吾城禽之據載記豳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曰豳吾城後魏初因豳宏農唐以來為涇池縣理所余按豳吾自是漢清河雅殺守者而逃鎮惡引兵徑前抵潼關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

坐秦河北太守薛昂緝河東襄邑在河北郡兩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又攻秦

并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別將攻何奴堡為姚成都所敗辛酉榮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大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曠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北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由之晉公惡南略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鸞遣尹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思補撰

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關南潼關之南也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據河曲來降河水自蒲關而東流蒲阪河之北之關謂之潼關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割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志在必取若遇其上流裕心忿戾必

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南州謂魏之南境田州瀋州諸郡非其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我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吾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娥清姓魏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雷成碓初裕命王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乘坐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將何而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接裕呼使者開勅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糧鎮惡乃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繩北人用皮為之大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時暴風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四 魏補

甯朔將軍胡藩重艦渡北岸虜軍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河北虜騎五六百見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既而魏軍又合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除主丁昨裕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昨領之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眊音利為之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甯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眊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魏兵魏人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長孫嵩又帥三萬騎助之遂肉薄攻營肉薄者以身迫營血戰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發箭射之魏兵既多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齋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半城超石帥甯朔將軍胡藩甯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問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甯朔將軍安鸞護軍姚暉蓋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接沈林子遊擊破之斬洽墨蓋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齊讀曰齊應劭曰齊利也張晏曰齊如字征伐受斧鉞也紹聞洽等敗死憤悲發病歐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五 魏補

行視城塹嘉毛修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 丁巳魏  
 主嗣如高柳壬戌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守沮渠  
 廣宗詐降以誘西涼公歆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  
 新唐書地理志甘肅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蓼泉  
 山山北有建康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 歆覺之引兵  
 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解支澗晉書 大破之斬首七千餘  
 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  
 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  
 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  
 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于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  
 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坐藉  
 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便足立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七  
 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  
 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  
 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  
 北有慕容元改勢連勃勃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 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  
 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暇長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  
 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  
 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函秦此  
 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  
 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  
 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  
 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

也劉裕之平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  
 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秦時  
 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擯豎小人秦時小人言屈丐下  
 人也 無大經略雖能繼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  
 至夜半賜浩御標醪十觚青白色曰醪醪酒曰醪醪飲器受三  
 精鹽一兩鹽透明如水精 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  
 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  
 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彭沛郡也 魏主嗣西巡至雲中  
 遂濟河敗于大漠 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 燕  
 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燕王跋為之滅膳微樂大赦境內殊死以  
 正 秋七月大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  
 責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七  
 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  
 拒之 西秦相國翟勅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  
 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魏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  
 大尉裕至關鄉音文 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  
 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  
 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  
 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費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  
 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棄其始至營陳  
 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  
 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還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  
 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滅萬

除級得其乘輿服御物秦主泓奔還滿上初裕以日子等眾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秦嶺在長安南班固西都賦所謂前乘秦嶺自此出藍田關裕蓋遣林子自陽華嶺山西南至秦嶺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

徐猗之會辭帛於河北其攻蒲阪秦平原公瑛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

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水經河水經船司生與渭水會春之渭南即其地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香城在渭水之北蒲津之口

鎮惡追之秦主泓自滿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石橋在長安北有石橋水經注曰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其東驪山距其西其水北還鄭城西水上有橋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鎮北將軍姚弋仲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山東南至陽慶入渭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安帝義熙十三年

九

此涇上在漢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噶死難奔長安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

平公讚屯滿東泓屯道遙園水經注沈水上承樊川皇子陵北通北流逕郿艾嗣南又東分鎮惡汭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為一水一水入道遙園

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王戊且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節密使人解放舟

艦渭水迅急艦皆隨流條忽不知所存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論士卒曰吾屬竊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

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咄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眾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

之為不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誦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

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慨然不應佛

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尉東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

堵先是魯公姚紹嘗召胡僧問以國之休咎僧乃求麪為大胡餅徑一丈僧坐在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又次食正南其餘者卷

而吞之訖便起去了無一語既而乞伏禿髮侵蝕隴西赫連勃勃攻陷嶺北至是劉裕自南來伐遂滅其國一如胡僧之餅九月

大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安帝義熙十三年

九

與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謂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璽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則

取其金銀棄棄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器器澤儀士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左傳祝佗曰於千分魯公以官司錄器杜預註秦器常用之器漢武帝時洛下閭鮮于妄人歌壽昌造員儀以考歷度相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顯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黃赤道南北極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

及日月五緯以系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吳陸績造渾象王蕃制渾儀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八尺八寸王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密於大難可轉形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

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則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中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土圭之法

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

太西近日也元謂晝滿半而道土圭表陰陽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

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陽偏而不和草木得其所以夏之日長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司農又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入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顧川陽城地為然蓋與志記里數車馬四馬制如司南車制古本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若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鑼黃帝作指南車管陰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儀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指大對出行為先故之乘蓋子顯曰指南車四馬周前上施扉指南人衣冠備天衣在箱中上四角皆龍子干綠雉色青孔雀尾鳥布阜復機漆黃輪傳牛皆銅板飾記里數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綠衣漆畫鼓機 其餘金玉繪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斯於市泓字元子孝友溫和明識寬裕博覽經傳尤善談論雅好詩詠受經于博士潘于岐岐病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在三之義不可不重乃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卿見師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 忠義傳

莫不下拜弟廣平公彌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顏色魯公紹每為彌羽翬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紹亦感之歸心于泓守其忠烈然懷弱多病無經世之略故及於敗及其被戮建康百里內艸木皆焦死孝武太元九年姚萇建國改元白雀裕以辟辯為平陽太守使鎮捍北道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咳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羌眾十餘萬口西犇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政研研然也遂斬之魏書沮渠博休并所華人賊注研研強貌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固必

將南歸馮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厲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言之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不如也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眾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為廣州刺史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督軌驍延之刁雍王懸龍胤楷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璉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秦劄奴鎮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鎮降魏魏主詔認民開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一 忠義傳

陽子魯軌爵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郡自效嗣以雍為建義將軍雍聚眾於河濟之間擾動徐兗太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眾至二萬 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西秦主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西山魏安州之西山 辛未劉穆之卒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漢濟悼惠王肥之後也少好書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散所知數百艾 穆之事裕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復間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裕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雖裕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裕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方願公小復留意裕既不屑措心又稟分有在穆

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也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裕從之一紙不過五六字便滿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裕坐與齡石作答書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兩穆之得百兩而應對無廢也穆之少家貧誕節嗜酒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遭擯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微饌為其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楊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與之歡飲既醉令廚人以金梓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卒年五十八兩錄穆帝元熙二年六月壬戌禪位于宋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庚午大封佐命功臣因封穆之為南康郡公時穆之長子已死乃以其孫劉世模封南康公世模性嗜酒癖以為其味似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上

魚書謂孟孟休體休先患疾瘡瘡將愈瘡瘡在林邑取食之靈休大驚時瘡尚有落而未盡者悉取歸邑去靈休與何助書曰劉世向顯見瘡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計太尉裕聞劉穆之空驚惻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穆之之卒也朝廷懼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諸議參軍張邵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諸之裕欲以王宏代穆之從事中郎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王宏字元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詔裕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義真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王領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

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宏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先是隴上流戶萬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領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嶠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西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會事見七十八語曰猛獸不如羣狐聊等十餘人何懼王領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上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都之都復輪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爾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臨選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以授己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氏豪徐駿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 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大甯長川 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為主以降于魏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



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界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又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集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關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瑒 瑒音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懿字處德備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兄孚雖器行有長短然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四

名位略齊撰燕書十卷行於世  
 戊義熙十四年 魏拓跋嗣泰常三年夏赫連勃勃自武元年初燕  
 年義熙十四年 魏拓跋嗣泰常三年夏赫連勃勃自武元年初燕  
 秋嘉興二年西秦乞 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  
 郎將祥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 辛巳大赦 夏赫連  
 瑒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驍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  
 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  
 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  
 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  
 北地以拒夏兵 赫連瑒已至渭陽王沈為龍出北地軍中訛言鎮  
 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  
 鎮惡至傅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

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宏之犇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傅宏之大破赫連瑒於池陽又破之於真婦渡 按宋白續通典今慶州北十五里為真婦渡 有真婦山蓋水發源是山其下流為真婦 斬獲甚眾夏兵乃退王戊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裕聞王鎮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追贈鎮惡左將軍青州刺史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請版徵荆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荆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鎮洛陽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荆益雍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以南郡太守

黃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五

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邵為司馬領南郡冠軍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郎主簿 晉置南徐州於京口北徐州仍治彭城 沈林子為西中郎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曇首宏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教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奔干為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 魏去歲後秦滅通 三月遣使聘魏 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代都 魏主珽皇始二年克中山其民天興二年改曰定州鎮中山常山鉅鹿博陵北平河間高陽趙郡宋白曰初置安州尋改定州以安定天下為名徒河蓋徒河之民從慕容入中國爾居 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疆盛而執其使

者謂于什門也事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 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瀟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又命驍騎將軍延贊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救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宏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秦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秘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謀之會孫鮮之渾之元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六

景仁學 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

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

宏疾篤魏主嗣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羣臣及國附渠帥

皆會葬宏字元伯少有雋才號曰翼州神童太原郝軒名知人稱

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奈亡避亂於齊魯之間為丁零翟

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繫軒聞而歎曰斯人也而當斯時不因扶

搖之勢而與鴟雀飛沈豈不惜哉宏立身雖正與世不羣雖在兵

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飢寒既為魏太尉所信

任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哺步

上月年七十食無重肉或譏其過約而宏不改其節才雖俊偉然

自非朝廷文詰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艸隸行押

之書為世模楷 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九月甲寅魏人

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 河西王蒙遜復引

兵伐西涼西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及其

秋稼而還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鎮

西大將軍酒泉公 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遜蒙遜引兵迎之艾

叔父儁言於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為從河西

王西遷眾咸以為然乃相與逐艾推儁為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營

徵儁為侍中中書監賜爵隴西公以左丞相疊達為都督洮罕以

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 洮罕 肅州 洮州 罕也 劉義真年少

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七

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

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能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

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瓊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

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勰恩如長安召

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

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

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

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

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韓夏赫連瓊帥眾三萬追

義真建威將軍傅宏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

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立棄車輜行乃可以

免義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崩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  
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  
為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  
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勿身頭以南使家  
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  
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夏王  
勃勃欲降傅宏之宏之不屈勃勃裸之宏之叫罵而死恩亦為夏  
所殺恩蘭陵人也劉裕之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恩常負大芻兼  
倍數人每舍芻而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裕聞之即  
給器仗恩大喜每與孫恩戰即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  
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甚見愛信功高爵顯朝士盡與之交恩益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謝晦

自謙損與人語每自呼鄙人撫待士卒甚有恩紀裕聞其死深痛  
惜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數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時有  
沙門曇始亦被擒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救沙門長安百姓逐  
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  
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  
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戊曹公曹公  
曹公後韓馥所集也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  
之赫連昌攻敬先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  
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開道亡歸我死此無恨  
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甯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

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齡石有文武才裕甚親  
委之及為元帥誅譙縱定益州口不言功君子尤多之超石果銳  
警騎乘而能篤於恩義桓謙之誅超石獨躬營殯葬不以與滅易  
心及兄弟同死國難裕聞之痛惜尤深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其  
弟秀之聞欽之死悲泣不徹燕者十年時人哀之宋公裕聞青泥  
敗未知義真存亡刻日北伐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  
不從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并力守潼關徑往攻之  
恐未易可克若與鴛鴦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  
勝過陝者猶懼服大威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  
端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  
狽謂十一年盜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謂徐道期既往之效後來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十九

謝晦

擊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匱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  
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顛以望殿下之返席聞更北出不測淺深  
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  
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會得  
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裕嘗登城北望命僚佐誦詩謝晦乃  
咏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人嗚然傷心肝  
裕流涕不自勝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  
門郎領太子右衛率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  
考守蒲阪 夏王勃勃築壇於灊上即皇帝位改元昌武 秦王  
熾警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于枹罕 羣星出天津入  
太微經北斗絡紫微晉書天文志曰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津  
經尾箕之開謂之橫津太微天子庭也在北

斗南紫微十五 八十餘日而滅姚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  
星在北斗也

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厥甚畏之卿張盡言勿有所隱眾

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覺又何異焉昔

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漢書天文志曰哀帝建平二年

彗星出牽牛七十月日傳曰昔

者所以除舊布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三正之始國家主尊臣

卑上下有庠民無異望推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

將篡之應乎眾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

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賊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詔之伺之經時不得閒會

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詔之以散衣縋帝於東堂年三詔之與

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是歲河西王蒙

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尙書右僕射袁湛卒

恭皇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諡法尊賢貴義敬事俱

在位二年爲劉

裕所篡改元一

魏元熙元年魏拓跋嗣泰常四年夏赫連勃勃真興元年北燕馮

嘉興三年西秦乞伏犧繫承康八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立琅邪王妃褚氏爲皇

后后哀之會孫也 魏主嗣略于檀渚據北史檀渚在甲午徵

宋公裕入朝進爵爲王裕辭 戊戌有星孛於太微西藩 癸卯

魏主嗣還平城 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以徐克二州刺史

劉道憐爲司空出鎮京口魏正通鑑原文云劉道憐司馬別身

劉道憐傳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故道憐還爲侍中徐克

充青三州揚州之督陵諸軍事守尙書令徐克二州刺史元熙元

年解尙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則通鑑於劉道憐之上遂以徐克

二州五字割字之下遂更字道憐之下遂更字徐克者疑而不

解此特傳寫之誤非溫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鑑原

文每將將就錯以解之其誤人不淺矣今特從本傳改正

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德祖不能禦全軍

還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爲榮陽太守成虎牢宋白曰虎牢在

鄭之制邑漢爲成皋縣唐天子傳天子于鄭有虎牢在陵中七萃

之士食之以獻命帝之東魏號曰虎牢後爲成皋縣北臨黃河後

漢爲成皋關後魏爲東 初京兆韋元隱居養志恬淡寡欲博涉

經史尤善屬文秦王與備禮致之見與不拜興亦重其志採厚爲

之禮至是夏主勃勃亦遣使徵之元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

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

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羣

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

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

魏境裁數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

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

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

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

殺之羣臣逆視者繫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榮期死見一百一十會

宋公裕誅蒯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

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之汝穎開聚眾

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

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聞乃夜稱疾知楚

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齎湯藥往問疾情意勤篤謙不

忍發乃出七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余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王鎮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為相國行參軍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偷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邵平者帥部曲及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通司馬文榮為主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按魏收地理志洛州新安郡有東垣晉志河東郡有垣縣無東垣孝武太元十一年焉該縣屬河東郡東垣此時已有東垣之名宋白曰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新安縣高祖武德初析置東垣縣則知東垣在新安界矣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鎮將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攻逼交于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五 魏 魏 魏

走康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辭拜皆降于魏魏以魏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夏四月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寘地於弱水南孔子亦乞伏氏也合黎諸部入于流沙地志云弱水出剛月縣亦謂之張掖河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張掖居延縣東北之居延澤是也晉氏曰弱水大破之寘地帥其眾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庚辰魏主嗣有事於東廟古制左祖右社魏建宗廟於平城宮之東因曰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鴈門 五月庚寅魏主嗣觀漁於渾水己亥還平城 西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謂李氏沮勢不支久兼并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古者天子藉用六牲具馬牛羊犬豕鷄鶩燕魚用三牲饗樂應也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統大札天地有殺國有大故則減膳徹樂穀粟傳曰五穀不升為天

俄一發不升謂之壞二發不升謂之壞三發不升謂之壞四發不升謂之壞五發不升謂之壞六發不升謂之壞七發不升謂之壞八發不升謂之壞九發不升謂之壞十發不升謂之壞十一發不升謂之壞十二發不升謂之壞十三發不升謂之壞十四發不升謂之壞十五發不升謂之壞十六發不升謂之壞十七發不升謂之壞十八發不升謂之壞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二十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一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二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三發不升謂之壞二十四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五發不升謂之壞二十六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七發不升謂之壞二十八發不升謂之壞二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三十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一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二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三發不升謂之壞三十四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五發不升謂之壞三十六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七發不升謂之壞三十八發不升謂之壞三十九發不升謂之壞四十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一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二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三發不升謂之壞四十四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五發不升謂之壞四十六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七發不升謂之壞四十八發不升謂之壞四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五十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一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二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三發不升謂之壞五十四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五發不升謂之壞五十六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七發不升謂之壞五十八發不升謂之壞五十九發不升謂之壞六十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一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二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三發不升謂之壞六十四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五發不升謂之壞六十六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七發不升謂之壞六十八發不升謂之壞六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七十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一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二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三發不升謂之壞七十四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五發不升謂之壞七十六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七發不升謂之壞七十八發不升謂之壞七十九發不升謂之壞八十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一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二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三發不升謂之壞八十四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五發不升謂之壞八十六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七發不升謂之壞八十八發不升謂之壞八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九十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一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二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三發不升謂之壞九十四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五發不升謂之壞九十六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七發不升謂之壞九十八發不升謂之壞九十九發不升謂之壞一百發不升謂之壞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三十八 五 魏 魏 魏

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咸安前文梁熙既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建元之十二年也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於瓜州瓜州敦煌郡也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自效穀今得敦煌遂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癸亥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

宮室之役止遊敗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欲

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

書劉懷慎為都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辛未魏主嗣

東巡甲申還平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秦左衛將軍匹

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渝州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

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瀝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

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鎮瀘川 宋王裕以河南蕭條

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真為揚州刺史鎮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

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道憐蕭太妃所生也

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

不如汝十歲兒耶裕曰義真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八 晉紀三十八 晉 恩補

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

裕不可用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

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唐書帝紀薛林山在屋脊城西

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十九

宋洩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一 起永初元年盡晉陽王景平元年凡四年劉氏世居彭

高祖武帝 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姓劉氏彭城縣人

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晉義熙

中廬江霍山當有鐘磬十二帝將征劉裕霍山崩有六鐘

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冀州有沙門法稱

將死語其弟子普羅曰為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

漢家苗裔當受天命晉以三十二鐘磬金一餅破將軍為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 恩補

庚永初元年 魏拓跋嗣泰常五年西秦乞伏熾建宏元年夏赫

遜元始九年西涼 春正月己亥魏主嗣還平城 秦王熾磐立其

子慕末為太子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改元建

宏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此宋朝之臣也從容言

曰桓元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

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

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東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

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

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

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長星所以除舊布新故云然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

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  
 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前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  
 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  
 之 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  
 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時司馬文思與國璠道賜不平而偽親  
 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胡  
 酋王珍王栗等外叛又說京師豪傑可與為謀者數十人文思遂  
 告之庚戌魏主嗣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  
 城豪傑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元之當坐魏主以元  
 之燕朝舊族欲宥其一子元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  
 元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宋王劼至建康傅亮諷晉帝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武帝永初元年

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元之時晉  
 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  
 赤紙為詔甲子帝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酉建興四年安帝在丙子凡  
 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武歲在江東改元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  
 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更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无妄之日道子元顯竝傾朝政主昏  
 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  
 忽焉蕭散於是桓元乘勢踰綱指六師咸混馬徂遷是以  
 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  
 甚於越之民詎煎丹穴會稽之侶宵歎入臣去黃屋而歸來灑  
 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俟理之自然觀

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璽帝曰此  
 選當須人望乃使謝滄攝之謝滄謂帝曰陛下應天命登壇日  
 恨不得謝益壽奉璽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  
 流於是柴燎告天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賦流  
 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首  
 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遜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  
 賜民爵二級蠲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  
 其犯鄉論清議賊汚淫盜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  
 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武帝永初元年

三

恩補

奉晉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於故秣陵縣約  
 日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  
 移治京邑在闕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蔡防參軍縣移治其處  
 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禧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  
 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  
 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  
 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  
 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元之祀其宣力義熙預同艱難  
 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  
 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  
 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  
 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死祿

大夫范泰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  
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騁乎貴日致千里耳後又曰穆之死人輕  
易我帝嘗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等并撰辭  
欲盛稱功德華容縣公王宏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  
推之亦不可去時人服其簡典 乙亥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  
陵王彭城公義隆爲立都王義康爲彭城王義隆時年十四長七  
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 己卯改晉泰始歷爲永初歷 魏主  
嗣如騎嶺山遂至瀉瀘地 據北史騎嶺山在平城之西五原之  
東瀉瀘池即五原鹽池唐屬鹽州界  
上受禪牒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秋七月丁酉魏主嗣如五原 甲辰詔以西涼公歆爲都督高  
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

四

思補

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  
所抄掠者皆遣還慧度在交州布衣蔬食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  
脩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  
愛之城門夜閉道不拾遺 己未魏主嗣如雲中 河西王蒙遜  
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暨既至潛師還屯川巖西涼公歆欲棄  
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  
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稀自  
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甯民  
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  
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  
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倘冀非望以吾

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遂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  
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  
暨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濱洲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  
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  
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  
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  
遜入酒泉禁掠士民安堵時涼室諸臣家多豐溢惟於宋繇室  
得書數千卷鹽米十餘斛而已蒙遜乃歎曰孤不喜得酒泉喜得  
宋繇耳乃以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其餘有才望者咸亦禮而用  
之以其子牧健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  
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

五

思補

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  
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  
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見女子之悲乎吾  
一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  
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健婦初歆未敗時有一大蛇從南門  
入至於恭德殿前又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鵲巢鳥來  
爭之鵲爲鳥所殺又敦煌父老令狐熾家見一白頭翁衣帽而謂  
之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斲言訖忽然不見桐椎歆小字  
也歆終不悟遂至於亡 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  
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 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衛  
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圍戍俘二千餘人而



還 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羅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  
 張宏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涼興郡在唐瓜州常  
 樂 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  
 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 冬十月改晉所用王肅祥禪二  
 十六月儀依鄭元二十七月而後除從黃門侍郎王淮之議也淮  
 之彪之之曾孫也究識舊儀問無不答時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  
 每歎曰何須高論元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 十  
 二月丁亥杏城羌酋馮子帥三千餘家降魏背夏降魏也 是歲魏  
 姚夫人卒追諡昭哀皇后

魏拓跋嗣泰常六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二年夏赫  
 運元始十年 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是歲西涼亡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 六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備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  
 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為尚書僕射 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陽 河  
 西王蒙遜帥眾二萬攻李恂於敦煌 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  
 奕于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 三月甲子魏陽平王  
 熙卒 魏主嗣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河  
 西王蒙遜築堤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  
 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於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  
 詣蒙遜稱臣朝貢補註晉安帝隆安四年李蒙降  
 敦煌至是而亡凡二十二年 夏四月己卯  
 朔詔所在淫祠自將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  
 不在此例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六月乙酉魏主嗣北巡  
 至蟠羊山蟠羊山在參合駝東 秋七月西巡至河 己巳地震 河西王蒙  
 遜遣右衛將軍沮渠善建節將軍沮渠生帥眾七千伐秦秦  
 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善建等於五  
 湖五湖在洪池嶺北水經注五湖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焉城河 虜苻生斬首二千而還 初  
 帝以毒酒一罍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若  
 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  
 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  
 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養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  
 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裕之  
 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可飲曰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 七

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於朝堂  
 三日葬以晉禮諡曰恭皇帝 庚戌魏主嗣還平城 冬十月己  
 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己亥魏主嗣如代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於沖平陵帝帥百官  
 贈送 十二月丙申魏主嗣西巡至雲中 秦王熾磐遣征西將  
 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河西王蒙遜所署晉  
 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唐瑤見  
 一卷晉安帝 隆安四年 上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  
 右衛將軍時晦權過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  
 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  
 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

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為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啟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瞻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及長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靈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宏在坐以為三絕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宏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思補樓

默然言論自此衰止秘書者靈運父瑒也生而不慧而靈運幼便穎悟祖元嘗謂親知曰吾乃生瑒瑒乃生靈運故瞻以此察其語是歲燕境內地震山崩

王承初三年魏拓跋嗣泰常七年西秦乞伏熲建宏三年夏赫連勃勃真興四年燕馮跋太平十四年北涼沮渠蒙遜元始春正月甲辰朔魏主嗣自雲中西巡至屋巒城據北史屋巒城在燕東

癸丑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宏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為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徐羨之為領軍將軍中兵參軍與帝同府深相親結及起義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幸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

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真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突帥戶五千降秦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為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為刺史義康之初帝欲開拓河南穀定豫州至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至是以淮西之地為北豫州治汝南沈約志南豫州領歷陽南豫州領九江汝陰南豫州領安豐南汝南新蔡東郡南潁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潁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按徐志及承初郡國志止領十三郡蓋沈志有景平以後續置郡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今復置臨湘漢唐為潭以左衛將軍張邵為刺史 丙戌魏主嗣還平城 三月上不豫大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思補樓

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 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晉成帝立南兗州治京口自此始廣陵鎮廣陵海陵山陽時始素郡南沛 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迨宋之季境內惟二十二州至梁武帝時沿邊分置諸州始有五十州帝疾瘳己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荆雍之穀以賑之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荆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 刁

送之誅也事見一百十三卷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太尉雷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 乙丑魏河南王暉卒 漢壽縣伯沈林子卒林子少有大度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年十三父穆夫以黨於孫恩被戮祖警聞穆夫與亂逃藏將免矣其宗人預素以無行見疾于警恨之乃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等六人皆遇害林子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未嘗絕聲祖母謂之曰汝當忍死疆視何為空自殄絕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仇未復故且苟存耳一門既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強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外逼國網內畏疆仇沈伏山草無所投厝孫恩屢出會稽請將東討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

十一

思補

者皆勝暴縱橫獨帝軍政嚴肅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迫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讐未復親老漂寄爾今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病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疆警又在鄉里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盡室移京口帝分宅以給之林子遂博覽眾書留心文義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以備之林子與兄山子還東報警五月夏節日至預正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從伐慕容超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盧循之至蔡州貴游之徒皆議遠徙惟林子請移家京邑帝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

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帝稱善者久之帝每征伐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救還內侍從伐姚泓泓奔霸西見田子欲窮追之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誠如指掌但兄弟兩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思議宏深有所陳書帝未嘗不稱善既踐祚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于親故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喪哭泣成疾帝深相愛憫通令入省日夕撫慰小差乃出帝尋不豫救林子入侍醫藥既而疾動乃遣還外至是卒大臣知帝深相欽重恐以實啟必致損勳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答帝尋崩竟不知也林子簡素廉靜不交世俗義讓之美著于閭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樂府表箋書啟一百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

十一

思補

十一首 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諱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不為樂平王彌為安定王範為樂安王健為永昌王崇為建甯王俊為新興王 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汁羅羅川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誠註部嗜酒食徐羨之傅亮皆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不御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酉帝崩於西殿年六十自是以後南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玉輿

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

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揚雄蜀都

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箱中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

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坐臥恆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

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命毀之公主出適遣送不過

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

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

海鹽公主也 魏主嗣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

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癩年不愈

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

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啓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十三

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事見一百一十五卷今宜早建東宮選賢

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幾出撫戎政如此則

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

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壽年將周星歲星十二明年一月天

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

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壽長且

賢天所命也魏主從之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

為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

西而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邱堆為右輔坐西廂東面

百官總已以聽焉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

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

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固強識精察

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

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于天下矣魏主又以典東部劉黎門

下奏事代人古弼通直郎徒河盧魯元忠謹恭勤使之給事東宮

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故事無大小魏主悉以委

之羣臣時奏所疑魏主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六

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

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為丹楊尹方明在郡有能名采幾轉會稽太

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疆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

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

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十三

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

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僉

士庶事既甯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

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

載亦一朝從理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

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 魏

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魏收

志濟陰郡乘氏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於初甯陵陵在丹陽建

縣有大鄉城廟號高祖 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眾一萬耀兵嶺

南遂屯五洲蓋羅兵于洪池嶺九月秦王熾警遣征北將軍出連

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

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賁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遠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于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喪伐之今江南無聲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高 魏主嗣如喬山

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乙巳魏主嗣如邊南宮遂如廣甯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 魏主嗣如喬山五代志喬山在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平城 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事見一百四卷晉孝今武太元三年四年 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稅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否則為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嗣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于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成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王景度以東郡太守成虎牢 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

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荆州刺史使侵擾北境此謂宋德祖遣 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成邵陵邵陵縣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 古召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成雍邱以備之楚之引兵魏憐不克會登送軍查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驥以告魏酸棗縣自漢以來屬陳郡郡屬滑州 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康曰滑州也 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魏收地北有倉垣城 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為斤等聲援 秦出連度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 十一月魏太子濇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主 魏主嗣如喬山

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嗣以成皋侯拓跋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土樓在虎牢東河縣有土樓 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齊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宋豫州領汝南新蔡等縣陳郡徐州刺史王仲德將 兵屯湖陸徐州領彭城沛下等縣陳郡東莞東安項 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寶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發未兗州刺史徐琰乘尹卯南走水經濟水自須昌縣西北逕湖山東又北過碣磔縣西許濟水側岸有

尹卯學南去通山四十餘里是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  
魏高平益晉未分晉郡也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秀之先  
聚眾於濟東皆降於魏濟水之東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  
莞竺蕤鎮東陽城青州刺史以東莞蕤固武帝克慕容超夷其  
州治益州東陽城東陽城在東莞縣西南宋白曰今青  
郡青州鎮青州南高密樂安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  
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  
救之廩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互赴  
援秦王熾磐徵秦州牧吳遵為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燕宿庫  
地燃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營陽王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 在位二年為徐  
羨之等所廢改元一考異曰宋本紀高氏小史皆  
作榮陽城後謝朓蔡廓傳作營  
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十六 恩補

景平元年魏拓跋嗣泰常八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去四年夏赫  
連勃勃與五年燕馮跋太平十五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郊 魏于栗磾  
攻金墉突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嗣以栗磾為豫州刺  
史鎮洛陽 魏主嗣南巡恆嶽丙辰至鄴去年十二月己酉魏主  
至冀州今又書南巡恆  
嶽必有  
一誤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  
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  
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君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其參同異  
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  
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選案選曹文案也共選曰葉石林言  
制收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  
時下詔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  
寫詔矣又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諸詔黃紙行選是後也皆先職  
授位散職不供由是百黃紙札則宋世就軍補官有功又多用黃  
紙矣又徐羨之召蔡廓為吏部尚書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

尾則皇宋世以黃紙為案矣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  
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世遠  
莫知何者之為黃案何者之為白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二  
色決矣至東晉時人以紙包裏魚肉還家故是五省黃案然則  
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時凡諸詔制以下州故廓云然  
誤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  
斷乎吏部典選錄制書良以主闕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  
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 遠矣哉  
不得其人則賢路塞

庚申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考異曰  
云虜又遣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龍能健遣兵將軍青  
州刺史臨淄侯幹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所向城  
邑皆奔走本紀亦云安平公涉歸龍青州按後魏  
書無涉歸等姓名蓋皆胡中舊名即叔孫建等也竺夔聚民保東  
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夷天移魏軍至無所得食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十七 恩補

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刁雍見魏主嗣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  
青州民皆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雍先聚兵  
河濟之間今遣卿助之  
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  
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土民皆送租供軍 柔  
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  
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 河西王蒙遜及  
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  
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於興甯陵  
與甯陵在晉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嗣自鄴遣兵助  
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

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成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與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濮陽對岸則頓耳之境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瓊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遠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肥口肥水入淮之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瓊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魏紀一 十九 魏主敗於韓

陵山魏郡鄆縣有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人武帝未取關洛德祖自北來歸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晉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靈昌津在古延津也石勒襲劉曜出于此以河次為神靈之助故曰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甃甃三百餘人出地道燒其攻具時回風轉烟火不得然敵眾還入魏人填其三甃為橫車以攻城橫車也夔募人於城上繫大石繩繫之

又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繩挽之令折謂大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眾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竝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紮撫井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磳造浮橋于冶阪津郭泰生述征記曰魏主今冶阪城是水經注河陽縣故城在冶阪西北魏土地記云冶阪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在洛陽西北四十二里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城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成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伊樓勇復姓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魏紀一 十九 魏主如成皋

路北史虎牢之水城內縣魏汲河魏主令連艦上施輜輶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石經後漢蔡邕所書者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函陳方陳也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考異曰宋略作乙巳按長原正月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丁卯朔無乙巳必己巳也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不其城前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長廣郡晉日不其故縣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伊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

還就道濟刁雍遂謂鎮尹卯招集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  
七營以領之 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於魏初諸蠻本居  
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  
穎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及劉石  
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據史此  
後蠻乃  
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于柔然柔然以契為伊吾  
王 秦王熾譽謂其羣臣曰今宋雖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  
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識云恆代之北當有真  
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  
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閏月丁未魏主嗣如河內登太行至高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三十一

三奚斤等悉定司寇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是時河州之地盡  
入于魏兗州之地  
自謂雖以洛陽州之地自項城以南 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  
皆為宋守魏未能悉定諸郡縣也 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  
安之徐羨之傳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徐羨之  
兄子吳郡太守珣之頗預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  
邢安泰潘盛結為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容珣之等疑其詐疾  
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傳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  
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  
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左右  
二月魏主嗣如河內登太行至高 五月魏主嗣還平城  
六月己亥魏立都文成王穆觀卒 丙辰魏主嗣北巡至參合陂  
秋七月癸酉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 魏主嗣如三會屋侯  
泉魏收地理志秀容郡歸德縣治新  
泉合城真君七年併三會城屬焉 八月辛丑如馬邑觀灑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一 三十一

都高郵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到向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  
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  
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  
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  
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輝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  
兵強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  
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糧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重  
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  
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  
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也 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  
所虜惟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



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及虎鬻等十餘人

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鬻等十餘人

己未有星孛于氏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危季月掃天倉而

後滅 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

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沈約曰晉太康地志王

漢舊縣屬汝南郡 劉粹遣其將姚綏夫等將兵山守項城魏人

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通鑑在泰山界夷許昌以立

也備考鍾城未 己巳魏王嗣殂年三壬申天子意即位大赦十

二月庚子魏諱明元帝於金陵此雲中之金陵據北史道武帝葬

也在雲中郡 廟號太宗魏主憑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

也 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

稽公劉黎為尚書令司衛監尉詹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人分典

四部此又一劉庫仁非什翼健所 谷古真之弟子也見一百

六卷晉孝武 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

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魏主憑以其忠懇親任之使兼長

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

造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

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開筆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

不近人情託聖賢以伸其說謂之矯聖賢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

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

及魏主即位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

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傲遠長於謀

託嘗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修服食養生之術初

嵩山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老子降命

謙之繼道陵為天師張道陵後漢人修五斗 授以辟穀輕身之術

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元孫

也授以圖籙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

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

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主

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河出圖伏犧象以

得之以敘九疇故曰龍圖授羲龜書界姁又前書中候曰堯光壁

於洛元龜負背背背中赤文朱字止于壇時舜將登于河時禹龍負

卷舒圖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詞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

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魏主欣然使謁者奉玉帛

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

布天下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

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

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

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以其相戾故七 其後復有符水禁

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

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

不智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燕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十寸月餘而亡 是歲京師見有

黑龍見于西方五色雲隨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十九 宋紀一

三

四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十九終

資治通鑑補 卷一一〇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二 起景平二年盡文帝元嘉四年凡四年

晉陽王正

景平二年 魏拓跋珪始光元年西秦乞伏熾燾建宏五年夏赫連勃勃與興六年燕馮跋太平十六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年春正月 考異曰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十三日春正月 己巳宋本紀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歷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 魏改元始光 丙寅魏安

定廢王彌卒 帝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四

外顯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闕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陰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

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甯之子也南豫州刺史盧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

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 西豫州即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靈

運元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處之不以為有實

用靈運自謂才能方參權要常憤憤已延之舍之何孫也 顏含見

卷晉成帝 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義真故吏范

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陰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

類不說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故與之遊耳於

九十六

六七一

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吉陽縣屬廬陵郡今吉州有吉水縣善吳立縣于吉水之陽因以為名也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隆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友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怛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責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恩補

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管長致淪棄哉嘗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夏四月甲辰魏主悉東巡大甯 秦王熾營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字崔提旁為四國皆降之白苟國至馬猶存蓋生羌也其地與東 徐羨之等以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宏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應迫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于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棟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時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飛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與軍士進

殺一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不許時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又江陵西至上明及江津其間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滿百當出王者時忽有一洲自生汀流迴薄而成羨之等因謂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襲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金昌亭在昌門內孫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關即故名之後春申君 追者以門關路而致為昌門金昌亭以其在西門內故名金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恩補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于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羣卑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遠戚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救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惡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游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南史曰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士職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為請鎮時主以是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爾左右親近領典籤其權任甚重 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

鑒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備迎宜都王於江陵祠部尚書蔡廓

始有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

僕射攝之若右僕射則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至尋陽遇疾不堪

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

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時亮已與義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

止之不及義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義轉背即賣惡於人邪

義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

考異曰宋南史本紀

之下即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真於新安

二月廣義真徙新安

等遣使殺義真於徒所義之傳亦云廢帝後殺義真于新安殺帝

于吳縣按長歷六月庚

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義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

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

錄命錄尚書

自出命也

欲令居外為撥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四

思補

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

進聖綬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

顧已兢悸何以克堪

顧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

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

州刺史並稱臣請題勝諸門一依宮省

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通責

州刺史

府國空都國綱

紀上左

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

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

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

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

廬陵嚴斷將來必不容以殿下寬

叙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

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

五人指徐羨之傅亮

謝晦檀道濟王宏也孰懷不軌

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山貪生過深

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

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

宋昌事見十三長

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

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

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

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

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裕之卒乃遣

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

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汗流沾背

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五

兵自衛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

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魏主憲還平城

秦王熾遣

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奔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

草嶺臨松郡皆破之

水經註西平縣谷

秦東南有白草嶺

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

在

元嘉元年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

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

曰不然丁酉王謁初甯陵還止中堂

晉孝武以太學在秦淮南去

秦淮南但在藍城之外耳

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

皇帝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

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

孫義其母謝庚子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為真晦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潛問晦年晦對曰三十三澹笑曰昔初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臨行與蔡廓別廓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而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宏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詔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公謂徐羨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魏明帝有左軍將軍晉武帝置前軍右軍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六

恩補撰

並漢韓說將軍也韓道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初帝母胡婕妤生帝至五歲被譴賜死及帝即位有司議上尊號甲辰詔尊婕妤為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義宣為竟陵王義季為衡陽王仍以義宣為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揚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主憲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眾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

去 考異曰後魏本紀曰結陽子尉曾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李延壽北史紀云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今據續通鑑從北史尚書令劉黎言於魏主曰大權自恃其眾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為皇后耽之曾孫也袁耽見九十五卷 咸帝咸康元年 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捨處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公謂謝洛干也謝洛干授阿柴國見一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緯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烏紇立也妻樹洛干母生 二子慕瓚慕利延 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七

恩補撰

然後可以保國甯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眾轉盛 十二月魏主憲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比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柞山在平河之東 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為營陽太妃 林邑王范陽道冠日南九德諸郡沈約曰故屬九真縣吳分立 九德郡唐唐為豐州 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於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北史曰宕昌之附杜佑曰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 夏主弼將廢太子瓚里歸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眾八

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

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元始十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

親萬幾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璠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詔之等

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辛未帝祀南郊大赦己

卯魏主靈還平城二月燕有女子既嫁而化為男娶妻而無子

燕王跋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為雄猶

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跋問何以禳之權

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興熒惑守心宋景賁躬而延齡

二紀惟修德崇善可以轉禍為福耳三月丙寅魏主靈壽保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八

賈氏為保太后密后之妯也魏主尚幼太宗以賈氏慈良有操行

使保養之賈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魏主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

不異所生丁巳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為司徒奚斤為司

空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健等襲河西鎮南將軍

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魏主靈遣龍

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

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

宋帝及盛卒元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秋七月秦王

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鄜人破之黑水羌在

水經註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于白水八月夏

至勃勃祖葬嘉平陵廟號世祖諡曰武烈皇帝太子昌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承光王宏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

許之乙酉以宏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邱增以

其眾降秦秦以增為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為平光校

尉以鎮之癸卯魏主靈大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

出黑漠考異曰翰傳云與魏清出黑漠出長川今從魏傳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

之間長川牛川同是大漠之地拓跋分其地魏主從中道東平公

娥清出栗園栗園在中道之東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

南舍輜重輕騎十五日糧度漠曠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十一月以武都世子元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時南秦州治漢中故以武都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九

閑素為高祖所知性至孝丁母憂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高祖以

廉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官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寄任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亮每語廓然後施

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廓雖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

每至歲時無不束帶到門者廓事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

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

妻郝氏嘗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

寄時軌為給事中故稱之云然初會稽孔宙子為帝鎮西諮議

參軍及即位以宙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

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宙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

泊船宙子命去之曰此狀君不可泊也華每問詠常誦王

榮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衝而勇力出入蓬萊之等每切齒憤吟歎曰當見太平時否謝晦二女當道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京陵與齊陵也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詢南史曰朝局外監領器仗兵仗多以雙伴爲之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丙元嘉三年魏拓跋焘始光三年西秦乞伏熾善建宏七年夏曆元始十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十 恩補

尙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固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耶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

無部軍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登之晦府司馬領南郡太守乞解以授超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沈約曰晉末以義陽流民氏二縣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之孫也東晉死子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宏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魯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滅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還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十一 恩補

府州以時收勦符衛軍府及州州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籍廷走者逃走之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瞻正直瞻爲黃門侍郎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遣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揚州刺史治臺乘內人問訊直出郭步走至新林新林浦去建康城二十里入陶隨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射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謂亮迎帝當使諸子無恙亮謂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晦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父瑗與郝超善超嘗詣瑗見其二子迪及亮

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亮初無吝色超謂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當在大者迨後以儒學致身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以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初亮見世路屯險誓憤憤論其略曰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門豐屋有鄰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耳及少帝失德內外憂懼見飛娥之投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其略曰習習飛蚋飄飄蠅緣蠅求隙望燄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明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撫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十一

恩補

傅亮蓋自知傾覆求退而無由也 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事見一百十八卷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恐晦習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宏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岡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晦等已誅誨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數從高祖征討備賭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開四道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王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派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

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與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 初袁皇后生皇子劼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故秘之閏月丙戌始言劼生劼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劼側上不悅初名之曰劼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故改刀為力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以弟遯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十三

恩補

史裕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 二月魏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宏為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鄒緝之為右僕射敬宏廩之曾孫也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宏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中書有上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城會稽長公主兩止崇內總攝六宮臺內即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懼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相征北尋至東軍方疆惟宜速戰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駭於茅廬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時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水經註江水過長沙下雋縣北又東過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又攻洲



口楊陷之諸將咸欲退遂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水經注江

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旗旋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傳

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足以

制朝廷羨之亮居中乘樞可以持久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

獨全及聞道濟帥眾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率

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

咽補志沿江不遠日西人離阻無復闕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

水經注江水東過長沙下雋縣北洲水自南注之又東左得列艦

過江海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

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沙橋在江陵北周超帥萬餘

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

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宏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

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

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惟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舍軍單舸詣

到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

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水經注武湖水南通安

湖在黃州界蓋比湖上接延頭也杜佑曰武為戍主光順之所執主

成副未齊以下檻送建康晦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傷辭甚凄苦到

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

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瞻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

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向父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

淚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元謨

等皆見原據南史王元謨太原人漢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

龍帥眾一萬拔思陵成思陵成在陳郡西北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益州刺

史張裕受詔襲江陵晦敗裕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裕有貳心帝以

裕弟邵有誠節赦不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遣建康徵謝靈運為秘

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

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賂賂相

保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通呈典焉

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顏延之亦甚疾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

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夏五月乙未

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

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淑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

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延賢堂在

自是每歲三訊周禮秋官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

罪定則訊左僕射王敬宏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

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宏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

僕射謂不以訊牒副敬宏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

侍中如故華以王宏輔政王晏首爲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  
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  
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  
有仕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  
中皆當時要官也唯與劉湛王晏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  
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合殿在齋既罷出上目  
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曾喉唇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  
郎謝宏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上欲封王晏首王華  
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晏首固  
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難得仰憑天光效其  
辜竊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乃  
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六

魏主

魏主憲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杜佑曰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慮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縉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敗於陰山東至和兜山和兜山在陰山之東長川之南秋八月遣平城詔殿中將軍吉恆聘於魏燕太子承卒立太子翼爲太子燕王跋戒之曰吾聞君子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帥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

番木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爲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澗河杜佑曰澗河在廓州及莫河仍寒川雷左丞相晏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掘達等帥部眾二萬落叛秦奔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瓚大旱蝗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尙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惟陛下留意有詔原之魏主憲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七

魏主

往年以來焚感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事見一百一十七卷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魏主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頓辱其首使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謐爲鄉導謐之子也薛謐見一百一十八卷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平棘縣二漢屬常山晉魏屬趙郡訪于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于去就不可專委魏主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秦左丞相晏達與夏呼盧古戰於曠嶺山晏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率軍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南城枹罕南鎮東將軍趙壽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率伐又攻沙州刺史

出連處于湟河處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阮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仇池以楊

與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 晉秦始之初立梁州于漢中自是鎮漢中者帶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梁南秦二州刺史 遣始平太守龐諡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十九 魏主

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

萬餘家而還夏宏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

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案斤將

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

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先

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乘長安西奔安定 考魏曰案斤傳作乙斗今從帝紀 十二

月斤入長安秦雍氏羌皆詣斤降河西王蒙遜及氏王楊元閻之

皆遣使附魏 前吳郡太守徐珮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

於殿中作亂事覺壬戌收斬之 營陽太妃張氏卒 秦征南將

軍吉毗鎮南瀝 乞伏國仁置十二郡瀝川其南 隴西人辛濟帥戶三

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濟南奔仇池 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

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 魏皇始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晉安帝之隆安元年也明年改元天

於是自占為細繭羅穀戶者甚眾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

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前吏部尚書王惠卒惠字令明幼而夷

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

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思談論蜂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

清理遠瞻等慙而退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

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參軍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

都惠亦造別遺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惟覺逢人耳素不

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

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

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驟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宋國初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二 十九 魏主

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

曜卿也既而曰我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

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

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

之不拜惠之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

甚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

得食其標寄如此

元嘉四年 魏拓跋珪始光四年西秦乞伏熾鑿建宏八年夏赫連昌承元六年 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乙酉魏主靈遣平城統萬徙民

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眞遣平

原公定帥眾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

夏 山羌叛秦羌分武始漢陽南山者曰山羌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

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百思帝遣漢陽羌

入執曇達送夏吉毗為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 魏主

還平城 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

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

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視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

乎 三月丙子魏主靈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拓跋斤

四卷晉孝武又詔執金吾桓貨造浮橋於君子津 丁丑魏廣平

王連卒 丁亥帝還建康 戊子尙書右僕射鄭鮮之卒鮮之性

剛直不阿強貴嘗為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

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於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年 宋紀二

甚恨焉晉義熙八年毅出鎮江陵武帝會於江甯朝士畢集毅素

好博蒲于是會戲及斂局武帝與毅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武

帝并之先擲得雉武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擲五子

盡黑毅意色大惡謂武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

跳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物

舅之禮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

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武帝辭窮理

屈然後置之武帝或有所慙惡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

學言義尤淺此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惟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

其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佞及武帝受禪遷太常都官尙書鮮之

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贈卿親

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武帝所狎帝嘗

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坐定帝謂羣臣曰鄭鮮之必

當自來俄而外白鄭尙書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秦

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為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魏景為

沙州刺史鎮西平甯朔將軍出連輔政為梁州刺史鎮赤水 夏

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 庚戌以廷尉王微之

為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宏宏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

愈宏文曰吾杖節三世夫文父慧度祖常欲投軀帝庭况被徵乎

遂行卒於廣州宏文慧度之子也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

於長安魏主靈欲乘虛伐統萬飭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

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年 宋紀二

伏軍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兵三千為前候

素遵之子也拓跋遵見一百八卷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

代人陸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中護

軍王華卒華字子陵少有志行為時人所稱美華以情事異人王

情事見一百十七卷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

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卒年四十三 魏主靈至拔

鄰山拔鄰山在築城蓋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

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

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

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

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

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  
 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  
 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魏主  
 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  
 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  
 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  
 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  
 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脯重在後步兵未至宜  
 急擊之夏主當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  
 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  
 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

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官者遊倪頗

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尚之彼背之存疑上文

從東南來疑是西南來平城在東統萬在西魏師從平城西伐統  
 萬夏兵從統萬東迎魏師風雨必從西南來乃為我向彼背考之  
 十六國春秋又作東北今 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  
 之攝收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口之中

豈得變易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賊貪進不止後軍

已絕矣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言風在人用之

風擊之則風為我 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  
 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

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年解

齊舉不輟夏眾大潰齊騎槐之元孫也魏槐什異健之兄晉

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  
 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  
 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魏主入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  
 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魏主乘之而上存疑乘

當是乘之而下蓋凡自上而下者必藉藉風之物與之俱下則墜  
 而不損故魏主以裙繫乘之而下城然考十六國春秋亦是上字  
 故不敢妄改姑 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城城率夏主  
 之母出走問姓至名補註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

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  
 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馬器物不可勝計

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事見一百十六卷高

十切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切其堅可以厲刀斧蓋樹

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魏主

顧謂左右曰曩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  
 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  
 于秦毛脩之善烹調嘗以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魏  
 主魏主大喜乃以脩之為太官令魏主見夏舊作郎趙逸所為文  
 譽夏世祖太過怒曰此豈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耶當速推之崔  
 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  
 祖三女為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  
 俄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  
 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夏瓜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言  
 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二 三

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二 三

請益鐵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同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  
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城清邱堆使其驟夏辛酉魏主自統萬  
東遊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貨莫雲留鎮  
統萬雲題之弟也其題見一百十四卷秦王熾磐還袍罕 秋  
七月己卯魏主靈至柞嶺柞嶺即柞山之嶺柔然寇雲中開魏已克統萬  
乃遁去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見  
上卷營陽王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  
於魏 壬子魏主靈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出臺百官有美魏主  
為人壯健鸞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出  
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  
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  
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  
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  
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  
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  
指授節度遠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  
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通情實不違賤訥不避貴雖  
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  
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九月丁酉夏安定民舉城  
降魏 氏王楊元遣將軍苻白作圖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  
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  
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澗 十一月魏主靈遣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三十四 魏主靈

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元為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  
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元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元懼  
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軌為尚書軌表之子也 十二月秦梁州刺  
史吳漢為羣羌所攻帥戶二千還於袍罕 魏主靈行如中山癸  
卯還平城 雷徵士陶潛卒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受禪乃更名  
潛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  
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亦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爾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屣空晏如也常著  
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  
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  
遂抱痲疾乃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  
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  
悉令吏種秫曰令吾常得醉於酒足矣主者固請種秠乃使二頃  
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秠歲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淵  
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邪即日解印綬去職  
賦歸去來辭時晉義熙三年也江州刺史王宏欽慕之嘗自造焉  
淵明醉以疾宏令人牽候之知其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  
齋酒於半道栗里邀之淵明既過酒便引酌野亭俄而宏至亦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三十四 陶潛

迂也遂離宴窮日淵明無履宏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淵  
 明便於坐伸脚令度焉宏要之遂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乘  
 籃輿而來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行後宏欲見輒於林澤間候  
 之其故人顏延之遺之二萬錢淵明即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於  
 九月九日出宅邊菊葉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  
 就酌醉而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醺熟取頭上葛巾漉  
 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道彭城劉遺民亦遁迹  
 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其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  
 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欣然相得也淵明不營生業家務悉委  
 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聞田  
 園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田園  
 閒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割荷襟一洗荆棘  
 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自以晉祖晉世辛  
 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何仕所著文章皆題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與子書  
 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每以家業東西  
 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僥倖世使汝等  
 幼而飢寒長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驩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  
 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

因喪立功他人肯爾況其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元嘉  
 二年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往候之潛假臥餒瘠有日矣道濟謂曰  
 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  
 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應而去之至  
 是卒世號曰靖節先生  
 蘇軾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  
 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  
 門而乞食淵明有乞食詩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 宋紀二 乞食  
 齊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三起元嘉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 魏拓跋焘神䴥元年西秦乞伏暮末承元元年夏赫連定勝光元年燕馮跋太平二十年北涼沮渠蒙遜承元

元年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宏曰天下事重權

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之次弟宜徵還入朝

共參朝政宏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宏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秦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南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 晉時張祚以敦煌郡為商

以秦遂領商州 秦王熾磐以尙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

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 肅也 魏書靈徵志時定州獲白

鹿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亶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

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

邱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備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

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

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

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軍士無

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

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

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敵諸將所乘馬可

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

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

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

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

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考異曰

春秋鈔云承元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

魏追騎亦至昌河內公費連烏從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

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三城潰昌奔秦州魏東

平公娥清追擒之送於魏與後魏紀傳不同今從後魏書頡同之

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眾數萬奔還平涼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靈館之於西

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甯北將軍

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其逐鹿深入

山湖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

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

齎三日糧追夏主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 清蓋欲循斤不從

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鬣嶺 馬鬣山 魏書 斤不從

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

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 考異曰宋

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於安定討昌為公

以妹妻之昌弟定在虜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之定設伏於

隴山擊破之斬吐伐斤於其城定帥眾還復克 邱堆守

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夏人



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邱堆代將其眾鎮蒲阪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靈以詔諭之使降 王子魏  
 主靈西巡戊午敗於河西大赦 五月秦王熾擊卒太子暮末即  
 位大赦改元永宏 平陸令河南成樂平陸縣白漢以復勸王宏  
 遜位宏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宏為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 甲寅魏主靈如長川 秦拜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  
 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  
 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鎮  
 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  
 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三 魏主靈還平城 魏定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元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  
 報聘 魏主靈還平城八月復如廣甯觀溫泉水經注下洛縣故  
 廣甯縣治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溫泉山下有溫泉泉上  
 有祭室殿宇於於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  
 均為無改能治以太牢祭黃帝堯舜廟 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  
 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平城 冬  
 十月甲辰魏主靈北巡壬子敗於牛川 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  
 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  
 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  
 二千伐魏濟陽陳留濟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此時陳留郡治  
 考異曰後魏紀云淮北陳留郡按南史仲德時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史宋書仲德傳又宋齊書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  
 等伐魏事惟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魏主靈還平城 魏定

伐秦西平太守魏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  
 殿下之有苟卒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  
 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  
 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  
 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  
 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  
 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請蒙遜  
 許歸成都以求和成都為秦命事見一百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  
 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  
 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  
 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厨銀綵於是大赦

州可零鮮于靈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  
 日定州西山即 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靈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  
 之 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魏主靈如西河校獵河水逕漢  
 縣西南平城在其 東北故郡之西河十二月甲申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伐秦至樂  
 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  
 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秘書監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  
 竟手自寫之帝稱為二寶遂日夕引見賞遇甚厚而自以名輩才  
 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景首王華殷景  
 仁名位素出靈運下竝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病疾不朝直尋  
 池植接種竹樹靈運課公役無復期度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經  
 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讓令自解靈運乃

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先帝欲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湖以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靈況陵塗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誠誰不憤歎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帝遂有北伐之志遠運既東歸復遊娛宴集以夜續蠶為法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下剎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南史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天竺有迦毗黎蘇摩黎斤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使道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

元嘉六年魏拓拔焜神龜二年西秦乞伏暮末承玄二年夏赫連定壽光二年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北凉沮渠蒙遜承元春正月辛丑帝祀南郊 王宏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州錄揚州及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五

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武帝承初二年曰南徐淮北之徐州也曰徐南徐領南東海南琅邪南梁義興南豫州南兗州南淮陰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原南濟陰南南陽南魯郡南等郡 宏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其輔朝政宏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侍中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鎮帝與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無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措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

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褻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則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卒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書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裕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偏急魏武之累喬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常佩寬緩常佩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宏鑒此若事與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當宜早起接對賢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太妃既嗜顏色番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闋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請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六

新興江右開州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訊前一二日立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誑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凡事皆宜慎密亦宜豫救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泄漏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議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痛酒漁獵一切勿為俱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安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 夏酒泉公儁自平涼奔魏 丁零鮮于靈

陽等請降於魏魏主寬赦之 秦出運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趙承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為皇后子萬載為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戊午大赦 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中領軍帝傷章太后早亡秦太后母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羣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初秦尚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游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母面傷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宏為尚書令臨川王義慶為左僕射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為右僕射 初魏太祖命尚書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至是魏主靈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為國書二十卷穎淵書浩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七

之子也 魏主靈將驪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縵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干以戊庚壬為陽乙丁己辛癸為陰支以子寅辰午申戌為陽丑卯未巳未酉亥為陰己巳皆陰而于支合於己巳是為三陰之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存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從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昴為旄頭胡景也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

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自韓安國主父偃至於嚴尤其論皆如此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開叛去見一百八卷十九年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為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數來入寇吏民震驚今夏不乘虛掩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何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閉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征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

蟻蟻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塞驢駭散杜馬護牝牝馬懸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整勞水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蟻蟻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趨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東南洋國也故語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蟻蟻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城山同會柔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九

之庭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宏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 癸巳更以敬宏為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 丁未魏主 盡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兼馬者每一騎 水在漠北近精落山有 漢將軍費豳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 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 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 其大人數百 夏主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侯尼城在 平涼東 不敢進而還 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 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并谷以應河西水經注隴西 罕并漢少東則 枹罕顯故城 魏收地形志涼州東隴郡 有治城縣其地當在黃河 南又涼州有建昌 郡亦有治城縣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此汧川非扶 風之汧當亦

在抱罕 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收還於定連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與 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與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 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慕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 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柔然紇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 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還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 散菟園水在燕然山南去 平城三十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俘斬 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 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無慮數百萬魏主 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 以崔浩曩且之言固勸魏主窮追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 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 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聚聚無 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惟此得免後開涼州 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 恚而卒子吳提立號敷遠可汗魏收曰敷遠 魏音神聖也 武都老昭王楊元 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元子保宗而輔之元許 之元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 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 都王 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與國於秦秦 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與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與國為散 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八月魏主還至漠南聞高車東 部屯已尼阪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 北河也烏洛侯直屬源西北已尼阪又當在其北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十

也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滹源西暨五原陰山二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黎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領撫之自是魏之民閒馬牛羊及狸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鏡於醋器中令晝夜有所見即以鏡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蹙筋或立管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形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教何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悉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與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劓其腹投尸於河禿髮氏自縊 夏主定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敗於陰樂登苛藍山五代志平涼郡下涼縣有苛藍山漢涼州郡故城在平涼 南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俄而有羆狐百數鳴於其旁夏主令射之一無所獲意甚惡之曰所見

亦大不減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盡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魏主靈西巡至柞山 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王慕瓚皆遣使入貢 是歲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翼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李先自見一百八卷晉孝 秦地野草皆自反 魏太元二十一年 魏拓跋焘神龜三年西秦乞伏暮末承安二年夏赫連承元 魏定勝光三年燕馮跋太平二十二年北涼沮渠蒙遜承元 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靈還平城王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溫泉 二月丁卯魏平陽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靈還平城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五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帥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彧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彧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于魏告魏主靈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 卷晉陽王景平元年 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冲為司州刺史 江左屬廣平郡於襄陽宋 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先是魏有新徙數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黎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靈曰

寶通通...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十一

寶通通...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十一

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中之鹿急則奔突紱之自定吾處自有道不煩徒也黎等因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救勒皆驚駭曰固我於河西欲殺我也謀西奔涼州劉勰屯五原河北水經注河水自朔方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勰勒數千騎叛北走黎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遂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眾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繁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以恐朝廷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涼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并督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閒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織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得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長在丑而庚午庚辰以火也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辰以火也故為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去年也災感伏於輿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災感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為死喪寇亂軫軫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

也夫與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秦乞伏什寅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夏四月甲子魏主盡如雲中救勒萬餘落復叛走魏主盡使尚書封鎖討滅之六月己卯以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魏主遣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王慕瑋將其眾萬人于襄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水下流日行幾十里自四

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東平郡杜

昌縣漢無疆故城在今縣乃沂河西上魏主鑿以河南四鎮兵少

命諸軍悉收眾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戊子魏高祖破成兵棄城去戊戌

滑臺成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

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

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國城為中山國後燕

也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

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時魏王石虎

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帝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

河東甲居相立曰庚戌魏洛陽虎牢成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爾朱

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元孫也

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

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

書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敵成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

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甲寅林邑王范陽遣使入貢自陳與交

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奴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遷冠軍將軍

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神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

治阪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

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王跋寢疾召中書監

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羸而臨軒命太子翼

攝國事勅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而惡翼聽政

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

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遺闕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

臣竝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送

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宏宏與壯士數十人被甲

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開東閣宏家僮庫斗頭勁捷

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燕王驚懼而殞宏遂

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

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

百官叩門入者進陛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

宏遣使賜翼死燕王跋有子百餘人宏皆殺之謚曰文成皇帝

廟號太祖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定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郿城

在漢上郡界魏後世數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

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郿城東留其弟

上谷公社干質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印約合兵滅魏遙

書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嘗聞之治兵將伐夏羣

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言在河之中捨之西行前途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恆山魏主以問崔浩

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

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

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衛鄴如

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

慮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備見情見備見情見此不過欲固

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

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思

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

斤鎮蒲坂斤建之子也 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民流叛者甚

眾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猶戍石頭也 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

沿河置守還係東平東平郡時 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

塘金塘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

遷其鍾虞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

取之驥給之曰金塘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

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率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

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

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

禁上大怒誅聳夫于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

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

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

之樂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司州刺史尹冲獨抗節不降投擊而

死帝聞之與江夏王義恭誓曰尹冲誠節志概繼古烈以為傷

惋不能已乃為之賦詩曰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戎事諒未

殄民忠焉得遷正通鑑原文於辛巳拔之下云尹冲及黎陽大

抗節不降投擊死按後漢書模仕魏為武陵男宋書說也然宋書

以模為抗節漢書誤至於尹冲之投擊死宋書與魏書不約而有同

辭且文帝與義恭誓傷之不已又為之賦詩以悼冲昭昭可謂

奈何因模而并誣冲乎故特改而正之以洗節士千古之冤

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為請迎於魏魏人許以

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邦

日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為赫連定所逼遣烏請等求迎宋氏胡傳

云茂獲胡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與國東征欲移居上邦今從十六

秋 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界未及至上邽也 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江

渠與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定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

留係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氐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

西南安亦其地也 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氣上下赤中央黑廣

三尺長三十餘丈狀如旌旗 乙酉魏主還至平涼夏上谷公社

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

將兵趣安定夏主還自廊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

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駟擊之夏兵大敗斬首

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鵠原鵠原在魏北地後漢晉屬安定

州 為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

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

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

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背諫之以為宜使靈秀助朱修之守滑

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之糧猶張膽

爭前莫可懼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

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耶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

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領河濟之會俗謂之 彥之欲焚舟步走王

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

里滑臺尚有阻兵若遣舍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

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 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

乃引兵自濟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齊東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

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汶水北流濟或謂清

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於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濟水與汶



自世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  
是時水通清河之目焉亦水色清深川兼厥稱是故王曰言開  
齊有清濟獨河以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三靈秀乘須昌  
為固即此水也

南奔湖陸青克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

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

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魏

眾大集承之使假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承之甚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

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蕭道成之父也魏軍圍夏主定數日斷其

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鵝陂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

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

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

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

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收竺靈秀於湖陸靈

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郡之范縣城也杜佑

邑 己亥魏主靈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堽圍之安慰初附救

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辛丑魏安預督諸軍攻

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靈與之宴

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

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建

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建沈攸多智東西征伐常為謀主治軍

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殺懷內外

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魏尚書軍結帥騎五千迎秦主

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

羌萬餘人叛秦推南安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

主魏收地形志廣甯郡治隴西彭縣甯當作遺不從乃劫遺族子

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涼郡百泉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

氏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猷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

羌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士

二月遣斯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宏農楊

顯以郡降夏 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

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河水入陂溉田

萬餘頃無復旱災 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

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城清等獻於魏主靈魏主以夏主

定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出

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

驍奮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爾巴東公延許鎮安定

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

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

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丙戌有

流星頭如彗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從

西行經北大星南過至東壁止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

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誓而

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

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

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

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遣委棄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他日

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略之外爲荒外上問尚書庫

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舊尚書二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十三郎庫部共

一也字或器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會孫也穉謹不

尙浮華母孔氏有勇烈晉隆安初王廞於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孔氏時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

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全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爲名孔氏

享年百十餘而卒彭城王義康與王宏竝錄尙書義康意猶快

快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宏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宏

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百豈有欲建大廈而

遺其棟梁者哉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

勸宏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待

中太子詹事王曇首卒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

而已辟晉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

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齊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

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

行至彭城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

問其兄宏曰卿弟何如卿宏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

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爲帝鎮

西長史高祖謂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可每事咨

中書舍人周糾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追贈左光祿大夫帝後見宏便流涕歎宏但斂容而已彭城王  
義康謂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宏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  
固不可度徵士孔道之卒道之字彥深魯郡人也少有高尚愛  
好墳籍居於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  
忘歸嘗於山中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道之還返  
不告以姓名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闕與戴顓王宏之王敬宏等  
共爲人外之游故宏以女適道之子尚道之以烏羊繫所乘車轅  
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道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  
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十一  
郡何爲入吾郭道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  
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可往茅屋蓬戶庭草無徑惟牀上有書數  
卷而已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止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四起元嘉八年盡元嘉十二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至元嘉八年 魏拓跋珪神䴥四年燕馮宏太興元年北 春正月壬

未元嘉八年 涼沮渠蒙遜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 午朔燕大赦改元太興 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

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

南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

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夏主定擊秦將姚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四

獻敗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章伐帥眾一萬攻南安城中大飢人

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

尚書乞伏跋跋險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輓出降乞伏氏四主

并沮渠與國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

大人荷國龍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幸見眾倡大義

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願以大兵追

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

也楷乃築壇誓眾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

事亡奔河西 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 植

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聞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

至歷城魏城自漢以來屬濟南 叔孫建等縱驍騎邀其前後焚

燒草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

臺魏主還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

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東郡自

來治白馬白馬 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初

滑臺之地也 修之母聞其子被圍既久嘗憂之忽一旦乳汁齧出母號泣告家

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此不祥也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修

之果以此日陷沒修之既沒虜與毛修之相得甚歡毛修之先隨

長安陷修之沒於夏元嘉四年 魏主詔克統萬修之又沒於魏 毛問南國當權者為誰朱云殷景

仁毛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鞵到門耶

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始訊訪朱具答之且云賢子元矯甚

能自處為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

寶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四

一不復及 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

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台劉潔言於魏

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既平皆

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

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宏覆育魏主

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

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

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

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

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引退道濟全軍而

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蕭承之

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梓平昌平昌漢前漢郡後漢屬北立平昌郡五代志平昌郡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燕王懿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 三月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靈嘉未修之守節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則彭城勿進及安頡得未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敬騎常侍以下慧龍為祭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警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問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殺耳乃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夏五月庚寅魏主靈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靈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靈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川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瑣遣益州刺史慕利延甯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三

夏主靈

定以歸歸建氏歷三主二十五年而滅自沮渠與國破創而死拾虞樹洛干之子也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靈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救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靈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朔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寢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賊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靈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家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吐谷渾王慕瑣遣侍郎謝太甯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瑣為大將軍西秦王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靈還平城庚申加大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情儉嗇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袍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穰穣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四

魏主靈

賈子弟令毀其宅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靈欲遣使者詣河西崔浩怒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并

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

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冊

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嶺西被崑崙東至河曲

在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無毛之地也按毛草也地盡書

云山以草木為髮庸嶺上庸之地嶺嶠山也且魏謂崑崙河曲

朔方之王寶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

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靈詔曰今二

寇推珍將假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博陵崔綽趙郡李

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備之胄冠冕

刑邦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如元之比者盡赦州郡以禮發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元 魏 靈 詔 曰 今 二

遣遂徵元等及州郡所遺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

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謀之曾孫靈順之從父兄也元舅崔浩

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元字 浩欲大整

流品明辨姓族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

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

什襲舊章 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

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贖也今四

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獄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

原謂武帝廟 忠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剛定務崇簡易事

一百十卷晉安 帝隆安二年 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 太宗承之史

文亦深明元帝廟 冬十月戊寅魏主靈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

四歲刑增一年刑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

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

後百日乃決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坐關

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登聞鼓令負冤者得詣 魏主靈如漢南

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高車酋長謂之莫弗考異曰

高車即敕勒別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

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遷平城 是歲涼王蒙遜改元

義和 林邑王范陽遣寇九德交州兵盤卻之九德郡古越安氏

壬元嘉九年魏拓跋嗣和元年燕高宗太興 春正月丙午魏主

靈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

子大赦改元延和 燕王雲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三月

賈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元 魏 靈 詔 曰 今 二

庚戌衛將軍王宏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

進位司空還鎮尋陽 壬申吐谷渾王慕瑣送赫連定於魏魏人

殺之慕瑣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

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察魏主靈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瑣

所致惟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

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即與之便是裂土何

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緡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

慕瑣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方士祁縱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

年尹以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備代魏以法

殷商帝舜稱子契受封于商自契至湯八遷湯 國家積德當享

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繼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

竊從之 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宏卒宏明敏有思致百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子家法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悉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 魏主靈治兵於南郊謀伐燕 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

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詔分

青州置冀州 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治歷城

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司馬趙敘入貢且來告捷 庚寅魏主靈伐

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甯王崇

等屯漠南以備柔然 辛卯魏主靈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乙

未以吐谷渾王慕瓚為都督西秦河西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西秦河西三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瓚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

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劉義真之敗 沒於夏者 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

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 宕昌 嶺南地 以其子

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壬寅以

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

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竟陵王

義宣為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

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

以義慶宗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 臨川王道規 故特用

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靈至濡水 水經濡水自秦州來過西

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 魏收曰

武帝皇始

二年置密雲郡 密雲縣治 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

王宏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

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益

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與利

傷政害民立官治禁民鼓鑄而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

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

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台蜀人得千餘

人攻殺巴興令 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詳置立疑李氏所立屬

長江縣唐 逕陰平太守 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永初

年置巴興縣 西魏改曰

平道連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廢李雄晉人

於是遷徙移於蜀其氏羌故屬皆徙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

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

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 道濟道軍擊斬之道濟欲

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 帛氏 費諫固執不與氏奴等

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眾得數

千人引向廣漢 沈約曰蜀分益州立陽泉縣 道濟參軍程殷會治

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眾應之趙廣等

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甯諸郡守皆棄城走劉士儁

俱反 沈約曰遂甯郡永初郡國志有之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

郡降於魏 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領 魏主靈發

兵三萬擊關重以守和龍崇續之子也 李崇見一百卷晉 八月

燕主靈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拓跋邱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

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荒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魏平東將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九 宋紀四

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不若州遼東樂浪帶方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遠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陽博城臨平等縣蓋燕所自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為郡為縣皆不可考如元菟亦當置於遼西也死是六月燕有鼠集於城西關滿數里西行至水在前者銜馬矢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為民遷之象至是果驗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贖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魏主之聞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修之毛修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燕王不禮會宋使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九

傳詔至燕見修之修之名位素顯傳詔即拜之燕人甚敬傳詔以為天子邊人見其致敬修之乃始加禮時魏人數伐燕燕王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泛海將近東萊遇猛風柁折亟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眾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抱罕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否則斷頭道養懼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氏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軍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為益州刺史代劉道初燕王悉嬪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嬪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遣使給事中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 魏主還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初帝以少子紹為廣陵孝獻王嗣義真諱曰孝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廣陵王朗為南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十

縣王 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焚其積聚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隋州入參軍梁倚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要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為主薄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維分蜀郡為漢原郡晉原郡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仲與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眾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糧倉穀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時已有疾因勸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盡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滅左右以配

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  
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  
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簡之說道濟遺左右給使三  
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其父  
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已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  
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移道濟此處有謝宏受元嘉十  
年謝宏 禿髮保周自涼韓魏 任州韓涼一百十六 魏封保周  
為張掖公 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那揚定歸  
謂順曰年衰多疾要憐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且當  
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  
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十一 忠補  
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與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  
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定歸追止之曰太  
常既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  
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  
諸侯於葵邱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廣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  
命無下拜以順成下以爲 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  
天子義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  
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假蹙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  
詔使還魏主靈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  
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下畏服雖不能詭厥謀猶足以終其  
一世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

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  
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  
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  
京州牧州長安鎮節大將軍南史順南史順南史順南史順南史  
拜都督四州長安鎮節大將軍南史順南史順南史順南史順南史  
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 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  
蒙遜死帝曰西言蒙遜死蓋余故從南史 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  
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崩寶沙門雲無  
識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令婦人多子涼王蒙遜甚重之謂  
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謂  
順曰西番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來徵  
無識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詎覺幾時竟  
聞不遺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下苦之讖乃謂蒙遜曰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十一 忠補  
溼柴經有前中後三分今得其前中二分尚少後分今欲西行尋  
之蒙遜怒其欲去偽以資糧遣發而密圖害之臨行讖流涕謂使  
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我非愛死而固欲相遠也以本有  
心誓義不能停比發蒙遜果遣刺客於路殺之  
癸元嘉十年 魏拓跋焘延和二年 魏高祖 春正月甲寅徙竟  
陵王義宣為南譙王 乙卯魏主靈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還西  
己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為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  
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節大將軍魏主靈以範年少更選  
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雁門張黎為之副其鎮長安徵  
宏之弟也範謙恭寬惠徵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從  
薄賦關中送安 二月庚午魏主靈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 魏平涼休居征西將軍金屋羌涇州刺史狄子玉 魏涇州刺史 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 帝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 胡空谷在涇州 魏主憐以虎牢鎮大將陸侯為安定鎮大將擊虜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侯為散騎常侍出為懷荒鎮大將未幾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耶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魏主曰不過其年耶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請莫弗果殺耶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止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年 宋紀四 魏主憐 鍾悅其稱愚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怒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憐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晁求婚帝依違答之 益州刺史劉道濟卒梁儻之妻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為道濟致命以荅鐵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段金橋登壇郊天乃執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魏人以為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壬子魏主憐還平城 趙廣等自廣漢至邽道營百數周籍之

與裴方明等合兵攻耶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洛及五城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從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 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中乃用思話 法護法崇之兄也 按本紀及北史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月 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健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 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後 魏書紀傳作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健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健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憐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會卒牧健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綏送其妹與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健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 廢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健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綏為河西王右相牧健以無功受賞南順上表乞安平一號 謂若安西將軍若 優詔不許牧健尊敬 皇到時為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憐如山北 武州山 林邑王范陽遣使入貢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進軍向洛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 暉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

城內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靈不聽 九月益州

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賈謙誅之程道寶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

郡山廣漢郡縣之餘黨各歸眾藏山谷時出為寇不絕 戊午魏

主靈遣兼大鴻臚崔暉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暉之子也 楊難當因蕭思話

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白馬成

北師陽平關魏晉昌太守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

復晉壽太守范延則晉壽太守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葭萌中之

之洋 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甲

寅魏主靈還平城 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靈如陰山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五

之北 魏甯朔將軍盧元來聘 前秘書監謝靈運因父祖之資

生業甚厚奴僮既眾故門生數百擊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陔

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

下山去其後齒皆自始甯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遊從者數百人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在會稽亦多徒

眾驚動縣邑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勤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

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帝令州郡履行此湖

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

始甯嵯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以言論毀傷之因是遂構讎隙

甄表靈運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詰問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

運游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劉

望生收靈運靈運執望生與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奔秦帝得

連恥不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眾反叛

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

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

口篡取之不果水經溫水出梓何夜耶縣東至雙林廣德縣為彭

州棄市靈運少好學博覽草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

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靈運嘗曰

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元嘉

五年賜假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泰山羊璿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六

以文章賞會議論縱橫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

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而靈運獨相嘉賞云每有篇章對

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

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嘗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及是棄市臨

刑作詩曰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靈

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為

刺史 甯中庶子兼侍中謝宏徵率宏徵晉西中郎萬之曾孫也

童幼時便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十歲出繼從叔建昌侯峻峻于宏

徵本總麻服屬親戚中表素不相識宏徵率意承接皆合禮衷本

生父思雖為武昌太守而家素貧儉所繼之業頗稱豐泰而宏徵

於遺財解秩一不關預惟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峻弟混風

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與宏微兄曜以文義賞會  
 餘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既又特重宏微號曰微子嘗謂瞻等曰  
 汝諸人雖才義豐稔未必皆懷眾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  
 常與我共推微子又言阿道剛躁負氣道字阿容博而無檢道字  
 見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智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  
 以此為恨至如微子與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矣宏微性嚴  
 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  
 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  
 言笑由是尊卑大小微之若神口不言人之短見兄曜賦詠人物  
 輒以他語亂之少孤事曜如父友陸之至舉世莫及元嘉四年曜  
 卒宏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不啜魚肉釋慧琳見之謂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四 四十四

曰慎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而心存哀戚即吉之後猶未復  
 磨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宏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欲獻不自勝初晉義熙八年混  
 以劉毅黨見誅詔以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執意不  
 從詔雖聽之而今公主與謝氏離絕公主乃以混家事委宏微而  
 行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並  
 數歲宏微為之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及  
 宋受禪晉陵公主降號東鄉君高祖嘉其節義聽還謝氏寔時東  
 鄉君之去家已九年矣入門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  
 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待重此子可  
 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甲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莫不

歎息為之流涕感宏微之義也及東鄉君卒資財鉅萬園宅十餘  
 所奴僮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  
 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淑好枋蒲聞宏  
 微不取財物乃遷葬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  
 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  
 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譬猶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卿  
 欲自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名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  
 鄙之甚且內人尚能無言爭反導之使爭乎苟能分多共少或亦  
 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至是卒歎息甚至謂謝景仁  
 曰謝宏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追贈太  
 常寺琅邪王惠王球與宏微皆以德字見稱人問沈約曰王惠何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四 四十四

如約曰今明簡次問王球約曰情王潛又問宏微約曰簡而不失  
 澹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宏微足以當之矣  
 元嘉十一年 魏拓跋珪和三年 魏馮宏太興 春正月戊戌燕  
 王雲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  
 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  
 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礮頭水經注漢水逕黃金南  
 縣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圍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  
 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注  
 卷七十四 戊戌對一城在山上 一城在山下 二月趙溫辭健與其馮翊太  
 守蕭甲子蕭甲子米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  
 水作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

成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溫從梁州刺史趙溫中之苞中群所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襄中縣蓋因語近而字違也襄中縣在府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魏主憲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救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救連遣其異母兄秃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曜之子也辛卯魏主還平城三月甲寅復如河西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戰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牛皮為之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園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四 十九 魏書

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成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傾山東南流至葭萌初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也初桓希既敗希敗見一百一十三卷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惟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見一大卷晉安帝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從義熙九年鎮南鄭自此梁州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魏人并其羣弟誅之己卯魏主還平城辛巳燕王宏遣尙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憲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一十六卷義熙十年考異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魏于什門招諭馬賊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前

太延二年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戊子休屠金當川謂魏陰密陰密故城在涇州鶉鶻縣西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當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憲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河西王牧健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健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六月甲辰魏主還平城燕王宏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四 二十 魏書

亥魏主憲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數千戶而還秋七月壬午魏主憲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隰城縣屬西河郡元年更名西河郡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白龍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也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勝平王無見一百一十卷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庶之子也九卷武帝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內人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人行長建力之上入前禁中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眾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平城十二月甲辰復如襄中

元嘉十二年拓跋燾太元元年燕王宏太興春正月己未朔

日有食之 辛酉大赦 辛未上祀南郊 燕王宏數為魏所攻

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西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

龍也今北國以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有老父投書於敦煌

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健以問奉常

張慎對曰昔魏之將亡神降於華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

神賜之王田史歸曰魏其亡乎吾聞之魏將興也民將亡也於

神神必用直而直者也依人而行其多涼德其河上之能得後

七年晉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

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健不悅 二月丁未魏主靈遣卒城

三月癸亥燕王宏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

未之遣 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羅俱

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閉己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

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

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軋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

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

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使嗾人乃

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

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

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

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履殿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

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還拜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

殷

鐵千祿景仁山敬文閣淺上負生成闕門慚懼無地自處惟後

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

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

也 燕王宏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 五月庚申魏主靈遣互

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雲

農王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

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

今春元勳未錄而臣獨奔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

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龜茲疏勒烏孫

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於魏龜茲疏勒烏孫

漢時舊國也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比

匈奴之部落焉耆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比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能去在爾茲北地為悅般國涼州人稱謂之單于王渴槃陀國在

爾茲東朱勒波西粟特國在爾茲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

千里其之 魏主靈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

慢不服益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

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

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

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救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

之切責救連收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甲戌魏主靈

如雲中 六月甲午魏主靈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

備祭百神用答天貺 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且請國

諱魏主靈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

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之曾孫也璉為燕所破見八十七

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四

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不韋東大將軍征河屈垣等帥  
騎四萬伐燕 揚州諸郡大水已西運徐豫南竟穀以賑之揚州  
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為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  
價令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監雷一年儲餘皆勒使糶  
貨制為平價又以酒糜穀而不足療饑尤宜禁斷以息游費詔從  
之亮林子之子也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辟州從事轉西曹主  
簿時民有盜發家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救同坐亮建議  
曰尋發家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實掘之  
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  
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為無人之鄉邱隴非極塗所踐至於防救不  
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後為南  
陽太守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昔年老  
齒歲時有餼開置庠序訓授生徒在任四年遷司空中兵參軍亮  
位官清約為帝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  
勳器輒頒賞焉 秋七月魏主蠶收於桐陽 桐陽北出御光祿縣  
漢五原之北滂也

己卯魏樂平王不韋至和龍燕王雲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  
垣責其不送符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八月丙戌魏主蠶如河  
西九月甲戌還平城 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驍驍恣或告原  
謀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甲辰魏主蠶如定州十一月乙  
丑如冀州己巳收於廣川丙子如鄴 魏人數伐燕燕日危墜上  
下憂懼太常楊嘖復勸燕王雲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  
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取嘖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

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雲遣尚書陽伊謂  
迎於高麗 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  
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  
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材竹銅絲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  
累人事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  
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摹之忠話從叔也 魏秦州刺史韓  
謹擊吐沒骨滅之 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水經注谷  
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童亭下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鎮童亭即  
是亭也童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童亭宋書作童亭從之

與興太守謝述卒述字景先裕之弟也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  
劉毅敗純亦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  
不知所往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喪處舫過成道人謂述曰喪舫  
存沒已應有在小郎去必無及且風波如此甯可存亡俱盡邪述  
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  
因目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  
致武帝聞而嘉之甚被知謂兒裕愛其第三弟勉而憎述嘗設饌  
請武帝裕意欲命勉預坐而帝召述述知非裕以意又慮帝命之  
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發其見重如此及裕有疾述盡心  
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置而者累旬裕深感愧友  
愛遂篤為太尉參軍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  
三年為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義康入相又為司徒左長史莅官  
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  
竝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

未嘗足其在吳興以清省者稱為吏民所懷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四

五

思補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五 起元嘉十三年 盡元嘉十八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

拓跋嗣太延二年北涼沮渠牧犍永和四年是歲燕亡 春正月癸丑朔上有

疾不朝會 甲寅魏主還平城 二月戊子燕王雲遣使入貢

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詣

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 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立功

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帝久疾不愈劉湛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乃說司徒義康以為

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

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

矣既至謂之累月帝稍閒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

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散金貨招誘

勳將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並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

十一人誅之惟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僧彤高進之二人皆道

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爾閉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道濟從高祖起

義定京城擒桓振討盧循破桓謙平定洛陽蕩滅關陝其功居多

魏人憚之禱祀鬼神以祈其死及遇害時人為之歌曰可憐白淨

鳩枉殺檀江州死之日建業地震白毛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  
吳子輩不足復懼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  
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  
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 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  
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  
奉宋魏不絕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在  
平 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  
眾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宏高麗屯於臨川臨川在和  
龍城東 燕尚  
書令郭生因民之懼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弼傳作大  
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  
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  
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  
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漢氏遷  
二主二  
十八年 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  
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荷  
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蠶聞之怒檻  
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  
使高麗令送燕王 丁卯魏主蠶如河西 六月詔常朔將軍蕭  
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郡口郡江蘇也今寧川府銅山縣歷遂  
甯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郡  
口 帛氏奴請降道養兵敗還入郡山 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  
卷八年  
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  
令劉黎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廣齋詔書諭  
難當 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諡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魏主蠶

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蠶敗於河西 魏主蠶遣  
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逼莎泉道莎泉在靈邱魏地  
形志靈邱郡有莎泉  
縣併莎泉入焉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禁令齊肅所  
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  
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眾遠出不有  
所掠無以充軍寔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  
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所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  
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鎮下辨  
高麗不送燕王宏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宏俱奉王化魏主  
蠶以高麗違詔議讎之將發隴右騎卒劉黎曰秦隴新民且當優  
復俟其饑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魏主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魏主蠶

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溶  
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蠶如柵陽驅野馬  
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平城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  
儀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二十八宿謂之經星  
日月五星謂之七曜 是歲詔太史令  
錢樂之更鑄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  
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為一度  
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  
應孟春之月昏參中且尾中仲春之月昏孤中且建星中季春之  
月昏七星中且牽牛中孟夏之月昏心中且張中且心仲夏之月  
昏亢中且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且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且  
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且胃中季秋之月昏虛中且柳中且  
冬之月昏危中且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且軫 柔然與魏  
中季冬之月昏箕中且辰中○此皆辭上登麟音也 柔然與魏  
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  
見上卷八年 吐谷渾惠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元嘉十四年 魏拓跋焘太延三年北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滿卒 辛卯帝祀南郊大赦 戊戌鳳皇二見於都下眾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 是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維在井左右黃赤色大如榆 二月乙卯魏主靈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暉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已卯還平城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頌等各帥眾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靈以民官多貪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丙申魏主靈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賚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文帝元嘉十四年

八月甲辰魏主靈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平城 丁酉魏主靈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靈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平城 魏主靈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 破洛那漢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 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古旁國間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丙吳郡陸子真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有寵於帝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久之以眼疾棄官歸吳朝廷以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僧達貴公子

孫恃才傲物無所畏忌聞子真在家為之斂氣初至郡即指昌門而言曰彼有人焉 魏主靈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健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及母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健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健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健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存伊吾 李寶奔伊吾見一百十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給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魏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付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賚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文帝元嘉十四年十五年

通引還尹氏卒於伊吾牧健遣將軍沮渠勞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健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及敦煌趙敵所撰甲寅元曆 賦音 並求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嘗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元嘉十五年 魏拓跋焘太延四年北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靈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 初燕王宏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愛適野次士

馬勞乎宏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宏素侮高麗  
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宏怨  
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並令高麗資遣高  
麗王不欲使宏南來遣將孫澈高仇等殺宏於北豐並其子孫十  
餘人諡宏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澈仇殺仇  
生擒澈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  
意下白駒等獄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濟女爲太  
子劬妃 五月戊寅德大赦 鎮北大將軍徐竟二州刺史王仲  
德率仲德少沈審有意略事母甚謹通陰陽解聲律符氏之敗仲  
德年十七與兄元德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  
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六  
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搗食與之仲德食畢欲  
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  
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元德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  
留久之南奔爲追騎所迫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  
里乃免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苟  
或不爾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  
乃往依之愉待之甚薄乃至姑孰投桓元元德亦果敢有智略武  
帝甚知之及與義謀仲德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  
速不在巧避元無遠慮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元  
德不能用故事泄被害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  
每戰輒克破盧循滅姚泓皆有功焉仲德凡三臨徐州威德著於

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及卒又立其  
像於家廟中每祭必祠之 丙申魏主靈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  
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  
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爲二陳爾王崇從大澤  
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漠北即前漢  
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即白山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  
多死 辛未地震 冬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鴨子出文昌入紫微  
聲如雷 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靈至平  
城 豫章帝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歲以  
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鶴籠山鶴籠山在  
臺城北郊使紫徒教授帝雅好  
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七  
尚志太子率更令主宮殿門戶 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次宗儒  
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勳尉 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次宗儒  
學爲四學帝數幸次宗學館令以巾講侍講講江南人士交際以  
爲盛服蓋次於朝服  
毛修之不可以巾講到殿其仁之門 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是也劉註曰巾謂巾幘講謂講太 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  
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  
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  
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元嘉十六年魏拓跋焘大延  
五年是歲涼亡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  
軍領司徒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 魏主靈如定州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  
爲之遷代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

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荊州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  
 慶在任時值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資財  
 省用數年開還復充實嘗春月出牧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  
 老父曰繼于遊吹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  
 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  
 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  
 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土  
 洛 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 上洛太守鍾長生棄郡走 鍾長生  
 辛未魏主靈遣平城 楊保宗與兄保顯自董亭奔魏庚寅魏主  
 靈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  
 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八

牧健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健之姊共毒魏  
 公主魏主靈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健不遣厚  
 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健發導護送出流沙  
 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  
 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  
 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  
 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  
 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  
 還亦言牧健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  
 牧健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復實無所損戰  
 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當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

方乘虛遠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  
 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慮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  
 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健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  
 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  
 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  
 瘠略無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  
 道也初崔浩惡尙書李順 伐夏之後浩與有隙順以他 順使涼州  
 凡十二返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羣下時為騎  
 樓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  
 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尙書古弼皆曰白溫圍水  
 以西至姑城 北史溫圍水作溫圍 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城城南天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八

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  
 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  
 渴難以久阻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  
 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  
 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  
 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引灌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  
 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  
 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出  
 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振威將軍  
 代人伊微言於魏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  
 可用宜從浩言魏主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

辰發平城使侍中宣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置事內外聽  
焉又使大將軍長樂王遜啟輔國大將軍建甯王崇將二萬人屯  
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健數其十二罪且曰  
若親帥羣臣委質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與櫬其  
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  
多福 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 魏主靈自  
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輔重部分諸軍使  
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竝  
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不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以平西將軍  
源賀為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有八部鮮  
卑皆臣祖父舊民 禿髮倚檀據姑臧既而為沮渠所取有 臣願處  
四部鮮卑居州外賀傳檄之子也 臣願處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五 十一 思補

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  
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  
可惡也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庚子立皇子鐸為南平王 九月  
丙戌河西王牧健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 考異曰宋書氏胡傳曰  
應茂使見魏 姑臧城潰牧健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靈  
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  
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熙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  
降者又數十萬初牧健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  
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  
張掖太守 并嶺在姑臧 西即剛丹嶺 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  
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查擊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五 十一 思補

軍前直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  
如反掌 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  
河西王牧健尙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可出  
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  
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  
入城魏主由是怒之內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健令出降牧健  
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莫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暕  
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  
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  
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  
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

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詔其兄乞列歸與魏將稽敬建甯王  
 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自  
 帥精騎深入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  
 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竄太后不聽而止遣司空長孫  
 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頰山會稽敬建甯王崇擊破乞  
 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並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斬  
 首萬餘級救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  
 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萬戶於平城 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  
 十二月乙亥太子劬加元服大赦助美髮削好讀書便弓馬喜延  
 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壬午魏主薨至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出 思補

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  
 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又  
 為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沮渠牧犍  
 尤喜文學以敦煌關駟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部尚書劉昶索微  
 陰與為國帥助欽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  
 駿駿從弟宏為世子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關駟昶  
 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嬰少有俊才往從牧犍牧犍不甚  
 重之昶謂程宏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  
 不純左傳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  
 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夫先集於魏與子  
 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日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先集於魏與子  
 曹遠非久關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昶為先識拜虎威

將軍賜爵始復男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  
 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魏主以索微為中書博  
 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微為博士十餘年  
 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感懾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無詳桑乾城教授七百  
 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  
 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以成人一也陳  
 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三十餘體亦拜中  
 書博士 魏主薨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  
 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浩啟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諳同  
 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浩集諸歷家考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出 思補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竝議前史之失別為魏  
 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非此乃歷術之淺事今  
 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  
 何允曰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且在尾箕孟冬之  
 尾言在尾箕者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  
 竟一月言之也 浩曰天欲為變者何  
 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  
 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  
 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精於歷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  
 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雖明歷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惟游雅知  
 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

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父京師游食者眾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雁田請言農事古入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魏主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眾西遁險沙漠魏主盡以其兄慕瓚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氏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眾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眾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遣以書責讓難當引還仇池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明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為南豐太妃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

庚元嘉十七年魏拓跋焘太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

黎豐之出城與語王子無諱執黎以圍酒泉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黎豐也曹魏末增置員外散騎常侍皆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出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之通直散騎常侍穎假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秃髮保周車刪丹刪丹縣後分屬西郡唐屬丙戌魏主遣道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上齋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司徒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爾日不解衣內外眾事皆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十四 思補欄

專決施行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別是非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稱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宏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那復可解王敬宏恬淡有重名門望位八坐不以文然素無學術待文義者亦甚薄袁淑嘗詣之校關心故義康云然義康問其年答曰郵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識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又不識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痛防私置儻六千餘人不以言察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十五 思補欄

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嗽甘欬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瓦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諸前代故事敘致餘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多聽者忘疲其極致又錄次其文理也

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扇義康馬方走而疾其氣發日曛上意雖內難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意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潘小字班虎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

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府秀皆以傾詔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願命詔。義康遺有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難維，誰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日南史以爲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按義康雖不識人，豈敢自爲此言？其言欲推崇義康，豈可謂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用秀等。就尙書議曹索晉斌康未立康帝故事。議曹南史作斌七卷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千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爲丹楊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元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元保求還不實，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六十一 四庫全書

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覺，已影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訣，則人無復此望。福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理窮而推茶毒也。俟上賜弔諫，又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世當即伏誅，豈得尙延半歲？今從宋書。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所置。後守文用廢入張掖。魏主蠶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濟生，大赦，改元太平。眞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眞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景平太子劬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竝從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驛破禿髮保周於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丙申，魏太

后竇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后以袁氏貧薄，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悲恨成疾而殂。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子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繫等。魏主蠶使尉眷領涼州。徐克青冀四州大水，遣使賑之。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甯陵。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竝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府秀等八人徙尙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先救義康入宿，止中書省。其夕，乃分收湛等寄青州。黃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六十一 四庫全書

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坐，諫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常相論，當爲之論教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絳綉袴而入。上覓而驚曰：「卿何意？」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曉

騎將軍徐湛之之子也徐湛之武帝愛婿死於與義康尤親

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

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

伐荻有納布衫襖賊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

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

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

日得一飽餐遂欲殺我兒耶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之叔父

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而好利也補註

也註恐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往詈球球

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

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伯父叔父為阿父亦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上以球故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五 十九 思補撰

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昵惟司徒主簿江湛早

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

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

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使下渚上惟對

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

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

晉安帝義康五年 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惟勸

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

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

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斌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

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

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其權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

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

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

便是負初甯陵高祖葬初甯陵在蕭山即封所飲酒賜義康並書曰會稽姊

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中之世義康得無恙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

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

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

慶為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

繼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上年給相府錢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五 十九 思補撰

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十一月丁亥魏主靈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

為之歎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揚州治所在建康東城西故謂之

揚國云自句容以西屬都郡以東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都

郡為丹揚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冶城之關是其理處對

孫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據此為西州癸丑卒或云見劉湛為景十二月癸亥以

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浚為揚州刺史時浚尚幼

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

擊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

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勤之會孫也曄有偏才而薄情淺

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燥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之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



在內戮成不待不加鉄鉄鉄匪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  
 湛復遣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  
 無能為咎也 魏主勳還平城 魏州鎮十五民饑開倉賑恤  
 是歲魏甯南將軍王慧龍卒呂元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晉  
 尚書僕射愉之孫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年十四遭  
 家難西奔姚興後入於魏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  
 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號鼻江東謂之龍王慧龍鼻大浩  
 曰真貴種矣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  
 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  
 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 魏主勳欲以伊截  
 為尚書封郡公祓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  
 責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年 一  
 膺受魏主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  
 其次魏主善之以為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大秦王楊難當復稱  
 武都王 自稱大秦王  
 辛元嘉十八年 魏拓跋嗣太 平頂君二年 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  
 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  
 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  
 也 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過霜露死陛下有殺  
 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  
 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  
 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行事足為  
 痛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

徒知惡枝之互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  
 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寡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  
 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  
 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  
 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  
 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屏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  
 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宏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  
 由言 鄭元曰 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體之氣俗愧前古抑時  
 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限於權臣 事見百二 扶育斃於哲后宋  
 之鼎鑊吁可畏哉  
 責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年 三  
 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  
 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爵為朔方王  
 沮渠萬年為張掖王 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 年亦以是年以歸降魏 夏四月沮渠  
 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  
 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春擊酒泉  
 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僂學通諸經教授鄉里  
 受業者常數百人儒風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  
 條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  
 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險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嘗徵拜中書博  
 士遷散騎侍郎使還拜給事中後出為營州刺史在州以仁德為  
 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守宰不敢為非 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

卒冬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率球性簡貴素不交游進席  
 虛靜門無異客時劉湛殷景仁竝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  
 戚未嘗往來也以素有脚疾朝直至少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  
 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制之  
 尚之曰球有素尚又加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  
 義恭又而啟帝曰王球素有物譽願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非其  
 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  
 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至是卒時年四十九己亥以丹  
 楊尹孟顛為尚書僕射 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  
 胤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春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  
 無諱之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元嘉十四年 思補

謙之言於魏主靈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闢古  
 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 以零陵內史  
 河東裴松之為中書侍郎松之博覽墳典立身簡素上使註陳壽  
 三國志松之乃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上覽而嘉其博奧  
 曰裴世期可以不朽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三 宋紀五 元嘉十四年 思補